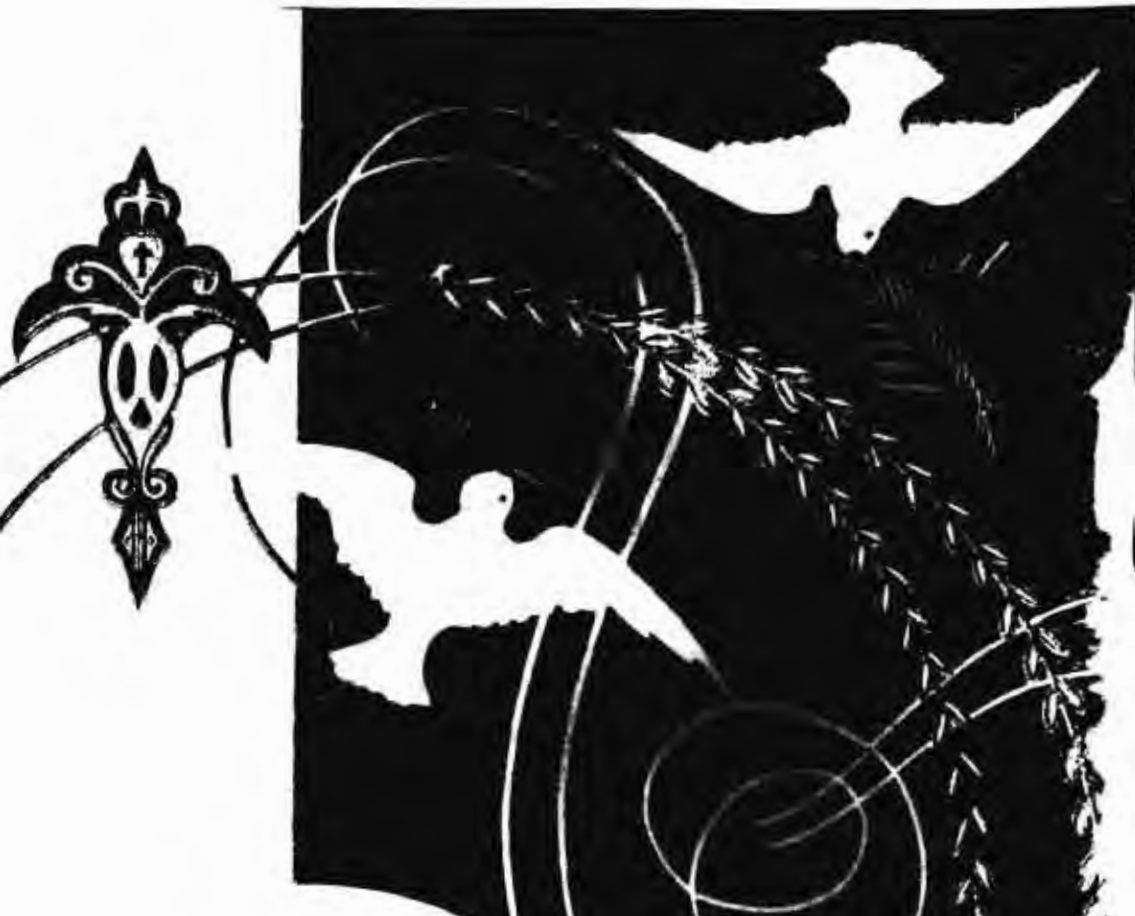


1948 年

第

11

期



藻文
刊月

林森



羅馬傳大中國同學會啓事

敬啓者：過去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兵荒馬亂，朝不保夕之秋，大學全體師生曾誓許仁慈之母：倘大學得獲安全，繩度難關時，除敬繪仁慈聖母祭台之外，並於一九五〇年籌設聖像刊物等展覽會。戰事既畢，果獲需求，今大學生下，爲踐所許之願，均積極工作，盡力籌備，各國同學均致函校友採集上項徵求之各物件。吾堂堂大國，豈可後人，故企國內之傳大校友，代籌聖像，及各種有關之圖片、刊物、書籍等，若時機便宜，敬希交與一九四九年來傳大之新同學帶下；如蒙惠助，不但我傳大之中國全體同學銘感不已，卽在天之慈母，亦必爲我等及祖國祝福無量！

羅馬傳大中國同學會謹啓

投稿簡則

- 一、本刊係一綜合性雜誌，歡迎國內外學者惠稿；凡屬社會科學、哲學、文學、書刊評介之作品，不論長篇，均所歡迎。
- 二、來稿標題以五千字爲最適宜，但萬言之長篇，數百字之小品亦所歡迎。
- 三、題稿請用石格稿紙，務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西文應用正楷。
- 四、題稿請附原文：如不便附寄，則請註明原文題目，作者姓名，出版時間及地點。
- 五、來稿如附有圖表，請另以白紙用濃墨繪成附入，以便製版。
- 六、稿末務請註明作者姓名，簡歷，著作，及通訊地址，發表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
- 七、本社對來稿有增刪之權。
- 八、稿費概用現金，從優奉酬，於發表後奉上。
- 九、來稿經本社編校後，版權即爲本社所有；作者如欲保留版權，請於稿末聲明。
- 十、未經採用之稿，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資者，可以照退。
- 十一、來稿請寄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文澤月刊社收。

名塔介紹



◀ 蘇州北寺塔 ▶



塔頂詩

郭鈺

塔頂新眼獨自登，
畫欄高依十三層，
不知眼界高多少，
地上行人似凍蠅。

杭州六和塔



杭州六和塔



登六和塔詩

白珣

雷山古化城，

淨國峙其巔，

開殿生妙香，

金碧森貝闥，

應真儼若生，

倒懸青金蓮，

閉院紺林叢，

導我丹梯緣，

且復忍須臾，

當見快意天，

嬌兒踰先登，

網戶相鉤連，

側若蟻在珠，

九曲隨盤旋，

爛爛滄海開，

落落雲氣懸，

羣峯可俯拾，

行閱黃鶴書，

奇觀與憫夫，

便欲破飛仙。



北平玉泉山塔

廣州花塔



• 國內名塔林立，惟蒐探未竟，姑俟異日繪備。

訂閱須知

- 一、全年十二期平寄十二元，航寄十六元。（訂戶八折優待）
- 二、半年六期平寄七元，航寄九元。（訂戶九折優待）
- 三、國際平寄全年十六元。（訂戶八折優待）
- 四、郵匯請寫「南京新街口」或「儲匯」。
- 五、賬房支劃，恕不接受。
- 六、北平訂戶請向北平興化寺五福里甲一號蕭晉陞神父處接洽。
- 七、武漢訂戶請向武昌花園山十三號王天德先生接洽。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廣告價目表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封底	八十元	四十元	二十元
封裏	七十五元	三十八元	十九元
裏封底	七十五元	三十八元	十九元
普通	六十五元	三十三元	十七元

常守義編譯書籍

一 哲學類：

- 1 哲學概論：二十開本，每本金券四圓五角
- 2 哲學史：二十開本，每本金券一圓五角
- 3 論理學：二十二開本，每本金券二圓五角

二 聖書類：

- 1 兒童德標：五十六開本，每本金券兩圓
 - 2 依露聖母：五十六開本，每本金券一圓
 - 3 神聖職稱：五十六開本，每本金券二圓
 - 4 職勝自己：五十六開本，每本金券一圓
 - 5 聖母小日課（語體）：六十四開本，每本金券五角
- 注意「神修行進」「淑修修氣」「用己過悔」已絕版

出售處：

- 1 南京下關大馬路天保里34號保樂會。
- 2 上海徐家匯印書館。
- 3 北平西什庫天主堂印書館。
- 4 北平輔仁大學書室。



介紹塔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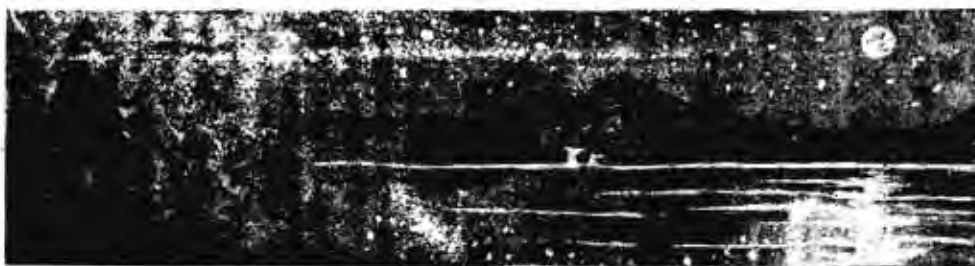
文 字 插 圖

文 藻 月 刊 新 一 卷 目 次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圖片之部

- 1 蘇州虎邱塔.....二一
- 2 南京烈士塔.....二二
- 3 杭州北寺塔.....二三
- 4 杭州六和塔.....二四
- 5 北平玉泉山塔.....二五
- 6 廣州花塔.....二六
- 7 武昌寶通寺塔.....二七
- 8 旬容崇明塔.....二八
- 1 社政與史塔生開夜會談.....二九
- 2 美國飛機產量比較圖.....三〇
- 3 T-28及P-51互形圖解機.....三一
- 4 美海軍飛機時之可加基機.....三二
- 5 民主黨對蘇政策.....三三
- 6 蘇聯技術噴射式戰鬥機.....三四
- 7 蘇聯軍用炸彈.....三五
- 8 時代雜誌主筆長領氏.....三六
- 9 美共黨綱綱者史氏.....三七
- 10 美蘇軍工業比較表.....三八
- 11 美聯之冷戰策略.....三九
- 12 天壇.....四〇
- 13 頤和園佔地圖.....四一
- 14 頤和園內之長廊.....四二
- 15 北海白塔.....四三
- 16 我國陸地進情形.....四四
- 17 德軍往贛走.....四五
- 18 全美聞名之鐵路馬主教康家.....四六
- 19 聖路易聖克阿瑟橋.....四七
- 20 聖路易市政府.....四八
- 21 美國空軍訓練部.....四九



文字之部

論時

美蘇戰爭何時爆發

周幼偉(二)

新幣制本位問題

王璧岑(四)

狄托史太林間的裂痕

白廬譯(一〇)

亞里士多德之形上學(續)

陳哲敏譯(二二)

術學

老墨思想的關係

李世繁(二五)

寶塔考

郭時敏(二七)

社會問題

勞資糾紛的透視

馮瑣璋(二三)

藝文

伊索寓言詩

鄧及洲譯(三一)

故都的回憶

楊振韶(一五)

雷鳴遠老人抗戰記

曉星(四〇)

寫特

美中第二名城聖羅易斯訪問記

周濟良(四七)

天主的「買辦」

毛振翔(四九)

文教消息

..... (五三)

美蘇戰爭何時爆發？

周幼偉

在東西兩大壘疊巒對峙，人心恐慌不安的今天，芝加哥保羅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幼偉博士，特寫「美蘇戰爭何時爆發？」一文，對國際政局之現狀及未來之演變，詳加分析，觀察縝密，批判精當。周博士研究國際問題有年，復加在歐美各國十數年之親身體驗，對此問題，自然別具隻眼，有鑒到處。

(編者識)

引言

十年前的今日(我開始動筆寫這篇文章的日子)希特勒笑容滿面地在慕尼黑接受了張伯倫的禮物，湯索利尼做了中禮人。現在他們三人都在黃泉之下，而歷史家的筆却還不肯寬恕他們，說他們在慕尼黑種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迄今寒暑已十易，而世界大局可謂換湯不換藥，恰好和慕尼黑前夕一般。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目下所處地位和十年前的張伯倫先後如出一轍。(最大的分別或許是馬氏未拿國命)，那時坐在龍椅上受人進香的希特勒便是史太林的前身。十年前是張伯倫向希特勒叩頭，張氏以為叩了頭，便可天下昇平，而希氏却正因為張氏磕了那個響頭便下了發動侵略的決心。目下所學馬歇爾或杜魯門尚未向史太林叩頭，不過却已種了不知多少次九十度的躬。羅斯福在亞歷山大時已向史太林跪拜了，借花獻佛讓他人之權把我國的外蒙古及東三省雙手奉上，把史太林喜歡的威爾遜獨院一般，三天合不開口。在慕尼黑張伯倫出賣了捷克斯拉夫，在亞歷山大時羅斯福出賣了中國。除了強迫我國割地之外，又許下了史太林在我國自由行動，指揮中共，統制華北。在我國尚有許多人以爲羅斯福是好人，覺知在美國則不然，就是羅氏最忠心的徒弟亦承認了亞歷山大時約的出賣中國是羅氏

一生最可恥的事。將來如果有暇，或者可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之中美外交史料來談一談。現在暫且言歸正傳，來說說美蘇戰爭之可能性。

「美蘇不免一戰」，已幾乎成爲讀者所公認的原則，所不同者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那末，我們以爲美蘇戰爭幾時才能爆發？……爲找到一個合理的答案，我們不得不先討論下列的幾方面的事實。

(甲) 關於美國方面的

(一) 政府態度
(二) 軍備現狀
(三) 民衆心理

(乙) 關於蘇聯方面的

(一) 政府態度
(二) 軍備現狀
(三) 民衆心理

(丙) 關於中間國方面的

(一) 歐西集團(五國同盟)
(二) 蘇聯的衛星
(三) 不可捉摸的民族

甲 關於美國方面的

一 政府態度

美國今年恰好是選舉總統的年頭，作者以前在文藝月刊上已經發表過了一篇討論美國總統候選人文字，結論是賀爾共和黨候選人的勝利。不過當時作者已提出了一點，即是杜魯門及民主黨在智囊計劃的未論中，便不顧一切，冒險地再想用「用羅斯福的連任法實，先造成了戰時空氣，然後提出「激流中不可換馬」的口號。現在關的舉世不安的柏林封鎖事件，無論是蘇聯主動的，或是最後別有牽線人，爲民主黨及杜魯門的競選必是有益無害的。我們不敢一口指定說，杜魯門暗請史太林故意做出強硬手段

來，以造成大戰將臨的空氣，但是如果史太林喜歡美國民主黨執政的話，那末柏林事件的惡化，說不定便是史太林干涉美國內政的間接方法。將來如果民主黨固其勝利，那末史太林還可把柏林事件和平地解決了，來替民主黨捧場。我們說史太林喜歡民主黨不是沒有理由的，美國民主黨政府在羅斯福領導之下，不知造送了史太林多少東西，我們不能說他們是趁人情，因為羅斯福的辦法大多是太不近人情之舉，非但是幾次出賣友邦而且逼美國自身的利益也再三犧牲，何怪反對羅斯福的人們都罵他賣國。無論如何，我們以中國人的立場說來，羅斯福是罕世大奸，說起話來滿口是「偉大的中國」「我們的友邦」，而其實是笑裏藏刀，背後出賣我國的領土和主權，其野心之狡狴，較之秦檜曹操有過之而不及。共產黨將來如能統治世界，則除史太林之外，因功論賞，羅斯福當為赤化第一功臣。何怪史太林喜歡那些民主黨內的騙子羅保了。總之，我們相信史太林並不是傻瓜，如果他能夠幫助民主黨在美國勝利，他必定盡心盡力地下一番苦功去幹一幹。(Chang)。因此我們的結論是：「戰爭或戰事空氣是為當權政府有利的，故此理軍日愈近，戰事空氣必愈濃厚，至於是否真的要開戰，這問題還當由史太林決定之。(理由見後)。

如果我們的預測更推進一步，那末我們當說及盟軍以後之美蘇關係。我們中國人是希望共和黨勝利的，多那斯杜威在六月二十五日被舉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時，即公開宣佈其政策：第一強即仲明將極力援助中國政府以消滅中國共產黨為目的。史太林聽了當然不能喜歡杜威，杜威也找不到史太林的理由。故此杜威上台以後，美國對蘇政策必定大有更變，雖然不致於馬上改守為攻，也至少為轉弱為強，不再一味低頭伏笑，和那聲民主黨內的騙子羅保一般地唯命是從，迷

信羅斯福所發明的定理：「祇要史太林滿意，天下就會太平」。因此在共和黨得勝之後，史太林必定大失所望，或許反因此而不敢再如前地一般強橫了，那末美蘇戰爭的可能性便大為減削。不過在又一方面說起來，如果史太林不惜孤注一擲地來賭博一下，那末，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能在杜威上台不久以後爆發。

吾是不幸而被民主黨得勝，則美蘇戰爭便全憑史太林所欲而隨時發動，換言之，一旦史太林以為他可以戰勝美國，他就馬上動手。這問題便由政事而轉到軍事，全看兩國軍備之比較如何而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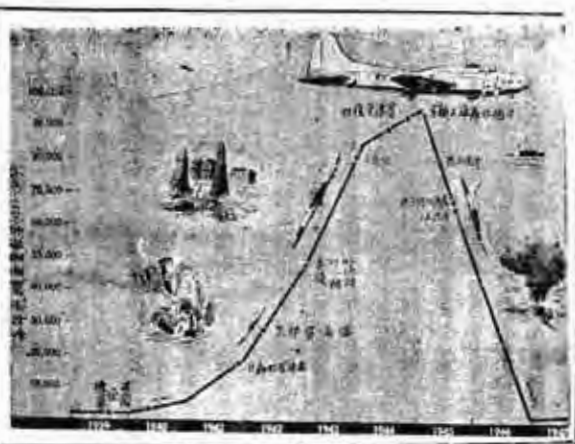
二 美國軍備

民主黨的對蘇政策，雖然是極其模稜，而美國軍界要人，無不力主備戰，不久前在國會內通過的，增加空軍實力至七十大隊，即是軍人與共和黨合作而爬到政府頭上去的表演。美國自上次大戰後，將以前的海陸軍分部制取消而代之以海陸空三組合成的國防部，這制度老實地說來是跟希特勒學來的，其長處在計劃上的統一，經濟上的節省和動員上的方便；不過杜魯門總統所指派的國防部長，是前海軍軍部長雅來斯托 (Forrestal)，固執頑古，仍以海軍為武備主力；幸而國會沒有通過他的提議，否則美國前途可危。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由陸戰及海戰展開的，然而最後以空軍實力配決了勝負。第三次世界大戰必定是全部以空軍為主力了；尤其是美蘇之戰海軍和陸軍很少接觸的機會，所以雙方更不得不以空軍威力一決雌雄。因此我們當把美國空軍先來談一談。

美國的飛機產量在歐洲戰事結束後，便一落千丈，到了日本投降以後，立即完全停止，所有已開始造製的軍用機，在可能範圍之中一概改造成民用機，而廉價出售給民營航空公司。故在戰後兩年之中，美國所有二十餘



杜威(右)與史塔生(左)深夜會談



1947-1939)圖較比量產機飛國美

世界大戰能在十年以內發生。直至最近國會通過了空軍七十大隊的計劃，美國方才可說又在製造軍用飛機了。在一九四四年，美國空軍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那時共有飛機十萬架，現在大約最多祇有三千餘架。七十大隊計劃書上要求常有轟炸機一千四百二十四架，戰鬥機二千一百八十八架，其他（即輸油機，偵察機，以及教練機）三千二百五十七架，合計六千八百六十九架正。據國防部長的公開報告，美國空軍部現有飛機數，尚不及此七十大隊之半數，故此可見最多不過三千餘架。那末，那九萬六千架飛機上那兒去了？據說是一部份賣給民營公司，一部份與日本作戰時破毀，一

部份送給友邦，（英蘇爲主我國未受實益）又一大部份自動破毀。我國政府當時有意購買，豈知親蘇的民主黨政府，不願我國國民政府用美機以制共，寧可將大量在華軍用機破毀，不願以善價售與我政府。當時和馬歇爾同來我國調停國共戰局者，大半係親蘇派或赤化份子。馬歇爾本人雖不能稱爲親蘇或赤化，然因其手下的耳目那牙沒有不是粉紅色的，故此他對我國國民政府的印象很壞，對中共的印象反而很好，以爲毛主席是民衆革命的領導者，尤因馬氏是個頑固的京人，一有成見，死不肯改。因此我們中國人理當希望他早下台，領些養老金，以度餘年。

本當在此段中談軍備的，現在不知不覺又談起政治來了，大約是不平則鳴的緣故。說起美國軍備中最足以威脅敵人的武器，當然是原子彈了。這個大名鼎鼎的破壞力，即在我國亦是家家戶戶，無人不曉無人不談的新名詞。不過原子彈究竟還是美國最嚴密的軍事秘密，除了已公開爆炸的五顆以外，我們老百姓非美國要人，尤非蘇聯間諜，便無從知道美國究竟還有多少原子彈以及其破壞力的可怕程度，我們只知道一件確實的事，就是美國所有機產製造原子彈的大廠，自從停戰以來，三年之久常在政府督促之下，日夜開工，努力生產，而且科學家若公認以前五顆原子彈，皆沒有完全利用其所產原子彈的力。我們亦不時聽到美國軍政人員發表消息，稱新原子彈之威力如何強大，使舊有原子彈與之相比，好像兒童的玩具一般，究竟現在最近製造的原子彈威力如何，我們不能知道。不過我們可相信它一定比較我們所知道的五顆已爆炸了的還要利害。三年工夫的精心研究，不能不有相當進步的。同時美國既已向世界公開發表，繼續製造原子彈，那末決沒有白花數千萬資本，維持着因五個大工廠，而不生產相當強健品的，故此美國必定有將不少的原子彈，而且其威力必較過去的五顆爲更大。除了這一點以外，蘇聯並沒有怕美國的理由，所以蘇聯在聯合國討論原子彈時所提出的議案是：1. 絕對禁止原子彈之使用。2. 公佈製造原子彈之秘密。3. 將所有原子彈全數交出，在聯合國委員會監視之下悉數破滅之。我們敢大膽地說一句，如果沒有原子彈，蘇聯或許早已統治全世界了。



B-29於倍皆程行及重載其，機炸形巨 B-36為右，機炸轟 B-29為左

至於防禦原子炸彈之法，雖時有所聞，然終屬紙上談兵。目下所有唯一方法即是嚴密保護上空，使投彈之飛機不能進入你的領空。高速度和高空戰鬥機，似乎是唯一法寶，高射砲非有最新改良是不中用的了。美國以下。炸軍來時，日本最新式的高射砲，不過能像放煙炮一般地欺騙它們，但是日本當時最好的戰鬥機，亦飛不到這般高。現在 B-29 已成爲老式飛機了。六架推進式發動機的 B-29，無論在容量上及行程上皆超過 B-36 一倍，其速度及高度尚爲軍事秘密，然而無頭的必定勝過 B-36。還有一種最新出的 Lib. 0，據說容量和 B-29 差不多，不過在質量方面更勝過 B-36，此機尚爲軍事秘密，連照片也沒有公佈過。

即便保守一點說，以 B-29 爲準，那末，美國已經可以用原子彈轟炸蘇聯任何要城及重工業區。B-29 之不停航程爲四千五百至五千英里，即以四千里來回計算，則美國原子彈的威力；起碼是二千英里



佔外以里英千二於能若國美，區業工重聯蘇為
，彈子原御投炸轟行施 B-29 以能即地根當相有
。圖徑半里英千二即線弧中國

美國在日本，在我國南部，在印度，埃及，意大利法國英國皆可有很穩地以轟炸蘇聯而給以致命傷。史太林亦知道這一點，所以我們敢說他現在不十分喜歡對美宣戰。

美國又從日本的「自殺飛行炸彈」學得了大飛機肚內裝小飛機的本馬計，以對抗敵方高速度戰鬥機。此等小型超聲速飛機 (Jet Bomber) 是利用熱氣噴射式發動機 (Jet Engine) 爲飛行原動力，最高速度可達每小時六百五十英里。(比較地面的聲速爲四倍，然而高速度不過六百英里有奇，故亦能稱爲超聲速機) 讀者們沒有親眼見過是很難以設想這般速度的。作者最近在芝加哥軍用飛機場參觀了 Jet Bomber 熱氣噴射機的飛行表演。當時

我們站在四壁無際的廣大飛機場上，大家注目望著北方的天空，以待該機之來臨，忽然有人先發現了一個小黑點，大家正要問在什麼地方，這機已明明地和射箭一般地向我們飛來，說時遲，來時快，一瞬間已在我們頭上掠過而過，尾部一股熱氣把我們頭上的空氣震動的軋軋有聲，我們能覺辨它的抖擻。方想有個明白，該機已飛過太遠，霎時間已看不見了。真是空空而來又遑空而去，非親眼看見，不能領略其不可思議之速度。現在美國已在大量生產此類戰鬥機，較小的一種，便可放在「B-29」之倉內，在高空中空放用作戰。B-29內則可放二架以上，不然沒有地方。故此美國重轟炸機，除自身備有猛烈武器之外，尚有高速戰鬥機保護之，便不怕俄長公及了。總之無論如何，美國之戰是及得到莫斯科的。因此我們可說，美國在軍備方面，雖非積極備戰，亦可說得有恃無恐。所恃者唯原子炸彈以及空軍之轟炸能力。此外海陸軍之武器，如兵艦，大炮，戰甲車之類，早已停止製造，海陸軍人員亦減少至名義上的存在。最近自軍訓案通過後，又開始徵壯丁，然亦不能視為積極備戰。綜上所述我們可說美國的軍備去戰時標準尚遠，不備他因為有原子彈那個法寶，還可說有恃無恐。

三 民衆心理

無疑的，美國的民衆是反戰的。其實老實說來，世界民衆沒有不反戰的。戰爭雖是少數人引起的波濤，民衆不是被騙便是被驅入戰局。民衆心理在戰時是勝敗要素之一，最近發明的心理戰術 (Psychological Warfare) 即以此為對象，不過在獨裁主義的國家，民衆心理是在作戰以後方能發生效力。在民主主義的美國則不然，民衆心理在某種問題上常能統制政府行動。「宣戰」就是這種問題之一。簡單地說來，美國民衆是反戰的，故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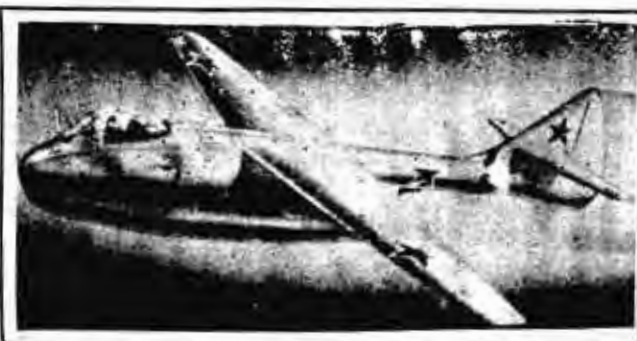


「從是命唯」萊玫蘇對黨主民

向國會申請通過「宣戰」案。不過羅斯福時所心心念的，原是助英作戰而不是助蘇，他曾用放棄了要利賓以及一切美國在遠東之利益與保民生命，而以救英援蘇為第一目標。在人情上講來是合理的，在戰略上講來是不利的。當時在美國反對他這先歐後亞的計劃的人很多，皆公開批評，甚致口大罵者亦有，而我國人對洋人太客氣，公共輿論還是恭維總統，把他捧的像我國的大恩人一般，其實我們可老實地說一句，危害我國的洋人，依個人而論（不論階級及國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甚於羅斯福者也。

乙 關係蘇聯方面的

我們已把美國方面說的太長了，恐超過篇幅的限制，故對蘇聯及其他方面當以簡短為主。其實一方面作者自身在美國，又從未到過蘇聯，其他歐西各國雖一度奇見，然還在七年以前，時過境遷，無法直接探知現狀，祇能憑美國所得消息而略述之。



蘇聯最新噴射式戰鬥機與美國之F-80功效相仿

一 政府 態度

蘇聯是獨裁國家，史太林即國家，不替而論。史太林的目的，是征服全世界，赤化全世界，這也是無須證明的公開秘密。因此他計劃着征服中國，也計劃着征服美國，征服美國便是征服世界。現在世界上能反抗史太林的祇有美國。不過美國那塊肉太大，而且有堅甲利兵保護着，單用武力是不易到手的。故此，必須要用計智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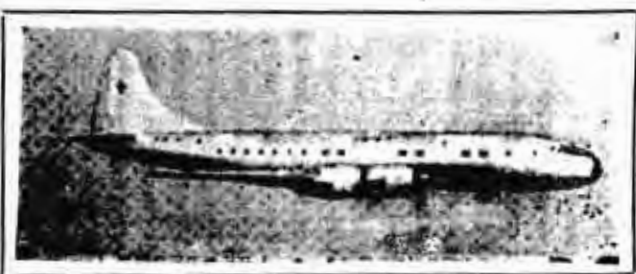
克萊夫林宮內 (Kremlin) 的智囊團沒有一個不在想盡方法以達到這個目的。因此，蘇聯欲征服美國，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如能不戰而得，當然最好不過了。但是不戰的征服祇可用於小國，大國難辦如我老大中國，也必須要用諸大兵力以強佔之。史太林也知道得復清楚，非破不能勝美。所以在共產黨政府的眼光中，美蘇之戰早已在計劃中，到了時機成熟，史太林或史太林的繼任人，便會發動戰爭，實行征服全世界。

我們方才提起了史太林的繼任人，因為史太林已到了可說「老而不死

」的地步，他近年來不知病了幾次，死亡之謠幾乎每年有幾次，他已衰老了隨時可死，他死了共產主義仍不會死的。不過如果他的繼任人未定，以致數百頭互相爭殺，那末我們受赤禍的國家或可暫時少受些苦，然而如果史氏繼任人已有定，那末史氏之死與世界大局並無十分影響。

二 軍備現狀

蘇聯現在尚未向美國立戰的唯理由，是它的軍備尚未充足，換言之，它還打不過美國，一旦他自以為打得過美國，它必定毫不客氣地先動手。比美國他的陸軍強大多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國中，祇有蘇聯沒有裁軍，雖則它力主各強國裁軍，它自己是不會真裁軍的。他的陸軍現在足以征服全歐洲而有餘。它的海軍還復幼稚，然而近來亦在增造潛水艇，目的是攔截德國的海盜手段，阻礙大西洋航程。然而而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大西洋航程的重要性必定減少，蘇聯也知道這一點的，所以它也注重於空軍，尤其最急於做到的，便是較美國更有威力和更多的原子彈。在美國原子彈製造所中，必定有許多蘇聯間諜，最近在各國會中大起風波的赤化間諜案已進入第二階段，即專門注重於原子彈方面，審問時不公開，故外人無從知悉詳情。國際間諜是不能免的事，希特勒亦有數千



蘇聯重轟炸機與美國之B-29相媲美



時 代 雜 誌 主 筆 張 佩
史 希 為 蘇 聯 間 諜
(告 原 V. Chambers)



羅 斯 福 親 信 希 史
身 與 共 黨 無 間
(告 被 A. Hiss)

間諜在美國，不過他們大概都是生在德國而入美國的德人。蘇聯之間諜，則大多數為美國土產的美國人，他們因受赤化之熏陶，不顧本國利益，只知服從史太林，加以羅斯福之親蘇傾險政策，極力容納親蘇份子，故此美國政府各部中皆擠滿了蘇聯間諜。國會此次要求杜魯門總統交出各處疑人的保證及介紹書，(該項文件乃各政府人員受任前必須有之手續，由政府永久保存)即被杜氏拒絕，因恐將羅斯福容共實情公之於世，民主黨將失盡民心。總之，蘇聯對於美國原子彈之製造手續，知之頗詳，不過或因機密技術方面之欠缺未能大量生產，或許蘇聯已有原子彈亦未可知，最近

又有報告稱，瑞士某地聯合製鐵廠統制下之某地有大爆炸，疑即與原子彈有關，然無確實證據。前年已有傳說在內伯利爾附近已有原子彈，現，或以發現而因技術方面之困難，未能製成實用之有用之原子彈，然而我們亦不可太大意，蘇聯若現在尚未有原子彈，在不久之將來必定會有的。蘇外長莫洛托夫及外次維辛斯基(Verbitsky)最近曾曾說：「蘇聯已有原子彈。最近維辛斯基又說：『如果美國以為蘇聯有一個國家擁有原子彈，那是很可笑的。』」

蘇聯的一切是在積聚之後，外人雖知其實情，然而亦能用一知半解的本領，來推測一些大概的實情。據我個人的意見，蘇聯尚未有可實用的原子彈，即使有亦比不上美國製造的猛烈，在數量上更不能比。故此蘇聯尚不欲宣戰。至於蘇聯之軍用飛機，在數量上即已超過美國數倍，然而在質量上却不及美國。況且美國一口作戰，神氣馬上增加數百倍。蘇聯的武力，已足以延緩歐洲及亞洲，然而不足敵美國，此乃史太林未動武之唯一理由。

三 民衆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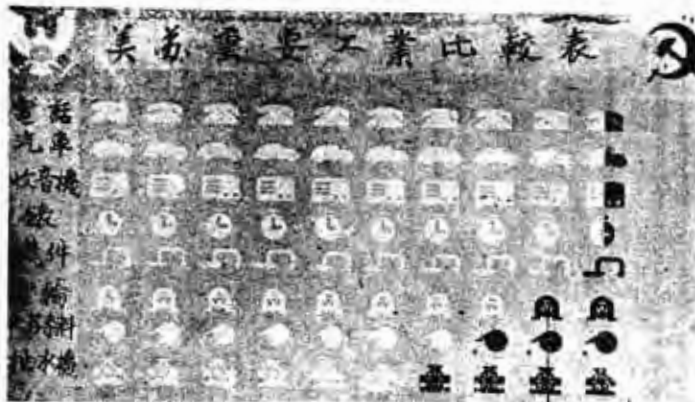
我們在前面已說過蘇聯國家的民衆心理在戰前不是道貌，尤其是在蘇聯，民衆智識程度甚低，迷信共產主義甚深大多數仍以為蘇聯為全世界最文明，最進化，生活最安適的國家，故反共革命的希望甚小，不過一旦戰爭臨到他們頭上，又加上了敵國的心理戰術，或者能引起一種反共運動，不過我們這裏所討論的，是大戰的爆發點，蘇聯民衆對此點是毫無權利過問的。

丙 關於中間國的方面

此地所謂中間國，本當指美蘇以外的各國尤其是參加聯合國的五十幾個獨立國家，不過我們在這兒因為關係，祇能提及比較最有關係的幾個國家。

一 西歐五國聯盟及其他反蘇的國家

內政五國聯盟，目的是明爲反托蘇聯在歐洲的勢力的擴張，英、法、比、荷及盧森堡，已由政治同盟進至軍事同盟，公衆英國戰時英海軍將麥利上將（Admiral Jellicoe）爲總指揮。英國反蘇聯，理由是在英國在歐洲勢力其在多瑙河流域的勢力全部爲蘇聯取而代。法國現政府是反共的，然而法共黨甚多，故不十分可靠，比荷反共比較誠懇，然實力微小，不能生大作用。盧森堡軍力優等於荷，不過在國際上亦算得一國，可爲正義呼聲，好像足球比賽中的拉拉隊，有聲有色，祇是沒有實力。



中國白色模形 在歐洲我們可把義大利算入反蘇集團內，義大利雖有許多共產黨，而大體人民們是反共的，尤其他們是親美的，故在美國之爭，他們必定助美反蘇，不會可喻。德國之西部及奧國之西部，還有捷克斯拉夫之一部份，皆顯然屬於反蘇陣線之內。在亞洲西端則以土耳其反蘇爲力，其他則頗有放蕩而不敢言之者。心中親美，然因地勢險峻，故不得不顯出親蘇態度，俗語所謂：「一人不吃兩碗麵」恰好是他們所取政策的原則。在東亞的印度和中國，當然亦是反蘇的。我現在是這世界上唯一敢向共產黨開火的國家。

哀，可惜我們的友邦，不識相，不分好歹，不識結果，非但不援助我們，而且牽累輾轉地批評紛紛，竟以爲我們自作自受，將來他們自己受了赤軍侵略，便更想起「悔不當初」四字了。

以上所述諸國，雖然個別地說起來，遠非蘇聯之對手，但是聯合起來，亦是一種不可輕忽的勢力，再加上南美洲諸國及澳洲的合作，反蘇集團可說包括全球人口及領土之四份之三。蘇聯是以一對三，故此必須三思而後行，決不敢冒然宣戰。這現在所以政界出挑戰式的言論及行動，完全是因爲美國民主黨政府之柔對外交政策所致，美國愈示弱，蘇聯當然愈得聲勢。勞頓者不過去，出來談話，最近比外長火罵蘇聯一頓，即是一例。我們預料從之者必不乏人。他們的用意是使美國外交政策轉強。不然蘇聯將得寸進尺，偷倫摸地將全歐佔去。

二 蘇聯的衛星國

近東一帶的東歐斯拉夫民族諸小國，稱爲蘇聯的衛星國。他們雖然地已失去了獨立主權，一切全憑蘇聯指揮。雖然我相信他們的民衆仍有大部份反共的，然而除非交聘明地取到朝不保夕的地步，我們不必希望他們起來反蘇，換言之，他們是屬於蘇聯的，他們的人力與財力，將爲蘇聯所利用，以和我們作戰。蘇聯在向美作戰時，當然亦將它的衛星軍入自己實力之中。

三 中立國及不可捉摸的民族

歐洲的於中立國是瑞士聯邦，此外北歐斯堪那維亞半島上之挪威及瑞典，大致在可憐範圍之內一定是願意守中立的，換言之，除非有利於他們的軍事長時，他們是不願參加任何一方面的。因爲中立是十分有利的，除了不吃砲火之外，又可做一批好買賣，偷賺一頓，收收紅利，豈非一舉兩得？不過爲了戰略的關係，蘇聯或許馬上要侵略該兩國及芬蘭。

最後還有幾個不可不談的國家即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及希臘。南斯拉夫自狄托與史太林決裂後，自成一派，爲了戰略上的關係，將來他如果加入民主集團，我們也不會拒絕他的。不過他究竟是偏袒者，又是老牌共產黨，隨時隨地，可和史太林重新握手，言歸於好。羅馬尼亞現政府，雖

是在共產黨手中，可是反共派，仍有相當潛在勢力，尤其我們當注意的羅馬尼亞民族，不是斯拉夫民族，故此種與蘇聯長期合作。至於希臘則固然有許多共黨，而且勢力相當大，然而反共政府仍能立足，不過當第三次世界大戰展開時，希臘就不能馬上得到西方之助，其反共勢力大約將限於游擊隊活動。因此我們目下不能決定它是屬於那一方面的。此外匈牙利亦是始終反共的一個民族，蘇聯當常有相當佔領軍在該國，以防制反動。

在歐洲西南端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則亦想當守中立，不過如果他們見到參戰有利，也許會踴躍欲試。尤其是西班牙，素以反蘇聞名，一旦美蘇開火，佛朗哥等，便可把美國各報紙以前所發表罵他的文字，統統寄回原著者，請他們吃下去。我國的蔣總統曾幾次被美報稱為佛朗哥第二，或東方佛朗哥，也大可準備着和美報開一個玩笑。

統觀世界各國的傾向，民主集團是佔着大多數的優勢，可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太樂觀。當記得希特勒發動其侵略戰時，民主集團亦是擁大多數的，而希氏幾乎成功了。他的迷夢，回想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之危狀，仍能令人指髮，我們希望此次民主集團當有更完備的準備。

結 論

綜上所論，我們可指出以下的幾個原則，作為美蘇戰爭可能性之準繩。

(一)美國雖有一部份人士明知美蘇之戰，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但大多數民衆仍希望免去戰爭。政府則以為使史太林滿意必能天下昇平（仍如張伯倫哲學），不過近來亦開關了，知道不能再讓步。今後美國政策如何？當在新總統上任後，才能決定之，不過無論如何，對蘇必是趨向強硬化，不能再讓步。

(二)蘇聯是有意征服世界的，戰爭是他們所樂於採取的手段；不過在對方太強之時，他們不願動手。柏林事件是他們給美國的又一試探，一方面看看美國究竟在歐洲肯退讓到什麼地步。如果美國此次真不肯在歐洲讓步，那末他亦願歇下來給美國一些面子，同時提出交換條件，（



史太林希特勒之慶後

當然是秘密的)以求亞洲方面之利益，說不定最後結果吃虧的，仍是我國。馬歇爾雖然伸明了(九月二十三日在巴黎聯合國會議上)「決不犧牲任何民族國家之領土及主權……」但是出賣我國及東歐各小國羅斯福氏，早已再三地說過同樣的話。馬歇爾尤其對我國沒有好印象，暗中出賣我國利益，並非不可能之事。我們希望新總統上任後，申明不承認一切秘密條約。

(三)美國是不會先宣戰的，故蘇聯當先動手，或者由西歐五國先向蘇聯宣戰。不過，西歐五國，未得美國同意亦不敢宣戰。因此緣故，蘇聯佔了便宜，它能自由決定幾時開始發動大戰。史太林所取地位，和一九三六年以後之希特勒相同，處處佔上風。史太林尚未動手之唯一理由，是因為他知道現在他迎戰不過美國。一旦他以爲有希望戰勝，無疑地他就舉動手。但是依據目下雙方軍備之比較，蘇聯在二二年內似乎不敢動手。根據這一點，我們可說大約世界還不能偷享一二年的所謂「和平」。

(四)避免世界第三次大戰的希望，全在美國政府的手中，過去的美國外交政策，尤其對蘇政策，完全是追隨了羅斯福所信仰的新張伯倫哲學，南轅北轍，欲避免戰爭，而反向消滅神的龍座走去。恭恭敬敬地供獻禮物。非但是弄虎傷身急不可及，而且是偷花獻佛，憐憫人之慨，反公義，反人道。我國已作了羅斯福的犧牲品，希望美國政府在新總統上任後，勿再做出這般不要臉的事以催促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早臨。

最後，作者得向文藻主編李尊修博士致謝，他費了不少的寶貴光陰爲此文之校閱及補圖之佈置。

(完)

新幣制本位問題

王璧岑

改革幣制，這是筆者遠在日本投降以前，即會極力主張的。如今見諸實行，且新幣制與個人前所主張者暗相吻合。所以起碼就我個人的觀點，是絕對擁護新幣制的。惟改革月餘以來，一般人士甚至國內少數經濟學者，對於新幣之是否為金本位制一點，多所誤解，此點關係新幣前途極大，願僅就管見所及加以辨正。

一 反對論者觀點上的守舊和錯誤

新幣發行，政府明定新幣一圓之純金含量為〇.二二二七公分，且名新幣為金圓券，顧名思義已知新幣為金本位。央行前總裁鈞的亦於答記者問時說明金圓券為管理金本位制，然而反對論者却加以否認，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一個問題，因為如果否定了新幣是金本位制，那就是會陷於「改幣無異發行大鈔」之謬誤的結論的。

否定新幣為金位制論者，大都仍從本位貨幣的形態作為論證的依據，認為金本位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金幣之自由鑄造，自由兌換，與自由輸出入，而金圓券並沒具備這個條件，因之就一口咬定新幣不是金本位。甚至連被譽為經濟專家會代表中央銀行出席上海大公報幣制改革座談會的吳大業教授，也維持此觀點，他在經濟評論三卷二十期所作「新幣制成功的關鍵」一文中曾說：新幣「雖名曰金圓券，其價雖亦合理，但人民既不能以這種幣券向政府兌換金幣或金塊，購買外匯的限額亦未鬆，所以新幣制並未利用自由兌換來調節通貨的數量，藉以恢復人民對於通貨的信心，新幣制就不能稱為金本位，亦不能稱為匯兌本位，而仍然是一種管理貨幣」。這應該說是一件相當遺憾的事情。

他們為什麼會陷於這樣的錯誤，筆者認為如果沒有別的原因的話，那末祇能說他們的理論根據是守舊的，而是仍從一八一六年前上屆歐戰期間英

國所實行的金本位，來看今日之金本位的，因為當時英國所實行的金本位是金幣本位制 (Gold Coin Standard System)，而金幣本位制，乃是具備有：金幣之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和自由輸出入三個條件的。但是自從上屆歐戰以後，所謂金本位制，已經起了重大的變化。戰後黃金的中美國，使其他各國不得不節省黃金用途，停止鑄造金幣使用金幣，而將黃金拿來專充對外清算之用。所以上次大戰後世界各國所恢復的金本位制，即不再就國內流通的貨幣形態來解釋，而改就其等價關係立論了。上次大戰距今已歷數十年，中國學者尚仍保持上次大戰以前的觀點，豈非守舊而何！

二 分析世界金本位制

根據以上的原則，可把世界各國已經採用過的金本位制，分別為四種：(一)金幣本位制 (Gold Coin Standard System)，(二)金圓本位制 (Gold Round Standard System)，(三)金塊本位制 (Gold Bullion Standard System)，(四)金匯新本位制 (New Gold Exchange Standard System)。茲略加說明如下：

(一)金幣本位制：這是金本位制的始祖，英國自一八一六年至上次大戰以前，即採用此項金本位制，上次大戰以前世界各國所實行的金本位，大都與此相同，其要點就是金幣可以自由鑄造和流通，且可自由輸出或換成生金出售於市，金幣之外，雖也有紙幣流通，但國家銀行則有無限權力以兌現的義務。

(二)金圓本位制：其要點為對內用銀，對外用金，銀幣為錯誤法價，但不自由鑄造，銀幣價值以經濟關係最密切之國的金幣為標準，保持一定比率，作為對外匯兌計算標準。另存匯兌基金(生金及金匯)於關係最密切之國的金匯中心。一八九九年的印度與一九〇三年的菲律賓即採用

此類金本位制。

(三)金塊本位制：上次大戰以後英國為節省黃金用途，於一九二五年平復行金本位時，即採此制。其要點是在國內不再鑄造金幣，不再使用金幣，而代之以國家銀行不兌現的紙幣，紙是遇有輸現出口之必要時，人民儘可請求兌給生金，而非金幣。所以金塊本位制，是以持票人遇有輸現出口必要時有請求兌現的權利，以及中央銀行有無限制收買民間黃金的義務，來保持本位貨幣與定額金之等價關係。

(四)新金本位制：一九二四年德國改組國家銀行，實行新金本位制，此制要點，是以中央銀行的紙幣為本位貨幣，而與法定純金量保持等價關係，市上不再流通金幣。紙幣的發行準備中，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現金準備，現金準備中包括存於國內的生金與金幣，以及存於外國的外國匯兌（即在外金匯）。人民檢現出口以中央銀行紙幣請求兌現時，銀行可斟酌情形發予生金或金匯。另一方面國家銀行則有無限制收買生金的義務。由上觀之，可以看出金本位制的演變，各式的金本位制，即亦各有其優點與缺點，但其演變路線，是在求取進步，即是一個大原則。我國此次改革後之新幣制，如果要問和上述四類中何者相類似，無疑的那是和一九二四年德國實行的新金本位制較為接近的。

三 新幣是進步的金本位制

我國改革後的新幣，筆者認為非但是金本位制，而且是世界金本位制中最進步的一種本位制。要說明這一點，應總對以往世界各國所採各式金本位的缺點，略加分析。

首先關於金幣本位制的弊多利少，已早為世界貨幣學者所公認，尤其是在國際收支逆差的國家，其害尤大，因為一遇入超，國內金幣及生金，即有大量輸往國外之虞，而國內使用金幣之腐損消耗，猶其次焉者。所以上次大戰以後，此制已不再為世界各國所採用。其次金幣本位制，第一匯兌基金不易籌措，且一遇國際收支逆差，對外匯價降至法定現金輸出入限以上，本國貨幣與外國金幣之法定比率即難維持。而世界銀價之漲跌，亦足以影響本位貨幣之穩定。第二，匯兌基金存儲外國，一遇兩國關係驟然

惡化，即有陷本國財政經濟於絕境之危險。第三，本國貨幣與外國金幣保持一定比率，為附庸幣制，易受外國幣制變革之影響。所以採行此項本位幣制者，多為出超的附庸國，如印度菲律賓之於一八九九及一九〇三年，分別採用此制是。上次大戰後，已成歷史上陳跡。復次，金塊本位制，國內不再流通金幣，使黃金用途大為節省，較之金幣本位制，已為一大進步。但金準備額之必須充足，現金來源之必須豐富諸條件，却成為金塊本位制的致命傷，一九三一年英國金塊本位制的崩潰，即一極顯著的例證。再其次，談到新金本位制，這是一九二四年以後被譽為進步的金本位制。因為此制可進步在外金匯充作紙幣發行準備，現金準備，可僅為發行額的三成，現金的使用更為節省；國內不用金幣，可免埋沒損耗；在外金匯及一部份存於外國銀行之現金，均可獲得相當利息；且國際間互有在外金匯，國際收支差額可以互相割緩，免除輸送現金之煩。新金本位制，具備這些優點，所以被譽為上次大戰以後世界最進步的金本位制。

我說我國新幣和新幣金本位制十分相似，這可從新幣與德國當時所採新金本位制的辦法，作比較的觀察如下：

(一)當時德國規定純金一磅，合國家馬克一千二百九十二枚；我國新幣規定金圓券一圓純金含量為〇、三三二七公分。

(二)當時德國規定至少須有百分之四十的現金與外國幣券充作紙馬克發行額之金準備，金準備中，現金至少佔四分之一，我國新幣規定金銀外幣等為金圓券之發行準備，至少佔發行總額百分之四十。

(三)當時德國國家銀行純金一磅合國家馬克一、三九二枚無限制收買生金，我國今日則規定純金一市兩，合金圓券二百元，無限制收買民間黃金。我說我國新幣較當時德國所實行的新金本位制為先進步，這也可從以下的幾點來說明：

(1)當時德國國家銀行僅收買生金；我國今日之新幣則連同生銀，舊銀元及外幣等，一律由國家銀行予以無限制之收受。

(2)當時德國僅將現金及外國幣券充作紙幣發行準備；我國今日之新幣，則連同生銀，舊銀元，甚至且將國幣專美資產，亦以之充作金圓券發

狄托史大林間的裂罅

白廬譯

約瑟史大林元首爲了補綴蘇聯本國的弱點，正被迫放棄與美國及西歐聯盟的急迫的談判，這一個弱點就是巨斯斯拉夫，蘇聯西南的弱點。

這個地方溫士頓邱吉爾稱他爲「歐洲鬆軟的低壓服體」。它是不會對一方永遠信義的，爲此蘇聯爲軍事冒險的某些計劃是要落空的。

史大林對戰策巨哥就範的努力，現在已經完全失敗了。實斥、調派、明引暗逼的經了幾個月的時間，沒有產生什麼效力，甚至一個歐洲共產黨員招募的爆炸大會，一個在共產團會內少有事件，這兩件處理對歐伏約瑟波洛茲狄托元帥，巨哥的首肯，都宣告失敗了，狄托不特不肯謝罪，甚至逼安插一位史大林的支持者那不幹。

編織者們暗鬥成爲公開幾乎是自然的事實，史大林是不習慣忍受還不從從或不信任的，彼此暗鬥的事件如果不再公開，對東歐諸國是

一個不停的宣傳對象，對西歐則是一個利用蘇聯羽翼分裂弱點的一個機會。

史大林反狄托的決定步驟，可能是在多國河航行問題的國際會議以後，這個會議是蘇聯與巨哥雙方利益的，在這裏他們應當保持合諧，一致來反抗西方，等到會議結束，西方國家從柏林格德雷走了之後，史大林再動員反狄，乃是一件很容易發動的事。

爲瞭解史大林所要做的工作，我們認爲知道史與狄間的爭端以及巨哥現在的真正歷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爭端是起在誰是巨哥的領袖——史大林或者狄托，這一個爭端在其他蘇聯的衛星國並不如此的尖銳化、公開化。然而在巨哥，這一個問題以大戰以後就愈來愈加重，在處理每件事務上，史大林元帥都極嚴重的責斥狄托元帥。巨哥的計劃人，最早在這競爭

上，他們因爲不知道從莫斯科派來援助。計劃五年計劃者的忠告與援助，狄托的意思是立刻發表最高度的五年計劃。因而引起了民衆的無限的興奮，莫斯科則對他的計劃下了一個警告，說是不切實際而不予以重視，結果因爲莫斯科的不滿而使狄托在建設工業國家上失敗了，因而使他傾軋到共產主義的統制，並以爲一個農業國家與工業國競賽是太苦了。

巨哥的農人們還是如同往昔一樣對蘇聯的理想與集體農場一樣隔閡，克林姆林官乃顯示狄托要打擊富農，中農，將他們的土地收歸國有，而使民衆參加到強制的合作機構裏，結果白白往返，沒有一點收穫，並且提高農作作的價格，使農民比工廠的工人們享受較舒適的生活。因了史大林的不信任，使狄托冒險走上爲農人鑄造錢幣的意念裏。

實行準備，更易堅定新幣之信用。(3)當時德國對於人民輸出進口請求兌現時，國家銀行得將幣制稍形免予生金，金幣或金幣，雖已略含智嗣外金之意，但我國今日之新制，則更進而對外國作有力之管制。是故央行命總裁馮鴻鈞名新幣爲管理金本位制，似亦十分妥當。

四 新幣制當然還有漏洞

綜上所論，新幣既規定金圓券一圓純金含量爲〇.二二一七公分，且此項純金含量係依據美金之純金含量求得，對美幣亦係據此釐定，則已使新幣制成爲金本位制，無可借鑒，同時就制論制，我國新幣既較以往紙幣爲世界進步的新金圓本位更爲進步，當然值得全國上下，極力擁護，期共實施成功。固然新幣制所定各項辦法不無漏洞，此方就收黃金爲國有一點來說，即遺不及筆者以往所主張之預備(其詳可參閱著「通貨膨脹論」第一三十四兩節。商務印書館出版)而且筆者曾經主張將：收黃金爲國有、徵用國人在美存款、及徵收一次財產稅三者，列爲改革幣制之必要措施，今則幣制已告改革，而財產稅徵收條例，尙仍在立法院審議中，前二者雖在財政經濟緊急處分辦法中，均有極及，惜乎該法案，亦難期收其全功。此外項細枝節之漏洞，國人多所論及，本文無

多贅言。

在巨哥共產黨不接復史大林所發方式組織與工作，秋托強調保留人民陣線——共產黨與非共產黨的合一，他不會排除黨分子，也不將共產分子置於最高層並提高人們的身價。至於反對秋托這種措施的同意罷，秋托則予以清除，雖然他們在莫斯科有顯赫的朋友。

另外秋托還常不知道史大林的外交政策，甚或與以破壞，在要求奧國的一部份領土森林地亞時，秋托不管蘇聯問題的糾葛，便進而與奧國締結和約。在要求的港全部歸還巨哥上，秋托因為史大林要用的港作為釣引各大國的鈎餌，弄得非常鬱鬱，為建立一個包括巨哥、保加利、希拉的馬其頓人的新民主國家，秋托對於莫斯科在方法向時間上的命令是更無所知的。

秋托對巴爾幹有一個計劃，他想把巴爾幹的各個國家都聯成在一齊，這件事更阻礙了莫斯科，這正和史大林最後目的決定將巴爾幹并吞到蘇聯作共和國的方向相反。

史大林的計劃是由莫斯科發動，先行將巨哥與保加利兩國聯合起來，成為南斯拉夫聯邦，這次的聯

盟本發要在今年成立，然而這個計畫失敗了。當然那是在史大林秘密警察，因為他們不會巧妙的管制秋托的極等黨組織。保加利亞的元首喬治的米托夫夫，他準備進行這事，然而秋托却所然予以拒絕了。這次的拒絕更促了史氏與秋托的公開決裂。

為了不信任史大林，秋托確實的聲明史大林出了他的本國，所說的話當然不是金科玉律，他的衛星國應當自由行事，他還聲明史大林雖是一位蘇聯英雄並領袖，可是並不是不會錯誤的。這些絕不是其他歐洲的共產黨所敢主張的。

秋托的反抗，史大林是不用武力壓服他的，因為巨哥的力量是很能以抗戰的。

蘇聯的武力侵入秋托是不大在意的，因為如果蘇聯在這方面用兵一定要引起其他衛星國的不滿，激起反抗，破壞索星拱北斗的觀念，而使蘇聯國內的既得經濟利益發生追害。

在巨哥斯拉夫本部對秋托的支持也很可觀，史大林所最喜歡的巨哥前參謀長，當他設法破壞國家時，被秋托給殺死了。在這次打擊

裏，秋托並沒有得到百分之百的支持，但是他已準備妥了用最激烈的手段，對付反抗。

在省裏的共產領袖正被肅清時，內閣與一些不同意的部長們也都被免職了。秋托操縱着秘密警察，軍隊與大部份支持者，巨哥人民不論他們喜歡獨裁與否，及止他們更喜一位本國領袖而不大喜歡一位莫斯科獨裁人。

秋托所冒的危險是大的。一位克林德派來的工作人員很體面的打擊他，另外巨哥的經濟相當紊亂，很險使他陷入危機裏，他還要外來的援助。史大林很能利用這一著，使巨哥斯拉夫國不堪其苦，因而使他們反對秋托。

現在蘇聯已開始發動攻勢了。

秋托已不能從羅馬尼亞與亞爾巴尼亞得了汽油了。莫斯科的工作員正在添入秋托，鼓動變亂，莫斯科所指導的神經戰，現在已經從蘇聯國家的各個角落中，打向秋托來了，另一方面，如果蘇聯不能打擊秋托，他的損失將是重大的。

秋托主義的傳播，思想的自由，為史氏早成了問題，保國的米托夫夫已經漸漸從莫斯科了，捷克

高特瓦爾德也相似很難使全捷民支持史氏了。魯在波蘭的共產領袖們也對實行集團農場的事經過下來而不全服從史氏的命令了，如果秋托不受讚賞，那末魯勢所及，魯是國對自己的利益將要放在克林德宮的利益之上，而危及克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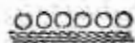
同時這為西方也是一個機會，秋史的爾呢魯發不可收拾，便對四方強國更有機會破壞分化史氏的行列。先用貿易和宣傳，或者更用其他方法。史大林為個人的利益也要在巨哥活動了，他以軍事經驗領袖資格所見是不容一力滑弱的，當他尚未能補救了這個漏網時，他是不肯向其他各國冒火險起衝突的。

(譯自世界新聞)

鐸聲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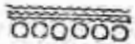
言論正確
內容充實
印刷精良
全國風行

社址：北平（七七）西廂天主堂



亞里士多德之形上學(續)

陳哲敏譯



第四章

今所研究之問題，與前者各問題甚近，而爲問題中之難者，個體以外無物，而個體又爲無限之衆，則吾人將何以求無限衆物之知識耶？蓋吾人之認識萬衆，係以其一而同一之普遍也。苟必如斯而應有一物存在於個體之外，則此必應爲宗。其爲最高宗，最低宗，獨立於個體之外，則無論也。然皆悖於理，前已言之詳矣。

設一物質謂於物質時，即真有獨立於個體之外者存，則此物將如類者然，外於一切物耶？只外於某種物耶？不外於任何物耶？如個體之外無物，則無可知界，惟可覺界而已，不能發生知識。以感覺即爲知識者，自當別論。亦將無永久不動之物，蓋可覺界，皆運動而有毀滅者也。無永久之物，亦不能有成；蓋成者，必有將成與所由生之物。成不能生乎無，必有所由；則其最後境界，必無始終者也。既有生成，既有運動，則必有止境，蓋運動既非無窮而各有所止，則不能達乎目的達乎存在者，亦不能有所成；成既已，則既成之物必然存在。且如以物質之無成而有獨立之存在，則實謂爲物質之所成，尤應有獨立之存在。否則，無實體，無物質，則一切皆無，乃違

乎常理者，故個體之外，必有一物即形式與類也

雖然，既認識形式之獨立存在，則衆物皆有獨立之類與形式，或其類始有，不無問題。衆物皆有，即不可無。吾人不能謂個體之屋以外，尚有屋存在。個體例如人之實體，皆爲一耶？是自然也；蓋實體一者，其物一也。多而衆者耶？亦不然也。然則，物質何以成爲特殊物之物質？個體何以爲物質與形式之綜合與？

於原理，亦可發生如此之問題。如原理之單位爲類者，則凡物皆非數之一；一與有亦莫不如此也。既謂於衆物之一，則知識又何由生？反之如屬於數之一，則各原理將一而同一矣，非如可覺界之物，均各有其原理。例如字母，類相同；其原理，數不同而類則同。不然，如實在事物原理之一爲數的，則元素外，將一無所有矣。蓋數的一與個體，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數的一，正所謂個體，及於一切，已所謂普遍也。譬之一詞，字母數字已定，則字母若干，元素亦有若干，其無同類者必也。

有同類重要之問題，古今哲學家均未及之，即：有生滅者與無生滅者，是否具有同種原理。如同，何以有生滅與無生滅之分，理由安在？約西

阿羅時代之神學家，固於一般時代之信仰，於此問題，未遑顧及，皆以神爲原理，發生一切，其未依仙丹神靈者，即有生滅，而言之囑，其所舉理由，則超乎吾人理解之外。既以快樂；而依仙丹神靈，則仙丹神靈不爲其本體。如爲本體而求仙丹神靈，則需要食物者，何能永生耶？此種神話空想，不必從長討論。吾人應向有根據之思想家，求其何以從同一原理之物而有毀滅與無毀滅之分。彼等既不能指出事實理由，同時亦覺不合於理，是知原理原因之各有異也。思比多克，雖比其他思想家較爲一貫，然仍屬一邱之貉。彼固以增爲原理，爲毀滅之因。然增不止爲毀滅之因，且一以外，發生一切，蓋神以外，一切皆由此而生也。其言曰：

一切由彼而生，過去，現在，未來的，草木樹木，男與女，禽與獸，鰻魚，長壽的仙翁。

無其詩，事亦彰然：無憎，則莫有一矣。思氏有曰：萬有集合，「競爭」於極點；「故思氏最爭福之神，反不如物之喜知，蓋認識以相似對相似而成；神無憎，則不能認識萬衆也。其言曰：以士以水，識水與士。

以太，以火，識神之以太，毀滅之火，以愛以不幸之憎惡愛與憎。
故謂固為存在與毀滅之因，已屬顯然，而愛不止為有之因？其集萬有為一，致一切於毀滅；獨於變化之因，誠口不言，惟云自然如斯耳；

情伸於太和，以時而致度，

一清一息，

永結聲約。

一若變化之屬於必然，而忽於其必然之故。然元素而外，萬有皆屬有滅，而無有滅不滅之分，恩氏思想一貫，已屬絕無僅有。然吾人之問題，乃萬有同出一原理，何以有生滅與無生滅之分，萬有之原理不同，從上言之，斯亦足矣。

然如原理不同，仍可問有生滅者之原理，是否亦有生滅？如有生滅，則必自他原理而來，蓋物滅必反於其所出之原理，是原理以前，必有原理。然則，要無論共有所止，或欲進至無滅，皆屬不可能。世進一步言之，原理既滅，何能尚有可毀滅之物？如原理皆無毀滅，何以成物而有滅與不滅之分？此非特不恰於理，且不可能，或尚持若干之解釋。且皆以萬有原理同一，從無言原理相異者。於前之問題，認為小不足道，未嘗深加研究。

問題之最難，而於理論與理極宜深究者，乃有與一，是否為萬有之實體，抑各為有與一而不為其他？或仍宜研究有與一為何物，是否別有二者，為其性質？哲學家，二者各有所主。柏拉

所主與比皆皆拉斯派，謂一與有非他，而自為其性，其實體即為一與有也。物理學者則不然，如恩比多克，將一約為最可知者，擬以說明其為何物。彼似即以一為愛；至少以愛為萬有所以為一之原因。其他哲學家，則以或為火，或為氣，萬有由彼而有，由彼而生。其主多德充實者，亦不能不認元素若干，有與一亦若有千。

一與有最高之善惡；一與有不為實體，其他更無論矣。本然之一與有，不為實體，則個體以外者之不為實體，已不言而喻。

一不為實體，則數目亦不為實體而存之性。數者，一之數也；一者，物之所以為一之本質也；如一與有，為本然而固然者，則其實體，必為一與有。蓋於一與有，無所普遍實謂之主體，一與有，自為主體也。

然則，如一與有，為本然而固然者，則何以有一與有以外之物？乃問題之巨者，換言之！何能有一個以上之物？有外無物，則如巴門底尼，謂萬物一也，一即為有，乃勢所必然者也。然皆不能無微辭。要無論一非實體或為本然而固然者，數目均不能為實體。如一不為實體，則數目即不能為實體，前已言之。如一為實體，則所謂之困難，與有所遇之困難同。緣夫外本然而固然之一，何能有其他之一。則其必非一也。而萬有則或為一或則為多，而物又皆各為一物。

且如數語之說，本然之一不可分，則其將為無矣。蓋便以如滅不能使物加大則小者，不能認為物中之一。一若有，即大小，即有體者；有體者，具有各量之物也。則如以其式相加則積大，以另式相積則不然，如面與線。而點與一則絕不能。點雖思考，而面不文，可以答之曰：有不可分者存，積之不成大而成多。要之，何能由此及其相似者積多之一而成大，問題一也。與謂一成自點，無以異也。或如某輩哲學家所云：數目

成自本然之一與非一者。然則，非一乃不等而此性永久一政者也，而結果時為數，時為大何也。終不明何以由一加非一，或任一數目加非一而能發生大小也。

第五章

繼之而有數目，體，面積，點，是否為實體之問題。如其不為實體，則何為有，何為實體，不得而知矣。凡其言謂於主體者，皆不為其有；則變化，運動，關係，秩序，聯係，似亦不謂為一物之實體。水土火氣萬變之所出成，尤為實體者也；然其冷熱狀態，皆非實體；感受而為存不變者，始為實體。實體，體不如面，面不如線，線不如一點點，蓋體為彼所定，彼可理體而存，體不可離彼而立也。故前哲多以有及實體為體，皆皆為狀態，體之原理，即萬變之原理也。既此哲學家，較有進步，以物之原理為數目。

準上言之，如彼等不為實體，而附性不足以應有，則全無實體，全無物矣。然如以實體，體不如點與線，吾人不能為何物之實體。必非可變異之實體，則將全無實體矣。且此皆屬體之量，或以長，或以高，或以寬。進言之：固體中，各形俱有抑全無。如石中無蘇梅斯之線，故立體中，亦無立體之半，如有獨立之定形者然。而積亦然。如有任何面積，當亦有限定主體一半之面積。一點，點，線，亦然。故如體特為實體，而較體尤應為實體者，反不定為實體，則何為有，何為實體，終無所可知矣。

研究生滅現象，則其矛盾益彰。實體生無而今有，或先有而今無，有生有滅，方能如此之變化，而點線面積等，雖能時有時無，然不能有生有滅，蓋以物體之合分，而時相分二，相合為一也。合者先有而毀於合，故無矣。分者先無而今有也。點不可分，不能遂因之毀而為二；其



老墨思想的關係



筆者於上期中曾詳述易老思想的關係，以明老學是出於易。今續述老子受墨子思想的影響處於下：

讀者有究易老思想的關係以後，必有如下的感想：在中國古代時期裏，孔子是第一個大思想家，調和了他以前思想於一爐，集古代思想之大成。他主張治天德，倡「性相近」之說；重視禮德，宣揚仁義禮樂；抬高人民地位，從事民衆教育，反對刑罰，贊揚以德治民；首創敬君，重賢，愛民之說。今如上文所述，老子提倡墨民存王之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發展上，豈不是一個突變，一種逆流，爲何突然至此呢？思想的發展不是循環，漸進的嗎？

上述所說，誠然是一個大問題。但我們若把墨老思想的關係研究以後，則知中國古代思想之發展，是由孔而墨，由墨而老。墨子是孔子思想的改革者，老子是墨子思想的再造者。把此種關係研究以後，則知老子的思想並非突變，是遵循孔墨思想的路線演變而來。今試爲解答於下：

爲行文方便起見，今先簡述孔墨老思想的概要於下：

孔子：法天德，敬鬼神，主祭祀，信命定，不言吉祥，敬君，重賢，愛民，講仁義禮樂，倡以德治民，反對刑罰，重視民衆教育，家族主義，行仁淑世。

墨子：信天志，拜鬼神，重祭祀，非命，言吉祥，重君，尚賢，愛民，講仁義禮樂，主刑罰，不重視民衆教育，社會主義，行義救世，談常。

老子：信天觀鬼，主祭祀，談命，言吉祥，重君，輕賢，愛民，講仁義反禮，攻擊一切暴君動作，個人主義，愛人存己，重常，談有無。

若把上述詳加解釋，即能成一專文，非此短文所能勝任，故不詳述。在此所擬談者，是在指出孔墨思想演變而成老子思想的過程，以明孔老並非突變，其間尚有墨子思想的存在，做他們兩人思想的橋樑。今試明於下：

第一，關於天道問題。在孔子以前，古人是信天有意志，能賞罰人，降禍福於人。這是他們的天命論。對於天命論，他們有兩說：一是賢明君主所倡的天命賞罰說，以爲有德則招福，無德則招禍；有德則天命之居高位，無德則天降勳之。如湯武革命之君所主張的。一是暴君所倡的命定論，以爲己之王位是受命於天，一成不變，不因行爲而轉移，如桀對祖伊說：「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言我雖暴虐，天既命我爲天子，一成不變，他人共奈我何呀！故持賞罰的天命論者，則主

生城，必有所自。割之於時亦然。無生無滅；其實非固，故割則有異。故割雖固亦不然，理無二致，蓋皆同爲異理，同爲分割也。

第六章

或可問可覺界與中間物如吾輩之觀念外，何必求其他？緣夫數理之物，以可覺界之物觀之而有礙，以其同類之多觀之而無別。故物之原理，不以數定，而以割別。有如字母表，不以字之數而以字之類而定也。取一字或一聲者不同，其元素之數已定。中間物亦然，同類有無限之多。故除可覺界及數理物外，如別無其他如所謂觀念者，則實體之一爲類的而非數的。而物之原理，亦以類而非以數定也。想必如此，則觀念亦存在矣。爲所論者證固不明，然其所欲與所欲言者，要不外觀念皆爲已定之理體，而非實體之附性也。然則，設吾輩謂觀念存在，而原理之統一以數不以類，得如何割理之論，前已言之詳矣。

與此問題相近者，乃元素論可能，如屬另一狀態。如屬另一狀態，則原理以前，另有一物；蓋凡可能存在者，不必皆屬於該狀態，故可能先於此原因也。如元素爲可能，則未有者可能有，現實在無物矣，緣夫，尚未有者，在成之中，其不能者，則不能成也。

此皆於原理及其爲普遍抑爲吾人所謂個體者所宜討論之諸問題也。如原理爲普遍，則公共名辭，只及特質不與個體；實體爲個體，故「原理」非實體也。如抽象之普遍爲具體，能離特殊而存者，則被格拉底將爲吾人生物也；即按氏本人而言，動物，蓋皆具體而獨立者也。故如原理爲普遍，此乃不可逃脫之結論也。如原理爲特殊而不爲普遍，則不爲科學之對象。科學者，普遍之認識也。如必有科學，則亦有原理，以前之原理普遍實謂一切也。（第三卷終，續第四卷第一卷

德，以配天；持命定論者則以天命自負，任意而為，不知修德。

孔子對於天道的觀念，是提倡天德論，以為天賦與人以德，「天生德於人，而人皆其相近之性，主張『性相近』」之說。他以為天人的關係是道德的關係，人齊敬天而祭之。但因人之相近之性，若知努力修養，皆可成爲聖賢，以德配天；故不主張禍福賞罰之命，而信命定，以爲人的死生壽夭，皆由天命定，性德未必一致。如顏回有德早死，孔子說他是：「不幸短命，死矣！」德命既不一致，所以孔子以爲人生的真價值是在道德，不肯言凶禍福。因此他以為天人同德異職，人當法天德而努力行德做人，人事以配天命；但不可不努力行德，希冀天賜，養成微習賴天的心理。故曰：「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第六》）

墨子則反對孔子的命定論，以爲「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述），非仁者之言也」（《墨子非命下》）；提倡古人的天命論，發揚光大之，以爲天有意志，兼愛人類，能賞罰人，與人禍福災祥，名曰「天志」。故拜鬼神，重祭祀。鬼神於人是賞罰嚴明，不畏權勢。「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甲利兵，鬼神之間必勝之。」（《明鬼下》）這是很明顯的，他是已用鬼神制裁權勢，用天道降伏貴族。所以他以為天人是同德同職，天是兼愛人類，天子法之亦當兼愛天下之民，名曰：「尚同」。所謂「天下既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尚同下》）墨子所理想的國家，是宗教王國。他是用天道來管轄人事的。

明乎此，則由孔子的天德論，一變而成老子的「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的天道論，即必不感覺驚奇了。因其間是經過墨子的天志論。墨子是以鬼神威服貴族，以天統轄人事。老子則更進一步，以天道來代替人事，用天道的爲代替暴君之爲，將政事委託於天而君主無爲。他道是完全用天上之道德降伏地上的王侯。在他眼光中，還是高於一切，萬物皆由道所生，皆受道的制裁。鬼是屬於地界，亦不能和道居同等地位，是比道低於一等的。王侯若能以道治天下，鬼即不能興災作祟。他說：「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

不傷人。夫剛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老子，六十一章》）在此方面，他也

比墨子前進一步。墨是尊神右鬼，天鬼等視；以爲鬼之威力與神相等。老則以道高於一切，唯道獨尊；鬼是地界之神，當然遜於道，次道一等。所以我們說：墨信天志，拜鬼神；老信天無鬼。墨信鬼神，反命定；以爲鬼神是因人的善惡而降禍福。老崇天道，信命，以爲人能得道，即是「復命」。十六章說：「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故鬼非命，老談命。這以爲鬼神能降災祥，老以爲能守道即可去凶避祥。由上看來，墨子不即是孔子思想的修改者，老子不即是墨子思想的再

造者嗎？總之，他們的天論，都是含有政治作用，希望用天道來改革當時的政治，他們的天道論可說是他們的政治哲學的形上托子。

第二，關於政治和道德問題。孔子是法天德，信命定，重德行；所以在政治上，主張德治主義，以爲政治事業是道德事業，政治歷程是人格的感化歷程，君臣和人民間的關係都是道德的關係。他是提倡敬君，重賢，愛人，君臣當以德相待，各盡其職，各守崗位；不可「上下交征利」，相殺戮，侵略，篡奪。因在上者相爭殺，直受禍害的是人民；所以他力倡「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第三》）。當時君臣則不然。君使臣，臣欺君，上下相詐。孔子自身則盡臣下之份，以禮事君。當時臣宰以爲他是顯顯君上。他感嘆道：「事君盡禮，人以爲顯也。」（《同上》）可見時人多不以禮事君的。簡以禮事君，方尊敬君。因此他力倡賢能政府，主張君當以德修身，選賢才，「舉直錯（措）諸枉」。他重親賢才，痛恨不知禮樂，不安職位的臣宰。君臣能相持以德，則能以德治民，「節用而愛人，「民則敬服。故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讓；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第十三》）他是確實以禮樂治民，而厭棄刑罰。如子游以禮樂治武城之民，他知道後乃大爲歡慶。他有刑罰的理想：主張由德治以化民，使民能自行善，以達刑罰之場。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顏淵第十二》）此外，他談政治是主張「忠」，「富」，「教」；重視外交與養兵。總之，他的政治理想，是養，漸，較嚴重的。

他在政治上注重道德，所以他所理想的人物即是這道德健全的君子。君子當德藝並重，以德爲主，以藝爲用。在這方面，當文質並美，內外兼善。內而有仁義忠恕，外而由禮以行。所以他談道德，是重視仁義禮樂，以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孔子信天志，拜鬼神。言官群；故在政治上提倡「義政」，以爲君上當法天之愛利人類，以愛利萬民。他是重君，尚賢，愛人的。推行「義也」者，唯賢者能之；所以他受孔子「舉賢才」的啓示，力倡「尚賢」。因有賢能之君區方能推行「義政」。他是講仁義序禮樂的。因禮政是以因心推行利於民的政治。故倡「兼相愛，交相利」之說，「兼即仁矣，義矣」；「故兼者，聖王之遺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矣。」（兼愛下）至於禮樂，乃是貴族的玩好，與人民的「三患」正是衝突，居相反地位。他說：「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種百鍾，擊鳴鼓，吹笙箏，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非樂上）所以他倡「非樂」，以爲「王公大人唯毋（務）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相樂，如此多也」（同上）。故政治的急務，是在減少在上的奢侈玩好，剷除人民的「三患」，實行「義政」，「俄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待養之，死喪葬埋之」（兼愛下）所以他修政孔子的仁義學說而反對禮樂。然天下之事有利則有弊，提倡之者每易爲其利而忘其弊。孔子因欲固君法「天志」，「尚賢」，而每誘之以利，動之以富貴；遂在不覺之中抬高君主地位，而有重君輕臣之勢。天志上說：「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常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天志上）魯問禮義：「君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助之以上，而無敢以告外；臣其邪而入其善，曲而不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惡德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戚在臣。此君之所謂忠臣者也。」他以爲天子是「窮貴」，「窮富」，「窮善」，豈不是承認君權高於一切，君主享受優於一切嗎，這種「窮貴」，「窮富」，「窮樂的重君觀念和孔子敬君之說相比，豈不「大有迥庭」，相距甚遠

嗎？此外，他談政治因反對禮樂，故主張弱而不重視民衆教育。

老子則比孔子更進一步，提倡存王虐民的政治。他用存王的思想代替孔子的重君觀念，用愚民政策代替孔子的反對以禮樂治民，因而他將孔墨一貫相傳的「尚賢」觀念，亦一手推翻。不僅如此，他更前進一步，攻擊一切暴君政府的行動，以爲那是殘害人民的。他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老子三章）「民之儉，以其上食稅者多，是以儉，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七十五章）所以比孔子又前進一步，不僅反對禮，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三十八章）；更反對一切以口說相曲的道德，「厭舉樂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同上）這是說人的道德行爲，若一經命名，提倡，宣傳，則反生惡果，失去道德價值。若無提倡仁義者，民則尚能「孝慈」；有宣傳之者，則必有僞君子出，「色取仁，而行違」，反生惡善了。所以他主張行赤心之愛，反對以道德相尚，以仁義自居。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五章）這是說天地與聖人有行仁之實，而不居仁之名，對於萬物與百姓都一視同仁，同等相愛，無厚薄之別，有如芻狗。所以他提倡不以名相尚而出於本心的道德行爲，主張「孝慈」，「方而不割」，「廉而不直」，「直」，「儉」等德。五十八章說：「聖人方面不割，廉而不割，直而不肆，先而不矜。」由此看來，他對於政治和道德的批評，豈不比孔子更進一步，更激烈嗎？所以他不惟反斥「尚賢」，更攻擊孔子所提出的「仁義」一詞（見非政上），如十八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外，老子受墨子思想影響處，復顯明的尚有下列數事：如墨子談常，老子亦談之。墨子談「常」之文如：「周如道之曰：『舉人之德，暗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水承，……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豈明博大，填固以修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尚賢中）此言聖人以常德配天地。所以德特重「常」字，以爲凡有益於行爲的實辭，常常守而勿失，「實足以遵行者，常之。」（貴義篇）後來老子主張道是天地萬物產生的最後根源，即把「與天地同常」的「常」字附會道了，以爲道是永存不滅，稱曰「常道」，人當「知常」，法常的。又墨尚兼愛，倡助人，「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魯問）；故主張先爲人身，後爲己身，說道：「善聞爲明君於天下

者，必先為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愛愛下》)老子是個愛人的存己主義，以為己身所以能長久，在使衆人皆能生存，故主少積多與，先人後己。四十四章：「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六十六章：「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七章：「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十三章：「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這種先人後己的觀念，豈不正是由老子「先為萬民之身，後為其身」推括出來的嗎？又墨子「尚同」，以為天下之人當皆下同於上，「上同而不下比」，民間謂侯，謂侯同天子，天子上同於天，以達天下「同義」，同思想，同行為的境地。老子則把這種思想推進一步，以為天子與天下萬民都常上同於道，度墨辯意欲，「小國寡民」的原始社會生活。墨子談政治稱「王公大人」，老子則言「侯王」等，都可看出是受前者的影響。

第三，哲學的基本動機，觀點，及其目的。由上文看來，我們可知墨是受孔的影響，老墨受墨的影響。墨是孔子思想的改革者，老墨是孔子思想的再造者。兩者至此，必加疑問：誰是受孔的影響，而老又受孔墨的影響，為何墨老不屬儒家，各自分立，另形成兩家，其故安在呢？主要原因則由於他們的哲學的動機，出發點和目的大不相同。今先列表於下：

動 機

孔：養性成仁
墨：修身成義

老：去惡無愛

個人 社會 個人 個人

行仁淑世 行義救世

愛人存己

今試為說明之。孔子哲學的動機，是在養性成仁。他以為人皆具有相近之性，若知努力修養，皆可為善成仁。仁是 goodness，愛人之情，則是始於家族，由兒童在家庭中培養起。愛人自父母兄弟起，而後由親及親，由近及遠。論語學而篇載：「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為政篇》載：「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以為政，美其為為政？」《學成德就後，則在行仁淑世。孔子是以淑世為務，以為人類有賴焉，已當授手而救之，不可坐視不顧。他嘗對隱者感嘆道：「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第十六》）所以隱者批評他道：「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憲問第十四》）可見在亂世時，實不易見功呀！因而孔子對於出仕的德退，定有嚴格條件，能行進則出仕，否則隱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述而第

七）他對於行仁亦有條件，是：（一）人我兩有益者，為之；（二）於人皆有益，而於我身有損者，亦為之（「殺身以成仁」）；（三）雖於人我兩有益，而行後得相反效果，不為人所歡迎，則不為（「舍之則藏」）。又於自己父母若有害，雖於人我皆有益，亦不為（如孔子反對「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之例，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子路第十三》）。

墨子是主張修身成義，以為學行的目的是在成義；「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知人？必強為之！」（《墨子·公孟》）而行現愛人，非以家族為中心，如孔子然；他是兩破了家族觀念，而以社會為中心。以為愛人當打破了個人觀念，家族本位，國家界限，而對於天下之人平等看待，一視相愛。他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愛愛中》）因而他對於行義愛人的條件亦和孔子有別：（一）人我兩有益者，為之；（二）於人有益，而於我身有損者亦為之（貴義備載）；「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等一言以相投，是義當於其身也。』」（《三》）雖於人我兩有益，而行後得相反效果，不為人所歡迎，亦為之（謂看下面的談話）。「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服，鬼不見而當，而子為之，有狂癡。』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限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是子亦實有狂疾也。』」

老子則不然。他因見墨子殺身為人，「靡頂放踵」之不見人知，不為人所推重，而己身反先受其害。因而他以為人世是恐怖，憂懼的，提倡個人動機旨在解除個人的恐懼而達「無憂」之心情，養生長壽。所以他提倡愛人的存己觀念。愛人是手段，存己是目的。他對於愛人的條件是：（一）於我人兩有益者為之（老子一舉大半述此理）；（二）雖於衆人皆有益，為於己身有損者，則不為。（二十六章：「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輕天下，輕則失根，謂則失君。」四十四章：「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愛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這很顯然的，是重身的個人主義；以為己身是重於名利，重於天下，當以天下養己身，不可「以身輕天下」而為天下犧牲己身。故老墨持主犧牲，而老子獨否。（三）曾於我人兩有益，而行後得相反效果，不為人所歡迎，反招人厭尤；明絕不為。（因他是個後人主義，絕不肯做此惡事。）

以上是說證明老子一書是受孔墨思想影響；故其成書當在墨子以後。

寶塔考

郭時敏

塔，梵語浮圖也，原爲瘞佛骨之所或滅惡生尊之處；亦作塔波，浮屠，浮險，佛圖，佛陀，力項，支提，或云斗藪波，西梵正音名爲窣堵波，皆佛塔之別名。塔之形高而銳，浮圖亦謂傘頂，傘頂似塔頂，故名。

塔之層級多從單數，有五，七，十一級，至十三級爲止；例如時支佛塔十一層，佛塔十三層，其制始於印度，後隨佛教，經西域而傳入中國。中國之有塔，始於後漢宗融。梁任公佛敎之初論云：「要之秦皇憲爲中國

人而佛經之始，楚王英爲中國人祀佛之始，嚴佛調爲中國人誦佛經之始，竺船爲中國人造塔造像之始，朱士行爲中國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門掌故，信而有徵，不出此矣。」按竺船爲後漢丹陽人，曾大起浮圖寺和佛塔於廣陵，下邳，彭城等處。白居易與夢得同登慈雲塔詩：「半月悠悠在廣陵，何堪何塔不同登？共憐筋力猶堪在，上到棲雲第九層。」高適登廣陵棲雲寺塔詩：「淮南富登臨，茲塔信奇最，直上造雲族，憑虛納天籟……連山點吳門，喬木吞楚塞，城池瀟灑下，物象歸掌內……」從白詩中，我們可以想到盛唐時，廣陵佛塔已不在少數。從高詩中，我們還可以想見當時廣陵佛塔建築的精巧和偉大。到了東晉南北朝，五胡亂華之後，佛敎思潮隨着異族的遷徙，也大規模的向東方發展；不獨佛敎信仰的教義，即佛敎藝術；佛像之繪畫雕刻，有關佛經之書法碑帖，佛敎之歌曲音樂，尤其佛塔寺廟之建築，莫不大興於中國。北朝如後趙石勒，石虎辟心佛圖澄，起建佛寺八百

登寶通寺塔詩

樊增祥

歷劫仍崇構，窮高望欲迷，
下臨遠地遠，直上與天齊。
江漢雙細流，風雲萬象低，
夜燈全勝月，晴彩漾招提。



武昌寶通寺塔（即洪寶塔山）



塔 明 崇 容 句

風宮鑄入塔。」

建塔材料，多以石，版，土，木，鐵爲之。於建築藝術，大都極盡公輸之巧，而獨具風格。塔頂構造，尤稱妙工，！工巧造極，有塔頂之喻：「塔頂一絕頂也！皆稱爲天門。蘇軾老詩：『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其容身。』多少詩人畫家上登塔頂，感覺天高風急，洗心滌慮，俯瞰四周，眼目千里，美妙偉大，胸襟爲之一爽，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概。劉長卿登揚州塔寺塔詩：『北塔凌空處，維摩開川澤，亭亭塔影外，千里百不隔！唯恐千枝雪，日落萬家夕，鳥雲高却低，天淵猶似迫……』蔣翥詩云：『忽登最高塔，眼見窮天下，下來回城郭，雲霧浮空天。』登臨寶塔者，固不礙爲此觀。

九十三所之多。開風而起的南朝，所建佛寺亦不在少數，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雖言寺而未言塔，而塔亦在其中，因有寺之處則有塔，塔多建於佛寺內而以寺名。唐宋建塔亦多，元明漸次之。民國所建之塔多猶歐美之華表，作歌功頌德，流芳不朽之紀念。

何人應起塔？據阿含經云有四種人應起塔：一如來，二辟支佛，三聲聞，四輪王。建塔意義有三：一表人勝，三令他信，三爲報恩。若是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餘皆不合。佛家視塔如聖地，入塔必恭敬。五百問事云：「若是潔淨靴履鞋襪等得著禮拜。」噉尼母論云：「不得著草

塔的本身，大都高峻巍峨，頗具雄姿，或矗立於半山巔谷，或聳立平地。塔的藝術裝飾有浮圖，繡閣，雕欄，鐘鈴，塔燈之類；這些點綴，固然含着佛教意義，噴噴着佛教色彩，藝術方面，確也增加了塔的光輝，給予詩人畫家不少的詩情畫意。李白秋登揚州西顧塔詩：「寶塔凌蒼蒼，登樂豐四流，頂高元氣合，標出海峯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聖樂，水精金影射，日動大珠光……」。薛山民詩：「月出塔無影，風來塔有聲。」張母澗詩：「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雪。」李綱詩：「竹溪橋橋知馬過，塔中獨露見鴻飛。」歷代詠塔之作，爲勝枚舉！

看來寶塔之在中國，不獨有它光輝悠久的歷史，還有它珍貴的藝術價值。重物質進化遠不及西力，而寶塔建築却與世界各大建築及名勝古跡媲美，數千年後猶巍然屹立，西方人士羨慕不已！卅七、十一、一。

勞資糾紛的透視

馮瑋璋

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有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的這幾句話，可說是把社會人心琢磨透了。西方的一句話說：「財富所聚，心常聚焉」，與孟子的說話不謀而合。

孟子所謂的「無恆心」，若用現代的語調來講，便可稱之為「不滿意現實」。其實，不滿意現實不算得就是一種現狀，只有不滿意的目標如何。西方文化始終以不滿意現實的態度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因之獲得了學術思想乃至生活方面種種的進步；中華民族過度信任了「知足常樂，能忍自安」的保守哲學，空自擁有四千年的文化歷史，却終未逃出落伍的國家的迷惘，可見不滿意現實未必就是一種要不得的毛病，相反的，假如目標正確，控制得當，確是促進人類生活進步的一種原動力呢。

隨着世界動亂的纏綿不休，人

類的心目中多少都有一些不滿意現實的感覺，這種感覺並不完全是由於「勤儉思難」和「望治甚殷」的心理所造成，由於勤儉思難所形成的生活的不安定確是對現實不滿的主要原因，這原因久久不能解決，造成人類普遍的內心的苦悶，苦悶的程度或稍有不同，但它則在心裏的壓力在膨脹即完全一致，有如鍋裏面的蒸氣，悶得越久，壓力越大，假如沒有正常發洩的途徑，遲早將宮爆發的一天。

苦悶的爆發性最大的，以出賣勞力的工人為第一，這有很多的理由：第一，他們都是無恆產的貧苦階級，生活的高漲時在威脅着他們的命脈；第二，工人思想單純，火性剛強，作事極易流於積極；第三，工人體質最盛，團結力強，頗有古俠客除暴安良的作風。有了上面的先決條件，途經不起正面的刺激，要方稍為處理不當，必致羣情譁然，見於行動，固不待第三者的

離開挑撥，所有罷工暴動等手段，已經相繼爆發了。

這次大戰以後，世界各工業國家普遍地且接二連三地感到罷工的威脅，越工業落後的我國，在上海也屢次發生罷工事件，並且還鬧得很兇。說者每以為這是第三者在背後策動所致，這固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實際上並不這樣簡單。一般執政者往往過分注意到背景的影響，以致忽略了客觀的事實，動輒以敵對的態度從事究辦，彈壓等高級手段來對付罷工的工人。這樣一來，政府既放棄了保衛全體人民應有的平衡，因之也失掉了其調停居間的地位，成了資方的附庸，從而所激起的社會不安並且每况愈下，畢竟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良好辦法。

羅馬教宗良十三世在勞工問題通諭上說：「勞動的時間過長，工作太重，以及約定的工資太低，實是屢次給予工人們情願放棄罷工的

一大動機」。是的，欲解決某項問題，必先研究致成此項問題的主因，然後纔好对症下药，收到治本的效果。教宗良對罷工問題的觀察，可謂一針見血，振到病處，那麼解決罷工乃至防止罷工的辦法，也該在上面所指示的幾點上謀解決，根本問題解決以後，勞資間自然便沒有了衝突，縱有多少第三者在背後煽動，也挑撥不起來；反之，若一味舍本齊末，以政治的高壓手段來解決，縱或彈壓一時，終非長久之計，為了工人生活的不能安定，遲早會走上孟子所說「放辟邪侈，無不為已」的境地。

原來任何大的事業，都要仰賴多數人的同心戮力來完成。隨着世界商業市場的競爭，小規模的私人生產往往不足以作競爭的對手，而一切大的機械工業也不是少數人的資本與能力所能辦到，致使現代工業必須走上企業化與集團化的途徑，而勞資間的糾紛也便從此起。

我們有一切俗語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人的志願不同，其志願的滿足尤其不能一致，欲求多數不同的志願於一爐而使他們都能獲得相當的滿足，確非易事，然而並非不可能。首先是緊要的，便是要大家集中意志，以事業為前題，把整個的事業看作自己個人的事業，休戚相關，唇齒相依。但要做作到這一步，又必須事業中的從業員，尤其是勞資雙方，須有充分的相互的諒解。這在少數人的集合中自然比較容易：一個僅有三五個人的小商店，很少鬧着東路不合的內哄，這便是爲了彼此認識得很清楚，店主人能因人制宜地應付每一個僱員，能個別地替他們解決一切困難問題，這樣彼此間很自然地便發生了感情關係，情同一家，把事業看成了大家共同的事業，休戚相關，努力以赴，事業自然便要蓬勃地發展。反之，人數較多的工廠，勞資雙方很少直接的接觸，彼此認識不足，當然也無從獲得諒解，一切誤會便由此而生。

那麼，一切大的工廠，便無法獲得勞資雙方的諒解麼？絕對有辦法，只看雙方的作法如何耳。公教

文摘一九四七年七月號，載有會計師達爾頓斯(Darlington)寫作的牛恩先生(H. H. H. H.)訪問記，牛恩先生是美國四達馳名的密爾葛基城牛恩巴史製鞋公司的前任經理，曾在該城勞資關係討論會上發表了一篇驚人的演說，感動了這位會計師，遂作了這次的訪問。牛恩巴史製鞋公司在過去三十五年中，並沒有鬧過一次罷工，個中關鍵正是我們要介紹這篇訪問記的理由：

問：「牛恩先生，貴公司成立三十五年，從未鬧過一次罷工。看到國內這許多罷工風潮，閣下以爲緣因何在？」

答：「我們都很奇怪，尤其是我們知道：就一般的說，雙方對事實都認識很清，而且都是善意的。這大概總是爲了一個普遍的誤會所致。報紙上時常談到工人因罷工所失掉的工資須幾年的時間纔能補足。但工資並非唯一的緣因，工人所要求的基本問題是認識與保障，缺乏這兩項纔是罷工的主要原因。在罷工期間，工人可能不提出這兩項問題，甚且他本身也許還弄不清楚這兩項問題，但是沒有認識與保障便沒有諒解與同情，極易演成罷工的

風潮」。

問：「閣下以爲貴工廠工人不罷工，是爲了他們都認識，且都有保障麼？」

答：「是的，然而那並非例外。國內也有多少工廠從未鬧過罷工，特別是一些小工廠大概都不會鬧罷工，因爲在小的機構裏，廠主大概都認識每一位僱工的身世，家庭和背景，這樣便較大的工人多有一些保障，本公司開創的時候便是如此。」

「目下本公司有僱工千餘名，在起初，每一位工人的僱用與發薪，都由我自己主持，這樣我對每一個人都有了認識。以後本公司稍加擴充，我便召集所有僱工人前來，向他們說：『我們在這裏是大家合作製鞋，從現在起，一切事業的管理，甚重理解僱一位工人，也要征詢你們的意見，遇到雙方不能同意的事件，我們將請一位局外人來仲裁。』事實上，我們從未請過局外人來仲裁，當雙方意見衝突的時候，總有一方會讓步，或者雙方妥協。」

「許多廠方過度把持管理權，以爲這是我個人的事業，理當隨我

意來支配一切。這種加於工人身上的獨裁正是激起勞工專政的反抗企圖。總之，各工廠的工人原本相同，工廠的資金也初無二致，其最大的差別就在管理方法的不同。本公司初創時，本城共有製鞋工廠二十一處，目下僅存的却只有三處了。」

問：「關於工人的認識已領教過了，關於保障方面又是怎樣的呢？」

答：「凡在本公司工作二年以上的，便被列入生產股東，使他的工資得隨生產量的增加而提高。此外，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生產工人得享受不停工的保障，此項被保障的工人名額限定爲五九五名，只能遞補，不得增添。目下名額未滿，所有二年以上的工人都能享受此項保障，但在四十五歲以後來本公司工作的工人，則無享受的權利。」

「一九三五年起，本公司開始年薪制，首先考察十年來每年支付直接勞動的工資佔總收入的百分比，結果發現銷路最低與最高年份的工資差額，僅在全部收入百分之十九至二十一之間，於是以此折中比例規定本公司應支付之年薪，再分配

於各工人，而以五十二分之一每星期支付一次。工作年限增加，可能略予調整。我不知鑛點工資制來自何方，但其為虛鬼所發明者無疑。人既不能依鑛點生活，何以他的工作却要按鑛點計酬？

「此外，工資與價值保持平衡的比例，較為合理，這在鑛點工資制下便不容易實行。在本公司內，鞋價增高，工資也同時提高，二者時常保持平衡的水準。鑛點工資制則不同，無論是在價值降低或提高的場合中，它常是時代的落伍者：前者工資太低，工人會失掉了購買的能力；後者則現太高，迫得工廠倒閉。」

「一九三〇年貨物滯銷時期，本公司是減低工資的最後的一個，辦法是將少數人的工資減到零點，使他們停工。現在我雖知道這種政策的錯誤，因為我們一方面要一再減低售價，使得債主背負我們的出品，另一方面我們仍要繼續生產，以維持公司的存在。結果發現事業的發展並非仰賴價值的提高，而是仰仗生產的充足。」

問：「閣下是否即以慈父的態度對待勞工？」

答：「不，我們對待工人，是依平等的原則，把他們做人看待。有些小的工廠是以慈父態度對待工人的，但往往那只是一種掩飾，目的在阻止工人組織團體。其實在工人的內心裏，對工廠主人的誠心與否，絕對有其正確的認識。」

「我相信許多工廠主人將我們放棄了一切管理權，但是我敢保證，我們這種尊重工人的態度比他們那強制的辦法收效更宏。第一，為使公司內的每一個人，都發揮本公司的一切，我們每天公佈一些圖表，指示一天的生產量，所接受的定單，和工作的分配表等。顯然地，大家對這都很關心，因為所有的出品也就是他們薪給的來源。此外，每幾小時有一次討論會，全體工人與各部門都要參加，任何問題都可在這裏討論。」

「一九三〇年貨物滯銷時期，本公司是減低工資的最後的一個，辦法是將少數人的工資減到零點，使他們停工。現在我雖知道這種政策的錯誤，因為我們一方面要一再減低售價，使得債主背負我們的出品，另一方面我們仍要繼續生產，以維持公司的存在。結果發現事業的發展並非仰賴價值的提高，而是仰仗生產的充足。」

問：「閣下是否即以慈父的態

度對待勞工？」

答：「不，我們對待工人，是依平等的原則，把他們做人看待。有些小的工廠是以慈父態度對待工人的，但往往那只是一種掩飾，目的在阻止工人組織團體。其實在工人的內心裏，對工廠主人的誠心與否，絕對有其正確的認識。」

「我相信許多工廠主人將我們放棄了一切管理權，但是我敢保證，我們這種尊重工人的態度比他們那強制的辦法收效更宏。第一，為使公司內的每一個人，都發揮本公司的一切，我們每天公佈一些圖表，指示一天的生產量，所接受的定單，和工作的分配表等。顯然地，大家對這都很關心，因為所有的出品也就是他們薪給的來源。此外，每幾小時有一次討論會，全體工人與各部門都要參加，任何問題都可在這裏討論。」

「一九三〇年貨物滯銷時期，本公司是減低工資的最後的一個，辦法是將少數人的工資減到零點，使他們停工。現在我雖知道這種政策的錯誤，因為我們一方面要一再減低售價，使得債主背負我們的出品，另一方面我們仍要繼續生產，以維持公司的存在。結果發現事業的發展並非仰賴價值的提高，而是仰仗生產的充足。」

問：「閣下是否即以慈父的態

度對待勞工？」

答：「不，我們對待工人，是依平等的原則，把他們做人看待。有些小的工廠是以慈父態度對待工人的，但往往那只是一種掩飾，目的在阻止工人組織團體。其實在工人的內心裏，對工廠主人的誠心與否，絕對有其正確的認識。」

「我相信許多工廠主人將我們放棄了一切管理權，但是我敢保證，我們這種尊重工人的態度比他們那強制的辦法收效更宏。第一，為使公司內的每一個人，都發揮本公司的一切，我們每天公佈一些圖表，指示一天的生產量，所接受的定單，和工作的分配表等。顯然地，大家對這都很關心，因為所有的出品也就是他們薪給的來源。此外，每幾小時有一次討論會，全體工人與各部門都要參加，任何問題都可在這裏討論。」

「一九三〇年貨物滯銷時期，本公司是減低工資的最後的一個，辦法是將少數人的工資減到零點，使他們停工。現在我雖知道這種政策的錯誤，因為我們一方面要一再減低售價，使得債主背負我們的出品，另一方面我們仍要繼續生產，以維持公司的存在。結果發現事業的發展並非仰賴價值的提高，而是仰仗生產的充足。」

問：「閣下是否即以慈父的態

伊索寓言詩

鄧及洲譯

博學的人
常有金銀。
西母尼特。(1)

他的詩詞清起卓絕，
亞洲名城滿其足跡，
爲要支持他的淡泊，
作歌曲頌揚勝利者，
索取酬筆以圖自給，
用這類找錢的方法，
不期而然成了富翁，
開始計劃要渡重海，
衣飽而歸自己本國，
相傳即在齊亞島上，(2)

有他孩提時的本宅，
乘了一艘舊船入海，
中途遇風船遭覆滅！
行囊、寶物，與同川資，
乘客收拾非常忙迫，
有位好客的人問道：
「西母尼特，西母尼特，
你的貨財，果真都是
一點也不收檢拾掇？」
——答曰：「我的種種貨財，
已在我身緊緊相貼。」
那些人因貨物纏累，
大都沈溺；
而就難者所攜之物，
又被搶劫；
並且身上所攜衣物
也被剝削！
翻船的人逃入附近
一座城闕。
這是一座古城，
名客拉左里勒。(3)

此處有位學者，
久仰西母尼特，
他所作的詩歌，
亦曾屢經誦閱，
他在交談之下，
認出西母尼特，
邀他至其家下，
神情非常懇切；
衣食、銀錢，僕役，
事事與他供給，
可是別同伴，
手拿船板行乞；

遇見了他們嘆味道：
「我會經驗你們說過：
「我的貨財，我的東西，
在我身上緊緊相貼！」
你們說救出的衣物，
而今落得完全損失！」

(1)西母尼特 (Simonides) 希臘大詩人之一，生於紀元前第六世紀，死於希臘古沙 (Syracuse) 壽至七十三歲。

(2)齊亞 (Zea) 或 (Zea) 山島名附維他不適。

(3)客拉左里勒 (Kallimachos)

臨產的山

山將臨產，
發即奇特叫喚；
大地之上，
有了莫大希望，
結果產出，
不過一隻小鼠！
這是爲你寫的寓言。

要求，免得本身立即不穩，失掉法律的保障。

教宗良十三世說：「人若聽從基督的教訓，則很少僅僅結交普通的朋友，勢必相愛聯合如兄弟。」基督的教訓是愛的教育，爲了人類都是惟一在天主父所造生，也都受了耶穌苦難所救贖，將來都以身份的水箱爲歸宿，誠所謂「四海一家，情同骨肉」。既屬骨肉一家，便不能不以友愛來相待。一家骨肉不合，家必淪散，人類骨肉不合，世界便趨於毀滅，否認基督的教訓，人類無異自取滅亡。

有人以爲基督的教訓只限於倫理道德，與物質的經濟問題毫不發生關係。教宗比約十一世在「社會秩序之重建」通牒上答說：「雖然經濟學和倫理學各有自己的領域，各有自己的原則，但若以爲經濟倫理相拒太遠，二者毫無關係，那便大錯」，因爲任何物律都是爲了適應人生使人生增加美化的。美化的目的不能達到，或且相反地增加了人生痛苦，那不能是物律本身的錯誤，而是認識的錯誤。現代人類否認基督的精神指導，僅憑自然界的物質認識企圖解決人生的苦惱。庸人知人類並非僅靠物質的生活，即苦惱的本身也是精神作用而非物質生活的反應，欲以單純的有形的的方法來解決無形的精神的要求，豈非讓風捉影，太不科學了麼！

故都的回憶

楊振韶

受着環境的逼迫，使我離開了古色古香的北平。當我搭上了平津快車，駛出了東便門，漸漸望不到那座建築宏偉的天壇時，我不禁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幾乎流了眼淚！這當然是因為離別了慈祥的恩師，那環繞寶德厚的多年老友，在心緒上自然感到別離的痛苦，預想着未來重逢的不易！再想到孤身飄泊，適涉江南，環境改變，前程渺茫，更增加了我的悲哀，和對故都的留戀！



天 壇

故然是，優美的環境，樸實的人情，高雅的習俗，都是使人對「文化城」——紀念的自然條件，但

是有些地方，無論在精神上，物質上，實在它有着只能體驗，不可言傳的獨特長處！

當時我會想到天下的任何角落，再也沒有像這樣一個可愛的「鄉村都市」！但是這前已經不允許我在這兒住下去了！只得忍心離開，更以江南出明水秀，景色宜人的自救自慰的辦法，來解除這寂寞、淒涼、動盪不安的心情！

生長在故都的人，他並不感到故都的優美和甜膩！也許他認為住在這個似城非城似鄉非鄉的古老城市，遠不如住在那高樓大廈，暖氣水汀的現代都市裏舒適和安適，但是他一旦離開了北平，他才感覺到北平是地靈是樂土！

初到北平的人，除對遊覽園和閣、香山、北海、中山公園、太廟、天壇、故宮、景山、等古蹟名勝外，也許對北平有些厭煩，更有甚者不慣那純粹中國式的古老建築，紅牆綠瓦，朱漆紅門，寂靜無聲，若鄉似城，但是他住過一個時期之後，在他的感覺上，心情上，却有一個巨大的變化，就是已經把這座古城的習俗所同化，已經變成了一個外形的北平人，他過去對北平的印象與成見，至此，完全消滅淨盡，他只感到北平環境的優美可愛，覺得一切都適合了他的習慣，還認為北平的優美，遠超過他的故鄉。

因此對「故國故鄉，望之悵然。」的思鄉觀念便漸漸的變失！假若他離開了北平，來到另外一個地方，那時他會覺得北平的一景一物，都值得回憶和留戀，恨不得立時回到它的懷抱裏！

由於歷代帝王的修建和努力，把北平造成一個如詩如畫的都市。高大的城垣，寬平的街道，宏麗的建築，清秀的山水，幽美的名勝，實在稱得起「北平是中國的公廟」。假若你從北海的白



湖 明 昆 園 和 頭

塔上眺望市容，整個北平市區都被蒼綠的樹木，罩上一層碧綠的天篷，好像是一片人造的草坪。太液池上的扁舟遊客，高談低語，更增加你的興趣。紅牆黃瓦的故宮，使你感到中國建築的先進和偉大。景山上的古亭和松柏，使你憶起陶淵明皇帝的壯史蹟。金谷、玉樓的白玉石橋，反映着東方色彩的優美。中南海和太廟的廣闊與寂靜，使你忘掉都市的喧鬧。天壇的奧妙，建築，使你驚奇而仰慕。世壽如莊的頤和園，加深你對北

平的好感與愛戀！玉泉山的溪水清泉，香山碧秋
的紅葉，西山的佛寺，遊而思之！

除了名勝古蹟外，北平的風俗和習慣，確實
受了高深文化的洗禮。故都的衣食住行，有它的
特殊風味；洋服革履是現代潮流的裝束，這套東
西對你實際上有莫大的幫忙，但是在故都裏，長袍
馬褂也爲人所歡迎，在這個文化都市裏，教授和
學生，通常多穿一身青布大衫，小姐、太太們，
照樣的也在她美觀的衣履外，罩上一層青布衣衫。
雖然穿了這樣樸素的衣裳，却仍不爲人所藐視
！同時一般人，由於你的言語和舉動，便能辨清
你的身份地位和教育程度。這種樸實的風氣，在
此戰亂的時期，實在可爲國人的模範。

明名應時，經濟適口的北平飲食，永遠會使
你思念與嚮往，富有京外風味的烤鴨、烤鴨、使
東順的烤鴨、金泰德的烤鴨子，東興樓的



頤和園之長廊

宴餐，同和居的筍雞頭，實在與衆不同。家庭味
道的梁家菜，譚家菜，隨東北味的白肉沙鍋居，
真能使你開香下廚，知味停車。

舊式式的經濟餐館，滿佈市區，味美價廉。
應時的零星小吃，如秋風初起的糖炒栗子和大
花生，仲夏時的酸梅湯，什刹海的蓮子粥等，都
有特別的味道！

假若你想吃點平民夜宵，來到西單北大街的
兩旁便道上，有齊色各樣的小吃，餛飩，燒餅
，小茶，燒餅，白干，五加皮，還有遊有，給行
人莫大的方便。洋服革履的紳士和長袍馬褂的老
學究，也常光顧，並不認爲失身份，至函子！

朱漆紅門，廣庭大廈，冬暖夏涼的中國古典
式房屋，住著確實感到舒適幽靜。一個中產階級
的人，只能住到一所四合房，就是一般平民階級
，也租有兩三間這樣的安身之所。

寬平筆直的馬路，使行人們覺得舒適，自行
車是普遍的交通工具，學生，公務員，差不多
人俱備，就是騎車委員會，到劇場，並算得不錯
着！同時道旁的修車攤，到處皆有，給騎車人很
大的方便。電車，公共汽車往來不絕，又給一羣
窮苦階級莫大的便利。

飛快的單人三輪車，真敢與你自行車賽跑，
不常騎車的人，還不是他的對手。

古典式的護國寺，隆福寺，白塔寺廟會並平
民交易的場所，有齊各種的家庭用品。

德勝門外的夜市，東單的小攤，宣武門外的
平民市場，又是故都經濟的攤市。馳名的天橋是勞



北海白塔

動階級的交易市場和娛樂園地！

東安市場，西單商場，又是一個百貨雲集的
大商場，在場內開設著詳細的餐廳，茶店和戲院
。西單商場的啓明茶社，只要化極少的代價，會
聽到使你笑破肝皮的相聲、鬧心、鬧口，別有風趣。

故都是全國文化教育的中心，學府林立，學
校之多，又是故都的特點。中學小學自不必論，
高等學府如北平，清華，輔仁，燕京，是全國馳
名的學府，又是文化城中，研討學術，造就英才
的園地。國立北京圖書館，又是一個圖書寶庫，
爲讀書人有齊了莫大的得益。

這座古城，它有齊悠久的歷史價值，有齊多
少可歌可泣，英雄壯烈，宮闈香艷的故事，無論
在政治上，經濟上，地理上，都有齊它獨特的優
點。

古城的一切，好像海潮的汎濺，時時湧在我
的眼前，我無時不在思慕着，回憶着，……我久
住過的古城啊！

雷鳴遠老人

抗戰記 (續)

晚 星

十三 一路悽慘撤退中

廿八日的早上，空氣非常沈寂，娘子關方面的砲聲，槍聲，已經不響了，還有人以為是日本撤退了呢。可是在新關的左右兩側面，却是滾滾、徹不停的響了起來，這當然是戰情惡劣的象徵，大家的心裏，都懷着些不安的情緒，然而雷鳴遠司令還是依然若平日一樣地安靜，有兄弟告訴應當準備，他便罵他膽小不愛國，立珊兄弟悄悄的去到副官處問話，副官處的人們悄悄的告訴他：現在的情勢已是勢急到萬分了，娘子關在兩天以前就棄守了，但是日寇因爲三軍正面作戰非常得手，不敢作正面的攻擊，同時又怕三軍而不想從娘子關兩側直下，爲此他們採取了包抄的計劃，分三路包圍了新關，只有西兩路可走，總撤退就在目前，不過只是等待總司令的命令而已。

立珊兄弟聽到了這樣的消息，回來之後，立刻就開始準備，從已將數千袋麵粉拋下的第七師的倉庫裏，領取了幾袋麵粉，開始令隊員們烙餅。又使其他的人們，悄悄的準備行裝，晚六點的時候，忽然總司令部的傳令兵來了，會見了師長，要他急極撤退，師長問他從什麼日子起程，照他說的話！他是在山中途透了路，遲了時日，手令上本是要廿六日將所有非武裝同志全數撤淨，現在已經是廿八日曉了，師長立刻下了緊急撤退命令，要非武裝同志，五分鐘內離開防地，大家慌張的準備着，東西亂成了一片，人手忙成了一團，在棧橋舖駐守的兄弟與隊員們，根本就沒有想撤退，雖然有立珊兄弟的告訴在先，但是都沒有積極準備，加上大多數的兄弟與隊員們，都已架着担架往後方送傷兵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東西

都仍在這裏，沒有收拾，現在這裏的人實在是不管用了。就是够用在僅萬急的五分鐘內，也不會收拾了。他們僅僅收拾了一點最緊要的東西，可是像毯、衣之類的要緊東西，拋棄的就不知有多少。駐在這裏兄弟，大家都盡量地背轉東西，另外又備了四匹牲口，有一匹是騾馬，駝了一些食物與菸衣箱，在武裝同志依然抵抗之下，開始了漫長而淒涼的撤退。

師長在撤退之前，將他的兩位旅長請來，召開了個軍事會議，討論目前的戰局，和他們商議，等到非武裝同志退了之後，武裝同志便該急速撤退，免得遭受無謂的犧牲。二十四號的馬旅長來說，「不成！退！根本不可退，我們自出師以來，從沒有打過敗仗，從來沒有退過，過去我們連副共軍，從江西而湖南，而山西而陝西，經過了不知幾百仗，我們總是勝利，小日本是什麼玩意兒，他怎能讓我們撤退，並且現在來講，我們在新關，這十五天的戰役中，也沒有敗過一次仗，並且我們還佔了好幾個山頭，我馬旅坦保再過幾天，一定的重取舊關，與廿六路軍會師娘子關，再由此關鐵路而下，石門唾手可得，我們爲什麼要撤退？這豈不是承認我們打敗仗，我們爲什麼承認敗在日本人手裏，不成！我們在日本鬼子手裏是丟不起這樣的人的！我們是不能付我們的光榮於流水的。」

等到師長告訴他：「這是命令，並不是打敗仗，我根本也不承認這是敗仗，不過因爲戰局的關係，我們不能不退，以免作無謂的犧牲的時候；馬旅長依然很頑強的說：我馬旅是不知退的，我還要領教領教日本鬼子的作戰伎倆，我也知道我們這不是敗仗，不過無論爲了什麼，退就不好，我堅決主張不退。」

辯論到最後，師長被逼得幾乎要抓頭皮，要以上司資格，來命令他退

士兵們也不會再有類似前頭那樣非理的行動了。

明依然在那裏睡，大隊仍是急喘喘奔走在最邊的路子上，救護隊的用保祿兄弟，對他是一點辦法也沒有，許後不得不採取的拋掉他的辦法，但是他所養的東西呢？又怎麼辦？尤其是種子，因為房了它們，睡覺時便沒有什麼的；天氣冷，棉衣又沒有發下，未來的日子還長，沒有軍器又怎能換生活？於是他們兩個人，便分背了七八條，將身體團成了個團團大物，也好，如果跌倒或仰倒了，大約不致於滑破了脊骨，搶破了前胸，可是滾滾的危險性，却比較可能性大了，但是萬急萬，他們又那顧到了這些，又那想到了這些，他們擁着軍器，尾隨着撤退的人們，走上走下的走着。

大約是過夜兩點鐘的時候，黑漸漸的住了，大家才到了程家隨底車站，師長不走了，大家就隨便地歇下來，因為房子被炸，根本就缺了，加上又是夜裏，四下裏去敲門又太不方便，救護隊就在車站附近找到了幾個房子，屋內有三四牲口，一地的草蓆，氣味真的難聞，真令人作三日嘔的氣概，然而果急了的雷老連長，又那裏顧得了這些，一翻發便躺在床上了，呼呼的睡了起來，其餘的救護隊員又把牲口牽了出來，拴在一邊，將草蓆推了一推，一半是因為疲乏，一半也是因為太困了，渴透了泥斤了的衣服也沒有顧得脫下，便以房頂為棉被，以土地作褥床的睡了。立珊兄弟因為來得晚了，找到門來，只聽見呼呼的鼾聲，滑個火看見橫臥的人們，沒有自己立足的地方，睡了沒有還不知道一定的，反正也睡了一些時間，天還不大的時候，他出去，向四外去看，一個人也沒有，死沈沈的寂靜，籠罩了整個的車站，他有些懷疑了，便四地去看，忽然發現了牆上，指路牌上，火車的吃水井上，滿滿的寫着：立珊兄弟，快往西走，兄弟



們快往西走。這一切使他感到了時局的緊張與嚴重，趕快回來，大聲的喊說：這睡覺印命都難保了，快走快走，村內村外，連一根人毛也沒有了一。

雷神父和救護隊員們聽見了他這樣的喊聲，從夢中快速的醒來，急急的忙忙的跳起，一擁的就向西撤退。雷神父感到了時局的困難，他要兄弟們四散開去，免得一網打盡，然而兄弟們呢，都不肯且不敢離開他，一窩蜂的圍定了他的前邊。啊，四面一路的騎上，很多地處都寫着：「兄弟們快往西走」，兄弟們看了知道時局是萬分危急了，真真裝了力量的向西走，一路上他們遇上房下的東西，實在是多數都數不過來，一包包的衣服，一袋袋的麵粉，一隻隻下了機關的鎗，一把把折了刃的刀，一箱箱的火藥，打壞了的砲車，火門已去的炸彈啊！驢馬，牛，驢，破車，廢輪，一條路上，都是四零八散的橫陳着，沒有人去睬他們，更沒有人去拾，收戰的慘劇，侵略者的罪惡，不是過來人，誰能料得到呢？雷神父一路走着，一路看着了這種種慘極人寰的事件，他更堅決了他救護的志願，決心要為國犧牲到底，他不時鼓勵着他人，激動着他們愛國救國的心火，這樣走了約莫有二十多里路的時候，奔而改的十二師長，騎馬馳來，帶着張慢的向救護隊員們說：快走！走

撤 退 情 形

林！情況太險惡了，所有一切不緊要的東西，都拋掉吧！

救護隊員們雖然知道處境的危險，但是所帶的東西，都係十分緊要的，不到最後關頭是不肯丟掉的，不過路太遠了，個人背背太沈重了，為此在進到一個小村裏的時候，就抓住街上散走無人要的三四小毛驢，讓他們担着重荷，來寬一寬行路人的肩。

本來師長想在這小村中小住一刻，至少作一點飯來充一充飢，但是他向四下裏看了看，連他的特務連就去的連隊形都不見了，所以沒有敢停留，這一路敵人的飛機也不斷的在拉過上空，奇怪，不知是爲了救護隊的

目標小，或是根本就沒有看見他們，無論怎樣，反正它們是逃過一次掃射都沒有作過，不然，真不知要多少次皮發呢？

雷神父走到亂流車站，一半是因為救護隊員的要求休息，一半是因為他太乏了，或者也許是見了別人住下，他就讓隊員們住下了。隊員們跑了一夜三半天，沒有填東西的肚子，早已不斷的向他們宣戰，要挾，請他們必勝作飯，雷神父呢？他不管飽不飽，也不管肚子向他發昂的宣戰，說下樓子，一騎就睡下去了。立珊兄弟最晚到了，他不要人們休息，他要人們快走。但是別人呢！因為種種自身的關係，都把这些話當作耳旁風；有的爲了杜住他的嘴，就家師部有令在這裏小住的請來說給他！

他問雷神父，雷神父告訴他：不走了！他又去問副長，副長說：你們吃了飯沒有？現在作過了嗎？如果沒有，請你們趕快走！

他又回轉來，伙伙們正在增餅，雷神父正在呼呼的睡，一位名叫再德的兄弟，正在噴吐痰；其餘的人們，除了沒有事情的，都在假寐着。他告訴他們得快走，再德兄弟大聲喊說：不行！不行，死了也不走了。

正在這樣亂騰騰的時候，忽地一片喊殺的聲音，伴着響成一片，打成一團的槍聲，激烈而猛烈地響在村外了。立刻村內的非武裝同志們，驚弓之鳥，喪家之犬似的亂成了一團糟。人喊馬嘶，奔呼亂叫，說顧不得吃了，鞋顧不得穿了，衣服也無暇披了，襪子扔了，皮帶丟了，水壺軍帽也都離了他們的本位，人在跑，馬在跑，什物拋了，東西翻了。一團團，一片塵土，一撲撲不可收拾的人心。嚇得大家東奔西跑，驚得大家馬仰人翻，大家只有跑跑！耳鼓裏只有殺殺殺在敲！

雷神父呢？他却不慌不忙的起來，一句話也不說，穿上了襪子，繫上了腿帶皮帶腰帶，穿上了軍衣，提好了鞋，面色有些蒼白的說了一聲『走』！

立珊兄弟，起先一再地催促他們走，他們都不肯聽他，到這時又都亂得亂了，大家都慌着跑，他有些不痛快，也有些勞頓，更有些失望的喊了一句：不走了，死就死在這裏。保護兄弟是最愛開玩笑的，到了這千鈞一

髮的時候，他仍然搖不住他內心的幽默：他攔了立珊兄弟一把，說：犯得上嗎？死了太不值得了！走吧！

「走」！急齊走的情緒恣恣在人心裏，已到了最高的程度。喊聲肚子的再德兄弟，說着死也不再走了的再德兄弟，這時也不喊吐痰了，也不說死了也不再走了的話了，也不再打滾了，爬起來就爬，其餘的人更是張惶，大家都是一躍而起，一溜烟的撒開了脚，搶開了關的門；拿東西的觀念，根本就沒有進到他們心裏來的機會。可是立珊兄弟，還依帶着沉住氣的樣子，準備着將要緊的東西帶走，副長的兄弟也很勇敢的活着他收拾，然而那新回來的幾匹小馬，只是博拉博拉的搖動着尾巴，又開四蹄，球着臂部，隨便你擺弄交加，它們仍是死不肯動也，強拉它們，它們也不走。立珊兄弟急得沒有辦法，欲得將它們的掛帶解下，放到別的牲口上去，可是時候又不許可了，不穩己，就在保護希美兄弟同意之下，攏緊了它們，馬和驢子呢？因為他們是經過戰爭的，不怕槍炮的響聲，限定他們直跑。但是因為太急急的關係，東西都沒有捆好，一雙一雙的動盪着，工夫不大以後，祭衣箱和東西，什麼帶帶，藥品，都考然的一響，從牲口身上掉下來，從上或一直的滾下來，立珊兄弟拔脚就往山下跑，想去把祭衣箱取回來，別人把他一把拉往後說：命都顧不了啦，祭衣要不要有什麼要緊！於是便不再去顧它了。這時敵人的飛機風聲在上空，還是轉却不掃射不投彈，有武器的人們，都往山上跑，爲的是居高臨下的敲打，手榴彈如暴雨般的落着，在奔跑者的頭上，嗖嗖的在飛在響，但因為鐵路兩旁有道士墩子，籠子下面是溝，大家在溝內跑，所以沒有傷了幾個，這一戰有一人名日本，他原本在村外，鎗聲一響，他立刻就架起了輕機槍，槍的機開了，日本軍的槍聲，也照着他開槍打的地方打去了，打得很激烈，然而他至死也不肯退走，打死了敵人不少，而他也受了重傷不能再打了。這時他在後面救護隊員，在槍聲的急雨中，有一位勇敢的刁福滿同其他的一位，冒著真正有死的危險的危險，跑回去將他救出，抬在担架上，沒幾分鐘就死去了！他雖然死去，可是他的精神却永遠不會死的，他死了，可是却不知因為他的死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他抵死的抵抗着敵人，他最先的抵抗着

敵人，使敵人們寸步不前，使軍部師部的特務營連，得以從容的佈防，殲滅敵人，原來這水倫聖的日軍，並不是正式的高隊，因為十二師大隊還在前方壯烈的抵抗着，他們乃是從側面衝過來的，一隊便衣，繞道地來到這裏，戴着國軍，以圖擾亂軍心，使前方的大隊，沈不住氣，及早的退下來，即沒想到很短時間，被完全被消滅了。但是在這突入其來的時候，大家只聽到，亂槍響成一片，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只顧得跑開！

跑到復原地！跑到什麼時候而止呢？聽得大家心懷了，聽得大家意亂了，聽得大家顧不得一切了，東西都在亂擲着，扔亂了一地；跑着的人連聲也不叫，連救護隊的五匹牲口也丟的剩了一匹。

大家正在拼死拚活的逃着，雷神父也是很迅速的向前走着，不過他還不斷的探問：祭衣帶了來沒有？立理兄弟答說：你聽牲口跟在後來。

馬蹄得得，鈴聲鈴聲，雷神父頭也不回的依然向前走，他萬沒有想到，祭衣已經丟失了，如果他早曉得，說不定，他一定要回去找取的！因為等到他到了目的地，一發覺了祭衣是丟失了；他立刻便火急起來，將立理、保羅兩位兄弟叫來，當面責罵的大罵了一頓。可是距離丟失的車站，已經有好幾十里路，他火急叫罵又有什麼用呢？

此後，每逢清早，他總要作彌撒而又發覺沒有祭衣的時候，便不禁的抱怨起保羅與立理兄弟們來了。

在這次的逃難中，另外還發生了幾個軼事：一位姓郭名叫做元的小孩子，那時不過是十五六歲，槍聲響起來的時候，他不肯獨自的留在頭裏，他奔到了雷神父跟前，左右不離的追隨着，並且還一步一驚的說：雷神父，你往那裏，我也往那裏！此外，他還安慰着與雷神父一道跑的人們說：有雷神父，誰也死不了，不怕不怕，誰也死不了，死了也不怕，死了也不怕，死了升天堂！

他的這副乖話，老是來來回回的重複着，一直重了好幾十里路；瞧吧！他的兩隻眼圓直鉤着，手扯着雷神父的衣服，滿頭大汗，着了魔似的重複：雷神父，你往那裏，我也往那裏！不怕不怕，死不了，不怕，死了也不怕。

他是吓呆了呢？還是有意意的呢？我們不知道，反正他是左右不離雷神父，雷神父好似是他的救命星，護身符。如果沒有了雷神父，他的五心就彷彿沒有主了吧！

事過境遷，有人問他當時的心理，他只是紅着臉笑，而也不能清楚的答出究竟來。

更有趣的是那位重壯子孫的再德兄弟，他聽到了槍聲，一躍就起來，跑到最前頭，頭也不回，後來立理同保羅兄弟在一個山洞口，遇上了囑息的他，就滑稽的問他說：再德兄弟，你的肚子還痛也不痛？

他的臉紅了，笑着答說：不！痛早已跑到九天雲外去了。

雷神父在逃難的路上，忽然也想起了再德兄弟，他不禁的着了急：說壞了，壞了！我的好再德兄弟正痛，即不聽，有誰救他呢，恐怕他早已死了。

別人告訴他：說再德兄弟早已跑得遠了，他將信將疑，到此，他的信疑也漸漸冰釋，他的心就變了！

在逃難的路上，雷神父正在奔着向陽泉的路子，忽然奕森和別的一位兄弟，忽忽忙忙的跑了來，個個裏面含着淚，手裏拿着救急藥品，見了雷神父立刻跪到地上求降福，雷神父問他們有什麼事情，使他們在大家正極退的時候，而他們反到東下呢？他們誠懇的說：噢，把我們嚇壞了，我們以為你老人家受了重傷，快快跑來救你，一位撤退的七師的士兵告訴我們說：你們還不前，那位穿你這衣裳的外國老頭子頭部受了重傷，不能走了，我們於是不顧一切，快快的跑來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你頭部還帶了帶呢？是不是受了重傷，我們帶來了救急藥品，現在可以使用。雷神父笑着說：孩子們，沒有什麼！更用不着急呢。

前面我們說過，師長在廿七日下了的檢閱一切傷兵出離此地的命令，這樣使一大部份兄弟離開了雷神父，他們本來計劃看到了到家地車站，放下傷兵，再回轉來，可是一到那裏，看陽光景不對，他們就攔同傷兵一齊上了火車，一直開到陽泉，又因為聽說軍隊已經退却下來，所以到了陽泉也沒敢再轉回和家地來，奕森兄弟就是這樣離開雷神父的。

雷神父他們則是沿着鐵路退下來的，大約天在九點鐘的時候，走到了一個村莊，村名忘了，他們都乏得幾乎走不動了。聽聽後面的鎗聲沒有了，於是他們的心也漸漸安定了。不願再拚命的戰鬥了，尤其雷神父，拿一個年已逾六十歲的老翁，逃走了這好幾天的遠路，其疲勞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大家既然都疲勞到了極點，於是不得不休息下來。

雷神父正坐在一家的門口歇着，可是這時大家因為跑路跑得太多了，口渴是很自然的結果，口渴了自然都去找水，有一位士兵，手裏提著鋸刀的鎗，也急急的找水，他到了雷神父坐的那門口，看見有很多人找水，便搶腳上去，因了門前的石子，將他滑到了，人倒鎗也倒，刺刀正倒在雷神父頭上部，並不很厲害的刺破了一遭縫。血從刀傷處，汨汨的流個不止，在他近旁的兄弟們，立刻打開了救急包，佈上了止血藥，並用一條長長的繃帶，將傷處縛了好幾道，其他在旁的人們，都罵着這位士兵太粗心，縱使口渴也不應如此其急；如果不幸，重傷了或殘廢了雷神父歸誰負責？那位滑倒了的士兵，紅着臉誠口不實的，如同罪犯似的站在一旁，水也忘記去喝了，口渴也丟之九霄雲外了吧。

雷神父呢？永久是微笑着，一點也不開罪於他，並且還安慰他說：沒有什麼！傷並沒有關係的，另外還提醒他快快去喝水。

因為雷神父頭上綁了白布，看見的人不知道底細，以為是雷神父被日寇打傷了，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的都在喧嚷：「雷神神父帶了朵！」「多榮譽的采啊！」後來風聲傳到師長耳裏，師長立刻派了雷神父，很誠懇的慰勞了他，雷神父知道師長也是誤聽了，本想給他揭穿了祕密，但是因為他太誠懇，又不好意思說出來，况且他又怕師長追究那位誤傷他的士兵呢？

雷神父受傷的時候，有許多兄弟們不在跟前，他們不曉得底細，平素他們本是愛雷神父如慈父的，聽了雷神父受傷的話，自然惶恐，另外再加上惡作劇的士兵的說話，過於渲染，因而使與兄弟們吃了一驚。在逃跑的路上，有一個帶着武器的士兵，他大約從未見過兄弟們，他看見了希美兄弟的古怪衣服，認爲是漢奸，二話不說，掙下鎗來就要打，

這時忽地有十二師的人跑過來：喊說：不要打，不要打，這是救護隊，是我們的人，是我們的恩人。那一位士兵聽了這話，遂就拿對待希美兄弟的鎗口對待來襲的日本人。

天晚時，雷神父才到了陽泉。等了一會，一部落伍的狙擊隊也到了，他們雖一路吃了不少的苦，但是他們始終如一的一架齊傷兵。有時看見飛機，大家放下傷兵在躲一躲的時候，傷兵們不放心，只怕救護隊跑了，可是救護隊却安慰他們說：不要怕！弟兄們，有我們就有你們，我們同你們是生死共之的。

本來在這時候，很可以勸去傷兵不替的，但是這救護隊救護隊們，是總不如此的。一次是在新關政變之前，有兄弟押着傷兵狙擊隊沒有，我們是不清楚了，因為被機作得太厲害，又因爲四下的砲聲太急，一時因爲忘了手脚，沒有將一個受重傷的士兵抬走，可是後來的救護隊却又救了他。但是就是這樣，雷神父還很厲害嚇唬了他們，說如果要弄出了的話，一定要槍斃的，他總是主張：寧肯自己死，不要傷兵亡，像這夥落伍的救護隊，可以說是實行了他的囑託。



走前向管儘

另一部的救護隊，却早已先雷神父到了陽泉，他們須先找好房間，作好了飯，等待著後來的雷隊長與後來的隊員，雷神父回來之後，因爲這殘缺的行軍，雖沒有充足的休息，再加上又沒有充足的睡眠，困和乏長得雷神父連飯都顧不到吃就要睡覺，他決定了任誰也不攔見。

他正在要睡覺的時候，一位姓于叫淑軒的

要求見雷神父，兄弟們最初要他等到明天，他不幹，他說兒子要見父親，父親那有拒絕之理，我是雷神父的孩子，雷神父能不見我嗎？

雷神父一聽說雷神父來見，雷神父能不見我嗎？

寫到這裏，讀者一定要問：王殿軒是什麼樣的人物？為什麼雷神父決定誰也不見以後，而又很快快的見他呢？

雷神父的所以如此，是因為，是因為什麼？這一定是讀者所最想知道的：下面我們就寫出來報告給讀者：

王殿軒與雷神父會有一段很密切的關係，十幾年來，他曾參加過輝漢小兄弟會，會名叫彌赫，他原籍是河北省南部任縣一帶的人，是一位又機警又伶俐的能手，他會將白將作成幾百種不同的菜，他會在一個火上，廿幾分鐘，炒出二十種不同的菜來。

在他初入會的時候，他的外表非常良善熱心，實在像一位模範修士，肯吃苦，肯耐勞，喜作工，緊張，靜默，活潑，小兄弟所當有的特長，他差不多是一應俱全，幾乎無人不說他是一位好修士。

六個月快過去了，正要收他作正式修士的時候，忽然一天他在聖堂裏與衆人誦經的時候暈倒了，二週以後方才甦醒過來，從此以後，他就改變了態度，不如從前了。

說起來很怪！他說他不認得中國字，有的時候：鬼迷之無都要問你，可是又有的時候，他拿起報紙來，略看一下，便能談論大意！

他說他到過西伯利亞，所以會說滿口的俄文，他有一本日記，是寫滿非中非西的符號，他在假死甦醒過來以後，他會把它交給了一位神父：說：如果他就死了，就該把這個本子燒掉完事，可是後來他又痊癒了。結果又將本子要回去了。

他到過西伯利亞，如果你問他到西伯利亞去作什麼，他就會告訴你說：去西伯利亞就是去西伯利亞，或者告訴你他在西伯利亞開過鐵莊，如果你再問他為什麼去西伯利亞，他只有告訴你：去西伯利亞就是去西伯利亞，還問有什麼不為幹麼呢？如果你再問他以前會作過什麼？那他就只有答而不答了，他究竟是怎麼的一個人物？

他的病好了，他會要求到天津去一趟，後來他又到了上海，是在那裏忽然接到了佛人名義給真福院來的一個電報！上面說：「彌赫已死，請為他念經」，雷神父真的為他作了彌撒，兄弟們也真的為他念了經！然而過了不久，他又飄然的西服革履的出現在安國的真福院裏。大家很驚奇，他怎麼又死而復生了，他笑著說：

——我並沒有死！

——那為什麼拍電報說死了呢？

——那是試試咱家對咱的愛情

——噫！這種實驗法到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他笑了，大家笑了，這時他更出衆人不意的拿出了二個大西瓜，瓜熟蒂落，還是新擱下的，大家更驚訝！初春之天，他從那裏得來了西瓜？

他到底是什麼人物？他在真福院時是無人知道！他也未曾告訴到任何一人。一次真福院內失去了一頭驢子，他半夜裏從後窗子跳出去，不到天明不知從那裏便把驢子找了回來，但是他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呢？據我們到後故鄉去問的結果，才曉得他早年是一位神出鬼沒的土匪，他曾在任縣的大津內擊斃兩連的官兵，他又會隱身在樹叢上打擊過追剿他的軍隊，後來被驅到西伯利亞，在那裏大約也作的是那份生意吧！大約是爲了賺的緣故，他息影在真福院內，企圖在真福院內終其身，然而真福院畢竟不是他安身立命的處所，爲此他又離開了真福院，一直到抗戰的時候，誰也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雷神父也沒有見他，那末久別重逢，雷神父又怎肯拒絕見他呢？

原來在抗戰一開始，他覺得報國的時候來到了。於是他就乘機招了一些便衣隊，去拜見那時任二十六路軍長的孫仿魯將軍，將軍看他那副橫一槓的壯志，是喜納的收下了他，他在房山縣一帶，很壯烈的爲國作過戰，他會幾度的偷渡過日本陣營，幹出鬼沒的來往在日本的營前背後，打傷打死了不少的日本鬼子，使日本人也很感到頭痛！

在娘子關作戰的時候，他更是胆大，壯烈，不怕犧牲，他率領着他的

(下接第二七頁)

美中第二名城

聖羅易斯訪問記

周睿良

一 名稱與簡史

除了大名鼎鼎的芝加哥以外，在美國的中西部 (Midwest) 要算聖羅易斯 (St. Louis) 最有名望了！顧名思義，聖羅易斯是法國移民在美國的大本營，那名字便是法王羅易斯第九 (Louis IX) 的名字，他是一位有聖德的君主，非但治民有方深得人心，而且品行卓著，德化遐邇，經羅馬教廷考慮之後，正式公佈，登列聖品，故有聖王羅易斯之稱。美國城市之取用天主教聖人聖女之名字者不下數百，其中尤以聖若瑟 (St. Joseph) 為最普遍，幾乎每一省有一 St. Joseph。依據省界而論，則加利福尼亞省最多聖人聖女之名，例如 SAN FRANCISCO, SAN JOSE, (St. Joseph) SAN MATTEO, SAN BERNARDINO, SANTA ANITA, SANTA CLARA, SAN DIEGO, 等等皆為加省名城。落山磯 (LOS ANGELES) 原名當譯作「天神之后聖母瑪利亞」，今簡稱爲「天神」，現在且不必把這一點發揮過多，還是快快回歸正傳爲宜。

法國對於美洲殖民地，亦曾下了一番心血的，原來美國的中西部完全是法國探險家所發現的，其中以耶穌會神父 (Father Marquette) 及法人 (Joliet) 二人爲最有名，故此迄今在美中地理上的名字不是法文，便是印第安原文，英文的比較稀少，而那些印第安原文名字亦是由法文譯音寫成的，例如，Chicago, Illinois, Miami, Kansas, 等等不勝枚舉，總之法人在十八世紀末業已到達了米蘇里 (Missouri) 河流入米西西必河 (Mississippi) (世界第一長流) 之交文點，建城作營，以爲皮貨貿易市場之中心，名之爲聖羅

易斯。一八一七年第一輪汽船駛達聖羅易斯，於是成爲商埠，而工商業之發展亦有一日千丈之勢。一八三四年，第一座大規模的天主堂落成，位置在米西西必河岸，即在一七六四年法國移民初到時，聖羅第一台彌撒之處，即今日之胡桃橋及第三街交口處。(Walnut & Third Street)

因爲河航之不便，(理由是急流淺水) 所以鐵路是必須發展的交通工具。一八七四年第一座橫渡米西西必之鐵路橋落成，工業於是大興，主要礦產爲錫，手工業則以製皮鞋及其他皮件爲大宗。終於在法國殖民政策大失敗之時，美國便把聖羅易斯廉價買來了。那便是有名的羅易西亞拿買賣 (The Louisiana Purchase) 雖說是買賣羅易西亞拿省的契約，然而主要城市必是聖羅易斯，無疑。

自從美國買下了聖羅易斯之後，工商業益加發達，各國移民，成羣而來，迄今法國人反成爲少數，而即此少數亦幾乎全部美化了。依據我在美七年的經驗，法國人是最頭美化的了，我所遇見的法國移民大部份不願說法文，而且不願認爲法國人，和他談論法國目下的情狀，他亦不放在心上，有時還假法語左右開弓他。反之，意大利人肯極願說意語，唱意國歌，暢談祖國風光，口口聲聲是意大利人如何高尚，音樂藝術如何發達，河山風光如何美麗，而對於美國生活亦毫無厭惡的大加批評，什麼太機械化呀，太不講人情呀，不懂藝術呀！……聽聽了意籍的美國人，皆知道「Paris American」一語，直譯是「美國瘋子」，然而其中細意，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釋的，故此處亦就從略。他如德國人是永遠忘不了德國的；波蘭人在學校中尚採用波文，念念不忘；愛爾蘭人則無論如何必須自稱爲

要兩個人；美國各大城中皆有中國區，意大利區，波蘭區，德國區等，各有特殊彩色，除了紐約（New York）一城之外，在美國是幾乎見不到法國風氣了。因此緣故，今日的 St. Louis，除了名字以外，法國人便沒有留下什麼東西。

二 人口及名望

依人口的數目而論，聖羅易斯，現在是美國第八大城，市區內人口約一百萬餘，近郊合計約當在二百五十萬左右。當知美國所謂近郊小城，實際上不過是市區工作人員之住宅區而已。聖羅易斯的市區界限，亦故意劃的很狹，較之落山磯（San Francisco）的故意推廣市區，恰成對照，兩者各有利弊，本人對於市政並無深切研究，故此亦不敢說孰是孰非。然而聖羅易斯的聲望並不是根據人口數目。則雖依人口而論，它當屈居美中的第四位，然而它却擁有許多其他的理由以博得那公認的名稱「美中之名城」。

第一個理由是「實老」：孟子曾說過，「鄉黨莫如齒」依年齒而論，聖羅易斯在美中各大城市之中當然可算得老大爺了，而且在十九世紀中，這位老大爺是有名有實的「老」而「大」；芝加哥以後起之秀的資格，在二十世紀初，方才一馬當先，取而代之。

第二個理由是「地利」：聖羅易斯地處美國中西部之中心，接連南北，貫通東西，無異於車輪上的軸心，而又適在米蘇利（Missouri）及墨西哥必（Mexico）兩大河之交口，水陸交通不得不匯集於此，加以氣候適中，既不如芝加哥之嚴冬長夜，又不如紐約之盛夏酷熱，聖羅易斯之冬夏較短，而春秋宜人，氣候較長，這亦可算得「得天時之利」。如果我們願意的話，還可以加上「人和」一

端，無疑的，我們認為聖羅易斯人士非常和氣，雖然地近南部，而毫無南方態度（美國的南方態度亦是一種「貴難得」的複雜情緒，以下如有機會，可向讀者另作報告），較之芝加哥人士之親善友誼，不相上下。天主教徒約佔全市人口之半數有強。我此次來聖羅易斯的目的，是為我國救國捐款，並為祖國作反共宣傳，一方面亦有直接洽談我國青年醫師來美加入最新式醫院實習服務，以增加彼等之學識與技術。在各方面皆有相當成功，較預料中所企望者尤佳，這也是我們應當感激聖羅易斯人士之一點。如此，則「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全備，自然聲望當高過別城了。

第三個理由是「建設之豐富」：聖羅易斯的房屋比較東方各大城市更為藝術化，街道上千篇一律的方形房屋是很難找到的。普通而論，每宅房子有它的特式，和鄰室不同，因此在變化千萬之中，遊客住了能得到一種賞心悅目而富有藝術風味的快感。這是在紐約和芝加哥所不很容易得到的。聖羅易斯的主教座堂，是全美國名的偉大建築品，其華麗雄莊，堪與羅馬及意大利各名堂相比擬，故由建築工程一點而論，聖羅易斯亦得享盛名。

第四個理由是「棒球」：美國的國術（National Sport）是一種在我國最流行的運動。且下雖因我國青年之「美國狂」而似有起色，然而起碼還得鼓吹十數年方能稱為流行。在美國，則棒球已成為社會生活要素之一，我們敢說若是一旦沒有了棒球，美國便不成為美國了。據這一點說來，那本如果一個美國城市而沒有高級組棒球隊（Major League Team），任憑他如何地大人物，人口衆多，總不能稱為標準美國大城市。為了這個理由，西岸的落山磯及舊金山幾次三翻的請求加入最高組連隊（Major League），不過至今還沒有得到批准。反之，聖羅易斯的兩個棒球隊，皆是最高級連隊，一屬國



全 美 聞 名 之 聖 羅 易 斯 主 教 堂



麥克阿尼橋

之重要性，那才自然不能把聖羅馬斯作為美軍中第二名城了。

三 九日訪問雜記

我第一次到聖羅馬斯是在兩年以前的六月七日，那時候我從加利福尼亞省南部的聖地亞哥 (San Diego) 駕汽車返芝加哥，在聖羅馬斯祇留一宿，參觀了主教座堂 (Cathedral) 及其他數座著名建築，即如加向芝城進發，因此對本城印象不深，無甚感想可言。此次來此前後共九日，天天駕車參觀各區，拜識人士，得益匪淺。茲為便利起見，將所得印象與感想按九日行程敘述之。

第一日 星期六

文萃月刊 新一卷 第十一期 美中第二名城聖羅馬斯訪問記

聖羅馬斯 (St. Rose) 係一屬美滿組 (Merced) 縣，兩隊皆有相當聲譽。在一九四二年，聖羅馬斯的兩球隊在兩組中均獲冠軍。其國家組之紅鳥隊 (Red Birds) 遠獲冠軍三年，迄今仍為本組中較強者。聖羅馬斯居民，莫不以此為榮，每引以自豪。美國城市之有兩組球隊者，祇聖羅馬斯、芝加哥、紐約、波士頓、費拉代爾費亞五城而已。在美中國祇有芝加哥與聖羅馬斯。吾人如能獲得棒球對於美國社會生活

四月二十日，星期六上午十點由芝加哥乘火車出發，當時天氣不甚佳，略有陰雨，然車時不壞，即見青天白日，在刺骨水泥所築成的各式公路行駛，雖則速度達到每小時六十五英里，也不必擔心車地過於得心，大可欣賞初春的青枝綠葉，呼吸一些鄉下空氣，為久困於城市稠密中的我，這實在是一種愉快的解放。下午一點半到伊利諾斯州都本(DeKalb)縣(意)，午膳後，輾轉向西前進，三英里已行近目的地，開始發山繞路，直線式的平原公路，忽然變成九曲，時上時下，行車速度，減至每小時四十英里左右，如此急旋者約半小時，即至墨西哥西必河(El Rio Grande)沿六十六號聯邦公路 (U.S. Highway 66)，見有偉大橋樑一座，大部已竣工，然該橋所橋跨之地，既無河流，又非山嶺，乃是一片平原，草木叢生。一時不見其中自由，深以為異，後來問明，方知其真相，原來因為墨西哥西必河之淺水淤積，美政府已議決在其近旁開一河，以利水運，為經濟上以及運輸手續上之便宜，故決定先造橋然後開鑿橋下之運河，可謂先造橋後造河，在美國建築史一亦為絕談之一。在我國或許尚有一般人不信此，而以爲肥者造橋生事，大受山海經呢！

過墨西哥西必河即至聖羅馬斯城。從石鐘橋 (Stone Arch Bridge) 視車過河，當付過橋費美金二十五分，美國此類橋樑甚多，較長較大之橋往往收費半元，目的在收回建築成本以及補助修理費，如此則該項費用不由普通納稅者埋負，而專由旅行者指撥，亦可謂合理之舉。車到聖羅馬斯市界止是下午四時，即向市區西郊之大學城 (University City) 進發，大學城為聖羅馬斯附村 (Annexed Village) 之一，事實上可視為聖羅馬斯之住宅區，普通而論，在彼居住者皆為中產階級，故街道清潔，房屋秀麗。我此次應該城密德聖母堂本堂神父之請，特來此講述中國傳教情形，是晚即宿該堂司鐸住宅。

第二日 星期日

四月二十五星期日，密德聖母堂共有彌撒六台，自晨六時至正午十二時，在每台彌撒中由余講述中國教務情形。下午至大德院參觀，院中有中

國修士二人：一位是北平總教區田大福總樞下之王秀谷修士，現在神學第四年，不久即將晉陞司鐸神品；又一位是河南信陽教區張主教屬下之李燦然修士，現在神學第三年。在美國修院之中國修士，王李二位外，尚有本總會士三人，以及南京教區之張謙若修士，（現在波士頓聖若瑟大修院（St. John Seminary, Boston），共計六位。我以為在目前我國正開辦修院的時候，不如多送幾位有才德的修士來美入大修院。美國修院當局，似乎頗為歡迎，一方面為我國聖教之將來前途，我們亦正須要留美人材呢！因為有了院長神父的誠意歡迎以及王李二修士之殷勤招待，我就決意留宿於修院，把它當作我在聖羅易斯辦事的大本營。

第三日 星期一

清早便去訪聖羅易斯大學（St. Louis University）的教務長藍英納神



市 政 府

父（Rev. Richard S. J.）他於去年到芝加哥時和我認識了的。聽了他的辦公室，不及三言兩語，他便說：「今天晚上八點鐘，請你向我們的學生演講」。我當然不能不答應。其實我的主講，是任何團體來請演講，絕不推辭。否則豈不是白白地錯過了為國宣傳的好機會麼，所以我馬上口答應；但是我的老脾氣是先要知道聽衆的心理背景，故此便問他是否全體學生或是某一科的學生。他說：全體學生是不可能的，我們全校現有

一萬四千學生，我們至今還沒有相當大的禮堂以容納全體。

今天晚上來聽你演講的是經濟系及政治系的學生，他們皆想知道一些關於中國內政及經濟的現狀，當然最注目的是中共問題，……然而這不過是第一個演講呢。明天晚七時請你在我們的無線電台上演講。後天晚八時，請你向本校的公教進行會演講。星期五晚上無線電台上還要請你演講一次。你既然難得來到聖羅易斯，我們決不可錯過好機會。」這一席話也不能算為出乎我意料之外。因為我到東到西當是忙中加忙的，不是外國人請我演講，便是旅美的中國人要我幫忙。在可能範圍之中，我總是樂於服務的；不過，有時亦覺得力不從心，感佩等洋興嘆而已。既然我沒有拒絕了他的要求，藍神父便很高興的引我參觀了該校的主要部份並告訴了我關於該校種種趣聞。該校為耶穌會神父所首辦，因地取名，稱做聖羅易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Louis）（耶穌會大學之以地名取名者頗多，例如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Fordham College 等等）依學生人數而論，現在天主教大學中居第二位，僅次於芝加哥之保祿大學（De Paul University），該校之無線電台開名全美，而今年春季該校最光榮之一舉，即是該校籃球隊之榮獲全國大學冠軍。當時我們已走近了許多樓層的半圓形軍用營房。藍神父指著說：這是我們新添的教室，因原有教室不足用，故此我們買了軍用營房作為教室，頗合用，教授及學生皆稱滿意。這也是美國房產期中的極有現象。那天晚上我給學生們講了一個鐘頭，而他們對中共問題非常有興趣，許多人有意願舉出，我直到夜十點半，方才得脫身辭出。

第四日 星期二

今天上午，去參觀了聖羅易斯大學的醫學院，該院亦為美國著名醫學院之一，有醫院六七座，可供學生實習及訓練之用，規模宏大，設備完全，我祇希望我國的醫學院，能及得上它的一半已很好了。該院現有中國醫師一人，即上海沈會永醫師。沈氏以去年春由田樞機及于總主教之介紹保薦來此加入小兒專科。即今年底可得專家證書，上海天主教醫師中之得此等專科證書者，恐當以沈氏為第一人，可慶可賀，將來返國必有一番特殊

賈獻也。醫學院長普天雷神父 (Father Schmitt, S. J.) 因病在醫院不接客，然舉例優待，特約下午二時去其病室拜見之，因為我也有一切需要和他商洽，這事亦是毛振翰神父的海外留學生服務社相托的，原來是要求聖羅易斯的公教醫院收留我國青年醫師爲實習醫生 (Intern)；未談數語，蕭神父即一口答應，然詳細節目，當與其助手白羅醫生 (Dr. White) 商議決定，於是我再去找白羅醫生請談一切。白羅醫生爲人得細心，顧慮到各方面的問題，終於我們決定了十幾條綱要，一方面由他負責向美國醫學會請求同意。(因該公會常反對收用外籍醫師) 另一方面由我親自去各醫院活動。因此我在此後數天中，費了不少時間奔走各醫院之間，結果總算得了四個位子，真是談何容易。現在國內尙有一般人，以爲美國是黃金滿地，隨手可拾，獎學金或實習醫生額位是推來推去無人要，那祇得請他們自己來美一試。是夜如赴電台演講，仲述中共與蘇聯之密切關係，責斥赤色宣傳之荒謬。亦可謂略盡國民之天職。

第五日 星期三

今天是和友人預先約定了的參觀森林公園 (Forest Park) 之日。森林公園佔地一千四百英畝，爲聖羅易斯市內最大公園，(紐約之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佔地二千四百二十五英畝) 內有動物園植物園，藝術館，露天大戲園 (Open Air Opera House)，高爾夫球場，游泳池等等，應有盡有。聖路易人士每以此大公園之設備引以自豪。然而尤其使我注意的一點，是清潔整齊，凡到過紐約之中央公園者，皆知該園游人叢集的地方，必是滿地花花綠綠的果皮，花生殼，麵包紙，冰淇淋紙，汽水瓶蓋，新聞紙等等，凡在垃圾桶內所找得到的東西，皆可在該公園之人行道上發現。所幸該公園面積廣大，所以還不難找到一片乾淨地方坐下。可是聖羅易斯的森林公園，真是有名有實的兩惟清淨，游人較少，或許是一個理由，然而無論如何你也不能否認聖羅易斯市政當局之注重清潔以及市民之愛護公共衛生。市中街路亦比了紐約和芝加哥清潔多了。再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即是在十年前發起的禁煙運動，那禁煙運動和我們的禁煙運動

文 藝 月 刊 新 一 卷 第 十 一 期 美 中 第 一 名 城 聖 羅 易 斯 訪 問 記

頗有風牛馬不相及之概。我國所禁的是鴉片，而聖羅易斯禁煙之對象是烟由上口倒出的煙灰。凡爲工商業及交通中心的大城市，皆免不了煙灰致空，每屋不見天日；例如芝加哥的市民，非在傾盆大雨之後，難見青天白日。太陽有時能透過那陣煙雲而照到芝加哥的馬路上，然而那青天是最難見的。(除非你走出市區十英里)。芝加哥和紐約的天常是灰色的，雨水是黑的，因爲每滴雨水內藏有大量煙灰，連白雪也置在是黑的，雖則外表雪白與山野之雪無大異，然而如果你存了一袋雪，搬入室內，等它溶化了，你就能見到一盆黑水。愛清潔的人，在芝加哥或紐約當每一點洗淨手一次。聽說十多年前在聖羅易斯，亦是大同小異，那禁煙運動之辦法，是將工廠改用電力，爲原動力，禁止用煤火車駛入市區，在離開市區五英里以外，一切火車頭常停止進行，改用電車頭推入市區。這禁煙運動，費去了市政府經費數百萬元，然而其結果是值得稱讚和欣賞的。我在聖羅易斯的九天之中，天天能見到青天白日，這亦是關心我國市政的人們所應當及早注意的一點，雖則目下我國各大城市之煙灰較之芝加哥，和紐約仍是笨重一般的程度，而同時亦希望我國政府和交通能發展到紐約和芝加哥當晚，我又去聖羅易斯大學，向該校公教進行會演說中國教務現狀，頗蒙濟濟滿堂，發問頗多，足見興趣濃厚，至十點半，不得不辭出，並非興盡而散。

第六日 星期四

上午拜見了當地主教及傳信部主任司鐸，下午同王李二修士夫市立醫院 City Hospital，見沈沈會水醫師，沈氏原在聖母醫院 St. Mary Hospital 任住院醫師 (Resident Doctor)，現移居市立醫院數日，特別研究嬰孩傳染病，這亦是聖羅易斯大學醫學院特別科目之一種。以沈君之努力及用功，將來這國設備必能妙手回春，造福社會。我們談了一些上海消息即別開出。沈君新近買了一輛 Oldsmobile 汽車，故他說不久將駕車來芝加哥一游，贈了市立醫院，我們即在本城南各大道道駛了一會兒，南部不及北

部之繁潔，市民多半爲黑種人，然而比起了紐約和芝加哥的唐人區，則乾淨多了。旋即返修院晚餐，飯後又去華盛頓大學 (Catholic Washington Univ.) 的牛孟學會 (The Cowley Society) 演講。凡天主教學生之在國立大學求學者，皆有牛孟學會之組織。牛孟之名，取自英國著名文學家羅機士教牛孟，彼少壯時爲英國普及教牧師之中教牧者，後因誠心研究宗教道理及歷史，乃感情前非，歸奉天主教，其道德學問，迄今仍爲英人所稱道，即普及教人，亦較之佩之。牛孟學會之宗旨，是運結天主教學生，使能相助爲善，保守信德，勿受國立學校之唯物主義之毒害。該校牛孟學會之指導司理，便是羅德聖母堂之副本堂神父，故在我初到聖羅易斯之第一天，他已要求我作這個演講了。牛孟學會會員有二百餘人，會堂不甚大，故亦可稱濟濟一堂，結果不出預料，一如其他晚上演講，非到十點以後，不能脫身，退回修院已幾乎十一點鐘了。修院常例是十點鐘關門的，這幾天來他們爲我而破例，使一修士守門至余返修院乃鎖門。



美蘭籃球錦標冠軍

第七日星期五

上午去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院長福爾醫師 (Dr. Robert Moore, M.D.)，理由是因爲有一位由毛神父選送的女學生，今年將在聖德肋撒大學 (St. Therese) 醫科科畢，實在無法加入，譬如芝加哥之羅耀樂 (Loyola) 大學醫學院，今年祇能收新生八十八人，而報名者竟有四百人之多。該院院長萊神父 (Mr. J. J. Leary, S.J.) 專得與余知已了，然亦愛莫能助。報稱第一我們的八十八人早已在二月間選定了，而且已經公佈姓名，故此決不能更改。挑選之法是最公平的，即先在四千人中選出一千成績較優者，請他們來參加會試，然後以最嚴厲的限制選取八十八位成績最好的。「禱路」是我們不能顧及的一件事，雖是極端主義介紹，我們亦不能單因介紹而收錄，必須考試成績在最先的八十八名中方可中選，這是最公道的辦法，沒有人可批評我們，我們亦很喜歡這個辦法，因爲這樣能把我們的水準線提高不少。目下中選者之平均分數，實在九十五分以上，可謂爲人傑地靈，爲學校之聲譽不無小補。中國學生若能勝過他人，於合考而中選，則我們必定歡迎，否則真是愛莫能助。第二，美國政府很注意於外國學生入美國大學一事。有一部份政府人物，以爲美國大學當先爲美國公民權利，故彼等不讚成外人學生來此佔去本國人之學位，尤其在醫學院中，因美國且下亦缺乏醫生也。第三，大部份青年之來會考者爲退伍軍人，美國政府是極力主張退伍軍人入學優先權的，中國學生當然沒有此種優先權的，故此在成績相同的處境中，學校當局亦不得不尊重退伍軍人優先權，而將無此優先權者淘汰。再有一點，即獎學金問題，本學院現獎學金，而在目下情勢之中，亦不能有獎學金，故來就學者必須繳納全部學費云云。最後萊神父告我，以國立大學醫學院報名者較少，收納成績之水準線較低，約平均八十餘分即有希望，故不如向國立大學一試。我此次來聖羅易斯，先向聖羅易斯大學醫學院打聽消息，發現了和芝加哥羅耀樂醫學院相同，而且尤加上一個問題，即是該醫學院不收女生。故此我便在昨夜牛孟學會中探得了一些消息之後，今晨即來一試幸甚。羅醫師爲國立醫學院院長，然亦並非宗教徒，彼稱國立醫學院學不及天主教醫學院之機擠，然亦並非空虛，報名者亦往往數倍於學額，然投考方面確實比天主教醫學院容易一些；不過可惜今年的投考已結束，人選已定；然若於下學期開始是即來報名，則來

上午去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院長福爾醫師 (Dr. Robert Moore, M.D.)，理由是因爲有一位由毛神父選送的女學生，今年將在聖德肋撒大學 (St. Therese) 醫科科畢，實在無法加入，譬如芝加哥之羅耀樂 (Loyola) 大學醫學院，今年祇能收新生八十八人，而報名者竟有四百人之多。該院院長萊神父 (Mr. J. J. Leary, S.J.) 專得與余知已了，然亦愛莫能助。報稱第一我們的八十八人早已在二月間選定了，而且已經公佈姓名，故此決不能更改。挑選之法是最公平的，即先在四千人中選出一千成績較優者，請他們來參加會試，然後以最嚴厲的限制選取八十八位成績最好的。「禱路」是我們不能顧及的一件事，雖是極端主義介紹，我們亦不能單因介紹而收錄，必須考試成績在最先的八十八名中方可中選，這是最公道的辦法，沒有人可批評我們，我們亦很喜歡這個辦法，因爲這樣能把我們的水準線提高不少。目下中選者之平均分數，實在九十五分以上，可謂爲人傑地靈，爲學校之聲譽不無小補。中國學生若能勝過他人，於合考而中選，則我們必定歡迎，否則真是愛莫能助。第二，美國政府很注意於外國學生入美國大學一事。有一部份政府人物，以爲美國大學當先爲美國公民權利，故彼等不讚成外人學生來此佔去本國人之學位，尤其在醫學院中，因美國且下亦缺乏醫生也。第三，大部份青年之來會考者爲退伍軍人，美國政府是極力主張退伍軍人入學優先權的，中國學生當然沒有此種優先權的，故此在成績相同的處境中，學校當局亦不得不尊重退伍軍人優先權，而將無此優先權者淘汰。再有一點，即獎學金問題，本學院現獎學金，而在目下情勢之中，亦不能有獎學金，故來就學者必須繳納全部學費云云。最後萊神父告我，以國立大學醫學院報名者較少，收納成績之水準線較低，約平均八十餘分即有希望，故不如向國立大學一試。我此次來聖羅易斯，先向聖羅易斯大學醫學院打聽消息，發現了和芝加哥羅耀樂醫學院相同，而且尤加上一個問題，即是該醫學院不收女生。故此我便在昨夜牛孟學會中探得了一些消息之後，今晨即來一試幸甚。羅醫師爲國立醫學院院長，然亦並非宗教徒，彼稱國立醫學院學不及天主教醫學院之機擠，然亦並非空虛，報名者亦往往數倍於學額，然投考方面確實比天主教醫學院容易一些；不過可惜今年的投考已結束，人選已定；然若於下學期開始是即來報名，則來

容必能加入投考；本人在可能範圍中，必盡量相助，云云……我把這些情形寫出，是國內青年學生，知道來美入醫校之不易情形，而決不要誤以爲手辦文的海外學生服務社，不願幫助醫科學生。

在華盛頓大學所設的臨診所內，尙有一位上海且屆畢業生董醫師，在彼服務實習。我在上海見過董醫師一面，此次乘便亦去訪他一下。他在內科部服務，工作頗忙，不領薪水，而一切衣食住行皆自費，真是上海俗語所稱「自吃飯，沒工錢」，他想在七月初赴法實習，在彼可得較佳之待遇。

下午又到了聖羅易斯大學去，因晚七時尙在該校無線電台之「耶穌聖心」播音節目 (The Sacred Heart Hour) 中演講。先把電台參觀了一下，覺得設備非常新穎，雖說地方不大，然電力甚富，爲本城大電台之一。除廣播以外，尙有最新式之 *Preaching Apparatus* 播音，(我國現尙無此種播音，我亦不知我國是否已有通用譯名) 更有強大之短波機，播送全世界。上海英國領事館內之電台，每晨七時三刻，必轉播此地發出之「耶穌聖心」敬禮節目。現在此節目，已有五百餘電台每日轉播，聽衆當在百萬以上。電台主任梅神文 (Carmel Mary, S. I.) 給我說：「周神父，你今晚的演詞，將由長波，短波及 *M. W.* 三種波長播送全世界再由五百多電台先後轉播給百萬聽衆，大約你以前未有過類似的經驗吧！」我說「確實的，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我希望在上海的親友能聽見我，可是既無事前通知，不敢奢望。」梅神父又告訴我說「本電台新築成之 *W. J.* 播音天線，是聖羅易斯全城最高的建築物。交談不久，播音時間已到，我們即走進播音室，室中祇我們三人，(另一位爲節目報告員) 播音共十五分鐘。我本來預備的演詞太長，故不得不裁去一半，據其大要而述之。後來據鄰近旁聽的女人稱，演詞大體頗佳，並無臨時構成之現象，這亦可算幸運的一件事。臨行梅神父又說：「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建築第一電視播送台，落成之後，當觀衆來作電視演講」。

第八日星期六

文 藻 月 刊 新 一 卷 第 十 一 期 美 中 第 二 名 城 聖 羅 易 斯 訪 問 記

今天早晨去參觀了臨近大修院的萬白斯得女校 (St. Clare College)，校中有中國女生二位，一位是生於新加坡之蔡佩李如鍾女士，已在該校一年餘；另一位是最近隨手神父到美的沈曉梅女士，我們雖是初次見面，然因有「天主教留美同學錄」之介紹，而互有認識，並不是陌路相逢。由李女士處得知在聖羅易斯尙有另一天主教女子大學，名爲瑪利城大學 (Maryville College)。其中亦有中國女生一名，來自上海聖心女校者，然後等原籍廣東，不通國語，聽語亦不過相知幾句。我們便去會見她們，相談約一小時，希望在「天主教留美同學錄」再版時，能有她們的照片和履歷在內。因爲沈女士方從上海來，未有機會參觀聖羅易斯名勝，故我們同去參觀了著名的主教座堂 (St. Louis Cathedral)。回到修院已快到晚飯時間，飯後向修院生演講，九點半結束，即往聖利伯納理本堂下榻 (St. Thérèse Convent)，因明晨將在彼演講也。

第九日星期日

聖利伯納理本堂，每主日有彌撒六台，自晨六時起至中午十二時，我的任務是在每台彌撒中護道，到下午一時完畢。稍事休息後，即當聖羅易斯面向依里諾依省 (Illinois) 首都春田 (Springfield) 進發，因當聖羅易斯城傳訊部主任司詳。這攝，我的訪問聖羅易斯就在忙忙碌碌中結束了。匆匆而來，在忙忙中辦了一些事，又匆匆而去，這便是我現在在美國的生活。(完)

朋 友

你若滿意，
請多介紹！
你若愛護，
請多指教！

天主的「買辦」

翔標毛

買，賣，這兩個字原是交易的意思，講到買或賣，自然包括買或賣的行為在裏面，「買辦」就是替人家經理各項交易，也就是介紹買和賣的一種職務，任何物品的交易，多要經過買辦的手，當買辦的也都很熱心地替人家去經理，使買方和賣方各獲得他所需要的物品或金錢，才算是盡了他的責任，他是買賣兩方中間必須的一種人物，否則交易的機會便會減少，甚至於沒有了。天主主要將他的愛傳佈給世界上每一個人，使世界上每一個人認識他，愛慕他，服事他，然後永遠享受他的福樂，這中間也需要一種介紹人，像一般買辦的熱心去盡賣介紹，這似乎可稱為天主的買辦，這種買辦，無疑是我們天主教每個教友所應該擔負的最重要的使命了。

一切物品的交易，買方總是要求物美和價廉，而賣方也無不以此為號召，可是世界上那有絕對美好的物品，縱或比較美好一點，也不過比較方面的美好而已，而這比較的美好是不能滿足我們人類的慾望的，此外，這世界上的物品在獲得了之後，還帶給人們許多顧慮，能够保險不被歹徒劫奪嗎？能够讓人死了也帶去嗎？這種暫時的持有，終於算不得是自己的物品啊。所化費的代價，即便是很廉，也值不得，而況未必能呢，因為我們看到一般人對於獲得物品以前的企求和以後的保管，苦心經營，日夜焦慮，患得患失，以致終不安眠，食不甘味，這豈不是很大的代價嗎！為這樣的物品，費上如許代價，不是太失算了嗎？

買辦為他的責任起見，無論經理那一種物品，一定要隨時隨地儘量的讚揚那一種物品的怎樣美，怎樣好，極力的宣傳，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吸引人心，目的

祇在推銷那一種物品，買的人還以為自己極靈的精明呢。

天主的愛，是眞善美聖，是永久的，他愛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可是世界上的人不是每個都愛他，若是你接受了他的愛，他便時刻給你增加恩愛，即或你犯了過失，只要你真心痛悔，定改，不再犯，他便忘却你一切的過失，繼續愛你和從前一樣。以至於永生。天主是全能的，他不需要人們任何供給，祇要人們表示他的愛。我們已享受到天主的愛的人，應該遵守天主告訴我們的事，那就是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這也就是守天主的十誡。遵守這十誡就是我們得得天主恩愛的代價，也可說是我們買天主恩愛的價錢，這價錢的化用，却與化用金錢不同，用金錢去買物品，只有物品，不能再有金錢，而以遵守天主十誡來買天主的愛，便得天主的愛，而十誡却更容易守，同時十誡的福佑也愈豐富。因此可說買天主的愛的價錢，並不會化出去，而且愈積愈多了，這種一舉而兩得的買賣，為什麼這末多的人倒不肯做呢？總因為缺少了買辦的介紹啊。

我們做天主的買辦，和一般的買辦絕對不同，一般的買辦是受人家委託的，天主的買辦是自動的，一般的買辦不管他所經理的物品的買地怎樣，一味的誇大稱讚，是不容查考的，天主的買辦却是根據是非的分別給顧客說明是非，決不有所含糊或欺騙，因為真貨不怕人檢查，所怕的却是人不去考察，所以天主的買辦繼續努力設法，使各等顧客對於他所經理的買賣都樂於過問，為達到這目的，一般買辦的宣傳技術是可以採取的。雖然過去我們天主教的教友也曾廣泛地推行教義，而教義何以那樣稀少？就因為宣傳教義的方法不及買辦式的宣傳技術啊。還有買辦的精神也是可取的，你看一般的買辦對於宣傳和推銷的工夫，是始終不斷的，儘可開始的時候毫無效果，但是並不灰心，非達到目的決不中止，因而，久而久之，終於推銷掉他所經理的物品，購得了他的錢，這一點尤其是天主的買辦所應該效法的。

一般的買辦是為區區的佣金而出力，天主的買辦是為永遠的眞福而出力，這永遠的眞福是無限的代價，而我們所出的力，所受的辛苦，都是有限的，以有限換無限，以暫時的辛苦換永遠的安逸，以現世的短命換未

來的永生，這樣的有利事業，絕非一般的買辦的區區佣金所能比擬於萬一，爲什麼教友們不肯做呢，還是不會做呢？

要做個天主的好買辦，事實是很簡單的，惟最要以身作則，自己不正，何能正人。你只要時時處處替天主做廣告，這廣告就是給一切的光榮與天主，承認一切的失敗屬於自己，爲推過這天主的廣告，我們認爲愛天主的人只要忠心實踐天主十誡的遵守，聖教四規的滿全，努力立起好的表樣來，表樣的够不美好，就是廣告的沒有力量，買辦的成績百分之百是以廣告的成功與否而計算的。

記得筆者在美國時，有一次華盛頓的華僑請我吃飯，我入席前恭畫十字架架就，默念飯前經，引起了同席者的注意，而使大家都詫異地問我，那是甚麼意思。乘這機會，我便告訴他們說，是祈求天主祝福這酒席，使用者能因此多得神身裨益，而不犯貪婪的毛病。他們復問我會否替他們祈禱過？我說，大家既同吃這一頓飯，當然也同樣獲得主佑，於是大家閉心禱了。過了兩個月之後，因事復到華盛頓，當時請我吃飯的朋友中，有幾位會參加過前次的宴會，他們居然在我未念飯經以前，自動的請我教他們如何祈禱，而使這飯食能多予健康，不致傷腸傷胃，這足證爲天主做廣告的收效之一吧。

還有一次筆者到紐約去，那地方的中國領事及華僑領袖席席公宴，席中實費很多，其時適逢耶穌受難的日子——禮拜五，遵照天主教的規矩是應該守齋的，我便囑咐侍者，替我預備一份沒有肉類的蔬菜，主人知道了，立即向我道歉，說是時間還來得及，就開照飯店裏的樓房，重行配菜，一頓即將肉類免除，入席時並向大家說明：「今天我們的餐費——手神父給我說，因爲今天是禮拜五，紀念耶穌爲救贖人類的聖日，依照天主教的規定，不吃肉類，以表示與耶穌分受苦難，並顯出感受耶穌的心情，所以我們大家都不能見有肉吃，想請位不會見怪吧。」大家也都樂意。這固然是賢主嘉賓尊重客的意思，也可見習俗不是不可以移易的，並且下次我再到這家飯店去進膳，侍者一定先要問我今天是不是齋期，可不可以吃肉，更足見一舉一動，人家都是注意的，時時處處都可宣傳天主教義的。

筆者曾經奉命到芝加哥華僑區去傳教，這地方的天主教是剛開發的，我有一次訪問一個華僑的家庭，按了門鈴許久，才有個小孩子來開門，他說爸爸出去了，媽媽病了睡在床上，於是向我傳說，你媽媽生病是多麼可憐呀，我是特地來看他的，小孩子進去告訴了他，他勉強地扎起身子出來見我，那一種喜歡和感激的神情，真是描寫不出，他對我的三個小孩子說，「天主的愛果然是博大啊！我病了這樣久，不會有人來看過我，毛神父對我個這樣的關切，這不是天主的恩愛嗎？孩子們記著，下次主日要到神父那裏去受洗，從神父學道理。」因著那次友愛的訪問，天主後來竟寬賜那全家得受領聖洗的恩福而進入了天主教。

上面我所提出的幾個例子，不過爲證明顯揚天主的光榮，是在任何小事上都可以實踐的，而且只要我們誠心誠意的去做，天主是都會幫助我們的，以傳授他的愛與人類，這也可以實在的說，做天主的買辦是最容易的事，而且只要我們肯做，是必可收效獲利的，既然如此，任何愛受天主聖愛的人，換句話說，凡是天主教的教友，都應該在他的日常生活上，無論做什麼事也無論在何處，樹榜天主降生救人的厚意，揭發天主渴顧人得救的苦心，若不如是做，則不堪稱爲一個真實的教友，而且還證實他是個辜負義於天主者！（原載上海中央日報十月五、六日）

日人試驗肺結核特效藥

日本東京之提煉物與數種新藥物則試驗，以便作爲可能治癒肺結核之特效藥，美醫師柏格稱，藥劑中之提煉物名「養發劑」在上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在日本首次提煉成功。柏氏在密執安大學向美國化學會藥物組所主持之第一屆全國藥物化學座談會稱：該項提煉物，開對於肺結核有特效。但美國對於此種研究方在開始階段；目前尚未獲得結論。彼稱查察之提煉物中，備有發開幸有希望成功。

文 教 消 息

原 子 時 代 的 婚 喪 儀 式

(本刊訊)內政部最近因前朝婚喪儀式暫行辦法及民間遺傳會儀式，集團結婚儀式等歷時已久，不盡適於原子時代之用，故已對原有儀式予以修正，呈報行政院核准實施。茲規定婚喪儀仗辦法如下：(一)婚喪儀仗除經政府特許者外，不得選用國旗或軍警歡迎，不得用含有封建色彩或迷信性質之儀仗。至於儀仗用具執事人數，除別有規定外，由地方主管機關酌當地情形習慣訂定。儀仗所用音樂樂譜或牌名，應由地方主管機關分別鑑定，不可混用。(二)迎親出殯，均應事前呈報地方主管機關，領取通行證，由婚喪儀仗主持人隨身攜帶，出示沿途崗警。(三)婚喪儀仗之行列，須服從警察之指揮。(四)各地方主管機關，得斟酌地方情

形，訂立施行細則，呈報上級機關核准，並報內政部備案。(心)

發 掘 樟 樹 漢 前 遺 址

古 物

(本刊南昌通訊)樟樹漢前遺址石器，已據發現，計有石鎚石斧等古物。韓文獻會已決向中央請置發掘。老報人吳宗慈先生研究該項石器，認為漢前遺址，確有開挖之價值。(晏)

可 怕 的 氮 氣 炸 彈

(本刊華盛頓通訊)美國除原子武器外，尚有一種比原子炸彈更可怕的氮氣炸彈，係以大量氮氣分裝而成。此種炸彈，已在杜哈拉摩斯試驗成功，其威力較第一顆原子炸彈增強千倍。原子炸彈的原素，乃成爲一種普通的煤炸品矣。(安)

中 國 教 育 學 會 蘇 州

分 會 成 立

(本刊蘇州通訊)十月三日中國教育學會蘇州分會在國立社教學院舉行成立大會，通過分會直章，推選陳翰江，王鳳崗，王欲爲，馬星五，顧嶽中等五人爲第一屆幹事。是日決議：一、分組研究教育第四、五次全國會議應訂立之教育問題，推定陳翰江爲社教組召集人，馬星五爲高級組召集人，王鳳崗爲中教組召集人，吳增芥爲基教組召集人，王欲爲爲行政組召集人，古樸爲邊教組召集人，郭士英爲綜合組召集人。二、分組展開總會所建議募捐工作。(燕)

「北 京 人」失 蹤

(本刊東京訊)二十餘年前在北平周口店掘出之古生物學奇物——「北京人」骸骨，於民國三十年神秘失蹤。當時因中國局勢日趨惡化，擬將「北京人」運往美國保存

，故即以骸骨分裝ABC三箱，交於擬自蘇北撤退之美海軍陸戰隊，不幸是日珍珠港事變爆發，蘇北美軍被日軍拘留於秦皇島。「北京人」就在那時失蹤。復原局調查亦無結果，因不詳當時有關日期，及當時駐青島日軍之旅團人員姓名，和現住地址，故無法追查，最近中國駐日代表團請求協助搜尋此古奇物，盟總民產處理處答復稱：「根據目前所得情報，已無法作更進一步之調查……」，若果如此，「北京人」即與世人永別了。(晉)

畫 家 李 丁 隴 飛 美 麥

加 國 畫 展 覽

(本刊上海通訊)當代聞名中外之畫家李丁隴氏，近應美國舊金山中國畫社之邀請日前飛美，爲參加該社於雙十節與陰曆年主辦之中國畫展。李氏精研六法，對寫生更爲擅長，黃河汛漲圖，塞外沙漠寫生，千乘萬騎圖，錢江行勝圖，塞翁騎馬圖，鳳凰圖，繡像世界圖，以及成吉思汗遠征圖等，都是他的傑作。黃河汛漲，塞山騎馬寫生及成吉思汗遠征圖，是他先後出國展覽之作品。(誠)

國際青年軍女子保

障協會親見教宗

(本刊里昂通訊) 國際青年軍女子保障協會代表五百名於九月廿九日親見教宗必約十二世。教宗向他們提出警告稱：今日青年女子，假藉「摩登」的名詞，生活浪漫，實不勝悲摧與危險。教宗又稱：女子縱然大膽，總不能改其性別，而僅僅假充信仰宗教，也不能保護她不因輕率而致墮落與奴役云。(羽)

電教除購變壓器

(本刊蘇州通訊) 蘇州電化教育通過工作隊為充實施教器材，加強電化教育之推行，特籌經費向上海亞細亞電器公司訂製新製電壓變壓器一具。其悉該器在經製就，該工作隊已派員往運領運，日後該隊之施教工作，必將有更新之姿態出現。(燕)

滬衛生局主辦衛生

展覽會

(本刊上海通訊) 本市衛生局於雙十節假座重慶南路震旦大學舉

文 瀟 月 刊

新一卷 第十一期 文 欣 消息

行衛生展覽會，會期為一星期，歡迎市民免費參觀。內分解剖生理，病理，細菌，寄生蟲，傳染病管理，護理，婦孺衛生，學校衛生，口

衛生，環境衛生，工廠衛生，以及衛生教育，衛生工程，藥物等部門，去參觀的教員，學生，公務人員和商人，天天人山人海，可見此次衛生展覽會舉行之價值。(誠)

美超空堡壘裝新活塞

(本刊華盛頓通訊) 新型超絕空中堡壘，將裝製一種強有力的活塞與噴射器合併之引擎，名為M-54型，以便加強轟炸機之速度高度和航程。裝此新活塞之超空堡壘，航程為七千英里以上，高度約四萬呎。(安)

首都舉行科學展覽會

(本刊訊) 政府為提倡科學起見特聯合首都有關機關，學校，主辦首都科學展覽會。參加者計有教育部，國防部，農林部，交通部，水利部，工商部，衛生部，地政部，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十餘單位。(心)

棲霞山的寶藏

(本刊訊) 最近發源委員會隨

隊測勘處在京郊名勝棲霞山發現鉻礦。次生礦床之最近地面者，據估計約有數千噸原生鉻礦。礦量在未詳細探查前不能決定。依據地質的徵象，似乎相當廣泛。地質環境亦佳。此礦可能有重大價值。在淪陷時期，日人曾在此風景之區，發現鉻礦，當時開採的規模亦非常宏大。(心)

科學團體聯合會在京開幕

(本刊訊) 中華自然科學社，中國科學社，及中國天文，數學，物理，地球物理，地理，氣象，動物，遺傳等學會，於國慶前日假座首都中央大學禮堂舉行聯合年會開幕儀式，到會員二百餘人，由中大校長周鴻經主席，名譽會長翁文灝致詞，對科學在中國發展之歷史和所遇過之障礙敘述頗詳云。(心)

管喻宜黃獲獎學金

(本刊訊) 我國有名高音唱家管夫人，近獲聯合國文教組織獎學金。則管夫人已辦妥出國手續，擬於十月末旬赴法深造，預定一年後

返國云。(燕)

我國應徵聯合國招貼畫作品

(本刊訊) 聯合國彩色招貼畫徵集委員會，特向世界各國普遍徵求作品，題材規定以能表現出聯合國憲章序言中所謂之「促成大自由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為準。各應徵國家以出作品三幅為限。一等獎金為一千五百美元。遠東區徵稿事宜，由教部朱前部長家驊等組織評判委員會辦理。延稿迄今，共收到國內外應徵名將作品百數十幅。我國代表作品三幅(上海王逸曼，鄒冰如與廣州之歐傑)業經評判委員會選定。茲已封寄巴黎以備國際評判委員會作最後之選評(誠)

劉盛富發明「變用尺」

(本刊訊) 軍閥社職員劉盛富，近發明一種變用尺，該尺係以金屬與硬性透明膠製成，構造簡單精巧，攜帶輕便，該尺長一英尺，包括尺數繪圖文具等九種用途，對繪製統計表格致各種圖案製圖，均可應用，實為我文員界之一貢獻。工

四七

商部獎勵技術審查委員會已頒發卅七文字第九號審查決定書，特准專利三年。劉君刻正在準備設廠製造，以供各界需求。(心)

黃品發發明「里程

計算表」

(本刊上海通訊)機械師黃品發最近發明「里程計算表」一種，可裝在三輪車或人力車前產手左側，其中機件裝置於該車之軸輪上，車輪一經轉動，里程機上的長針即自行轉動。表面上共有十二數字，並有長短針各一，頗似普通鐘錶。長針每轉一週，表示已行一英里，短針每轉一週，已行十二英里。如當局訂定每哩車價後，乘客可免遭討價還價之麻煩云。(誠)

教育部設置僑生獎學金

(本刊訊)教育部為獎勵成績優異之回國升學華僑學生，特使精研學業起見，特設置僑生獎學金。關於僑生獎學金之保管支配權發等事項，由教育部及僑務委員會組織回國升學華僑學生獎學金委員會辦理。僑生獎學金每學期撥給一次，其名額及金額由該部會核定之。凡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各等以上學校肄業之僑生，學期成績各類均及格，體育及品行成績在乙等以上，並具中學或師範或專科學校主科學績優異的學生，均得申請給獎。但

適合受獎條件之僑生，應由所在學校於每學期結束後，造具申請給獎名冊，並檢附各該生學期成績單及華僑身分證明，彙集送獎學金委員會核辦。每年三月及十月，為僑生獎學金發給之期。如果受獎人之成績及證件有冒報假造等弊，一經查確，即當追回獎金，並予以相當處分。(心)

人造大理石的蘇維埃宮

埃宮

(本刊訊)在俄國即開始建築的莫斯科「蘇維埃埃宮」，至今尚未落成，這是一座碩大的摩天樓，樓頂矗立着列寧的大雕像將來精美成時，全宮將包括四萬間政府機關辦公室，六千多間寢室，和一個可容納一萬一千人的大禮堂。最近蘇聯發明了一種新的人造大理石，質地像花崗石一般堅硬。這種新的人造大理石，現正用來建築「蘇維埃埃宮」云。(燕)

以日本賠償設備充實職校

實職校

(本刊訊)教育界若干人士，曾向政府建議：以日本賠償設備，提出百分之二十，分發各省市作為充實或建立職校之用，俾得增加學生實習的機會。獲得實際經驗，和精確的技術。最近日本賠償物資第一批工具機七四六部中，教部分

準十二則

得五九四部，擬作如此分配：一、分配各地置製廠；計中央大學等十餘所。及職校置製廠；計中央大學等十餘所。在第二批試驗設備一六九〇件中，教部分得二二八件，預定發各校為研究試驗之用。這兩批設備，已先後運抵上海，由教部接收而辦理內部分配使用。此後如賠償設備中有適合學校實習使用者，由教部申請之核准，經賠償委員會商擬定而呈院核准，予以分配。(心)

火星上也有植物

(本刊訊)蒂霍夫教授，是蘇聯天文學家，他研究了多年火星上有無植物？現今他已證明：火星上原有植物，北極和高原地區所有之植物相類似。今夏蒂霍夫教授曾率領高原考察隊，赴陶山考察，在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高原上研究類似火星上所生長的植物的光學特性，如杜松、雪草、天青或深色的鮮苔等，研究結果，得知高原植物色彩，便於吸收光線，一半太陽熱度的長波光線，常經由紫外線和赤外線用光譜照相機和立體照相機給這些植物攝影時他們見鏡頭中放射出一種赤外線的那種彩色繽紛的螢光，這就是科學界從未見過的奇新現象。他們搜集了這材料，即刻在卡爾斯斯地科學院天體植物部中將加以精確的研究。(燕)

本年度民工工作標

(本刊上海通訊)九月末梢，本市民教館及浦東區西民教實地工作討論會，假市教育局會議室開會，主席李局長致開會詞，強調社教工作之緊要，時勸各負責人振奮精神，排除萬難，努力推進，配合環境，達到社教推動社會事業的目標，完成將總統的發達建國運動。提委彭彭處長孫科長相繼致詞，各館區別報告工作近況，並詳細檢討本年度市立民教館及民教實地最低標準工作，當經議決：健一星期內，各機關人員，經費，環境，分別編定本年度自十月至十二月的工作計劃，以便實施。至於最低標準工作：一、切實辦理民衆學校。二、酌量辦理普通或職業補習學校。三、設立民衆識字指導所。四、按期舉行通俗演講。五、收聽教育及時事播習並編貼壁報。六、依照部頒式致館每月中心工作實施要點，並舉辦各種展覽會。七、充實圖書設備，組織讀書會與市立圖書聯盟出借圖書。八、充實體育設備，組織各種球隊或國術團，並與市立體育會場聯絡，定期舉行各種競賽。九、倡導勤儉運動，擬審國民道德。十、舉行音樂會或公演戲劇。十一、按期放映教育電影。十二、倡導組織各種合作事業，如各種合作社等。(誠)

上海

恒 大 新 記 紗 廠

精 紡 各 支 優 良 棉 紗
紅 飛 機 牌 彩 飛 機 牌 成 功 牌

廠 址：上海浦東楊思南街二六一號

電 話 (02)74518

事務所：上海中正東路二六〇號四樓四四七室

電 話 19820 19872

文 藻 月 刊

新 一 卷 第 十 一 期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出 版

編 輯 者

文 藻 月 刊 社

代 表 人

主 任 陳 哲 敬

發 行 者

主 編 李 善 修

代 表 人

南 京 (七) 石 鼓 路 一 百 號
文 藻 月 刊 社

印 刷 者

毛 振 翔

發 行 所

南 京 三 茅 宮 倉 巷 十 六 號
中 華 印 刷 出 版 公 司

南 京 七 石 鼓 路 一 百 號
南 京 總 主 校 于 法 准

江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國字第三六九號
江蘇省政府第一類新聞紙登記執照第二五三號

上海 振興毛絨紡織廠

自紡 自織 自染 自整

◁採選上等原料 製造優良呢絨▷

三花牌 駝羊牌 將軍牌

廠址：徐家匯路491 電話：7387

事務所：寧波路70 電話：12693
1992
16011

上海 恒通紗廠

精紡各支優良棉紗

金元寶牌 金鋼鑽牌

廠址：南市機廠街68號 電話：02/70445

事務所：寧波路70號 電話：12693
15992
16051

本廠零售每冊壹元

1948 年

第 **12** 期



藻文刊月

林森



第二十二卷 第一期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羅馬傳大中國同學會啓事

敬啓者：過去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兵燹馬亂，朝不保夕之秋，大學全體師生曾許仁慈之母；倘大學得獲安全，程度艱難時，除敬繪仁慈聖母祭台之外，並於一九五〇年籌設聖像刊物等展覽會。感事既畢，果獲所求，今大學上下，爲盡所許之願，均積極工作，盡力籌備，各國同學均致函校友採集上項之徵求各物件。吾堂堂大國，豈可後人，故企國內之傳大校友，代籌聖像，及各種有關之圖片、刊物、書籍等，若時機便宜，敬希交與一九四九年來傳大之新同學帶下；如蒙惠助，不但我傳大之中國全體同學銘感不已，即在天之慈母，亦必爲我等及祖國祝福無量！

羅馬傳大中國同學會謹啟

投稿簡則

- 一、本刊係一綜合性雜誌，歡迎海內外學者惠稿；凡關社會科學、哲學、文學、書刊評介之作品，不論著譯，均所歡迎。
- 二、來稿篇幅請勿超過五千字。
- 三、賜稿請用有格稿紙，務懇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西文請用正楷。
- 四、譯稿請附原文；如不便附寄，則請註明原文題目，作者姓名，出版時間及地點。
- 五、來稿如附有圖表，請另以白紙用濃墨繪成附入，以便復版。
- 六、稿末務請註明作者姓名、簡歷、著作，及通訊地址，發表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
- 七、本社對來稿有增刪之權。
- 八、稿費概用現金，從優酬謝；於發表後奉上。
- 九、來稿經本社揭載後，版權即爲本社所有；作者如欲復留版權，請於稿末聲明。
- 十、未經選用之稿，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資者，可以照退。
- 十一、來稿請寄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女孫月刊社收。

年 聖
 禧 誕
 並 恭
 賀 祝

本社同人鞠躬

華 信 聖 物 社
 特 製

花樣新穎
 貨色齊備
 質料堅實
 金銀銅木
 沖象牙等
 一概俱全

聖牌，念珠
 十字架等聖物

銀鍍金銀心形
 聖心像牌牌形
 十字像尤爲
 美觀合用

地址：上海英租界二九九二號
 代售處：南京賢一〇一號

中國傳教士

中國天主教傳教士之英法文刊物

內容：中國現代問題論著、有關教會之
 文獻、報刊簡介、書評、雜錄與消息、
 教務紀錄。

自十月份起每月出刊

訂閱費：全年十二金圓（神職界另訂辦法）
 訂閱處：上海（二）岳陽路 107 號

上海大通仁記航業公司



TA TUNG NAVIGATION
CO. LTD.

適舒間房
到週務服
關報客代貨運

專營

輪快壳銅置自
正志隆鴻
大大大大

沿海線：各港埠

宜昌 安慶 九江 漢口
南通 鎮江 南京

滬漢線：

揚州 南通 江陰 口岸

滬揚線：

上海中東路中匯大樓五二四號 地址

電報掛號：〇二二三號

電話：八三五一號



(A)

文藻月刊

新一卷
第十二期

目次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反共戰爭的意義

下里德主教講
約 於 記

請華北人民團結奮鬥

作義軍軍於
總理長請辭

美國對蘇外交過去與現在

周幼諤

死灰復燃的節育運動

李善修

聖誕節考略

郭時敏

原始人原始與宗教

葉德禮譯

雷鳴遠老人抗戰記(續)

曉 星

伊詩寓言索

鄧及洲譯

我在美國聖蓋博大學

黃淪江

上天堂的車票

毛根翔

文教消息

(二七)



于斌總主教講

反共戰爭的意義

時 敏 筆 記

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中國天主教會文化協會在太平洋總會，舉行第六、七屆年會時，理事長于斌總主教主席，發表演講，分析說明反共戰爭的意義，喚起人類覺醒，而具高警覺。請詞大意茲略記之如次。

今日的世界是兩大變態對立的世界，今日之戰爭是綜合性的文化思想戰爭，世界性國際化的戰爭，也即是兩大變態的決鬥。一般人士：對當前問題，看得簡單，越趨不清，以為政府混亂便是國家禍，閉關之爭，不是莫明其妙，便是莫視忽略。共產主義的侵略，威脅當前整個世界和整個個人的非常事態，竟能與歷史上周文見憤的叛亂相比，局部內戰，何能概括整個戰爭的性質，因為認識錯誤；思想混亂，影響工作行動，所以造成了目前嚴重的局勢。

分別言之，反共戰爭：

一、政治方面：是反獨裁，反極權的戰爭。共黨一貫的作風，是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摧毀民主政治，實現極權政治，以無辜辭職專政，為實行共產主義之手腕，妄圖征服世界，赤化世界，以達國際共產之目的。獨裁、極權——獨裁便是極權——都不民主，凡是民主的人們，都該參加反獨裁反極權的戰爭。

二、經濟方面：反共戰爭是反集權制經濟的戰爭。共黨要摧殘自由企業，私有財產，剷除民生主義，取消一切私有制度。而在我們反集權制制的範圍裏，是要保衛私有財產，保衛自由企業，提倡以勞資合作共存共榮的方式，博取家給人足的生活。我們必須反對壓迫，反對統制。

三、社會方面：反共戰爭是反集權主義，保衛個人自由，人格尊嚴，基本人權之戰。共黨要集權支配一切，一切權利都要歸於集權，把人類當作機械，抹殺精神價值，把天賦給每個人的人權，自由剝奪淨盡。

四、道德方面：反共戰爭是反仇恨，反殘酷之戰，保衛傳統道德。我國傳統道德觀念，是以孔子所謂「仁」，和耶穌所謂「愛」為中心。共黨則專門以開離破壞人類之情誼關係為能事，把固有道德當了落伍退化的封建制度，提倡打倒老婦忠信禮義廉恥的訓導，實行殘酷鬥爭，殘酷即進行為。

五、思想方面：反共戰爭是反唯物主義的戰爭。保衛精神價值，精神生活；思想自由。共黨在思想上提倡「唯物史觀」，否認人的精神價值，把人類當作「物」來擺弄。

六、宗教方面：反共戰爭是反迫害，及反神論的戰爭。現在世界任何宗教都受著他們的迫害，在蘇聯的一切宗教，都受了迫害；在我國大多數地方的傳教士和教友，也都受著他們的迫害，他們所在摧殘宗教信仰，破壞傳教事業，多少教士教友遭受了集體的殺戮。所以我們站在宗教立場不能不反迫害，及反神論，以保衛信仰自由和宗教權利！

七、國際方面：就國際意識上說，反共就是反侵略，不過這個反侵略比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之戰更有意義，更為壯烈，儘去帝國主義是要征服我們的國家，侵略我們的領土；今日共黨的侵略不單要侵略我們的領土，征服我們的國家，還要根本消滅我們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所以我們對於頑皮重行時勢，不能不反抗，不能不從事於反侵略的戰爭。

歸納以上的分析，我可以明瞭，也應當明瞭今日反共戰爭，決不是簡單局部的內戰，而是複雜綜合戰，總體戰，無國界亦無家界的文化思想戰。坦白的說，就是自由與奴役之戰，光明與黑暗之戰，道德與罪惡之戰，精神與物質之戰。吾人處此兩大變態之間，是不容隱諱猶豫，超然而立的！故必須我全體教友及全國人士，提高警覺，堅定信心，加強宣傳工作，發揚公教精神，實踐基督思想，遵循聖教先烈為思想為信仰前仆後繼的犧牲精神，發揮效力，配合攻戰。于總主教再三呼籲認清目前的戰爭，強調以思想為出發點，武裝國民的意志，喚起精神的長城，思想的堡壘，各守崗位，人人為戰，再接再厲，反抗侵略；祖國、宗教之復興，世界道德、文化，人類自由幸福，才有保障。

...



傅作義將軍

請華北人民團結奮鬥！

十一月十二日北平紀念 國父八三誕辰大會，傅總司令作僑在會中講話，全文如次：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今天是我總理八十三歲誕辰紀念日，我們紀念 總理真誠無假慚愧。我們革命幾十年，到今天還不能完全實現 總理的主張，民生凋敝，國運頹危，實念及此，實不勝其感愴！

華北前途

與其說危機，毋甯說生機

現在華北每一個人心裏都感到嚴重的威脅，由於東北戰局的變化，會使東北的敵人宜到華北來，華北增加了壓力，我們檢討東北軍事的失利，不是戰敗，只能說是由於我們本身的混亂，並不能證明是匪軍厲害。共匪叛亂以來，我們部份軍事失利，部份政治失敗，誠然是事實，但都是失敗在本身的腐敗無能，使共匪得到局部一時的便宜，共匪能打擊腐敗無能，因為貪污腐化，就應該失敗。有人打他會失敗，沒有人打他也會失敗。但共匪的種種惡毒與殘忍，決不能戰勝我們民主自由與和平。在目前情勢之下，展覽華北前途，我認爲與其說是危機，毋甯說是生機。目前有困難，但我們却有更大的信心克服困難，渡過難關。從無數慘痛的血淚事實中，華北人民的認識已經提高了，對問題看的深遠了，了解的切實了，知道中國今日的混亂戰爭不是簡單的青浦內戰，不是政權的爭奪，更不應該是以保護舊門，保護特權，而是民主自由和平與樹權恐怖殘忍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鬥爭。只有樹權成功，中國人民才有民主自由，才能享受獨立自主國家國民的權利，才能延續我們良好的文化傳統，才能保持我們的倫常道德，和諧的家庭生活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如果共匪統治了中國，中國人民將不會再有民主，再有自由，把中國人民

關進監獄內，陷入種種惡毒殘忍恐怖和無止境的戰爭之中。

共匪騙人

華北的人民，知道最清楚

共匪最近又宣傳他們有些地方可以停止清算鬥爭，表示他們所謂「寬大政策」。但華北人民對匪區的真實情形，知道太清楚了。對共匪清算鬥爭的殘酷，永遠不會忘記，也總讓匪共匪所請停止清算鬥爭的宣傳是毒計，是欺騙。共匪本身的歷史，就是最好的證明。共匪官長和他所師承，所學習的一套策略，更足以說明共匪的所謂「寬大政策」，只是一個很短暫期的利用和手段，總是被共匪統治時間較久的地方，人民痛苦越深，恨匪越毒，對共匪真面目知道的越徹底。正確認識，就會成爲有力的行動，形勢越嚴重，華北人民的意志越集中，任務越艱鉅，我們的力量越強大。

華北國軍

吃最粗的飯，打最兇的仗

華北國軍，我敢說最大多數不是腐化的，他們都是有目的，有理想，爲主戰爲人民犧牲奮鬥的。他們自己沒有任何要求，正因爲如此，他們吃最粗的飯，穿最不好的衣服，走最難走的路，打最激烈的戰，他們永遠不失望，各部隊之間充滿了協同友愛，互助合作的精神，常能自動支援，完成共同的、整體的要求。此次東北作戰，如果各友軍間能按計劃互相支援，不惟不會打敗仗，而且一定是一個大勝仗。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爲享受，爲個人的軍實必失敗。爲主戰，爲人民，有目的，有理想的軍隊必成功，必勝利。

劉匪戡亂是

反國際侵略戰絕非內戰

各位先生，各位同胞同志們，我剛才說過，中國今日的劉匪戡亂，不是一個普通的內戰，也不是政權的爭奪，更不應該是爲保護藩門，保護特權，而是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鬥爭。我們是在新舊國家獨立與廢止，爭取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生活自由，實現三民主義這一崇高的政治理想，爲世界和平而戰，爲自由民主而戰，爲中國人民真正的和平與幸福的生活安定而戰。所以今天劉匪戡亂的意義不是消滅的而是積極的。不是保守的而是革命的，這就是劉匪戡亂戰爭的本質，也就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我們如果不動搖地在鐵錐裏的奴隸，而選擇民主自由和平這一個生活方式，就應該把自己的力量參加到劉匪戡亂的陣營裏來。因爲力量是大家的，不是一個人的。自己的願望要由自己來爭取，也祇有自己的力量最可靠。華北國軍的力量是堅強的，在人民的團結支持之下，必能達到人民的願望，完成劉匪戡亂的任務。

六項重點

要普遍深入，配合總體戰

目前我們要以下列各項重點，普遍深入地展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密切配合總體戰的工作：(一)徹底消滅除奸，安定內部，鞏固後方，把製造謠言，挑撥是非，破壞破壞的好匪潛伏份子用人民的力量清除出去。(二)發揮壓制的戰鬥力，士氣高漲，技術嫺熟，殲滅敵人。(三)經濟與人民利益一致，工作與生活連貫起來，權利與義務連貫起來，尤其要特別保障勞苦同胞的生活。(四)反貪污，反腐化，保護政治效能。(五)打破私人派系思想，所有的人員，所有的部份，主動的配合工作，把所有的力量都變成戰鬥力量。(六)人民的力量團結起來，軍政民協同一致，密切配合，爭取勝利。

各位先生，各位同胞同志們：今天情勢的嚴重，是嚴重到我們急起直追，發揮最大力量，必可創造最大成功的時候，並不是嚴重到不可作爲。今天嚴重的局面不是危機，正是轉機，正是生機。我們更堅定信心，拿出決心，

用團結的力量，一貫的意志，勇敢的行動，增強我們力量，壯大我們力量。一切智慧用於訓練，一切力量用於前線，努力必然成功。勝利不是爭得的，一切最後的想法，都是死路。我們華北人民團結起來，一致奮起，前途是無限光明，無盡希望的！

只要有決心

準備迎擊難，必戰勝極權

劉匪戡亂，是爲拯救中國人民現在的苦難和創造真正和平，永久幸福，並不是爲了某一個人或某一份人。以作說個人來說，我沒有財物需要保護，也不是爲維持我的官來打仗，更不是爲了個人的享受，如果說我是爲了享受，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享受了些什麼，可以說只有犧牲，但是我很堅決，很努力。堅決努力是基於對主義的信仰，對時代的認識，對理想的追求，完全出於對國家和人民的真誠。爲了國家人民，甘願犧牲自己。我也相信我們的軍政各部 and 全體戰友與我是同一的認識，不是爲了一個位置和幾個錢，而是有理想，有認識，有抱負，有志氣，爲革命盡忠，爲人民服務。大家可隨時預先通知，看看我們軍師長的生活，他們雖然苦，但是，他們從不懂得苦悶，從不清閒，待得非常勞動。

真理只有一個，救國救民救自己的劉匪戡亂戰爭必然勝利。當被戰利朝，我們就相信二十世紀是民族復興的時代，不管日本力量多麼強大，抗戰最後也成功。今天我們也確信民主自由一定能戰勝極權極權，雖然艱苦在所不忌，但只要有決心，準備迎接艱難。華北同胞富有堅苦勇敢的精神，大家團結起來！作戰願望隨華北同胞，在蔣總裁領導之下，在人民意志之下，爲實現我們的願望而努力奮鬥！

本刊訂戶請注意：

茲因郵費高漲，對郵寄訂戶本社將另覓辦法，自本期起將郵費三台代款之郵寄訂戶改爲「平寄」，敬希諒察是幸！

美國對蘇外交之過去與現在

周幼偉



在本文內我們所談述或討論的，祇限於美國對蘇聯的外交情狀，而不論及蘇聯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理由是显而易見的，因為我們祇有一方面的材料可供參考，蘇俄埃政府成立於一九一九年，故其對美外交更顯重要，茲為便利起見，我們把它分成三個時代。

- (一) 歧視時代，(由蘇聯成立起至一九三六年蘇美通使)
- (二) 親善時代，(由蘇美通使至一九四七年杜魯門宣言)
- (三) 懸危時代，(由杜魯門一九四七年對蘇宣言至今)

一 歧視時代

在世界各大國之中，美國可算得最後一個正式承認蘇俄埃聯邦共和國的。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歐亞各國相繼而承認蘇俄政府，互相通使，并簽訂友好條約，甚至在當時的國聯內，蘇聯亦佔有相當地位，然而美國却始終不承認蘇俄埃政府為文明國家。本來美國是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理當和那共產主義的蘇聯誓不兩立的。所以從蘇俄埃革命成功，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美國的官場態度，是當它不存在，亦不能稱為文明國家，應和非洲的野蠻部落差不多，不過在土地方面比較廣闊而已。在民衆的觀念之中，則當時的赤色蘇聯是道德掃地，文化滅絕的匪區，「共匪」一名在美國早已有人用過，在一般美國人士心目中，赤色革命的成功，無異是俄羅斯文化的破產，烈帝所創設的蘇俄埃政府，是等於把俄羅斯民族重復驅入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共產主義」和「蘇俄埃」兩名詞，當時在美國是教不入耳的。報章雜誌上如有登載關於蘇聯的消息，不是鄙視即是諷刺。我們可舉一個當時流行的諷刺笑話為例：

如果我們（美國人）到一個歐洲的酒館去，一定可很容易地分別出飲客的國籍，你只要通知那跑堂的在每杯酒內故意地放一茶匙鹽；那末如果來客是一個德國人，他必定大發脾氣，大罵跑堂的一頓，以後誓不再來這一家酒館了；如果來客是個英國人，他必定故意做出紳士風派，論理說由，要求跑堂的換一杯酒；如果他是個法國人，他必小心地先把茶匙取出，然後把酒喝了；如果來客是個俄國人，那末他連茶匙帶酒一口而乾杯。

類似此例的小故事尚多；足見美國人當時對蘇聯的觀念是野蠻，粗魯，污穢，以及一切不文明不潔淨，不人道的種種缺點的精結晶。

在這一「歧視時代」，美蘇是沒有外交可言的。兩國之關係，無非是互相鄙視。蘇聯政府對資本主義的美國，當然只有仇視和諷刺，資本主義當然對青面赤髮的惡魔，美國人便是標準的資本家，當在必須「打倒」之例。這個時代雖然在外交上無可從，而在時間上是最長的一個段落，足足有十六個年頭。

二 親善時代

美國對蘇的親善政策，完全是始於羅斯福一人之手。然而羅斯福的初年，亦是親蘇聯反對共黨的。當他上任之初，正是「九一八」事件在國聯之內，然決不因此而失去其在世界大勢中之重要性，尤其是關於太平洋方面的。日本侵佔了東三省之後，聰明的日本外交界，決不會錯過美國反共的心理，因此日本發給東三省之理由，在美國人士心目中，便是為了反共，那個理由是很合乎潮流的。一則蘇聯對東北之野心是人人知道，二則當時中共的勢力相當大，故此反共的美國，並不十分同情於中國。按理講來，美國當恪守其「門戶開放」政策，竭力主張中國之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胡佛總統在九一八事變後，即宣言決不承認任何以暴力佔據之領土與主權。特羅氏上任，即為日本之反共煽惑所迷，煽其國務院將蘇聯改對日聲調，採取親善態度；事實上即承承洲洲，允許日本在美國大量採購汽油及農機，作為侵略之用。我國委弱可欺，雖曾提出抗議，亦無補於事。

然而到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歐洲的勢力，不斷地增強，其至明明威脅世界和平。希氏當時的口號之一亦是「反共」。羅氏因怕希氏過甚，其至想天開地發明了美國的利益政策。羅氏當然是求之不得，就特派其外交顧問李維諾夫與美國商討一切，結果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美蘇正式互相關通。當時羅氏派出兩個條件，蘇聯將簽字答應遵守：第一是蘇聯政府，以後，再拉神美國共產黨員；第二是蘇聯政府，對在蘇境之美國人民，應予以宗教信仰之自由。

凡明發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士，皆知這亦係外交，是屬討不到道義與信義的。果然在一九三五年，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世界共產黨代表會議的時候，美國共產黨也趕請去了，而且毫無忌憚的大發狂言，自稱已有相當計劃，在美國發動赤色革命，並謂現有民主政府云云；美國駐蘇大使，把此事詳細地報告了羅斯福，然而羅氏並不把此點放在心上，理由是他過於怕希特勒，羅氏雖然謂作爲一推以希氏的勢力，那末它本身有無價值道德，亦非羅氏所關心，羅氏的這個原則，便是他將失敗和失敗的根源。

一 畏希防日

我們方才說過，羅斯福政策的發動動機是怕希特勒的發步。希特勒的威力愈大，便愈把羅斯福推向更太轉機中矣。至於日本，則在羅氏最初的心目中，是一股反共防共的力量，然則海陸七七事變以後，日本侵攻的野心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了，羅氏在軍事的政策便完全變了身；以前是租借日本的勢力以圖訓練的步化流軍，現在馬上變成了援助蘇聯以制日本日本的復辟手段；然而同時他也不敢得罪日本，汽油廢機，仍於是而制朝鮮東京大阪。日本軍閥之殘殺我國僑民，轟炸不設防城市，引起了美國不少強敵團體及人道主義者的憤憤，紛紛上書羅氏，請其禁止向軍閥製品及原料與日本，結果是毫無效驗，羅氏對吾國人民具有口頭上的空諾，在他的心底中，固著圖強運之性命，其是亦不加以，其在蘇聯時應變之當日，尚有八萬英鎊派派羅氏，謂向日本開戰。當然，我們亦可相信在此時所設下的炸彈，大半是用美國鋼鐵製成的。而於當時轉機變化的日機中，還有那架裝有美國發動機的呢！總之珍珠港事變，完全是羅氏對日政策的破產，唐人自嘆。

「恐希防日」是羅氏當時所舉之理由作爲他與蘇之動機。不過在蘇聯的國使館方面已告訴了他太林復健有和希特勒握手之可能，果然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蘇德友好條約正式簽字了。羅氏本當因此而打破他自己的幾幾迷夢，但是不知道這了兩重理由，他在希特勒攻蘇之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即馬上決定全力助蘇，可見他怕希之心理，實在已到了神經過敏的地步了。此後他在建國議會講對太林生命處理的態，亦當然是他的過度的情緒心理所造成。

二 羅斯福之迷信

當希特勒通過蘇俄向莫斯科進攻時，美國愛和平的人士，都在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讓他們兩個侵略者去打吧，誰來一死一傷，我們和平和平的國家，便可靜靜地那死的，轉復那傷的」。羅斯福的駐蘇大使，亦警告羅不要一唯隨從史太林之要求，至少當使史太林簽字保證他將來不做侵略者，要有領土要求，就要其亦化世界的計劃。然而羅斯福却特愛他的親朋朋友金斯，(HARRY THORNTON) 去見史太林，直接商議一切，不聽大使的勸。當時的大使是謝立德 (WILLIAM C. BULLITT) 他是在美國生當羅訪上發一語許羅斯福外交政策的文字，指出羅氏對蘇政策完全基礎他自已想深遠出的一種迷信式的關係，就是：「如果史太林的要求完全滿足了，而且他知道我們以誠心對他，那末他必亦以誠心對我們，而致力於世界和平，則我們若誠心對他，必須無條件地供給給他的一切要求；在軍備上亦力助他，甚至自己（指美國）在太平洋上的生命財產亦可犧牲。那位來路不明的羅氏的終身好友金斯，對羅氏信條的創造當也有功的。他到及斯約的任命，是滿足一切史太林之要求，但不向史氏要求任何代價。史太林自己也不敢在世界面前有稍敢於榮的外交政策，羅金斯再三神說，他方才完全相信。謝立德大使是有實實的，所以能取忠實不欺氣地給羅斯福說出了許多不應當信任史太林的理由，如是羅氏一唯信任史太林，則將來希特勒和且本雖然會失敗，可是史太林將成爲日德兩國更大的侵略者。謝立德也提出了實際的條件，要史太林在得到美國軍事援助之前，簽字保證遵守。其中一條件：蘇聯停止指揮及發動中國共產黨，並保證在中國無領土野心。羅氏知不會體面大使之言，始終堅持無條件援助史太林。謝立德最後使不願傾地

問：「羅傑先生，你批評史太林的經濟責任是根據何種理由的？」羅氏毫不介意地回答道：「史太林經濟多不付原具的理由，不過我覺得史太林是可以信任的人物，」羅氏自以為他有一種超人的直覺，用不到經驗與事實為根據。無難的能到直覺價值是迷信，不是迷信史太林的自良心，便是迷信他自己的直覺本體，他現在在黃泉之下，必定會覺得他自己當時對羅氏的直覺是又氣又好笑的。

三 出賣友邦信義掃地

芬蘭歐洲各國對英國最守信義的國家，各處各國中只有他一個忠實地按期償還戰時對英的借款。當史太林侵佔芬蘭時，美國朝野人士，無不怒髮冲冠，國會即通過援助芬蘭，即羅斯福本人亦主張援芬，而且應當由羅斯福親自到芬蘭，結果芬蘭自動退出戰局。美國的報紙上，把史太林描寫成出賣拖尾的惡魔，民衆無不同情於芬蘭的。可是在希特勒決裂之後，羅氏及英金斯二人，決定親蘇政策，便極力改過輿論，把史太林的角抹去了，罵巴亦剝去了，穿上了紳士的衣服，臉上藏了一付笑容可掬的假面具，其身一變便成了民主陣營之方。羅氏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史太林變了」，其實史太林始終沒有變動，羅氏自己變更了他對史太林的觀念。因為按美國憲法，政府在戰時應檢查新聞及因論，伊羅氏即放出毒彈手段，鼓動輿論界，當然美國當時向不缺乏忠實的時事評論者，不敢自欺欺人，因此說說句句關於史太林的老實話。羅氏即馬上利用其戰時無限制權，干涉他們的言論自由，凡不利於史太林及蘇聯的輿論，一概不准發表，更受什麼，無須電報特務受限制其制，甚至教堂內神父及牧師們的宣講，亦受到羅氏的干涉。羅氏的專制程度，可知希特勒及史太林比其更。當時唯有天主教會與輿論界，不甘屈服，在可憐範圍中，無時不帶於說實話。如果我們把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天主教會報紙和外界報紙查一查，互相比較一下，便可知誰的言論有價值。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外界報紙，一律反對，自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因羅氏之命而親蘇，為史太林修護，及一九四六年底，又起而反蘇，指史太林為假叛者。反覆無常，隨風倒向，令人又氣又好笑。舉一個例子來說，據我們中國人更關心的，當然是美國輿論對中共之觀念。亦美國反蘇的時代

，中共是土匪，等到羅斯福的親蘇政策行出，中共一變而為抗日英雄；由精兵英雄而晉升至臺北民衆領袖，由華北而展至華南及全國，在幾個月之中，人不知，鬼不覺地由敵人放火的土匪，變成了民族英雄，甚至取國民黨政府的地位而代之。又因為國民黨政府始終非共的，故此便在羅氏面前失了寵，羅氏當時所推崇的人物，全是親蘇份子，喪失了我國數百萬元的招待費，而他們奉命之目的，是為將中共捧場，並流法使國民黨政府奉納共黨。我們的政府當然不願意做羅斯福的傀儡，羅氏即下令美國輿論界，一發攻擊蒋介石及國民黨政府。因此在一九四三年，美國攻擊國民黨政府最烈，什麼「傾心抗日」呀，「專制政府」呀，罵的不亦動手，罵之，中共是民衆領袖，真的抗日主力，民主主義的實行者，美國人民之友，種種不願忠實的宣傳言論，令人見之噴飯；作者當時實在看不過去，便引事實寫了種種關於中共的文字，除受天主教各地報章及社論。自一九四三年秋至一九四四年夏，計約有二十餘種刊物登載了我的文字。天主教的輿論界，常以忠實維護其真目標，不致惡勢力所屈服，即專制體權知希特勒亦未敢俯體德國的天主教的輿論，羅氏對天主教的輿論，當然亦很體制的，然亦苦無辦法。因此作者寫正統的呼聲，方能在美國發表。當時在芝加哥有一位民主黨領袖人物，名叫(Frank)「Lester」，他是的「千夫會」的會長，(千元會O'KAY HONORABLE CLUB，以當時美國羅斯福，擔任的大領袖，會員每人當捐出一千元當那時代宣傳費)和羅斯福是好朋友了，而且羅氏也常需要他的幫助的，兩位領袖的「Lester」先生，在讀了我的「一篇文字」以後，親自跑地寫了一封信給作者，內容簡明，他覺得我的立論「在在俱備事實，他聽之不勝歡天，即請去見見羅氏，他將把作者的文章，親自帶去，轉呈羅氏閱。羅斯福當時因為患腦病，千辛會一的跪跪，便一口答應說，要細心地看作者的文字，不過事實上，他是否聽了，作者有無從知悉，即便他聽了，那末是否聽便他良心上稍有覺悟，又是一問題。總之，他的親蘇政策，是絕對沒有改變。但是在事實上，在一九四四年夏季以後，美國外埠報紙的推廣中共，比較減少，作者不敢以此居功，因為這或許是羅斯福政府預定的計劃，也且當時發表此類文字者，不祇作者一人，天主教在宣傳我士多有想似消息發表。此外于就緒事就

所創辦之中國英文月報，在現任主編任逸仙文主事之下不斷地為中央政府

所阻，對不合事實的志氣宣傳作戰，成功殊偉。
本來我們在這一役內，當建設的主要問題，是美國政府如何對付了俄國於

史太林而出賣友邦。我們不過誇了芬蘭一國，而不知不覺地連帶着說起俄國

被蘇俄佔領，現在應當更正了。
除了芬蘭之外，被出賣的尚有波蘭及東歐各小國。波蘭是始終在民主

方面的國家，先經蘇俄佔領了希特勒和史太林的軍用侵略，英法為為了保障波

但這是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在雅爾達會議中，斯氏不願以前

所允給中國政府的保證，私下在中國之背後，和列吉爾及史太林簽訂

四 養虎傷身愚不可及

再從積極方面說來，照伯倫因當時英法毫無準備，不能與希特勒實力，因此爲自衛起見，而不克盡鄰邦人之利益，尚屬情有可原；美國羅斯福政府之出資及邦，決不能以「自衛」爲理由，無論在亞洲或歐洲，美國每次出資及邦的利益，便同時出賣了自身的利益。在維爾遜會議中，羅斯福已許給了史太林，凡史太林向美國政府有所要求，定是「有求必應」。在波茨坦會議，杜魯門並沒有放向史太林說一個「不」字；史太林一手起草了波茨坦條約的原文，杜魯門或許連念一過的工夫也沒有，馬上簽了字。這是實行羅斯福的信任政策，絕對信任史太林，好像我們信任至親好友一樣，知道他們必不會欺負我們的，因此，假如果與我們簽訂合同，我們可放心簽字，不必多問。

在希特勒的末日，美軍已到了柏林近郊，前鋒司令部忽然接得白宮來電，囑令派兵一百五十里，讓赤軍先入柏林，並令德軍東部，此之謂「讓讓政策」，亦是羅斯福在死前遺下的錦囊妙計之一。「信任」和「讓讓」是羅斯福決定的對蘇外交政策，當時他選派的駐蘇大使滿立德先生，就馬上不敢贊同。滿大使當時所陳的理由是：第一，情義既難行於君子；第二，史太林決不是君子。故此結論是「行不得也」。滿先生所發表關於此事之原文，頗有聲色，故我們不妨譯出一段：

「羅斯福總統當時主張以『至誠』態度來同化史太林，爲表示他的『至誠』，他決定了兩點：第一，美國當答應一切史太林之要求；第二，美國當不向史太林作任何要求，因爲羅斯福深信至誠能改變一切。我（立德自稱）當時即請他注意至誠一點，就是他的至誠政策的對象，不是一位正人君子，而是一個高加索山間的綠林獨馬，（CAUCASIANHANTPI）在他的心目中，舉凡對他『至誠』『信任』的人，皆是不可及的牲口。對史太林及其共產黨實行『至誠』政策，結果是徒然加速他赤化世界的野心。」

羅斯福當時沒有旁的話可說，只說：「皮爾（PIER）即滿立德之小名，此事由我負責，你不必操心，我已決定實行『至誠對蘇』的政策。」

譯自美國生活雜誌，六日中第二期第九十七號。

因此羅斯福所定對蘇外交政策，是不外兩點：第一，答應一切史太林之要求；第二，決不向史太林作任何要求。

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相當的限制，那末實行起來，非但愚不可及，而且是要盡道德的。羅斯福或許能把美國的利益斷送一部份給史太林，以滿足其欲望，然而請問他，有何名份出賣東歐各小國及我國外蒙古和東北的主權？即是退一步說，假若犧牲了東歐各國以及我國一部份的主權，即可天下昇平，那末羅斯福及杜魯門至少少得尋求有關條約之同意，他們非但沒有徵求我們的同意，而且鬼鬼祟祟地在我們背後簽訂條約，更利用高壓手段，強迫我們承認已成事實；又不許有關條約向人民公佈事後情形。而且，我們作犧牲品的，還當歌功頌德，稱羅斯福爲「中國人民之友」，「世界和平功臣」。是非顛倒，莫此爲甚。然而正理終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吾國人民閉眼的時候已到，再不要相信羅斯福爲救世觀音了。在美國，即民主黨人物，也公認羅斯福對蘇政策之大失敗，非但出賣友邦，信義掃地，而且是養虎傷身，愚不可及。美國目下唯一之敵人，即是羅斯福不辭辛苦，不朋友邦信義，不顧本國利益而養成的赤色猛虎。到如今，美國已有些談虎色變的情形，蘇聯對美國安全的威脅，已是婦孺皆知的事實了。不用說因理論詞，羅斯福實是在養虎。

作者以前在文藝月刊已經說過杜魯門不過是飼虎阿斗再世，他的政府完全忠心地讓給羅斯福的一切政策，尤其對蘇方面，一字不敢更改，直至最近，方然稍有覺悟，此是後話，現在且把杜魯門政府最初二年對蘇外交之失敗，簡略述之。

在歐洲方面，杜魯門在波茨坦會議中，任史太林所欲爲，蘇聯因之得寸進尺，佔得了不可思議的便宜，連史太林自己亦夢想不到如此容易。直到最近，南斯拉夫的狄托和史太林翻了臉，杜魯門政府方才知道，原來亦可以向史太林說「不」的，因此對此次柏林封鎖事件，馬歇爾便說了「不」。

不過那個「不」字如果早三年說了，那末，柏林封鎖事件就根本不會發生，東歐一萬萬人民的自由也不至於喪失，而且現在也決不是會有人談及第三次世界大戰。換言之，如果美國政府沒有把那命送給那隻紅老虎吃，

美國人民世沒有「匹夫」之必耶，更不謂「野色」了。

因編編關係，我們覺得美政府對歐洲之政策，應與之商，且把杜魯門政府對我國之政策，也加以研究。然而我們先當知道，美國對其他各國之外交政策，幾乎完全以對蘇外交為前提，尤其對俄國，必須先使蘇聯滿意，然後期及其他，國際關係以及從前所訂條約，皆成爲分文不值；例如，蘇聯遲延的，非但相與開羅宣言，而且明明是不遵守美國公約中蘇美兩國領土及主權完整的一條。美國政府的不守信約，毀譽無窮，在過去歷史上是很少前例的，羅斯福所領導的政府，可謂造孽起點。

總之，在日本投降之後，杜魯門政府對我們的外交政策是惡不可言的。作者本人是中國人，或許在此能把中國的利益看的太深，故此不知這一被美外交家的話，他的立場是以美利益爲根據的，這樣，我們又豈引用一段而立德大使的原文了。

「杜魯門總統在歐洲的對蘇政策已是不可言的了，然而他在歐洲的政策更是不得了。在一九四五年秋，我國（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雖然辭職，其所舉理由於華盛頓政府內各色份子太多，和個人對華政策決於不相容，決無合作可能。杜魯門本當將此化爲子虛，而請赫大使續任，但是他硬授了赫大使之辭職，而且好越天問：每一位軍人去當大使，應該請上列何人選了。加上特到大使的名銜出使中國，馬歇爾既不知對外交方法，尤不明中國情形，他於到外交部而內去打聽消息。當時國務院內各色和粉紅色的人物不少，他們即大撒謊地說成了一個報告書，書中把中共描寫成民主黨，中國之新希望，而把國民政府說成爲專制魔王，軍閥老巢。馬歇爾據此種謊話之傳報，便在腦海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自己製成了一個計劃書，主張先在中國組織一個聯合政府，一半共黨黨，一半國民黨，然後由人民選舉，以定國爲多數黨，完全好使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一致。他首先得到蔣介石之同意，向中共簽訂停戰協定。現停戰條件是爲中共大有利的，因當時中共正等待蘇聯之軍事援助。不久援助到手，共軍武裝全備了，即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又重訂停戰協定，攻擊國軍。馬歇爾不能有所感會共軍之誠，他繼續威脅國民政府，因爲國民政府需要美國的援助，而中共則有蘇聯援助。馬歇爾因此很不公平地實行一面倒制，主張在內戰未定之前，美國不予雙方援助，其實是在等於不援助國民政府，（因爲中共有蘇聯

援助）。結果是中共發動日盛。中央政府以前亦曾對美國政府所訂的開約，規定美國當於日本戰敗後仍繼續以軍需援助國民政府，尤其在軍事方面，規定在動員三年中，國民政府至少當擁有常備軍八十大萬。馬歇爾亦此意圖實行，禁止一切軍需運往中國，以強迫蔣介石向共產黨講和。這種行爲，是完全不道德的，馬歇爾將軍當負全責。

蔣介石雖然在如此無理的壓迫之下，然仍不願向共產黨投降。蔣介石是有經驗的人，他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東西。馬歇爾將軍却不知道共產黨爲何物，他無別地強迫美國，非但一無所成，而且把中國之內政情形弄的更複雜了。但是在離開來之後，杜魯門竟熱誠叫他做國務卿。我們（指大使自稱）以爲中國國民政府是親美的爲美國有利的，而中共是蘇聯的爪牙，這是明知戲式的事實，馬歇爾却請予一體地弄不出這種糊塗的事實，杜魯門總統更看不出什麼來。所以杜魯門和馬歇爾二人商量出來的這軍外交政策，就是請予引路了。」

以上是請立德大使的話，作者以爲他說的夠得麼，無須再加發揮。

三 醒悟當代

物極則反，於勢所必然的，尤其羅斯福的對蘇政策，說來過去，顯不出什麼好結果來。爲什麼堂堂的英利堅共和國，自稱爲世界最發達最富的國家，偏要一失到地而向史太林當差使，唯命是從？加以史太林的野氣愈添愈大，起初還向美國說「謝謝」，後來便不知不覺地做慣了老本道，萬力士說說亦不足爲奇，而且氣勢大增，說至坦所已不聽使喚了，於是又翻出花樣，一方面在希加德出亂子，一方面威脅土耳其，新近其簽訂所謂友好條約，終於杜魯門亦覺得忍無可再忍了。就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表了援蘇及投土之宣言，其中一段說：

「爲了世界的安全及美國自身的安全，我們必須援助希臘土耳其政府，使之能抵抗共產主義之威脅。……現在世界上所有獨裁主義的侵略，明槍暗箭，個個其他民族之自由，而且危在旦夕。美國之利益及安全。」

因此，美國政府應當援助弱小民族，抵抗其內部的暴政份子以及外來之壓力。余（杜魯門自稱）所以決定採取如此行動之理由是極明顯的，因爲不

然，危在旦夕，美國及全世界將蒙其不利。

這一席話，現在已被歷史家公認爲美蘇外交上劃時代性的基石。以前美國政府是實行羅斯福的親善，讓讓，絕對信任的政策，是已有六年了，（其中最後兩年是在杜魯門領導的）。此次杜魯門終於醒悟了。在宣言中雖然未將史太林或蘇聯的名字提出，然無疑的是向蘇聯發出的警告。同時在宣言亦明明承認羅斯福的親善政策是宣告破產了。這個人宣言但在國際上是好新聞，而且爲杜魯門自身，亦是他的不期而當「阿斗」的大膽表示。杜魯門上臺時，大家都把他當作「阿斗」看待，連他自己亦除了做「阿斗」之外，想不出別的方法。羅斯福之勢力太大，叫他如何敢做出不合羅斯福政策的事來？此次他獨力發難，在反對及同黨人員之壓力中，空獲勝利，而且救了這危的民主黨任調於既倒，厥功不小，於是即然的由「阿斗」一躍而成爲「真命天子」，「萬國領袖」以後決不再需要這規規隨地跟着羅斯福的足跡走了去，他已是「自成一家」的白宮主人了。

又須言歸正傳，略述杜魯門在醒悟以後之對蘇政策，當然第一個行動是和那上述的醒覺宣言有關的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兩案。現在該兩國尚未入蘇聯爪牙之中，就完全是美國轉變態度的線索。杜魯門已毅然決然地放棄羅斯福政策了。他第一個先感化了馬歇爾，或者我們也可說馬歇爾和他同時醒悟的。他們兩人共同決定的第一個計劃，即是如何防止蘇聯之擴張聲勢，因此便產生了所謂馬歇爾計劃。

一 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其實亦可稱爲杜魯門計劃，目的是防蘇的。關於這計劃的事實，國內外報章雜誌已有詳載，無用贅述。我們這裏不過略敘其最後背景以及有關我國的種種情形而已。

我們都知道馬歇爾計劃並不是實際的軍事計劃，在名義上及形式上皆是一種經濟協助的借款計劃。當然借了不必還的，歐洲的美國借款除極少數國家以外（如芬蘭），誰也不想不起「歸還」兩個字。因此，此次馬歇爾計劃，實作說明季送的不受歸還。歐洲已到了經濟破產的地步，英國人明曉共產主義之特長，是在民生困苦時大作宣傳，以攫取政權。因此拉了法國來牽制

，向杜魯門及馬歇爾兩人談說救歐之必要，無異於給杜馬二人上了一個學期的經濟學和政治學。杜馬二人，一個是軍人，一個是律師，素來對國際政治經濟以及共產主義等種種關係，並不十分明瞭，至此方才慢慢醒起來，力主救歐，務使各國人民有飯吃，生活安定，然後才能談得起防共。

不過在我們旁觀者看來，此次美國費去數億金元，完全是自作自受，原來歐洲之不景氣，是美國戰後所取惡果政策之結果。羅斯福政府的財政部長毛根托，雖然很知短利用美國鈔票，而對於國際經濟學，是格外行的，然而杜魯門於戰後德國後，竟採取了他的主張，毀滅一切德國所有工業，尤其是出名的魯爾區重工業，一切工廠，機械，鑄造，完全不問三七二十一地炸毀。當時頗爲轟轟烈烈，足爲美國愛好和平派所戰戰之表示。復知不出兩年，美國政府，連杜魯門自己亦後悔了。原來德國是世界聞名的工業國家，農業物事俱不足以供給全國人口之食料，而且農田也不夠使全國人口之半數以耕爲業。如果工業毀滅，必使千萬人失業，而且歐洲其他國家的工業亦當德國之工業而發展，尤其地帶的重工業是其他國家工業之命脈；因此，非但德國，即歐洲其他國家亦被拉入經濟破產之狀況。於是，共產主義便如草上之風，掃蕩全歐。馬歇爾計劃，即是美國人下了大本錢去復興歐洲經濟的舉債，如果在三年前沒有採用毛根托的提議，那末現在也無須白白費出許多錢了，比魯門真是庸人自擾。

至於在中國方面，則杜魯門政府雖在醒悟之後，尙未嘗有實際行動。理由是馬歇爾的頭腦，第一，他或許至今還以爲中共不是真正共產黨，與蘇聯無關。第二，或者他已知道了，不過他不會認錯。故此在國會內被黨人當衆問了，「爲什麼不計劃出款援助中國政府對付共產？他當時答應說：『中國內政情形混亂，不可救藥，助之白費錢』，因此馬歇爾一天當國務卿，我國便一天沒有希望得到實際的美援。終於因共和黨力主授華，若無規定撥款額之明文，共和黨議員將拒絕通過，故我國在名義上亦得到了一些零費錢，實際得到若干，尙不得而知。

二 清黨運動

民主黨因羅斯福之親蘇政策，容納了許多赤色份子。（下接第15面）

死灰復燃的節育運動

李善修

一 節育學說的創立

節育學說，倡導於馬爾薩斯，他於一七九八年完成了他的人口論，認為人口增加數量，超過社會財富的增加率，因此必發生失業、飢餓、犯罪、疾病、騷亂、戰爭、天災等種種現象。為避災將來因食物不足而產生的窮困，必在生育上作一番人為限制，為此他主張「命慾」與「晚婚」，然而在「命慾」與「晚婚」中，必須有嚴肅的道德生活，這是馬爾薩斯的節育學說。

「命慾」與「晚婚」是不易實行的，因為每個人都具有生理上性慾的要求。實行命慾晚婚的人，當性慾衝動的時候往往失足墮落，發生淫淫苟合等醜行，事後為求名譽的保全，往往又有殺妻與墮胎等等不道德行為的發生。提倡命慾的人，認為馬爾薩斯的學說是不合生理的要求與道德標準的，因此乃對馬爾薩斯去論，主張以人工避孕法，制止生育，如此既可滿足人生理性慾的要求，同時又可限制人口的增殖，是一舉兩得的事情。主張此說者力者當推山頓夫人（Miss Elizabeth Pease），她於民國二十五年曾發表提倡其說。當時雖因一部分人士之歡迎，轟動一時，然終因大多數人士之反對，未得成功，漸漸不為人所注意。孰料在時局動盪，人心惶惶的今天，聞言即表熱烈感起了一陣風暴，志願的方法，其行日見其多，其其性文之樂，

提倡民族自殺，這便是操縱子女醫師，虛宏醫師及華僑黃克勤夫人等所提倡之命慾運動，他們組織起「中國優生節育協會」，在京滬等地公開宣傳。十一月下旬，二次來到首都，在介亭堂與華僑招待所三日一連舉行公開講演，打着促進民族健康社會安定的旗幟，向各界人士呼籲合作。公開推銷其命育用品，以達其為利目的。既可謂罪了天良，無恥至極了！

二 提倡節育的理論

據從節育者的說法，命育的利益太大了。但歸納起來，不外以下數端：

(一) 根據生理學的解釋，每位婦女，自十八至三十六歲期間，有生育三十六個子女的體力。生育較多的母性，生數子女後，即因受損而衰弱，於是此後所生之子女亦不必誠弱無能，為此需要命育，以促進母性與子女之健康。

女子自十八歲至三十八歲期間，是否能生育三十六個子女？理論上且言之不論，但實際上這樣母性實在太多了。以極少數之偶而現象，根據其他女子之生育率，未免幼稚和滑稽。節育生育是否確能增進母性與子女之健康，不能只憑理想來揣度，須根據事實來證明。事實告訴我們，節育是鼓勵男女操繁

以達操繁之目的。操繁孟浪的男女，照生理學上的規律，絕無健康之理，因為到仍的性交，實予男女雙方以精神及肉體上之不少損失。根據醫學家的經驗，發現許多新病源，是因節育而產生的新現象；因節育而操繁，便引起性煩躁不停的毛病與過分興奮，這發生子宮炎、子宮癌、永久性不能受孕等病。性慾是不被收斂的，只要有人以它的性律而行，它必予以嚴酷的制裁。節制生育，非但操繁諸病，而且改變人之正常心理，因為婦女懷孕期間，原為夫婦性生活最好的休息時間，而人工避孕之實行，即將此休息時間免去，代以操繁自設之行為，於是夫婦雙方每發生精神或神經性之衰弱、失調、陽萎以及早衰等現象。非但男女夫婦受其害，且更遺傳於子女，致造成不健全之後嗣。更有進者，節育避孕，未必真能避孕，遺精事件是屢見不鮮的。節育不能制止受孕，必密及男子之精蟲，結果可生之子女之自然不會健全。節育原為促進母性及其子女之健康，而適獲得反面的結果。

(二) 經濟困難的家庭，無力養育許多子女。為此需要命育以便使子女的數目與經濟狀況相平衡，提高生活水平。

家庭經濟問題，應該在生產上求出路，決不該減少子女數目上找辦法。不在生產上求出路，難道命育就可以解決經濟問題嗎？一個家庭的收入，究竟應養若干子女？試問有何標準？我國貧民向來衆多，如果以提高生活水平為辭，實行命育，數十年

機中舉民族是否還存在延緩？以違反性律處分這類的教育方法，來提高物質生活的享受，未免把人生活太低下了。人是由精神物質合成的，精神勝於物質，精神控制感情，才是人本來的面目。經濟困難而子女衆多的家庭，其提高生活狀況，應向政府申請救濟方法，若從政府開辦慈善會等處，以便增加生產，解散民困。如此作來，才能解決困難，若只希望以教育辦法來提高生活水準，未免緣木求魚。

(三)子女過多的家庭，與少子女教育的機會，國家的文化水準因之降低，為此應有教育。

教育的主眼目標乃教育為人之道，其次才為知識之傳授。子女的教育問題，並非專指入校讀書而言，而最重者，乃教育子女如何作一正人君子良好國民，混雜的教育，當以家庭教育為基礎。任何作父母的，都應將自己的子女成爲社會之優秀分子，國家良好之國民，因此無論子女多少，他們無不應盡心力教育子女達到這種地步。子女衆多的父母，如果感到這項責任，應因環境關係，極力供給一子女入學讀書，我們也不能斷定，他們對國家文化毫無貢獻。根據事實的證明，一個平民，雖未入校讀書，然而懂得爲人之道，對社會仍能有貢獻；反之，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超等知識之人，如果不懂爲人之道行事，他們知識，也不過助他害國擾民而已。

教育應情形而論，富庶之家，無論子女多少，自有入校之機會，命育與否，爲他們無甚關係。反之，貧寒之家，即便命育少生子女，仍無供給子女入校受教育的權力。教育普及問題，應由公私團

體，遍設學校，提倡教育，其費於子女設立獎學金，增加免費額，始能見效，斷非命育可能解決的。

(四)法律應賦予婦女與男子同等的權利，而事實上婦女的地位，並未因此而改善，因尊重正約婦女的人，不是法律，而是自願，即無限制生育機會，與婦女對社會的貢獻。婦女雖有生育權利，才難談婦女解放。

婦女解放運動，乃自人當的不平等與壓迫解放出來，在法律上予以與男子平等的權利。至於男女因自然性律而產生的強弱關係，是無法使男女平等的，例如生育子女之權，是屬於婦女的，男子無法取得，婦女亦無法推卸到男子身上。婦女實行人工避孕，實則自己的生育機會，並非實行婦女解放，而是現視自己應盡的責任，作違反性律違反道德的無恥行爲。婦女對於社會的貢獻，莫過於其謀生養育子女的重大責任，使之成爲社會優秀分子，國家之良好國民。良母的善訓，是子女偉大前途的種子。

婦女對社會應盡的責任，爲國家社會已是莫大的貢獻。如果現視這項責任，去致力其他事業，以求貢獻於社會，完全是於本末末的舉動。生育子女的婦女，仍可分租社會其他工作，用不到生育的新法，作狂妄的婦女解放。

(五)根據優生學，人人應盡命育，以增加聰明有爲之子女。患遺傳病，以及一般低能者，應病者，亦應盡命育，以便阻止不健全子女之產生，俾益社會國家之進步。

按優生之觀念，無非爲強種而設，爲達到此目的，必須使產生優良子女之人，多生子女。然此事實的證明，實行命育者，多爲生活環境較優之人；

多生育以求優生之效果，正是他們的責任，而今竟謂得其反，有何優生之可言？此現象在美國爲尤甚，美國命育會已承認他們的失敗。惟許多專家的證明，命育生育，並非提倡優生的辦法，非但不提倡優生，而且正是反優生。美國生理學家洪李頓博士證明獨生子女在生理與智力上不及兄弟衆多之家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多是懶惰自用的哲材。海格博士說：胎兒發育的兒童，未必較貧苦之家具有代兒弟的兒童爲優秀，因爲人口衆多的家庭，因互講與互助的關係，很能養成兒童的社會合作與自立精神。最聰明者投亦說：晚來的子女較其兄弟更爲聰明。以上各學者的意見，確不確認爲定論，然至少使從命育有以優生者知所錯謬。

從前優生者，主張遺傳病者亦須命育，以孕遺傳於子女。遺傳律雖有他的哲學價值，然而尚未十分確實，有許多遺傳現象，尚非遺傳律所可支配。一個健全的人，也能有不良的遺傳，產生不良的子女，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反之，一個患遺傳病者，亦必有不良遺傳，有時也產生健全的子女。故聯個患遺傳病者生育子女，以求達到優生的目的，斷無生效，因欲斷除遺傳，不只對患者本人制止便可，凡與患者有親屬關係的，皆應加以制止，這是不可諱的事情。故最好辦法，乃設法治療此等病狀，使患者患者日漸減少，否則不治病源只治病狀，此等患者仍將源源而來，即便制止他們生育，爲種

種又有何益？

(六)根據經濟學的人口論，世界人口增加的数量，應超過社會財富的增加率。按人口普遍增加的速度，五十年後，中國的人口可以超過十八萬

萬，中國那路生活如此多的人口？人口既多，生活自然困難，因此發生失業、娼妓、犯罪、天災、疾病、饑饉、戰事等種種現象。爲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命育。

馬氏對於人口增加的把握，是理想的，已爲經濟學家所公認。根據提倡命育者的理論，按人口增加的速度，五十年後，中國的人口將超過十八萬萬。我國人口總數，於數十年前即達四萬萬。我國的命育運動，發軔於一九二二年，至今已十五年餘，按人口普通增加的速度，應增加數萬萬。然而事實的說明，我國人口的總數也不過四萬萬五千萬。反之，財富的增加率，較之於二十年前，却大有進步，遠超過人口的增加率，可見提倡命育者的推斷未免幼稚滑稽。

提倡命育者，認定社會上許多罪惡的發生，是由人口過剩，經濟不夠分配所致。這種說辭未免牽強附會，不近情理，試問命育就可免除社會上疾病與苦痛嗎？就可制止社會罪惡的發生嗎？社會上的罪惡疾病和災殃是由種種環境所造成，並非因人口過剩招致引起的。我們翻開中外歷史查看，任何地方任何時代，都有過社會罪惡的發生，天災人禍的流行，例如堯舜時代的九年水患，商湯時代的十年大旱，漢靈王後災，武王伐紂的戰爭，也是因爲人口過剩嗎？從此看來，提倡命育者的理由是一種錯誤。

事實告訴我們，命育學說，不知們墮了多少罪惡。一般知識薄弱知識未充的青年，因避爭之不歸形跡，養成變態恣淫的習習，以致品格墮落，道德風尚爲之破壞，且多次造成梅毒之蔓延，毒害人

類。這一切反道德行爲之產生，提倡命育者是不顧顧及的。

三 命育的罪惡

(一) 反生理原則

生存與傳種，乃人本性的兩層要求，根據這兩種要求，產生了食色兩種自然的生理作用以及與食色有關的兩種感覺即飲食慾與性慾。飲食慾發動時，吾人便思飲食以求食慾的滿足。照生理上說，人飲食的主要目的，在求飲食之營養，以保持吾人之生命，飲食的次要目的，在求飲食口味之舒適，以引起心理之興奮分派，然後獲得很好的消化作用，協助達到主要目的。兩者同一滿足，才不悖自然的生理律。如果於飲食時，只求口腹之樂，咀嚼後儘量吐出，結果必因缺乏補充養料而衰弱致病。從醫學眼光觀察，實爲病態之因素。至於性慾亦無二致，性慾的主要目的，爲人類生命之傳遞，以求種族之延續，其次要目的，即爲性快感，以助人類進傳生人類之責。於夫婦合理的性交中，兩者同一滿足，乃不悖自然的生理律。如果於性交時，實行人工造學法，只求性交之樂，已失性慾之主要目的，實違反生理作用。從醫學眼光觀察，實爲病態之因素，因在不合自然生理條件上進行性交，爲人類正當心理之變態。

(二) 違反倫理原則

婚姻之主要目的，爲生養教育子女，次要目的爲夫婦相愛互助，根據倫理原則，夫婦性交而實行

人工造學，是最無廉恥的行爲。如果作父母的行爲求自己的便利，損害自己的子女，非但違反倫理，而且犯殺人之罪。夫婦性交而實行人工造學，便是摧殘未來子女的生機，與殺已生的子女，是同樣的道理，因爲他們有生到世界上的權利，作父母的却沒有事前阻礙損壞他們的權利，從這一點上看來，命育非但是不道德的行爲，而且還犯預殺子女的罪惡。

就夫婦的關係而言，夫婦合理的性交，爲保持夫婦間真正愛情與互助是非常重要的一端，夫婦因相愛而性交，因性交而產生子女，生子女實爲夫婦間真正愛情之結晶。如性交而造學，則將夫婦傳生子女（夫婦愛情之結晶）之目的與責任，完全取消，而惟淫慾之是求，如此以來，性交已爲雙方縱慾之機會，把對方面着流慾的工具，把家庭腐敗化了，夫婦間已無真正愛情之可言，更無所謂家所幸福。故實行命育，實破壞家庭，大傷夫婦之道。因命育而縱慾，那末當時夫婦一方外出，對方的性不能滿足時，必發生亂倫，而夫婦之信義喪矣。夫婦間庸劣這種不道德的生活，豈非變成了禽獸嗎？

(三) 違反文化傳統

多福多壽多子孫，是中國的傳統觀念，禮句話雖似陳腐落伍，然而却有他的道理。現代的人固然聰明進步，事事講科學化，然而現代的一切，並不見得都是善美與美的，而古舊的傳統觀念也不見得都是可鄙可棄的。每個兒童的生出，不論他是男是女，便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分子，家庭便增加一份生



聖誕節考略

郭時敏

本來研究聖誕節時，應當有兩個同時討論的問題：一是關於基督誕生的年月日期，二是關於聖誕節的起源。但得第一個問題，因手邊圖書不多，無從參考，所以暫且放下，而單論第二個問題——聖誕節的起源。將聖誕節興起的時勢和緣因，分作兩點來略談一下：

一 聖誕節是何時興起的

A. 最初，公元二世紀初葉，東方教友在每年冬至後正月初旬，已有慶祝「基督即示他天主性節日」之俗。聖誕，受洗，三王來朝，是基督在世最偉大天主性三大事蹟。當時皆在同月舉行慶祝。所以聖誕節也在這時開始了。這與後來聖誕史蹟的發現，恰相融合。近代公教考古家在羅馬最古的蒲利細臘教堂（*Church of Praxilla*）裏，發現了許多二世紀初葉的公教壁畫，其中最名貴者為表現基督降生美好的「聖母像」。像之內容，如作者親見：聖母斜坐，懷抱聖嬰，首上有一奇星，基督降生預言者——依撒濟亞先知，嚴立其旁，面向聖母及聖嬰，舉起右手指著奇星，表示歐西的誕生，如何是天上降來的光明；也就是他所預言的「童貞女將受孕生子，取名 Emmanuel」。所以教友們自第二世紀已有慶祝聖誕節的風習，可為信而有證了。

B. 聖誕節在第二世紀雖已初興，但多是限於東方或其他地方若干教友的節期，在慶祝方面，仍與其他慶日應酬一同舉行。到了第三世紀，聖誕節已由東方傳到西方，並其地教友地方；慶祝方面，完全與其他節期分離，單獨舉行，因傳行日廣，漸漸便成了公教通行的節期。我暫舉幾個古歷史——公教曆禮表——和史家著作的記載來作證：

按歷史家 A.M. Jacquin 等所記：羅馬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慶祝聖誕節，是聖瑪瑪理篤 (St. Hippolytus) 三世紀初傳傳出去的。

按公教古史記：羅馬教友慶祝耶穌聖誕與外教人慶祝彌拿神 (Mithras) 波斯太陽神) 誕生，同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然彌拿神的崇拜，第三世紀始盛行於羅馬，那末，聖誕節也在這時傳到羅馬了。

聖達瑪索 (St. Damascus) 敘利亞之史官聖額我略 (Paphlagonia)，在編製公教曆禮表上，也詳記着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聖誕節，他並不把它當作才創的節期，而認為是從羅馬教友相傳的舊習。按歷代教宗本紀，聖達瑪索教宗，三六六年即位，三八四年駕崩；可知在三六六年前，聖誕節早已通行。

C. 第四世紀時，慶祝聖誕節的風習，已傳遍各處，凡公教所在莫不舉行，這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聖瑪理第四世紀通用禮體表即教宗人陰譯錄。在禮表上詳記着每月每日應過的一切禮節，特記着「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基督在客運白冷之聖誕」。

聖誕節興起的時代，上面已略說過。現在更進一步研究：為何聖誕節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行？對這問題的解答：——

有人謂因「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基督之生日。但這話是無根據的：因在聖誕節初興時——二世紀初——舉行慶祝，多在正月初旬或別的日期，並不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尤其關於基督誕生的年月日期，歷代的傳說，經史的記載，學者的意見，紛紛迥異，各不相同。德人蓋維亞當 (Karl Adam) 說基督誕生在公元前七年秋。西班牙人 P. A. Kersch 以基督誕生當在建造耶路撒

後七四八年——公元前六年，即大流落得王去世（七五〇）前二年。又有人說耶穌誕生至少在馬大落得王死前七年或八年，約在建造聖瑪後七四九年九月；所以生於公元前五與六年間。更有人以為耶穌誕生日明在四月十九或二十日。亦有人謂在五月二十日。按公元二四三三年一位無名氏的作品——*The Paula Computation*——所載，還有人以三月二十八日為基督誕生。凡此等等，孰是孰非，不得而知。那麼，就無確證作依據，又未獲得一致的答案，如何能定十二月十五日為耶穌誕生？就那克羅第（St. Clement）在第一世紀，曾博覽聖書，各處旅行，兩年來月，研究考察，為解決基督誕生年月日期問題，結果，還感覺失望呢！

十二月二十五日既不一定是基督生日，為何公教擁護定是日為聖誕節？按一班學者的考證和解釋是這樣：

按羅馬國風，太陽之昇事是多至後十二月二十五日起始；因羅馬日為「無敵太陽神」之生日，這太陽神——即波斯神——的崇拜，公元三世時，盛行於羅馬，特以「無敵太陽」之名對之。並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行慶祝，處處懸燈結綵，儀式隆盛，民衆莫不參加；公教方面怕信仰不堅固的教友，也陷入無空神的迷信，沾染了異端習氣，為避免危險起見，也選定十二月二十五日為「真正義德太陽」——基督的聖誕節，以代虛偽太陽——無敵的誕生節，命教民舉行慶祝。

上面的解釋和考證，的確是對的。因為當時羅馬教友，在外教人的慶祝節日，也舉行公教慶日，這類「取代」和「比較」的事跡很多；例如四月二十五日為以前外教人敬拜樂必斯神（Mithra）的節日，民衆聚集遊行，呼求諸神保佑其農田收成，羅馬教友亦於是日舉行祈禱大會，典禮的隆盛，遊行的路線，皆與以前相同；聖費朗明路（Via Francosa）至於密爾威橋（Ponte milvio）沿途歌唱讚頌聖列品路文，祈上主因讚歌之轉經，降福五穀百果的豐收；最後，到華帝崗大殿，於伯鐸萬前獻祭畢，大會閉幕。

又按 P. Reata's 的記載：正月六日與十二月二十五日是猶太民——在瑪拿伯拉運載耶穌希律殺後後的脫聖殿和重建祭台的慶日（Hanukkah），所以敬世教友，亦於是日慶祝聖誕節。這見解且讓讀者自己採擇好了。

羅馬——公教的中心，信友元首之所在——既選定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聖誕節；所以不久之後，在當日慶祝聖誕節的風俗，已廣傳各處，如金口聖若望於三七五年間，已將羅馬習俗傳到安底歐，君士坦丁堡；到第五世紀初葉，連耶路撒冷、亞歷山大府等公教地方，也都於十二月十五日過聖誕節了。以後因公教日益發達，慶祝聖誕節的風俗亦隨之廣傳，今日已風行全世界。

二 聖誕節是為何興起的

聖誕節興起的原因，除了紀念基督降生的奇跡和感謝他救世的鴻恩；是為反駁異端邪說，護衛公教真道；並藉以「取代」慶祝無敵太陽神之誕生。

A. 諸奇跡學派（Gnostics）對於一切，譯基督之天主性，也主張絕對唯知論，說基督單在若翰洗禮的時候，才成了天主子和聖西羅。這種醜惡邪說，引起了公教方面激烈的反駁；不獨用歷代教父的著作，博學師的言論，還特別的用了慶祝聖誕的事實，來證明基督的真天主性。因為聖誕，上面已說過，是基督在世顯示他天主性三大事跡之一：

- 一、三王來朝朝禮，意思就是基督顯示自己與三王用種種奇跡，默啓，招引他們朝拜他——新生的教主，認識他天上降來的真光。（參考新經，馬太二）
- 二、耶穌受洗禮，初世紀為東方教友最大慶日，因為是特別顯示基督天主的事跡。（新經：路加，三，三；瑪爾谷，一，九；一三，三；馬太，三，一三，四；若望，一，三二）。
- 三、聖誕本身是顯示基督——真天主降生為人之奧妙的事。展開全部聖經，觀看古經關於聖誕的預言，藉經關於聖誕的事跡，便能明瞭。第二世紀初葉，教友將耶穌聖誕與受洗和三王來朝，同日慶祝的用意，即是為證明基督的天主性。

聖誕節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羅馬舉行是為「取代」無敵太陽神聖誕節的，我們已說過，不必贅說。

我們從考求聖誕節的起源，可以明瞭：聖誕節不是從一種迷信偶而的產生，更不是——如同聖誕老人——從神話的演繹出來的；而是具有悠久歷史和宗教意義的佳節。慶祝聖誕節，並不是單在外表的儀式和歡樂，而亦在內心的榮耀和精神的愉快！（原載輔仁生活）

原始人與原始宗教

DR. I. WALKER
葉德禮譯



討論人類的顯微是否由於走獸演變而來，是一個宗教或神學上的問題。天主教會對人類顯微等進化的問題，從未有若何成見。對於人類的顯微由走獸進化而來的學說，她卻堅強的否認，並且處了它的罪刑。天主教會歷來總站在她的立場，證明人類的靈魂，由走獸進化而有，是不可能的，而應當是由於造物者特別創造的。對立的異論，——否認人類的靈魂——是無神派和唯物派的意見，在這一點上，却是信仰與信仰對立，信仰神存在的反對信仰神不在的即種敵對。至於人類顯微由來的問題，完全是一種科學的研究。直至今日，尙未解決，將來仍可站在學術立場上自由討論；不過假若有人確認人類的顯微，一定是由走獸而來，我們也能承認，你還只是一個揣測，而決不能證明；因為人類的顯微與走獸固然有相同之處，然而有更多的迥然不同之處。現在這個問題的情勢是這樣的，關於討論人類的來源，尤其是討論人類顯微涉及複雜的時候，學者都有戒心，都感覺到是很危險的問題。

為了使我們討論的問題不致混於混淆，並且要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我們應當分別清楚的是：一面有學術考證則證明了的事實；另一面有為學術研究工作而定的假設(虛構)——揣測，並且也應當分析；人類顯微是由於「非人類生活階級」的——(獸類漸活)——東西進變而來的假設，與確證是由於猴子進變而來的昔日學說，是兩個大不同的問題。人類的顯微是由「非人類生活階級的東西」演變而來，也只是生物學上的一種假設而已，對與不對，不能斷定，它只是有個「可能性」；我們不應以為有學術上的價值。舊有的「猿非人類始祖」的理論學說，——就是說，人是由一種相似人的猴子進化而來——現在在學術上有了莫大的疑問和困難，這種疑問和困難是解釋不了的。(Professor Keith)二十年前，美國的人類學家吳斯蘭(H. H. Ohlborn)也曾相信，人同人猿在原始世紀可能同出一源，然而他却很激烈的反駁「猿猿是人類始祖」的學說，他說：因為人類由猿猴而來的學說，是一種完全錯誤的，完全虛構的學說，應當由我們的書籍和思想中剷除。這話並非出於情感，而是出於學術上研究的根據。

現在的學者，在學術上都拋棄了舊有的學說，而不再把猴子與人類強拉成祖孫的關係了，現在都致力研究人類與猿猴可能在第三紀同出一源的學說；然而直至今日，凡是專家都一致的承認，不但他們所假設的「同出一源」的痕跡也沒有發現，而且在發現的古物層中，猿人與猿之間類似的痕跡也沒有尋得。在生物學的觀點上，他們說：人與猿之間的東西，是不可確有的。一個形成長大，介乎「先人的始祖」及人類顯微的另一種東西，總未有過。並且進此到後我們人的形體一種動物，而沒有靈性，這也是不可能的。可知，人之所以成人，並不是一個進化的階梯，去功能獸類的性力，而給他安注上人的靈魂便成了人，因為人類的靈魂與獸類的肉體，那肉體應當完全改變，使之成爲一個相稱的顯微方可。由此可知介乎人類之間的東西是不能有的。

過去主張人由猿猴進化而來的學者所倡的進化程序——最早有人猿——次有猿人——再次爲內安特人 Neandertal 內安特人爲德國之地名；一八五六年曾於此地發現古人之骨骸，故名曰內安特人。——最後現代人——已與現在所發見的公認的事實不符了，因為關於人類的發現雖然是在初期冰期，或中期冰期的時代，甚至有的說「內安特人」還早的多，可是與「今人」(Homo sapiens)的人種(Homo sapiens, homo sapiens)相同，所以他們的進化程序，不得不另尋新的出路。

由人類顯微進化的問題上，對現代人的入種，我們決不能有任何的推斷，或者在次期或介乎次期與的古人遺骸的研究上，能作些推斷或揣測，比如「安內特人」——「爪哇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 或北平周口店人 (Sinanthropus Pekingensis)——以上種種古人所遺留的形體，多多少少證明原始形體。(比如傾斜型的額骨，狹

小約道骨，縮短的下頰骨，突出而碩大的後腦骨，向；單的眉毛骨。很近似猿猴的骨骸。

若把這些發現的猿猴的頭骨，拿來講解「人」，這確是由猿猴脫變，那末有一些重要的事實，才一說就明了，因為我們現在也發現了些古人的遺骸，與「今人」「真人」的形體完全一樣，（凸出的眉骨，方圓的額骨，不突起的眼毛骨），而這些古人按時期說，比那些似獸形骨骸的古人並不晚，而且有一部份，比他們還早的多。例如「皮而當人」(Pithecanthropus 英國東南)人類學家，大半都認為除了德國「赫得拜格人」(Heidelberg)外，「皮而當人」算最早的原始人，也是「今人」「真人」的種類。近來又有些被發現的古人骨骸，他們活的時期，也還在初期冰期及中期冰期的時代，例如「索斯考伯人」(英國) (Swanscombe)、「土太因漢人」(德國) (Stranien, Wurttemberg)、「代尼期人」(法國) (Denisova)、「加爾美藏人」(巴拿斯坦) (Gornal, Palestine) 。關於這些「今人」人種遺骸的發現，英國的穆威人類學家凱德(Arthur Keith)法國的蒙塔斯(Ashby Montagu)以及地質學及古生物學專家賽羅及武德 (Noordward) 都認為對人類歷史有極高的價值。連世界人類學的領袖施米德(W. Schmidt)也很重視。(施氏在瑞士出版的「自然科學及協會的報告」上刊登他的著作：「民族學與史前史的合作，對解釋人類古史的貢獻」) 考拜爾司(W. Kopen)在他的「原人與原始宗教」上，對這問題有很豐富的事實價值的材料

並且很有系統的檢討，及很實實的結論。假若「今人」的人種，是我們人類個體進化的人種，那末那些像獸形的人種，可以說是次一期人種，(或稱獸形化的人)。原始人所以演變到獸形的原因不一，可能是次世時期，生活非常艱苦，以及食住的不良，使肉體起了變化。關於這個問題，有兩件被學者所發現的事實，值得注意：第一，「內安特培人」是近獸形的「今人」之旁系人種，(至少在歐洲是如此)，當他們在次期的次世時期時，還更近似「今人」，他們在最後次世時期的起時，已演變到「猴形」，第二，西方的最末次世時期的「內安特培人」比東方的次期次世時期的「內安特培人」之獸形特徵，大的多；並且「內安特培人」離亞洲原始地，(人類學家推想人類的發源地是亞洲中部)，越遠，離次世時期的末尾越近，他們的演變也越大。

原始的人，按史前史及民族學來觀察，是「完全人」，他們的智力和我們的先人完全是一樣的，現在的人類學上，一個毫無疑義的問題，就是今日尚生存的原始人，不論他們的形狀如何，不論是什麼種族，他們的靈魂和理性，與其他的人完全相同。若有人硬要說一定要說他們是無靈性的東西，那麼只好看他是不可以理喻的人。

一九四二年克拉克特(G. Kluge)出版的著作，名叫：「原始人是創造者，次世時期人的靈性世界」，他說：那時有了人，那時就有了器具，火，及互助的工作。為此一談原人，便談到「人前人」——(即人以前的人)，這個名字本來是不合適的，因為「人前人」是不存在的。創造器具者的形狀，與他的本性毫無關係，形體像猿猴，只要製造器具，就是人，不是人前人，人之所以為人，幾乎他有理性，不在乎他的形體如何，固然形體的，來源及其演變，至今還是一種重要的，甚至感有興味的問題，然而對於人的靈性一方面講，總算次要的小問題。

考拜爾斯教授(W. Kopen)在他的實地考察內，所注重的還有一點，就是原始人的宗教，他在比爾的實地考察，(Bil-Expedition 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對印度宗教史上，有新的莫大的貢獻及指針，到現在，印度原始人的宗教史，很少有人去研究，可以說還沒有人去研究，因為印度宗教史在學術上完全受進化論的支配。——由多神進化到一神教的進化論——而考氏實地調查的結論，是他們有一個至上神的信仰(名叫Pitragwan)，這個一神的信仰，淵源於印度的亞里安人種以前，這種信仰最近二十餘年來，在上古及原始的民族中發現的不少，生活在南美洲南端的島嶼上民族的宗教，也是一神教的信仰(Yamandá-Itáta De Fuego) 考氏同爾爾得(M. Guinda)二人由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餘之中的調查產集四千頁的著作，內中論原始人的宗教詳細而確切，在人類學上有極大的價值。

雷鳴遠老人抗戰記

(續)

曉星

十四 轉移，轉移，转移到鳴李

救援隊走到了芥泉車站，馬上就發房，住下了。雷神父因爲有王殿軒的說話在先，當夜沒有隨軍出發，師長也因為戰事稍鬆敵人既沒有加理的追擊，同時又願意等自軍軍隊消息，所以也沒有當時就定。可是就以王殿軒通天的本領，也不過只要了來幾輛破車皮掛在一架破舊的機車背後，將六旬的青年雷鳴遠與出入千軍萬馬營中的師長，在救援隊到離芥泉之後，才拖他們到了芥泉車站。這是因爲當時的好車皮一輛都沒有。雖然如此，畢竟比起安步當車來，還舒服一些，至少免除了大部份的勞累。

救援隊與師部到了芥泉，本打算立刻找到檢次去，然而因爲十二師的兩個旅，還圍門在甜關，未曾撤下，沒有軍隊的師長還算什麼師長？另一方面雷天來，救援隊等也走的太乏了，日寇既然沒有尾追下來，當然可以借機休息。於是師長就決定了先在芥泉住上幾天，糧食一住住了三天，便乏困然歇過來了，可是師長渴望的兩個旅，還是依然杳無消息。師長很發愁，很緊張，電訊連絡又不通，語言却是不少，有的說是三十四旅被包圍了，有的說是三十五旅回師相救，結果也沒有結果。有的說是大約全師覆沒了！

芥泉這個地方是一訓很好的區域，滿地方都是密洞，洞在漫山坡的小洞口，同時也當了窗子，甚

而的設置完全和我們的住房相同，尤其好的就是多暖夏涼，他還不是他的真好處所在，他的真好處，尤其在於戰火瀰漫，飛機滿天的時候，可以使大家隱藏在密洞裏，安安靜靜的避過，如果有炸彈下來，到了洞口，只要它不會拐彎的話，它是絕對不會落到密洞內的。假定炸彈落在上層呢，厚厚的山石膠泥土，是很難擊穿的，如果是落在正口，那也只向向下沉向上炸，斜裂的洞口，是不會進去炸彈的。一天雷神父同立理兄弟等正在密洞裏休息，忽然又聽見危險的飛機聲，他們便仰起頭來。從密洞向外看，立理兄弟用手指着笑說：——瞧！下來了三個炸彈。

雷神父也用手指着說：

不，九個！

話猶未了，九枚炸彈一齊炸響了，雷神父毫不遲疑，立刻給密洞藏着的兄弟救援隊們傳下令來。雷天來，救援隊等也趕了，救援隊員大部都出來，從事救援。死了的，抬去埋了，傷了的，有的臨時可以救活，有的則指出發到別處。在這裏救援隊救傷傷兵，發生了一個趣事：在芥泉車站上，停有幾節沒有機車的破車皮，一個士兵，大約是見飛機過來，害怕了，爲了躲避而躲藏在車皮底下，不知怎的，他的一隻手放在車軌上了，炸彈落下來，震得大地沉響，因而那幾節火車皮動了，車輪軌在他的手上，手被滾軌下來。他不住的喊叫，救援隊到了，那個人用力拖，却是拖不出來，又叫了

幾個去人推車皮，然而車皮重幾萬斤，又那能推得動。怎末辦？他呢？活活的一个人，不只有等死嗎？大家圍圍圍，沒有辦法，這時一位從前會當過土匪現在已放下屠刀的隊員，情急生智，背來生具，我來路上拋下的鐵板，叫了兩個隊員，拖着被軌人的腰前，出其不意的「出」的一下，將他的手，用鐵板圍下了解救，雖然不免露出了幾聲慘叫，然而畢竟失救而救了他的全身，過後我們想那人，不致於痛馬那位立地成佛的土匪吧！

救援隊在每次被炸之後，總要作許多救苦救難的事，這次當然也不例外，例外的是這次救援隊得了好多東西：必要用的茶壺，以及許多其他茶缸之類的東西，這些東西都積在鐵路旁，沒有人拾取，每個隊員都弄到了好幾個磁壺，累累的積在腰裏，此外還有一位隊員，大約是炸彈震花了眼睛，他看見一個白東西，認爲是寶物，俯身去拾，原來是一條節，被炸彈炸的全身爛了。

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救援隊同師部正在休息着，忽然又聽見一片槍聲，震動天地，火光亂飛在天空裏，大家已成了驚弓之鳥，一聞槍聲，一見砲聲，以爲又是日寇偷襲來了，不問情由，不分皂白，立刻拿起鎗來便跑，頓時又亂成了一糟不可收拾的混亂，有人使力的喊着：不要怕，是炸彈子彈車。然而你說者只言說，他聽者却不信，依然是運忙忙以逃地爲上策！救援隊這次却出奇的鎮定，他們派遣人去問官處。副官處告訴他們是燒

全軍三軍，都集中在哈李一帶。

十二師的部隊，也出動了多倍了，也不別再舉動了，大明白日立起就火速登程，開奔哈李開來。中途經過幾次，雷神又跑到堂內去拜神文——是爲了借到一份降衣祭器。且是神文們一個也沒有。不得已，只得別處去借，這倒真是距離最遠的地方，當然雷神文就伴那裏去了，去時還帶着兩位兄弟。

行軍到哈李的時候，天色已昏了。雷神文與軍隊，第一件要作的事情，自然是作飯。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但是天曉夜說，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

正在吃的時候，忽然亂了，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

說他，他就是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

其餘兄弟們，大家不放心，就將他的收給雷神文，因爲是在一條坑上，要作飯的方現在雷神文兄弟不很高興，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

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

其餘的人們是百餘，是軍隊，拜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

大家正在忙忙亂亂，無頭無腦的跑着的時候，忽然走在前頭的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

大家正在忙忙亂亂，無頭無腦的跑着的時候，忽然走在前頭的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雷神文與雷神文的話，大家就一齊下手的作着飯……

特務隊雖然了，師長就剩了孤零零的一個人，他騎馬，大約是爲了縮小目標，也不會在大路上，這就轉入了沒路可走，這也許是逃路嗎？師長的心裏也許感到了絕望的虛暗，他可說是得馬出籠的逃者。不知怎的，馬竟踏入溝渠中了，師長驚慌，他狂然一躍，又爬到了溝渠的更深了；走了！走不動了，是怎麼太深嗎？馬正馬停止前行了，牠喘氣，他揮動，師長坐在馬上，思索，發誓，揮動一響，馬重新打中了馬的胃部，崩了。師長一躍下馬，跳入了溝渠中，忽然入了他的腦，他不罷休了。這時我親隊員們正走到這不遠的橋上，師長騎前說：有人麼？我是師長。這時親隊的那隊人正與師長兄弟帶着，他一聽見師長叫，立刻便帶着幾位隊友過去，將師長拉起來，架着他走上溝渠。他們想活師長，師長說：不要緊，我走吧！然而他那裏走得動呢？於是幾位兄弟便派了四個人，一付担架，抬着師長。師長躺在担架上，是什麼心情呢？他的頭部下壓了地，只有兩眼放閃閃青光在黑暗裏相照，他的心，我們猜一定是又喜歡又痛苦吧！

領袖在担架上，不住的喘息，不住的向救護隊還辛苦，後來他又向救護隊說：你們有定心的藥品嗎？我很心慌，兄弟們立刻給他送上十滴水一瓶的藥品，師長喝過，心漸漸穩了，這時又感到了飢餓，向救護隊要了些烙餅吃了。他很高興，他連連的感謝救護隊，更衷心地感謝兄弟們對他的好心，從此之後，他同兄弟們簡直成了兄弟家人，見了就親熱得不行。

其餘的救護隊員，大都散開着，一半走，一半

回着；漸漸兄弟與良兄弟又集合了許幾十人，進定着。這時兒砲聲已經聽不見了，大家漸漸走近一個村莊，村中住着第十二師，一名連長叫立淵兄弟聽說，立刻兄弟問他，他說：不要緊，什麼事都沒有。同時他又告訴說：不要跑了，不如在溝渠邊一查，這溝渠裏的有一百多人，但可把溝渠日本鬼子一氣。然而，然而，大家都有些成了驚弓之鳥，深怕日本再追了來，不得逃脫。於是就不過在溝渠休息的，還依然繼續着他們奔向檢次路。

其實後來他們才明白，那溝渠的事，大家說有一情況一的情況，不過是本師的新軍車，當春因爲回到的太平了，竟作了本師的軍車，而變作了一個敵隊的人，這真有些讓人好笑，而於是在逃債的兄弟們同隊員們，却看倒整了是本師的軍車，所以沒有到時，當春跑出去並沒有多遠，而驚慌的隊伍呢，却到這孤孤的對檢次，由檢次又向米龍去了。

當時情況雖然如此，然而那時候在野手打傷的傷兵，救護隊卻一直地拉着他們，走東走西，沒有一個丟失了。

死灰復燃的節運育動

(上接第一四四頁)

努力。實踐之案將來與他最爲切實，當亂的社會，將來雖因他獲得安定，因爲他將更受諸了相當教育，能成爲科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或者也可成爲民族的英雄，誰也不能預知。有人即有力者，有人即有辦法。爲此我國歷代的人，無論貴官富貴，皆以添了這實事，以子母多爲幸福；並不是沒有

道理。我國數千年之文化傳統，是有他極高價值的。這任何中國人，無論他如何改變，總不會受外國文化傳統之支配。即曾學說，無論他如何攻擊文化傳統，將來總逃不了它的覆滅。

(四) 節育等於民族

自說

在今日世界各民族生存的時代，各國政府對於本國人口之增加，無不特別注意。總現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曾明確指出，近百年來世界各國中國國家人口增加之迅速，以及我國人口增加之速度，長此以往，再經一世紀，則我國家之人口量，將與我國相等，或過於我國；則有五萬萬同胞之痛苦，亦將列強淘汰消滅。總現在二十餘年前已有此警覺，希望全國人民對於人口之增加，特別注意，以保將來亡國之禍。雖然在二十餘年前，民衆正在存亡絕續之秋，而提倡節育者竟獨一施運，唯恐亡國之禍，晚來禍心！

命育在歐美各國，早已倡導實行，希望強國助種，經過數十年之經驗，所得的結果還得效力。把自己的民族已引向滅亡的途徑。當時提倡其力者爲法委二圖，現在受其影響者亦爲此二圖。目前法委二圖，亦不再提倡命育，乃而提倡生育，而衛生育。提倡命育便是提倡民族自救，一種強性的自利。希望我國提倡命育的太太先生們，知所警覺。

結論

綜合以上所說，節育是違反科學，違反道德的行爲，爲個人家庭，爲社會，爲國家，毫無利益。提倡節育運動者姑不論其動機如何，其行動總是從中華民族的早日滅亡。如果是提倡衛生教育之名，作爲提倡節育用品，以達其普及之目的，更是爲民族之幸福，全國人民的公敵。願全國同胞起來，迅速剷除此等政制！

伊索寓言詩 (續)

詩人

文字價值如何，
上邊已經說過；(一)
現則我要說給人知，
神明怎樣變慶文學。
西母尼特這位詩人，
上文已經有了說明。
有一位比武而得錦標者，
出了一種有定數的酬金，
請他撰一篇揄揚的詩詞，
並囑他守秘密不要聲張。
因着那題材的枯竭，
必下潛虛不能暢行，
爲着陪襯詩人用了
動輒的那兩顆明星，(二)
爲這比武者的光榮，
烘托出嚴重的行情。
詩詞固然是寫好了，
但酬金僅得了三分，
再索其餘二分之時，
比武者如此向他云：
「該價你其說二分者，
是那兩顆被讚明星，
可是如此叫你去求了，
雖是心中忿忿不平，
爲得得你發怒！」

鄧及洲譯

餉你盛福一頓，
今日我要宴客，
客中你算一名。
詩人受了款項，
雖然心中酸疼，
却是伴不則聲，
以爲傷了感情。
於是應了邀請，
準時前去同飲。
席間杯盤輝煌，
掌中著氣盈盈，
驕地奔來兩位青年，
汗流滿面渾身灰塵，
尋時呼了某以傳語，
請西先生出來會人，
趕快出來不要留停，
爲他有緊急的事情。
奴輩而疾呼西先生，
詩人一步邁出廳門，
屋子立刻全部坍塌，
壓死了其餘的客人！
事後門前一再找尋，
杳無兩位青年踪影。
此事的原委一傳出，
滑溜是薩庇的神明，
爲替代應付的酬金，
搶救了詩人的生命。

發外音：比武者確是一介武夫，詩人借用兩顆明星的稱號，描出他比武獲勝之光榮，他却不懂，認爲詩人在讚美那兩顆明星，不是稱讚他自己，其意可憐又可笑。事前約定之酬金，價值之三分之一，其餘的二分，說是該那兩顆明星負責，其詞振振，其理皇皇，雖是武夫，而其失言自肥，吝財不捨，偏偏能覺得口實，以掩其鄙吝，亦可謂尤武允詐，有勇有謀的鬼雄也。屋子全部坍塌，壓死一切的客人及那位主人，本是偶然的事，但與其說薩庇的神明，因着西母尼特的詩詞天才，暗中特別加以保護，不如說或許因其有超羣出衆之德，得以免死。可是，西母尼特之德，從那方面可以見得呢？答曰：在其值得酬金三分之一，而不與對方計較，餉之一餐，雖然接受，由此可見其性之中和平靜也；而中和平靜之人其他必豐盛也。二青年倉卒來訪之事，是真是假，固難說了。

(上轉第二六面)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羶羊山羊一般，把羶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主要向那右邊說：你們這羶羊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爲你們所預備的天國，因爲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旅客，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就問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我們吃，渴了給我們喝，甚麼時候你赤身露體，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裏來看你呢？主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主又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诅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爲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火裏去，因爲我餓了，你們不給我食，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作旅客，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裏，你們不來看顧我。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或渴了，或作旅客，或赤身露體，或有病，或在監裏，不伺候你呢？主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然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這些人要往永火裏去。」讀上面的一段話，便明顯地告訴我們什麼是上天堂的車票及怎樣可以買到它。

因此，我們敢說：物質的冒險，肉體的林立，金錢的奢逸，一切的一切，你假使貪戀不捨，懼吝自私，那你決不能達到上天堂的車票。而且到了臨終的時候，還剩你的身，害你的靈。你爲什麼總想於充裕多積的物質，株守終身用不盡的金錢？你以它爲能給你真實的幸福，使你成爲永遠偉大的人物嗎？歷史告訴我們，那是未曾有過的。真理警告我們，那是等於自殺。因爲那不斷殺人者決不能自救！那頓享現福者決不得永樂！那只圖現生者決不得永生！

我在美國聖盜博大學

黃 滄 江

聖盜博大學 (St. Ambrose College) 成立於公元一八八二年，座落於美國依阿華州丹文察城 (Davenport, Iowa) 是丹文察城第一位總主教麥克米倫 (McMullan) 勳辛的牧養，它開始教育着這附近的青年，引他們走上應該走的路，雖然，當初規模不很大，迄今一個有五院，四十六班系，百餘教職員，二千多學生進學堂和附屬地聖博羅中學了。在丹城它是獨一地最高學府，與規模稍小的聖羅克女子大學 (Marycrest College) 是姊妹。

六月裏，毛神父給了我這個學校，這個學校底入學證和四年的獎學金。九月八日午後五時，威爾遜總統就是將我帶離了上海，十三天後，到達者金山，那日，轉搭了二天三夜的火車東行，於二十五日上午五時四十分我到了丹文察，到了我底學校。文劍是前一晚得到我由阿馬哈 (Omaha) 發出的電報，駕車到車站接我。海外重逢，又是一番情情。接着我看見了慰慈。他們兩住在一間室裏，麥克阿里樓的三層。同時，我開始注視他們底衣飾：卡克上身，深藍色，鐵扣，前後六口袋，粗布下裝。文劍底頭上還有一頂綠色絨帽，恰好裝進了半面頭頂，帽底前邊註明了姓名，住址和籍貫。後來我才知道平時學生們都是這樣隨便，至於絨帽子則是一年教新生底標記，隨處不得脫去，上調也不例外。在學校帶了它有些條路不能去，帶了它學生們可任意戲弄。如果，同室的是舊生，那嗎？帶絨帽子的新生，即得爲他洗衣，擦鞋和一些可能的事。爲了這樣，我們計劃着請求學校，替編我們三人在一間室裏。

九點鐘，辦公的時間，文劍和慰慈帶我同去查閱導主員滿 (Breuer B.) 一位青年神父，他爲我底安抵祝願。我底室底也被精定在校內的大術士樓 (Crawhall) 與一位美籍同學名叫滿爾舍同室，而對我們底請家否定了。以後我轉到教務處註冊和聽課，到建務處領取飯票和學生課外活動費。全都入學手續備歷半小時辦竣。我係獎學金生，一文錢也不同學校納繳。某家過到了一週，學校當局并未問我爲什麼？只見滿神父的時候，我一

樣文件也不帶，一切手續是超人想像地簡捷。二十八日星期一我正式上課了。我底寢室在大術士樓的三層，用具是全套的淺咖啡色。一張上下鋪的鋼絲沙發床，白色被褥和毛毯，每週洗換，桌一雙，抽屜一雙櫃，一套盥洗用具和水汀，每天黑人婦細細地爲我們整理床褥椅桌椅和清除地板。水汀老早開放了，室內復暖，可着襯衫。但是，丹城的秋是有着初冬的氣息。一進一出，一暖一冷，我還得了小傷風呢！

我底同室，一位美籍同學，請了假回家度週末。我有些不甘心他，是著生嗎？還是具有善良性格的呢？人到異地需要的是同情。星期天晚上，德夫和傑克同我在室裏談天，房門閃入一個瘦長地個子，德夫給我介紹說他就是我底同室，他面上設去絨帽子，我們相視的笑了。下來我們談起，他是依阿華州人，十八歲，六月裏剛從高中出來的孩子。可是，他們十八歲的年歲，差不多發育得夠完全了，個子比我們高，胸圍比我們壯，耳邊已有了隱現地鬍鬚。他小心的告訴我學校底規定和依阿華州法律。直到十點鐘，他要入睡了。我則留下給父親和大哥寫信。十一點鐘，佛蘭斯說他想煙的時候了，應該睡覺了，更提起我底注意說你是剛離過長途的鴨！我謝謝了，熄了燈，室內漆黑，我正欲閉上眼。忽然門啓了，隱入走廊盡頭的燈光，我才發覺是他在上鋪伸出手拉開了門，讓光明照着我底寢。他對我是如此地善良，誠懇和周到。

美國底學生生活，健康，象小孩子樣地跳和鬧，都容易混近和認識。隨處碰面是互道 Hello! How are you! 更親切似呼出我底名字。最初我有些不慣，漸漸地才了解得是一種習慣和禮貌，雖然，彼此是陌生的。周末，是他們最寶貴最不可少的時間，大多是從星期五午後起就沒有課了，學校是在學期開始時就編就了那個周末跳舞，那個周末有標球賽 (Football Game)，學生用課外活動是免費的入場券。他們愛標球，一般美國人都是這樣，每天的報紙是離不了這消息的，且個個條和標六寸照，平均丹城

每週有一次橄欖球賽。我二、三歲的那天是星期六，當晚有橄欖球賽。在上午廣播器就開起了，比賽時也極異常；隊隊像軍隊，場場和球員們底全行表演，拳脚交加，拖打搶奪，無所不有，祇以得球為目的。那天是我們學校與密西里師範大學比賽，場場結果我們勝了。聖查爾斯大學有馳名遠近的蜜蜂球隊。

他們都愛中國且極感興趣。學校裏我們三個中國人，所以，待我們是新奇與愛護。文到和我是一年級新生，却像例外地還沒有受到戲弄。空地時間，他們總是找我閒談，問長問短，「中國距美國多遠？」「有多少人？」「有像聖查爾斯大學樣的學校嗎？」「為什麼你們要到美國？」「你們在中國怎樣過週末？」「有些時他們愛看戲？」「你有女朋友嗎？照片給我看看。」但光在反問他們時，他們總愛幸似地問：「有！」當然！從口袋裏拿出他們女朋友底尊容。遊夜遊學的士兵，我們亦曾遇到，學校裏他們有四百多人，備受優待免費供應一切，他們有到過中國的，我們談起時，他們總愛翻起眼睛說：「好！好！說一些不通的中國話和學用錯字。因此，風起雲湧的同學們要問我們學中國話了，吐舌不曉，令人極度，已！」

兩星期前，丹城底電影院放映了些中國新聞片，其中有上海淪陷奇慘的情形和不整齊地農村，成羣的苦力，因此，他們好奇地問這些是不是真的，中國是如凡何？當時，我聞只有拿出車考發給我的郵報或郵報西理和望江樓的風景照代我底回答。我不願人家知道中國底點點，更不願聽人家說中國不好。因為我太愛我底國家，雖然，是一種痛苦。

我們在學校每天的生活程序是這樣：早上六點十五分起身，七點早餐，十一點至二點午餐，午後五點五十分晚餐，至於午前八點至午後五點是上課時間，午後七點起至十一點熄燈是自修時間。

每餐是牛奶，黃油麵包，一盤蔬菜，糖果和咖啡。早餐沒有茶加一種蛋糕。午餐自己燻整，而晚餐是比較豐富有肉和冰淇淋。這些已足夠我們飽腹了，除了咖啡是熱的以外，其餘都冷的，冬天也一樣。室外的三禮拜來並沒有高到飲食的不慣，且損心損肺過去四年會變大胖子。

美國學生把讀書和玩耍的時間分得很清楚。上課時隨欲發問，花兩百出，教授問一一作答。學生與教授間態度隨便，一定限度內他們都不拘細節，

有時教授過下課幾分鐘，同學中會說出一是下課的時間了，我們要走了！除去感恩節八天，聖誕節十八天，有十八個正式上課，下月初舉行期中考試，其實臨時測驗隨時都在舉行。每週我們祇十多個鐘頭的課，雖然這樣，已是忙個不停了。教授指定閱讀書籍動輒數章。而且每週作文和準備臨時的測驗。從早上六點起身到午後十一點熄燈，每天工作將近十二小時，尤感不暇。

丹城區域是在俄阿華州與伊利諾州底交界上，臨密西西比河四岸，樹林叢生中即得它的更美麗更恬靜。全城有五個中國人，即是我們五個中國學生——二個在范廉克利女子大學。那是這學期才由毛神文送來的。丹城底日報發報了，我們到的消息，還刊出了照片。學校底校刊也分別的訪問和攝影，新聞一時。即我們俱步回頭，（她）們都投以羨慕眼光，竊竊議論。在和我們談的時候也是那樣地誠懇和禮貌。從舊金山到現在我遇見的美國人差不多是這樣。這似乎是八年抗戰所傳得來的。

（上接第十一面）最近轟動一時的赤色間諜案即是過早必然的一個步驟，杜魯門總統心底內是反對的，但是同時也誠心地非常崇拜羅斯福。故此，他上台之初，決不敢改變羅斯福的親蘇政策，其實他即使當時要改亦不能，實內及政府內一切要人，皆是羅子羅孫，赤色份子底勢力甚大，有的比較聰明，有的比較愚笨。各有其分配之工作，各有其特殊的目的。赤色帝國的第五縱隊，是組織得異常精細而嚴密的。其比較聰明的，已附著職業界而與母黨分裂。其比較愚笨的，則仍在政府各重要機關中辦事。此次由共和黨發動之審查赤色間諜案，終於因杜魯門及民主黨之不合作而不能有所具體成就，然而民衆對共和黨的憤恨已到了公忿的地步，而對羅斯福之崇拜亦大為減低，即然的美國的親蘇政策已是應終正除了。共產黨如果再有幾個間諜在美國政府內，那末至少也復難工作了，決不能再像羅斯福時代的出入自由了。

結 論

雖則我們因杜威及共和黨之失敗，而不致希望美國政府積極援華，然而也不必因此過於悲觀。援華之大障礙是馬歇爾一人，他已在南路上進發，則杜魯門總統之對華政策必將轉變。依據杜氏之反共誠心。我們敢希望他亦懂得援華是急不容緩的。

上天堂的車票

毛振翔

「德吉德因」是人們普遍的心理，所以一遇到災禍的侵襲大家都帶先恐後的紛紛一避。尤其是匪禍，只單聽到風聲鶴唳，那些有錢的人便已重逃西竄。可是跑到那裏去才說完全無危險？他們也說不出，想不到。其實你避到的地方，誰能保證？任你怎樣會也難避。儘管有錢，並不能得到絕對安全的保障；因為世界上任何地方，多多少少都是一個危險的場所。要使你的心靈能保持平安，遇到外險而不亂內心，那祇有站在天主的一邊，因為同天主站在一起，就有他來替你保全生命。這生命有了他的保護，任何能力也就沒有法子能奪去，因為生活於天主者是永遠不會損失生命的。即使敵人能奪去了你的現生，他却幫助了你永生的實現。永生的實現，就天堂的到達。

天堂的道路非常崎嶇的，你若不努力就不能達到目的，你若不小心就會途途失往。因此，要使你對人生的目標得以確定，對上天堂的方向得以認清，你就當向凱爾處去查問，怎樣可以到達你的目的地？乘什麼車子，買什麼票兒，預備什麼東西？說到了買上天堂的車票，可與普通旅行的車票不同，因為上天堂的交通工具——就是你本人自身，駕駛者也是你自己，不用駕車夫，而你隨時都在旅行。那裏像東逃西竄千方百計去覓車和駕用駕駛的困難？但是有車沒有油，雖有駕駛者，還是行不得啊。什麼油才適用呢？這種油可不是尋常從動，傾，噴油器噴出來的油，那是天主的聖靈。由天主賜給聖靈來使人們上進的力量，那可說等於給行車加油。這樣看來，上天堂的油是天主給你的聖靈，上天堂的車子是你本人自身，而為使這聖靈能去配合去動作，且能成就偉大的功績，那彼此間就須有密切的合作。這合作的精神就是買票的代價。

誰都知道這聖靈是旅程最麻煩的一件事，先要預定，預定妥當再按規定的時間去買，還要跑許多路到一定的地點才能夠買到，並且不能常買到連車票，到了票上指定的地方應該轉車，還得再買轉車票，買轉車票又是那麼一弄，夠累啊。上天堂的車票用不到預定，隨時都可以買到，也用不到跑許多路，因為在你的身邊就是。更用不到轉車再買票，因為上天堂的交通是接連不斷，非達到目的地不會中止的。

那麼，上天堂的車票是怎樣買法呢？「愛」的工作就是上天堂的車票，尤其是形身的愛的表現——哀行工作。說到「愛」的意義也許沒有多少人了解，即或很多人懂得，却似乎沒有相當數字的人去實行。所謂「真愛」在手給與而不在于取得，而這給與即「愛」的至美點。不單單在人貧窮時給與幫助；因為一則一個人的力量有限，那裏能做到「博愛濟衆」的地步？二則交惡的人也不過只到困難問題的暫時解決，彷彿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仍然無濟於事的。但特別在乎保全人格的地位，使人人能夠有機會動用他的本能，發展他的貢獻。「愛」的具體化，要在經濟合作上，社會服務上表現。靠着這合作，我們定能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在這社會裏，那貧窮如洗，可憐如虫的人們，都能得以生活，都能為公共利益有所供獻，而為天主的光榮有所增進。在這社會裏，那些所謂無法的人，那可以恢復他的原氣，加強他的能力，伸直他的曲背，舉他的頭顱，重振天日。合作的精華是基本於「真愛」上的。可惜有人利用它的名義，作自私自利的圖謀，於是缺乏之公正仁愛以及信仰，往往造成邪惡的後果。我們所

要的合作，是要以傳揚天主的愛為基礎，以發展公正和仁愛的德為方法。要把這個精神放進社會裏去，先當把宗教擺在每個人的心靈，使人的靈魂中有充分的信仰和德性。那時用他的技術，並利用自然的和物知的方便，去做社會的工作，去生活於社會，則這社會自然就可成為一個樂園。由這樂園向天堂旅行，固不能只到車票者，但無其事。

說到這裏，有一種事使我們很難了解，怎麼一個真心信仰宗教者，在荒漠地帶，到處荒涼的今天，還不把這個救苦助苦的責任，認真担負起來？大家明白，當前面臨的困難，好似海洋裏掀起了橫暴的風浪，巖谷裏跳出了兇猛的野獸，幾乎沒有妥善的方法，安全的處所可以逃避。無論你有多少錢，多少產業，縱然暫時保存，終難免向歸於盡。既然如此，何以今日的人們，大多只知慨嘆高唱救濟，實際却不肯解囊？而且還有把用救濟名義領來的物資，囤積佔估，割割離民以發救濟財？

請讀班人德約馬賽聖經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至四十六節的話：「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着衆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聚集在他面前，他要（下接第二三節）

文教消息

透視鋼鐵的「原子眼」

眼

（本刊華盛頓通訊）十日二十四日美海軍部公佈，已建造一千五百磅重的「原子眼」，能透視十六寸厚之鋼鐵，將用於研究武器，並將裝置於白蟻海軍炮術實驗所內，為研究地雷，魚雷，及其他海軍爆炸武器內部之複雜結構，按前時所用工業機械，僅能透視十二寸厚之鋼鐵。（安）

黃振勛等發明熱氣

煮糖

（本刊台北通訊）本年春，台糖公司苗栗糖廠黃振勛等發明熱氣製糖法，經呈請工商部准予專利三年，該項呈請已獲准，聞此熱氣製糖法，對設備困難的內地糖業，將有極大之貢獻云。（編）

甘肅西和發現煤礦

（本刊蘭州通訊）據甘肅南部西和

文 藝 月 刊

新 一 卷 第 十 二 期

天主教人士報告，在西和附近發現煤礦，雖表層煤質色青而脆碎，但如果向下開掘，煤質必佳。甘肅地底蘊煤甚豐，惟缺乏機械開採，且因交通不便而致利源感缺乏。今發現和西煤礦，距地面很近，據說祇需一鐵一鐵，即可採集。故在未來大量開採前，該礦對燃料供應，亦不無小補。（文）

天津工商學院改為

津沽大學

（本刊天津通訊）本市天主教創辦工商學院，近年來各系已夠標準，且經濟充裕，師資優秀，學生成績優良，前呈請教育部改為津沽大學，已經核准。（安）

歐傑獲招貼畫榮譽

獎

（本刊上海通訊）本年度聯合國國際招貼畫獎賽，業經國際評委會評定揭曉。遠東區內我國廣東的歐

傑，及暹羅曼谷的瑪斯波羅獲榮譽獎，各得獎金一百美元。歐君作品內容，為一身披世界地圖的赤子，攜帶了鋼筆刺刀，船上俱有聯合國各會員國旗之隨行，走向和平樂園。諸畫和色彩相當上乘。本屆獲一等獎的優勝者，為阿根廷的陶維茲。

廈門大學救濟煙台

流亡學生

（本刊上海通訊）本市廈門大學院長李若虛和教務主任蕭秉燮二位神父，有鑒於烟台撤退來的兩千多男女學生的窘困，特將該校大禮堂讓出，收容了三百多烟台的流亡學生，該校化學系主任王仁生神父，也以公會名義，發動了大學部公教同學及高中部全體同學為這些可憐的莘莘學子分頭勸募。吳應風神父也見義勇為，勸導他監且初中的同學，自動節約飯菜零用等費，並向親友募捐，表示天主教徒的博愛精神。（誠）

諾貝爾獎金得主

（本刊倫敦通訊）本年度諾貝爾獎金得主，一為英國物理學家麥克斯特大學教授布拉格德（P. M. S. Blackett），因他對宇宙射線和威爾遜方法都有獨到的研究，故此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金。一位曾在波士頓銀行當職員後收入英國籍的詩人艾理異說，（W. G. Sebald）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艾氏為世界上最著名而最不为人瞭解的詩人之一。至於諾貝爾化學獎金，為一瑞典烏斯蘭拉大學教授蒂奧里烏斯（A. F. Holm）所獲得。（羅）

畫虎名家舉行「虎展」

（本刊上海通訊）北平「虎名家」王維山，近由京來滬，帶來了他生平精心傑作丈二巨幅二十餘件及數十丈長之「萬虎圖」一卷，本擬於美華行展覽，因事未果。但於十一月十一日起，在本市中國國貨公司二樓舉行「虎展」一星期。王氏畫虎志趣，氣勢渾厚，活現紙上，佈畫大氣磅礴，滿紙淋漓。奇筆怪石，銷路不觀，草木泉石各盡其妙，如「門虎圖」、「隱會風雲」、「松陰虎虎圖」等均為不可

二七

多得之佳作。此次王氏在滬舉行「虎履」，係應北平武訓學校董事長上官雷相之請，為該校籌募基金，故此次王氏「虎履」所得，將悉數捐附該校。

故都作家筆會

(本刊北平通訊)一千五百種現代中國小說與戲劇的英文編者比爾普傑仁神父，於十月二十三日邀在北平之中國現代作家在魯魯宜人的中誠園舉行筆會，為聯絡感情，並討論與現代文學有關之各項問題。普神父於本年秋季曾先後在杭州及上海邀集兩地作家，舉行類似的筆會。此次在北平應邀出席者，有北大中國文學系主任楊振聲，前北大外國語文系主任，著名文學評論家及翻譯家梁實秋，現任北大外文系主任朱光潛，以及詩文作家俞山平，名小說家張川島，女作家鳳子，及沈從文，長風，李公之等。按半歲間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可輝於二年前所購，作為作家及天主教學生之筆會場所，在北平歷史上頗著盛名。(迪)

發現燦爛的彗星

(本刊馬尼刺通訊)十一月十日，上午一時至五時，在馬尼刺刺巴奈島的伊利莫冷地方，有數百人顯見天空

一顆光輝燦爛的彗星，絲如掃帚，頭如大球，拖着一根長而發光的尾巴。此彗星與南非洲、阿根廷、墨西哥及澳洲方面所報告的，似同一彗星。加利福尼亞州聖地牙哥天文學家，於昨日在巴洛塔天文台，用十八吋徑照相機，攝取此彗星之照片。據說此彗星在此二十年中為西半球所見之最明亮的彗星，屆滿的明亮，可與二等星爭輝，星尾約有二十五度長。(格)

王教授發現文化遺跡

(本刊西安通訊)國立西北大學教授王子雲，於前年在長安城南，發現古社伯國遺址，最近又在長安西郊尋得先民遺址多處，其收穫最豐者，為離城十里之魚化寨，因近修之防禦工事，掘開該遺址中心，故地層之剖面極明淨。王氏在離地而三公尺之灰土層中，獲得很多的粗質陶石器和骨器，只完器，並有接近仰光期的彩陶殘片，由各器具之考證，該處當為我國石器時代之居民遺址，該地距離鄜州二十餘里，地勢高峻，為古城壁居之所，也是陝西第二度發現彩陶之遺。聞王氏正計劃考證其與河南甘肅各地之遺址之關係，以證明我國史

天壇不幸遇浩劫

(本刊北平通訊)明清兩朝在此祭天盛地的天壇，於今秋修入三千餘萬鎊之學生，該地學生近奉華北副總長，遷往東城，隨後市府接獲報告，說天壇破壞甚重。副市長即派員前往查勘，發現祭天用之銅鑄器被毀，大小古銅器及銅鑄器千餘件悉數失流，殿中桌椅門樞均被拆毀。地盤則寄存寶服二千餘套，亦不翼而飛，古老巨柏二百餘株，也被伐倒。市長見此浩劫，極為震怒，已與有關機關共商對策，決於此短期間裡有效之制裁步驟。(迪)

中央水利實驗處概況

(本刊訊)中央水利實驗處，位於南京南門外山鏡，為我國唯一水利研究實驗機構，始於民國二十四年，初屬經濟部，二十六年冬遷重慶，勝利後遷鄂，三十六年改隸水利部，主辦全國有關水利之基本設施與研究事宜，歷年所整理水利文獻及水工研究編印成冊者凡數十種。附設機構，計有南京北平兩水工試驗所，武功、成

鄂兩水工試驗所，河工實驗區，土工試驗室，水工儀器工廠，水利航空測量隊，整理水利文獻室，水工研究所等十個單位。統轄川、康、滇、黔、甘、陝、豫、魯、湘、贛、皖、浙、閩、粵、察、滬、台等十七省市水文測站，以維護各大河規程測站與實施工程。其中以南京水工試驗所規模最大，設有水工大廠一座，試驗室部份，計長七十公尺，寬二十七公尺，內設波湧水槽一座，長五十五公尺，混懸土水槽一座，長三十公尺；高壓水櫃二座，抽水機六座，流量可達每秒兩千公升，為目前華東設備最完善之水工試驗室。其次為水利航空測量隊，設有航測儀器全套；分設航空攝影隊一，控制測量隊六。已完成之航測圖，有黃河上游黃沙區及漢江下游等四萬餘平方公里，頗稱精確。第三為水工儀器製造實驗工廠；從事研究仿製各種水工應用儀器，修理損壞機件；該廠歷年出品已達三十餘種，以數杯式流速儀，旋槳式流速儀，四式水櫃儀，三型含沙量測器，河流測深器，手水櫃儀，小平板儀，標尺，各式射架等儀器為最著。他日於水利建設，經濟富強，民生安全，當有莫大之貢獻也。(敏)

星島益世報社

正式成立

（中央社新加坡十月二十九日電）在于斌總主教領導之下，益世報社已於昨日於此正式立，當局且已允其登記，該報董事會已選出劉雲之氏担任經理一職，即將於明年四月創刊。

美各大學學生

總數達二百萬

（美西新聞處華盛頓十五日電）美國各學院與大學之學生註冊人數，已連續三年創出新高紀錄。美國教育局報告稱，一九四八年秋季學生註冊人數為二百四十一萬名，較之一九四七年之總數，增加七萬二百名，全國一千八百所高等學府中有二十所登記全數學生百分之二十，其中以紐約大學佔最多數，共計四萬七千六百四十七人，加利福尼亞大學次之，計四萬三千四百六十九人。

教育局所公布之其他數字透露在各學院及大學註冊之退伍軍人學生人數，已減少，目前僅佔全數百分之四十二，按一九四七年之退伍軍人學生

，其人數佔百分之五十。

美術展覽延期舉行

（本報訊）教育部主辦之第四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原定本年十一月二日舉行。現各地美術界人士均向教育部建議，因交通不便，時間促促，請准予延期。教部便決定延至明年三月二十五日美術節舉行。展覽品須於明年二月十五日以前送達中央圖書館云。（心）

僑委會設服務處

（本報訊）僑委會為加強對僑胞之服務工作，決於上海、廣州、廈門、汕頭、江門、梧州等處設立華僑社會服務處，俟有成效，再行推廣到其他各地。至於工作目標：一、生活服務；二、人事服務；三、文化服務；四、經濟服務。（心）

北平研究院研究原子核

子核

（本報北平通訊）最近教育部撥發原子研究儀器六種於國立北平研究院原子研究所，該所負責人錢三強教授已於十月下旬開始講授原子核原理，

每週二次，開明春將在此興建原子大樓。（迪）

滬市立為基教示範區

（本報上海通訊）教育部認本市推行基本教育頗有成效，復員以來，入學兒童，已達學齡兒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各校行政教學訓育等設備等亦均有進步，並已擬定計劃，三年之內完成普及教育，故特派本市為基本教育示範區，與東平二市，成同等地位，此項標準教部基本教育研究會已擬發此項計劃，並飭發具兒童教育普及失學兒童補習教育三年，普及計劃草案呈核云。（誠）

「兒童城」將筹建

（本報上海通訊）本市準備設將籌建「兒童城」，地點在漕河澗的一條小河道，即前江蘇省第二監獄舊址，按此地址，為司法行政部所有，現該所已商請上海地方法院查良鑑院長代向司法行政部撥交該所應用。「兒童城」計劃已繪長完成，其中包括學校小型工廠，各種實驗室，科學館，圖書館，健身房，游泳池，遊戲場等設備

琳瑯滿目的木刻展覽會

（本報上海通訊）全國木刻協會主辦之第四屆全國展覽會，已於十一月一日在大新公司畫廊舉行，陳列木刻作品二百餘幅，係各地六十餘位名家的作品。此次增列李樹與富花兩大類案。係數十木刻作者的作品，富花係北方民間的剪紙藝術。搜集復原。木刻類尚有刀鋒等三人的長篇作品，此次展覽初為二週。（誠）

教育部撥款充實全國中學設備

（本報訊）教育部欲改進全國中學，力求設備充實，本年下半年預算中，撥發二十萬金圓作為充實全國中學圖書儀器之用，其中十一萬金圓已向各長途所訂購簿本及儀器，餘款九萬金圓將作購置圖書之用。日後按各省區市現有學校數撥發各省市教育廳局，轉發公私立各中學，對邊區貧瘠省區，當從優配給。教部決定於五年內逐年實施此項計劃，以期全國中學設備充實到相當標準。（心）

本刊啓事(一)

敬啓者邇來因時局關係南京市製版及印刷業頗成問題，本刊爲避免脫期之虞，特將本期篇幅縮減，希讀者諒鑒並賜指導是幸！

文藻月刊社啓

本刊啓事(二)

逕啓者，茲因物價波動不已，本刊無法規定價目，凡欲訂閱本刊者，請向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本社接洽爲荷 文藻月刊社啓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全		半		四分之一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封面	四百元	二百元	一百元	一百元	一百元	一百元
封裏	三百五十元	一百八十元	九十元	九十元	九十元	九十元
裏封底	三百五十元	一百八十元	九十元	九十元	九十元	九十元
普通	三百元	一百五十元	八十元	八十元	八十元	八十元

文藻月刊

新一卷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編輯者

文藻月刊社

代表人

主編 李善修
 社長 陳哲敏

發行者

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
 文藻月刊社

代表人

毛振翔

印刷者

南京福後街十二號
 中央青年出版社

發行所

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

南京總主敦子斌准

內政部登記證警政司字第一八九號
江蘇省政府第一類註冊商標警政司字第一八九號

上海 振興毛絨紡織廠

自紡 自織 自染 自整
採選上等原料 製造優良呢絨
三花牌 駝羊牌 將軍牌

廠址：徐家匯路 491 電話：73870
15992
事務所：寧波路 70 電話：12693
16051

上海 恒通紗廠

精紡各支優良棉紗
金元寶牌 金鋼鑽牌

廠址：南市棧廠街 88 號 電話：02/70445
12693
事務所：寧波路 70 號 電話：15992
16051

本期零售每册伍元

1949 年

第

1
2

期

文藻月刊

第二卷 第一二期

- | | |
|---------------|------|
| 蘇聯能不能發動世界戰爭 | 雅 傅 |
| 我對蘇聯的印象 | 竹影譯 |
| 現代國人心目中的宗教精神 | 李善修 |
| 建國應以建設教育為基礎 | 林化夷 |
| 離婚論 | 朱者赤 |
| 清代理學對吾民族復興的影響 | 趙賓賁 |
| 杜工部的故鄉懷念 | 馮 柱 |
| 中國民間傳統宗教之研究 | 馮瓚譯 |
| 藝術與人生 | 評 聲 |
| 科學與信仰 | 賀 民 |
| 雷鳴遠老人抗戰記(續) | 曉 星 |
| 耶穌的故園 | 陳哲敏譯 |
| 一位中國哲學家 | 趙爾謙譯 |
| 千總主教在波士頓 | 董 燾 |
| 文教消息 | |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出版

蘇聯能不能發動世界戰爭



二
推 博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的局勢，一天比一天的緊張；民主與極權的兩個陣線，也一天一天的明朗化起來，國際上不幸的事件，接二連三的層出不窮的表露着。從中國，希臘以至到東南亞歐洲等地，都表演着民主與極權的全武行，尤其在最近蘇聯竟明目張膽地向中國進兵，如果中國不幸淪於赤色的政治中，那末整個亞洲或將易色，到那時世界戰爭是不是要起來，並且火山爆發起來呢？蘇聯？美國？美國是個民主的國家，又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他們害怕作戰，尤其從杜魯門，馬歇爾的旋端（更好說是妥協政策）政策上，我們很難相信杜魯門能發動戰爭！尤其杜魯門好的矛盾政策，更難有實現大戰的可能。可是反觀蘇聯呢？他時時刻刻的製造着不幸的事件，發動着政治攻勢，如果要發動戰爭的話，當然是由蘇聯了，然而蘇聯是誰不能呢？

在共產黨指導階層的人們，認為戰爭與實業是擴展共產主義的兩個最妥當的因素，但還戰爭與實業必須是為打倒資本主義，而無害於共產黨國家方可。這樣說：希臘與日本就復辟的成了他們要打倒的共產主義的工具！史太林高坐克里姆林宮，睨視着世界的破裂。他兵不血刃的染指芬蘭，狼吞了波蘭的半壁江山，如果德蘇一九三九年的條約不會破裂，如果史太林善於應付而不與德國發生衝突，那末等到德國像日本一樣的已經垮下台來的時候，再進而參加大戰，那末他對德國也將如對日本一樣的地位，獲取他國既得的大量利益，他的力量將會比今日更雄厚，他的地位也將會比今天更顯然是穩重，說不定將會執世界牛耳，連美國也將萬其是膽呢！但是蘇聯雖自誇以得「歷史的意義」，其究竟在這樣大的事件上也未能得心應手，餘其所歎。

今年六月十五號的 *St. Chavasser Rundschau* 雜誌上有一篇文章，

題目是：齊亞諾與希特勒的三次會晤。其間將希史二人一九三九年上的神秘關係，給我們敘述的很詳細。我們都知道當時希特勒是以精心謹慎自居，而墨沙里尼亦不過退居於追隨地位，被舉而又被慢而已，當時的光榮，恰恰像似今天史太林對待他的衛星國一樣。試看波蘭，耳哥，那固不是個例？

齊亞諾是反對這種處境的，但是他對 Reich 的決策是絲毫沒有影響的。一九三九年的十月，在波蘭失敗之後，齊代表與李賓特羅夫的末次談話裏會說：

「蘇聯最值得注意的是，充溢着牠的只是頹調，雖保留着偉大而精銳的軍力。有人告訴我，他們的政治局與第三國際的委員們，已打入納粹核心，當我問他們對反第三國際條約有什麼估價的時候，他們說：第三國際已不再存在了，史太林今後就成了國家主義的角逐者。」

我們可以想像：齊亞諾的聲明使希李二氏對蘇的好感，一變而為死的一級怨恨。於是蘇聯也納了計劃，終於宣告失敗了。

戰爭與災荒嚴重地打擊了共產主義的祖國。今年麥英兒在七月份的讀者文摘精選雜誌上，供給我們一個比較可信的統計：

「蘇聯是受戰禍最烈的國家，他損失車輛百分之五十八，損失了百分之四十五的銅產量，四十四的電線，五十五的煤炭產量。至論那百萬的住宅，公家建築與橋樑，是更不用說了。」

一個現代的強國，在目前的戰爭裏，他的兵力的強弱，必須視其經濟情形如何，才能斷定其是否勝利。史太林在很多場合，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正確而明智的審計家，他一定估計了各個國家的經濟能力，也一定估計了個人國家的經濟能力，他曉得他是否是美國的敵手。同樣他

我對蘇聯的印象

Frederick C. Barnhoorn 著
竹 影 譯

對於蘇聯的內部情況，美國人直接所獲得的知識，少得可憐。在這種少得可憐的知識上，我雖不能多有所增進，然而我如今將我對於蘇聯的主要印象，努力呈述。我自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身處蘇聯，且對於蘇聯的報章作了一番研究。我認爲在關於蘇聯的知識上，就該只有極少的增進，亦是具有價值的。在蘇聯，我是一個外國人，且負有政府所委託的任務，如此在觀察，在人事的關係方面，自然受到了限制，蘇聯的限制是聞名於世界的；然而我却碰了福運，我得到了在蘇聯旅行的機會，且旅行的地方相當廣泛。尤其是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時，我能作廣泛的旅行。因爲當時放鬆了旅行的限制。當時，我到了海參威，烏克蘭與高加索。除開上述的地方，由於過路，由於假期旅行，從黑爾新基 Helmski 到列寧格勒，從德黑蘭到巴庫的道上，亦有我的形影。如此滿了我的心願：觀察浩漫無垠的蘇聯國土。「浩漫無垠」這句話，是我的一個旅行同事說的，當時我們在穿西伯利亞的火車上，離開莫斯科已走了十天。

關於蘇聯的內部情形，美國人在可能範圍內所取得知識，所持有的意見，我的觀察在大體上可靠的與之符合，相互應證。然而有兩點我特別要指出，因爲這兩點在美國或者是爲大衆所不諳，或者是爲大衆所誤解了。第一點是：蘇聯雖然實行計劃經濟制度，其行政機構雖然組織十分嚴密，然而在戰後的復興工作上，感到一些十分困難的問題。第二點，且這點更要引人注目，即蘇聯人民與其政府，在倫理、政治方面，並不如我們有所想像的，或蘇聯作家與政府發言人所宣稱的是完全的相互配合。

一、蘇聯的社會是不安定的

一個人只要細心的研讀蘇聯的報紙，便可以發覺：蘇聯的社會該是疲蹙的，其中的情形該是緊張的；因爲在報上，每每是迫切的對大衆宣稱：蘇聯的制度是唯一的，美好的，優於其他一切的制度。再者，是滔滔不絕的講論動聽，要大眾熱心到國家服務。還有，這或許是估篇幅最多的，是痛斥一部分蘇聯人對外國的樣式，物品如心嘆美。像蘇聯的領袖人物，如莫洛托夫與日丹諾夫，亦在報上發出這類的痛斥之辭。這一切表示蘇聯社會不是調協一致的。然而最使人相信蘇聯的社會不平靜的，是那種無孔不入的警察網，這種網是在各處密佈的，據最新出版的蘇聯行政法手冊，做警察工作的，包括有看門的人，管理房屋的人。蘇聯政府用這種警察特務網監看民衆，使之免受「有破壞性的」影響。那些在思想上似已感染不良影響的人，便將他們清除隔開。警察有這種職務，防止人民從蘇聯出境，以免將蘇聯的內幕揭穿。

我在蘇聯居住的外國人，觀察一般蘇聯人的態度，心情，便有這種印象，克里姆林宮對一般人民的態度，顯明的感到不安，因爲他們對於政府，不只是不感到熱心，就是在忠實方面亦有疑問。他們對政府所宣稱的主義，並沒有敬意，他們對之所感到的，是乾枯乏味，冷淡無情，輕視嘲笑。他們對他們的生涯環境，感到太不滿意了，有時他們不能自制，將心中所蓄的積憤，發於言辭，這種言辭，爲他們便會構成「反革命活動」的罪狀，將他們驅逐到西伯利亞去。

在蘇聯人民中，最普遍的現象，就心靜或的失望。對於蘇聯人民的表現的這一切態度，心情，對於他們的求利益，對於他們將個人的利益寄在國家利益之上，與其他一切所謂「愛

本主義的殘餘」，蘇聯的報、黨的行政官員與鼓吹者，在無數次的會議上，是如此滔滔不絕的痛斥，致我們不能不感所痛斥的一切確是存在。

二、蘇聯人民對政府是冷淡的

淡的

對克里姆林宮的標語，政策，蘇聯人民是冷淡冷視，有時在心理上抗拒，這有許多原因。在任何政治制度之下，人民對於政府常是懷有某種反感，這是自然的。在集權政治的國家，反抗是在地下發動，向着革命進行。傳統的風氣是決難死滅的，舊傳統的風氣，蘇聯人民大體上對於政治不感興趣，他們對於政府，大部分是甘受委屈。在他們的歷史中，多次他們或者是處於專制政體之下，或者是處於無政府的状态。

在如今克里姆林宮與人民的關係中，人民所以對克里姆林宮冷淡，我認爲有兩種顯著的因素：對蘇聯共產黨所製成的那種不能實現之理想國的企圖，人民是在繼續對抗，這種對抗，或許大部分是無意識的。蘇聯的領袖對於「強權政治」，雖有很高的技術，然而死心的在推行一種嚴酷的計劃，這種計劃，在許多方面與我們所稱的「人性」是相衝突的。

關於計劃所以未能順利實現的問題，自然如今還沒有解決。共產黨緊要計劃未實現，純是由於「獨裁的過去」所留下的殘餘，這些殘

餘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影響養成的。在計劃得以實現之先，應剷除這些殘餘。一個有懷疑心的人，能感到所說的「殘餘」，已是很深蒂固，馬克斯或列寧亦要對之吃驚，他們亦不能担保剷除之。

第二種因素，我們應當記住，謂是人民對政府不滿的根源。這種因素就是：政府太聽話個人，太漠視個人的利益，太將國家的利益置個人的利益了。從歷史上觀看，蘇聯人民並有心爲國體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的，然而共產黨的過度苛求到那，無疑使他們精疲力竭，心身不滿，滿腹怨憤。

在蘇聯政府統制人民的手段，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中，自然是政府佔上風，它用一種官制的制度，統制了人民的心智與意願。它在各處確佈有共產黨員與警察，如此能預防敵對的組織產生。並且它廣泛的統制人民的思想；在積極方面，用檢查；在積極方面，用嚴格統制的教育與齊一色的宣傳。當國運處於危途時，如在對納粹德國抗戰時，它很成功的巧妙的說服了大部分的人民，說它的利益就是蘇俄人民並其他屬於蘇聯之人民的利益。在任何未來的危難中，它可能再用同樣的手段，如此它能夠給人民的心，使人民相信它所以戰鬥，實在是爲人民，使人民免於淪爲奴隸。它利用這種手段，能無情的，有效的指揮全民的政治經濟。

三、分配的原則

如今蘇聯的領袖們，在努力實行「分配的原則」；根據個人的才能而取，根據個人的工作而給。而「共產主義」的意義是：根據個人的才能而取，根據個人的需要而給。「分配的基本原則」與共產主義「兩詞的用法，在蘇聯與在英美很不一樣；英美認蘇聯所實行的制度就是共產主義，其中沒有區別。

在經濟政策方面，蘇聯領袖們，顯出已決定了他們的重要工作，即實行一列新的五年計劃。據稱在完成三個月五年計劃之後，他們共產主義的成功，便迫在目前了。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是在一九五〇年，或者爲時較早。然而在能完成五年計劃之先，自然須恢復戰時的損失。蘇聯戰時的損失，在報上，在官方的報告上，每每提及的，是物資，建築物，設備等方面的損失。然而最重要的，是人口的損失。

四、巨量的人口損失

說到人口的損失，或許除德國，蘇聯的損失勝過任何其他的大國。它損失了最重要的一部分人口，關於蘇聯損失人口的正確數字，我不知道，或許沒有一個人知道，然而據很有根據的估計，其數字大致是兩千萬，包括生育方面的損失；戰鬥使生育方面受到了重大的損失。這一切助我們瞭解蘇聯戰後經濟政策一種最顯著的特徵：瘋狂的尋找人力，這不只在是外交政策，在担任職務的事實上表現，且表現於國內的政策，政府採取了硬性的手段，迫使

那些在辦公室工作的人到工廠中工作，且有這
樣的規模；如果作母親的不使她們已滿十歲的
兒童作工，便不能收取配給。

在蘇聯經濟上，戰爭所加的重大損害，除
開人的死傷，再就是生產工廠與房屋的損毀破
壞。我們知道凡蘇聯重要的工業城如史達林格勒
，已全部被破壞了；而烏格蘭，白俄羅斯，四
歐羅斯的工業區域，亦受了嚴重的摧殘。

五、嚴重的房荒問題

我親目見了史達林格勒，基輔，卡爾哥夫
Karkov, 奧沙沙 Oshana, 我眼作証，那些關於
該地殘破情形的報告，並未說得太過。重建的
工作，亦未迅速進行，比如，卡爾哥夫在一
九四三年秋季便從德軍手中奪回來了，可是當
我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再行其地時，見到的只是
私人住屋，就是政府的官廳亦很少重建。在城
市的中區，毀壞建築物的殘垣，還是觸目皆
是。

在蘇聯的民生上，或許糧食的問題除外，
如今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房荒問題，有百千萬
人租房於可憐的陋室，陋室幾乎僅只有屋頂。
一切在蘇聯觀光的人都注意到這個問題，
就是在莫斯科，房荒問題亦是想像不到的嚴重
，我知道許多家都是擠在一間或兩間房中。

一個虛境順適的律師，他的宿舍，就是他
親戚家中的一個沙發。我在狄比利西 Tallin
遇到了一個海濱人，他本可以在莫斯科上學
或取得職業，因為有客位在等他，可是因無住

所，他不能前去。由於勞工缺乏，材料缺乏，
屋頂破漏，在莫斯科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我聽
到有一家為修補屋頂，最後有了辦法：勞工是
英國的戰俘，材料是賣了數月零星收集的罐頭
盒與糖。

蘇聯官方的報告說：為重建那些破壞的地
區，約須五年。

六、五年計劃的透視

蘇聯如今的五年計劃，是持命的努力增加
生產。這種五年計劃規定在一九五〇年完成，
其成效說是要勝過一九四〇年的成效。這種五
年計劃的目標，大體上無疑是會達到，雖然如
此，然而那時蘇聯的經濟發展情形，與戰前不
會有根本上的區別。在生產上，如今蘇聯是兼
中努力，特別注重重工業。不過因為太注重
工業，便損害了輕工業，使消費品極形缺乏，
這是缺點；然而亦有優點，即沒有失業與商業
虧折放動的現象。這些優點缺點，自然還要延
續許多年。

七、農村的情形

我的旅行，使我觀察到蘇聯經濟發展的不
平均。蘇聯農村，尤其在西伯利亞。據我所見
的，各處仍是那些簡陋的木屋，手搖的抽水機
與牛拉的大車。除開那些給人深刻印象的動力
廠，與夜間閃爍的機器燈光，蘇聯的農村，外
表上與革命之前是沒有什麼區別。

我們從浩漫無垠的草原，從灌木叢林，
從泥土的道路，不時走到一些工業城。如同
木斯克 (Omsk) 諾福西比爾斯克 (Novoshi
birsk) 或加巴洛夫斯克 (Khabarovsk)。在這些
些城中，都有一些巨形的新式工廠與住屋，這
便我們矚目，尤其矚目的，是諾福西比爾斯克的
巨形火車站，這火車站是一九四〇年建設的。
不過就是在這座城中，一個外國的觀光者立
時有這種感覺：蘇聯工業化的程度，雖然相當
深；然而太缺少使人感到舒適方便之物，比如
街燈，鋪好的道路等。

八、簡陋的火車

對我所乘的火車，我有同樣的感覺：太粗
陋，使人太不舒服了。蘇聯的客車大都是「硬
」車，「硬」車是蘇聯人稱他們三等車的名字。
硬車的坐位是木板，晚上用為做牀，其中擁
擠不堪。除此以外，通常亦有一種較舒服的「軟
」車或「國際」車。這種車可說大致不錯，
相當舒服，然而太古老的。當我乘火車至海參
威時，車上有一個蘇聯海軍上將，他怒斥說：「
我們的車是原始的。」自然，蘇聯的車與美國
車相比，確是原始的。

與客車相對照的是貨車，貨車很長，每每
是新式的，與我們所有的相類似。每每亦看見
一些新的發動機，其中有許多是英國或美國製
造的。還有各種從外國來的車，比如從德國，
英國等。然而鐵路火車的一切設備，都比美國

的簡陋，讓我所觀察的並沒有自動的聯結。車站中堆積着大批美國的租借物資與從德國工廠卸下來的設備，自然表現的凌亂無序。

九、集體農場

我沒有機會去參觀集體農場。有些人說：蘇聯的農人，在原則仍是反對集體制度，這是事實，我不知道，或許除開克里姆林宮，沒有人知道。可靠的是農人們接受了集體耕作的普遍觀念，不過這是明顯的：他們希望那種集體耕作的制度改變放鬆，使他們對於自己的田地能多費點時間，多加注意。他們如今能耕作自己的田地，他們願意在自己的田地多費力，從這種事可以看出：在戰時，可說是由於官方的默許，農人們擴充了私田，他們為自己的私田大費精力，如此所謂集體耕作制度受到了不少的損害。一九四六年秋，蘇聯領袖們開始了強力的運動，要努力恢復集體耕作制度，實行控制。他們的努力，最後無疑不會成空。

十、消費品的缺乏

蘇聯人的生活，是極形艱苦的，比如要做一身像樣的衣服，普通需四五個月的工資，這便一般人自然感到不滿。凡是一種政策，要使之多少受到人民的歡迎，應當不專注於重工業，應當多出產消費品。在戰後，蘇聯政府已以這種種事實，如今已開始了一種計劃，促使生產者與消費者合作，為增加生產，推行產品的分配。為獎勵生產，對第四個五年計劃，已顯著有改動。蘇聯政府已實施廣泛的宣傳，對民眾

保證：繁盛舒適的時光，定會到來。

當我離開莫斯科時，食品與消費品的情況已將好轉，即轉到了一九四二年、九四三年的情況。收音機、電扇、湯壺等器皿，開始在店中出現，然而價值很高。一雙蘇聯的小學教員或連員兩個多月的薪金。所剩多修食品，如糖漿或奶油，價格漸漸下降，然而商店中還是十分珍貴。少數莫斯科與香港可以買到。蘇聯人的生活是如何艱苦。或許從這種事可以明看出即像莫斯科這樣的大城，其中人口大致有五百萬，然而只有一百百貨店，且還是中型的。不過商店却百數十，此外音樂堂、博物館、圖書館亦不少。

由於戰爭，蘇聯的經濟非常困難，然而我們可以說：蘇聯的領袖們，為未來的權力，有意犧牲現在的幸福。

十一、國家利益至上

國家的利益高於人民的利益，這是政治的見解，故決定了為使蘇聯成為世界上的頭等強國，蘇聯人應當無限制的束縛自己的頸帶。有如史達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演說中所指示的，蘇聯全部政策最重要的目標，是保障國家的安全，並對抗資本主義的國家。但這不是說：對民眾生活較舒適的願望，一概不注意，將提高大眾生活程度的最後目標放棄。

十二、復興問題

在政治方面，蘇聯領袖們的見解，復興工作的主要問題，是調整黨，使之適於實現五年計劃。調整黨包括兩套重要工作，這兩套工

作彼此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第一，是調整共產黨內部的機構。第二，是使國家生活的各方面，有如戰前一樣的全部歸黨控制。在戰時，黨不備仍是控制一切，然而在前方面已暴露弱點了。

在戰時，入黨的手續簡易，於是黨中加了大批新黨員。一九四一年蘇聯共產黨的黨員不到四百萬，一九四五年時，黨員的數字幾乎近六百萬。在調整黨的工作中，就是使黨門大開，各人輕易地加入。一九四六年七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公佈了命令，說不輕易招收新黨員，在招收新黨員方面，應當慎重行事。如此黨中數目增加的速度，又較前驟然減少了。蘇聯共產黨員的數目，據馬冷可夫在巴爾的摩演說中所說，是六百三十萬。馬冷可夫的演說，是一九四七年九月於該國舉行的共產大會中所發表的。在那次大會中，產生了共產情勢。馬冷可夫並說明共產黨採用了新的章程。

一九四六年，開始了一種巨型的政治教育運動，為抓到一些新黨員。所欲抓的黨員，大部分為服役人員與臨時生產工人，與這種運動並行的，有另一種運動，即調整黨中的上層人員與政府的領導人員。為達到目的，有一些教員與列寧主義的專門專家。這種運動，數月之後進行很速。本來在史達林格勒戰後，這兩種運動便已開始，不過當時規模很小。在史達林格勒戰後，蘇聯對納粹德國的最後勝利，看出是有保證了。

在過去，調整黨的內部，是用「清洗」的方法。可是現在調整黨的內部，主要的方法是宣傳，這看出是一定的。

現代國人心目中的宗教精神

李善修

提到宗教精神四字，在人心上會引起三種不同的反應：一是鄙視的態度，一是不關痛癢的態度，一是同情的態度。自抗戰勝利以來，由於國人心理建設的不夠，造成了社會上種種病態和罪孽，搞得幾乎亡國滅種。因此一般有志之士，開始感覺到心理建設的重要，同時對於宗教家的工作精神和效率，都為宗教精神為救國救民是不可缺少的要素。許多人在談話中提到宗教精神，但因不瞭解宗教精神的真意，往往根據個人的觀察或揣測，妄加曲解：有人見到教會人士辦事認真，往往便以為辦事認真即是宗教精神。常聽人說，我雖然不是教徒，却有宗教精神。因為我和教會人士一般，辦事是非常認真的，沒有敷衍塞責的惡習。這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因為辦事認真的精神，乃人作事應有的常識，社會道德的要求，辦事認真的精神，只能歸入道德的範疇，不能入宗教精神的領域。不過中國的社會是講人情的社會，人情重於法治，已成為中國人作事的圭臬，公私事務的進行，事的地與，處處受人情面子的支配，至於事實的要求，法令的規定還是次要問題。俗語說：朝裏有人好作官。這種作風已成為中國社會普遍的現象，大家不以為非。再者，中國人是魯莽馬虎湊合的，決不堅持認真的精神，在一般人心目中，認真帶有優美的標籤，不大受人歡迎，設法規避責任，儘量圖謀私利，才是聰明的作法。這種風氣既已養成，大多數人便以為辦事認真的精神，已成為宗教家的專有責任，並非普通國民應有的精神，至於道德觀念早已置之於九霄雲外去了。辦事認真即宗教精神的錯誤觀念，遂由此產生。

的否，不能說他們有宗教精神，而且他們的犧牲精神已經變成犯罪的行為。單靠小販為求細微微利，設多保非。三火車頭而，日風雷驟亦之苦，犧牲精神可謂達到極點，難道能說他們有宗教精神嗎？農夫為耕種田地，早起晚睡，受風吹日曬之苦，犧牲的精神又何嘗小？然亦只稱他們有勤勞美德，不能說他們有宗教精神。根據上述的理由，犧牲精神已非宗教精神已明。然而有許多見人見到教會人士為人服務不惜犧牲的精神，便以為犧牲精神即是宗教精神。他們只看到教會人士的犧牲精神，但不曉得他們犧牲的動機何在，因此變成一種「凡有犧牲精神的人便有宗教精神」的錯誤觀念。

宗教精神的真意究竟何指？却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宗教精神的真意，在說明人神間的關係：闡述真神——天主——對人類的恩惠和權限，以及人對真神的敬慕和祈求。這關係已脫離自然領域，而進入超自然的領域。在這種真神對人的恩惠和關係而言，人類對他行恭敬，或歸敬為崇拜；人類的思想行動，須受恩惠中悅真神及獲得身後之永久幸福為宗旨。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在一切思想行動上奉行真神之意旨，為此在個人方面行修養品格，實踐道德，實踐義務的義務；對人類社會有為人犧牲服務，改善社會不良習俗，提倡公益，促進社會繁榮榮耀的義務；在思想上有指人正路，引人歸向真理，認明真神的義務。教會人士注重道德修養，改善不良習俗，嚴斥惡習，主張正義，興辦社會、教育、慈善、文化等事業，辦事認真，不怕犧牲，既不為爭名，又不為奪利，無任何本性要求，其目的無非為奉行神之意志，以求中悅真神，並獲得身後永久的報酬。因內心有此高尚意志之存在，故能犧牲一生，終身不悔，便社會一般人對教會人士在個人修養上及在各種事業上所表現之誠實犧牲等精神表示驚奇，他們只見到教會人士辦事認真不惜犧牲的精神，卻沒有認識他們辦事認真不惜犧牲之所以然。而宗教精神之真意却正在此。

建國應以建設教育為基礎

林化夷

以學生的身份，來談談教育問題。雖然自己的見解渺小得可憐，然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正是一個飲者。

近幾年來，教育界受盡了暴風疾雨。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軍事以外的事業多少會被忽視一些，然而，在戰時教育事業，雖然是海洋中的孤島，她實在表現了一些特有的精神，代表著中國五千年來固有的產品。雖然如此，我國的教育現狀到底如何，我相信多數人還不能深切的滿意吧！因為現今教育制度的骨子裏，多少還含有些「傳統思想化」，「商品化」等的成分。

首先從學生的自身說起：學生中有多少是懷着希望與熱情，咬緊牙關，拚命的與逆境苦鬥，為的是達成他那極高尚的理想。抗戰來多少青年是獻身在祖國的偉大事業中。這都是些尊榮的英雄，十萬青年軍，開赴西北，進駐緬甸……不都是青年的偉大成就嗎？（雖然不都是學生），但也得說另一方面思想，一部分學生的利祿氣味還是相當重，他們多中了傳統教育精神的毒而不自知，傳統教育精神是讓一般人讀書應考，進而以府位金錢來引他為皇帝做官，形成了他與老百姓的對立，高喊民主，而宣傳統制並沒有隨帝制而消滅，學生

雖是不折不扣的老百姓，但拿了文憑，得了學位，就成了民的變相——官。不知為何什麼機關，一般人總喜歡把官看成百姓的對立者（「苟且」），這害了一些本來有作為的青年。我親眼看到些友人耽誤在「苟且」上！有些同學們不惜金錢時間，換一隻隻子似的鑽窟口，沒頭沒腦的亂鑽，其目的不外乎求更多的金錢勢力為代價，這不過是片面的有色彩的觀察而已。

再說教師們吧！有些先生們還喜歡用灌輸的方式，可說是富於保守，我覺得「學而時習之」的功課太有限了，同學們總是在月考，期考的時間忙，有時實在太開空了（尤其是初中小學當然不可一併而論），思想方面，學生即便在解放思想的高潮中，也得受束縛，即多看兩本異樣點的书，言論有點不同，教師多會皺起眉頭說，「不穩當」，當然！原因很複雜，不能多怪老師們，但這些都會使人不滿的，都是急須改良的地方。

次說教育管理：普遍於中國的行政管理方式還多半是「統治」，老師們多有點強迫學生嚴守「校規」，而且要學生「恭順」，我親對贊成學生們「尊師重道」應當「循規蹈矩」，可委守法應出於自願，法規貴於善講，尤其高

以上還有軍事管理，實在，目前的軍訓管理

太空洞了！我感到一些教官們因為忘記了自己的自尊與學生的自愛，而喪失了威信，大多數同學的心理如此：「先生的優劣與自身的成績與否成正比。」一部分責任還是要先生們負，教育界上還有一種不名譽的現象：這僅限於極少數在師資缺乏的地方，我親眼看到一些小學教員晚上以教室為打牌的地方，這種現象實在是驚心動魄，這種先生何配站在講台上「為人師表」！再有，有些學校總喜歡在放假時斥與學生，我深感到那不是真的教育青年的最好方式，我總懷疑，難道那些青年都是「朽木不可雕」的！他們中間容或有極發達進取的青年，有魄力，有自由的精神，偶爾失慎的地方當然很難避免的，真正成功的教育管理不是以閉除學生為能事，因為學校是陶冶人才之所，他不成人的人越需要訓練。

我還要談到教育行政：「行政」可說支配了大多數事業的命運，中國行政的現狀，每個人當然都明瞭，教育應當清高，負教育行政的更應以培育英才為目的。目前教育行政界不願開明的地方，當然不能說沒有，尤其是經費一項，教育經費不能獨立，校長先生們的薪俸還抵不上一個書記（鬮）。學校用費支配處處棘手，尤其是私立學校，校產多半做平共做，而教

離 婚 論 者 未 赤

中國民法第一千三百五十九條，稱：「夫妻不相和諧，而兩願離婚者得行離婚。」

然而男女婚姻是天經地義之事；因為這是天經地義，所以一男欲配一女，而配合以後永當偕老，不能分離。此二者淵源於人的性律，也是大造所命令的。凡吾人類，不容侵犯。

當知性律在國法之上；反對性律之律，不成爲法律，而人也無遵守之責。一般主張離婚者，以爲中國婚姻往往由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婦中間少有愛情，而二人的性情又每多不合；況且即使婚姻自由，但其後愛情中斷，互相仇視，所以繼續同居，不但在生活上有脫不離的苦楚，而且性命也冒着很大危險。處此嚴重狀態之下，按之情理，似乎未嘗不可離婚。

吾們檢討這些理論於否正確？而知事實勝於雄辯，證明離婚之法貽害本人，貽害家庭，貽害國家，而又阻礙進化。

貽害本人

假如既成的婚姻絕對不可離散，則結婚前，男女必須具有相當的認識和愛情，而婚姻又必須自主，父母不可代辦。在不得已時，爲了謀大眾的幸福，以及社會的安全，必如抗戰似的，不惜犧牲少數之幸福或性命。若使夫妻一生齊諧，便可離婚，則人之對於婚姻越不慎重考慮，而離婚事件，也越層出不窮。如果根本不容離婚，則人在婚姻之前，必然慎重其事，而糾紛事件，方可希望減少。嚴重情形更不易發生，夫婦之間即使發生意見，雙方也能對自身的過錯設法加以悔改自新，於對方的缺點也加以原諒，糾紛絕不會擴大，而致不可收拾。再者，在不得已時，可以臨時分居，這也是一種反省的機會，將來或許還有破鏡重圓的希望。

反之，離婚一經許可，禍患實大。從此婚姻相似一個嘗試，不再視爲終生契約。不慎重時，就可設法離散，各自嫁娶；於是婚姻之尊嚴盡失，夫婦之關係斷絕，而結婚之前，對於愛情是否可以當久維持，性情是否融洽，也不肯加以慎重考慮；因爲假如婚約可以隨時撤銷，則又何必加以考慮？結婚將等於苟合；男女既然而苟合，也可以任意拆散，夫婦之廉恥，還可問麼？揭開報紙幾乎天天可以有

師的薪俸全取給於同學，故私立學校的老師們求職極不易，再受將來公立學校經費優厚的壓迫，及學生中推市而趨勢，教師的薪俸其學校其他用費更無着落，如果先生不能生活，而服務當然不可罷，這無形中是逼着教師們改易職業，無怪乎現今教育界如屠若此！只喊教師的職業單詞化的何許注意到這一點，由於關係的連貫化，沒有基礎而欲經濟的學校也風起雲湧，經費少，學校多，無怪乎教育情況愈下，造成了教育界人事之不健全，教育界實業現象！

末了，以針對我所提的缺點，因爲教育經費是教育的骨幹，我也先從教育經費問題，第一步，教育經費應取得完全獨立，政府全盤的經費分配，應當劃分百分之三十以上專爲教育而用，則應使先生們的特遇才可提高，然而，政府專注重公立學校，而忽視了私立學校也非上策，私立學校的長處正多，且由政府力量有限，所以希望政府能用最切實的方式，果決的手段，儘可能的封閉或合併大批濶釋商業化的學校，則應使教育經費有所解決，而私立學校不至倒閉或破產。由液收的大批校中提出一部分來津貼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的經費才有辦法。再談師資的改良罷！當然！待遇太低，決不能聘到特出的教師。經費如能獲得相當解決，則學校聘先生的問題也可隨着解決，不獨現今的一般先生中，有一部份是「兩窮先生」（小學校中最普遍），當然是受到經費地域的限制，今後，我們希望在並好的條件下，能延聘到適合的教師，尤其是能應時代，能切實的瞭解學生的教師，雖然是平賤了，而平調仍應當加緊的努力。我感到了大多數的教員們備備以立正，稍息，散兵行結束，這長長的三年，青年人多數是行動而脈動的，每天如此，實在

到離婚案件。根據可靠統計，民國初年，離婚之數字，十萬夫婦中有五十二對離婚；民國三十年，突然升到二百四十四對，三十年之中相比之下，幾增多了五倍，以後的潮流將怎樣止滯呢？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貽害家庭

家庭是男女經過正式的婚姻，夫婦共同生活之社會；人有家庭，則生活有所維繫，而不致淪沒；生子女，則父母子女團聚，得享天倫福樂。一旦離婚，則此已經建設的家庭，破碎崩潰了；這不但使男女個人的禍患，且是家庭的損害。

家庭之目標，首在生育子女，繁衍人類。次在夫婦之互愛互助。可是離婚之制度，能使人心中恐怖，節制生育；為的是免除離婚後之種種困難。

離婚又使兒女榜樣參差，進退維谷，得不到優美的教育，或根本變為無家可歸，無人照料的棄兒。離婚制和兒女教育制，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五年，都完全實行過了，在這時期，就有以下的特點：生產率江河日下，犯罪行為層出不窮，青年們的犯罪行為的數目，更可驚駭；遺棄兒女的數目，竟達七百萬。目擊了這種怪現象，就是列寧自己在奄奄死前，也不禁嘆息說：這些都不是我所預先估計的。

貽害國家

「齊家而後國治」離婚既經動搖家庭，當然大可影響國家，擾亂社會，因為社會之健全，國家之穩固，須有優美的道德，良好的風俗來維繫；而優良的道德和風俗，又必須藉家庭孕育，流傳。如果家庭因離婚而分散，則國家和社會之基礎根本推銷，還顯得到優良的道德與風俗麼？以上說離婚使人顧慮將來，節制生育，人口率必必然減少。蘇俄有鑑於此，「所以一九三五年以後，強給律和離婚律雖沒有取消，然而不得不有相當的修改。最近所頒佈的取締未成人的新法律規定，凡滿十二歲的孩童，就應受刑法的處分，也甚復有意義；很足以表現蘇俄現代社會情狀的」。

此次抗戰，古國將士之死傷者達二千萬人，平民之失業者更不計其數；加以連年天災頻仍，人飢鬼至；各地人口的減少，為數極衆，倘使再要學步那邦，東施效顰，主張所謂自由婚姻制；則三四，半面離婚，則數年之後，敵人之人口率迅速增長；一旦傾軋以來，吾中國軍隊將不支，無以禦寇了。

阻礙進化

綜上觀之，離婚貽害本人，貽害家庭，貽害國家，當然也阻礙文化之進步。瀏覽西史，可知

(下接第二十一頁下面)

令人無窮疲勞。直到戰雲蔽天，一類較高深的學問，教育也恐怕不知道好多了，所以我覺得今後改革軍事訓練，必須第一步以優良待遇找到一批有學識的軍事人才而能分別一批有用的軍事器材，加以嚴肅的訓練，一方面同學們必會樂意的接受，一方面可收切實的功效。

每位教師都能真正「為人師表」了！我相信學校中一些不良的現象可以因而消失。進一步，學校當局儘可能與學生打成一片，用循循善誘的方式來感化那些不能就範的學生，非到萬不得已決不以斥退來解決問題。有些學校一次斥退幾十個學生，這可說是教育界最大的污點。

再談教學方式罷！灌輸方式陳腐了！我覺得在灌輸方式中必應輔以啓發的方式；考試制度當然決不可廢，而定期的考試實在使學生只顧應付，好像成了被動的傀儡，所以我感到考試的性質可不分大小，而更可不定額，以收更大的成效。教師們可以多發發學生們，多指示學生們思想的道路，而不必限制學生思想的活躍。最後回頭到已經走過的崎嶇的山路，雖然我們頭頂上還有不景氣的雲層，但是我們畢竟光明。由教育聯想到工農教育；我們的前途是怎樣的廣闊呢？要結國必須發展工業，要發展工業，必需要出一批有用的人才，而人才的教育，就全靠教育出一批有膽有識有中心目標的人才來不可。我希望不久的將來，中國的教育界能放出更美麗的光輝，我希望從從然的同志們，努力來革新現有的教育制度，當然比我想得遠底的人多得很，我唯有以我的呼聲，真誠的表達我心中的願望，來代表同學們的心情，而能滿足我們的要求罷！

清代理學對吾民族復興的影響

趙賓賓

I、清代理學家的背景及當時社會思潮的趨向

一個學術的形成，除了它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外，又有它的促成背景，因為學者的生活，與當時的環境，有不可分離的趨勢；環境不但能左右學者的外圍生活，且能左右他的個性生活。此外，一個學者的個性生活，不但受自身周圍環境的影響，同時又受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反過來說，一代思潮的形成，又是當代學者的思想組合而成的。所以若欲研究一種學術，不但當明瞭那個學者所處的環境，同時又當研究那時代思潮的趨向。然以時代荒遠，時遷景變，一個人的環境，難以考証，故往往因研究某時代的思潮，同時亦可以知某某學者的思想。這樣說來，一個時代思潮的影響，似乎比較學者所處背景的影響更大。茲將清代理學家的背景，及當時思潮的趨向，分說如下。

A、清代理學家的背景。

背景可分個人生活的背景，及所處社會的背景。對於思潮方面，社會的背景，似乎更為重要，故先言社會背景。

(一) 清代理學家所處的社會背景。

a. 異族入主中夏，漢族被壓迫：清人入關，定都北燕，統制了整個華夏。其屠殺之慘，僅揚州一處，即有八十餘萬。及弘光被俘，又下了剃髮令，南方士民，憤而舉兵，死者尤衆。以後又有文字獄，一般學者，動輒得禍，這種嚴酷的暴政，漢人對之，只得忍氣吞聲。尤其上層社會的知識份子——明代遺老，那甘受亡國滅族的侮辱，故心憤憤恨，誓死不立異朝，並顯着一種反抗不服的情緒，又因志圖恢復，故特別重

視復古，以舉新當時的浮偽學風。為達到這種目的，他們一方面注重意志，另一方面，又重實際，因此形成了清代學術上的革舊運動，體設了主動和挑戰的人生觀。

D. 西歐科學輸入，國人感到宋學失用：明末清初，西歐科學，經羅明堅、利瑪竇、湯若望等耶穌會傳教士的介紹，輸入中土。當時一般士大夫，精神先失，都感覺到西歐的物質文明，駕越中土。朝庭上自皇帝，下至大臣宮妃，對於西人所貢獻的珍品奇器，如自鳴鐘、三稜鏡、天文儀器等等，無不稱奇納妙。當代學者，特別對於天曆數算，更覺自愧莫及；對於求學的方法，亦知不如外人，因以上種種刺激，有志之士，乃欲革舊更新，又欲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但為整理國故，又當先知古體的真偽，於是興起了考據的風氣，從此奠定了清代學術的主流，並形成了吾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先聲。

c. 舊派失掉社會信仰，新派乘機而起：梁任公曾有「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的評語，實因當明末清初，王學以空談性靈，不求實際，一般浮蕩者流，趨於虛靡，互相誇耀，造成了道教的墮落。又因朋黨結括，禍及天下，使一般學者，拿它當了取富貴名譽的工具，因此不但不務求學，並且無所用心。故晚明學風，何如歐洲文藝復興以前的黑暗時期。當時社會人士，對它已失掉信仰，而有志之士，如顧、黃、王、顏、戴等，起而反對，另樹一幟，拿「復古」、「求真」、「致用」三者，招攬當時，於是舊派的勢力大挫，新派乘機而起代之。

(二) 諸大師的個人生活背景。

大凡一個新學派的成立，非對舊學派施以猛烈的攻擊，使對方的陣營完全摧毀，不足以達到目的。這種情形，實勢所當然，清代學者，亦

不能出此範圍。這時新學派中精神與人格最偉大，攻擊的態度最猛烈的，要算顧炎武、黃黎洲、王船山、顧習齋、戴東原諸大師。他們實堪稱爲清代代理學家的健將。他們的理想與宋明理學家的思想，針鋒相對；宋儒重「理」，他們重「氣」；宋儒認理是先天地而生的，萬物的根源，他們則主張先有血氣，斯有心知；宋儒認爲萬理具於一心，無心外之理，他們則主張見理於事，理在事中；宋儒以理欲爲兩不相容的東西，所以欲存天理，去人欲的工夫，他們則認爲理和欲同出於自然，僅爲一事的兩面觀，所以他們主張欲其物。理其則；宋儒主張惡從欲生，故當先去人欲，他們則主張欲本身無所爲惡，惡則由於慾染所致。以上的思想，可說是清代思潮的代表。爲明瞭這種思潮形成的成份，特把諸大師的個性與環境，略略介紹於下：

a. 顧炎武：崑山顧亭林，是有清一代考據學的開山鼻祖。他用「經學即理學」的旗幟，號召了當時的學者。他收藏的書籍相當可觀，但他求學博一的妙法，却不是專靠資本，而是誼諸事實詢諸他人的。我們從奎祖堂所說：「凡先生之遊，戰戰自隨，所至院寮，即呼老兵選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相合，即發書而對勘之」的話裏，便可以知道。他因富有創造的精神，故極反對摹倣做仿，我們從日知錄，就能証實，其自序云：「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盜前之」。他處又說：「近代文家之病，全在摹倣，即便溫肯古人，已非極語」。《日知錄十九》他一生主張「致用」，以功利爲求學目的，以「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之心」爲根據。他終因堅決的意志，革新的精神，奠定了有清一代樸學的基礎，粉除了宋明的學問，可見他私人影響之大了。

b. 黃黎洲：餘姚黃宗羲，是清代史學家的先河。從他的傳裏，我們知道他少年時研究明學，到了中年以後，才變了他的求學目標。他看若晚明的一般狂悖，大都是「東晉不觀，談談無厭」之流，因此主張讀史。他根據歷史的演變，作了原君和原法兩篇，就定了民權同共和思想的基本。

礎。這種思想，影響於後來民族革命的思想最大。

c. 王船山：新陽王夫之，是攻擊陸王一派最有力的一人。他學雖無所師承，但於明亡後，潛跡深山，與士大夫隔離，故「能爲深沉之思，以博採名理，而主張理氣一說之學說」（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他以爲理和欲皆出於自然，而非由於人爲，所以說：「天下之大欲即理也」。又說：「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現」（正蒙注）。他反對「習氣」及「守一先生之習」，因這是研究學問的大障礙，所以他以爲物理無窮，只要用心研究，便能轉弱而益精，得到真理。從以上可知他已開了科學研究學問的門徑，以後發藏所以能爲清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多半受了他的影響。

d. 顧習齋：博野顏元，是反對宋儒的一員健將。他生於鄉野，育於異姓，飽受憂患，因而他的志氣，非常堅決，而具有實踐的精神。他的學說以「習行」爲主，以正德，利用，厚生爲事，以德，行，壽，爲物，所以他的治學目標，乃以事物爲歸宿。自他南遊（見人人師予，家山文，直與孔門敵對）（李慈菴讀習齋先生年譜），因此對程朱二氏，特別攻擊。所以他說：「諸儒之論，在身乎？在書乎？徒紙筆耳，則習之於於孔孟者，嗚也，言之不悖於孔孟者，亦嗚也」。《習齋記錄未定集》他又說：「爲要靜空淡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故誤人才欺天下事者，宋學也」。《年譜》他又說：「習木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不特無能，其實一無知也」。《實行錄卷下》。從以上的話看來，我們知道他的主張，是學問絕不能向書本上或講堂上求，惟當於社會中實行事中去之。因此做事即是學問，舍做事外，別無學問了。他的這種思想，是以實學代虛學，以動學代靜學，以活學代死學，其影響於後世教育學的思想頗大。

e. 戴震：休寧戴東原，是清代理學家的集大成者。我們從他致致王戴的書函中，知道他對於孔孟之學，曾研究了三十餘年，以致一年之中，屢換面鏡而至最高度爲止。他的著作，是孟子字義疏證，他最得意文章是原善，特別是原善的第一篇作成後，樂不可言，連吃飯亦覺別

有意味了。我們若綜合他部哲學的內容，不外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如他所說：「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不出於私為理，是以意見殺人，成白信為理矣。」（與天裁書）。孟子實「鑿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之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然使其無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也，亦將漠然視之；已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的理論，都足這種哲學的鐵證。他的求學方法，益以「十分之見與未至十分之見者」作為理想的標準，這種方法，近乎近代科學家所用的定律和假說，他所以能成為有清一代理學家的集大成者的主要原因，即在此點。

B、當時社會思潮的趨向。

「時代潮流」這句話，是說每一時代的人，必有每一時代人的共同目標。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向著這同一的目標，去完成它，這就叫做潮流。至於所說的思想，就是大家以一致的思想，去完成這同一的目標。所以這思潮，是時代潮流中的一部份。清人入關，以武力征服了漢族。當時的漢人，都懷著一種憤恨卑躬的心理，及共同趨向於光復失地，復興民族的目的。為完成這種使命，當時人士，沒有不奮勉以赴。我們從顧炎武的母教要，就可以看出來。在他臨死時，以「勿事二姓」四字，作了他的遺命。若是一個婦人，尚有這種民族及愛國思想，那上層階級的知識份子，便可想見一斑了。所以當滿清入關，民族主意的運動及愛國的義舉，時有所聞，各地皆有；例如揚州拒守，造成了八十餘萬的屠殺；弘光被俘，清庭下了剃髮令，更激動了南方士民的愛國運動；鄭成功有復明的雄心，據台對抗，沿海的居民，因通海師之，被戮尤多；順、康、雍、乾四朝的文字獄，文人學士，連誅九族者，不知有多少。以上的種種事跡，足證明何者為當時社會的思潮。況這民族主義的急流，又作了清代理學大師的後盾，更促成他們學說的完成，並奠定了我民

庭復興的基礎。故知辛亥革命，實非偶然，而是這種運動的必然了。

II、清代理學家為振興學風所採的步驟

清代理學大師，為達到振興學風的目的，及完成光復失地，復興民族的使命，他們不遺餘力的去改良當時社會的環境。他們所用的步驟，第一是提倡復古，以保存中國固有的道德及文化。第二為保存中國固有的道德及文化，當先努力革新當時風氣的腐化。第三他們因痛到亡國的痛苦，深感民族團結之需要，所以不遺餘力的在提倡。第四他們見滿人的腐悍，明知革命不能成功，因而一方面需要鼓勵革命的思潮，另一方面，又設法使清人羸化。他們因循這種種種刺激，更增加了他們研究學問的興趣。今將這四個步驟，依次說明：

a 復古運動：清代理學家的復古原因，按學術方面來看，他們是打倒當時的「學問」，原以宋明以來的理學家，掌得孔孟，亦不敢顯揚。程、張、朱、陸、王諸大儒，故非復孔孟之古，不足以掃除這種腐敗。從道德方面來看，因當時一般學者，受宋明佛敎化的影響，對民族觀念太弱，所以一遭異族的壓迫，便一蹶不振，容易受人利用。諸大師有見於此，不覺傷心，因而提倡復古，以復興儒家的道德，及恢復中國的固有文化。

b 革新當時風氣的腐化：明末清初，一般學者的風氣，大抵趨向浮薄，求學惟談空理，不求實際，尤其崇拜偶像，不問其學問如何，惟問其是否其派別，即所謂「守一先生之言」。顧、黃、王、顏、戴諸大師，目擊斯弊，深為痛恨，因而鼓足勇氣，另樹一幟，抱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意志，來批判當時的學者，以「求真」為宗旨，以「實事求是，無微不備」為治學方法，將宋儒的「虛偽」揭破，將以觀望學的學問打倒，給「恬恬派」「清談派」，施以相對的針砭。經此一舉，宋學才一落千丈，一蹶不振，而孔孟的學說，復為學者所重視。

c 提倡民族的團結：縱覽前史，中國北海，在異族統治之下，前後經過八百多年的工夫，其中尤以永嘉和靖康兩回的變亂為甚。這時中

原人士，亦惟慎終死，或遷徙南下。吾漢民族，經過這兩次的移動，北方又因民族的混雜，故一般民衆，對於民族觀念較弱。清人入關，對吾民族的摧殘，亦不亞於前者，北方又因臨近京畿，故暮氣沉沉，更不敢抵抗。明季遺老，如顧、黃、王、顧、等，因國喪民族主義衰落，復受亡國的痛苦，深感民族團結的需要，因指定志向，除暗中鼓吹外，又以實行作誌，如顧黃二氏，清廷雖舉之爲鴻博，以修明史，然皆堅辭不就。王船山尤爲激烈，其所著之黃書有云：「可禱可禱可禱，而不可使異族聞之。」從這裏我們可看出他的心志，其後辛亥革命的文獻，即受他的影響。

d 設法使異族同化，並鼓動革命思潮：中國自漢武帝起，因着他的武功，威震四夷，又因着他的尊儒，以德化爲主。故遠近賓服，漢族之名大揚。到了唐代，太宗因對於漢夷，一視同仁，所以塞外諸族，及西域諸國，都奉唐代爲正朔，稱太宗爲「天可汗」。太宗親自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他種族，皆依朕如父母。」從這我們知道，在那時的外人，是如何以歸化中華爲幸呢？以後到了宋朝兩朝，武功雖未能追隨唐漢，但文化却未低落，所以諸夷仍以中國爲上國。滿清入關，他的武力，一時雖壓倒了漢人，但他的文化，却不可同日而語，相差太遠，這是滿人華化的最大原因。但是一代的文化人哲士，對於一代的文化，影響很大，我們看漢代遠近西域，有蘇武、張騫、班超等爲之宣導；唐代歸化南蠻，有魏徵、柳宗元等的文教，爲之開導。至今猶有柳州的柳川，湖州的韓江作二公的紀念。至於宋代因蘇東坡的論屬投州，明代因王陽明的論屬龍場，他二人對於西南的文化，影響所及，亦不亞於韓柳。清人入關，曾注意及此，故有歷朝的文字獄。當時大儒如顧、黃、王、顧等，有鑑于此，所以一方面拒絕作官，以重漢人的尊嚴；另一方面，又提倡復古，以挽回漢族的文化遺傳。管理方面，又以「軍欲」爲主，偏重實際，好養成一般讀書人的主動與機敏的精神。此外並進行地下工作，暗中鼓動革命思潮，設法使滿人華化，所以有清一代的學者，表面上雖與清人合作，但革命的暗潮，始終未斷。及辛

亥革命的旗幟一舉，四方之士紛紛響應，清帝方知大勢已去，連作臨危；而滿族終爲漢人所同化。

III、清代理學與民族精神

對於清代理學與吾民族精神的關係，這個問題，是我這篇最重要的部份。要論一個民族的復興，預先當知那個民族的真正精神之所在。今若對漢民族真正精神之所在，大概可歸納爲愛好和平，注重中庸，孝親忠君，吃苦耐勞四種：

1. 愛好和平：吾民族愛好和平的精神，可以說超過世界任何民族。因吾國的祖傳哲學，就本意「以德服人」，「一視同仁」的原則，歷代雖亦有幾個窮兵黷武的皇帝，但爲歷代所稱頌，目之爲終君，視之如寇讎，而爲和平思想所征服。以歷史觀之若來，所說的愛好和平，原非主動而協和的，並非被動而任敵內侵的。所以費有「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於至言，第一句可以說是最主動的使百姓自己昭明，認識真理之所在，及責任之攸歸，去實行工作。第二句則爲協和，使萬邦彼此合作。一心一德，猶如一家。這種精神，直到現在，仍然保存。

清代理學家，因根本反對老子的王勝，所以主張宇宙的一切，只有一種動的現象。他們認爲「太極動而生陽，是動之動；靜而生陰，是動之靜」。他們又以爲「生則有息，息則有生」，天地間既生生不已，所以天地間皆爲動的，這是他們哲學上學的根據。對於人生，亦以動爲主，他們主張理在欲中，故專說「欲」，欲則愛，愛則動，乃自然之理。這是他們人生哲學的根據。他們根據這兩個原則，故對於民族觀念，亦主張主動，因此他們一生對於滿人，雖積極的攻擊，但外面仍仍能與滿人協和；外面雖能與之協和，裏面却不爲其在服，故仍能主動。我們知道這種精神，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後，表現的更爲充足，因而形成了五族共融的大中華民族。

2. 注重中庸：中庸大道，是古來聖賢政治治理民的事綱。堯舜以「惟精惟一，允厥厥中」爲心傳，及傳到孔子，孔子把它大大發揮，以後因出家的學術盛行，故中庸大道，遂深刻的印于國人的心坎，而成

了我民族的德美。我們推所中講的正義，是「不偏不倚，止於其中」的意義。在西歐各國，亦有「在中為德」的古語，可見中西人的見解相同，明乎此，則不論對子何事，只要作的適當正確，便是中庸。

我們看看清代大理想學家歐東原，他以中庸的精神，作了講理學上一大革命。因他主張「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盡其誠，勿悖乎道義」。又曰「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盡民之欲而王道備」。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盡民之欲，多出子細細曲不措之意，不足為怪。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橫世之高節著於輿而靡之。學者以理責學，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則之節；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雖得謂之逆。子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于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乎法，猶有悔之者，死乎理，其誰憐之？」由以上看來，我們知道歐氏的精意，是設古時聖君的治國，因能用使民各得其情，中講大道，民才能相安無事。但現在的君上，因用專制及貴族的階級制度，故上下的心情不能相達，遂造成亂源。故知歐氏的主張，是要人間先有平等的精神，才能得到和平。換句話說，要國家治理有方，當有民主精神，方能成功。

3. 孝親忠君：大學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同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這不但是中國政治哲學的基礎，亦是吾國民族主義同民族主義的基礎。因家族主義最重要的是孝親，民族主義最重要的是忠君。還要我們亦可看出來，吾國的民族主義，實基于家族主義，而政治的成功，又基于以上兩個主義的總和。所以一個真正的中國國民，不但重視家族，同時又重視民族。換句話說，不惟重孝親，亦重忠君，故自古忠臣義士，沒有一個不二者並重的。

清代理學大師，竟把孝一德，看成他們「致用主義」中的最重要的一點。故他們稱人倫日用之行爲為大道，並認爲學，就是學習孝友事兒致君交友的行爲，行，就是實行孝友事兒致君交友的所學。換句話說，他們將二者視作同一個具體的行爲，而華之爲人格的標準。這種表

顯，爲吾民族的前途，影響所及，被任何武力爲難。

4. 吃苦耐勞：吾國人的吃苦耐勞的精神，可以說與世界各國的牛馬。我們知道，造成這種精神的環境固多，但更好說是因古平之遺風所致。這種精神，又是東方民族與西方民族的特殊之點，故孔子稱爲道德意惠的完人，亞利斯多德則稱爲知識的聖人。到了清代，吾民族因受黃族的侵襲，因而這種精神，更爲發揚。當代理學諸大師，無不吃苦耐勞，但其中之最者爲顏元。他主張學問絕不能向書本上或講堂上死追求，惟當于社會日常行事中求之，所以他說：「人之認識皆爲學者，固非孔子之學。以讀書之學解書，並非孔子之書」。他于六德六行六藝中，更重視六藝，所以他教門人，務要精通一藝，才能立足於人間。故「勞作神聖」，成了他一生的第一信條。當時師代的弟子，因受他人格的感化，都能犧牲一切，享受，可見其影響之大了。

這種吃苦耐勞的精神，在這次抗戰中表現最大。按一般歐美人的觀察，以爲吾民族必遭滅種之禍，但想不到適得其反，竟得到最後勝利。這固然因友邦的援助，但開始不是吾民族堅苦耐勞，抗戰到底的精神所致。若猶記在抗戰時期，一個美國的學者，來中國戰區巡歷了一週，他看着我們的民衆，雖苦不厭生的精神，大爲欽佩。因此他的結論，是中華民族，一定不會滅亡。這種實是我們吃苦耐勞的一個最好的證據。

結 論

一般人以爲滿清帝制中國，使我民族主義失掉，吾謂滿人入主中原，固使我民族主義的精神，受了相當的打擊，但因這個打擊，更激發了我國民的反應，更促進我民族的團結。進，一步說，不但使我民族鞏固，又形成我五族共成一家的機會。雖如是說，但苦沒有清代理學家作中流砥柱，使滿人同化。吾恐未必能有今日的中華民國。飲水思源，我們對清代初期顧、黃、王、顏、歐諸大師的讚與，除感激之外，更當鼓起精神，去建設我們的中國，去完成我們中華民族所負的「世界大同」上義的新使命！

杜工部的故鄉懷念

馮柱

前些日子我寫了一篇題名「夢在杜詩裏」的小文，寫完以後纔領會到並不只是一個多情的人纔會多夢，原來我們的大詩人——杜工部——也是不少有夢的。這在那篇小文裡已然談過了。因為個人的懷鄉病苦，連帶的我又想到了詩人的懷念故鄉。我們要知道詩人是怎樣懷念故鄉，沒有旁的法子，只有從他的詩篇裡來發掘。我們應當知道我們的詩人當時所處的是一個甚麼時代和環境。戰亂流亡，故鄉一直成了沙場，至少「故鄉歸來得，地入強夫營」和「故鄉門也別無底，中原君臣計處邊」的詩句是當時最深刻最逼真的描寫。當時的情形，也許是和我們今日的情形有些相似的。他不是說麼，「故鄉有弟妹，流落鄜州城」，由此也可想見當時的情景了。

工部平生漂泊，貧病糾纏，從沒過過一個較長時期的安閒舒適生活，所以他的詩篇裡也是到處充滿着這種貧病和不得意的意味的。那是多麼辛酸的情緒啊！詩人在咀嚼着「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的滋味呢。我們的詩人直到老年還是在不得意的生活中着。我們看他的詩句「上竊乞骸骨，賈寇歸故鄉」，這是多麼播興和失意的情調啊！

杜工部在過着漂泊生活的時候，從沒忘掉過對故鄉的變遷和懷念。這種有好多證明可以被我們舉出來。他的觀念並不像今日的人們一樣，一切都是異國異地的好，甚且連月亮也是美國的又大又亮，而在工部却正與此相反。他說過「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的話，可見他的觀念若以今日的話說是內向的。他的個想是自我的。就是在做官的時候，他也沒有忘掉故鄉的懷念和變遷，他不是說麼，「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說到這裡，也許有人以為工部那種觀念仍是傳統思想在作祟，這我們且不管他，因為當時他所處的是那麼一個時代社會的背景，也就沒有法子一定要用今日的尺寸來衡量他了。我們所要知道的是這種觀念當時對他個人在情感方面是起了甚麼作用，最低限度是幫助他完成了偉大而不朽的詩篇。假如是當時的工部沒有這種情調，也許是不會有這些偉大的詩篇出現的。也唯有他能如此，所以他纔能成爲一個偉大而不朽的詩人。

詩人所需要的就是高度的愛和憎，無理由的憤恨和傷感。這在極端強悍冷靜的人看來是如此的。也許有人以為「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的詩意有些太兒女情腸了，不，這是詩人的崇高境界，也唯有詩人纔會到這一點。他是如何的懷念着故鄉啊！「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鶴復故鄉」又說：「嗚呼，五歌兮正長，鬼招不來歸故鄉」。他在神往着回到故鄉了。因為當時的但很清楚當時的環境是只有神往着回到故鄉的。

他每達到一個新的地方，更會引起他的鄉思，他說：「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他在會見同鄉的時候，固然難免「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了，但在這別朋友的時候，還是不忘「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的殷勤，更不用說因為寫詩想到朋友的時候有「八月頭時寄草堂，番憐故人思故鄉」的詩句了。這是必然的，誰也免不了這種聯想，何況我們的詩人呢？

我們的詩人，當時只有懷憶着故鄉的一切，在頓首屈人時詩句裡他說：「此別須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故鄉在我們詩人的意識裡，是如何溫暖甜蜜而有陶醉性啊！但終於還是「亂後誰歸得，他鄉應故鄉」了。

中國民間傳統宗教之研究

——輔仁大學方言地理學研究室地理調查報告之一——

賀登崧著
馮瑛瑋譯

一、傳統宗教

中國固有的宗教狀況，一般往往列爲儒釋道三大系。經詳細的研究之後，才發現道教並不是一種宗教，除掉一部皇朝體制之外，並沒有正式的個人性的崇拜。而國家大典禮儀民人的成分也不過是法律上的制度，根本沒有宗教的意味存在。爲此道教至多只是古代儒家的一種出世哲學和指導階級的心理態勢，這種哲學和禮儀，隨了歐美新思潮的漸漸，漸漸也失掉了它的指導地位。

佛教雖是一種宗教，但它普遍表現在民間的却不是純正的佛教。它的宗教信仰和敬禮只限於僧侶和少數的居士，以寺院爲中心，並且多數是在大都市裡。不過佛教曾在人民固有的宗教信仰中，增添了一些基本信念，最主要的便是所謂「輪迴」，和在鄉村廟宇所崇拜的幾個神位，我們要在下面略作介紹。

道教的範圍也只限於觀內的道士，他們的教目標之世俗化，它也像佛教一樣，把一些神位介紹到民間信仰中。此外，它固有的傾向是使民間傳統的神仙及巫術，附會到自己的教義中。此外，道教間接的促成了許多秘密宗教的發展，雖都曇花一現，但也頗盛一時。

二、事實的觀察

中國固有的宗教，也就民間傳統的宗教，雖然是俗人的組織，主持祭祀的人都是俗人，比如對婚喪喪葬等特殊的祭祀，是由地方上的鄉士主持；關於家庭祭典和農節祭典，是由家中的主父主母主持；遇有特殊必要時，任何個人都可自動的去主持祭祀。它純粹是一種個人的宗教，沒有供神廟的人員，完全相儔行事，但是民間信奉得特別虔誠。至論民間宗教的祭祀地點，有的是在私宅的家廟裡，在祖先的祭壇上；特別是在鄉村的廟宇裡舉行。在華北各地，幾乎到處都有這種公共

建築的廟宇，屬於鄉村公產，由鄉長和鄉保管理，用大家公議的基金來維持。只有很少的幾個佛寺和道觀是古代的建築，還保留着一些僧侶生活的遺跡。但在鄉村公廟裡邊，屬於以上情形的百不一見。

三、方言地理學研究室的調查工作

北平輔仁大學方言地理學研究室，經六年的準備工作，已於民國三十六年九月正式成立。主要目的在藉地方性的調查工作介紹地理研究的方法，兼認國內研究家，以期作更廣泛的方言調查。

事實在佐証中國的方言研究必須仰賴實際的調查，且必須與歷史的人類的調查，同時並進。而實之，國內學者，直到現在只限於文字地方性語言的音韻研究，固屬成功之一，但最急切需要的，還是要把那些局部的名詞和辭句的材料，再應用到農村物質文化的研究上去。欲就這些材料找出地理性的解釋，必須到地方的歷史背景得有詳確的認識，以便分析古代政治分佈對語言的影響，確定地方文化的區域，發展的情形，和它們彼此間的關係。中國有關地方歷史的書籍，僅省縣志一項，就達六千種以上，真可說是汗牛充棟，但是沒有一本會確定歷代政治領域和吏治的精密分界。

爲此，欲求得方言地理學上的確定答案，並非是不可能；事實上，在中國鄉村的廟宇裡邊，每處都有碑和香爐，有的還有一兩座石碑，記載着這座廟的興建和重修等事跡，末後還列着年代，和立碑時代的官、縣、鄉、里等名稱，記載極詳。從十五世紀初葉（明官德閣），這種金石銘刻已屬極其普遍，有的地方甚至能找到十一世紀以前（遼金）的金石。在石碑陰面，除事跡記載以外，還載着大批捐款人的芳名，這樣更可根據所列的名單，斷定居民家集的比例和移民的沿革。

從這可以看出：何以金石的研究與方言調查必須等重齊觀。而這些

金石大部都在寺廟中，於是我們又無形中獲得了鄉村信仰的揭示。爲使這種揭示獲得圓滿的解答，除歷史的調查外，還須有宗教的調查。對寺院中的偶像描寫多加注意。在宗教調查中，又註明了地理研究方法的價值。地圖上的流衍，揭示各地宗教教禮的方式頗有種種的差異，但總這些差異，我們又可以看出文化區域的分佈。

總之，要對中國的方言作些實地的調查，歷史的和宗教的補充資料是必不可少的，現在且就民間宗教的領域中，舉兩個例子向讀者略作介紹，以見方言、地理、歷史、宗教研究的不可分。下面的材料，是民國三十六年夏季一次調查旅行的所得。

甲、張垣西部的調查

那次的調查區域，是在張垣以西，長城以內的一帶地方，距北平西北約二百公里。調查團共三人，除作者外，還有人種學和歷史系學生各一人。在一個固定範圍的區域中，共調查了九十三個地方，其中沒有一個村莊，沒有一座廟宇不曾加以調查。結果發現在這個區域中，有五百七十座單獨的廟宇。在比較發達的村莊，大體都是在一個廟宇中，供奉着兩三個神位，每一位神前都有單獨的供桌，因此我們很可以準據的統計一下崇拜單位的數目。所謂崇拜單位，意思是每一位神像雖然不一定有其單獨的殿宇，但他天然的形成一個單獨的崇拜對象。照這樣計算我們一共統計了八百六十個崇拜單位，包括三十五個不同的神位，其中十個較大的神位在六百一十一座廟宇中普遍的受崇拜，約佔全數百分之七十一。

乙 調查的第一結果：民間的宗教

現在，讓我們把民間傳統宗教在上述區域中的分佈情形，製作比較，顯然是有意義的。

在調查過的一帶地域，只有三座佛寺，兩座道觀，住着少數的僧侶和道士。

在八百六十個崇拜單位中，屬於佛教本源的佛位共一六六單位，釋迦、地盤、觀音、彌勒。

屬於道教本源的佛位只有七十四單位，即玉皇、真武，其餘純屬於民間宗教的則有六二〇單位，就中主要的而被民間普遍崇拜的，有五項，龍王、關帝、馬王、文昌及魁星、河神、錢子娘姐、財神、火神、瘟神、冰雹神、城隍、大仙、虫王、土地。

假如把上項數字用百分比來表現，將見各數所占有的崇拜單位和寺廟，實以民間宗教佔對大多數。証之民三千至三十二年間作者在山西大同一帶所作的寺院調查，情形完全一致。茲列表於后：

崇拜單位	屬於佛教的	屬於道教的	屬於民間宗教的
佛位	百分之二〇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七八
廟宇	百分之二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六五

根據上面的三種比例，我們可以斷定民間宗教佔崇拜單位百分之七十，佛教佔百分之二十，道教佔百分之十。但實際上這些廟宇在民衆的生活裡面，却佔着同等的地位，居民上廟進香，並不問是屬於那一宗教的廟宇，也並不管那裝扮的來源和歷史的背景。除少數僧道以外，一般民衆沒有一個是真正的佛教徒或道教徒。

丙、調查的第二結果：文化區域的界線

由於歷史的及宗教的調查，我們發現這些材料還可以供地理研究的應用。

在張垣西部的調查中，我們共搜集了金石刻字六四一件，其中二〇一件是大明景泰至嘉靖間（一四五〇—一五五〇）的遺物，計

- 鐘 五〇件
- 磬 九件
- 石碑 二一件
- 石幢 二一件

由這些金石記文中，我們可以追溯明代西部邊疆萬全石幢及懷安石的準確邊界。這一帶地方自元朝滅亡（一三六八年），明朝肇興北方領土的時候，就已劃定界線，時間至少當在明朝宣德（一四三〇年）中，或且還要久遠。直到清康熙間，這一帶邊疆才予以廢除。雖經廢除，但是直利現在它仍保存着兩種民俗上的古跡，就是

(1) 燈山樓：只有在這邊陲的西部，才會找到燈山樓的遺跡。那是一座二層三層的樓房，前面洞開，每逢夏曆正月十五日，裡邊掛滿了燈籠，以慶祝上元燈會。其實，在華北各地本都有燈籠的慶祝，但是只有在上述的區域內，才有專為慶祝燈籠的燈樓。燈山樓的分佈區域，在西部並很廣，在調查區域的西南方八十公里以外，還照找到這種建築，可惜我們還沒有精確的材料，不能確定燈山樓的整個的分佈範圍。

(2) 五道廟：在這邊陲一帶地方，最普遍的廟宇便是五道廟。我們所見到的這一〇九座，大概都是小型的建築，約一米半至二米高，建築在一塊碑台上。廟內後壁畫着五道神，由白牆的土地和戎裝的山神來陪伴。比較富庶的村莊，除五道神的繪像以外，兩旁牆壁上也有有壁畫，據調查所得：在一〇九座五道廟中，兩旁牆上有壁畫的共五十七座。

不過，就兩旁壁畫的題材來說，西部與東部却完全不同。西部一帶的壁畫壁畫是閻王和城隍；東部繪人死後靈魂在閻王前受審，四壁受審後罰下地獄的情形。以這種題材為旁壁畫的五道廟共計十處。至論東部地方的五道廟旁壁，則繪「捉妖圖」。在捉妖圖中，五道廟後殿的三位神都騎着神馬，作追逐的神色。東壁上畫着被捉拿的半人形半獸形的惡鬼；西壁則繪着捉妖以後的凱旋。繪有捉妖圖的五道廟共四十七座，除四座在調查區域的西部發現外，其他全部是在東部各村莊裡。

根據這個比例，我們可以斷定「審判圖」是一個比較古老的圖案，漸近於絕跡，只有在較古老的村莊裡才可以看到。這種論斷還可得到有力的反証，就是那「捉妖圖」在很多不同的廟宇裡都能找到；除前述五道廟的四十七個例子之外，在九種不同的廟宇裡，竟有七十三座廟宇也繪有捉妖圖，而這些廟宇則不僅限於調查區的東部，在西部的十個村莊裡，也有十六座廟宇繪着捉妖圖；這種更可證明「審判圖」就便是在西部，也算是碩果僅存的例外了。

至論西部地方五道廟中僅有的四張捉妖圖，那可認為是東部近代情

調向古老區域的伸張，因為在那四個例外裡邊，有一座小城市叫「洗馬林」，兩個大村「舊堡」和「德勝堡」，都是商業會理的中心，對於外來的文化，自然有容易接受的機會。

在認識了壁畫題材和政治領域的地方性關係之後，由這既知的領域就可追溯到五道廟的年代。據我們所找得的金石記事來考察，五道神崇拜最早在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這是一隻最老的鐘上所記載的。藉着這個文化區域的新認識，使得我們至少能追溯到二世紀以前的史實，那就是：在二世紀以前，調查區域的西部顯然已有了政治上的團結。上述兩種有關民俗的古跡所分佈的區域，與當日的政治領域並不完全一致。這與在方音地理學上所遇到的例子完全相同，如同時對於語言，民俗或歷史的研究，必須顧及人事的變遷（因為人類的心理和自由常會造成種種的變異）；同樣一個文化區域也常有着一些變遷的界線，雖然相差不遠，但總不能劃一個筆直的界線；原因是凡有關於人類的研究，絕不會有一個機械化的公式般的發展的。

四、結論

看過上面的種種事實，可知歷史民俗的研究對於地理學也頗有相當的貢獻。這種工作必須先有一個精確的調查，調查的範圍不可太廣，但務求其全，像本文所介紹的調查工作在中國尚屬創舉，它不但指示了地理學研究法的實例，同時對於中國民間信仰的發掘工作，也奠定了基礎。

直到現在，關於民間信仰的分類統計，只能向中國學者由文字方面所搜集的資料裏面去找，一般西方學者的著作（如那遜會 Domes 著「中國迷信探源」及 Witter 著「中國神話辭典」等），大概都是在把中國學者之大成，所缺少的是學術綜合的基本條件；就是發掘證明的事實。上面很小的一次調查，已經使我們發現了五六種崇拜，並已經開示了知道。此外更使我們能確定某一種敬禮，在人民生活中所佔的地位，這是實地調查以外的任何方法所辦不到的。

藝 術 與 人 生

評 聲

文 藻 月 刊 第 二 卷 第 一 二 期

藝術不是一種職業，還是真正的感情之表現。因此藝術家祇能在他不孤立的時候。當他在人間過着自然生活之際，始能體驗真正的感情。所以與別人的人，一定是處於創作上的最壞的狀態的。

莊 詒 斯 察

我心目中的藝術，應當是自然而然產生出來的，而不含有甚麼人工造作的成分。那種是最純粹的藝術。大自然的所以美，行雲流水的所以妙，鶯啼燕語的所以激動人的心絃，風聲雨聲的所以令人淒楚。嬰兒啼哭時的一串嗚咽，我以為這都是最能動人聽聞，而感人最深的純然藝術，這些藝術，都是最高最自然的。

今人之所謂藝術，差不多都不是以上所說的這一些，而却經人工造作出來的一些事物。其要文學，美術，詩歌，戲曲，小說，繪畫，音樂，雕刻，以及建築等等，實在說起來，人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是藝術，這是廣義的解釋法。真是連哭笑怒罵都算藝術，但是真的，最低限度，我是如此主張的。我們不是常見到有多少人在寫「笑的藝術」或是「哭的藝術」一類的文章呢？所以我纔敢這樣說。同時，我們在文章裏不是常見到麼，一個淺薄而誇人的深夜，人們大都睡熟了，這時一些文人或旅客們，却在開始欣賞，玩味或是製造他們心目中的所謂藝術了。那麼，這個昏闌而漆黑的深夜，不正是詩人或旅客們的所謂藝術境界麼！說起來多了，總而言之，我的意思是在說藝術的全領域是應該包括全人生的。同時，我們現在所要談的「藝術與人生」，也似乎應該指這包括全人生的廣義藝術而言的。決不應該是狹義的藝術而言的，否則的話，則莫如其其為「繪畫與人生」，或是「戲劇與人生」，「音樂與人生」等等的一類題為妙了。所以現在我就要本着藝術的廣義解釋法，就其各方面與人生的關係談下去。

有人說從前孔子是「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大概書上也是這樣記載的。我以為這種表現法就是孔老夫子當時的人生藝術觀。今人還有人在這樣說呢，「美味不如美器」，這也是一種人生的藝術觀。人生離不開藝術，這在前面已經談過了。人既有七情六欲的動物，喜怒哀樂就要應時發洩，所謂中節而發者是也，這就是藝術。應對進退，皆合於禮，這也是藝術，試想一個人當哭不哭，當笑不笑，均除非是神經失常的人，這應當當作何解釋呢？從前有人說過：「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的話。我說這個「言之文」就是藝術。這裏又得出一個

(接第十一頁上)

希臘之衰微，開始於失掉宗教信仰，繼而又失掉自信之心；於是一切萎靡不振，灰心敗興，政治每况愈下，而致國破人亡。希臘如此，羅馬之衰亡也是如此。所謂文學家，哲學家，政治家，拋棄宗教與神明的信念，則倫理道德觀念，而不肯負起家庭責任，於是私人生活愈多劣，而夫婦之道愈趨敗壞；節育離婚，司空見慣；婚姻失却尊嚴，國法不能補救，羅馬之家庭成爲惡慾肉樂之場所，而不再見兒女歌歡快樂之樂園；人口減少；衝國無人；皇子侵犯，帝國瓦解。

若中國地大物博，出生率雖高，而死亡率也大；強鄰虎視，不容再去講究離婚，而阻碍文化之進步。法學家保羅居血 (Paul Guha) 宣稱：「法學家無論信教與否，都承認離婚是不道德的；根據法學，或社會學，主張離婚者不得視為文化進步之人。最近據俄國制定種種條件使三十歲以下的男女幾乎不能離婚；莫非是防備人口減少，國勢衰弱？」

結 論

國家之責任：離婚之害既如上述，因此國家應當禁止離婚事件之發生；縱然眼前不能完全禁絕，至少亦當公佈條例，盡量阻礙；凡於一切海產小說，黃色小報，以及馬爾薩斯之節育說，與其它種種足以釀成夫妻意見，誘惑離婚者，一概嚴厲取締。

新的結論。藝術的方面，就是粗野，典雅，狂熱，孤獨等等，如果像這樣，人生就失掉藝術的意義了。

正因為人生到處都是藝術，所以人生纔是變化無窮的。晴天是藝術，雨夕又何嘗不是藝術呢？作畫是藝術，欣賞詩畫又何嘗不是藝術呢？寫文章是藝術，讀文章又何嘗不是藝術？所以我說人生到處都是藝術，有甚麼不可以呢？

藝術和人生的關係，既是如此的密切，所以我們尋求滿足我們的生計，就不能不在藝術方面下相當的工夫，做相當的修養。藝術固然是應當帶有普遍性的，但也會因人之領受性而不同，所謂「仁智所見不同」者是也。對於藝術方面有修養的人，對於藝術的感染性大，接受性強。我以為人生唯有對於藝術感染性大，接受性強的人，纔能多方面感染藝術的熏陶，受到藝術的教養，成是這樣的人，生活纔豐富，越充實。藝術的最大功能，就是在能補足人生的缺陷，唯其因為人生處處有缺陷，所以處處需要藝術來彌補。譬如吾人於工作疲乏，精神勞頓之後，需要看電影，戲劇或其他娛樂場所來調劑一下，就是這個意思。藝術事物是充實精神生活最上的佳品，所以為求精神生活充實，更不能捨棄藝術方面的修養。因為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是相為表裏的。所以也可以這樣說，要想充實吾人生活，對於藝術方面的修養是十分必要的。

一些酷好文學的人們，他們可以拚着幾千文字，屏除他們很多的苦悶，這就是因為文學也是藝術的原故。它有補補這些缺陷的功能。

我總以為世界上最豐富的生活者，就是充實修養藝術的人。這是因為藝術裏面含有純真，純善，純美的關係。吾人的生活，必須能夠做到這一點，纔是比較理想的人生。試看世界各國的各大文學家，藝術家，他們的生活之所以能够超俗，就是因為他們對於藝術生活方面有相當修養，並且對人生也有了深刻的認識，他們在人生方面既然接近了真，善，美，環境，在藝術方面也有了近於真，善，美的修養，二者適能打成一片，互相為用，所以他們的生活，纔能比一般人充實而恬適。他們少有世俗煩火氣。更沒有甚麼人間的名利薰磨心，只是一意的在求充實

生活方面去下工夫，所以他們的成就，也就比較的高，給與人們的影響，也是比較大的。

我們為了加深一層的探討「藝術與人生」的關係，不妨從多方面去檢討。試看一個嬰兒在渾渾噩噩的時期，彷彿就有了愛美的表現，他喜歡燈光，喜歡玩具，趕到稍一懂事，喜歡穿新衣服，穿花鞋，女孩子還特別喜歡塗粉塗紅，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愛美的表現。也可以說是一種愛美的本能。

正因為人生是對階段（所謂階級）就是心理學上所謂的兒或期，青年期，成人期等等的）生活的，所以各階段各時期對於藝術的嗜好，感受和接受，也就因之而不同，這是必然的。吾人之年齡，處境以及修養不同，對於藝術的愛好，自然也就因之而異。同時吾人對於藝術事物的感染和接受，也會因吾人的性別而不同。譬如女性對於藝術的愛好是如此的，男性就會不與隨同。又如有的人喜歡文學，有的人就喜歡音樂；有的人喜歡看電影，有的人就喜歡去聽戲。這是因為吾人的性別和個性的不同，而發生出來的差異。

真正高尚而有價值的藝術，應該是具有指導人生的功效的。譬如文學，它能提高吾人的生活理想，描繪出吾人的理想境地。其他藝術事物，也都有同樣的功效。譬如音樂，能演奏出一個戰場，也能演奏出一個山林，更能描繪出一個仙境。繪畫則更美妙了。它描繪出一個理想的英人，也能收像出一個理想的樂園，而且還是可以由吾人去直觀的。由此，我們就可以推知藝術是有引導人生向上的功能的，這彷彿已是不容吾人否認。試看那一個文明先進國家，藝術不都是極發達的呢？尤其以精神生活為至上的梵蒂岡國，古羅馬，以及意大利，法蘭西，他們那些國家藝術，都是多麼發達呢？所以那些國家國民的人生觀，也就與其他國家國民的人生觀不同。

前面已經說過，最高尚的藝術，是比較富於自然性的，將是權自然界的藝術而言。至於人為的藝術，則以其個實，善，美三個條件為最上。總是超俗的藝術事物，必須具備這幾個條件。「藝術與人生」的關係，大致就是如此的。

在藝術方面，都不曾引敘過名人的言論，這裏且引一些來，做一個結論：

——藝術的理想是赤衷的天真，是中外一家的和平，是如火焰一般

科學與信仰

賀近氏

一提起宗教，就有人會面痛，因為他們以為宗教不但是阻礙科學，摧殘文化的惡勢力，且更是類型的敵人。因此他們一聽宗教二字，就憂心疾首起來。其實，這是否學者所應有的態度呢？退一步說，假使宗教真能阻礙科學，摧殘文化，我們也當來研究一下，她在什麼地方阻礙科學摧殘文化，又阻礙到什麼地步？

最可怕的一般自信為科學家的人，一聽到科學二字，就抄起馬時歐美宗教的老調，說什麼科學已把宗教打倒，宗教是陳腐的過時的東西。於是，如牛解若流，也唱百和，人云亦云地群起而攻之。在目前雖然這套調子，已不響得不少，但我們仍還可以看到威迫到。現在我們試一抽去調中的成見，平心靜氣地加以討論，便可知宗教的信仰和科學的真理有否衝突，那是互相投擲？

一、信仰和科學的區別

我們要明瞭信仰和科學的關係，先須知道信仰和科學的區別點。以性質方面觀察之，科學是憑藉我人理智得來的知識；智者不必說，愚者也能學習勉得之，還原是人力所能及及得到的事情。至于信仰，那是憑藉超然的降示得來，斷不是人力所辦得到的。以對象方面來說，科學既然自由人的理知得來，那麼得到的知識，當然僅限于理知範圍以內，如天文、地理、聲、光、電學等；至于信仰，除掉自然界的各種真知識以外，還有超自然的知識，如神的存在，神的屬性，靈魂的有無，宇宙始末等。總之，科學的領域是限于物質範圍的，信仰的領域却超乎物質界限的，這就是科學和信仰的區別點。

二、信仰和科學並無實在衝突

可是我們應該注意，這個「區別」並不是「反對」。比如你和你的父親有區別的，並不是說你反對你的父親。科學和信仰雖有區別，但這區別不是反對的，却是對峙的；這不是根本上的不同，乃是形式上的各異。因為科學從實證得來的定律，歸納起來不外是知識上的真理。至于信仰由教條或教規演繹出來，又何嘗不是一種道義上的真理。大家既都追求真理，那還有什麼「背道而馳」或「互相衝突」的事情呢？試問數學上的真理和電學上的真理，雖然性質各有不同，但誰敢說它們有互相矛盾的一日。同樣地，信仰上的真理和科學上的真理，如果彼此都是真理，也不應有互相抵觸或水火不相容的一日。這是一個很簡單而易見的事實。總之，我們所見解是這樣：

——藝術的價值，完全在一個真字上，價是古今中外一例通稱的。無論是文學、美術或音樂，……凡藝術品，都是自然的再現。

——愛和平是藝術的內在性，藝術與和平是互為因果的。藝術之發自，大抵在太平之世。藝術的理想，是永久的和平。

——戰爭與和平，便是國家與藝術所持的兩個極端的理想。

——藝術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完美。美的追求是藝術的核心，自然之美，人體的美，人格之美，情感之美，或是抽象的悲壯的哀，及其他一切美的情素，就是藝術的主要成分。

——我們由藝術可以常常得到美的陶醉，可以一時救我們出世間苦而入於超越之境，可以使我們得享樂我們的生命。藝術，第一要者，便是情感，同情和感情，都包括在感情之內的。……美和感情，對於藝術，猶如靈魂之與肉體，相互表裏，成缺一不可的。

——藝術是剝奪的同情者，是同情同保者，沒有國境的差別，不問人種的異同。（以上都據夫實論。）

我們綜觀了郁氏以上這一席話之後，更可以深切的瞭解到藝術之為藝術，以及「藝術和人生」的關係是如何了。我衷心願諸君能藉此見解，所以理一的一把它引敘了來，好給我們的意見，增加一些力量。（「藝術與人生」的問題，並不是簡單而三五十字的文章，就可以評述得敘述得完的。所以也只好簡單的一點點一點點了。）

真理和道理是絕對不能衝突，所以真宗教和真科學，也決不會發生衝突。

三、信仰和科學互相提攜

科學(真科學)和信仰(真宗教的信仰)，不但互不相抵觸，互相衝突，她們却似親愛的姊妹，彼此協助，彼此提攜，今舉述如下：

(一)科學協助信仰的約有四點：(A)科學確証信仰的基礎。因為它——科學能證明天主的實有，天主的仁慈，所以天主不能錯誤，也不能把虛妄的事理，叫我們信從。(B)科學又能證明歷史所載的天主的啟示確是實有，同時他的奇蹟和預言，為啟示顯明的標記。(C)科學又強歷史之光，來證明天主賦予公教至大的權能，使以憲定不能錯誤的規律，而又為整個人類天人的翻譯者和信道庫藏的監護人。(D)科學保留信仰，幾時有論理邪說攻擊信仰的當兒，科學(真理)竭力駁斥之：假設有一種合乎信仰時，那麼科學也必出其力而保護它。

蓋克爵士(Sir A. Geikie)說得好：「科學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對於造物者的美譽與和諧，要有較深的認識，同時對於造物者天主，獲得虔誠的敬禮」。英國皇家學會副會長愛文爵士(Sir Edwin)也說：「近代科學的發展，實是有利於宗教的信仰，科學使一般智慧的人，理解到舊唯物論的脆弱性」。史梯勒教授(Steele)也這樣宣佈道：「我想最近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只有益於宗教的信仰，並證明信仰不俱成爲可能的，而且成爲必然的」。

(二)至于信仰報酬科學的地方也不少：(A)信仰容許科學不能解釋的問題，如人生是什麼？這偉大而美麗的宇宙由何而來，又它的存在有何目的？世界上為什麼有善惡呢，這個善惡依何標準度量呢？人類為什麼有富的，有貧的，有治人的，有治于人的，這類不平等由何而來？……這一切的一切，任憑科學發明到怎樣地步，終不能給出一個圓滿的答覆，因為這些問題已超出科學範圍之外了，所以只有信仰協助科學，代答這些問題。

再者，科學不但不能解答超自然的問題，即自己領域內的本身問題

，有許多也不能解釋。例如現在是電化世界，普通城市都用電燈電話電風扇……到底什麼叫電？你——科學家，請你告訴我。又如生物學，能够把生物的形成，生物的機構與作用告訴我們，却不能解釋什麼是生命？並且科學的一般研究對物乃是物質，但這些物質，最初由何而來？……這類的問題有 大串，真是舉不勝舉。老實說，除非信仰來告訴我們該承認有一萬有的真原，終難給我們一個圓滿解答的。所以信仰能補科學之不及，有宗教信仰，才有基本的科學，否則就要莫名其妙，不能稱其來由了。化學家兼農學家的林登(M. I. Lindber)說得好：「我知道爲使草木開花，須具有光熱和雨露，但經不明最後的原因。我看見一般科學家，想設法顯明問題的幽奧之所在，但這個最後原因，是捉摸不着的，他們越努力前進，牠頭向後退縮，對此光景，我親親說的那句話：「這一切東西是全善的天主造的」，不隨地在我的腦海裏盤旋着」。

有名的地質學家戴爾賓(M. Turner)也說：「科學家的科學思想，應當顧及宗教的思想，因為科學大多數不但不能解釋一件事實，且更教我們覺得不知道的真理甚多。所以研究科學的人，漸漸的就得到有一個造物主的證據」。林敏二氏簡直代表一般的科學家說了。

(B)信仰提倡科學。我們每個人都有好奇之心，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求知慾。信仰能充進並擴大這個求知慾，使我們爲「造物主類」之故，努力研究科學。因爲信仰告訴我們，科學是天主上智的光輝，進入天國之階梯，造物主拯救人類的工具。是以我們見中古時期一般宗教師和修士孜孜于學，便成爲傳播學術的唯、媒介，把西方的文化水準提高了許多，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C)信仰能引導真理，辨正錯誤。航海的船隻，必須要借燈塔的光照，始能避暗礁，吾人的情慾，無異大海中的暗礁，真理航線往來其中，好不危險，再加各種異邪說，以及那些把尚未證實或正在搖動的假說，視爲天經地義的科學向極端誘惑，一不謹慎，就會觸礁墜入海底，有時甚致因懷疑而絕望，由絕望而走入歧途；那麼信仰能光照我們的理智，制裁我們不規則的思想與行爲，使他永息于真理的懷抱中。

四、一般科學家的宗教信仰

有般人主張：「我們的科學當自由研究，絕對不容他人來干涉。是以一個科學家同時不能是個宗教家，宗教家也不能做科學家」。此其大節而特節，須知只有假宗教和真科學會使我仇視兩不相容，也只有假宗教和真科學彼此不相調諧；至若就宗教和真科學，則應同時攜手，彼此絕無衝突的餘地。事實上科學家且往往多出于富有宗教信仰的人羣中。茲舉數例於下：

天文學：凡喜讀天文學的人，誰不知道哥白尼（Copernicus）神父的，他發現了地球和其他行星繞着太陽轉動，而太陽自己則靜止不動的定理。又如發現了許多小星的皮亞齊（Piazzi）和計算天王星（Uranus）軌道之阿里亞尼（Orani），他們都是天文科的僧人，而又是天主教中的教士。其他還有許尹（F. Faye）沈知宜（Sautain）等。一生計算七個慧星的軌道。麥斯比基（Resyidin）曾發現三個慧星。王拉蒙（Von Lamont）調查星宿，星雲和計算天王的體重。漢斯（F. Heis）特別致力於流星，黃道光，太陽斑點及南北極光之研究。這般天文學家都是天主教中的虔誠信徒。

數學：波查諾（Bolzano）神父証明了二項式定理，在函數和微分法也有特殊的貢獻。科齊（Cauchy）是天主教味增爵會的會員，他是十八世紀第一流數學家，在他「科學之友」的書上有一段說：「我是一個信仰基督者，一如過夫的許多大物理家和大科學家。我更進一步，是一個天主教的教徒。關於我的信仰，如有人詢問我，我很願意給他們說明理由，我將給他們指出我的誠懇信仰。全是根據著理智和堅決的考究，絕非發源于什麼偏見」。

天主教其他具有歷史功績的數學家如費拉力（Ferrari）發明三次四次方程式的普通解法，對球面三角也有深刻的研究。維哀德（Veite）創製代數符號及其他數學發明。史德斐（Stiefel）創造加減符號。克拉維努斯（Clavius）耶穌會士，致力完成德略曆書（即今之陽曆）。安彌瑞（Hermite）對函數和數學提出不少極可寶貴的補充說明。他

若皮哥蒂（Brattatore）赫爾培（Gilbert）等，在數學上也有很大的貢獻。

電學：加佛尼（Galvani）佛打（Volta）安培（Ampere）等，稍具電學常識的人也認識他們的。伽氏發明了電池，安培和電磁等。弗氏把兩種不同的金屬浸在液體內，結果就有電發生，再用梓片和銅片浸在液體內，由是製成電池。安氏發明了安培電流，強度用安培，安培電氣量用安培時數等。伽弗安諾氏在電學上的貢獻，確度異常偉大，因此後人念其功而竟把他們的姓名專稱他們所發明的電學定律。他們不是無神論中的人物，也不是唯理主義的信仰者，他們卻是十八世紀的天主教徒的忠誠教徒。伽氏說過：「只懂得一點科學，有機會世人背棄天主；但若能多一絲，却會使人轉向造物主」。弗氏宣佈過：「我準備着受人攻擊，我準備着在一切墳地中，向大衆宣佈我的信仰，我始能承認這神聖的天主教是真實的永不轉動的。安培會和伽氏的好友奧斯納（Orsanna）電報贊嘆過：「置三納，天主是這樣偉大，天主是這樣偉大！我們的知識簡直一無所有。」

還有白郎雷（Brady）發明了無線電報，馬可尼（Marconi）發明了無線電。而馬氏無線電的發明，其功績就可說是現代科學上最偉大的貢獻。我們不必多去理論，只一觀察今日無線電功用之廣大及重要，便能釋然于懷了。馬可尼是一位篤信天主教的教徒，並是前任教宗共約第十一世的好友，梵蒂岡的電力短波廣播電台，就是他親手建築的。馬氏子民國二十二年攜其夫人遊我國遊歷，曾在北平輔仁大學講演，男面第一句便說：「宗教與科學並無衝突」云云。為當時一般無信仰者真不啻是一桶冷水澆頭。因此「原來科學也信仰宗教」的新名詞，竟成了一時的佳話美談，流行于人間。

物理學：法蘭斯納（Fresnel）發明了光的波動原理（也稱法蘭斯納原理）。富勞恩佛斐（Fraunhofer）發明了光的折射原理。斐依（Fizeau）和胡可（Houcault）成功了測量光的速度。馬洛特對干涉光學學理流體動力學，都有深刻的研究，煤氣律的成立是他發明的。梅羅尼（Melloni）

對於燃料特有益處，微變度計的改良也是他努力完成的。德奧利 (Torricelli) 發明晴雨表，既明煤氣所流原理並改善煤爐。羅瑪蒂 (Arnati) 發明凸鏡的功用。眼鏡的用法始於一七八五年，是天主教的一位修士史比拿 (Sina) 創製的。攝影機是二六二五年開始應用的，是波爾蒂 (Portia) 完成的。巴斯加 (Pascal) 曾證明空氣的重量並發明水壓機。諾皮利 (Noth) 發明熱電池。庫倫 (Coulund) 發明轉扭天秤。教宗西爾維斯德二世 (Silvester II) 遠在千餘年前即製一座鐘。還有在醫學上最偉大的貢獻，人人稱奇的愛克斯光，是由羅琴 (Roentgen) 發明的。上述各位物理學家，對於天主教教都有一個活潑的信仰。

化學：用硝石製造火藥法，是由薩普帶 (Charnal) 改善的，他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兩發氧化原理是由「現代化學始祖」的拉瓦節 (Lavoisier) 所發明的，他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杜馬 (J. B. Dumas) 和王和夫曼 (Von Hoffman) 把原子與分子分別出來，造成一種交換的原理。王格森 (Vanquelin) 發明了鉛、鉍和金屬鈉的酸。沙佛勒 (Chervin) 發明了單醇酸、牛醇酸、人造牛酸等等，他們都是熱心的天主教信仰者。

巴斯德 (Pasteur) 在化學和醫學史上，他佔有光榮的一頁，他的學問雖是廣博，他的信心却更堅實。有個學生問他宗教信仰時，他說：「正因為我會如此多方思想和搜索，所以我才有了布雷岡 (Breton) 男子式的信心；倘我還能多思想和多研究的話，我願將這布雷岡 (Bretonne) 女子式的信心呢！」他又常對人說：「我誠研究，越發誇造化工程的偉妙」。巴氏的信心和他的學問是成正比例的。

上面引述的一般科學家，都是天主教中的忠誠信徒，有些還是宗教師或傳教士。他如哲學，教育學，醫學，地質學，動物學等皆仰宗教而精通此等學問的，也不乏人；但為避免篇幅過長的關係，我們故不引叙。更學家德乃爾博士 (Dr. Demery) 曾考究十九世紀的科學家和宗教信仰的關係，據統計的結果是：一百三十六名最偉大和最著名的科學家當中

，其中一百二十四位是有宗教信仰的，其十二位是基督徒，為耶穌說，有百分之九十二位仰宗教。為此，為解決信仰問題，倘你要求科學的意見，他們必堅決地答覆說：「應當是有信仰，因為這是最確實理智的一件事」。

五、為什麼有信仰反對科學的論調

但為什麼我們有時聽到或見到信仰與科學不兩立的話呢？這沒有別的，究其原因，不出乎愚意和無意識了。

(一) 愚意：出於無意的，就是明明知道宗教與科學不相衝突，且還互相換，不過倘若承認宗教也是真理，那麼想說說受新真理的束縛了。宗教西文曰 Religion 有「束縛」之意，她——「宗教要把人捆綁思想與行動入正理的軌道上去。可是有許多人不願意受她的束縛，因此就指定了「今宵可酒今宵飲，明日無花明日愁」和「今我不樂日且過」的主題了。以為人生須及時行樂，於是茶裡呵，酒裡呵，戲院呵，舞場呵，也當去玩一玩，遊一遊，不務實是「今宵不樂日且過」了，可是宗教教我們要謹守自牧，要充情調慾，要輕財賤貨，要犧牲小我，服務大眾，要……他們因此就出來反對宗教，打倒宗教，並高唱「宗教是人民的禍片，科學是人類的救星，宗教是迷信的，科學是萬能的」等論調。可是反對儘管反對，打倒儘管打倒，而宗教仍屹立于世界上，且一天的震盪擴大起來，既無以講道理，不怕任何威脅的。

(二) 無意：出於無意者就是緣于不明宗教的真相和不通科學的真相所致，只知人云亦云地來修談宗教與科學不兩立的大問題，其實他是一知半解的門外漢科學的外行人。夏虫而語冰，盲人而談色，費值智者一笑。物理學家沙特利爾 (Ja Chatterlier) 說得好：「在舊文學中，常見到宗教和科學不能互相並立的話，這都不是從此科學家中說出的，而只是一些半科學家的見解，其中大部份還是一般毫無科學頭腦的作家」。

雷鳴遠老人抗戰記(續)

星 晚

十五、失掉聯絡之後

當天的晚上，人馬散漫的睡著，有的是沿著公路，有的是沿著鐵路，鐵路上的列車，也在凄慘的過着，它哀鳴的聲音，更引起了不知多少人下淚，更引起了不知人少人的驚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是形容兵敗如山倒的情況，其實比起當日的狼狽情況來，還無過之而只有不及……

人們大概是驚呆了，躺在鐵路上，却不管後面有過路的火車，火車司機人，也忘了民命的重要，他們是加速了火車的速度的過，軋死了人和馬匹，破壞了什物 and 東西。

救護隊有一批與立別兄弟同進定，到了檢次，便立刻派魯彬兄弟到豆腐莊去見雷神父，要他不可再回來。那時雷神父，正是從豆腐莊，要得了一份祭器。在準備着回到檢次前線的時候，見了魯彬兄弟的來臨，他知道了大軍的後退，也知道重回檢次的無益，便走向轉移的路子。走到了九波村，當地的教友們熱烈的歡迎他，要多熱烈有多熱烈，在這裏他遇上了，新從布施來，準備參加抗戰的，開芝、和、伯納等兄弟，他的高興的程度更是熱烈的增加了。第三天，雷神父給教友們，行了大禮彌撒，祭開雷神父講道，大意是：國家現在雖遭受了空前的危機，本地面也未必能保住，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害怕，我們當為我們的祖國祈求天主，要他教我們中國，使我國早日勝利，而建設起一個富強的新中國。

從豆腐莊轉移到九波的那一天，不斷的下雨，雨浸濕了雷神父的衣裳，教友們寫烤乾了他的衣服，特別隔起了火，一夜裏都為雷神父等烤衣服。從魯彬兄弟的口裏，雷神父已經知道嗎李夜襲的戰況，當然他想到國家是要撤兵的，撤退到那裏呢？大家不約而同的都認為是洪洞。由檢次或者由嗎李到洪洞，是有經過九波村的可能，所以他爲了集合兄弟起見，要當地教友們爲他到村外去放哨，他自己也開了衛生運的路線，招呼十二師過路的隊伍，隊伍們有部份在嗎李通過日寇襲擊的那一晚，就被嚇了，但是大部份的部隊，並未動搖。第二天師長又集合了全師，在檢次和雨使的日寇，作了一次戰鬥，然後才撤退下來。

當時的傳言是傳作總部在太原苦守了三天，給了日本鬼子因爲怕傳部困獸猶鬥的死打，所以在撤離太原之後也沒有敢窮追不捨的進。又據傳說撤退的大隊

六、道在追求諸遠

我們再把我們的視線轉移到日本土——中國來吧，誰先把科學帶入中國？又誰先培植了這科學的苗種，歷史昭示我們，是天主教教士首先把科學苗種帶到了中國，也是天主教的教徒首先培植了科學的苗種。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湯瑪諾、艾儒略、湯玉函、羅雅谷等，他們首先把科學輸入中國。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等首先研究科學。天主教對於科學的貢獻，不但在四歐史上發生過燦爛的一頁，即在我們中國也遺留下一片光榮的史跡。現在全國最著名的一座上海徐家匯天文台，還是天主教創辦的。誰還敢說信仰與科學勢不兩立呢？不過近百年來，教士和教徒因環境關係，對於科學一門，少加攻究，這是我們對於熱心倡導科學的先賢並覺得非常抱歉的，所以希望全國天主教士和教徒，踏着前人的足跡，對於科學作更進一步之研究，使我們中國不但成爲基督化的國家，且更成爲一個科學化的國家，這是我們每個人當負的職責，希全國天主教同仁共勉之！

向西退，在渡河的時候，因為人馬太多了，船隻稀少，大家亂搗騰，擁擠着，還有從太原以及附近逃難的老百姓，也多的難以枚舉，結果有好多大兵也帶了不少民人，失足落水，喪了他們未被砲火打殺的性命，雖然沒有投德新渡與河後背赤或河水為之不流的情形，可是數里深闊的環境，總已使人慘不忍睹了。

十二師自從李之戰時，有許多兵士和師部失了聯絡；救護隊的一部份，也在這夜與次日和師部分途而離了，從這次太谷到洪洞，險峻路而外，還有許多路可走，大體不外是鐵路，公路，以及便路，師長和一部份士卒走的是那條路，或者是走在前面，或者是走在後面，大家是不得而知的，至於救護隊的一部份走的則是火車路，另一部份又走的別的路子，到此，救護隊都是三人一組，五人一隊地走着相和了。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三十五旅竟從這次西撤，過了汾河，而向陝西。在救護隊的散亂過程中，最大的一伙，便是立珊兄弟和保衛兄弟帶的那隊。一共五六十人，大多都是兄弟們與救護隊員，他們與師長失了聯絡，同時又沒有通信器材，沒法通信，不能探聽師部的所在。這時他們認為：與師長失了聯絡，固然是件重要事，然而為他們，尤其重要的事，便是找到他們的隊長當面報到，寫打聽到雷神父的消息，他們也知道最好的辦法，到有常口地方去問，在這種方法的運用裏，他們漸漸變的更多了，等到走到太谷，在車站上遇上了一列火車，良兄弟以雷神父可能是乘車走向洪洞的，加以當時又有師長與雷神父早已過河赴瀘關的謠傳，所以他極力的主張乘車過河去找雷神父，大家對此議論，都是不加可否。兄弟們雖然不相信雷神父會乘車赴瀘關，可是誰也沒有十二分的把握，但是那列火車因為急於要開，良兄弟等沒得擠上去，不然的話，縱使到了瀘關也難於見到雷神父的影子。

立珊兄弟這時忽然異想天開，他以為雷神父絕不會走的遠了，他如雷神父大約還在救護隊的後面，他主張，救護隊應當向後轉，庶幾可以找到，但是大多數的人都不贊同，於是他的動議就作了罷論。

太谷縣，是山西的商幫縣。孔祥熙的故里，就在這個縣份，城裏有

他許許多多的房子，他的住宅很闊，高樓大屋，外有圍牆，使人一望而知為山西錢莊。救護隊到這裏的當口打聽：他們說有好幾位兄弟帶着雷神父走了，於是救護隊又照定前面的當口走去，還沒有到九里村邊的時候，教友們便招呼兄弟們，告訴他們：雷神父在這裏帶着他們。

自然是一陣歡騰，大家無論兄弟，是教友，個個都不管乏和累了，一馬當先，個個都想早到，早到比別人早的未會見雷神父，同樣雷神父也是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在等着他的親愛的救護隊員們，見面後的歡樂親熱，就是我們這話的實証！

雷神父與兄弟們相會了，他當然很高興，兄弟們也很喜歡，尤其立珊兄弟，一塊沉重的大石，到這時才算從心裏掉下來了。因為他負責着這許多的人，又找不着師長，如要沒有雷神父誰能制他們的心呢？他將這種情況說給了雷神父，雷神父大笑起來說：好，我們在這步作罷了吧！要敵兄弟這時到國軍一直敗退，不禁心上帶着，他的眼病害得非非常利害，連睜眼都很吃力了，有人害怕他的眼瞎了，要他回後方去治療，他見了雷神父，雷神父向他說，我的本意是讓你抗戰救國，不過你既然病到了這步田地，你要回去，也聽你的便，要弟兄弟當然不願意雷神父作難，他很肯定的說：不，我不回去了，我願意抗戰救國，並且現在經書楊兄弟的治療，已比前較輕，也沒有回去的必要了。

雷神父與兄弟們，他不知道不但一員抗戰的勇士不走了，並且又加了伯納等四位健壯的兄弟，抗戰救護的陣容更加強了。行軍到了平漢，便是往天主堂，本堂張神父，非常歡迎，教友們都搶先接後的，要求雷神父為他們講告解（是天主教徒自告個人的罪過而求救的一種禮儀），張神父說：他太累了，他需要休息！向雷神父告解不是一樣呢？

教友們不幹！還是要向雷神父告解，張神父遂又打聽的向教友們說：為什麼你們非向雷神父告解不成呢？

教友們很爽快的回答說，因為他是聖人，向他辦告解可以得大赦，其實得大赦又那裏在乎向人辦告解呢？

這裏的天主堂容不下那末多的教護人員，一部份就住在堂外的買賣

家，仍是一同守著當時交定的老章程，自己買東西，自己作飯，不用人家向東西。這時平遙一帶城內死了的人很多，因為飛機不常轟炸，難民很多，目標極大，加上到處有漢奸作祟，平遙城內呢，百姓們逃走的也很多，門口很多封閉了，夜裏槍聲亂響，人心惶惶，不可終夜，後來才知道是一部游勇趁著混亂的時候，四出行掠。在平遙住了一夜，就又開奔介休，這時傳說十二師早已過了河，到大後方，差補去了，其實只是三十五旅在松次作戰之後西渡河，融向洪西，救護隊的一排人在希冀兄弟帶領之下離開三十五旅，一渡渡河了。

救護隊到這時，不但與三十五旅的那一排失掉了聯絡，因為他們走錯了路，並且又與保衛隊第一行人等失了聯絡。救護隊與其他的十二師與七師，一共三百多人，一直開向介休，七師的部隊由參謀長帶領，又因為他階級較高，連並十二師也受他指揮。

救護隊在去開到介休之前，先到了張蘭鎮，這個鎮店正在平遙介休之間，從前唐太宗追金剛至張蘭鎮的地方，就是這裏，這裏商業很繁盛，尤其是未曾停封紙的自行車也很多，在這裏有的兵們見了這末多面目的車子，很羨慕，由羨慕而喜愛，由喜愛而至於動手搶掠。

過了張蘭鎮，再往前走就是介休，在這裏保衛隊兄弟又發見了雷神父向救護隊，已失掉的聯絡，現在又恢復了。

在介休一共住了兩天，救護隊因為在張蘭鎮李以及松次等城中，失去了不少的出架，實在需要補救，可是在太原平遙縣份，因為行軍較急，沒有顧到這些，等到了此地，就向縣政府派人去要，縣長姓什麼，已經忘記了，他打起了官腔，於是沒有，救護隊員回來之後，說了前情於是就行文到縣，縣長才不敢怠慢了，立刻為救護隊徵集了不少的桿子與帆布之類的東西。兩天過去了，經過七師參謀長的無話電報路，知道十二師部隊已開向沁縣一帶，救護是不能離開師部，必需與他們取得聯絡，於是也只得開往沁縣去！

十六、爬不到盡頭的綿山

由介休到沁縣，必經之路，就是綿山。這是由介之推而得名。介推

因不肯做母親居地，文公因求之不得，妻了山，推與母抱視而死，文公遂以山為之田，這故事，是大家所知道的，我們不必多寫了。現在大家都準備着飛過這道山，天在大清早，隊伍就出動了。

在飛過山之前，從介休到綿山還有一段山路，這段地統稱綿上，救護隊隨同七師往指定的目的地走，然而因為七師的不善作戰，而十二師卻英勇抗敵，漸漸引起了彼此的不和睦，這機會就要發洩他們的不和與嫉恨了。

這次七師參謀長的階級，在這一行三百多人中是最高的，在軍隊裏階級較低是必要的，郭末七師的參謀長，自然要當領袖，所以也就毫不客氣地指揮一切了。

救護隊一直朝前走，朝前走，走到了一個小小村落，進了村就停下來，進到一家，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位少女，他們見了救護隊的人們，像頭如掃帚一般的，大呼著人保護，救護隊告訴他們，沒有關係，軍隊是以保護人為天職的，尤其是天主教徒的救護隊，更是以教人保護人為志願的，無論如何不必害怕，他們雖然聽了這些話，仍然還是戰戰兢兢的害怕不停，伯納兄弟為了安慰他們的心，告訴他們：救護隊在這裏不但要保護他們的生命，並且連他們的財產，和其他的一切都要保護。這時有一位七師的士兵，他來到這裏要草履罵，救護隊不答應，那位士兵氣憤沖沖的走了。

「救護隊」是中國隊伍的一句通行的老話，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在此地此時還是未失時效，很多七師的隊伍，即行搶掠。

十二師的也不過有些見財眼紅的，七師參謀長聽到這種事件，憤而發彈，把十二師大罵了一頓，並且也波及了救護隊，雷神父心下不平，可是他却不存報復之念，等到後來有機會時，便救了他們不少的傷兵，他只是以德報怨，一點不念舊惡，據別人說，參謀長在大罵之後，爲了彈盡糧絕了幾個士兵呢。以後他又令十二師與七師分開，讓十二師走在最後。也好，十二師好在已經知道師部的下落了，就是與他們分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然而這樣一來，以後行檢胡鬧的人都証明了是第七

師的士兵，不知道那位參謀長老翁又想什麼說什麼呢？

驛山在望了，附近村的人說是一呀一呀就到了。

且看這一呀一呀！

在最初登山的初那，雖然是十來月的天日，亂草已白，帶着生命已盡的衰頹，而已經不起風吹雨打了。可是如果仰而上看，却是滿佈着一片蒼青，一山的亂道，處處可說都是羊腸，處處也可說都是非路，三百多名的散兵，毫無次序的亂在上爬着，起初還有的人在歌，在笑，在玩，在鬧，漸漸一標標的大樹，古松，老樺，有的曲曲彎彎長着，有的一兩棵，偶而亭亭，叢叢的排列在設山裏，亂石浮在土上，一條路溪都沒有，人們乏了，汗珠在十一月的天裏冷冷地從人的額角裏透出了。路子有的稍平的地方，還可以直起腰來想一口氣，爬的地方簡直只得彎腰努力，路子有的在盤旋着，有的稍直着，如過是在平時，身上沒有帶着什麼東西，走起來雖然吃力，倒還可以休息心靜，但是這次呢，雖然在作戰時丟失了不少東西，但是畢竟還有一部壓扁的勞什子，並且大家都覺得，此山上三十，下四十，一共七十多里路的途程，山嶽裏，雖然也有村莊，但是離不太大，這三百多人又那麼容得下呢，必需在天黑以前，趕下山去，找到一個較大的村莊。

大家鼓勇的上着，上着，陽光已從東南向了，由斜照而成了直射，故事多極了，救護隊有幾輛車子，在從介休出發的時候，大家還帶着騎它們，後來到了山脚自然不能騎了，只得推着，在山上推車，是何等的費力呢。漸漸大家覺得實在沒法子，紛紛！全扔了又可惜，扔的只剩了一輛，由身強力壯的兄弟們輪替着推，保祿兄弟自告奮勇，結果推了半天，實在推不動了，又換來二位兄弟，吉兒弟推替樹兒弟拉；就這樣車子才算沒有扔了。還有一個士兵從張興鎮搶來一輛車子，推到了半路不成了，就扔了他，一位教友取過來就推，推了一程，也累了，想把他扔掉，這時看見了一個士兵，也正在努力的上着，他大概推想那位教友的神情了，問他說：

——你實不實這輛車子？

——可以吧。

——要多少錢呢？十塊吧！——豈有此理。一塊吧。

——好一塊。就現。

——到時候，實相交，那位軍人認為化一塊錢買到了一架新的自行車，便很易很高興，他雖然也知道推車過山難，但是因為他抓了一個民夫，他認為一定可以推過山去了，他許給那民夫把車子推過山要有車輪，那民夫就為他賣力氣的推，推推復推推，推了大約有十里路了吧，山頂還是可望而不可即，推不動了，就為他背在肩上，有時山頂有三四尺高，推不上，扛不來，這得人先爬上去，再拉上車子，到此那位民夫實在累急了，不肯再為他推了，他打他，他說打死也不為你推了，就在如此爭吵的時候，民夫脫逃了，他不得已，只有自己動手推，於是為了推動方便，就丟下了提燈，保祿兄弟在後就拾取了，他也就推推復推推，推得實在推不動了，他大喊着是不止有人買，沒有人答應，他只得在大路具備以後，把車子丟到山上扔了。

登山復登山，天已經中午了，還沒有到山頂，大家都餓了可是都沒有吃的，只有救護隊，因為行軍換過飯的教訓，提前有些預備，他們有烤好的肉餅，可是並不多，雷博父騎着一匹在介休一帶拾得的馬，在代步的爬着山，在他餓了的時候，實德兄弟給了他兩張餅，他那時正患着病，要症症早已收拾得他還尚未着棉褲的腿，壓得不像樣子了，不幸他又因為自抗戰以來，勞苦太甚，患着痢疾，痢疾也不時的作祟，然而他仍然勉強打着精神，走走走！

有的士兵，也許早就感到驛山的路太遠而難行吧！他們有的抓了民夫子，請他們代為背鎗和背包等物，有一個老百姓背了好幾個人的東西往上走，後來實在走不動了，兵們還是強他走，結果他空手去了，兵們這才丟他在山麓不管了，救護隊走過來，看見這個光景，很是可憐他，一位兄弟給了他一些食物與藥品，打發他趕快下山回家了。

山老是不上到頂，沒有用的東西仍下得愈來愈多，可是誰也不想去拾牠們，中午過去了，日頭也已西斜了，從起身到現在已經九個多鐘頭

這才快得由頂了，就往上去，愈發現人的蹤跡，羊羣之類的東西在起初還發現不少，半仔噴草的飛馳也很顯著，後來愈來愈少了，還是人跡愈來愈少的象徵。山頂在望了，老樹也漸漸的稀少了，到了山頂，幾乎看不見樹了，有一種神在轟立着，風打雨打，現色的字跡已經到落的不滑了，仔細去看，即是紀念之推事跡的始末，碑之旁，另外又有一間小房，只是一間，大約是牧羊者們為了避雨蓋的吧，究竟是不是，則我們就不知道了！

一呼一叫的功夫，天日已快西沈了。

大家的口都很渴，但身放眼各處，總找不到一溪河水，大家渴急了，可是又誰有辦法呢？救護隊員有有水的，不過也不多，大家休息了一會，又得向下走，向下走雖然極向上走少費力氣了，然而下坡路更長，日光斜照平西，而落了，當槍發出了最後的迴光時，路才還走了沒有一半，天黑了，星光點點，一塊塊的深碧的天空，顯在頭上，靜靜的夜靜靜的空，這時保弟兄弟拾得的提燈川上了，牠們微弱的光芒，與天空裡星星之火相映着與笑，人們閃動的黑影在動着，夜寒侵在尚未着暖服的身體上，雖然在走路，也感到冰涼，雷神又當然更苦了，不過他却是忍苦如甘，他只有鼓勵他人，說着，不久目的地就可達到了，漸漸走到了一個小村莊，救護隊驚喜過望，可是進去一看，兵們已橫斷整隊的佔滿了，大多是七師的部隊，還時有走在前面的救護隊，找到了一間可住的地方，七師的隊伍不讓住，另一塊地方有一些積草，救護隊一部份想搬來鋪用，可是因為他們的干涉，不能取用，並且不讓佔那間破房，救護隊爲了免除麻煩，又另找了其他的房間，有的就向前走，找了另一座村落，一共三四家，在那裏喝了一些泔水，食物也很缺乏，有的吃了一些土豆，還有吃南瓜……

在這一山宿的夜裏，另有一個故事，我們可以寫出來，有兩位救護隊員，他們在找到了村落之後，弄到了一些小公雞，不知從那裏弄弄來的食糧，用水化了，和了些泥，塗在雞身上，找來了些乾草，用瓦片夾起來，點着了火就燒，那隻小公雞一經熱烘烘，自然感到口渴，於是牠便解飲鹽水，鹽水飲完了，火更旺了，等到燒熟之後，他們取過酒來

，酒是在介休城內弄到的，和雞肉吃了，雞肉還瀟了鹽味，這當然是背着雷神文作的，如果是雷神文知道了，一定要重要的發罰他們，說不定還要開除他們呢。

第二天他們又走很久，才出了崞山地帶。

阿！這就是一呼一叫就過了的崞山，直直地走了兩天一夜！

十七、沁縣之戰

走盡了聽不到響頭的崞山，再經過兩天多的路程，終於達到了師部的所在地——沁縣，見了師長，師長的快樂是可想而知了；他連連的說我什麼也不怕，就怕丟了你們！

沁縣到十二師救護隊開到的那鄉，是一點也沒有受過兵變的，他們這裏雖然知道中國的戰爭，可是一點也不曉得戰爭的慘酷，民人們的心，都平靜得像鏡面一樣的水，沒有一點波紋，百姓們到開戰以來，連一架飛機也沒有看見過，真是簡直連一點戰爭的跡象也沒有，所以物價極其平實，便易得幾乎使人想都想不到，尤其是在物價的指數已成了天文數字的今天，寫出來要難令人置信，這裏我簡單的說一下就够了：

救護隊到了沁縣，感覺到月來太辛苦了，他們不特手麻了是膩了，也不特身體困乏了，眼睛無神了，另外是他們肚子也很包脹了，他們還沒有好好的吃過一頓飯，雷神文爲了犒勞他的救護隊，拿出了伍元中央票，要立派兄弟去買東西，任人輸多少，你請他們輸了什麼，二百枚雞那、三斤掛麵、兩個表鍊！完了，不，他們另外還找了五元山西票！

立派兄弟當然很高興，物價這樣便宜，救護隊員當然可以吃一些好飯了，雷神文更興奮，除了犒勞了隊員的計劃，他又想起了犒勞他的基本人員——小兄弟們，犒子這路東西，原本就是絕糧漢食士口的物品，在運送，他們掏出一毛錢來，就買到廿多個，大家以爲太便宜了，然而救護隊員們，還有買三十多個，於是雷神文爲了犒勞他的會士，準許了在這裏吃鷄子，差不多三十斤一斗的玉米，只不過三四毛錢，一切的食品，不用說比現在，就是在當時比各地，也便宜易一倍了，救護隊員們在這裏，真是久勞之後的小天堂了，雷神文又買到了許多雙山鞋，除

耶穌的故國

李覺諦著
陳哲敏譯

耶穌一生所居的故國，簡單說來，乃是埃及與南敘利亞間地中海的一段海岸。各時代的名稱不同，而所包括的疆土亦各異。現用的巴勒斯坦 Palestine 一名，乃是羅馬德史家時代的名詞。其疆域，半屬天然，半屬人定。

巴勒斯坦東西的疆界，乃屬於天然；西界於地中海，東臨於敘利亞，歐拉伯沙漠；南北的疆界，則不甚清楚。但北部疆界，猶相當明白：里巴嫩 Libanus 與地中海平行南下，蜿蜒入內地，與前里巴嫩山相對峙；其南端則為 Hermon 黑爾漢。黑爾漢山間的廣地，可視為巴勒斯坦北部疆界。至於南部疆界，則為伊杜美 Idumea，伯爾沙白與死海一帶沙漠。南北兩端，即古經中所常用的，由丹至伯爾沙白 Bersabee，一語，即表示希伯來民族所據的巴勒斯坦。

地中海邊一段海岸，起自北緯三十一度，至三十二度二分。經度由三十四度至三十六度。南北由里巴嫩山至伯爾沙白 Bersabee 約長二百廿公里，由地中海至約但河 Jordanis 北部，最狹約三十公里，死海以下，最寬約一百五十公里。內約但河部份，面積約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三公里；外約但河部份，共二萬五千

一百二十五方公里。此種九之地，在道格士，發生了如此偉大的重要性，突然顯而易見。Herodotus 曾說過：「我們不必談及地的大小，要外人來談談罷。」（書信，百二十九，四）。

全部巴勒斯坦以約但河為中心，分佈兩半。約但河所經流域，全為窪地，為世界上獨有的地質現象；此窪地即自道格士 Taurus 經敘利亞 Cadesira，入巴勒斯坦，參形低下，入死海則達於極點；更繞東走，於西乃 Sinai 半島，而達於紅海。在北部丹地 Dan 組出海面，約一百五十公尺，再下約十公尺，在赫耳耳湖 Herai，水平僅距海面二公尺。再經十公里，於埃伯里湖 Eberlakes，水平已低至海面二百零八公尺，而更深四十五公尺，不計其數。入死海處，則已低至地中海三百九十四公尺以下，死海最深處，較地中海低七百九十三公尺，造成地球上絕無所有的陸地羣。

這世界上這樣特別的丘陵地帶，猶在巴勒斯坦地一較大的河流，即約但河，約但河 Jordanis（或如音譯為若爾當）發源於黑爾漢 Hermon 赫耳耳湖，與地伯里亞湖相連於死

海，而不與外海相通。這西端 Hermon 湖如刻如畫的手筆肥賦說：「約但河，不入於大海，惟於第一第二湖後，參瀉而不流。」（史，V，6）。

約但河從發源處至赫耳耳湖，所經過的流域，約四十公里。赫耳耳湖，深度由三公尺至五公尺，長約六公里。出赫耳耳湖後，急瀉直下十七公里，注入地伯里亞湖；古時稱為 Chaneareth 此列地助。湖為橢圓形，最寬處十二公里，最長約二十一公里。從地伯里亞湖至死海全長為一百零九公里。惟河身曲折，實際所經，當加一倍。約但河初期平均寬約二十五公尺，深二公尺至三公尺；所蘊積草木枯葉，枝葉扶疏；至死海以上十公里，則植物稠密，水亦變鹹，河流亦較淺而寬寬有七十五公尺。

地中海海岸，由里巴嫩山麓直至加爾歌羅 Carnicus 海灣，寬約三公里至六公里，以內而為山地高原。這一段海岸，除地洛 Tiro 而外，古時原為一小島，只有兩個可用於天然港口，屬於加爾歌羅山下，即亞加 Aha（多祿指港 Ptolemais）與海發 Hafa，則海發最其為要人稱矣。加爾歌羅以下，至加爾歌羅

海岸為直線而少曲折。南部海岸寬至二十五公里，為尼羅河 Nile 河沙所掩，古人稱為無港海岸 *Litus Importuosum*。因為除加沙很平廣的一個港口而外，別無其他港口。獨大馬洛德 *Hermes Mutua*，竭力經營，始變成凱歌 *Coenae* 良港。史家若瑟 *Joseph Flavins*，肥觀其詳（如述之戰 1, 408-413），而今日亦徒為斷斷殘垣，令人憑吊而已。由加沙至羅亞加法一帶海岸為沙隆 *Salon* 平原，至羅中極稱其山明水秀，氣候宜人。加法以下一帶，則為斐里定 *Philistim* 之地，以後此名曾援用於金那巴勒斯坦。

內約但，就地形而言，乃分兩部。以厄斯特隆山為界 *Estrelon*；厄斯特隆山由加爾默羅山以上，曲向東南；其北則為加里列亞 *Galilee*，加里列亞的地勢，北部多山，南部較平。為耶穌的故里，亦為天主教的發祥地；但在希伯來民族古代史上，并無若何的重要；因為人口稀少，離南方繁榮的主要重心亦太遠。由厄斯特隆山，再往南行，則為撒馬里亞 *Samaritan* 與猶太 *Judea*，均為山嶽地帶。向東則傾斜為平原與沙漠。史家若瑟（如述之戰 III, 28-30）所叙的加里列亞，撒馬里亞，猶太三地，正是耶穌時代三地所有的具體情形。

在這個時代，猶太首都耶路撒冷 *Jerusaleim* 為猶太教的正統。而撒馬里亞的宗教，社會習俗等，莫不與耶路撒冷處於極端對立的地位。

因為撒馬里亞的民衆，係紀元前八世紀末葉猶叙利人由小亞細亞移來的混血兒，與當地以色列（依禮蘭）下層民衆遺子的混血兒。他們的宗教本質上，係個像教不過加上極繁敬的色彩。以後漸漸地將偶像敬祖的部分磨滑了。在紀元前四世紀末葉，在加拿今 *Caesarea* 山口，也建有自己的大殿。自然在撒馬里亞人看來，加里今為頂禮耶和華 *Yehova* 合法的聖地，與耶路撒冷相等。且自信為古聖祖 *Patriarchae* 的命，為他們宗教信仰的繼承者。從此遂結成了猶太與撒馬里亞人間，萬世不解之冤；更加以撒馬里亞為加里列亞與猶太間必經之要道。兩地民衆不解之舉，古代典籍，皆之詳詳；而現在加里今山境所有的二三撒馬里亞遺民，猶未可證。

外約但大部分為邱陵，古時樹木森茂，溝渠交錯，希伯來勢力，從未全部佔領。在希臘勢力侵入以前，曾有若干亞拉馬伊 *Aramaei* 部落盤踞，在北部尤甚。希臘殖民發達以後，希臘勢力深深侵入。在耶穌時代，希臘勢力，尤以得加波里為代表（*Decapolis*，即十城之義）。

得加波里由希臘式或希臘化的市府聯合而成，採一種聯邦制度，數目各時代不同，大致不出十個左右，市府中，除馬多波里 *Scythopolis* 位於約但河右岸而外，（古時名伯魯斯 *Bethan*，現在名 *Bethan* 密升），其餘均建於外約但河。其最著名的為北部的達馬斯 *Damascus*，地伯里亞滿東岸之希波 *Hippo* 及加達拉 *Caesarea*，則拉沙 *Gerasa*，伯拉 *Pella*，提拉米丹 *Tyre*，*Philadelphia* 等。有幾個市府，曾為亞歷山大勒朝亞立山大之武力所征服。但紀元前六十三年為羅馬所解放。每個市府，各有其獨立領土

大小不定，居民大部分為猶太人，好似若干的希臘島嶼，散布於猶太君主的領土之內。巴勒斯坦雖處於赤道北帶以上，而實際具有兩季氣候，即雨季與冬季。冬季由十一月至四月；春季由五月至十月。春季雨量甚少，冬季則各地水量均在六十公分以上。氣候則各地不同。約但河流域，因地勢低下，四面封閉，雨量常較別處為高，有時甚至百度表五十五度。在地中海沿岸，冬季平均為十三度，初春為十八度，夏季為二十五度，秋季為二十二度；內地山麓地帶則較低。

耶路撒冷離出海面約七百四十八公尺。每年平均溫度為百度表十六度。一月溫度平均為十度，八月平均溫度為十七度，最高溫度罕有至四十度以外者，但罕至零度以下。納匝肋 *Nazareth* 離海三百公尺。常年平均溫度為百度表十八度。一月平均溫度為十一度，八月平均溫度為廿七度。最高溫度，僅至四十度。惟降至零度以下。霜亦少見。春秋二季常有東來熱風，與及東南熱風，大有害于農事與居民健康。亞叙利人，曾比較此熱風為極可怕的怪物。

巴勒斯坦的氣候，古代與現代，似無若何區別，而土地的關係，則大有霄壤之別，并且日趨惡劣。最大原因，是荒蕪不耕，及因教徒長期統治下，對於森林不斷的砍伐。然各處仍可以見到古代聖殿的遺蹟。例如地伯里亞滿西北岸的加法拉翁 *Ophrahanna* 與其附近各處。史家若瑟（如述之戰 III, 518-521），記載甚詳，諒亦不巳。其他各處，因農作的方法改進，致與森林的結果，滿溢無遺，詩人歌詠的樂地，亦漸上見見古代的豐腴了。

一位中國哲學家

(章鴻銘先生)

G. S. S. 著
趙爾康譯

在遙遠的地方，發現一座廣大的城市，是一件奇事。太陽下山的時候，從這座古城的城牆上，你可以看到西藏的雪山。城中的街道上，是非常的熱鬧，熙熙攘攘，馬路也不得太平，但是在城頭上，你却可以優游自在的散步；這座城的周圍非常大，一個跑得很快的人，要三個鐘頭才能跑完一周。周圍一千英里之中，沒有一條鐵路，河流亦很湍急，不能航行大的輪船，只有載重極輕的中國帆船能穿平陸的在河中行駛。坐着船板，五天可以到揚子江的上游。在覺着不舒適的時候，你或許自己會發生疑問，日常生活中他們是不是和我們一樣，每日需要火車和輪船；在這裏你可以注意到一百萬人，在生活和結婚、傳種現代，死亡；一百萬人，在匆忙地從事于商業、藝術、學術。

這裏住着一個有名的哲學家，使我不避困難的旅行到這裏來，想拜訪他也是原因之一。他是中國研究孔學的泰斗。據說他聽說流利的德語話。他曾經做過某總督多年的秘書，不過現在他退休了。他終年地在一年中規定幾天開放大門，讓這些尋求知識者進來，討論孔子的教訓。他有一小群的學生，這些學生大部分

是寧願選擇他的嚴厲的討論和嚴格的教訓，而不願選擇外國大學富麗堂皇的大廈和豐美人的有用的科學；提起這些他做之一笑，從各方面聽到關於他的行爲，我可以下一個結論，他是一個有品格的人。

當我說出我的願望，要去拜會這個特殊的人物時，我的主人立即提議讓我去安排一切；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而事情却是石沉大海，我詢問我的主人，他作弄他的目的。

「我說給他一張便條，叫他見條即來。」他說道：「我不知道他爲什麼不給我回音，他真是一個倔強的老傢伙。」

我想做慢的個體，決不遜于去拜謁一位哲學家，對於這種召喚的置之不問，我一點也不感到稀奇。我寫了一封信，用我所想得出的最禮貌的詞句，請求他允許我去拜謁他，兩點鐘之內，我接到了他的答覆，約定在次日早晨十時去拜謁他。

我坐着一頂轎子，路是非常的遠。經過的街道，有的非常擁擠，有的很荒涼，最後到了一條荒涼孤靜的街道，轎夫就將轎子停在白牆下的小門前。一個轎夫去敲門，隔了一會兒，門上的小孔開了，一隻黑眼睛在小孔上張望。

經過簡短的談話後，我是被允許進去。一個面色蒼白，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青年告訴我，跟他進去。我不知道他是這個偉大的人物的僕役或學生。我經過許多滿天的天井，被引到一個長而矮的會客室中，種種落落的佈置着一個美國式的寫字檯，一對紅木的椅子，兩隻中國的女兒。石牆的另一方面是書架，放著許多的書籍；當然大部份是中國書，但是也有不少英文的，法文的和德文的關於哲學的科學的書籍；此外還有幾百本未裝訂的學術性雜誌。不

放書籍的牆壁空處，排著許多不同的對聯。我想大概是孔夫子的格言。地板上沒有地毯。這是一個冰冷的，簡陋的，不舒適的會客室。椅子上那花瓶中的一枝黃菊打破了這屋子內的沉沉氣息。

我等了一會，領我進來的少年拿進來一盞茶，兩個茶杯，一盒佛及尼亞的香煙。當他一出去這個哲學家就進來了，我急速地對他表示關於允許我來拜訪他的敬意。他一面用手指着我坐，一面倒着茶。

「承蒙大駕光臨，真是感荷生輝，我覺着十二萬分的榮幸。」他回答道。「貴國人民強和苦力與買辦相接觸；所以他們想每個中國人必

是二者之一」。

我提出抗議，但是我按捺不住他的意思。他的身體向後倚靠着椅子，帶着詼笑的神氣朝我笑着。

「他們只要求他們一點頭示意，我們必定會來」。

我知道我的朋友的不幸的通知仍舊在作祟，我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我喃喃而語的說着幾句恭維話。

他是一個很長的年紀很大的老人，有一條細的灰色的小辮子，一雙大而炯炯的眼睛，眼睛下面的皮膚收縮成爲一隻小袋下垂着，他的牙齒有的脫落，有的變了顏色。他是非常的瘦，一雙手是又細又小，枯乾得像瘦腳爪。我會聽見過，他是一個證君子。他穿着一件破舊的長衫，戴着瓜皮小帽，這二樣東西簡直有些不能穿戴，下面穿着一條深灰色絨腳的棉褲。他注視着，有點不知道採取何種態度是好，但是他有一種機警的態度。當然哲學家占有事物精神的主位，而我們則有各班的明，狄斯拉利教的臣民的權力，所以我們對於王爺，必須極其恭敬。我抓住了這個工具。現在我確信他的態度已經變爲鬆弛。他像一個人正在照相時，抱着一種必恭必敬，正顏厲色的態度，等到照相機內鏡頭內的「隔間閉閉」遮擋一響，他就很快的恢復平時自然的態度。他拿他的書給我着。

「我在柏林大學得博士學位，是你所深曉

的」。他說：「後來我有一個期間在牛津念書。

假使你允許我批評的話，我敢說英國人對於哲學沒有天生的才能」。

雖然在辯論時他會道款，但事實是顯明的，他喜歡談些令人難堪的事」。

「我們有過哲學家，他們並非沒有影響過思想界」我提醒他。

「休謨和白開家嗎？」這二個哲學家，當我在牛津的時候，他們在牛津教書，他們小心翼翼的唯恐得罪哲學的同事，他們的理想是不合于邏輯學上的必然趨勢，依舊事實去做的話，他們在大學中的飯碗就要破碎了」。

「你在美國談過現代哲學的發展嗎？」我問。

「你不是在說功利主義？這是無信仰哲學的最後的收容所，在我看起來，美國的石油價比美國的哲學有用得多」。

他的批評是尖刻的。我們再坐下來飲另外一杯茶。他開始說得非常流利。他講起英語來，雖或有幾分拗口形式，但是却合于習慣用語。有時能用德語幫助他表達情意。他的性格所以頑固如此，完全是受了德國人的影響，德國人的方法和工作的動能已經深深的給他一個印象，當一個勉強的教授，在一本學術性的雜誌裏面，發表他自己著作中一篇論文時，他是得到了他們哲學思想的特徵。

「我會寫過二十本書」，他說：「那是在歐洲的出版物中，對於我惟一的評論」。但

他的研究西方哲學，不過在作滿足他的目的之

用，他以為一切的智識都逃不出孔子思想的範圍。他在研究哲學時是懷有成見。孔子的哲學已滿足他精神上的需要，所以以為所有的外國的智識都是無用的。對於這些我非常感到興趣，使我生出一個見解，哲學與其說是邏輯上的問題，毋寧說是性格上的問題，哲學家一點不依照事實，却完全憑著一己的性情；他的思想上所謂合理化，不過就是他的本性所認爲真理。假使孔子的學說能如此的深入中國人民心理，這因爲孔教在向他們說，沒有另外一種思想法式能够超過孔子的學說。

我的主人點亮了一枝香煙。他的聲音在開始變爲細小而覺得有點疲倦，但是當他對於他自己所說的感到興趣時，他的聲音就放大了，他談起話來，非常急迫。一點沒有哲學家所具有的「字斟句酌」的態度。他簡直是個爭論者，一個戰鬥者。他談起現代個人主義的口號。因爲他把他當作一個單位，家庭爲社會的基礎。他據說古老的中國和舊的學說，君主政體和孔子的封建的道德觀念。當他說到新從外國大學美金回來的留學生，以他們談說神聖的乎，毀滅世界上最古的文明時，他是憤怒，他是痛心疾首。

「但是你們，你知道你們在做些什麼」他大聲的叫喊，「這是在什麼理由，你們認爲能優越於我們？是不是在文藝方面你們超過我們？是不是我們的文明沒有你們的精細，繁複，」

「彬彬有禮」？當你們在「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彬彬有禮」的民族了。不知道你是否知我們在世界的歷史上，曾經做過一個舉世無匹的偉大的實驗！我們治理這個偉大的帝國，不是靠武力，而是「以德服人」的王道。經過了幾個世紀，我們是成功了。那末為什麼白種人要蔑視黃種人呢？要不要我來告訴你們？大概是因為他發明了機關槍。這就是你們的優越。我們是一個無抵抗力的散漫民族，你們能永遠地壓迫我們，你們已經粉碎了我們哲學所夢想的世界可以由王道來統治的理想。你們現在在傳授秘密給我們的青年，你們將可怕的發明傳給了我們。你們大概沒有知道我們有機械上的天才！你們也許也有知道在世界上這個國家有四萬萬躬行實踐，腳踏實地的，勤勉的人民！在你們想來，我們將要有一個極長的時間去學習？當黃種人製造的鎗砲能將和你們媲美時，他們將磨正鐵而戰爭。什麼將是你們的優越呢？你們會許諾給他們，由於鐵砲，你們將受到應得的制裁。」

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話語中斷了。一個小女孩輕輕地跑了進來，接近這位老紳士的旁邊。她以驚奇的眼光凝視着我。他告訴我他是他的最小的女兒。他一隻手抱住了她，聆聽她輕輕的哀訴的話，很親熱的接吻。他穿一件寬大的外衣，一條黑的面子，圍好到她的背後，她的後腦拖着一條長的辮子。她生在皇帝即位，辛亥革命成功的一日。

「我想她預兆着新時代的產生」他說：「她是這偉大帝國的最後的後裔的唯一的「一朵花」。從嘉字樣的袖上裏，他拿了幾個銅板給他，打發他出去。

「你看我是握着一條辮子」他撫摩着辮子說：「這是一條象徵。我是舊中國的最後的代表」。

他現在更加客氣了，他告訴我我在很久很久以前，聖人是如何地帶了他的學生周遊列國，傳大道與這些「孺子可教」者。許多王帝在朝廷上召見他們，委派他們做「牧民」之官。他的學問非常淵博，他的口才使得極廣闊的小事，也給他變得有聲有色，他詳細地告訴我關於他祖國的歷史。我想他有些可憐的形狀，他以為他有餘力去治理國家，但是沒有皇帝信任給他職位。他是「學富五車」，非常熱誠地希望他給他的第一大學生，他的靈魂是渴望着，而來聽他講學的，却是一批可憐虫，活死人，呆大，鄉下佬。

有一次我覺得很當小心地向他告別，但是他總有不願意讓我走的樣子。現在我最後決定向他告別。我立了起來。他握住了我的手。

「我非常高興，想送點東西給你，作為你拜訪中國最後一位哲學家的紀念品。但是我是一個窮老頭子，我不知道送什麼東西給你才好。」我懇切地說，拜訪的本身就是一件「無價之寶」的紀念。他微笑了。

「在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時代，大多數

的人立健忘的。我想送些實惠的東西給你。我想送你一本書，但是你不懂讀中文。」

他帶着一種親切的懷念的樣子朝我看時，我得到了一個保證。

「請你送給我你的一冊字好嗎？」我說。

「你歡喜那一個嗎？」他微笑著，「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是非常注重用筆的姿勢，這是任何人不能比擬的。」

他坐在他的椅子面前，拿出一張潔白的紙，放在他的面前。他倒幾滴水在紙上，所着墨，拿出他的毛筆。他舒了一舒筋骨，就開始寫了。當我在看原稿的時候，我想起了人家告訴我的關於他不少的玩意兒。當這國老紳士身上有一副錢，寫上「在天大地」的胡用，常在常用曲法去描寫的女人。他的大兒子，是城裏有身家的人，對於這些不名譽的行為，感到憤怒和羞恥；祇有他努力向孝行觀念阻止着。他是一個兒子，我敢說這種神祕的學生却專明眼之。哲學家慣常的努力於他們理論的研究，他們所構成的人生觀念，透過實際觀察到人生。所以我常常以為假使他們能親自嘗試到普通人生命中所經驗的實境，他們的工作將格外有價值。我對於這位老紳士在講壇的揮灑即很賞識。因為他能在球求道去說明最不可思議的人類行為。

他完成了，他放了一枝筆在紙上，使筆尖快。

「你寫的是什麼？」我問。

「我把這首詩寫在紙上，看，你不滿意嗎？」

「我不滿意嗎？一位詩人。」

「當中國向來未開化國家的時候，」他微笑地反唇相譏，「只有受過教育的人，至少都該寫二百幾行的詩。」

(轉至三五頁下欄)

于總主教在波士頓

——著譯——

在于總主教剛從中國回身試試的時候，全波士頓已盛傳着總主教將由歐轉美的消息；每位遇見我的教授和同學，都是兴奋的交談說：「你們于總主教要來了！」他們的興奮，顯而易見；于總主教底這次訪美，是含有重大意義的；從他們的談話裏，我曉得他們對這位人類和平終日奔波的主教，異常敬仰；他們更願這位富有世界眼光的人物，向他們談談今日美國究竟如何進行探險問題，因為中國局勢底日形惡化，已使不少美國人感到了不安。

于總主教果然如期所定，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由羅馬飛抵紐約轉程到了波士頓！

次日我們的校長，亦是主教知友Re. Edward G. Murry，請主教於晚六時到本校演講，但因當晚有美下議院十數位朋友為主教舉行歡迎會，於是主教於四時到了本校辭別這位朋友並說請並看看在本校備有的我們兩個中國生——張謙若與郭若——在長寧備備四十分鐘的談話里，他告訴了我們中國底近況以及今日世界所付的危機；他說我們的校長向美國呼籲援華，他以沉重地口氣說：「美國今日仍的援華，即是自救！」四時四十五分，主教告辭而去。

二十三日晨，我們去會拜主教，他坐下便談了起來，他說：中國的現局還不像國外報紙渲染得那樣，不過的確亦到了要緊的關頭，美國現在在遲疑不前，猶疑莫決的態度，是充分表示着，在美國沒有政治人材；今日中國陷到了這一切不復的泥潭里，實是美國一手所造成；羅斯福會議中，美國迫使中國與蘇聯訂了友好條約，這是中國的致命傷；勝利後馬爾先生又做夢似的到中國去調停，在馬先生到中國的那一天，中共只佔據了六十個縣城，在馬先生調停的一年間，表面上是雙方停戰，但馬先生失敗後離開中國的時候，中共却已佔了四百餘縣城，馬先生實在是扶植了中共；美國已是一誤再誤，如今日又轉誤下去，則勢將中國擄于絕境，這固非中國的不幸，但美國亦休想在中國失敗後，他仍會享到安全！美國人底擬入投步式的優樂觀，實在是危險極了！過去羅斯福會議的秘書長，他是美國政府最崇信的人物，但他却是游移的所談，在羅斯福會議席上，他提議請蘇聯出兵東北，這樣將中國半壁河山，一手送給了蘇聯；這件事聞諱秘密，如果不是美國發表了，我們恐不會曉得

的；但是今日美國政府的現狀，並不比昔日來得滑溜，這實是值得我們憂慮思考的一點！

今日美國的輿論，實已受了共黨的領導，而美國人這深入階層而自覺，政府里的數位要人，使美國走入了歧途，以及今日阻止援華的論調，實為共黨間諜的陰謀，蓋今日不援華，即等於援中共，援蘇聯！主教一氣憤着，他底激憤的言辭和表情，使我們感到了不可遏止的悲憤，張謙若忍不住地說：「美國人都想美國是不會赤化的，他們說美國不像中國富者酒池肉林，貧者三天不食，美國人都有飯吃，都有錢化，共產黨無權可乘！」

「並不見得吧！」主教憂沈沈地說：「美國赤化的條件亦許比中國少，但被那惡的惡人世界，亦是共產黨最好的發祥地，縱使個人的力量，不足以搖撼美國，然共產黨能由外征服；波蘭，匈亞利原都奉奉宗教的國家，但共黨的武力把持了政府之後，一切便同樣被控制了！共黨如能統制歐亞，以全世界之力量，相向美國，那美國是絕站立不住的！今日民主陣線，實是存則共存，亡則共亡，斷無你死我生之理，這不只是美國道義上的義務，亦是他自己存亡的問題！」

再說我們這次向美政府要求的並不難做，我們只請他三件事：A 鄭重聲明，他對中國政府的擁護，因為我們需要美國政府有一個明確態度；B 我們要求美國儘量實察有作戰經驗的軍事人材，到中國軍事顧問去輔導軍事；C 對武器經濟請給相當的援助，但這項非最要緊的問題！」

「美國政府官員的態度如何呢？」我急切地問：「現在還不可預測，似乎可能由願而趨向積極；昨天我見了民主黨的大金鑽之一，他是我底好友，今天下午，他邀請了十數位朋友，將有一個談會，美國的農林部長，亦是過去馬可州州的州長，昨天亦見到了，他亦是我很好的朋友，但因他有事，未得長談；別的幾位朋友，將於今日及次日分別謁見；現在我們只有努力做我們所能作的，來盡一份國民底義務，致於成功如何，還在不知之數，但大的希望，不是沒有。」

十一時四十分我們將了出來，在歸途我或感觸着工車的成功，因為這是關係我們中國存亡的，亦是關係全人類和平的！

文教消息

本刊總發行所遷移

(本刊訊)自徐蚌會戰以來，南京印刷業陷入停頓狀態，本刊為避免停刊之虞，特將總發行所南遷廣州。去年十二月廿六日本刊主編李善修由京抵穗，籌劃一切。廣州總教區人士對公教各種事業向來不遺餘力，對文化事業尤不後人，故對本刊遷穗出版，頗表歡迎。該區署理主教祝福氏特於超市一德路石留轉讓房屋一幢，以供本社享用，復經譯幹趙運明、陳亦新以及其他各位同僑之熱心贊助，一切已籌備就緒，繼續出版。(一移)

益世周刊於穗設總經理處

(本刊訊)南京益世周刊會因時局關係，於前兩月暫行休刊。去年十二月下旬，該刊主編劉宇聲司理率領該社職員，由京轉赴湖南衡陽，設該刊華南總經理處於衡市，然以衡市印刷困難，復將總經理處南遷穗城矣。(一移)

公教百科全書主編逝世

(本刊訊約通訊)曾根機並編輯「公教百科全書」的魏納司，於本年一月初逝世，享年八十九歲。魏公聖德不凡，對加德未達女士

的精品案，頗有貢獻。馳名的「亞美利加」周刊，亦為魏公所創辦。現在遺妻，為美國公教文壇一重大損失。(英)

陸徵祥院長逝世

(本刊訊)前曾任中國外長及內閣總理，現任比國本篤會院長之陸徵祥氏，於一月十五日安逝於比國布魯塞爾本篤會院。享年七十七歲。陸氏原係基督教徒，於一八九九年與信天主教之比華宮女兒謝德結婚後，於一九一一年即皈依天主教。一九一八年任中國外交部長，在第二屆內閣中任總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陸氏以外長資格，出席凡爾賽和會任代表團長。一九二七年喪偶後，即去比入本篤會靜修。一九三三年晉鐸，一九四六年任該會供特院長榮銜。比國人民對陸氏非常尊敬。(保安)

教宗捐助中國防務工作

(本刊梵蒂岡通訊)教宗比約十二世，刻以金元五十萬元，捐助中國防務協會。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已將此意轉告中國防務協會總幹事吳培青先生。該款已匯交天主教福利委員會轉該協會。(雲飛)

(續上第三七頁)

我拿着這報紙，欣賞中國的書法。這是一令人愉快的字體。

「你是否願意再給我翻譯一下？」

「翻譯要毀壞——翻譯要毀壞。」他回答你的英國朋友翻吧，不過你要曉得，懂得中國

最多的，實在是一袋不通，但是你若少要我一

個適當的，替你要翻譯一下。

我向他告別，他極氣憤地送我到門口上，當我有機會的時候，我拿這二首詩給我一個熟

識內漢學家，下面就他翻譯文。當我讀的時候，說句老實話，無聊的，我竟嚇了一跳。

當你不愛我的時候；

你的聲音是甜密的；

你的雙眼充滿了善意的微笑；

你的手是溫柔的。

當你愛我的時候；

你的聲音是冷酷的；

你的雙眼充滿了虛空的眼淚；

你的手是殘忍的。

悲真你，悲真你這樣的親愛，

將使你令我不喜交。

我新望着這年代很快的過去，

那麼你將失去你眼睛的光明，皮膚的桃紅，

以及你青年所有的深思的光輝。

海外獎學金事業的新發展

(本刊訊)本刊發行人兼南京總主教區總經理毛振邦神父，於一月一日乘美班將軍號離歐，前往歐美各國，視察公教留學生狀況，並於各國公教大學設法設獎學金名額，同行者尚有學生二十三人，均由毛博士親手選拔，以便赴美著名公教大學攻讀理化、醫藥、工程等科。(一節)

「時代學生」將出版

(本刊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所主持之「時代學生」，將於一月十五日出版。其宗旨乃為適應時代需要，引導青年前進。內容分學智講座、生活漫話、青年漫談、文藝、史地、科學、哲學、教育、社會問題、時事常識、藝術、新書評介、時代文摘、學生園地等，總之，係一綜合性刊物，目前暫定為月刊，每月十五日出版。(一節)

教協會文化組擬編著各種小冊

(本刊訊)中國天主教教務協會會員會文化事業組，近擬編著各種小冊，在青年和知識界，傳播教義和社會問題的純正思想。該各小冊以不超過二千字為限，在思想方面要有根有據，文字須明顯具體而有力，對於中國現代作家的思潮以及青年人的精神食糧和需要，均須顧到。主要題目可分為下列數種：一、愛的普遍性。二、教會與社會進步及民族幸福。三、教會與國家幸福。四、神父在社會上之地位。

五、宗教與善良風俗。六、人與動物的區別。(一節)

美國黑人地位提高

(本刊洛杉磯通訊)白種女子卜勒茲和黑色男子歐羅斯在洛杉磯「天主教種族協會」領袖馬歐爾律師支持下，已自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院，獲得結婚許可證。加州以前來對白人與黑人之結婚禁令，至此宣告無效。(伊)

天主教教士發明新皮膚藥劑

(本刊羅馬訊)天主教巴爾馬傳教會杜神父，近在意大利發明兩種皮膚藥劑，專醫疥癬式皮膚病及海邊皮膚病。杜公為發明該藥劑，歷時三年之久，經試驗結果，成績卓著。按杜公會於中國洛陽傳教並任洛陽天主教醫院院長。(民)

遠東學生獲英文委會獎學金

(本刊倫敦通訊)英國文化委員會於最近頒發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度分與世界六十四國之獎學金額，共三百五十九名，而遠東之中國、香港、暹羅、新加坡、馬來亞、阿當汗與緬甸各地學生及教授所得者，達七十七名之多。在此獎金額中二百四十一名，給予畢業學生，其餘一百十八名，給予已在英之留學生，俾得繼續深造一年。(編者)

諾貝爾和平獎金停發

(本刊挪威通訊)十一月十八日諾貝爾和平獎金委員會宣佈本屆停發和平獎金，停發

原因並未說明，大概因在此冷戰期中，沒有人對促進和平有值得紀念的貢獻之故。至於醫藥、文學、化學、及物理學獎金，均已照常發給。(保安)

新發明肺病特效藥「PAS」

(本刊上海通訊)本市醫藥界最近獲悉瑞典新發明肺病特效藥「PAS」功效顯勝於聞名的美國「鏈黴素」。據醫藥界報告：「鏈黴素」僅對肺膜炎有絕對一特效，對肺病並無一特效，且該藥能引起肝身及皮膚發癢等反應，而「PAS」並無反應。據瑞典醫藥界臨床試驗，在細菌性肺病之廿四人中，以該藥治愈者十九人，成績甚佳。惟該藥發明未久，產量不多，故未普遍銷行。(誠)

原子發動機推進軍艦

(本刊美國通訊)一九四八年底，美原子能委員會宣佈：該會業與西屋電器公司簽訂合同，建造實驗性之原子發動機一具，利用原子能，以為開軍艦之用。此項工程，即將開始，參加之人員將達六百人，其中主要人員皆係科學家及工程師。(習)

留美學生榮獲最高獎學金

(本刊美國通訊)此間哈佛大學最近核定本學期最高獎學金為六百美元，中國留學生得最高獎學金者，為該校專攻教育哲學之博士候選人趙金預君，趙君曾在國內中大大學擔任教多年，今夏結束研究工作，將參加博士學位考。

此次獲得最高額獎學金，實為祖國之榮。(音)

中德書刊交換

(本刊上海訊) 教育部前接獲教組總來函，促請我國與德國交換書刊，並請將書刊名單及交換團體函告，教育部特通令在滬之中央團體國際出版品交換等單位，將交換之書刊名單還寄巴德聯教組。(誠)

台教育廳首創空中學校

(本刊台訊) 本省教育廳籌備數月之空中學校，現已就緒，訂於一月十五日試播後，再定期正式開學。該校暫設初級及中級兩部，初級班補習高小程度，規定課程為國語、社會、自然、算術四科，中級班補習初中程度，其課程為：國、算、史、地、自然、英文六科。周勤教師，均屬本省中小學優良教師。台省失學青年及民衆，從此可得受教育機會，畢業後，也可領到相當於高小或初中之畢業證書。該校開課時呼號為X V A S，週率台北為一三四〇K C，並由台中、台南、高雄、嘉義、花蓮、台東、各電台同時轉送。時間：初級班每日上午六時至七時四十分，中級班每日下午五時至五時四十分。(嬰)

教部令嚴格整肅學風

(本刊訊) 教育部為整肅學風，電令各院校對教學及訓育兩項有詳盡的指示：一、教學方面：甲、每學期要暑假開學了務須按時開學。學生上課應實行點名，考核動靜，未經請假無故

缺課之學生，應切實查明扣分。乙、各科課務務於規定時期授課，實習書必項切實辦理。教員缺課亦須設法補授。丙、學校各種考試，應按時舉行，學生不得藉故避免。二、訓育方面：甲、積極領導各種增進學業有益身心之課外作業，給學生生活於正軌。一切課外作業組織，悉由學校派員指導，否則令其停止活動或予解散。乙、學生在校或外出，應佩帶証章，以資識別，由訓導處隨時注意抽查。丙、非本校學生，絕對不得參加學生伙食團，並不得在校內寄宿，主管人員應隨時派查。如有擅留校外人士寄宿者，一經查明即予以記過，或其他嚴厲處分。丁、學生之假辦法，應由校方嚴格執行。(保安)

教部修正大學院必修科目

(本刊南京通訊) 教部因以往所頒大學院必修科目，各校均感必修學分過多，基本訓練無法達成高深任務，教學雙方時受規定限制，不能隨其志願施展所長，故教部指示主管人員，着手修正大學院必修科目，並以：一、注重基本訓練。二、集中科目。三、減少必修學分之原則，為修正之準則。自卅四年起，先後詢各大學之意見，將各專家之意見，作初步修正，並分別以各院系課綱為單位，召開審查會議，逐一細密討論。茲悉文、理、法、醫、農、工、商、師範等八學院，對是項修正必修科目表，業經令頒全國各大學，自卅八年度第一年起施行。其重要內容與前不啻之點：

一、注重基本訓練，減少必修學分，其中科目，使各校得因人才及設備情形，酌量伸縮。二、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國文及第一外國文，均列為八學分，修習一年。各校並得於一年級新生開始上課以前，對一年級學生國文及第一外國文程度，舉行嚴格考試，如成績優良，確屬超過大學一年級程度者，得分別予以免修，學分減半。但須讀其其他科目，補足畢業時應行修滿之學分。且各校得指定教授，組織諮文委員會，專司指導修習及成績考核等事項。三、所有學系未經呈准，不得分組。如確屬必需，教授得依學生志願，就選修科目，指導其應修學科。但兩學系合併辦理者，得參照各該系之必修科目表，分組教學。四、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應一律獨立開設大教室。(文、理、法三學院，最好每系有一通用之大教室)儘量容納聽講學生，合班講授，不得以院系為單位，分別設置，以求全校互相溝通，但語文科目，每班人數，不得超過四十名。(心)

浙計劃開掘江南大運河

(本刊杭州通訊) 茲悉本省正在積極計劃開掘江南大運河，初步測勘工作已在進行中，預定明年春夏間完成。將在杭州湖墅地方，用機器與人力掘通京錢浙江。湖墅位於運河橋上，此舉成功後，可使運河和錢塘江握手，進而與長江打成一片。(備)

本刊啓事(一)

敬啓者：本刊近因遷移問題，以致第二卷第一期未克準時出版；茲爲求本卷之完整，特將第一第二兩期合刊；唯自第三期起，決將每月準時出版，以符合 各位讀者愛護本刊之 雅意。深恐 各位讀者不明其 緣由詫異，特此周知，敬希諒察爲幸。

文藻月刊社啟

本刊啓事(二)

逕啓者：本刊近於廣州特設總經銷處，此後凡寄本社之一切信函稿件，務乞 惠寄廣州一德路石室文藻總經銷處爲荷。

文藻月刊社啟

本刊啓事(三)

啓者：邇來因物價狂漲不已，本刊無法規定價目，凡欲訂閱本刊者，請向廣州一德路石室本社總經銷處函洽爲荷。

文藻月刊社啟

本刊徵稿啓事

敬啓者：本刊爲符合 讀者之雅意，特發行國政治、經濟、教育、醫術、社會問題等文字。凡經本刊揭載者，從優奉酬，敬希踴躍 惠稿 是幸。

文藻月刊社啟

文藻月刊

第二卷第一二期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出版

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

編輯者：文藻月刊社

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

發行者：文藻月刊社

廣州市西湖路三十一號

印刷者：新運印刷廠

電話：一〇二〇〇

總經銷處：廣州一德路石室

Gun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國字第三六九號

本期零售每冊三十元

1949 年

第 **3** 期

文藻月刊

目次

第二卷 第三期

所謂民主

李善修

蘇聯的政治哲學

志 詳

人之經濟地位

李善修

明清間中西文化溝通的樞紐廣東

程野聲

宗教的起源

項退結

當為遠老人抗戰記(續)

晚 星

傳信大學剪影

顧雲瑞

一曲不朽之作——莫札爾的安魂曲

木一 詳

耶穌時代的怪人之一——大黑洛德

陳哲敏譯

評「哲學概論」

雅 博

文教消息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出版

所謂民主

李善修



民主二字，是我們聽得爛熟的名辭。現在世界各國都在高談民主；強國的人在講民主，弱國的人也在講民主；優畧的民族會講民主，被優畧的民族也會講民主。這種潮流已經流到世界每個角落裏。這遠東的古老大陸中國當然也不能例外。民主二字究有何意，那似乎就複雜了。民主的意義，不外指人民乃國家主人之意，故一切事務的進行，應以人民權利為前提。民主的意義在中國人的腦筋裏是否如此？有人說：任何事情一到了中國就要變質了；例如聯合國救濟總署的物資原是為了救濟各國的貧民的，但是這些物資一到了中國，却分送到蘇門答臘的手裏，讓他們去囤積倒把製造城市，貧苦的老百姓反倒絲毫沒有得到。又如各國的黨派只是合法的政黨，沒有軍隊作後盾，但是一到了中國，就必需擁有大批的軍隊稱雄作霸。又如開會的時間，在其他國家，規定幾點開會就是幾點開會，但是一到了中國，如果規定下午五時開會，五點半或六點到會才是道理，如果準時到會，那真是傻瓜一個。這樣的例子多得不可勝數。那末他國所講的民主，來到了中國，自然也當受中國人數千年傳統習慣的一番陶冶。這種意見是否正確，不在我們討論之列。我們認為民主的徹底實行，須看那個民族對接受民主的條件和環境，是否成熟，如果已經成熟，自然會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否則民主是無法實行的；即使有實行民主的形式，實際上也不過是一番假民主。中華民族對接受民主的條件和環境，是否已經成熟？外人對我們批評說：中國人在民主的理論上，講得堂皇體面，但是對實行民主的實際辦法，却還外行得很。這種批評有無價值，我們不願討論，但願根據事實作一客觀的觀察。

按普通人的心理，多不願承認自己的劣點，更不願由他人指責或批評。我們認為在現階段的混亂局面裏，我們却有反省的必要，以求改進自新，讓民族於發展繁榮的境地，決不可再諱病醫醫，以任混亂局面的延續擴

展，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目前中國社會混亂的原因，當然不是局部的單純的，而是普遍的複雜的。單就民主一點而論，現在全國各軍，都在高談民主，其中真正為民主努力的，固不乏人，然而借民主之名，爭權奪利，假公濟私之徒，却也不佔少數；只有一般願良的老百姓，還不得唱民主高調；他們只覺得他們所受的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壓迫，快到無法忍受的地步；他們的子弟被征入伍，他們的財產時被征收，他們的自由被人剝奪，他們的言論受人取締，他們的心裏得不到安靜，他們的家鄉被人破壞，他們恐懼，他們逃離死亡，父母妻子離散。這一切的一切，都使一般願良的民衆，對民主發生一種惡厭憤妙的印象。他們認為民主的意義也不過指「作人民的主人」之意，如果承認他人作自己的主人，就是講民主，否則便是反民主了，結果是人家講民主，自己作民奴而已。

常聽人說，各國有各國的國民性；法國人先說後作，日本人暗說暗作，德國人作了才說，中國人只說不作。這種論調我們絕不贊同，不過就民主一點而論，很有使我們反省的地方，中國講民主已有三十餘年的歷史，至今尚無成績可言，鬧的一般老百姓反倒無法生活了。究竟是因為我們的環境惡劣而致此，還是我們的努力不夠所致？這是值得我們深思考慮的。經驗告訴我們，有些人以為民主是在言論行動上，儘所欲言，不受任何合理的約束，如果受到合理的干涉，便以為是侵犯民主了。我們認為目前中國最大的病症就是自私自利的觀念太深了，許多人只看到自己的私利，不顧他人的利益，更不顧公眾福利，至於為國家謀幸福，為社會服務的觀念和精神，完全置諸腦後了。這種惡習如不急速革除，國家的前途是難望光明的，真正的民主是難望實現的。

蘇聯的政治哲學

T. P. Dulles 著
志 譯

美國政府當前最迫切的工作，是尋覓一條政治路綫，以免與蘇聯發生一次慘痛的衝突。這個衝突的可能性，在目前似乎毫無疑義，的確我們愈趨密研究蘇聯的政治，這個衝突的危險似乎愈益明顯了。

蘇聯領袖強調和平與安全的獲致，必須全球採納蘇聯的政治哲學，即不惜犧牲個人自由，以求團體調協的利益。蘇聯領袖所欲剝奪的個人自由，正是我們最寶貴的政治和宗教遺產。過去它曾受人威脅，我們為維護它，曾不惜訴諸戰爭。蘇聯領袖所採取的方法正與我們的人道主義和自由活動針鋒相對。

要想把我們的信仰與蘇聯領袖所抱的信仰真正融合起來，打成一片，以求應政和平，這不啻是痴人說夢。因為二者是根本背道而馳的。其實真正的和平絕不需要全球的人都抱同一樣的信仰。蘇聯領袖不惜採取令人疑懼的總激手段，以求世界各民族和他們抱同一信仰，走同一路綫。

這是一個實際的問題，蘇聯的領袖們是些聰慧而講實際的政治家，我們如果示以我們的自由有牢不可破的力量，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我們就必要見到，他們必改弦更張，另覓一條途徑，放棄所不能成功的辦法，而採取一個反足以招致災禍的途徑。

我們要想確知某國外交政策的真相，俾曉其外交人員的言論即可判明。尤其重要的是該國領袖們的哲理及行動上所表示的哲理，我們把這些哲學片斷的集在一起，很容易得到一個結論。蘇聯的言論斷片集在一起，恰好組成一個有條不紊的邏輯系統。

蘇聯外交界人士堅持世界是「統一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的事實，這些話在我們看去，不過是些口號標語而已，而蘇聯則視為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這種政策的首要目的便在於為蘇聯獲致和平，安全及機會。這些都是他們外交政策各步驟的經常目標。蘇聯領袖既視世界是統一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非蘇聯式的團體便是統一世界的障礙。它把世界分成互不相容的部份，所以蘇聯領袖們認為要獲致和平與安全，就應當剷除這

些非蘇聯式的團體。他們且認為能如此，世界情形才能好轉；因為在他們看來，蘇聯式的普羅漢雅制度要發展大眾的利益，並以個人為終點，那套這種制度實在是一種最理想式的政府，在他們心目中這才是「民主」，凡與它相衝突的政治思想或宗教信仰，都被稱為「法西斯」或「反動」。

我們必須明白蘇聯著述家所稱的「民主」「法西斯」和「反動」的意義，我們一向贊同蘇聯領袖的言論，繼而才覺得他們的行動與我們所預期的大相逕庭，這就在証明我們不了解他們的「民主」「法西斯」和「反動」。蘇聯領袖說他們外交政策的目的，是要世界各國有民主政府，這政府是「友善的」，且應剷除「法西斯」，這種理論何其豪哉，與其我們的理論正相吻合。但不幸他們骨子裡的「民主」，非蘇聯式的普羅漢雅制，「法西斯」在他們心目中是一句專加一切非蘇聯信仰者的責詞。「友善」是一句專加信仰蘇聯理想者非蘇聯的實行蘇聯信仰者的褒獎語。

照這種解釋看來，顯然，蘇聯的政策，是令人難堪的，我們認為自由的團體，蘇聯偏要把它排除，而且更排除的態度很迫切，因為他們確信除非達到這一個目的，和平常在妥善放棄。容納非蘇聯式的思想簡直是帶危險性的技術。

維辛斯基先生在聯合國第一屆會議上關於難民問題會作強有力的演說：「我們不願接受容忍他們，為他們我們已付過很大的代價」，所以他請諸說，這些難民，如果他們懷著反對蘇聯共產主義的思想，奔馳在地球上面，為蘇聯和平及安全總是一個可能的威脅。基於這一個觀點，蘇聯領袖們認為要剷除這個可能的威脅，最好的途徑是努力使全球各國採納蘇聯的政治哲學。這些國家須保持設計的檢查權及秘密警察，以發覺擁護非蘇聯政治信仰的人，並把他們由團體內的合法地位上排除去，以免傷害他人。若這樣把世界上的國家都強化起來，蘇聯的領袖們就必建設一個蘇聯式的大同世界。為求達成蘇聯的政策，全世界約可分成三個區域（一）

鐵幕區，包括蘇聯本國，(2) 緩衝區：包括一切靠近鐵幕的地帶，(3) 外區：包括世界其他各國。

1. 鐵幕區：包括蘇聯本國以內各地方，即包括一九一七年蘇俄廢除聯邦的土地，及個後併入的土地；芬蘭、北歐及南歐斯堪的納維亞的軍事區域，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東普魯士的北半部，波蘭東部(喀爾巴)的 Carpatho Ruthenia，捷克斯拉夫(前羅馬尼亞地)，希臘，庫頁島兩部及千島群島。

蘇聯好似一個聯盟體系，在它的藍草下進行工作，蘇聯的規模就是如何擴展合併其他土地。

它的擴張絕沒有終止的時候，他要合併土耳其的卡斯(Kas)及波蘭蘇聯(Przemysl)省，其他所謂「安全區」的半獨立國，也都是蘇聯最後要合併的地方。

2. 緩衝區：包括俄國與蘇聯的各地地方。現在合併的時間還沒有成熟，而不久即將受制於蘇聯的兵力。這是蘇聯軍已佔領或即將佔領的土地。即使尚未佔領，也常有被佔領的危險和恐懼。當地政府常受蘇聯的誘惑，把自己的外交政策，軍隊，主要的秘密警察及檢察官，完全置於直接受莫斯科指揮者的手中，蘇聯領袖要確信這種政府的特點即是「友善」的。

現在緩衝區的國家有：歐洲的波蘭，德國東部，捷克，奧國東部，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愛沙尼亞。在亞洲者為外蒙古，滿洲，高麗北部及中國察哈爾。

緩衝區的範圍無法確定，現在努力達到目的有若爾(蘇聯所發)EAM及國內其他黨派苦戰不休)；伊恩(蘇聯領袖的)才巴亞(Azerbaijan 正在革命中)，土耳其(在蘇聯威脅下)，古的斯坦(Kurdistan)當地人受蘇聯鼓動要建立自治邦，受蘇聯保護)，高麗南部(蘇聯發動建立地方政治團體)。

3. 外區：包括其他各地。這些地方距離蘇聯勢力所及，所以不能直接權力來建設「友善」政府。而且建立「友善」政府的方法亦因有獨立及非獨立國而不同。

在殖民地共有七億五千萬人口，蘇聯領袖鼓動他們革命，要求獨立，

蘇聯予以道義上的鼓勵，殖民地人民自有其自強苦悶及向上奮鬥的企求，即使日本及德國的宣傳，並已刺到了。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領袖更乘隙而入，鼓動他們不必有領聯合國憲章的和平手段，惟直接取武力移動的方法。

在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上，有些國家採用國聯憲章常例把這些地方移交聯合國託管，大會認為這與蘇聯託管的行動很可奇異，而蘇聯却提出「非正式」的託管及「長合議席上」美國建議保護意大利殖民地及早獨立，自當轉移與聯合國。託管委員會，又提出反對。

蘇聯在外區各角落活法各有一同：例如在法屬西，國內強大的共產黨已組織立憲運動，且與蘇聯領袖具備合作，然而在其他國內，共產黨只在黨派內向強弱，不足以影響大局。在這種制度內，則利用小而精幹的少數派以爭得其影響勢力，他們夾在大眾派中進行工作，以爭取勢力。如果大眾派分裂，選舉力不均，他們甚或可以得到平衡的力量。

蘇聯推進目標的另一方法是利用自由，如有人抱持與蘇聯哲學相衝突的極端信仰，而且他們的道德及政治勢力漸漸可畏時，就利用自由及言論自由來低毀他們，例如攻擊最近的墨西哥外長 Senor Esquivel Padiua，自由山會談時，巴氏極力擁護美國政策，而且很致力於西半球聯盟。

及巴氏反對蘇聯國時，希羅報就就肆意攻擊他，使他受人賈賄，喪權辱國，出賣祖國，以買得政治地位上的支持。這個低毀他雖然除去外長職。權任的外長官職及此，在下屆聯合國大會選舉，蘇國與蘇聯領袖同蘇聯領袖以此些西歐國家作經濟或政治上聯繫。因立如與蘇聯領袖同蘇聯領袖勢力，對歐洲中區的蘇聯聯盟。在這些國家內，共產黨勢力突飛猛進，與蘇聯共產黨密切合作着。數月前某法國官員論及現在正在風靡着的法國及鄰邦的經濟聯盟會說，這個聯盟不可能，因為蘇聯知道了，一定感覺不快，他憑藉着共產黨勢力，必要在法國煽動一個具有破壞性的罷工。

西班牙及法屬摩洛哥地中海兩岸的喧嚷，在目前成了政治角力的舞台，俄國對國與非國應現位，然而問題是如何去戰，去戰之後西班牙將如何，英美皆努力使兩個交替和平進行，建立自由而非共產性質的西班牙。蘇聯領袖則堅持利用內戰以竟全功，因為這樣共產黨就可請收池利，一躍而宰制西國。法國則夾在兩大之間，進退維谷。(特稿)



人之經濟地位



一 人與勞動

財富的目的，乃為滿足人類的物質需要，他非為滿足資本家的貪利慾望，即展其經濟活動。因為財富的產生，離不開人的勞動，勞動和人有著密切的關係。人人都要勞動，大家才有飯吃，社會才得安寧。勞動不但是滿足人類物質需要的必要方法，而且是引人職業的必要工具。勞動的對象價值由人獲得，而人的地位亦因勞動而提高。可見勞動確有變重特性，一是經濟的，一是倫理的。根據經濟的特性，勞動乃人生活的必要方法，根據倫理的特性，勞動乃發揚人格的工具。為此勞動是痛苦亦是快樂，是約束亦是自由。人能勞動才能完成他所負之重大使命，人能勞動，才能將個利用物質達成自己目的的使命。幾句話說，人能勞動，大家才能生活，而且使人人能夠愉快的生活，人這式的生活，把整個世界造成一個道世界。

資本主義者，在利我主義的支配下，認為生產的絕對目的建立在企業家的利益上，而於生產的社會意義和倫理意義，完全置諸罔後。人類需要的滿足，尤其生產工人的需要的滿足是難辦的。勞動的神聖價值，自然更受輕視。也產企業家的利益在不損害人之地位或生產工人的地位的條件下，才能認為合法，否則其個人利益的增進，不惜犧牲人之地位，已變成無限制的自私利主義。

文苑月刊 第二卷 第三期

經濟的公正原則，絕不能犧牲倫理的合理。任何方法不能改變目的，無方法何能如何。斷不能犧牲倫理的公正原則。在現代社會，一切經濟的產生，再平均分配問題有甚。這問題的確產生，當然又牽連到因分配工業的損失而產生的全球貧困的問題。平均分配的問題是社會公義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端賴人之地位和勞動的社會地位同時兼顧，才能收到預期的成效。勞動的社會地位受到尊重，人類間合作才有促進的意義。在現代社會裡，如果人之地位仍然匱乏，人人得不到物質方面應得的享受，而生產企業的發展仍為其阻滯是企業家的福利慾望，那末經濟的公正原則亦不會實現。

一切經濟活動都歸於人的活動，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人是經濟的主體。然而應有的唯物論却個個為果，強謂「經濟人」之存在，以為人的一切行動統統納入經濟行動的範疇，物質決定人之一切，物質的利益決定人之一切行動。因為人的一切行動完全受經濟利益的催促，人的一切目的，完全受經濟利益的支配，這等的「經濟人」之基本特徵。這是一種最危險的錯誤觀念，所謂「經濟人」的意義，專指個人和人有其弱點而言，即謂經濟具有人之「弱點」而言，豈不是說，經濟人一切行動的目的，更不說人為人承認經濟決定人之一切的道理，情願犧牲倫理方

李善修

可的一切利益。人在經濟世界的適合裡，固然佔有重要地位，然而倫理與宗教世界的適合，則更佔有重要地位。如果經濟能承認人為它的主體，經濟才有存在的可能。因為經濟秩序裡包括著倫理的成分，這種成分的大小，完全受人的倫理地位等級的支配。

二 人與財產

財富的產生既由人勞動而來，那末人對財產自然擁有合理的佔有權，因為財產是勞動的成果。

實際的權利要求人作它的主體。實際的權利成為實際以前，只是權利，按權利的本身，要求一個主體對事物有合法的佔有權。人人有保持完成自己人格的權利，這種權利需要必要有效的方法，以達其保持完成自己人格之目的，即有利用實際工具的權利，對於財產享有合法佔有的權利。事物和財產向稱為人之外圍。為此保護財產亦即保護個人，因為在財產內已有人的象徵。故佔個人之財產，無異侵凌享有該財產之人。

人既享有擁有財產的權利，那末財產必須在一定的形式下，永久的絕對的為人享有，該項權利才有保障。在人和財產間有著緊密的連帶關係：即財產是歸屬於的，而人則是自立的不受財產的任何約束。人和財產間相互關係，並非純粹自然的，而且是應知的和合理的，因為人不但自然的享有自己的財產，而且認為自己擁有的財產為

明清間中西文化溝通的樞紐——廣東

程榮野

若觀世界文化的進步，一由於天才的創造，一由於模仿的能力；是以一民族於世界上能佔重要地位的，常於這兩方面而視之。我國因地理上的位置，歷史上的遺傳，社會上的需要，民族性的特殊，遂產生特殊的文化，及和外國接觸後，而始有所比較，發生異同，因此引同學者好奇研究的心理，常於有意無意之中，吸收外國的思想，模仿其長處，以補我國的短處，這種模仿，實所以促進我們本國的文明。我們不但要知道我國文化對於世界上的貢獻，而外國所影響於我國的，我們也需要知道。

我國因天然的環境，西北毗連大陸，東南瀕海，自古歐亞往來，雖有水陸二路。陸路由今之甘肅新疆，即古書上所謂「西域」，可通於大夏安息諸國；水路則以船舶，外人到我國貿易的，集中於福建的泉州和廣東的廣州，尤以後者為多，是以廣東早已與外人接觸了。至明代清代航海發達，外人來中國的，皆捨陸路而趨水路，而廣東以地理上位置的關係，遂成中西文化溝通的樞紐。

那時——明清間——歐人東來，不是「富於野心之青年，期近海盜」的水手（註一），便是熱於「拜金狂」的商人；他們在各種事物上所採用的，是唯實主義，而毫不顧及道德觀念的種種錯誤——「大家所行的只有搶奪之路」（註二），絕無所謂文化的溝通；然同時有天主教傳教士，以輸入科學為手段，而以傳教為目的（註三），商人而至廣東，歐洲文化遂隨之而來。近人雷一山謂：「自歐亞之航路發明，應買教徒，聯袂而來，而西洋文明，亦藉此輸入於東土。商賈以負販為利，其影響於文化者尚小，教徒以傳道為業，往往以學取信於人，故初期或將教之傳佈，實與東亞文明有莫大之關係焉。」（註四）此等傳教士東來，先至廣東，廣東遂先他省而被歐西的文明。

明代首先叩中國之門而欲入中國傳教的為方濟各沙勿（Franciscus Xaverius 西班牙人），他先傳教於印度日本等地，後聞日本之西鄰有一

文化極高的大邦，遂決定要用學術到中國傳教，因他以爲這是對傳教事業有力的幫助（註五），他們從他的記事錄上可看到他對中國的觀念：「中國在日本的對面，擁有多數傑出的人材與高尚的學士，他們極重視學術；並且以爲研究學術，是一件頂光榮不過的事情，在那裡有大學問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富有權勢的；同依賴中國學作文化發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樣。」（註六）可惜，他偉大的志願和他的生命一再消滅於廣東三洲上川島，時爲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註七），已至廣東門外，而不能踏進歐洲文化之輸入又經過多十年。

在印度傳教多年的卡內羅主教（Melchior Carneiro 葡人），以羅馬教宗的委任，於一五六八年底來到澳門（註八），他爲人慈祥，本想將各處的捐款用作在廣州成立醫院的基金，但是「中國人常常怕葡人和用種種方法將中國佔領，如何他們佔領印度一樣。」（註九）他並不因此停止他計劃利中國人民的事業；既不得中國當局允許設立醫院，便在澳門設立，不在他的記事錄這樣寫道：「我既到（澳門）之後，就開設一座醫院，不分教內教外之人一律收容。此外並成立慈善會一處，仿照羅馬的仁慈協會辦理，專以補助貧苦無告之生活用品為職務。」（註十）卡內羅在一般慈善事業的創辦人當中，實在應該佔到第一把交椅，他是將西藥傳入中國的第一人（註十一）。當時人便看他的那座醫院爲「扶危恤貧的機關是善舉，安全，慰籍的淵源，是榮榮與康健的施與者。」（註十二）「饑者能得飽，寒者能得衣，傷者得收斂，渴者能得水，車者得解放，衰者得醫治者能得救助。」（註十三）卡內羅又將本地各處發收入的百分之五作爲維持慈善會的經費。（註十三）直到現在，澳門慈善會還供舊紀念他（註十四）。

卡內羅由東來的爲羅明堅（M. Ruggieri 意人）利瑪竇（Matteo Ricci 意人）和巴範濟（P. P. Bassio 意人），他們獲得在廣東居留，特送

了許多貴重物品。給廣東督陳文峯，其中最貴重的，是利瑪竇自印度帶至澳門的西國自鳴鐘和望遠鏡（註十五），這就是自鳴鐘和望遠鏡進入中國之始。利瑪竇為符合中國人計算時間的習慣，把歐洲的二十四小時改為十二個時辰，把鐘對伯字改成中國字，每天又分成一百段，每段分成一分。

一五八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是日適為中國新年元旦，陳總督以福明堅等多才多藝，特附詩文數首，讚揚他們為「來自西洋之管竹」（註十六）。因此人人都知道他們是博學多藝的，能製造鐘錶及日晷，精通數學及新學。

福明堅等的科學儀器，頗能引起廣東官員鑑賞和研究興趣，如陳制台常和他的屬下官員，到福氏的住處去參觀，對世界各國及地球儀等物，深感興趣，而特別愛看的是能將白色的陽光分解成多種鮮艷色彩的三稜玻璃鏡；他們的奇異顯是常情，因為中國首次有這種東西。

陳總督等參觀之後，常讚嘆不止，其部下屬各級官員內好奇心的刺激，便以此等奇物為快，而福氏等聯絡官員感思見，便將自歐洲帶來的物品，公開陳列，任人展覽；這樣，福氏等的住處，便成了臨時展覽會。衆官員覺得物件新奇美妙；民衆亦為好奇心所衝動，帶來觀瞻，頓時門庭若市，極一時之盛況。展覽品中有：一塊威尼期斯出產的三稜玻璃鏡，一幅在羅馬繪成的極精緻的聖瑪利亞像，世界全圖，地球儀，各種天文儀器，和其他許多小巧的珍物。展覽完畢，禮慶知府傳令將各件珍物移入府內，請令家中諸人一新眼界。

利瑪竇在廣東長久居留，不得不建築寓所，（時稱明堅口羅屋）便首先建築了一座九層八角形帶歐式的塔，當時民衆因為未嘗見過西式建築物，現在見了怪異的中西合璧之建築物，便感到不舒適，稱這塔為「洋塔」。以後利氏又建立一兩房屋，是用青磚白灰築成的，這是一座不甚帶有西洋美術意味的典範建築（註十七），本來利氏儘可以任意採用歐式（註十八），但當時民氣閉塞，未至少見。他（註十九），為此利氏不完全採用歐式，然而自適處看來，式樣倒很可觀，並且居然能令華人的九層高塔，失去光輝，從四方來瞻望這種在中國見所未見的奇景的觀衆，這這為甚，摩肩接踵，異常熱鬧。

利氏更在寓所內成立中國圖書館，在這裡藏著許多中國書籍，內中包

括着歷史（註十九），地理（註二十），草木（註二十一），利氏時常在寓所研究（註二十二）。利氏自到了廣東後，即從事於各種廣博的探求，他和范禮安（范禮安到利氏來華）編了一部書，名叫「中國之奇異」（註三十四），內關於初入中國之旅客所述種種含有懷疑性質的傳說都談論去，故所述都是真實的事實。這是一本重要的書，書內對上：人民，城鎮，天然物產，土地肥瘠，朝廷收入，各地財富，內地稅收，工業管理，政府及內政等，可謂應有盡有，是一本很完備的參考書（註二十四）。同時利氏又按照中國的典章繪成「中國全圖」（註二十五），為結束這本書，范氏還寫了幾幅關於中國的衣服、文字、禮儀、宗教、語言的論文。這些書運了歐洲，歐人到中國的觀念為之一新。

利氏帶來中國，既以傳教為目的，輸入歐洲文化為手段，意更擴大活動，不斷托人從歐洲帶來中國沒有何物品，以引起中國民衆觀賞的興趣。在利氏的寓所有幾種西洋書籍，各種板式都齊備，從四國本以至最小的版本，無一不備，在白色而又堅韌的紙質上，印有大小適宜的文字；精美印刷，鍍金的書邊，絲絨的封套，兼上銀鈎，樣樣都引。學者的好奇心。西洋字母及鉛字的活版印法，又是另一種令人奇異的本領（註二十六）。

在寓所的客廳內，懸有一張西文的世界全圖，（大約是一種在一五七〇年由奧德利勿斯（Ortelius）刊行的地圖）（註二十七）。凡來會所參觀的人，都專神注視，並彼此相問道是一張什麼圖，因為他們從沒有見過沒有想過世界的縮影是這樣的。各重要人員，都願意把這圖譯成中文，為能更明瞭圖上所含有的一切。禮慶知府知道利氏已經認識中文，自己便請他用中國話為大家講解這地圖（註二十八）。

利氏這樣直接啓發民衆對世界的認識，收果家表化行（Benedict）稱之為「明代之西歐學術講習會」，他在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上說：「利瑪竇來到領有古代文化的國家——中國，投把全副的精力，都用在中國的學術上，直到他死時為止。他比較比別人清晰的辨別力，他知道這該適應環境，最緊要的是和學術階級相聯絡，為能彼此發生哲學及博學的關係。」（上卷二七六頁）。

利瑪竇爲應付朋友的請求，即一面參考他的旅行日記和其他西洋書籍（註二十九），一面借補譯官的幫助，編成一本注解地圖的小冊子，並插入各地方習俗的記錄。利瑪竇並把地圖的尺寸放大。在清稿中，立即命人刻好底板，當衆將地圖印出，分發給各位來賓（註三十）。利瑪竇知府對於這種工作，覺得非常滿意。利氏並不會想到能有這樣的成績，但他後悔不能再作精細一點，因工人有許多地方不能完全照他的計劃作成。這種地圖雖然有很多的缺陷，大家都視爲稀世的奇品，不久便流傳到全國各省（註三十一）。

在寓所內掛有西洋皇宮圖卷，參觀者見到，覺得很是危險，因爲一所一所的都是層層的高樓；有人願意學習西洋的遠景畫法，它和中國的畫法不相同的；有人立在兩陽分明的背後並眼而出神，看着畫成的人像完全如同活人一樣；他們對於種種的構造，以爲是極難領悟的，所以對於繪製有敬重及甚懼之情；利氏親手製成的各式各樣的日晷，亦頗得觀衆珍重（註三十二）。

參觀者雖是對於世界全圖多有不明，利氏便本着他的導師克拉味勿氏（P. Clavius）所得的指示，極力解釋，盡情發揮，博得聽衆熱烈的贊許（註三十四）。

我們可從一位譯譯利氏記錄的學者，將利氏講解時，聽衆驚奇的情狀節錄一段：

「現在，已經把可以表現的表現法，指示給他們，或是用圓形的地球儀，或是用平面的地圖。」他們還沒有見過用經緯度分隔的地圖。「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赤道，什麼是回歸線，什麼是兩極，什麼是北帶。」他們從未見過有許多種用途的測量儀，上面有許多件重疊的小片，爲在每一個指示的區域內，特用一個指定的小片。他們沒有見過用土質作成的地球儀，而在太空懸着的是另一樣，他們未曾想過地球的兩軸，一個是靜的，一個是動的。最令他們奇異的，是把十二宮的標誌用中與天地支配成二十四個字，寫在日晷盤上，到時計影仍能使準確地落在字上，絲毫沒有錯誤。「他們在見到四分儀能有許多便利方法，爲測量塔的高度，井的深度或路的長度，也覺得很是新奇。」他們發現西洋數學能用文字及

圖畫講解，這實在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註三十四）

聖慶道台以仰慕利氏的學識，題了一道匾額給利氏，題爲：「西來淨土」，意思是說從西方淨土而來的博學大賢；在寓所門前並亦題有「儒花寺」的匾額；利氏在此兩匾額的字上，註明其意義，每個字更有字義的註解，並以羅馬註音註明字音。這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標記，也就是中國字以羅馬字註音的創始。

西歐文化不特輸入於廣東，後更繁植於中國各地，開了燦爛的花，結了肥滿的果；爲此我們來述其怎樣萌芽，以後繼續它結的果，以見歐化輸入我國，廣東實爲其極點。

自與利氏相友好之總督羅綱，新德督劉節憲到任，見利氏等所築的寓所西式雅觀，心頗羨之，然不能明細估價，乃下逐客令，一五八九年八月五日，利氏乃離羅慶（註三十五），往福州（註三十六），赴南雄，過梅嶺，渡湘江（註三十七），抵南昌，交益壽生王爾樞，談論數日不倦，因傳記憶之學，頗習音韻之法，著西國記法一書，又上謁建安王，暢談西國交友之道，繼而著交友論，獻之於王。旋往南昌，住約一年，遂赴北京，行至山東臨濟，被阻於督稅太監馬堂，一六〇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抵北京，由馬堂囑記之太監，還將利氏所帶的貢表，獻於萬曆帝，計天主聖像一幅，聖母聖像一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鑽十字架一座，白鳥鐘二，萬國圖畫一冊，西琴一張（註三十八）。西歐文化遂達於中國京都。自是以後，西歐文化經廣東而源源輸入於中國各地，現分類記述如次：

一 天文學

利瑪竇曾在廣東製地圖，測天儀，測地球，考時晷，報時具，是爲歐西天文學輸入中國之始。而利氏撰乾坤圖說，上卷言天象，述日月星辰，由于日月與地球的相推；又著經天論，言當時西方所謂之諸恒星，敘其軌跡，以仰觀象者的記述。徐光啓之孫周子愚並注之說書共傳。利氏嘗以師平儀表之篇，之終身受手書，得其用法，因與其師作 渾天通志圖說。一六一三年能三核（Sabbath in the morning）人 著簡平儀之表又著「表度說」述其表測日影以定時間的簡法，以天文學理說明之。一六一五

年陽瑪諾 (Emanuel Dias 葡人) 著「天問略」，對太陽階氣，晝夜長短等，反復申明其義 (註三十九)。

清康熙皇帝對曆法，極為重視，洞見中國舊法的不精密，毅然採用西法，徵召精通曆法的教士，來京錄用，湯若望 (Joan Adam Schall 德人)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比人) 張道藩 (Ignatius Kojler 德人) 等先後為欽天監官；恩理格 (Herdrich Christ 德人) 圖爾我 (Matthias Philipp Grimm 意人) 徐日昇 (Thomas Ferraris 葡人) 歷奉內廷，編撰進曆。西洋天文學，以上者之提倡，在下者之研究，遂普及於全國，最著的有王錫爵格定九等，他們深得西方天算之精，而又融貫中法，而明安圖何國宗，精通西術，尤為後起之秀，乾嘉間漢學家杜欽通門法天算，於阮元所撰的曆人傳可以見之 (註四十二)。

二 數學

西方數學輸入中國的可分之為五類：幾何學 (Geometry)，三角學 (Trigonometry)，對數表 (Logarithms) 代數學 (Algebra)，和微積分。

幾何學——利瑪竇著乾坤圖義，此書下卷言數以邊線面積平積圓互相容較，最為西方數學輸入中國之始。利氏又和徐光啓同譯亞里斯多德的幾何原本，在書論裡，又詳述幾何和其他各種科學的關係。李之藻從利氏譯圖容較義，此書專論圓的內接外接形和橢圓形。徐光啓又從利氏譯測量法義，以幾何原理，申明測量之法 (註四十一)。

三角學——徐光啓於崇禎四年 (一六三三) 上制圓八經表及大測二書，前者實平面三角，後者言球三角，皆出自希臘曆局西教士之手 (註四十二)。

對數術——梅尼蘭 (Nicolas Motel 法) 居金陵時始以對數表授師風神，薛逢騫大亦真原，此書以加減乘除折半代開方 (註四十三)。

代數學——康熙末年，教士每日進內廷講解代數學，代數學遂始輸入 (註四十三)。

測圖學——利瑪竇九術章卦天地 (Rene Jansons) 所輸入，或人稱爲

「卦」氏九術 (註四十四)。

三 輿地學

「天圓地方」爲我國古人具有的觀念，至明季，這觀念猶存，利瑪竇在啓聖時，寓所內置有地球儀，對參觀的人詳爲講解說明，廣東人梁首先知道圓之說，後利氏著乾坤圖說，將世界兩半球分列。坤輿圖說首冊多達天文地理的學說 (註四十五)。是爲天文地理的輸入。

利瑪竇在肇慶時，創製萬國輿圖 (註四十六)，中附華文註解，分世界爲五大洲，我國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後利氏在南京重校此圖，版本放大。南懷仁的坤輿圖說，述地理地質等學；蔣友仁 (Michael Benoit 法) 的坤輿圖說，述歐白尼 (Copernicus 1473-1543) 地動的原理，爲地動學說傳入我國之始 (四十七)。以上爲世界地理的輸入。

清朝在中國文化上所放的異彩，爲中國全國輿圖的繪成；康熙於四十七年 (一七〇八) 諭西教士，分赴蒙古各郡，中國各省，繪覽山水城郭，用西學量法，繪畫地理。五十六年 (一七一七) 各省地圖繪成，自管 (P. Joseph Bouvet 法) 等繪成總圖一幅，併將各省分圖進呈，名曰「皇輿全覽圖」。於是此全國輿圖流傳全國。——是爲我國有全國輿圖之始 (註四十八)。

四 砲術

明天啓二年 (一六二二) 遼邊告急，都讓令教士羅德華 (Jean de Rocha 葡人) 陽瑪諾 (Emanuel Dias 葡人) 龍帝瓦 (Nicolaus Longobardi 西人) 等，製造鉄砲，並招募澳門精明火砲的西洋人來內地協助攻擊。崇禎三年 (一六三〇)，龍華民軍方濟 (Francisco Sambiano 意人) 奉旨招請龍華等集資捐助大砲；教士陸若澤 (Jean Rodriguez 意人) 及西紳公沙地西勞 (Gonzalvus Teixeira 西班牙人) 自澳門運領其本國人，攜帶鉄砲，前來效力；在甯南涿州等處助戰，屢次退敵。崇禎十三年 (一六四〇) 令湯若望將西法傳授兵仗局內監；湯氏先歸購砲二十門，大者重一千二百斤，小者三百斤，帝派大臣驗放，驗砲堅精利用，有裨戎行，乃再

譯五百門(註四十九)。

湯氏校焦錫譯火攻緊要一書，詳述各式火器的製造法，運用法，按圖法，以及子彈火礮火箭地雷的製造法。

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南懷仁先後造成大小礮二百具，機又鼓神威砲二百四十門。二十一年進呈神威圖說，說明銃砲之術(註五十)。

五 物理學

李之藻從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 意人)講泰西水法一書，述取火著水等力學機械；為物理學輸入我國之始。

湯若望的望遠鏡，詳解光線透的屈折，凹鏡散光凸鏡聚光，凹凸鏡相合以放大物像各現象的原理以及鏡的用法製法；為光學輸入我國之始。

郭玉函(Joan Terrenz 瑞士人)授王徵遠西奇器圖說，述車心並重滑及積杆車輪軸斜面之理，又以圖解之；為西方力學最初的輸入。

我國學者當時受西說影響而著物理學書籍者，有方以智的物理小識，戴震的風旋車記和自轉車記。

六 醫學

卡內羅(Melchior Carneiro 爲西藥輸入中國的第一人，已如上述。其在澳門，西洋醫藥愈爲發達，印尤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下卷漢番醫

肥載：「在澳醫醫院有安步呢，以外科積名久。」又說：「藥譜有蘇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荷以瓶計；水片油，以瓶計。」又說：「別

爲醫人廟於澳之東，醫者數人。凡夷人蜂窠飛獨，有疾不能治療者，許就廟醫。……有發瘋寺，內居瘋者，外衛以兵，月有祭。」現在這「醫人廟」，每天仍醫人，然華人亦醫，沒有藥效之別了；澳門華人仍稱之爲「醫人廟」。

張星燾謂：「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會努力輸入西洋醫學，無記載可考。」(註五十一)「遺蹟實不虛然」(註五十二)，郭玉函於一六

二一年到中國，也長於天文學數學和醫學，他在中國最大的工作是修改日曆，對於醫學也有相當的貢獻，他所著的人身軀說，是人類解剖學傳入中國最早的著作。卜彌格(Michael Boym 波蘭人)也到過中國(由廣東入

廣西傳教)在醫學上有關於腺得否本同簡車藥物圖明的著作貢獻。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法人)也有關於醫學上的翻譯，最著名的和自進用滿文翻譯 Dierme 的人體解剖學。羅德先(Bernard Rhodes 何國人待考)到中國行醫，很得信仰，曾爲內廷治病，因獲賞而聘爲御醫。羅傑忠(Jean Joseph Cassa 意人)精於醫術，也曾被召爲內廷治病。此外如艾儒畹的西方藥紀醫學錄，熊三拔的泰西水結冰法附錄對於西洋醫學上所用的藥書，都有相當的介紹(註五十三)。

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聖祖偶染瘧疾，劉應(Jacques de Visitation 法人)法若(Joan de Foucaud 法人)等以金龜納治癒其病(註五十四)，是金龜納子當時已輸入中國。

七 美術

羅明堅在廣州時，曾將意國的美術印刷品公開陳列，任人展覽(註五十五)，這些印刷品不特令人奇異印工的美妙，裝釘的美麗，內中磁生動的圖畫，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利瑪竇在登慶繁的教堂內，掛着一張手抱嬰兒耶穌的聖母像(註五十六)，大概這聖母像是由東方各博而日亞會的修士仿照羅馬聖母堂內著名的聖路加聖母像繪成(Madonnade St. Luc)

(註五十七)聖觀的來賓，在一見之下，便極力贊許「色調的調和，與筆法的生動」(註五十八)。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利瑪竇入貢方物，內有天主像一幀，聖母像二幀，爲最初傳入中國的西洋美術品。利氏

以後，教士多挾西洋美術品而來，而西洋的彫板圖畫，亦隨之而入中土，今可考者，僅程大猷羅星中收有西洋宗教畫四幅，並附羅馬法音。崇禎二年(一六二九)畢方濟著諸答書二書，言及西洋畫及彫板之術。郎世寧(Jos. Chardin 意人)善畫，工翎毛花卉，本西法而參以中法。乾隆三十

年(一七六五)年鳴爾及四郎既平，因著之丹青，獲當時供奉畫院的西教士，爲之作圖，並送法國聯誼，三十七年(一七七四)刻成，送與中國。

中國畫家頗受西畫，以其具陰陽明暗，強弱若生；當時受其薰陶，有用西法，有純習西畫的，如曾波臣，焦秉正，冷梅，唐岱，陳牧等是

(註五十九)。西教士「按其技能於公卿大夫之間，煥動朝野，使閉關自守之中國，對於西洋藝術及科學之優良具有深遠之印像」(註六十)。華

變家沈南頗亦稍知西法，沈氏于一七三一年流寓長崎，而西洋畫風遂更被至於日本。

八 建築

利瑪竇在順慶築的西式寓所，為廣東西洋建築物之始；其時澳門為西教士聚居之地，西洋建築物遂林立於此，最著的是聖保羅大教堂，和耶穌聖心堂，前者（俗稱之為「大三巴」或「三巴寺」，即 *Sant Paul's* 的譯音）和 *Church* 的譯音相合而成，此堂建于一六零二年，後于一八三五年燬於火（註六十一），然其牌坊式之正面至今仍然存在；後者俗稱之為「三巴仔」（所以別於「大三巴」之故），此堂建於一七四八年，現仍全座完整，美麗如昔。

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北京於時臺局重建天主堂，順治開難修，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重建，為北京有西洋建築物之始。

其後採用西式而為世界所僥稱的，是圓明園的西洋建築；圓明園學自明季，康熙兩朝，復加宏廓，咸豐十年（一八六〇）為英法聯軍所毀。當時圓明園工程，創建宮殿，以及井園上的勁勢，欄柱上的繪畫，屏風上彫刻的甲冑，徽章等，皆為意大利天主教的裝飾（註六十二）；此園中的亞塔和萬壽山中的銅塔，尤為富麗巧妙，精工秀絕；這些工程，是由王致誠（*Jean Denis Athert* 意人）和郎世甯所計畫與指導（註六十三）。

滿清歐洲文化自明末輸入中國至今已三百餘年，廣東首當其衝，是廣東人得風氣之先，思想不變，優于他省，獨惜當時民衆以玩好娛目為快，官吏以誅求霸佔為事（如羅展經判節彌之佔利瑪竇寓所），致未能加速歐化的輸入，殊為憾事，至若明清開歐化的首先輸入於廣東者，皆為主教教士之功，常人鮮知之或注意及之，筆者竊以一知所得，獻給有心鄉邦文化的人研究。

- (註一) 陳恭綽著中國近代史上卷二九頁。
- (註二) *Monumenta Xaveriana* (dans la collection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s Jesu*) I. 375.
- (註三) 顧一山著清代通史上冊五七五頁，謂利瑪竇「先以數學地理等科學之思想灌輸人士，乘暇始說教」。
- (註四) 羅氏清代通史上冊五七四頁。

- (註五) *Al. Hrou S. J., S. Francois Xavier, Paris 1923, t. 2, p. 69.*
- (註六) *Monumenta Xaveriana* I. 725, 738.
- (註七) *Cron Sant F. de Xavier, II. p. p. 327, 328.*
- (註八) 他於于一五六八年五月一日，由馬六甲起程，並不是如同 *Son* 所說的在一五七八年。
- (註九) *Matteo Ricci, S. J., Opere storiche, editee par Le P. Tacchi-Venturi, S. J., Macerata, 1911-1913, I. 106 註 2.*
- (註十) *Lettre de 1576 dans Lettres, 215, 217.*
- (註十一) *Early days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 Soc 1931, p. 2. 1922-1923, p. 53.*
- (註十二) *Momilio, p. 47, of Colombran, 35-38; replacement des Cascada Misericordia, - C. A. Moratito de Javaya, His foric Macau, Hong-Kong 1902.*
- (註十三) 在耶穌會的醫院中，有許多 *Mrs. Camero* 的禮物；這些禮物，都在他的遺像前供奉着；在德仁愛醫院的屋頂前，還有他的肖像，以作永久的紀念。
- (註十四) *Frister S. J., Notices biograph. No. 7, 8.*
- (註十五) 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p. 2, 418.*
- (註十六) 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p. 2, 431; 1, 131.*
- (註十七) 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p. 2, 507.* 利瑪竇有這樣的話：「不應該過于妄自立異。」
- (註十八) 在一五八四年，仍由北京到中國正史十部。
- (註十九) 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p. 2, 30; 及見(註二)所引的 Monumenta, p. 159, 161.*
- (註二十) 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p. 2, 30.*
- (註二十一) 見(註二)的 *Monumenta, p. 1, 175.*
- (註二十二) 此書印成單行本，其原係范禮安在一五八三年六月十三日以前所印的華沙略略行賣的一部份。
- (註二十三) 有人想此係一五六六及一五七九所印的坤輿全圖變化行著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二七七頁。
- (註二十四) *Leiro edition car tarasime*
- (註二十五) *合(註二十六)書二七二頁。*
- (註二十六) *Giles,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Worldmaps of Father Ricci, Geog. Journal 1919, p. 267.*
- (註二十七) (註九) *Matteo Ricci, p. 1, 143.* 一定是在一五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
- (註二十八) 見(註九) *Matteo Ricci, p. 2, 417.* 譯文見萬寶雜誌五卷三四號七八頁。

勞儀 地平儀 黃赤金儀	橫赤金儀 直主表 地平表	立平表 通光表 十字表	瓦天星儀 渾天星儀	地平儀 日晷儀 望遠鏡 赤道經緯儀	紀利安 天體儀 地平經緯儀	戴進賢 環衛推反儀	南懷仁 黃道經緯儀 赤道經緯儀	湯若望 地平儀 日晷儀	利瑪竇 乾坤圖 渾天儀 長曆補註 渾天儀說	孟三德 長曆補註 渾天儀說
崇禎七年 (一六三四)	崇禎七年 (一六三四)	崇禎七年 (一六三四)	順治元年 (一六四四)	康熙十三年 (一六七四)	康熙五十四年 (一七一五)	乾隆十九年 (一七五四)	各一件	各一件	各一件	各一件
以上各件 係李經天進	以上各件 係李經天進	以上各件 係李經天進	以上各件 係李經天進	以上各件 係李經天進	此儀合衆 儀及地而 成其用尤 便	此儀合衆 儀及地而 成其用尤 便	各一件	各一件	各一件	各一件

附表二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對天文學的著述

簡我白書 蘇霖等指 戴進賢	南懷仁	湯若望	羅雅谷	鄧錫珪	簡我白書 蘇霖等指 戴進賢	南懷仁	湯若望	羅雅谷	鄧錫珪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曆法考源 萬年曆
七二一 七二二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七二一 七二二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一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八八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四四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六十年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六十年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六十年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六十年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六十年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六十年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六十年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六十年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六十年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六十年
律曆源之一節	又名預推七政交 食表	爲進呈清廷崇禎 曆書之提要	爲進呈清廷崇禎 曆書之提要	爲進呈清廷崇禎 曆書之提要	律曆源之一節	又名預推七政交 食表	爲進呈清廷崇禎 曆書之提要	爲進呈清廷崇禎 曆書之提要	爲進呈清廷崇禎 曆書之提要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鍾名儀製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各省地圖繪成即繪

明萬曆年間我國學者仿西教士原著所刊之世

明萬曆年間我國學者仿西教士原著所刊之世

明萬曆年間我國學者仿西教士原著所刊之世

明萬曆年間我國學者仿西教士原著所刊之世

明萬曆年間我國學者仿西教士原著所刊之世

明萬曆年間我國學者仿西教士原著所刊之世

明萬曆年間我國學者仿西教士原著所刊之世

明萬曆年間我國學者仿西教士原著所刊之世

明萬曆年間我國學者仿西教士原著所刊之世

明萬曆年間我國學者仿西教士原著所刊之世

宗教的起源

項退結

誰也知道宗教是人類社會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人們對它的態度雖極不一致，但它的存在却是一件事實。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以簡單方式對宗教的起源作學理上的研究。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各種不同解釋以前，我們不妨先對宗教下一個定義。根據一般學者的看法，何宗教以內，都有下列幾個共同因素：第一、相信超出人類以上的力量。第二、對此超人力量的從屬意識。第三、和它發生關係。此外，在各種不同宗教之中，我們都可找到若干信條、規律和儀式。因此摩里斯詹士脫羅 (Morris Jastrow) 在「宗教之研究」一書中對宗教所下的定義如下：「對於人類受其從屬的超羣力量的信仰，由此而產生某種機構，行動和規律，目的是與此超人力量發生關係。」這個定義頗能概括說明宗教的事實，所以我們不妨採用它。

學者對於宗教起源的解釋則不一致，為清析計，可以把它們歸納為進化論的解釋，心理學家的解釋和宗教家的解釋三大支流。進化論的解釋利用實驗科學的方法，搜集許多有關宗教的資料，用以推測宗教的起源，其特徵是格外注重宗教的外形、心理學的解釋，視宗教為心理現象的一種，從人類心理的深處去探究宗教的起源。至於宗教家的解釋，則認宗教起源於神的客觀存在，以及人類對神的自然信念。現在我們試對這三種解釋

予以簡單的研究。

一、進化論的解釋

我們知道進化論起初只限於生物的範圍，後來經斯賓塞 (Spencer) 等從而推廣，遂一變而成為普遍性的理論，舉凡社會、國家、民族、經濟，凡是宇宙間的一切，都可用進化論去解釋，宗教自然也不能例外。進化論對宗教的解釋又可分為精靈論、巫術論、自然論、社會論、唯物史觀各派。今試逐一加以敘述並與以簡單的批判。

1、精靈論 (Animism)

這種學說之所以能引起一般學者的注意當時功於泰曼 (Burnett Tylor) 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一書。泰曼以為靈魂的觀念，起因於睡死或夢境。睡眠和死亡，使人相信是靈魂暫時或永久離開肉體所致；奇異的夢境，更使原始時期的人相信是靈魂離開肉體的個別行動。他們又把靈魂的觀念逐漸擴張至動物植物，甚至其他一切事物，以為一切都像人類一般地具有生命，由是而產生種種精靈——塔伯 (Taboo) 這種情形，我們在小孩子身上往往可以見到，當他被桌子撞倒時，就會伸手去打桌子，以為桌子也是生活的東西。根據進化論原則，個體演變，就是種族演變的縮小，因此小孩子把桌子當作生活的東西這件事，正是原始人類所

遺留下來的痕跡。原始人們相信人死後靈魂不死，於是對死去的祖先就有了種種崇拜儀式，漸漸地靈魂的觀念逐漸變成完全和肉體不發生關係的「精靈」。這些精靈能夠附在任何事物上干涉人類的職務，拜物教 (Fetichism) 就由此產生，而水、河、樹木、動物等也都被認為有神祇附著，這種逐漸演變成多神教。與人有利而自然力量使人相信是善神的措置，而對人不利的自然力量就使人相信有惡神在作怪，善惡二元論就起因此，一神論則是在很久很久以後纔演變成功的。今日各種宗教莫不起源於原始時代的精靈崇拜。

精靈論曾一度有過它的黃金時代，受到一般學者的擁護，可是進一步的研究却使它的學理日漸下降，這件事在安德烈斯 (Andrew Lang) 身上更形顯著，郎氏起初原是泰曼學說的忠實信徒，但當他見到大洋洲傳教士關於該地原始民族宗教信仰的報告以後，就對精靈論大起懷疑。於是他自己加探研究，終於他確定任何被目為原始民族的野蠻人民，都相信一個最高造物主——「公文」(Civili-Brahma) 的存在，而精靈不如泰曼氏所說的靈相信一些「精靈」。並且，一如斯賓塞 (Spencer) 所批評的，泰曼所說的原始人民的智力程度已不及動物；動物已很能辨別生物和非生物，而原始人民竟不辨別。據一位曾和非洲「原始人民」相處達二十年之久的騰尼 (Tanni)

的研究，「萬物都具精靈」說在原始人心目中，祇不過是一個有趣的奇話，大家拿它來開玩笑而已。無論怎樣愚笨的野蠻人，也不會相信太陽真是一個男人，月亮是他的妻子，其他星辰是他們倆的兒子，閃電是一隻鳥……此外，小孩子被擁擠而伸手去打菓子這件事，也不難用另一種方式去解釋。正如杜拜根（Duchayon）所說的，我人受到痛楚以後，就會設法發洩自己心中的氣憤，不但小孩子如此，成人也未嘗不如是。家庭中夫妻吵鬧來往，會把碗盤盆子等摔在地上，誰說他們相信碗碟等物件附有「精靈」呢？爲了精靈論的證據不充足，所以現在學者大都已放棄這種解釋。

（一）、巫術論（Magism）

創此說最力者應推弗拉才氏（Frazer），他以爲精靈還不是原始人民最初的信仰，最初的人祇相信一種超人而無人格性的神秘力量，人類能够用巫術去利用它。精靈的觀念是在巫術失敗之後纔產生的。譬如說原始人想用巫術去治病，但是如果實際上病人竟一命嗚呼的話，這就使它失却人們的信仰，而精靈作祟的觀念也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取而代之」了。

弗拉才氏用以支持巫術論的，是巫術在原始人民中普遍存在的這樁事實：據他說，在大洋洲中的若干原始人民，並沒有比較完備的宗教，可是却都相信巫術。然而這種弗氏所舉的事實並不完全正確；根據上文說過的安德肋郎和羅厄二氏，以及當代權威學者史密特（Smyth）的研究，這些表面上似乎是沒有宗教的原始人民，會子

裏却有很深刻的宗教觀念。據他們的研究，巫術觀念反似乎比宗教的退化所致。宗教是甘心從屬於超人力量的，而巫術却要去磨倒超人力量，二者簡直是互相反對互相排斥的。至少它不足以解釋宗教的起源。

（二）、自然論（Naturalism）

這是孔德（A. Comte）的主張，他以爲宗教起源於原始人類的長慢自然。他們面臨着大自然的種種可怖的景像，如颶風霹靂等等，覺得自己的渺小和無能，而恐懼大自然的威尊，於是就幻想自然界中有神秘力量的存在。這個幻想逐漸演進，遂成爲精靈存在的信念，以後再由多神而進於一神。這是人類歷史的第一期，人類在那時把自然現象的原因歸諸超人事物，故稱神學時期。後來人類日進，人類便用形而上學觀念去解釋自然，這種就進入歷史的第二期——形而上學時期。但是形而上學的觀念，其弊在浮泛無實理，不能澈底滿足人類的求知慾。最後隨着科學的發明，人類能够用科學的實據去解釋自然，這樣就進入歷史的第三期——實證時期或科學時期。依據孔德的見解，宗教是人類在進化途中所必經的一站，但在目前它早已不適用，因爲人類已經過神學，形而上學兩個時期，而進到實證時期了。

孔德的主張也曾盛行一時，我國知識界宗之者甚夥。事實上原始人類因着知識的淺陋而相信大自然的種種力量，這也未始不是一件可能的事，但它是否就能解釋宗教的起源呢，這却是很難說定的。因爲第一我人並不能證明最初的宗教完全產自恐懼和無知。而所謂神學，形而上學和

實證三期，也不過是孔德個人的感想，我人並不能用歷史方法確實證明。其次據孔德所云宗教既由恐懼和無知而產生，那末現在我人既已到達實證時期，宗教當然應當消失；至少那些科學家總不會在歷史第一期的法寶——宗教中打圈子。可是實際上却並不如此。根據愛彌爾（A. S. Emile）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在科學進展上的地位」一書中的統計，在十九世紀的四三位知名的科學家之中，無神派只佔十六名，十五名對宗教取無可無不可或不可知態度，三十四名的態度不明，最大多數——三六七名却是宗教信仰的。試問這件事又將何以解釋？此外孔德所云人類進化的程序是從神學，形而上學到實證時期，這點猶諸人類認識的形點，似乎恰和事實相違。在某種意義之下，人類的確是在進化着，尤其是在知識上面進化着。但是人類知識的形點是否是不可捉摸的神呢？換句話說，原始人類在去獲得感官經驗以前，是否馬上就會想到有所謂「神」的存在呢？由於普遍的經驗，我們知道最能使人發生興趣的是那些可用感官直接經驗的東西，經過了進一步的反省之後機會體味形而上的真理。（請參看本月新一卷二期卜相賢著科學與哲學一文中十七、十八二頁）神的觀念往往是最後纔能領會，這件事的最顯著的例子要算是當代思想領袖格羅特

，他的「研究科學，尤須心於數學，後來轉向形而上學，最後則信仰了宗教。當然我並不是說原始人類就有研究科學的興趣。我真是說：假使二十世紀，進化了的人類的認識興趣是可感性的東西，更何況未開化的原始人類？在這種意義之下

，我們可以說開始人類是質的。當然，他們的粗淺經驗和觀察不足以解釋大自然的謎，於是他們很可能馬上就創出一套形而上學和神學觀念。他們的觀念自不能像現代人所有的那麼清楚，但是他們既是有理性的人類，當然他們思想的要點，也應和我們的思想相同。換句話說，原始人和現代人同樣地是質的，形而上學的，神學的，祇不過清晰程度有深淺罷了。是的，原始時期的人因為知識程度太淺，往往把自然界中那些原可用科學方法解釋的現象，都歸諸於神的直接干預，但我們却不能說他們不會用質和形而上學的方法。實則，後諸人類認識的觀點與其程序，他們所以能相信神的存在，正是他們會用質和形而上學方法的根據，祇不過他們所用的方法是簡陋的幼稚的罷了。至少他們並不是天生的神學專家，這是可以斷言的。

四、社會論 (Sociologism)

社會論也稱團體論 (Totemism) 其創始人是杜耳根 (Durkheim) 自從他發表了「宗教現象的定義」一文以後，社會論就日成一派，從之者頗衆，如萊味白魯 (Levi-Strauss) 毛斯 (Muss) 等等。它的特點是視宗教完全是社會的產物。杜氏反對泰妻的靈論和心理學家對宗教所下的解釋，因為他以為宗教既不是屬於個人範圍的東西，怎麼能用研究個人的方法去研究它呢？他以為個人必須從外形去研究宗教，因為宗教根本是社會現象的一種，而社會也正如其他事物一般，具有特殊的定律。個人應如

同研究物理化學一般地觀察社會的現象並非它的

理想。社會和個人是絕不相稱的兩件事。個人在集合成社會以後，已成為與眾不同的新東西，正如同化學原素化合以後，成為性質不同的物質一般。社會具有個人所不能有的動作和思想。因此那祇以個人的直觀和反。備出發點的心理學，是永遠不能解釋宗教起源的，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因為它原是個人現象不同的社會現象。

杜氏以為宗教的基本因素，並不包括神的觀念，因為事實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就沒有神的觀念。筆者按：佛教的根本教義固是否認神的存在的——或者至少認為不可知，但今日一般佛教徒心目中佛和菩薩，固早已演變成為神的觀念。宗教唯一的本質因素是「神聖」和「世俗」的觀念的分別。因此杜氏對宗教所下的定義如下：「對於神聖事物的信仰和儀式的情感」。這種神聖觀念從何而來的呢？個人，自然，神祇都不能解釋它，那末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它是社會的產物。杜氏所據以支持自己的理論的，是大洋洲中的「原始民族」。這些人們在平時的生活是平淡無奇的，但是一到了聚會的時候，他們就帶起奇異的裝飾狂狂狂狂，彷彿成了另一種全然不同的東西，社會和宗教的意識也就在這種場合之中油然而生。為了要加強他，彼此此舉的基礎是「團體」他們往往用某種動物、植物或某部部落的象徵，稱爲圖騰 (Totem) 這種動物或植物也就似乎和那部部落發生親屬關係，因此他們又把圖騰畫在自已和其他的圖騰上，又因為個人一代一代地傳遞着，唯獨社會是超越的永久的，於是社會和代表

着社會的團體或令人對之發誓「永久不變」和「神聖」的觀念。這固然是有幾個社會的事就是「神聖」，但個人的事就是非神聖。神和神聖的觀念都由於社會意識演變而成，神祇本成社會的象徵，崇拜神祇就是崇拜社會。康德所公認的強制範疇 (Imperant Categories) 並非「實踐理性」(Practical) 而是社會的產物。人類社會絕對需要倫理道德和宗教，但是因為社會時時不息地在進化着，所以宗教和道德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應隨時代轉移變化，每一時代都應富有每一時代的宗教和道德。

杜耳根的功績是能指出心理學家所重視或否認的宗教的社會價值，以及它對人類的需要性。但佛所說宗教和道德是社會的產物，宗教祇包括神聖觀念，團體是一切宗教的起源等等，却欠有堅固的根據。因為第一，社會和個人是絕對不相同的東西，這祇是杜氏的幻想。化學元素能成爲性質不同的化合物，已由實驗事實。人類集合成社會以後，是否也化學元素一般地失去了個人固有的特性呢？事實告訴我們並不是如此。誰也不否認社會有它的特點，以及特殊的管理方式。可是它卻決不能取消個人的人格，個人並沒有盲目聯合社會的義務或必然性。根據維耳爾迪 (Verkauf) 的研究，神聖的觀念——藉由社會創造以後傳給個人，反往往起源於若干出類拔萃的個人，由他們運轉到社會中去。原一告訴我們，傑出的個人，往往能够轉移社會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誰說他們的人格早已消失在社會以內呢

而且宗教和道德也未始不可和社會分離，儘管在山野中的獨居者，也可能有他們的道德和宗教。其次國權宗教既在大洋洲若干原始人民中通行着，由這件特殊事實而下一個一切宗教都起源於此的結論，這是不合邏輯的。而且學者對國權的見解也頗不一致：泰雲以為是祖先崇拜的一種，起因於認祖宗精神投生於國權。另有人以為國權是原始人民所求的保障，世為藉此可避禍得福。也有以為國權不過是用以區別各部落的標誌，正如同愛國共和黨用白象作黨的標誌一般，並沒有什麼神秘意味。此外杜氏「道德是社會的產物」的論調，往往容易使人忽視個人的價值和基本權利。社會和國家的目的是為促進維護全體公益和人類所應享受的基本權利，如此說來反而變成吃人的怪物。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便起因於此。「道德隨時代變遷」，也和事實不合。誠然，道德行為的表現有時隨時代而異，例如野蠻人有以殺死年老的父母為道德者。但與其其實，他們所以這樣做的緣故，是為想這可以給兒女老年時痛苦的年月，歸根說來他們還是在實行着孝道。道德的根本原則，如行善避惡忠孝正義等是不會變更的。人們雖能個別行地而「設法滅滅這惡賦的「天理良心」，但無疑地這番心計是徒然枉費的。

五、唯物史觀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這是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斯 (Marx) 的見解。他以為任何歷史或社會現象，都可用經濟制度

去解釋。宗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物，是統治者和資本家階級勞力階級和農人階級口，又是下層階級在痛苦中從連續尋求慰藉的鴉片。以上就是馬克斯對宗教起源所解釋的一個梗概。

這種理論在我國似乎很佔一部份勢力，但可惜它卻沒有科學的價值，因為沒有客觀事實做基礎。所以我們在這裏不多費唇舌去說它，我們祇舉出以下二點：第一，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對宗教的解釋根本是唯主。科學的必然結論，其明顯和獨見的成份幾乎佔其理論之大半。事實上經濟制度並不能解釋人類的全部歷史，更不能解釋宗教的起源，相反的，宗教往往能改進社會經濟制度，給與社會以新的動力。例如基督教取消了古羅馬時代的奴隸制度，恢復了人類間應有的平等。教宗良第十三的勞工通諭，改訂了勞工階級所應享的待遇。類似的事實不可勝數，這裏不過舉幾個而已。其次，若平心靜氣地考察低級的「野蠻宗教」，事實上誰會做了統治者的工具，可是，動的宗教（見下文）却往往給與統治者以種種限制，要他們盡各種他們所不圖盡的「附屬」的義務，不許他們越出權限去干涉人民所應享的權利。它在有關宗教的事務上，往往表示自己處於超然地位，不能受任何外力的干預。在宗教的觀點之下，帝王和人民是一律平等的，資本家或勞工階級都應履行宗教和倫理的義務。凡此一切無疑地是對統治階級不利的事。假使宗教是他們所創造出來的話，那真是自取滅亡，愚妄得可憐了。

上述的五種解釋各不同，但是都有共通的一點，那就是都以進化論為前提，以為此間一切在開始時，一定非常簡單，比較複雜的現象則一定是由這些簡單進化而成。把這個原則貼合到宗教身上，於是就把一些最粗陋的野蠻民族的宗教或某種宗教的變態，視為任何宗教的起源。可是這種態度却是違反科學的，因為科學方法之於基本事實要的一點，是不帶任何成見，以客觀方式去研討事實，並完全根據事實立論。上述數種解釋，莫不如此。他們所用的主要方法，大致都是比較法，這種方法本身原是很科學的，但是如果把比較所得都勉強地納入進化論中，這就不行了。他們往往把某項特殊現象當作常規定律，例如把某一地的神靈圖騰等觀念當作宗教的普遍原理。他們又往往把反常的事當作正常，例如把巫術和神話當作宗教本身。他們所說的「原始人民」，也不過是殘存於偏僻之地的未開化民族。其實現代的未開化民族，是否就可代表古代的原始人民，這是值得研究的。誰敢一口咬定他們絕不會有過受變的歷史？抑或不然，至少「這未開化民族——古代原始人民」的方程式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它沒有科學根據，而完全是以進化論為立足點的。但是我們再知道，直到現在生物學的進化論還沒有成為科學事實。這就是說尚未曾完全脫離宗教的範疇。至於野蠻的進化論，則更本是一個純粹的假設。此外他們又往往把界有一些近似的東西，硬很牽強地視為完全相同，例如說基督教的聖酒就是古代飲神血的遺跡，說舊約和基督教教義是國權的遺跡，聖父聖子及復

活的概念是由於月亮面所造成等。凡此一切都未免太獨斷太空口說白話。你可以毫無根據地作這樣的肯定，人們又何嘗不可以毫無根據地作否認。至於馬克斯斯在唯物史觀中對宗教的解釋，其獨斷氣息尤其厲害，因此學者對之幾都取事不足論的態度。祇有那些一味以鼓吹階級鬥爭為事的人，才肯死心貼地把它拿來當護身符。

二、心理學的解釋

上面我們會說過社會學竭力反對用心理學方法去研究宗教，因為他以為宗教根本是社會的產物，而心理學卻太注重個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亨利·柏格森等（Henry Bergson）却反對這種主張。他們以為宗教起源於內心的直覺，以後纔表現於社會，所以應視為心理現象。因此他們致力於研究著名宗教家尤其是神秘家（Mystic）的心理。心理學對宗教起源的解釋也有數種：一種是把宗教心理歸入錯覺和病態；另一種承認宗教心理的正常性和實用價值，但否認它的客觀價值；最後又有人承認宗教心理不但有實用價值，而且還有它的客觀價值。現在試逐一加以敘述。

一、心理的錯覺

此說的代表人物是謝乃（Pierre Janet）斐特（J.H. Leuba）和弗裏特（Freud）。斐特則以為宗教起源於若干神經衰弱人的幻想。斐特則以為宗教起源於生理上的幸福要求：每個人都感到需要幸福和情感的立足點，以及思想一元化的

必要。當人們把這些需要的滿足變為某種人格性的力量——神的時候，就產生了宗教。弗裏特的主張和斐特大同小異，他以為宗教情感根本上就是性慾的一種，祇不過比較高尚一些而已。其實，在藝術或宗教上面追求滿足，與追求肉慾的滿足，根本上是同一的滿足，祇不過所用的方法不同而已。

心理的錯覺說雖然也能解釋一些宗教的變態，但卻不能解釋任何宗教現象。誰也知道宗教為全人類所共有的普遍現象，把這種普遍的事歸入心理的錯覺或變態，未免對人類的估價太低一些。其次這種解釋視宗教為純粹情感的作用，但是我們得知道，情感在宗教中所佔的地位却並非最高的，最主要的是思想和意志的地位。而且有時宗教所命令的，絲毫也不能同情感以滿足，甚至竟根本和情感要求相反。此外，宗教的神秘家和精神病患者之間具有很顯著的差異：前者的頭腦是冷靜的，情感是正常的，意志有堅強的自制力，而對社會發生很好的影響；後者則恰恰相反。斐特和弗裏特所說宗教情感與生理需要或性慾的相似是事實，但相似和同一間的距離却正不可以道里計。的確，宗教家對神的愛，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對真的愛，二性間的愛，共產黨子和實子間的引力，這一切都有著某種相似點，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這種相似卻祇是類比。我們說獅子是群獸之王時，意思祇是說獅子對群獸的關係，有些類似人間帝王對人民的關係

。假使我們要用數學公式來表示，可以寫作：獅子：帝王。但是誰也知道比例公式之用的弊病，祇能代表類比的相似性，再如1:2=4:8這個公式中等號的意義絕不相同。獅子與獅獸的關係決不和帝王對人民的關係完全相同。同樣地，無知物質的吸引力和性愛以及科學家等對真的愛，其間也祇有類比相同點。其實，物質之間的吸引力是盲目的，無知的。性愛或其他覺性的愛是感覺作基礎的。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等對真的愛是理性的，他們以理智的慧眼認識了常人所未見的真的美，這才引之發生迫切的愛好。宗教家對神的愛則往往基於「超」理性以上的信仰。明顯地，無知物質的吸引力和性愛的愛，二者是不同本質的。感覺的吸引力和理性的愛也絕不相同。而理性的愛和基於信仰的「超自然」的愛又屬於兩個不同範疇。所以我們決不能因著一些相似點就貿然說它們完全相同。

二、詹姆斯的下意識

凡是稍知現代心理學的人，都知道詹姆斯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和實用主義哲學家。他以客觀態度研究了许多宗教神秘家的傳記和著作，如聖勞濟，約翰·牟尼，聖女德蘭等，藉此測出他們的心理。他發覺宗教神秘家和神經失常的人中間有極大的分別，因此他認為神秘家的心理是正常的。但是何以他們以會有人所沒有的神奇感覺呢？對此他下意識來解釋。他在「宗教經驗」一書中說：「過去二十年中所流行的心理學以為祇有曾在我們意識中出現過的清楚或曖昧，中樞或未

情精神活動是實在的，過此以往就絕對沒有心理事實的存在。心理學自從開始到現在的進展，我以為是一八八六年的發現，那就是：在通常意識範圍以外，至少在若干人身上，尚有另外一種超越意識的存在。這個發現，至少在我眼中，是心理學的一個無價的進展，因為它替我們揭開了直到如今未曾有人猜測過的人性的特點。這道超越意識，也即所謂下意识雖然進入通常意識境界時，就構成了神秘感覺，也即神學家所說的「神的活動或啓示」。個人的宗教經驗就是一切宗教的好處所由泉源。神學和宗教規律不過是一些表現這些經驗的次要因素。當人對這些經驗不能徹底理解，因為沒有神學家所特有的經驗。「這正如同唯有愛好音樂的人才會理解音樂，唯有親身體驗過愛的人才會了解什麼叫做愛。」正因為宗教經驗始終存在的緣故，所以宗教絕不會有走入滅亡之途的一天。宗教又是改造社會的最可貴的力量，它使人有倫理上的她氣英質。宗教中所尊為的聖人，對於他生時的社會却並不適合，因此每不為當代人所瞭解，但他們却適合於他們所準備的更完備的社會。大眾人是人類中的英雄和勝利者，小聖人至少是未來社會的先知先覺者。類乎此的詹姆斯士揚宗教和聖者所說的話，我們把它們集攏在一起，幾乎可以編成一首宗教的讚美歌詞。

但是詹姆斯士所承認的宗教價值，却只限於實用範圍以內。宗教對社會的利益固不可沒沒，但是否具有客觀價值呢？對此詹氏就含糊其詞了。在他的眼中，任何理論的價值都當訴諸實用：即凡有用的理論就是真理，而那些玄妙不能見諸實用的理論，包括形而上學的神的觀念，都沒有價值可言。他以為人類因宗教能夠發覺見到通常意識以上的「真我」——「超越意識」：「這超越的「真我」普遍是在下意识中，它超過通常的「我」，同時却又是「我」的一部份。當這超越意識在「我」身上被發覺時，就構成了「宗教經驗」，也就是神學家所說的「神人相通」。在這種意識之下，詹氏說宗教經驗是正常的，實在的，因為真我有一種「超人」，即超出通常意識的質——「超越意識」存在。

詹姆斯士對於宗教的見解，無疑地是具有很不可磨滅的功績的。他的分析是極週密，態度又那麼公正不偏而頗有風趣，因此頗博得一般學者的好評。他反對宗教的社會解釋，因為這種解釋太浮面化；他知道去觀察最下等的宗教現象，並且既見到它的外形，却不知道去觀察高等的宗教，更不知道觀察它的個中真我，這豈不是「假鑽石」？他又反對那些認心理現象即生理現象的過份的英國經驗主義者，他的意思是：心理現象有其固有特點，不可和生理現象混為一談。他承認宗教經驗的實在價值，持不把宗教經驗列入精神病現象的主張。對於宗教的實用價值，他也固性置其大觀。總之，除去若干受實用主義影響的缺點以外，詹氏的見解頗能表現出學界所應有的不偏不倚的態度。

雖然如此詹氏的解釋却並非沒有大缺點最重要的下述二點：第一，他過分着眼於所謂「宗教經驗」，而忽視它的理論。詹姆斯（Hort）在「現代哲學」一書中說的好：取消了宗教的理論，宗教經驗根本也不能立足。他又太重視精神病患者，把天才和精弱患者混為一談，因為二者都有練熟的思潮和活動力量。實則精神病患者的思潮是沒有實質的，動作是無意識的。天才的思潮却是有實質的，動作是無意識的。天才來自清新的認識。詹氏很敏，把宗教神祕和精神病患者連在一起講，但是他却始終沒有提及多瑪斯亞那斯西，他明愛等宗教思想家。正如范西埃（de la Vassiere）所批評的：「詹姆斯的許多結論之中，有一部份已包括在前提以內。例如他既承認宗教理論不談，那末當然只好把宗教列入下意识和不可知之屬了」。其次，他的實用主義哲學迫使他否認宗教中最重要因素——神的客觀價值。口頭上他繼承宗教經驗的實在性，實際上這所謂實在性，不過是下意識在通常意識中的湧現。詹氏的見解和謝乃等視宗教為心理錯覺的見解屬同。當然在一般實用主義哲學家的眼中，一種實際上有用的錯覺，就是當「真理」二字而無特色了。可是事實上，錯覺始終還是錯覺，決不能有一天變成真理。實用主義哲學沒制了人類追求真理的天性，使人把眼光湊近狹窄的實用範圍而忽視客觀真理。詹氏不幸竟做了這「真理的馬虎主義」的犧牲，實令人為之惋惜不止。

三、愛彌兒步脫路 (Emile Boutroux) 的超越需要

步脫路以其宗教起源於社會和個人的論議而

要。有人受了現代科學若干觀點的迷惑，認為宇宙一切都被機械式的定律所支配，以為那刻劃出自然以上，是一個永遠不能實現的夢。可是人類的天性却時時感到超越自然的渴望，小孩子已喜歡對自然界事物放下一種新的模型，以滿足他的創造慾。爲了要表現出自己的力量，有時竟不惜把玩具拆毀。這等自然放上新模型傾向的發展結果，就形成了藝術家類的慾望也是如此，那是永久不能滿足的無底深壑。一個慾望滿足以後，立刻又生出更高的慾望。在母親懷中的嬰孩，已會伸開雙手挪天上的月亮，大了以後人類則要愛情幸福和正義之人的理智也是一樣，喜歡追究一些力所不可及的境界。當人類想要改善他自己本身的時候，他就投身到無限超出他本身以上的實例——神的懷中，這樣就形成了宗教。自然向我們說：「誰也沒有義務去做超過自己的力量。」宗教却對我們說：「你應當超出你自己，所以你一定能够做到。」事實上，宗教能使人做一些在常人眼中似乎是不可能的舉。詹姆斯所說的宗教經驗不但是正常的，並且還有客觀價值，因為人類本身在若干情況之下已是無能爲力，假使他能够被宗教取得他原來所沒有的力量，那一定因爲宗教本身就是超自然力量的神祕泉源。

步脫路的主張和柏格森相若無幾，所以這裏無須多加批評。現在我們且來談談柏格森的意思。

四、柏格森的两个泉源

柏格森關於宗教的見解，我們可以在他所著

「論理和宗教的區別」一書中見到。(此書於一九三一年在巴黎出版)他以為宗教應分作二種不同類，前者可以前基督的宗教爲例，則可稱爲動的宗教。本文中所謂進化論者所崇拜的宗教，就是屬於前一種類的宗教。靜的宗教的思想，柏格森以爲是由於那些爲了要防止個人主義，妨礙社會而造成的寓言和神話。爲什麼這一點，替我們舉出下面這一件心理事實來做比喻。

一位住在三樓的婦人想乘電梯下來。電梯旁邊的柵欄打開着，想自己地她以爲升降機是在樓上。正要踏上升降機時，突然發覺得有人把她向後一推。定睛一看，她恍然大悟會升降機是在下面；但把這推回後面的却毫無其人。這件事當如何解釋呢？——原來當她正要舉起腳來踏空步梯下的一刹那間，在她的理智尚未發出「向後轉」的命令以前，她的本能已使她下意識地向後退了。就在這時她發生被人推向後面的錯覺。

這個故事怎樣能够解釋「靜的宗教」的來源呢？——原始人類所組成的群體社會，往往因着個人的自私自心而發生混亂不安的局面，而每個個人的最後結局又都免不了死。爲了要防止社會發生不安，以及要以心理方法逃避死亡的威脅，他們就向上尋求人一般地幻想出超人的力量，和死後尚能發生存的表現。神話，巫術，圖騰，塔步這一切都由此而生。他們非常重視含有巫術意味的儀式，因爲它能把幻想的神和靈魂「客體化」。事實上，外面所做的動作，很能幫助我們把

這幻或幻想投射到外面去。這種的宗教往往充斥於價值，自相矛盾的成份，跟它又非常複雜，使人感到個人和團體的利益而不計其他，更不能使人類向上進步。所以柏氏稱之爲靜的宗教。

那末什麼樣的宗教呢？柏氏以爲動的宗教和神祕主義是不能分離的。希臘哲學中的新柏拉圖主義，已開始在這本型「超越性的現實」獲得接觸，但這還不是正式的神祕主義，因爲還沒有敬禮哲學家所推崇的對象。印度的神祕主義使人消極，走向「寂滅」之途。祇有基督教的宗教主義，替人類增長新的力量和勇氣。柏氏也像詹姆斯一般地研究了許多天主教認爲聖者的神祕家，如聖女德蘭，聖方濟，聖女貞德等。他發覺這些人們決不是神祕病患者，因爲都有極好的理智生活，意志非常堅強有力，同時却又很謙虛很和氣，他們又善於適應各種不同的環境；凡此一切都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夠做到的。在他們生活過程中雖然也有若干特殊而非正常的現象，可是他們自己對這些現象却並不重視，他們所尋求的唯一目標是「神人意志的合一」。就科學的觀點而言，這些非正常現象和平常容易解釋，因爲它們正從靜的境況到動的境況之「所必需的橋樑」。他們的個性雖具有種種弱點，但在達到了神聖境界以後，就有極大的毅力和勇氣，另一方面他們的心境却又極其平靜坦蕩，沒有半點陰暗自他的神色。這樣消滅而女性的變化究竟是怎样發生的呢？他們既具有正常的精神生活，那末我們當然不能用精神病去解釋。他們原來的個性雖有極大的差異，但在神祕論中所經歷的步驟却不約而同。

我人能否說他們是在互相仿效呢？不。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知識很淺陋，並沒有遇到過其他神祕家的事。即使遇到過，也是經濟於事，因為在他們和歷其境以前，對這樣的事是不能而味了了解的。事實上，許多神學家一味研究這些現象，可是他們之中却很少有人能親身經歷到個中滋味。最後，柏格森所獲的結論是：這一切神祕現象之所以能夠發生，和其所由能相同的最簡單解釋，是因為他們具有同樣的直觀，並與一個客觀實在的實體——神發生玄妙接觸的緣故。當他們把直觀所得的神秘觀念傳與一般民眾時，就產生了宗教的通俗化。神祕家是人類中的先知先覺者，是人類社會向精神進化的動力。所以，他們的宗教應當稱為動的宗教。

有人以為柏格森是主觀論和泛神論者。其實柏格森雖開口閉口不離經驗，卻能在主觀的經驗中發現客觀真理，上文所說他對神的見解已足够證明這一點。他也決不是「個泛神論者，這點他在致萊特代克（P. de Tongueuduc）的信中說得很清楚，他說：「我的「直接經驗所化」（Données immédiates）一書足以說明意志自由的事實，「物質與記憶」一書，我希望它能使入用指去觸摸靈魂。（意思是使人絕對不能懷疑靈魂的存在）「創造的進化」以及一個具有自由意志的神，他是物質和生命的創造者，他的創造力量，直到現在，依舊在種類的進化和每個人的產生這三件事上延續着。（按上述三書都是

柏格森全集）的傑作）這一切都足以使人摒棄一元論，（無論是非唯心或唯物的一元論）和泛神論。根據上述說明，我們可以知道柏格森在哲學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實在論和有神論者，決不是主觀論或泛神論者。

柏格森對於宗教的主張，可以說已集過去各種解釋的大成。他的最大功績，是能夠分清靜的宗教和動的宗教；前者是自私，冥冥，主觀而基於幻想的宗教，後者則是前進而具有客觀基礎的宗教。柏氏的研究完全站在科學的客觀立場，他的態度很公正很週密。他認為原是百分之百的神和靈魂的存在，以及宗教的客觀價值。他在一九四一年死去以前，在遺囑中寫道：「我的反省使我日益接近公教」。他本人雖因某緣故而未受洗禮，但他的女兒却正式皈依了天主教。現在法國駐羅馬教廷大使曾學家馬里且（Marrin）也就是柏氏的高足。但是他的見解却並非盡善盡美：第一，他說人類會歷許久年代停滯在「靜的宗教」的時期，即在目前，那些未開化民族也尚未脫離這個時期。這就是說他們的宗教，完全是幻覺和自私的產物並沒有客觀價值。可是根據許多親身和野蠻民族接觸的學者研究結果，我們知道許多野蠻民族對於神和靈魂的觀念非常崇高，和柏格森所說「動的宗教」，簡直有清晰程度的差別，本質上乃是相同的。像柏格森所說那樣純粹的「靜的宗教」，似乎是並不存在，也沒有存在過。第二神祕主義並非「動的宗教」的唯一形式；許多具有高度宗教生活的人，如聖味

增壽（St. Vincent）等，却未嘗有過神祕現象，誠說他們的宗教就是低級的「靜的宗教」呢？而且神祕主義也不限於個人，事實上基督教會本身也就是一個神祕性的團體，對於這點，柏氏似乎過分著眼於神祕生活較形顯露的個人。此外他走向神祕的途徑雖很科學化，但對於常人却未免太迂迴曲折，高不可攀，試問貴問又有幾個人能夠去做那些費力的心理分析和哲學推考呢？大致說來，柏格森對宗教的見解是頗可取的；無疑地他在這方面的建樹，是大足以垂諸萬世的。

上述兩種見解在宗教以外的人對宗教所下的解釋，現在我們也應尋宗教家自己的見解。他們大都以為宗教是起源於人類天性的需要。人類因理性的引導，已能確知宇宙最高原因的存在，由於面對之發生敬懼，服從，謙遜的心思，宗教也就這樣產生。依照這種解釋，宗教與人類類不能沒有宗教。人類如總是物質與造物者之間的橋樑，代替其他動物類物對造物者表示感激與應有的敬意。野蠻民族的低級宗教，不過是些不無正確和高尚的成分。此外宗教家又大多相信神會親自制定所謂神示的宗教。以上是宗教家對宗教起源自解的一個梗概。

三、宗教家的解釋

過去，宗教家的這種主觀亦被人以爲太形而卜學化，欠有科學的事實為根據，因此一般非宗教

學者往往都以為不屑一談觀之。他們研究了「原始人民」的文化以後，認為這些人民中，有很多是滿宗教的，這樣，宗教家所云「宗教起於人類天性需要」無形中就遭到了極大的打擊。但是自從另一批學者實地加深考察以後，却發覺未開化民族都有很高尚的宗教觀念。上文我們曾說起安德魯郎已因這件事而放棄麥基氏的種說。羅耶氏作此項研究工作的是奧人斯密特 (P. W. Schmidt)，他覺得過去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往往是被一種進化論的偏見所左右，以為凡是一個文化程度低落的民族，一定是因為在進化途中落後所致，因此這個民族在任何一面都「應當是」落後的。帶著這樣的一副有色眼鏡去觀察「原始人民」的宗教，又何怪乎所見到的都是一些不成宗教的宗教呢。(如巫術、精靈等等)斯氏所取的研究步驟，是無所偏執地搜尋觀察事實，以後再分析事實，以取得一個正確的結論。他用這個方法研究了非洲和大洋洲等地的未開化民族，結果他替我們擬定了四種不同類型的原始文化：第一是異族通婚(夫一妻制)的文化，即在非洲短程 (Pyg mae) 及非洲南極民族的文化。第二是性關係與氏族婚制 (Elsam sexual) 的文化。第三是同性關係與氏族婚制的文化。(La civilisation exogame a trois sexes) 那是屬於北極圈一帶人民的文化。包括亞歐以北若干部落，美洲北部的愛斯基摩人等

。第四是大洋洲和非洲的麥基倫 (Bornerand) 文化。以上是我人盡知現在所知最粗陋的四種文化。這些民族都住在大陸中最高而外人不易進去的山嶺，他們所賴以維持生活的食糧，大多取之自然，不知道自己已去耕種，不知道大規模的農墾，也不知道紡織，調製食品，製造陶器等等的，他們的文化和知識程度已低到最低限度了。可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是否與同樣的墮落呢？過去頗有人這樣想。但那些神未開化民族有長期接觸的人們的研究結果，實際上並不如。例如霍爾德 (Howe) 曾在大洋洲原始民族中間作極悠久的居留。起初他也想這些殘部大 (Aranda) 人民是無宗教信仰的，因為許久不能見到他們的宗教表示。直至他住在哪裏的二十年上纔有機會見到他們的宗教儀式，後來據士人對他說，當地人民把宗教信仰視為珍貴的祕寶，輕易不肯讓局外人分享他們祖傳的寶貝。類乎此的例子，斯密特舉得很多。最後他下了這樣兩個結論：第一巫術，精靈或自然崇拜……在原始文化中並不佔最高位置，在若干民族中說根本沒有這一類事的存在。因此我人沒有權利說巫術是組成他們的宗教的基本因素。第二原始人民都相信一個最高實有的存在，稱之為「父親」，他是無形像的，居住在最高最光明的地方，具有無限能力，知道一切事情，同時卻又極其慈祥，極其公正，是最高立法者，又是賞善罰惡的最高審判官。因着對這「最高實有」的信仰，原始人民才有生活的勇氣，彼此之間的友誼關係也得以維持

。他們的宗教生活，實是很高尚很進步，幾乎可與柏格森所說的「動的宗教」相提並論而無愧色。上述斯密特的研究結果，與宗教家的見解不謀而合，實在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斯氏本人雖係天主教神父，但他研究的精確，確定的公正，博得學者的一致贊許。知名學者如 Foy Croobren, Ant. S. 等，對斯氏的意見也表示贊同。因此，在目前，宗教家所持「宗教起源於人性要求」的見解，就科學的觀點而言，也頗有考慮價值。

結 論

上面我們講述了關於宗教起源的各種不同的解釋。大凡是最普遍存在的事實，解釋起來却往往很不容易：正如岡古哲奧古斯丁所云：「時間是什麼？沒有人問我時，我彷彿知道得很清楚，人一問我，我反覺得莫名其妙而噤口無言了。」宗教的起源似乎也屬於這一類的事。但是作者相信，祇要所用的方法是合適的話，人類是很能把這真理的：至少像宗教起源這一類的問題，總不見得像「時間」「空間」那樣玄妙不可言。本文中所述的各位先進學者對此已下了一番極大的努力，他們的成就如何，讀者很可以用客觀態度來衡量一下。至於如果讀者能因本文而引起加深的研究的興趣，那更是作者所熱切期望的了。

雷鳴遠老抗戰記

一八、馬旅長逃跑了

但是戰局是全面的，戰事是多方的。一髮之微，多不足以牽動全身，一人之強，也多不足以轉捩大局，師長是深明於此的，他深知個人的隊伍雖然能何種砲彈，然而在各路皆退之後，個人孤軍一支，是種抗泰山壓頂的，為此他在新關之戰時，一力主張服從命令早日退下。

前而我們也說過：馬旅長和師長相抗辯的情形，雖然師長讓步，馬旅長也終因架不住日寇大軍的壓迫而下撤退了，但是內心究竟是不服氣的，他老是在想，要和日本馬上拼個你死我活，他大概也會夢想「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吧！

在師長演說的時候，他橫眉怒目的排個着，比起那怒目金剛來，還要兇怕，滿臉的鬚鬚，一臉的橫肉，黑紅的臉色，短短的個子，在一看之下，就知道他是一個個性堅強，驍勇善戰的鬥士了。

馬旅長逃跑了？真的？

據說在演講完了之後，師部裡召開了個軍事會議，師長雖然不主強過河去休息，然而因爲在新關一戰損失太大的緣故，又迫得他不能不休息，不能不對自己的隊伍有所補整，馬旅長固執立誓這次轉移的恥辱，願將軍隊立刻開回去，開回前方再向日本作一個殊死戰！師長不答應，他一肚子氣，沒法發洩，於是就想了這種不啻而辭的辦法。

據說：廿日那天，他從洪洞要來了兩部汽車，將所有的私人用品，一概裝載入內，帶着他最親信的副官和勤務，當夜就開往洪洞去了，無疑的第二天就發現了他的失蹤，消息當然首先傳到了師長耳裏，馬旅長是師長的至友，然而他的這一著，却不爲師長所讚稱，不讚稱之外，自然是反對了。

馬旅長逃跑了！

師長告訴了曹神父與立理兄弟這個消息以後，他立刻又請

他們派兩個可靠的信友去乘着汽車抓回馬旅長來，同時他又通知洪洞車站，留意馬旅長其人者。

馬旅長那時已經是少將了，對他除了師長親自可以有所行動而外，又誰敢奈何呢？兩位教友在回來之後，報命說是沒有追上，其實即是追上，又奈何呢？車站上的那些人們，當然也不太注意這事，並且即是注意到也不肯認他的。就在這樣有利的環境之下，英雄不可一世的回教將軍，我們的馬旅長必竟逃到了後方。

旅長這不可一日或缺的，他又招集了全旅士兵，當衆把馬旅長痛罵了一頓，說他不服從命令，說他私自逃走還是罪有該死，也說已經向中央拍電痛罵他，雖然他過去戎馬功勞很多，然而這是不能以功贖罪的，後來又發表了師部寸參謀長性奇爲代理旅長，並發表了次日即將出發的消息。

然而馬旅長究竟怎樣了呢？據說：他並不是逃跑，他從洪洞渡過了黃河，走到當時暫作首都的漢口，到最高當局那裡，首刺請罪，結果因爲他的個勇善戰，最高當局又要他帶罪督師，很快的就升成了師長。

消息傳來，馬旅長的親信轉到那裡去的也不少。現在馬旅長怎樣了呢？恐怕已經升了軍長吧！

一九、一路向洪洞

是十一月二十那一天清早，軍隊朝着指定地點洪洞出發，雖然那天並不是晴天，可是也沒有什麼另外的談話，但走了不久就落起雨來了，十一月底雨，我們很可以設想，比起冰珠的冷度，是不相上下的，當時的救護隊員們停止裝護隊員，士兵也是一樣，大家還依然是夏天的那一套軍服，（我們前面已經寫過棉軍衣在新關戰的時候，就運到陽城一帶，準備發給，因爲娘子關的不守而撤到洪洞，軍隊的這次向洪洞也正是取棉衣的意思），那該是多冷呢！

雨滴滴過了軍衣服，漸漸更滲入了裏衣，由裡衣而皮膚由皮膚而血管，而骨髓而骨髓：由頭而胸而腹而四肢……，一身上上下下漸漸都浸透了，

涼漸漸入了心，加上北風生利的刮着，冷氣更鑽進了毛孔，冷，是誰也都能覺到的，冷，是誰也都知道的；這裡他們是親身感受的，每個人差不多都有些瑟縮，至少在身前的深處，都有一種冷的恐怖，而各肢體都感到了冷的侵襲，不得已只好披毯子，毛子也漸漸的濕了。冷！固然是一個苦楚，然而在這苦冷以外，還另有一種難堪，那便是前路的泥濘了，山西地帶，膠泥土居多，雨降下了，自然是沾手沾脚，本來一斤重的脚，現在找起來也許就有千斤了。看吧，這一個不是找起了這一條腿便難找那一條腿，就是那一個舉起了那一隻脚便不會舉起這一隻脚，啊，多困難的行軍！

雷神父呢，他年紀已六十多了，他還是穿的單軍衣。冷，他當然感到，並且感到的程度，較比別人更尖銳，更深刻，他很久以來就患着很重的寒濕，面又有痼疾，又有痛氣，徒步行走，本是他所最愛好的，可是到現在，不允許他這樣了，他只好騎馬，馬匹是前頭騎的那一匹，可是他在馬上，受了比別人更厲害的苦罪，在天冷的時候，如果他活動活動腿脚，假濕還可以保持或加強，但是雷神父在馬上，兩條腿是不能轉移的，那末只有讓那冷氣的侵襲，而不能發出走動的機來抵抗它了，他試試到地下來走，四肢乏力，身體的虛弱，道路的泥濘，不成，脚步是拔不開的，要人幫着呢，兄弟們个个都已乏得有程度了，又那裡忍得呢。

這大的行軍，可以讓雷神父遭了抗戰以來的第一次苦痛！與苦，冷苦，無力的苦，還有……然而他都表現了最大的忍耐，最大的喜樂。他實在是忍苦如甜，甜苦如甘，他騎着馬，可是他的背上仍背着背包，在苦痛裏還不斷的鼓勵着別的人員和兄弟們，這是第一天。夜了，雨點仍在疏疏的落着，行路時披着的毯子都濕了，這末一天的工夫，走了不過幾十里路，才到了沁縣南面的儀亭。儀亭也叫下儀寨，是從古以來就享過名的地方，在無軍行軍的人都乏極了，冷更不用說，每個人都心灰意懶着。好在這裏還是沒有經過戰亂的地方，一切東西都還齊備，村落又很大，這樣一來，白天行軍的苦可以在夜裏所償。救護隊員們當然也很冷，尤其雷神父，冷，冷，病痛住了他，他好幾十年來，患個病就得很利害，夜裏如果不是有暖脚袋或是熱炕，他就很難睡的好，兄弟們是深知這一番的。他們到了儀亭，找好了房子之後，兄弟們立即求得了住家的許可搬了粥來燒炕

。粥燒得很多，大家因為過度的乏了，靠近炕頭的坑都燒糊了紅了，大家想不知道，只有那睡在最近火洞的人，因為受不住火熱的蒸燒，醒來了，理會了，才撤去了粥袋，不然恐怕引起了祝融先生的聞氣，說不定天明大家還會看一看幾個爛糊的人呢。

第二天，雲氣在天空濘了涼似的，都變成了白衣似子的雲花，雲花打到了地上，涼涼的，可是，它滾滾的力量倒較小了，不過十一月既的天氣必定不是下雪最適宜的時候，雪落在地上，很快的就化了，呆在昨日濕潤的地上，最利起路來，還不感到什麼。漸漸地氣上蒸，凍薄的地化了，泥濘較昨天更甚，脚步更爲難了。鞋！在這種的時候，是最費不過的，有一天壞一雙鞋很普遍的事，別人不用說，就立明兄弟；這幾天的行軍，就有好幾雙鞋壞了！其餘的人有的沒有鞋，只得赤着脚走，也只有得嫌角覺得高高的，踏着泥雪前進，是多麼困難，苦痛。……

師長也病了，馬騎不了，走又走不動，雷神父理會到這一層，立刻就給他送了担架抬着他。兄弟衷心爲他調治，雷神父也幾次去看望他，師長最感動的還是雷神父不曾自己的病體，前來慰問他……

此後雷神父對救護隊走進了感恩戴德的階級了。

第二天的行軍也沒有多遠，大軍住在七泉。

那三只雷都停止了，可是冷卻比無間斷之心的吹着，與後寒，真的落雪後大氣，較比落雪的當時，這更難過，薄薄的單衣，被風一吹簡直是千孔百穴的漏進了針刺似的冷，臉更似受着刀割一般。如果是前迎風呢，風一吹來，身體的前一半，立刻就涼透了似的，反轉過來呢，後身立刻就要涼了起來。

雷神父和十二師的一旅，大家即是如此的走着，不過雷神父與救護隊受的罪過更大，軍隊還可以向老百姓家擄要一些衣服，然而雷神父與救護隊是絕不曾如此的。

這天，行軍速率還是不能加大，一共走了不過廿五里路的樣子，雷神父大給他是因爲得不過冷吧，路子雖然還有泥濘，不過較前兩天好多了，他從馬上下來，作着徒步旅行，在距離良馬不遠的地方，有一座亂石塊裏裏堆成的橋，一走一滑一定一跌，雷神父也不管它好走與不好走，就走上

去，不小心石子一滑，他便向前一跌栽倒了，等到人們上前去扶他的時候，他就起來了，雖然沒有顯著的重傷，可是手却摔破了，試想已經年滿六十的老人，抱着渾身的病痛，栽倒地下，就是摔不成殘廢，也再摔壞了帶轉或斷，最低限度，摔倒之後是不能再繼續前進了。然而雷神父，他還是一樣的奮勇的前進着，扭架險要捨他，他不幹，他以為這些天來扭架隊也早該得不成樣子了，又何必再加深他們的痛苦呢。

走到良馬不遠的地方，就聽說良馬有天主堂，雷神父聽說沒有天主堂高興得很，純真的精神，一振而朝氣勃勃了，到了嗎裡，本堂神父很歡迎，他姓史，是滿安人，堂是新蓋就的，裏外外，一色全新。史神父早就敬仰地雷神父不得了；二人談東談西，談南談北，談古今中外的談了很久很久，兄弟們也倍受優待，大家都住在堂裏，史神父盡了最大的力量使雷神父與兄弟們痛快。第二天在走的時候，史神父還送了雷神父一塊大奶餅和一點咖啡，教友們也很熱烈的歡送着。

第四五天還是行軍，經府城，過安澤，最後才到了蘇堡。在這整個行軍的路上，還有幾件小事可說：在雨淋雪淋的一次行軍裏，正趕得路已通到了山上，這山又不是石山，乃是一塊紅團泥泥成了的土坵，馬是不能騎了，只得步行爬山了，救護隊員們多是拉着一些棍子，慢騰騰的上山，一走一跳是不用說，雷神父呢，他也效法着棍的弟兄們，將大衣撩起，努力的上山，不成，他太乏了，兄弟們於是就派了兩位兄弟，扶掖着他爬山，這一道，大家不知派了多少棍子。一位伙伕，挑着行李，也趾趾張張的上山。不小心，前腳登上了，後腳拔起了，前腳沒有抓住，身體的重心，伴着地心吸力以及斜向的力，跌了下來，剛要行軍，前腿也失了平衡，後面的壓下去，馬仰人翻，跌了一個個生，伙伕也滾了混身泥，像像沒有掉頭。

另一件事：我想也還是寫出來吧。在行軍時，總免不了有軍人走到了人家橫作不法的事件。這次行軍時，有的兵士偷偷的跑到一家教友家裡，意在偷歡；結果是被那家的人，還是被其他的信教軍人們呢？我們不知道了——反正那幾位壞東西是一去不返了——無聲無響的給宰了。

一路的趣事還很多，寫來還是長長的，不會完結。然而一位寫作的人

如果只會寫而不會停止寫，那他便不配稱為作家。作者雖然不配作家，就是根本上連成作家的希望也沒有，然而我們也不願意只寫而不肯停止寫的好了，關於一路同洪洞的事，我們就此住筆不再多寫了。

軍行到蘇堡，師長大約想替到了洪洞，反正有許多不方便，還不如住在洪洞，更為適宜，於是就下令來：住在洪洞不再開往洪洞了。

二十、往來在蘇堡洪洞之間

軍隊到了蘇堡，師長因為覺得住在洪洞，實在不方便：就下令停止前進，軍隊暫住蘇堡。同時，又宣布了，寸性寄作冊四旅的正式旅長，並又對馬旅長加以稱軍，可是馬旅長早已過河拆漢口了，痛斥他他又那會聽見！

軍隊既不開往洪洞，暫住蘇堡，那末棉軍的問題，就得首先解決，軍服呢，我們知道都在洪洞，師長先為了解決它們的運輸問題，就向洪洞軍行交涉下來幾輛汽車，將全部軍服，都運到蘇堡，為了分發大家又忙了一陣。

軍隊初到蘇堡，在一切之先，當然是找合適的房屋來住，救護隊住的一家，雖然不是天主教徒，可是他們却合得來會的味，他們認識，到雷神父也有耳聞，為此對待教護隊，特別客氣，當下就留他們住在那裡的兄弟們，送給了他們每人一碗飯水，提另給出了幾個零錢。為吃飯問題，由西村公所組織得很好，他們供給要緊的東西，救護隊有時因為村公所供給不到，就向房東討市價購買，他不要錢更負責任，這樣一來，他和兄弟們更和氣了，簡直如同家人父子一樣，彼此談今古，說東西，兄弟們也不時的為他們講道理，他們很高興的聽着，沒有一點反目的神情。

救護隊當時已經沒有什麼事可做了，除了每日的祈禱，也不過只是練練身體，雷神父這時也離開了救護隊，到向洪洞而來，洪洞當時的聖教是天主教，他是雷神父的好朋友之一，他們情同兄弟，不分彼此，他們是一同組織過全國性的公教進行會，後來成天主教之任洪洞監牧，雷神父寫信去請他，自稱神子，成主教不容許的責斥他有背約，彼此既是兄弟，又何必以神子自居……即此便可以看出他們的交誼是如何濃厚了。

雷神父一到洪洞，教友們是高興的，那自然不必說，尤其成主教更高興，他很羨慕雷神父的抗戰生活，他和雷神父談：如果他不負一個教區的重任，一定也要隨軍抗戰，挽救危亡，真的他雖然不能親身馳驅戰場，另外可是他並沒有忘了為國宣勞，在論語期間，曾收容過不少政府的工作人員，最後也為這件事壯烈的犧牲生命。

雷神父特地請師長到洪洞天主堂門去洗澡，澡堂是四式的設備，成主教又借此機會，請了師長和雷神父共餐，師長在顯赫之儀，享受着如此的溫存，喜得嘴都合不上了，大談其他生平抗戰經過，直誇讚天主教的博愛精神……。

兄弟們這時也沒有什麼另外事情可作了，他們有很多到洪洞去遊覽，他們會看過小說上說羅士信喪身而死的處方：雷泥河的名勝，其實只是小說上的事，而一冊所說羅士信是死在洛州（屬河北省滄州），怎樣又跑到洪洞呢。洪洞城北有村莊，名字叫老鴛鴦，據說：不知道是那一朝朝代，河北地方發生了紅虫吃人的事件，說是紅虫一從窗戶外進到屋內，便把該屋所有的人，都吃了，結果河北的人被紅虫都吃光了，朝廷當然不好讓河北的廣大原野，沒有人的行跡，於是便發下了移民的命令，從那裏移呢？就近的地方便是山西，於是就決定從山西東移，可是我國向來是窮家難捨，鬻土難離，有誰肯遷移呢？要遷誰？誰不就逃呢？也不知道是那位聰明才子，施了一條詭計，說是要遷的百姓應當是山西的，可是惟有老鴛鴦的人除外，人民就都聚在老鴛鴦了，出其不意當局包圍了老鴛鴦，將該地的民衆，悉數遷到了河北……這個故事流傳在河北各地，作者老鴛鴦未退的時候，就聽見家裏的人說了又說，在老鴛鴦的人也是如此傳說，想來不至於是毫無根據的說話吧！我們想向河北移民一定是事實，可是，至於是否是從老鴛鴦移來的那就不可得而知了，老鴛鴦是一個小小的村落，人口不多，如果不是添添了的話，我們想那裏是絕對容不了向河北遷移的那末多的人，老鴛鴦那裏有棵老槐樹，已經不見了，從旁邊生出的小槐樹其大就直徑二尺多，那麼老槐樹的老是可想而知了，他這棵新槐樹上並沒有什麼老鴛鴦，如果在黃昏的時候，有老鴛鴦的話，那麼很能使人想起「枯藤老樹昏鴉，夕陽西下」的景況。而離家抗戰的勇士們呢，恐怕也可以容

着：傷心人在天涯的滋味吧！槐樹是長在合子上的，這合子究竟是在老槐樹生前的這或在以後的，我們是不知道了，在樹的旁邊有一個小廟，廟旁還有一堵碑，碑的字跡近模糊，近刻落，上廟的字卻依稀可見到某項的痕跡。這一切，是誰的呢，還是舊跡的？

雷神父看見兄弟們同隊員們往來洪洞的人數漸漸多了，他害怕愛國太吃虧，於是就派人往蘇俄買來了一包多大米，作為吃飯之用。

這期間，十二師既已到了沒有戰爭的地帶，教護隊的事自然也就少了，可是雷神父不讓他們長久休息因沒有事情作的，他教負責的人，督促他們找工作，作宣傳，到各地方去鼓動民氣，另外爲了彌補未來更重大責任，爲了加強未來的工作，便又派人到各處去招人：原來教護隊從安國出發的時候，足足有二百人，後來走了一部份，等到易縣撤到安國一帶的時候，有好多人回了家，結果剩了一百三十來人了，在新關因爲戰事太急，顧不上補充，苦了教護隊員不少！這時負責招教友救護隊的人們，是在德兄弟，他是山西洪洞一帶的人，要他去招人，竟然是能說就說的，另外又派道伯納兄弟去招收，這事因爲他在洪洞一帶傳過教：他先到張端，教友們都很歡迎他，極力爲他幫忙，本堂那神父他也很喜歡，用心的招待他，教友們也都紛紛的請他吃飯，有一位會長叫陳叔賢，還有他的弟弟陳叔輝，一聽說伯納兄弟是來招收教護隊的，立刻就通知了他的全家，他全家的男性，只要是過了十五歲的，都慷慨的自報亦勇，集體的參加救護隊，女性們呢，也只有踴躍願是，一槐不生爲男兒身。還有幾個不信教的青年，也死願自願的要求去，結果伯納兄弟也答應了，沒幾時便聚足了差不多廿個人，於是帶領他們開赴洪洞，這時雷神父正要乘車南下，車都快開動了，可是他一看見伯納兄弟來了，立刻就下來告再伯納兄弟，帶人回去找保羅兄弟，聽他安插便好。

在德兄弟到了他的家鄉一帶，招收的成績也很好，但短期間，就招了許多人，他回來向三十四旅旅長報告說，在一個村莊裡有六十名壯丁，已經編入壯丁名冊，他們都願意參加救護隊，可是村裡不放他們：寸旅旅長立刻行文到那個村莊，題另外又派了副官劉子慎去要，村裡人還是不放，劉子慎又是恐嚇又是吓虎的，結果第幾都出來。（特稿）

地伯爾河靜靜的向地中海流去，她的運沒有一葉扁舟在水面上駛過，她沒有半點黃浦江或太湖士河的氣韻，那相傳那脈脈無情的流水會帶了這欄多的千古風流人物，大文學家西塞羅，大詩人維琪，大軍事家凱撒……河面上，引入眼簾的惟有幾口半機器半人力的魚網，在她的兩岸也見不到冒煙的工廠的煙肉，祇有高聳雲霄的教堂的圓頂，洗潔的階梯替代了汽笛，喇叭，車馬的喧嘩聲。靜靜的河水，靜靜的街道，靜靜的行人靜化了歷史上最開明的古城，使她更顯得偉大，莊嚴，神聖，引起了每個遊客無限的懷古之思，如果紐約倫敦可以代表二十世紀新世界的傑作，無疑的，羅馬為舊世界保存的典範了。

說起傳信大學，她的名字想也不很陌生吧，她是世界上最為神哲學府之一。在羅馬郊區俄略大學外沒有一所大學的名字和她相匹敵的，她位在七山之一的（羅馬是由七山組合成的山城，）齊尼谷小山上，離伯羅大殿一里左右的東南角。遠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中國學生在此留學。治歷

傳信大學剪影

顧雲瑞

史者往往以中國道光年間為我國學生留學之開端。也許在他們以前，已經有留學學生在外國了，祇因他們無所建樹，所以落落寡聞。其後派遣留學傳信大學的學生，因種種的困難，若斷若續。二十五年前中國之友兩極教職主教抵華後，才不斷保送學生來此，在這短短二十五年內培植了八十名左右的司鐸歸國服務。民國三十二年春教育部因發於校友于斌總主教的功勳，和在校諸生品學兼優的成績，特來電嘉獎。

傳信大學于一六二七年由教宗奧爾明八世創設，今為紀念他，定名為奧爾明傳信宗座大學（Pontifical University of Urban of Propaganda）全校學生一千四百餘人，教授八十餘位，分神學院，哲學院，傳教學院及法律學院，並附設英，法，拉，德，希臘，希伯來語言專修科每院設院長一人，校長由教職總主教，秘書長由國人負責管理，董事長由傳信部長兼總教區總長。教堂為一座三層樓，最大講堂能容聽眾一千餘人，座位由上拾級而下

一如戲院觀衆席，講演時以麥克風佈音。教授陣容的堅強，尤為羅馬各教會大學所不及。其它各大學泰半為會士們辦理，該校純以一會之士充任，研究思想亦隨本會派別，譬如俄略宗座大學歸耶穌會士託管，教授都是耶穌會士，思想亦隨耶穌會派。上智大學為多明我會士管理，教授也多是我會士，思想亦隨多明我派。反之，傳信大學則各家各會之長，聘為教授，研究氣亦各自自由，最知名的教授有達門（Darmen C. S.S.P.），他的倫理神學大綱二巨冊再版二十五次，風行世界；加沙馬沙（Caramazza S. A.），他是當代教父學的權威，研究教父學的沒有一個會不聽他的名字的；其他如國立羅馬大學校長加洛尼（Carotini）亦為本校普通傳染病學教授。各學院內的課本都出自教授的著作。圖書館為一座二層樓，藏書二萬五千部，設專職的圖書館員一人及助理一人。此外，還設有一座小規模的生理實驗室。哲學院四年制，神學五年制，傳教學及法律學俱三年

制，修業則滿可考取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一學年分為三學期，其間聖誕假，復活假各兩星期，暑假為三個月，暑假前舉行考試。大學內出季刊一冊，名曰「往訓萬民」，內容為神哲神學性的文字，執筆者是神哲學界聞名之士，用拉丁、意、英、法、德、俄諸語寫成，全年發刊四期，訂費寄費為美金五元。傳信大學以寄住在傳信學院宿舍的學生為主體，前者是上課的學校，後者祇是學生的宿舍。

依據了以上的名稱，傳信學院宿舍是一座五層樓的新建築，完工於一九三一年，由校友前芝加哥樞機 Mandelini 捐助興建，離大學的校址祇千步，內分兩單人臥室二百餘間，學生各佔臥室一間。

在宿舍中所受的俱是修院教育，院中設院長一人，副院長二人，總修指導司鐸一人，會計主任一人，地下室為工藝與音樂練習室，第一層為會客室，小堂，圖書室，電影室及廚房；第二、三、四層為院長及學生們的臥室。學生生活採分組自治制，每組學生三四十名，設組長副組長各一

一曲不朽之作——莫札爾(Mozart)的安魂曲

木一譯

一七九一年九月莫札爾在作完「*Figaro*」歌劇之後，便感到一種強大的力量，迫使他去寫作宗教方面的歌曲，當時恰巧遇有一個奇怪的陌生人，交給他一件匿名的書信，內容在請求他作一個「安魂曲」(Requiem Mass)，莫札爾欣然答應了，很幸運的，他竟得到一百維尼幣的預約費，便即刻開始。

但是這件工作很使他為難，當時他患一種間隔性的頭暈病，劇烈的頭痛折磨他，因此他便有一種憂鬱的假信，便向他的夫人談到他作「安魂曲」(Requiem)正是為了自己的榮哀，因為他不久要死，然而這一些都未曾使他熱烈的工作中止，對這工作的完成，他還不失望，雖然病倒牀褥，也未嘗停止。當時是他的夫人和他的忠誠蘇斯麥爾(Susaner)將他寫成的片斷，書之紙上的。

死前一天，莫札爾寫成了最深刻的一部，即動人的「鬼我彼日」(Lachrimae)，這就由他的得意徒弟伴奏，以病弱的音調唱出，因為他深知不能完成此作，所以不禁眼淚漣漣了。

他又向蘇斯麥爾詳細的說明他此作的計劃，發出清晰的指示和嚴正的勸告，要他用一種不穩而漸趨緩慢的音調去作結，直談到力竭氣盡，夜間一時與世長辭了。

莫札爾「安魂曲」的故事，並沒有和他的死一并完結，反之，直至發現了求此曲之作的奇怪的陌生人，這陌生人又得到由熟悉大音樂家莫札爾的作風的能手寫成的整個作品時，才算告終。

關於求作樂曲之人的謎，在明瞭是由一個伯爵蘇爾麥治(Count Wald)離中獨成之後，就算打破，蘇爾麥治是一個愛好美術者，他有意要朋友以他為大作曲家，伊通訪傑出的專家，請求他們為他作曲，自己就用私人的樂隊或歌唱隊，備若一己的作品，去演奏或歌唱，這次請求莫札爾作「安魂曲」就是一例，說是一謎，不過迷人一時而已。

其它詳情——幾個的曲子——數年後也水落石出。一八〇〇年蘇斯麥爾曾寄給德國音樂會一封公開的信，聲明「安魂曲」，請第一部，即「*Andate*」(The Requiem)是快調 *Allegro* (The Kyrie) 純係莫札爾之原作。其次之八部 (I-IX) 即「*Sanctus, Benedictus, and Agnus Dei*」是出自蘇斯麥爾手筆，即一音之傑，莫氏亦未曾起草，這段聲明，經莫札爾妻完全承認之後，便只成爲一種激烈的爭論，不過數十年，已經消滅絕了。

至於蘇斯麥爾與莫札爾合作的爭論，很早已經寂然，然事實上卻不無問題。這位方濟，薩維萊，蘇斯麥爾，莫札爾的詩歌合作者，究竟何如其人？如何能讀萬古揚，一展實蹟，與莫札爾的靈感齊觀，如何能靈治治煉，意地洋溢，依其大師的妙感，譜成其三萬妙曲？而列入莫氏最精木之作，毫無遺憾之嫌？實在令人不解。

據蘇夫內(Gottfried)之說，蘇斯麥爾當時確係他的天才橫溢的大師的創造者，他不但摹倣其師的作風，兼及他的筆跡，所以伯爵蘇爾麥治以自己手中所有的「安魂曲」，歷經有年，視之爲蘇斯麥爾之亡師的原作。如何一個中才的作曲者能得莫札爾的靈感而演奏能力，這或者只有熟悉天才的創作能力的心理學家，可能予以答覆，很顯然的，「安魂曲」是優越的近似超自然的含有深意的表現天才能力的顯著的一例。的確，與莫札爾的忠實合作，與之經久的周旋，而一位深知自己已日落西山，日益感到自己的工作完成無望，便積極表現他的思想和創造的天才能事；什麼指示勸告，什麼開導誘導，這位瀕死者悉數提出——其靈魂至死還產生廣闊創造觀念——這一些都適宜與蘇斯麥爾，正像險注給他一個天才，使他循着莫札爾的精髓運動，去磨礱完成他的大作。此外蘇斯麥爾，據人所知，並無珍貴之作問世了。

一九四九、一、廿五日於江西、

耶穌時代的怪人之一

大黑洛德 (Herodes Magnus)

李覺詩著
陳哲敬譯

被控自稱為猶太王，受虐而死的耶穌，係生於大黑洛德時下。大黑洛德無論就血統而言，就君主而言，皆非猶太人。

大黑洛德，并非猶太血統。母親希卜洛氏 Kypros，為亞拉伯 Arabia 種。父親安弟巴德 Antipater，為伊杜亞 Idumeans 族，皆不出於皇家。故他同時代的史家若瑟，稱他與一般伊杜亞平民，并無若何區別；換言之，即猶太人（如述古史，XIV, 403）。黑洛德所有一點猶太成分，亦不過外表而已，為祖先在威力之下，不得不自願接受的。先是伊杜亞族，居於猶太南面。紀元前一百一十年，該族為偶像教徒。若瑟伊爾 (Joannes Hircanus)，始用武力，加以猶太化，迫令割頂。伊杜亞人雖正式合併於猶太民族，然純粹猶太人，常以野生子目之，稱為好亂不安，日思運動，加以鄙視（如述之戰 IV, 321）。至於當猶太人對羅馬抗戰時，伊杜亞人於耶路撒冷所用的殘酷手段，更非長期的仇恨所養成，不足以說明。

黑洛德（即英雄之裔）一名辭，亦足以表示黑洛德父親所受於猶太教的淺薄，將希臘神話的名辭，加於割頂之子。而黑洛德實際上，各方面其實現了父親命名時心中的迷夢，黑洛德實為活動堅毅的英雄，善謀善策，尤為殘酷獸性的英雄。黑洛德一切活動的動機，莫不基於好大喜功

及統治狂。

黑洛德起自平民，經過了極大困難，終在耶路撒冷在馬加百阿 Maccabees 所建立的亞斯摩列 Asmoneus 王朝的廢墟上，成立了他的王權。先是猶太王權早為安弟巴德（黑洛德的父親）百般奸究所操縱，終為其子黑洛德所推翻。黑洛德百般的經營，足以震懾亞斯摩列王朝，戰勝猶太民衆，戰勝勝阿巴達 Cleopatra，打破其他關於身分，關於時運的各種困難的，皆賴於羅馬方面物質與人事各方面的援助。

黑洛德常處於羅馬，因羅馬在東方擁有強大的勢力。而羅馬當政中，黑洛德處於最強者；其實在他的報報，不限任何的觀念形跡，只求實際的收穫。其代表當然是強國和強國有勢力的當局。初時黨於凱撒 Caesar，而不為凱撒黨。凱撒被刺身死，即立刻黨於加西約 Cassius，但不為共和黨，由加西約轉而黨於安敦 Actonius，安敦既敗則出於安氏死仇之維大屋 Octavian，遂不再離；因為維大屋已成為萬能的羅馬帝國唯我獨尊的萬能君主。黑洛德之所以親羅馬的政敵，及其所以勝利處，全在於此：羅馬直接於耶路撒冷，的王位；黑洛德常黨於羅馬，常黨於羅馬當局之最有勢力的，其關心處，非羅馬，乃是其個人在耶路撒冷的王位。

紀元前四十年秋，加爾末魯 Dominus Carus

Julius 及彼軍阿 Asinius Pollio 著政時，從安敦與維大屋的意思，黑洛德年少在名義上，被委為王。彼委後第一即舉動，即伴從安敦與維大屋登加彼多里 Capitolium 神殿，奉獻謝恩之祭。此種舉動，暴露了這位猶太伊杜亞君主的宗教意識，預示他將來長期統治下對抗猶太人的宗教政策：登羅馬的大神殿與將來登耶路撒冷耶和華的聖殿的心境，并無二致。在他個人觀點之下，神壇均屬相等。黑洛德內心為憤憤論者。充其極亦不過視為社會現象之一，在政治場合內應加注意而已。

按諸舊儒的政治家，設法方法，避免與猶太人的宗教情感衝突；并且對於猶太人，大顯功績，耶路撒冷聖殿，全部重建，成為羅馬帝國最著名之建築之一，然黑洛德經營的動機，完全出自和緩臣民對於他的反感，及諸是當日一般亞費士木相說的善欲，并無愛於猶太宗教。觀其日後於撒馬里亞，凱撒利亞 Caesarea，巴尼爾 Pannon 及其他各處，建築外教神壇，敬禮羅馬神，敬禮奧古斯都 Augustus 可知。他對於猶太教所崇拜的人物，無良好的待遇；任免大司祭，一類其愛惡。議員 Suetriane，法利度 Ariael，律師（經生）中有威權的，與專制君主的意見偶有不合

，願遭殺戮。

關於猶太教純宗教問題，黑洛德從不加入，亦不欲加入。慎取第三者的立場，嚴加監視；或者因為對政治能發生影響，或者因為當日羅馬帝國一般現象的迷信情緒，對於生長猶太教分國中的黑洛德，尤極自然。至於因着社會測定的勢力，不能不勉強屈尊，對於帶宗教性質而不太繁重的戒律，亦不妨遵行，例如建築聖殿；所有猶太教各種複雜的條例，命令完全遵行。聖殿雖由自己經費建築，但從未入囊裡一毫，分因為不是司祭，是不准進去的。並且所鑄的錢幣，皆渡生物的首像，因為為猶太教律所禁，鑄於屈從；甚且拒絕皇妹沙洛麥 Salome 與亞拉伯人西乃阿 Sina 結婚，因西乃阿拒絕接受和婚之約。

此類對於猶太教表示的外表，不過為實際運就的結果，并非出乎至誠。黑洛德在耶路撒冷的宮殿，實際都是外人性質，擾亂黎黎，比東方任何官廷為甚。黑洛德官廷豪華的經費，除其他的收入而外，尤賴達味 David 陵寢的庫藏。黑洛德貪食夜偷入達味陵寢身指揮盜墓工作。他對建立猶太王朝始創偉偉心的薄弱，從此可見一般了！

猶太民衆大部分受法利賽 Pharisee 人傳統派的影響，自然不能甘心受這實際惠外教人的黑洛德統治，加以土木豪華官廷奢靡，近且擄取，賦斂繁重，人民尤不堪命。黑洛德深知受人民疾苦，莫不以皇家的不幸為快事。然人民既無受蔽之誠，黑洛德，則以武力從事。凡人稍有怨望，輒遭鞭撻之禍。

黑洛德無論就其為普通人而言，或就其為君王而言，完全表現了他的特性。他既統治慾，我們已經說過，為他一切活動的重心。更加上他絕世的殘暴，更實現了他本名所代表的英雄主義。史家若對於黑洛德所下的定義，實是千端分而正備。若惡稱黑洛德一殘酷者成，一任苦悶（如維古史 XVII, 131）。從此很容易想像其常懷懼怕，畏人叛亂，其王位的君主，會達到如何的惡性殘酷。所以謂黑洛德為世界上流血最多的人，歷史上絕無僅有，毫不為過。我們舉幾端以為證明。

紀元前三十七年，借羅馬軍隊助力，佔據耶路撒冷，即將亞斯列列的安必各活 Antiochus 黨四十五人，處以樹刑并殺害若干的議員。

紀元前三十五年將愛瑪里亞美 Marciana 十六歲的兄弟亞利多步 Aristobulus 溺死於亞里閣 Jericho 水池，亞利多步不久，曾被舉為大司祭。

紀元前三十四年將若瑟 Joseph 殺害，若瑟為黑洛德的叔父，為沙洛美 Salome 的丈夫。紀元前二十九年前出殺妻的慘劇，黑洛德因內宮的繼繼隨隨竟將極端幽閉的妻子瑪利亞美殺死。死刑方執行完畢黑洛德即痛飲狂，令官人朋輩高呼，似死者猶生。後數月，又將岳母殺害。紀元前二十五年將赫沙洛美的再婚夫戈十得馬殺害，并株連亞斯列列黨人。

要妻瑪利亞美生子數人，黑洛德紀念亡妻，而與特長。其中二人亞利多步 Aristobulus 及亞立山 Alexander 繼往羅馬，受羅馬教育。繼

馬宮中，禮待甚優，然一返耶路撒冷，即遭殺害，奧古斯都 Augustus 雖多方營救，亦未成功。前歐的奧古斯都，借此機會，表示他的態度，謂來為謀家（即），勿為黑洛德之子（Uros）。原斷定為常勝語，拉丁語為馬克比五 Marcobius 所載（Suetonius II, 4, 11）黑洛德既受猶太教漢稱，不食豬肉，故不殺家豚，然殺殺自己身生子者，其語可知了。此之因此民衆怨望，指為黨人者，同時被害之公務人員共三百多人。

紀元前四年，距死節五日，將巴立為儲君的長子安弟巴特 Antipater 殺害。儲君之死，實為奇事，雖病已極危，突見好轉。當黑洛德已病至最後一刻，猶思一舉泉駒，結果他底生命，為他一生生命的綜合歸本。他知道他一旦死去，人心必快，而他必欲民衆伴以苦勞，於是乎令猶太各地有名的人，齊集於他臥病不起的亞里閣。方一聚齊，即命令令轉輾於馬場，命近日在他死後，全居於馬場當地。如此，被殺的家人，必以苦淚伴他出殯大葬。近來學者多疑此事為偽造；但黑洛德殘酷成性，與他死時這種特殊的美態主與完全相符，故此舉大舉可矣。

再者前不久，黑洛德將白孩 Bethsabee 妻十個二歲以下嬰兒，認危及他的王位，全行殺戮，此事完全與黑洛德個性相符。供此事他馬馬變經有記載，而若瑟所寫黑洛德傳，一字未提，此事固可解。如若瑟固然知道白孩慘劇，然以其不備一置敢置嬰兒，於其無聞，不具掛齒，而黑洛德一生，自有其他居此位而遭屠殺更有名的慘劇可述，故舉而不言，事實上馬以若瑟從心理方面看來，其形相符，從事實的記載言之，可以互相補充。

甘露叢書之一 J. Martineau 著 戴明我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評「哲學概論」

博雅

人類能思想，這是人類特徵之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亦即在此，惟其能思想有思想，所以才有種種事業的表現。禽獸有本能，然而牠卻沒有思想，雖然有幾種較高的動物，在行為上彷彿是有思想似的，然而你如果仔細細察，便立刻可以發現那不過是本能作用；因為牠永久是一成不變的成於一；思想則是可南可北，任東任西的一變再變運變而莫已也。

人類既有思想，此思想便又不能不相沿修進，相沿改善，相沿發達，這便是哲學的產生和萌芽。思想不能不存在，哲學也便不能不存在。而近代的一般學子，看過了不過一篇兩篇的唯物論，或者十九世紀的科學論，便認為哲學是空幻的，哲學是不存在，即便存在，哲學也是很快的就要亡了。戴青先生在他的「哲學往何處去」一書中，就告訴我們哲學「趨向毀滅之途」。真的嗎？

哲學一直到現在還存在着，我們並且敢大膽的預言一句：哲學永博的存在着，不但存在，而且還要發達……

哲學是什麼？答覆這個問題，是一件更有意思的事；馬利且爲了答覆這個問題，特別寫了一部「哲學的性質」，在這一部裡，他首先從史的一面，作了一番很詳密的檢討，他將各國國民，對哲學的思想，對哲學的探討，作了一番研究，然後又將各宗教的哲學思想，敘述一二，以後他又傳入了哲學家的介紹——在這一點他注意的是希臘民族，他說過了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以後又說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利士多德，最後他談到了水父的哲學——然後他便轉入了哲學的定義了。

這是一種很合理的結論。人類的思想，哲學的方法，都不外同中求異，異中求同。同中求異最分析，異中求同是綜合，亦即所謂譯法與歸納法是。談過古人對哲學思想的種種看法，在這各異之中，究竟有同者在；從不同之中，自然能找出一條線索出來。馬利且的哲學定義就是這樣結論出來的；哲學是邏輯性的自然照明以研究一切事物的首要起因或再（最？）高原則的科學，換言之，是事物在其首要起因中的科學，就要它們歸屬於自然秩序。（譯本頁一四）這是異中求同，這是結論，這是哲學的定義。

至於哲學的領域，以及他與各種科學的關係，他的立場，他的作風也都是如此。他先介紹過去對此院論的各種說法，然後他再下一個結論，無異的結論是：新士林哲學的。

馬洛德對於羅馬的政策，更確切的說來，對奧古斯都的政策何如，此處也可以略為提及。在亞紀阿 AUREI 戰役以後，羅馬與羅馬帝國根本上即爲奧古斯都（朕即國家）本身。從法律方面說：羅馬皇帝爲國王，處於聯盟的地位，而事實上並不如此。馬洛德對奧古斯都，不過爲一屬臣與附庸而已。此種立場亦深合於奧古斯都個性：精明任事，常要求他人盡躬合作。而馬洛德種種態度，亦獲得相當報酬，使歷年來增加土地不少并獲得羅馬帝國各處各種特權。

馬洛德王國對羅馬無貢獻，無羅馬皮取駐扎。於領土內具有司法財政全權。且有軍隊，大部分從非羅馬人的敘利亞人（Syria）日爾曼，高盧。但羅馬皇帝一旦需要時，可任意調遣。至於與他各國的外交政策，惟羅馬之馬首是瞻，尤其是，非羅馬馬國不能對外宣戰。王國的統治權尤爲有限，王位只及於本身，Aut Potestatis，非羅馬皇帝認不能世襲的，這是亞紀阿戰以後，在羅馬島會議，奧古斯都訂下的條件。故馬洛德事實上不過爲奧古斯都任其任與的僱託人而已。奧古斯都對馬洛德的內政皆可隨意干涉。事實上，紀元前六年至七年間，馬洛德令臣民向羅馬皇帝宣誓，命令必來自羅馬。因爲左近於年，羅馬及其他各省，也有同樣的舉動。

馬洛德亦承認馬主人無所不用其極，或將他原奉極端建造的新城市加以奧古斯都，或其家臣的名字，如哥撒勒亞 Coesarea，色巴斯德 Sebastea，亞尼比雅 Aenipion，及其他等等，或將

統觀全書，共分兩部：上部是綜合的研究；哲學的性質；下部是分析的作法；哲學的分類。至於我個人，我很喜歡他上部的後一部分的六、七、八、三篇，那就是：哲學與特殊科學，哲學與神學，哲學與常識。

爲什麼？這是因爲近代的中國學者，學生，對於以上三個問題，發生的誤會太多了；而馬里且氏在這幾章內，很清楚很乾脆的說了一個個圓入裏，沒有成見的人，看過之後，都能對這些個問題，有個清楚的概念。

他在哲學與特殊科學一章中說：「哲學，特別是第一哲學或玄學，可以判斷，管理，並保護其他科學，因爲它是智慧，是最高科學，但是統治者當然不能依賴於他所管理的人。所以我們可以下結論說：哲學並不依賴於較低級的科學，或至少就是這樣一種意義來依賴於它們，猶如一個居上位者沒有力量自足的時候，要依賴於他所使用的僕人或工具一樣，爲了這個理由，所以馬里且多德把哲學認爲是安全自由的科學（頁二一六—一七）

在哲學與神學章內說：神學，或經過顯示而爲我們所認識的天主之科學，是高出於哲學的。哲學既不是它的前提上，也不是在它的的方法上，而是在它的結論上依賴於神學的；神學對於這些結論行使一種控制，因此它自身便成爲哲學的一種消極規律。（頁一四二—一三）

在哲學與常識章內，他也結論說：哲學並不是依賴於人類之普遍同意或共有本能而較瞭解的常識之認可；但它都是從被視爲自明的首要原則之解釋的常識中引申而來。

它是高出於常識的，正如知識之完備的或「科學的」階段高出於一種知識之不覺完備的尋常的階段一樣；但哲學可以偶然的被常識所判斷。（頁一五六）

說過了哲學的性質，他便說哲學的分類，對於哲學的分類研究，雖然很簡短，然而却很清楚而扼要，讀者可以取原書自讀，恕我不再介紹了。

最後我們還要向讀者提出兩件事：一個是通知！一個是意見：（一）馬里且是一位名動全歐的新士林哲學家，他現任法駐教廷大使，並任聖多瑪著作編譯中文委員會主席；他的著作也很多，一至於今天，還在孜孜兀兀的寫作，可是他却是由柏格森創化學說中轉回來的。

（二）本書的毛病，就是譯文太長，有時長到四五十個字，這太違反中國文法語法的慣例了。這是爲什麼？我們認爲這完全是因爲直譯死譯的緣故。我們的意見，以爲如果要譯理論的東西，最好是意譯，意譯可以使句子簡短，實在說來，句子愈短，愈易得到它論事的概念，這樣才不致讓讀者展卷思難，或是不能終篇；因爲理論的東西，本就結實，再加上句子的過長，更無法令人讀下，如此不是失去了譯讀的意義，所以我們希望意譯，不知讀者以爲然否。

自己家中實事，詳細報告，或持羅馬命令，屠殺自己身家之子如亞立山等等。普道奧古斯都特理亦尊，然居高臨下，不爲所惑。尤其關於政治方面的真偽，尤難得措。我們述下面一件事實，以證明奧古斯都欲施其高對主權於王國及黑洛德。

紀元前八年，盜賊入寇。納馬德 Zeno 從中竊盜，邊境騷擾不安，黑洛德與兵征討。出兵以前，曾得羅馬在叙利亞的代權孫尼約 Sertius Saturninus 的認可，但得羅馬奧古斯都的認可。前面說過，羅馬的認可，乃屬必要，而實際上，此種軍事行動，規模甚小。然奧古斯都得知此種非法行動勃然大怒，致書於黑洛德責其失錯處，謂「過去曾以朋友相待，今後期以君臣相視」（如據古史 XVI, 260），奧古斯都之怒經久未息。因此黑洛德特派使至羅馬謝罪，奧古斯都竟拒而不見，惟以後經幾度使節與及各種新環境，失望的黑洛德始能重得奧古斯都的恩幸，萬歲安享王位。

大黑洛德久病數日，痛苦難當，終在藥風間逝世，年約七十歲，稱王三十七年，即紀元前四年，約在三月尾四月初，黑魯山發展開運到黑洛德前 Theolima，西現有的塔伯山 Gebel Furi 山（即地堂山），地爲一小阜。黑洛德早將自己發願備就，出殯大柩，盛極一時。

由地堂山向東北視視，六個公里以外，可見白冷村 Beit Shean，兩年前耶穌基督已降誕於此。

文 教 消 息

科學家愛因斯坦談話

(本刊紐約通訊) 名科學家愛因斯坦最近應病在醫院進行手術，一月二十日復在病榻發表談話稱：東西兩方之敵對態度，並無正當理由存在，今日所謂者，祇為彼此其誠，希冀從事建設性之合作，以代替目前危險無益之軍事傾向。(英)

日奈良古刹失火

(本刊東京通訊) 世界聞名的最古木屋奈良古刹，為日本國寶之一，建築於公元五八七年，迄今已有一千三百餘年之歷史。一月廿六晨，該寺忽告失火，大雄寶殿屋頂冒穿，樓上所繪十二幅著名佛畫，全部均毀。(安藤)

發現巨大新恆星

(本刊美京通訊) 最近美國天文學會獲得哥倫比亞天文台台長皮亞斯報告稱：經一年觀測之結果，發現一顆新恆星，體積較地球大一千倍，距地球約六萬八千光年。換句話說，就是現在所見之光綫，還在紀元前四千九百年即已發出。

約在埃及建築金字塔之時。該星命名為「Deneb」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之星」。(普)

世界第一架「原子鐘」

(本刊美京通訊) 全世界第一架原子鐘，已在美國標準局公開陳列。該鐘每年僅快慢一秒鐘，其準確性接近地球每日自轉標準。地球自轉是目前世界時間之標準。現原子鐘仍在不斷改進，將來比地球轉動標準準確數倍，每三百年僅快慢一秒鐘。該鐘部分，比普通字間鐘略大，但附屬裝置部份如一個小屋，它並不用原子能發動，但利用原子發動的原理。鐘盤為一小石晶，震動產生電流使鐘走動，同時利用磁控管產生原子的震動調節石晶的震動，使鐘自動水錶準確。此鐘不但指示時間，且可指作為無線電周率的參考，對於播音、電視、天文觀察，長程航行與交通準確測量，軍事地圖的製作等都有大用。(普)

眼科專家來華服務

(本刊燕湖通訊) 負有國際盛譽之莊蔭限科專家魏都博士，於去年聖誕節前飛抵中國，魏都博士，不但是眼科專家，還是一位文學家，著有

許多論文及書籍，均譯成英文法文，而且還是一位亞爾卑斯山專家，他今年已七十高齡，有三位女一子，均已結婚成家。他自妻死後，即著意修道，並圖來華傳教，現已籌備湖湘盧主教特許，不久即可晉鐸，此後將於本埠耶穌帝王醫院工作，當加惠人壽匪淺也。(門)

美新發明人造羊毛

(本刊紐約通訊) 本市杜邦公司人造絲技術部，最近發明新纖維名「特隆」，其功用勝於「奈隆」，「奈隆」為生絲之代用品，「特隆」則為羊毛之代用品，可製製帽雨衣，雨傘，連帽等。(英)

女醫師皈依入修會

(本刊上海訊) 本市聖約翰大學醫學博士曹慧歐女士，於一月十四日離滬赴美，將到俄家俄省，率齊那聖若瑟山之修會，參加宗教訓練，日後返國，將終身為不幸之病者服務。(誠)

教局整肅私立中學

(本刊上海訊) 市教育局為整肅私立中學，

加強管理起見，決定本年兩度項新措施：(一)整理董事會，除將手續整理並選寄各董事應聘書，請其簽名蓋章，並呈報教育局以備核外，並經訪各校召開董事會議，由教育局派員參加個別詢問，對不願負責應任者，則請其辭職，由校方另聘，以期確實而資改善。(二)接管或停辦私立學校，如私立中學辦理不善校務廢敗者，則令董事會撤換校長，如董事會組織不健全，形同虛設者，則予改組或派員暫行接管校務，一面指導改組校董會。至其辦理不善，經訪令改進而延不遵辦者，則予停閉處分。(誠)

日本籌建公教電台

(本列東京通訊)日本保險會社長瑪斯利諾神父於一月十九日宣佈：擬於日本建造天主教廣播電台一個與劇場一所。電台將於明春在本市(東京)開工建造，可在八月間發出第一次廣播。日後尚擬在大阪等地增設電台。(安邸)

日本發現大金田

(本列東京訊)最近北海道中部，發現廣約八百多英畝的沙金田。據政府專家估計，該沙金田，可能產量為每三、三〇方公尺一、二五克，為相當於世界最富的外維爾金礦的產量。含金

皮影子戲展覽

(本列上海訊)一月十二日皮影子戲在大新公司四樓書廳開始舉行展覽，該戲始創於漢武帝時，至今已有一千餘年的歷史，為我國古代民間的一種藝術，在戲劇藝術史上，有極高的價值。該英攝影師黃宗賢曾將此項人物攝成五彩片，介紹於英國仕女觀賞。最近由陝西運一批皮影戲人物到滬，有帝王，神鬼，將帥，民間，走獸，特殊什色等七類，共三百餘件。該項普通演皮影戲之人物完全不同，此次展覽期共十四天。(誠)

女教授來英倫講學

(本列倫敦通訊)中國首都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顧蘭女士，已於一月廿日，將在伯明罕之奧列奧克學院講學半年，聞該教授將擔任該校之中國文化與宗教，以及中國近代史。該教授抵英之前，曾在美國瑪利包爾溫學院講學數月之久。(誠)

補行甄審敵偽專科以上學生辦法

(本列南京通訊)教育部為甄審專科以上學

校畢業生補行甄審，將另設委員會辦理。登記日期，自廿七年十一月起，至卅八年五月底止。登記地點在本市教育部內。申請登記應繳證件：一，登證表。二，保證書。三，原校畢業證書。四，歷年成績單。五，自傳一篇。六，二寸脫帽照片二張。七，總理遺教管經統所著「中國之命運」讀書報告一篇。如能繳驗服務成績績者，得免繳讀書報告。(心)

美哥大研究院函謝贈畫

(本列南京訊)去年秋，教部專門委員會託美國許浪揚教授代表哥大師院中國校友會贈送該院中國名畫一幅，字聯一付。聞此名畫與字聯，已懸於該院圖書館正中，使全體師生得以欣賞，並知中國校友愛護母校之熱誠。該院長魯林羅爾博士，已代表師院董事會及全體師生來函道謝中國校友。(心)

最新双層大飛機出世

(本列華盛頓訊)最新雙層巨翼機名YC九十七B型，於一月六日已移交美空軍運輸處使用。該機由波音飛機廠製造，重七十一噸，可載五名機員和八十乘客，並可載貨八噸。其速率為每小時五百公里。(普)

聯合國充實我大學設備

(本刊上海通訊)聯合國教育科文化組織東科學合作館主任施茂德 (C. G. Bell) 於二月二日上午在黃浦路聯合國大廈，該館第一年前由聯總獲得用以購買科學儀器及工業設備之四百萬美元，分贈於交通、同濟、復旦、滬且、聖約翰、大夏、光華等七大學，以協助該七大學購置充實學校科學儀器及工業設備之用。十一時舉行授贈典禮，七校校長等均蒞臨參加。施氏先說明聯合國贈予此項金元之用意，隨即分贈各校校長，數量不等，最後由王元卓校長致謝詞，全體攝影留念。(誠)

環遊世界的美國女作家

(本刊上海通訊)美國專欄女作家荷蒂·佩絲，以環遊世界的姿態，最近到了上海，並帶了一個中國女中學生去灌錄音片，荷蒂又去參觀了宋寧齡女士所主持之福利基金會，又去「兒童福利站」，參觀工廠區苦難的兒童。這些兒童在第一兒童福利站受了教育，就回家石塘附近兒童，把自己所學的，教給他們，這也可說是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度。荷蒂見這些「小先生」們在小荷爾申中加教，她覺得很高興，把荷爾申的好些紅氣球，分贈給兒童。她也買了「我國土製的兒童玩具，準備帶到美國去，介紹給美國兒童。二月三日荷蒂乘飛機飛滬，以後還要到曼谷、加爾各答、德國、英國等地環遊一周，然後返美。(誠)

科學專家之新發明

(本刊孟買通訊)新藥「六二五七」，為孟買聖方濟各沙勿略大學化學系教授若·耶阿克君和卜納加上校三位化學專家所發明，他們以多年考驗室內工作之結果，發明了這種專治霍亂的妙藥。曾有八十五人患此症者，用此藥竟治愈八十二人之多，可謂霍亂之特效藥了。「六二五七」為該藥之藥名。(俊)

吳江學科免費教育

(本刊蘇州通訊)吳江縣民教館為普及推進民教事業起見，特會同吳江旅外同學會舉辦免費教育，分兒童班、成人班、婦女班三種。兒童班授以中高級國算常識各科。成人班輔導讀書閱報，及教授無線電使用修理方法和速記。婦女班專授毛織品結法、縫紉法、家庭衛生常識等科。自一月十七日起開始報名，二十日開學。地址在城區民教館。(燕)

職婦托兒所增辦小學

(本刊上海通訊)本市職業婦女托兒所，在開北同濟路所建新屋業已落成。兒童眾多，近為使幼稚園兒童升學及附近兒童便於就讀起見，特撥大夏一幢，本學期增辦同濟小學，招收一年級至五年級學生，寄宿班學額收，校長由該所主任徐靜之女士兼任。(誠)

救部次長強調救濟流亡學生

(本刊南京通訊)二月十一日，教育部次長

杭立武發表談話稱：數月來各地流亡學生在京漢等地留宿者數萬人，政府除予以臨時救濟外，並擬擴充救濟內地，俾使繼續學業，或資送回原籍學校。對於此輩學生之福利，各地同鄉會負責人，尤其是漢口的河南同鄉會張啓賢理事熱心努力，值得欽佩！最近南京市參議會市政廳及學生救濟會社會團體發起為流亡學生募集寒衣，此舉社會同情，對於流亡學生情緒，很有良好影響，故希望各地社會領袖繼續發動對流亡學生之各種救濟。(心)

東北青年發明空氣動力機器

(本刊上海通訊)東北青年發明家吳康厚，於機械科畢業之後，即發明一種發動機，利用空氣為動力，吳氏供職於志陽兵工廠時，因廠內設備之便，製造機器，潛心研究，十年如一日，如今該機大體業已成功。吳氏於東北局勢變化時，即來上海，將該機繼續研究改善，聞現正在中紡公司試驗中。(誠)

法科學家發明機器人造心

(本刊巴黎通訊)法科學家最近完成一種人造心，經會悉心研究試驗十二年之久，才有今日之成功。該「心」不但抽出血液，並能吸入氧氣，使血液復原。此則實驗即動物試驗所所長多瑪斯謂：此「心」已實成試驗時期。現有十個此種相似機器，正在建造。此對外科學價值極大，因病人本身器官正治療時，此「心」可用以維持生命。(賢)

斯舉發明 治傳染病

（本刊訊）新藥奧羅梅辛（Auroclaycin）和古爾洛合丁（Calomelatin）治癒各種傳染病，聞均有驚人效果。奧羅梅辛對於惡急性細菌性心內膜炎尤有特效。對於濕熱症、腸熱症及寒性肺炎，均有效力。此藥係丸劑，只須吞服數粒，不必注射，亦不需有勞醫師，極為便利。（一）

蘇州社教學院 公演民歌舞蹈

（本刊訊）蘇州國立社教學院民歌舞蹈社於二月二十三兩日為該社籌募基金，公演民歌舞蹈，有「迎春列車」、「農作舞」、「燕子舞」、「喀巴克」、「四川山歌」、「廣東山歌」等三十餘節目。每次精彩的鏡頭演畢，觀眾掌聲如雷，同時高呼「再來一次」！演員為觀眾滿意，只得重演一次。（一）

香港「時代學生」出版

（本刊訊）香港公教出版主任程野聲司鐸所主編之「時代學生」創刊號已於元月十五日出版，該刊第二期復於本月中旬出版。在國內時局混亂的今日，青年學生們正在歧路上苦悶徬徨，「時代學生」應時而生，實為文化界之佳音。它的立場鮮明，路線正確，沒有政治背景，不帶宗教色彩，且講真理，研究學問，授青年以正確思想，指示青年以正確路線，堪稱為適應時代需要的刊物，光照青年的路燈，該刊主編程野聲司鐸，

德學淵博，精明強幹，對時勢之觀察眼光敏銳，對時事實之批判透徹精當。對青年心理尤有研究心得，故「時代學生」在程主編之指導下，不但前途光明，且青年學生亦獲得精明導引云。（一）

神職月刊將出版

（本刊訊）神職月刊在平已復刊一年。近因時局關係印發發生困難。該刊創辦人麥培理公使特委任沈士賢居士在滬籌備出版「神職月刊」，內容方面將注重下列各項問題：一、神學和教律上之實際問題。二、傳教方法與經驗。三、教史、禮規、神修等問題。四、公教教育問題。五、與神職有關之一切社會活動。六、公教慈善事業。七、公教消息。按沈士賢司鐸曾留學羅馬八年，獲有法學博士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返滬法，瑞、英及愛爾蘭諸國數年，考察各該國之教育事業。去年返國，担任中國天主教教務協理委員會善會組主任。（一）

「新南星」雜誌準備復刊

（本刊訊）抗戰前廣東梅縣教區曾創辦新南星雜誌，推銷於閩粵等省及南洋各地華僑間，頗引起僑民之好評。邇來梅縣教區處於短期內將該雜誌復刊，以便服務社會人羣，現已請委國榮博士籌備一切。按國榮司鐸曾留學羅馬十二年，獲有法學及神學博士學位，又於羅馬拉特蘭新聞學院畢業，旋任羅馬觀察報記者。於二次大戰結束後，由歐赴美考察新聞事業，前年始返國云。（一）

廣州教區成立社會事業輔導處

（本刊訊）廣州教區原有公教進行會之組織，致力於教務之發展及社會事業之促進。邇來該

區署理主教及諸司鐸鑒於社會事業對目前中國社會之需要，特成立社會事業輔導處，以便大規模的展開工作，造福社會。該輔導處座落於石室天主教堂大廈中，由副總管司鐸任主任，葉湘司鐸任副主任，並組織有公教青年會等。（一）

鮑思高旅穗同學會開紀念大會

（本刊訊）二月六日晨九時三十分，鮑思高族穗同學會假座石室天主教堂及來賓百餘人，世六十一週年紀念大會，到會員及來賓百餘人，石室諸神長、社會事業輔導處主任劉長常司鐸，副主任葉湘司鐸本刊主編李善修司鐸及益世周刊主編劉宇聲司鐸均被邀參加，由會長何君命份主席並致詞，略謂鮑思高工藝學校培植出若干手藝並用的工業人才，為社會人羣服務，希望各位會員加倍努力，學照鮑思高聖人的救世精神，拯救社會人民。辭畢由各位來賓致辭鼓勵，旋由副會長靜筠小姐向各位來賓致謝辭，並強調各位會員決將加強對社會及教會之責任感，最後高唱該會會歌散會並留影以資紀念。（一）

香港將成立公教學生會

（公教報訊）此間（香港）教政當局，鑒於無數學子散處港內各中小學校，素多聯絡，特倡議組織全港公教學生會，已定於二月廿日下午二時，假康干諾道東帝行二樓公教進行社內召開籌備會，極望各校同學到時踴躍參加。在學生會之組織早已風行各校，惟公教學生會尚屬創舉，其對感情之聯絡，學術之切磋，實理之發揚將大有補助云。

本刊啓事(一)

逕啟者：本刊近於廣州特設總經銷處，此後凡寄本社之一切信函稿件，務乞 惠寄廣州一德路石室文藻總經銷處為荷。

文藻月刊社啟

本刊啓事(二)

啟者：邇來因物價狂漲不已，本刊無法規定價目，凡欲訂閱本刊者，請向廣州一德路石室本社總經銷處函洽為荷。

文藻月刊社啟

本刊徵稿啓事

敬啟者：本刊為符合 讀者之雅意，特做有關政論、經濟、教育、藝術、社會問題等文字。凡經本刊揭載者，從優奉酬，敬希踴躍 惠稿是幸。

文藻月刊社啟

文藻月刊 第二卷第三期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出版

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

編輯者：文藻月刊社

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

發行者：文藻月刊社

廣州市光復中路五一號

印刷者：光復印刷社

電話：一六二一二

總發行所：廣州一德路石室

Orna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國字第三六九號
江蘇郵政管理局第一類新
聞紙登記執照第二五三號

1949 年

第 **4** 期

文藻月刊

第二卷 第四期

眞民主眞和平

牛若望

人生漫話

蕭先禮

混亂時局與「民意」

李善修

假如我是一個詩人

絲 藝

閔增蒂機樞審判案之分析

秋 水

各國對閔增蒂機樞審判案之反響

河 山

近代天主教社會運動的起源及發展

黎正甫

郭時敏

人可以自殺嗎？

曉 星

雷鳴遠老人抗戰記(續)

昌 小 禹

「前夜」續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出版

眞民主眞和平

牛 若 實

和平，無疑的是古今來人人之所嚮求，所企盼，所以自古至今，除了幾個在政治，權勢，財物，享受上有野心的人，沒有不反對戰爭的，因為其危險，「帶械以戰，殺人盈城；停野以戰，殺人盈野」。我們如果熟讀歷史，詳觀古今戰事，地無不白骨，殷灘的紅血，試問那些死者，格究爲了什麼？「將成名萬骨枯」，爲成就一個人的「功德」，犧牲若許無辜者的生命，其價值之爲正爲反，有心人自會給以一個公允的評斷！老子以爲「伴兵不祥」；墨翟非戰非攻，而孟子則更進一步，他以爲「善戰者，服土刑」。但在野戰的人，也必然拿出一套好聽的名詞，說什麼是爲了民生，是爲解民倒懸，猛烈於水火，爲要達到民的目的。這些話，何等光明，真是好聽！但一談其實際，則往往是不對題，雖是作反而文章！羅蘭夫人曾說：「自由，自由，幾是作反而借你的名義，作出了多少壞事」；如果把她的話變一下：「民主，民主，幾多人假借你的名義，隱瞞了他們的慘痛現象，恐怕自古以來，沒有如此之甚；幾多假借來，國共兩方的人士，向是標榜民主，但幾幾例有，主權何在？我們只看見民生的憔悴，只看到礦產，沒見到建設；稍進點說，自辛亥革命起，到今天三十八個學年中，第一

天是人民作主！那一天是人民享福的日子？過去我們國內是有大貧小貧之分，而今天可以說，除了幾個空門資本，可以不到大眾生活，而消遁自在外，其餘的人，大概都變成小貧餓殍了，意思是：過去有飯飯也吃的，現在飯也沒得吃了，從前生活苦的，現在更苦了！「水陸火熱，民不再生」，正是今天的現象，誰爲之？操縱政治的人，假了民主的美名而作出了如許的壞事！因此今天玩政治把戲的人們，都該深自反省，潛悔前非，放下屠刀，向民衆懺悔，向民衆求饒，不要再假民主的名義，去滿足他們政治上的慾望。

要想實現和平，必須實行民主。所謂民主，不是說每一個國民，都去親問政治；所謂民主，是執政者，當權者，要尊重人民的意見，要尊重人民的權利。因爲執政者所有的權勢，本是民衆所有的權勢，不過民衆不能個個都過問政治，於是把自己的權勢，假乎於人，請人代理，是以執政當權者所有的權勢，本非他本身所有物，只不過是代理人耳而已，所以在民主政體下，執政者稱爲人民的公僕。甲家出錢僱一個僕役，家中人人都希望那個僕役善盡厥職，使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享受清靜幸福；假定該僕役，不遵那個家庭中人的意見，借用家庭中的權勢，而只爲私人權慾，甚至於破壞家庭的聲譽，擾亂家庭的秩序，是

爲惡僕，那僕須受懲處，必該辭退。一家如此，在國家也是一樣的理由。

要求和平，必須實現民主，這話定而不移的真理。但爲什麼革命了幾十年，但民主也有了很長的歷史，而民主仍未在國實現？我們認爲這個可以很容易找出來，那就是因爲民主高調的人，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他們沒有決心誠意來完成民主的任務，換句話說，他們仍是自私，私於個人，私於黨派，他們變了假小圈子，把享受權變到自己的小圈子內，而把民衆却拋到痛苦呻吟的地獄去，私！害了他們自己，毀壞了國家，殃及天下良心，私害了國家人民，使一般執掌權勢者，不問人民的痛苦，只求個人的利益。這些行爲，都是違反民主的和平目的，就是要針對着這些違反民主的行爲去下工夫，去努力革命；如果不能把這個「私」字掃除，永久不會成功，仍然是戰爭相繼，草菅人命，荼毒民生。

民主與和平的基礎，和平又爲一切人之所嚮求，而和平仍未能實現的原因，上邊我們指出來是一個私字在作祟。雖然理論很明確，並可由歷史作說明，往往在政治上成功的人，無論其政體如何，沒有不是以人民爲一面爲人民謀幸福的人，他們是與衆同樂同苦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他們成就的大小多

少，全視其爲人民的程度以爲斷；反之，如果不是爲人民而只圖一己之私，初雖若有所成就，而終必歸於失敗，適者無窮，即以最近者言，吃飽風蛋，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墨索利尼，當其盛時，有誰敢想其有失敗，但爲時幾何，不只本身喪亡，且斷送了整個國家。試一追問其原因而致此？只是一個原因，私於己，私於小集團，而不是爲了民衆的生存與幸福，終必失敗。就在我們國內的歷史，也有同樣的事實。歷史雖不重演，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差分毫，勢所必至，理在天然。

姑在我們人民的立場，來評斷今日國內的情勢，我們認爲國共兩方面的作風，都是走的失敗的途徑。何以言之？因爲從理論來說，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黨所號召的新民主革命，大體看來，宗旨大抵相同，目標也很相似；但爲什

麼他們還要彼此相打，不能立即言和？這其間的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因爲在他們的黨派中，暗藏游說得利益的集團，這個集團，不完全是爲黨門資本，而是整個集團。這個集團的投資，第一是殘酷的掠奪者，所以與全人民對立；第二是在政治經濟上毫不放鬆私利者，所以與真正民主相對立；第三是放棄原有的立場，所以與自己相反對；前後矛盾，如出兩人。我們試一試觀察當前南北的現象，不都是以上所說的話的證例嗎？國民黨在北伐成功以前，和成功以後的作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了今天，離去孫中山先生的主義更遠，所以由國民黨所組成的政府，才招致了目前的各種失敗！他們如果想挽回頹勢，必須從本身改革作起，不然他們必然要害了自己，苦了民衆。至於共產黨所標榜的主義，固然也是民主，但據我們所知道的，那也是一套面具，後面

也是藏着一個私，私於自己的黨，因爲私於自己的黨，他絕不許非其黨者的生存，他們統制一切，使人毫無自由可言。最近在北方查封非共產報紙，便是一個證明；他們又私於己，前幾天帶戲，毛澤東進北平時，前後有幾十部汽車帶護，他住在什麼地方，飲食如何，報紙上雖然沒有報導，但可以「想當然耳」。

民主既是要以人民爲主體，要服從大多數，今天全國的民衆，又無不祈求和平，企盼和平，所以無論那黨那派，執政與在野，都該尊重人民意見，服從人民意志，放棄私人私黨的利益，排除私人私黨的偏見，放下屠刀，各自懺悔，共謀國是，共圖富強，以期辦我國於列強之林，登人民於邦國之上，實行真正民主，實現真正和平。

（三十八年三月四日於五羊城）

人生漫話

蕭先禮

人生是快樂還是痛苦？如果你再加留意的話，你可以聽到各種的人在向你訴苦，從來聽不到有人述說他個人的幸福與快樂。快樂，我相信會存在人間，不過一般的人難以感覺到的原因，也就是人的奢望不易滿足，得一面望十，得十而望百，得的越多，食的也就越多，且是愈老而愈貪，這種「貪」性就是幸福與快樂的破壞者；假使能把這種貪性根除，自然就會感受到人生的幸福與快樂。

幸福的來臨，不要過於歡樂；幸福的大海裏起伏着苦惱的波瀾。災禍的遭遇，也不必過於悲哀；災禍的原野裏蘊藏着快樂的種子。我們處在這

混亂的世界上，需要清楚的頭腦，來徹底認識我們的一切，平息苦惱的波浪，栽種快樂的種子。

向人訴苦，是苦者的表示，是隨意取得人們的同情與憐憫，然而，取得了人們的同情與憐憫之後，自己的悲強而毅力却是喪失殆盡了。

青年嗎？如果自問尚不失爲一個青年的話，就應當熱忱地供地一揮，不要緊喊着「渺茫空虛」，更不要咒咒着環境惡劣，環境固然可以左右人生，反之，人生也可以轉變環境；共難苟安，只能在環境之內徘徊不前，勇敢奮鬥，才可以透過惡劣的環境，走上光明之途。

混亂時局與「民意」

李善修

「民意」一辭，在現代人心目中是很受歡迎的名辭，大家聽到了它，在精神方面似乎覺得有點兒慰藉。的確有些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有時藉民意投票和平解決了。現在世界各民主國家，無不以「民意」作為行政的標準，就連極權獨裁的國家也是以「民意」作招牌，進行他那陰謀不軌的卑鄙行動；至於一般政治家更是開口「民意」，閉口「民意」的唱高調。「民意」一語，好似是二十世紀的產物，似乎只有二十世紀的人才配開口講講。其實「民意」的倡導，早已為中西古人所注意。西諺有云：「民意即天意」(Vox Populi, Vox Dei)。我國古人也說：「天聽自我民聽」。可見中西古人對於「民意」是如何尊重了。只因當時環境的限制，他們對於「民意」的倡導沒有現代的普遍，沒有現代的深刻，更沒有現代的冒牌弊端吧了。

「民意」二字究有何意，應如何表達出來？大多數的人似乎對它模糊不清。「民意」二字的真意，乃生活在現代社會上的人對於某事所有的共同意見。社會上的人如此衆多，大家思想不同，見解不同，主張不同，如何會表達出共同的意見？這當然不是一件易事，不過在不同之中，也會有思想相近之人，他們會漸漸的接近，走到同一路線上。在每一個國家裏都有一部分先知先覺者，他們因有共同的目的，往往組成黨派或團體，利用種種方法與措施，以求達成其目的；他們為求本黨本團的發展，不惜利用種種宣傳方法和工具，以爭取人民的贊助和擁護；他們利用最新式的宣傳工具：報紙、電台和電影，向廣大的民衆，宣傳該黨該團的計劃和策畧，以爭取民衆的擁護和同情。社會上的大多數民衆是沒有什麼主見的，他們天天閱讀各黨各派的報紙，收聽他們的廣播，觀看他們的影片，對於他們的宣傳和主張，自然會根據個人的思想和見解，發生不同的反應；或反

對，或贊同，或自己另有高見。在若干問題上儘管大家意見紛歧，然而在一些切身重要問題上，總有大多數人的意見，不會距離太遠，他們會漸漸走向接近協調的路線上。如果該黨該派的計劃和主張以及實行的各種措施，是趨近正理的指示，適合民族的環境的要求，真正是為國家謀福利，為人民求幸福，大多數的民衆自然會歡迎它擁護它，這是毫無疑義的，否則大多數的民衆自然會對它深惡痛絕了。這就是所謂真正的「民意」和真正「民意」的表現。

任何黨派或團體，如果獲得了民衆的支持，它的成功是毫無疑義的，反之，一個為民所棄的黨派或團體，它的命運早已註定了失敗。「民意」既有這樣強大的威力，大家對它自然談相爭奪。一般狡猾之徒，雖然明知自己的黨團是主張極權獨裁的，但為獲得人民的擁護，以求本黨本團之成功，不惜外披羊皮，內藏狼心，喊出種種漂亮的口號，滿口民主自由，民意解放，設法打進各階層以圖其宣傳之能事；對人民之一切需要滿口應承，表示他們的一切處處為人民着想。一般民衆既不懂得他們的內幕，往往信以為真，上了他們的圈套，希望他們成功，歡迎他們光臨。待他們真的成功光臨了，面具揭穿了，真象顯露了，處處實行控制，時時製造恐怖氣氛，人民自由被剝奪，生活同樣無辦法，這時一般民衆才恍然大悟，以為自己已受了欺騙，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為此民衆的表現不能漫無標準，對於任何黨派團體的宣傳，須用冷靜的頭腦，加以客觀的考慮，不能只聽他們的甜言蜜語，尚須觀察他們的行動是否與宣傳相符合，研究他們的目標是否為民族着想，他們的策略是否趨近正理的指示，適合本民族的文化傳統，適應本民族的環境需要。根據這些觀點作為取捨的標準，才能不被欺騙利用。

有一等人，見國家搞得不好，對政府深表不滿；因此對於一切攻擊政府的言論或力量，不分青紅皂白，概予以深切同情，希望這些力量壯大起來，推翻現有統治勢力，組織新政權，大家換換胃口。這種思想，固然有它的片面理由，不過也須慎重，不能過於感情用事。國家搞得不好，當然需要改革，這是大家所迫切要求的，然而應如何革新始能收效？這却是應當仔細研究的，不能感情用事。一切反對政府的言論或力量，它們的目的，不見得是為改善民生或解救民族的，恐怕事後另有背景，恐怕它們的目的是在奪取政權，自己升官發財，驅使着全國民衆為他們作牛馬。假使現在的政權是真的壓迫人民的，人民自然應予反抗，以求政治之改善，民生之復興；如果此時另有一新生勢力，欲取舊勢力之位而代之，對人民禍福深釋，人民當然應同樣予以反抗，絕無歡迎之理；因為就人民方面說，無論何方掌握政權，人民同是受壓迫，受敲榨，所不同者乃換換主人而已；另外於新舊勢力更替的混亂局面中，人民還得多遭受一份塗炭，彈此看來，擁護新暴力，以求打倒舊勢力，是前門驅虎，後門迎狼的勾當，不但不是民意的表現，而且是愚癡的行動，就連被擁護的一方，恐怕也在暗笑這一等人的愚癡。「民意」是非常寶貴的，不能盲目的表現。在擁護某黨某團前，必須對該黨該團的主義和策畫，已有客觀深刻的認識，否則不思不想，趁一時義氣的衝動，便盲目的同情擁護，這不但斷送了自己的身份，而且還成了民族的千古罪人。

全國的人民，自己應該有個鮮明正確的立場，無論何黨何派，執政的或在野的，如果他們不尊重人民的權利，不謀求人民的福利，便是違犯民意，便是禍國殃民的盜賊，應不客氣的予以痛絕。全國人民應當把擁護自己，使自己的意見，有左右政府和一切在朝在野政黨的政變的力量，使之為人民効勞。希望全國人民，尤其是全國知識界和新聞界，要振起自己的正義感，在民衆間散播正義的種子，領導全國人民和民主之敢搏鬥，要把一切投機附勢，標奇立異以求營利的種種私念，剷除淨盡，以免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如此作來，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達成自己的任務。

假如我是一個詩人 蘇藝

假如我是一個詩人：

我要使我的讀者讀了我的詩：

在黑暗中尋得着光明，

在痛苦中仍含着微笑。

我要啓示他人生痛苦的成因——和宇宙間的奧妙。

假如我是一個詩人：

我要使青年發覺人生的樂趣，

使老年人童心來復；

使人間不留酸辛的滋味，

使宇宙充滿生命的光輝；

使晚霞更加鮮明，使春光更加明媚。

假如我是一個詩人：

我要叫鳥兒們多唱幾支歌；

叫園中多放幾枝花朵；

叫孩子們更加活潑，

叫農夫們快樂工作。

假如我是一個詩人：

我要請萬物讚美大造；

叫溪水低聲地細語，

叫星光不停地閃爍；

叫失意的青年把垂喪的頭抬起，

叫消失的面孔掛上微笑。

閔增蒂樞機審判案之分析

秋 水

自基督立教以來，在此一千九百餘年之中，以樞機主教之崇高地位，而慘被無辜之審訊與判罪者，匈牙利之閔增蒂樞機 (Card Mindszenty) 實為第一人！這一驚天動地之案件，由於匈共政府之胡作非為，已引起舉世各民主國家之嚴重抗議。這不僅是匈牙利的國內事件，而且是國際共產政權企圖消滅宗教，侵犯人權之序幕。由於這一個案件意義之重大，茲將該案件之前因後果介紹於讀者之前。

一、背景

匈牙利是一個天主教國家，擁有九百四十餘萬的人口，其中天主教徒之人數為七百零一萬七千人，約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二，因此天主教會的力量非常強大；而代表天主教會的最高領袖，便是閔增蒂樞機。

匈牙利上次大選的結果，共產黨僅獲得全國人民百分之十七的選票，在議會內只占少數席位；但由於蘇聯駐軍之非法支持及援助，竟以暴力奪取政權。

當時美國杜魯門總統曾公開譴責這種非法奪取政權之「暴行」；同時英美等國政府也曾作外交上及文字上之抗議。但對於既成事實——匈牙利共產政府終於無法否認，只得繼續維持着外交關係。

匈共政權既然只有全人民百分之十七的擁護，而匈國天主教徒却又佔全人口三分之二，在選

舉比例之下，匈國共產黨自然不能安心，自然心生妬意，由妬忌而淫毒，乃必然之效果。當然，毫無疑問的，全世界的天主教會包括匈國天主教會之內，並非政治性的團體，而僅為宗教團體的一種，話雖如此，天主教會崇拜天主，主張博愛，提倡自由平等，這一切，正與共產主義的教義針鋒相對。何況匈共產政權基礎之薄弱，對於強有力底天主教會，時時在一消滅萬已的思想，乃為勢所必致。

最近據美京全美公教大會沈恩教授 (Mr. Fulton J. Sheen) 之說明，遠在一九四五年宗教於舉行樞機祝職大典時，即已親見匈國天主教會將來所遭之悲運。沈教授說：教宗向每位樞機行授紅帽禮時，必口誦下列辭語：「依教會之禮文式，此紅帽為一種徽，——於必要時你應準備流血，來証實你的信仰」。沈教授又說：當教宗以紅帽授予閔增蒂樞機時，教宗曾說：「你將為第一個」。從此可見，匈國天主教會的困難和迫害，早在教宗的明見之中。

沈教授又說：兩年以前，閔樞機在美時，他即預知他將被判死刑。但他仍堅決處歸匈國，去受十字架之苦難。

遠在去年六月十六日，匈國會通過一項法案，使全國所有學校，包括教會學校在內，完全脫離宗教之關係。閔樞機當時曾發公函，通令匈國

所有教堂鳴鐘，以誌悲悼。在當時緊張空氣之下；閔樞機即已有被捕之風傳。

據二月三日紐約時報雜誌也納訪員之報告，還在閔樞機被捕以前，他曾表示，如其本人為教會政府開諒解之唯一障礙，他其即離開匈國，再不返回，但他附有條件，即匈政府與天主教會間之諒解，必須對全世界加以公佈；並請國際機構，從事調查此項諒解是否已在實行云云。

去年十一月間，閔樞機已預知未來之事變，曾經寫了一封信，其中的要點最近已藉教廷公佈。依據此信之要點，證明閔樞機在審訊中之供詞，概屬偽造無稽，這信內的要點是「匈國政府當局對於失去自由之人所設的一切，將為偽造的或不真實的」。「如果我被捕，我將來之口供，勢必為人類歷前所犯過失之結果。此在法律上殆為無效。特此預為聲明。」由此可証最近匈共產政府審判閔樞機一案全屬非法；而閔樞機被捕即神志未失以前的預告，全屬可靠可信。因此，即可推翻匈政府審判案中一切而有餘。

此外，去年十一月間，閔樞機另有一函，經於去年十二月英國天主教週報 THE TABLET 發表。此函是可表白閔樞機光明正大底心情，和他所遭遇的無限苦痛。該函的譯文如下：

「在我的前聲中，沒有一位像我這樣的被判

「這許多巧妙的謊言，百分之百的證明其爲，它雖在繼續而頑強的擴張，它緊密的圍繞着我，這是我七十八位前輩所未遭遇過的。」

「我爲天主，爲教會，爲國家而祝福，這是我——世界上最孤單的國家——的傳統所加在我身上的歷史任務。」

「與我國的痛苦相較，我的命運毫不重要。」

「我不歸罪於那歸罪於我之人。」

「如有時必須顯明此種情形，我的解釋係爲眼淚的橫流，痛苦的爆發，和我民族的正確感。」

「我正爲正義及慈善之世界而祈禱，並依吾主所示，爲我的仇人祈禱，因爲他們不曉得他們作什麼。」

「我從我的內心寬恕他們！」

按此信的每一字句，都有崇高的意義。當時因樞機內心的苦痛，更是躍躍紙上，而他的被捕，被審訊，被判罪，都已早在意料之中。讀者必須先明瞭了上述的背景，然後才能了解這一重大案件的意義。

二、拘捕審判之經過

(甲)被捕

一九四八年聖誕節之翌日午夜，因樞機突遭拘捕。據一般人之揣測，何以因樞機不於白晝被捕，而獨於午夜？事實上，因樞機慘遭無辜拘捕，此已爲第二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爲納粹領袖希特勒無辜拘捕，當時係在白晝，因樞機隨捕者沿路步行，兩旁見者無不爲因樞機呼冤祈禱，而因樞機則以手畫十字，爲兩旁表示同情之民

衆祈主降福，並表示匈牙利人民亦不能逃出與此同樣之命運。此後因樞機雖告釋放，但在匈牙利人民四腦中之記憶猶新，即現在匈政府允寬領袖方面亦未能忘記此動人的一幕。爲避免引起匈國人民之熱切同情及深刻反感起見，故於午夜之中將因樞機予以捕去。

最近據在流亡中之匈國議會議長 Károlyi, Valde 二月九日在紐約之談話，因樞機被捕之開始三日，在匈以布達佩斯警察局內拘留。此後即轉交軍事當局秘密拷問。經過八十二小時不斷之盤問——在所有審訊中，因樞機均被追迫站立，一有拒絕，即將鮮血淋漓之同案被告帶入。同時又以藥品置入因樞機之飲水中，使其發生不能忍受之頭痛！德國之口渴及意志之癱瘓。

在因樞機被判罪以前，匈政府發言人 Tokés 說明在因樞機被捕以前，匈政府曾在適當時間內將其所犯罪名詳告教廷，希望教廷有撤換因樞機之機會（詳見以下「與教廷關係」一節）；但因教廷置之不理，故不得不逮捕，而於既捕之後，即不得不予判罪。按此係匈政府迫使教廷犧牲最高原則之諷刺。如果爲求保全因樞機個人之生命，而犧牲天主教之最高原則，則天主教將不復能在全世界（包括匈牙利在內）立足。反之，依匈政府所謂，因樞機之罪狀確鑿，如果屬實，又豈能因閉樞機之被撤換而歸於息滅？如此，則匈國法律之謂何？今者匈政府發言人爲求緩和舉世（包括匈國）人民之抗議起見，作此聲明，若非欲使教廷犧牲最高原則以不能立足，即係匈政府自身視法律如兒戲，二者必具一於是矣！

尤其事實上之聲明，後者之無可逃過，殆爲舉世所共見。誠善國古語所謂「作偽心勞日拙」者矣！

(乙)審訊

因樞機自慘被拘捕以後，即遭漫長時間之秘密詢問，已見前述。而所謂正式之審訊，自二月三日起，至二月五日止。以如此短促之時間，審訊匈政府所宣佈之十分嚴重之案情，誠有令人大大感而不可解者在。

因樞機被捕之翌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七日，匈政府宣佈之罪名，爲（一）企圖推翻現政府並陰謀恢復 Habsburg 王朝；（二）請求外國干涉匈國之內政；（三）從事於幣制之非法黑市交易。

二日以後，匈政府公佈所謂樞機「親筆」所作之承認，內有「我在匈國及外國組織推翻共和之力量。從我幼時起，我即反對匈國人民之每一民主政策」。

審訊之第一口——二月三日，因樞機否認參加推翻共和政體之陰謀。同時說明關於外匯黑市交易之罪名，樞機本人僅承認其知曉教會內低級人員從事此項之交易，（或說此係用於教會救濟之事業）。但最後說明：

「我覺得我僅部分的犯罪。」

「若干罪名在原則上及節目上，我是犯罪。但我不能承認會參加推翻民主政權之陰謀的結論。」

於此，發生何以因樞機直認罪過之極大疑問！

一說：樞機承認「在原則上」犯罪，因而違犯共產政權之法律。彼僅承認此事實——樞機本來反對共產黨政策、信仰及哲學。

一說：此係樞機在被公開審訊之前，已受深刻之苦痛，並已被特種藥品藥庫所放。樞機在被捕以後，即已被殘虐待遇不得不成為完全衰弱之人。

一說：匈政府拒絕美英外交及新聞人員謁審，顯係證明匈政府所宣傳「公開審訊」一節全屬虛偽，最低限度因樞機並未能得到公開及公正之審訊。常前美使館雖取得旁聽証三張，但臨時接獲匈政府之通知，雖有旁聽証，亦不得入場。至於英使館請求旁聽証，根本未得許可。美英使館雖為此提出抗議，而無可如何。二月四日英抗議文件內，曾保留其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和約下之權利。依和約之規定，匈牙利誓予承認並保持政治、人類及宗教之自由云。

一說：匈政府公佈審訊時之照片全係偽造，實則審訊時並無觀審人員，仍為變相之秘密審問。一說：匈政府廣播審問之經過，細聽之下，樞機在被審中之表示，全係藥力之影響，尤其從聲音上之背調更為顯著。樞機又常常失去記憶及有錯誤之文法。此在常人平時殆不可能。

一說：樞機個人之律師 DR. GOH 未經被核准出席辯護。而匈政府指為樞機所指定之辯護律師 DR. KOMAN KICKO 是自一九一九年起之老共產黨員，當然根本不為樞機辯護。一說：匈政府公佈樞機構成罪名之証件，其所謂樞機之「親筆」，實為偽造。若非與其平時

書法大不相同，即類似做假之嘗試。還有，樞機過去之親筆文件的原件，無論重要之程度如何，必再三改正。而此次匈政府公佈所謂「親筆」証件，竟無一處之修正，此即樞機過去若干年來之習慣完全不同。在樞機被判罪以後，被匈政府武力威脅逼迫偽造「親筆」証件之匈國書法專家 Alois Sautner 及其夫人 Hanne Fiechler 二人業已自匈京逃到維也納，並公開聲明樞機審訊中所用若干「親筆」証文件，係屬偽造。他兩即係被匈政府威嚇而偽造此等証件之人。同時他們並聲明樞機曾被藥品藥庫。按此為實在之人証，同時又確實有力的推翻匈政府所謂「親筆」証件之偽造。匈政府敢天乎？敢人乎？天不可欺人亦不可欺，唯自欺耳！

匈政府於二月三日又公佈所謂閱樞機於一月二十九日致匈國司法部部長之函件。雖不能獲得閱樞機之証實，其真實性雖有甚大之懷疑，但為讀者之參攷起見，姑將原文附錄於後：

「我請求司法部部長考慮我之聲明，此為我之請求」。

「有些時，由於我對政權之不睦態度，我被歸罪從事於損害教會與國家間之和平。」

「關於此第一一部分之歸罪，事實上我當府重應有條件。現在我誠誠減輕此現存之緊張」。

「在此次審訊以前，我在原則上自動的承認我犯起訴書內所檢舉之行爲，一依法律之規條」。

「在將來，我將在匈牙利共和國主權的基礎之下，估量匈國之內及對外的事務」。

「在此種承認及聲明以後，對於我個人的審訊似不可要。因此，不為我個人，但為我之地位，我請求將我的案件，與二月三日的審訊加以分離」。

「此種決定，較之最不利的審訊，行將助成解決。將來和解之後，我將聲明我的態度阻止了解。在他方面我認爲教會與國家間之了解，實為必要，特別在尚未決定之時」。

「我將願參加促成此種瞭解，根據教會法律的精神及教義，避免我個人可能為和平的障礙，並使所有力量能一心避免特殊的障礙，於此我自願聲明，自然不任任何壓力，我願於一時間內取消我職位之執行」。

（附註）教廷方面發言人曾為此點指出：關於樞機職位的解除，唯有教皇有此權力。既非其本人之自由決定，更非匈牙利政府所可干涉云云。按此或為教會門外漢偽造樞機信件之又一間接證明。良以無論如何，閱樞機對於此點理應瞭然，而不應有所誤解也。

「如果天主教主教兼之多數決定此可有利於（教會與國家間）了解之總結，我將不加以反對。同樣的，我將不反對與在此方面而有最後發言權之教宗的同樣和平之實現」。

「在相信教會及國家均將有利於實際的和平之中，我作此項聲明。否則，如無和平，則本國生活將在危險之中」。

終審之日——二月五日，閱樞機又發表聲明如下：

「余立在此地，帶着半世紀以來正確教育及

基本原則之遺傳。此等基本原则深印於人腦中，好似鐵烙嵌入地而上一樣。」

「此等基本原则，使吾人走向正路，好似鐵路使火車直前通一般。」

「現在吾人立於警察當局及法庭之前，所有問答，不佈開導權力，抑日開導靈魂。」

「關於我之答復：我感謝天主，在我一生中，我從未喪失我之善意。我絕未與法律發生衝突。如果在我所不能控制之環境，使我在衝突之中，我只有道歉。」

「其次我感謝天主，依我良心之判斷，過去及現在，我並非匈牙利人民之仇敵。」

「過去及現在，我從未使匈牙利的工人和農民，發生不安不利之事。我的家庭即屬於工農階級。」

「我從未要在任何社會階層之中，奪去屬於彼等之任何權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會作過非常困難之歷史工作。」

「過去我被認為教義與博愛之宣傳者。對土地改革問題，及教會與國家之關係問題，我會發起數次。」

「因此，我覺得必須提起，過去一九四五年五月間之主教會議，曾在公廟內，對於新地主予以降輻。」

「主教會曾四次頒佈宣言，認為教會過去既未奪取動勞小地主所應得之土地，現在亦不要求如此而為。」

「教廷從未非難此項觀點。」

「在考察我的康正良心的過程中，我感謝天

主，我並未被證明為人民之仇敵。我從未反對教會與國家間之和平，而且我欲有一永久之和平。」

「現在我的立場，在本年一月二十九日我致司法部長之信內，已有所表白，而且此信已在法庭宣讀。」

「我現在維持此項立場。」

「事實上在我意料以外，我與法律之一點或他點發生衝突，我口承認，我提議償還國家財政因我蒙受之損失。」

「今日我願作以下之祈禱：

「在這些日子中，天主給予和平。」

「不為未來或遙遠之將來，但為這些日子。」

「我為我所忠愛的教會，請求和平。同時亦為我所表示服從之匈牙利國家請求和平。並為我的靈魂，請求和平。」

「我請求天主給予法庭以特能通過保護國外及國內解決之智慧。」

(丙) 判決

二月八日匈牙利人民法庭下了判決：

開增蒂樞機之罪狀：叛國，企圖推翻共產政府，希望恢復 NAPSIBUCO 王朝，非法經營美金黑市。判決：終身監禁。(即中國所謂「無期徒刑」)。附註：其他同案人員：

The Rev. Bela Iparivik 罪狀：叛國及外國投機。判決：終身監禁。

Prince Paul Esterhazy 之罪狀：企圖推翻政府，及外國投機。判決：十五年監禁。

Prof. Justin Batanyai (布達佩斯大學宗

教法教授)之罪狀：企圖推翻政府。判決：十五年監禁。

Lajos Toth (天主教報紙 Zenevei 之前主筆)之罪狀：叛國。判決：十年監禁。

The Rev. Nagy 之罪狀：叛國及企圖推翻政府。判決：六年監禁。

The Rev. Nagy 之罪狀：外國投機及未向政府報告罪惡。判決：三年監禁。

(附註)匈牙利政府為達所謂「開權機罪筆」之條件。其中列舉樞機之罪名為：叛國，推翻共和，私營外國黑市，投機，反對學校及工業國家化，反對土地改革。及至判決以後，又發表一百八十六頁之罪證書，歷述審判之經過。審判時拒絕外人之問審，而審判後大事宣傳，自不可信。

(丁) 上訴

在匈牙利人民法庭判決之日，開權機即表示不服，向匈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依匈國法律之規定，最高法院於接受上訴後，固可能減輕判決，但亦可能加重判決，由終身監禁改為死刑。惟迄至現在，最高法院尚未採取任何行動耳。

據匈牙利政府發言人二月十六日之言語，依照匈牙利法律之規定，倘有被判決死刑者之上訴，受有時間上之限制。換言之，即最高法院必須於此規定之期限以內，採取行動。因此，樞機之上訴案何時受理，殊屬未定。對漫長夜，公如之何！

三、閱樞機審判案

與蘇聯之牽涉

在逃亡中之匈國國會前任議長 M. BELA VARGA 在紐約表示：俄國決定一切，已失去取悅匈國人民之同情。俄國實行暴政，以期打破抵抗。現在匈國人民已準備不敵偶勝之地步。二月十五日維也納消息：匈政府原擬殺死閱樞機，但最後一日之早晨，接獲俄國莫斯科方面之訓令，指定期判罪，並說明無論如何不得判決死刑，僅為可能減輕之終身監禁。其後，又說明蘇方之命令，乃必須為可以上訴之終身監禁。據一般之推測，莫斯科訓令之原因不得而知。但一般認為莫斯科恐怕樞機之被處死刑，將不利於蘇聯所謂「和平運動」之宣傳，並似將影響其對於德威爾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建議。

總之，除蘇聯而外，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都是蘇聯之傀儡，一切重要決策，（包括匈政府對於閱樞機之審判在內）都將遵照蘇聯之訓令，而無例外。唯有理解這一點，才能懂得世界的局勢。否則即不免受蘇聯宣傳之欺騙與麻醉矣！

四、匈政府反宗教之一貫政策

(甲) 反天主教

在閱樞機被捕後之不久，匈政府即命令所有匈國之天主教神父，必須與教廷脫離一切關係。並命令承認將努力使匈國天主教會國家化，此為匈政府陰謀天主教國家化並以天主教會為其工具之設計。

同時，匈代閣總理又向匈國天主教會發出哀的美頓書，要求：

- (1) 由現有十三名主教，減為四名。
- (2) 此四名主教，必需由政府任命。
- (3) 此四名主教，必須與教廷脫離一切關係。

當經匈全體主教答覆：彼等不能接受此項建議。

據任匈美使 CHAMIN 在國途中——之說明：在閱樞機被捕以後，匈國政府仍在逮捕天主教人員。

不經宗教之任命，於閱樞機被捕後，匈政府擅自任命 Magyar 主教 Cardinal 為閱樞機之繼承人。

(乙) 反對基督教

在匈國全人民中，天主教徒佔三分之一，為極大多數。僅次於天主教徒者，為基督教徒，約有五十萬人。匈政府藉口匈國反教， Lutheran Church 主教 Lajos Ordos 於接受美國新警反教徒五十萬捐款時，未向匈國家銀行登記之罪名，而判令下獄。但主教 Ordos 拒絕辭職。二月十三日——閱樞機被判終身監禁後五日，路德教堂已被迫完全置於匈政府管理之下矣。

從上述，可見匈政府實有一貫之反宗教政策，初不限於天主教會，更不限於閱樞機個人。此為共產主義極端政策之自然趨勢，無足怪也。

五、蘇聯之衛星國反宗教之一斑

在匈政府審判閱樞機終身監禁之後，接濟在蘇聯波羅之其他傀儡國家內，有一連串的反宗教之惡政，在分別敘述之先，願將對於此項政策之動機與目的，俾助讀者對於國際局勢之理解。在美國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劇烈進行之今日，西歐經濟之復興已在邁進之中。蘇俄控制下之東歐國家在經濟上已感窒礙莫及。吾人知道，在二十世紀之今日，經濟與政治是有密切而不可分離之關係的。宗教雖非政治性質之團體，但在維護正義自由及平等的大道上，實有其不可磨滅之作用。此種極端政治之共產主義自屬不能相容。目前蘇聯也在經濟方面依據壟斷制度的組織其所謂經濟援助之機構，藉以緩和東歐國家所感到經濟落後之情緒，並從中更加統制東歐經濟之命脈。雖然，在政治方面亦不能忽而不顧。因此，遂有各國反宗教之運動，此在表面上為反宗教，而在實際上則為剷除異己之反對派，並陰謀藉此加強其在政治上之極權統治。此殆為政治經濟壟斷者下之平行政策。明乎此，才可理解目前國際局勢之如何動盪而不安定矣！

(甲) 波蘭反宗教之行動

二月八日消息，波蘭警察拘捕超過二十名之天主教神父，其原因在於神父們在教堂宣讀主教 Stanislaw Adamus 之公函。該函舉行，為服從天主教之服從人更為重要。在事前警察曾阻止神父宣讀此函。

(乙) 保加利亞反宗教之行動

二月十日保加利亞檢獲十五名反教神父，其罪名為開賭博及與英美政治代表發生關係。已經拘捕，並於二月二十五日審訊。

二月十七日保加利亞國會又提出教會國家化之法案。封閉在保之外國教會團體，並將其所有產業移轉保國。在法案通過並有效之一個月內施行。保國政府對於佔有之產業將予以賠償。此後在保國境內開辦任何宗教團體，其總部在保國以外者，均在禁止之列。同時，認為兒童教育是在國家特別注意中，並在宗教及教士活動範圍之外。此法案說明保國正教教會為保國人民之傳統宗教。並且在形式、意義及精神方面，備有保加利亞正教教會為人民之民主教會。所有宗教團體之傳教士及教會官吏，必須自保加利亞之國籍可兼及未為民法所到專權利的公民。此後與國外宗教團體有關係之宗教人員，必須得外長之核准，方可接受任務。保國教會非經外長核准，不能與國外教會發生關係。

按此種法案之主要意義無他，在表面上為宗教之國家化，而在事實上則為置宗教於政府完全控制之下，直接剝奪宗教之自由，間接利用宗教為共產主義之工具，完全失去宗教存在之意義矣。

(丙) 羅馬尼亞反宗教之行動

- 二月十一日羅馬尼亞政府頒佈反宗教之法令，其詳如下：羅馬尼亞政府之任務為：
1. 監督並管理所有宗教組織及其支部。
 2. 監督並管理為訓練所有宗教組織之特種宗教教育。
 3. 核准成立新教區，教堂，及宗教的行政單位。
 4. 監督並管理宗教美術。
 5. 監督並管理所有宗教組織之一切財產及現金。
 6. 與地方代表執行關於本國與外國間宗教組織之關係及情願上之聯絡工作。
- 如此，則宗教自由掃地而空！由頭至尾，宗教在完全控制之下。如此，尚何宗教之可言。

(丁) 捷克與羅馬尼亞反宗教之行動

捷克與羅馬尼亞現正計劃成立天主教國家化，並企圖剝奪蘇聯之意旨，最後併入莫斯科所統制的俄國東正教教會之內；如此，則在政治上為蘇聯共產主義之一元化，而在宗教上則為蘇聯東正教之一元化。按保加利亞政府之所以特別表彰東正教者，亦此志耳！莫斯科之東正教教會東正教之地位而代之，此種野心，自不能為神明所許可。

綜合言之，置以上的敘述，不僅為共產主義與宗教之衝突，而實為東方與西方間最大戰鬥之真諦的發見。在這種生活形式間，彼此在政治經濟及宗教方面相互反對。此種反宗教之行動，雖然蘇聯為蘇聯及集合在共產主義管轄下之東歐的衛星之一，而其政治經濟之衛星並與蘇聯。

六、歐洲之天主教力量與共產政權之衝突

為便利讀者瞭解天主教與共產政權之關係，特附此節，以供參攷。

(甲) 在歐洲之天主教力量

國名	全人口	天主教人數
奧比	7,057,000	5,938,000
比	8,453,000	8,238,000
葡	12,338,000	8,500,000
法	41,000,000	31,000,000
德	18,503,000	9,700,000
西	47,400,000	17,300,000
匈	9,883,000	7,017,000
義	45,833,000	45,470,000
荷	9,793,000	3,100,000
波	23,781,000	21,719,000
葡	8,409,000	7,882,271
西	27,761,000	27,500,000
南斯拉夫	15,752,000	6031,156

(乙) 天主教會與共產政權之關係

從上表觀之，東歐之天主教會甚為有力，具有土地，在高度宗教人民中，教會具有堅強之力量，教會原則上反對共產。

當共產黨在東歐國家掌權後，認為一個堅強的共產政府與一個堅強的反共教會，不能同時並存。因此，企圖共產主義與天主教會之鬥爭由之而生。

(丙) 共產黨反教會之方法

1. 擄奪權後之方法：
 - 一、使天主教學校脫離教會（或學校之國家化）
 - 二、分割教會享有之土地財產。
 - 三、對於反共之教會人員，實行嚴厲之對待。
2. 在未擄奪權時，他們深知天主教人民為數眾多，因之並不直接反對教會。如在義大利國會內之共產黨，支持建立天主教為國教之 "Catholic State"。但共產黨在教會及信仰宗教者之間，則分一錢以割之。

(丁) 教會方面之應付

當有力時，她在學校及他處宣傳共產主義之危險與惡毒，她運用反共政黨間接幫助政府，例如在法蘭西國有力的天主教政黨在議會中舉足輕重。又例如在「平泰西」大利之火彈中，全國天主教領袖及教士團體，一致勸告天主教徒為反共產黨之領導。

二月廿二日於英系

各國對閔增蒂樞機審判案之反響

河山

一、美國方面之反響

(甲)閔樞機審判案與美國之牽連

閔樞機為天主教會在匈國之最高權威，在此次審訊及判決之過程中，並未正式牽涉教廷，但確正式牽涉美國，殊為值得注意之事。

首席審判官 Jozsef Vilmos Oltai 當庭宣稱：「美國為反動勢力之支持者，並混入在匈國事務之內」。又稱：「駐匈美使 Seldan Chapin 在組成閔樞機之活動內大有助力」。又稱：「美使 Chapin 使閔樞機存有希望，——美國將發動戰爭，而此戰爭將助成閔樞機達到目的」。又稱：「美使 Chapin 給閔樞機以「訓令」，說明樞機反對學校國家化，實為最要」。又稱：「美使不斷詢問匈國內部情形，及（在匈之）俄軍動向。在審訊之前被匈國驅逐出境之美使前秘書 Stephen Koszars 實為牽連之人」。此外，又在偽造閔樞機之證明文件內，偽造閔樞機曾向美使借一汽車，一飛機及準備給予飛機師之美金四千元，以便準備逃出匈國。

凡此上述之謬妄，已由美使 Chapin 本人及美國國務院先後駁決否認。因此，所有匈政府之謬傳宣傳，殊無絲毫價值之可言。雖然，此已不能不影響美匈之外交關係矣！

匈政府先於二月二日要求駐匈美使館二等秘書 Steph. Kocsak 限（四十八小時）期出境，其理由為該員担任間諜工作。繼於一星期後，匈政府又要求駐匈美使館三等秘書 Robin E. Steiner 限期出境，其理由為該員曾幫助匈國人民逃亡。

為報復起見，美國要求駐美匈使館一等秘書 John G. Florian 即速出境，其理由為該員被美國認為不宜。

孰知事態愈演愈烈，二月十二日匈政府直接要求美國召回駐匈公使 Sebda Canina，其理由為該公使被匈國認為不宜。此為美國有史以來駐

外公使或大使在平時被駐在國請召回國之首次；同時匈政府更要求美國召回駐匈助理武官 Lieut. Col. Peter J. Kopcan。美國政府雖不直接接受匈國「召回」之要求，但已召該使回國一行，以備諮詢。如此，美國仍可保持行動之自由，可能於諮詢後使其返任，亦可能要求匈國召回駐美公使，以資報復。

在敘述美國對閔樞機審判案之反響及可能採取之行動以前，為敘述上之便起見，茲於此略記駐匈美使在返國途中之談話：

「匈政府仍囑殺捕天主教人士」。

「俄幕後之生活，並非玫瑰花之床」。

「杜魯門總統及艾契遜國務卿之聲明，在匈國發生甚大之影響」。

「匈國國內之生活，出人意料之外，不足描寫」。

除非盲目者及愛曲事實者外，今日無人，能忽視匈牙利人民是在莫斯科所訓練的一群共產黨人的完全控制之下。此輩共產黨人僅對「克里姆林宮」效忠」。

對於此詢問：明日匈國自由選舉之結果如何？美使答稱：「我想反共產者將得極大的多數。共產黨所能得票數之成分將比若干西歐國家為少。

於此，須附帶一述者，駐美匈領館人員九名，為反對匈國非制閔樞機，並抗議匈政府對人民實行恐怖政策，正式宣告脫離領館職務，並向匈政府斷絕關係。計在紐約匈領館方面，代總領事及館員四名。在華盛頓方面，館員兩名。在克利夫蘭方面，館員兩名。於此，亦可見匈國人民之如何反對匈國政府矣。

(乙)美國官方對閔樞機審判案之反響

美國政府方面首先表示意見者，為國務卿艾契遜。他宣言謂匈政府審訊，並判決閔樞機終身監禁案。他說：「此是對宗教及個人自由之無良心的攻擊。」此使美國及其他愛好自由國家之人民疾首厲聲。」「匈政

府必須負此項行動之全部責任」。

當美國下院提出關於該國政府審判閩樞機之決議案時，艾契遜國務卿又致函下院，表示同意贊助。他說：「本人與決議案之精神完全同意。」並相信此反映美國人民對此案之堅強感覺。他更同時表示「美國應完全在助對此事所有實用步驟，包括向聯合國提出之建議」。美國正與英法考慮行動之方法」云云。

翌日——二月十日美總統杜魯門在記者會中公開發表艾契遜國務卿之言，又鄭重譴責匈國之妄舉。他說：「匈國對於閩樞機之待遇是污辱，將為該國歷史上之污點」他認為「此項審訊及判決，類似 Khatiao 法庭之過程」。依照 Merriam-Webster 國際字典之解釋，杜總統所贊喻之 Khatiao 法庭是美國的俚語，指明此宮不負責任的，不為法律所許可的或規期的法庭，或者是一個雖為法律所許可，但法律及正義之原則，率被忽視或被濫用之法庭。杜總統表示：關於匈牙利違反條約一事，正在研究之中，倘未獲得結論。至於他所謂「違反條約」乃指違反和約中人類自由平等權利之保證而言。此後，匈政府立刻責備美總統，國務卿及英外相貝文干涉匈牙利之內政。

在國會方面，上下兩院議員，不分黨派的，一致譴責匈國之妄舉。下院譴責匈國之決議案，首先得到外交委員會一致之通過，其後又得國務卿艾契遜之同意，終於在下院內獲得一致之通過。這一決議案不獨提到閩樞機被審判一案，同時並提到一九四六年南斯拉夫虐待總主教 Alojz Stepinac 一案。該議決案主張美國在聯合國提出此案，或採取最適當之其他步驟。當時下院外交委會主席 Sgt. Bloom 曾高呼：「基本人權已被侵犯」！有一位下議員名叫 Andrew T. Somers，曾取其直接之行動——他直接致電匈國總理，說明：如閩樞機被審訊，則彼本人將在匈國境內組織地下運動，以便從事於現在組織之匈政府最後的消滅。

此外，紐約州議會，紐交賽州議會，紐約市政廳參議會，紐約州長杜威，及紐約市長奧多爾亦均先後公開譴責匈共政府，並謂美國聯邦政府應採有力之行動。紐約州議會通過決議，請杜魯門總統及國務院抗議此種司法上私刑。紐交賽州議會通過決議，請杜魯門總統採取有效力之行動，促

使閩樞機之釋放。紐約市政廳參議會通過決議，請杜魯門總統，國務院，國會及聯合國代表團，運用其權力內每一可能之手段，俾促成閩樞機之立刻釋放。紐約州長杜威說：

「閩樞機之審訊，係為一假造之形式。實際上為對於宗教之侮辱，及對正義之殘忍的詆諆。」

「樞機之被罰，及匈共產黨政權對樞機之待遇，震動了文明世界。吾人知道共產黨既謂自由及人權之行動模型，但吾人亦應之挑戰。」

「在自由世界之吾人，對於為人類而犧牲自己如樞機之英勇，實負有感佩之債務。」

紐約市長奧多爾電請國務卿艾契遜，運用他最強大的努力制止市長所謂「對五十六歲樞機之私刑」。

此外，前任助理國務卿，現任紐約州自由黨主席，A. J. A. Bette 亦發表宣言指出此項審訊與判決為壓制任何地區的宗教之嘗試。

還有，美國出席聯合國之永久代表奧斯丁 A. D. H. 亦發表聲明：

「匈國請求加入聯合國時，曾說明匈國遵守聯合國憲章所保證之基本自由。此次閩樞機之審判，實構成對聯合國憲章之原則的重大威脅。今後安理事會再考慮匈加入聯合國一案時，此案自將提出加以討論」。

(丙) 美國及英國等可能採取之外交行動

自二月八日閩樞機被判終身監禁以來，英美等國雖曾嚴厲譴責，但迄尚在外交行動之階段。大約旨在求得實用有效之步驟，而並不在於急切行動，更決非示強而永不行動。

茲在研究之立場，英美等國所可能採取之外交行動有如下述：

(一) 直接對匈抗議，指出匈國違反和約第二條之規定。按此種外交上之抗議，彼此文字往還，殊無多大效用。尤其匈國對於英國被拒絕簽署之抗議，竟已拒予接受。如此無理狂暴之匈國，似已非外交上一紙抗議所能收效。

(二) 根據和約之規定，求得解決。其步驟如下：

(第一) 美蘇英在匈京之外交使節，如得一致之同意，可以解決。按蘇俄視匈國，已屬毫無疑問。故三國外交使節

之一致同意必不可得，亦即此事不得解決。

(第二) 如美蘇英三國外交使節，在兩個月內不能一致同意，則可向一委員會提出。此委員會由爭執雙方各派代表一名，第三名代表由雙方在第三國人民中相互同意選定之。

(第三) 如在一個月內雙方不能同意選定第三名代表，則每一方即可請聯合國秘書長任命之。依照和約之規定，此委員會不必有一致之同意。此委員會多數委員之決議，將為委員會之決議，並將為當事國接受為最後的及受約束的決議。

依此手續之結論，是否可以強迫政府軍行考慮圍柵機之罪狀，殊難肯定。但至少限度此委員會將決定匈牙利為和約之違反者，則毫無疑義。

(三) 向聯合國提出

在聯合國方面可能提出此案之機構非一，舉其要者：

(1)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內之人權委員會——顧名思義此雖為可能提出之機構，惟在整個聯合國之體系中，此委員會之地位不高，職權不大，即在國際方面亦難引起有力之輿論。

(2)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按不久以前，雖未正式提出，但已有有討論。從此項討論中，亦已証明此非提出此案之理想機構。

(3) 安全理事會。按此雖為有力之機構，但因蘇聯有否決權，故任何不利於匈國之決議，勢必被蘇聯無情之否決。故亦非提出此案之理想機構。

(4) 大會。本年四月間將在紐約召開大會，此似為提出此案之理想場合。因(一)蘇聯及其他四強無否決權。(二)大會為喚起國際輿論之有力場合。

惟匈國之同伴及老板——蘇聯，勢將根據聯合國憲章內不得干涉內政之規定，而極加阻撓大會之受理。雖然，

証以今日舉世文即民主國家朝野一致對匈國之同情，蘇聯之阻撓，終將以極大多數之反對所磨滅。雖聯合國大會可採對匈之決議，但無論如何，不能強迫匈國接受其所不欲接受之任務。最重要者，厥為喚起反共之世界輿論，實行一種道。上之制裁，至於圍柵機如能因聯合國大會之討論，能被匈國允其出席說明，則不獨圍柵機之隱情可以全權托出，公諸世界，即過去匈政府拒絕英美觀察及偽造證件之種種，亦可因此正大光明之行動，而予以完全剷洗淨盡。如聯合國能做到此步，則不獨人權保障之條款發生偉大力量，而聯合國本身之威望，亦將因此一起而萬丈強矣！

丁、美國各種教會之激昂抗議

圍柵機被無辜審判一案，不僅美國天主教方面提出激昂的抗議，美國其他教會也同樣的表示抗議。從此，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又可見共產政權反宗教之目的，原不限於天主教，而實在包括所有宗教在內。過去迄今，少數新教人士，以為共產政權只反對天主教的誤解，如今已不存在了！

一、美國天主教方面之表示

1 史樞機之表示

美國天主教方面表示得最激切的，當首推史樞機。他在圍柵機被判決之前二日，在紐約 St. Patrick 教堂，以「對暴主之反抗為對天主之服從」為題目，大聲疾呼的，呼籲美國人民聯合祈禱，抵抗及制止共產黨對美之滲透，否則將有三次世界大戰。他要求一個堅強及戒備之美國，應試使世界上救野蠻魔鬼的槍子手中，拯救文化。現在把他的演詞擇要譯於下：

「今日為圍柵機日，祈禱及抗議之日！為什麼而祈禱？對什麼而抗議？現在無用去試行拯救圍柵機之生命，因為自從那黑夜，從其家中，從其教會同道中，從其垂老的母親被捕之時，圍柵機已成爲痛苦之遭難者。此使其遠離於人類拯救之所可及的區域。在不到兩年以前，當他在其貴賈

之時，他曾說：「我的仇敵不能比我生命更多的代價，而此生命已貢獻給天主」。

「不，有形的閹樞機，不復能加以拯救。精神的閹樞機，在其心身殉道之中，吾人能用新禮加以鞏固。在他的靈魂中，他可知在世界之其他部分中，他人正為殉道痛苦人民及各地被奴役之人民，堅持至高天主的正義之火炬。在我們的本國，每一自由男女，必須為保持他良心之健全和天主所給之自由而奮鬥。更必須竭力拯救美國及世界其他民主國家，使其不受欺騙，苦痛，禍患及失敗。因為我們如失於取閹樞機殉道之教訓，我們自己將失敗而我們自己將遭遇共產主義之勝利及毀滅！」

「我直認爲，除非全美人民，不再存類昆蟲之行為及虛偽，聯合起來制止吾人土地之共產洪流，則吾人之子孫將從安樂，平靜之家庭愛情中被征入伍，痛擊那將毀滅並毀滅他們的人！現在尚有充分時間，成立一個堅強及戒備的美國，以便從世界上最野蠻殘暴的份子手中拯救文化。因此，我請求你們——我所愛的人民，我們不要因缺少視察，團結，勇氣和力量，而迷於慎重，坐視一國一國的成爲共產主義之犧牲者。因爲慎重常常是默認，因循及和解之托辭。」

在閹樞機被判決終身監禁之翌日，史培爾曼樞機又爲顯厲無比之譴責。他號召美國的其他信仰者，支持反共產之國際十字軍。他說：

「我被若干人士詢問，對於閹樞機被判決終身監禁之反應。第一，讓我說，從全美及世界收到成千電報，不備抗議閹樞機之被玩弄的審判，並表示願意及期望助成拯救文化免於釘死在十字架之上的十字軍。我是如何的感動！」

「美國似乎最後對於共產主義之恐怖及迫切的危險，已經醒悟！但爲了拯救美國，必須美國人民立於覺醒之地位，並體會閹樞機之終身監禁即無異於死刑。否則吾人將仍爲共產主義理想中的工具及愚人！因爲閹樞機之被判終身監禁，無異於長期之暗殺！」

「依布達佩斯之公布，閹樞機之判罪只爲終身監禁。但此項判決並非生命之延長，備有「活死」之延長的意義——災害，饑餓，苦痛，恐怖，及極度痛苦。」

「因爲自由國家人民之舉世抗議，何政府得延長閹樞機之死，俾安慰那向天祈禱及向自由政府提出抗議之廣大人民，使其復歸平靜。不論判罪爲終身監禁或說死此仍爲殉道。而閹樞機之判罪——活死罪，這對他，他的老母，及他的宗教同道，較之立刻絞死，更加苦痛！」

「在閹樞機祈禱及抗議日，我曾試問：

「何時美國政府，美國人民，及美國生活一切階層之領袖，將舉起他們一致的聲音，並呼出反對龐主授意的共產黨之罪惡？」

「現在美國人民已舉起他們的聲音，宛如一個自由的聲音。我請求他們不要再受欺騙，而歸於冷淡。因我熱愛美國，我警告美國人民，必俟每一共產細胞被剷除於我們的政府及構之內，必俟每一民主國家復返於民主領導，美國本身始能安全的免於被共產主義所征服。是的，如果在不久以後，若干美國自己的殉難之子（按此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美國陣亡將士）所付之偉大代價不終於白費，則美國必須保持覺醒。」

「處閹樞機以終身監禁之判決，共產黨並未放棄死刑之判決，但爲延長苦痛而已！」

「此等對天主及人類的欺騙者及叛逆者，要求吾人相信此項判罪，比較死到更合理些及輕微些。我直告你們——此項判罪是更殘忍無情的，他的罪道更爲偉大！」

「因此，我懇求舉世愛天主及愛自由之人民，不要讓入那受藥品麻醉之誘惑狀態之中，自以爲勝利，我們並未勝利。直到閹樞機和殉道人民，完全恢復自由，普世人再不受共產主義虐待之恐懼，到那時，反共產主義之民主戰爭，才算獲得勝利！」

二月十三日史培爾曼在古巴京城又大聲譴責。他說：「此爲殺害基督教會之行為。」他又說：「吾人自欺，以爲吾人尚在和平之時，此是愚蠢。因爲事實上我們知道我們所奮鬥者並未成爲果實。全世界之人真正面對着文化史中最大之危機。是的，全世界在天平上正在下墜。」

2. 美京總主教之表示

美京天主教總主教 Patrick A. O'Boyle 說：「閹樞機之審訊，是偽裝之正義」他對於何政府拒絕美國新聞記者之觀察，加以嚴厲之斥責。他說

一、社會運動的特徵

基督教文化的衰敗，顯示今日歐洲社會的特徵，開始於十六世紀前半期的宗教改革，唯理主義、政治和經濟的自由主義，共濟主義，非基督教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繼興起，傷損了歐洲昔日基督教機構的基礎，便是宗教革命的自然結果。近代天主教的社會運動大約開始於前一世紀的中葉。其目的在修正或重建過去被損傷或摧殘的基督教文化。

這種運動在教會生活中并非一種新現象。公教信仰是生活力，這力量發生深刻的影響，一被採用，常能變遷個人或社會的性恪。所以天主教社會運動是天主教行動的結果。更且簡言之，自有教會即有此種行動，天主教行動的歷史與教會本身同其久遠。實在這是歐洲文化中最佳的部分，為一切的主要淵源。教宗庇護十世說：「教會常講耶穌被釘十字架時；便是文化的初步激動及鼓勵者。她已將此傳播於各地。她的使徒在各地宣講，保存及成全了古代異教文化的優良部分，挽救之脫離野蠻而進於文明的形式。新民族托庇於她的慈懷中，此新民族即指公元第四及第五，六世紀間之條頓民族等。」引全人類社會漸漸的向前進步。這種特徵至今仍保存於各地。

此運動雖為宗教所鼓勵及在宗教和天主教法統的直接領導下產生的，卻不限於人民的宗教及道德的利益。當然這些利益都包括在這運動的範圍中，而能影響他們的社會的物質的生存。且探尋這些利益的鼓勵，是與公教的傳統精神相調和，即與公教的道德和教義的原理相合。教皇良十三世說：「此問題（即當代社會問題）沒有精確的解答，而從宗教和教會的調解中可以得到部份的解答。……教會利用無數的機構，改善勞動者的情境，她盡可能的討論召集一切階級人士為社會服役，以最實際的方法鼓勵工作階級的利益，並重視為此目的而正式非法律及政府權力的調停。」所以天主教社會運動的直接目的是：（一）在民衆中傳播一種公教社會原理及理想的優良知識；（二）重建國家的公共生活而與公教標準調和；（三）用適當方法符合教會訓示，以解除勞苦民衆的貧困不安及物質上的窮乏。

這種運動的特徵是世俗人在主教領導下，於教會的社會活動中努力合作。這事大部分是教會因襲的政策儘可能的使其方法適應其所與社會習俗及理想的結果。昔日中世紀時代的市民組織，其政權大部分操於一階級手中，如今則不然，一般民衆皆能參與立法及行政職務的活動。所以教會採納她自己於民主的傾向，邀請一切世俗人，不論男女都參加此種工作，並加以正當的勸勉，要他們把基督教文化受損傷的機構重建起來。

庇護十一世說：「公教進行不僅包括各人努力求各自的基督教友的美善而已，這固然是每人的首要本分，但其意義卻是各等各級的教友皆參加真正宗徒的職責，在這工作上，每人的或全體的希

「現已週知極權及反宗教國家所要求與希望者是什麼，牠要：教會應在應該證明時保守靜默；教會在應高聲傳播及自衛之時，使天主光明顯於暗淡，並使其適合於人的願望；使教會與耶穌基督所建立之堅強基礎相分離，而半於游移沙灘之上。教會不抗拒良心之階級，教會非為教會四壁以內之教會，忘記其從耶穌基督所接受之神聖使命；你到十字架頭，並指點人民。這種教會，可愛神子們，是你們所擁戴的嗎？」

二月十九日，匈京又傳匈國機在獄中與匈主教們建議與匈政府締結教會與國家間之協定。但關於如何主政認爲如無教廷之命令，彼輩不能採取行動。尚有其他主教指出閣極權應直接致函教宗提出建議。至於教廷方面之消息，此時並不同與匈政府訂教會與國家間之協定，除非匈政府先行釋放因極權，並保證教會之自由。從此更可見教廷立場是如何光明正大，嚴正不苟，不作任何上之交易矣。

二月廿二日，教廷之羅馬觀察報社論，更就此發表意見：如果匈政府直相信轉自己之宣傳，則應儘速將因極權到羅馬來，爲「匈牙利之民主」而發言。又說：「如果閣極權真的聽了此言，並不將片片的觀察事物，那麼，沒有比說他（閣極權）到主教之間，或更好到羅馬來，更爲有效，更能說服人，更爲無可置辯了！」

展發及源起的

前正黎

望和活動都結合起來，從中心會就採取他們的品性，用天主教的批准任命之，供給指導原則，監督及節制各種活動。」他又將公教進行正式定名為：「俗人與使徒傳統的共享和合作。」

國際樞機 (Cardinal Vaughan) 論論同一題目道：「天主教教友現在參加基督的服務，比以前任何時代有更明晰的職分了。……他們為教會當局所邀請，在千百餘個互相關連而合作，而參與千百種工作，主要的，直接的，與公共生活聯合，與環境的救濟聯合。不論富與貧，有學問與無學問，都聯合在一個團體及會社中，目的在保障基督教會和靈魂的權利之安全。」

這運動散播於各國，都有著名的公教人士參加，包括無限的各種不同的機構，目的在每一細節上，影響人民的道德智力及社會生活，而且在全國中各方面的表現，整個運動表示出其精神及目的之奇異統一，尤其在傳統的原理及目的上完善和諧一致。這種鼓勵公教進行，差不多經歷了二千年之久了。

首先，此主要聯合的原理，教會道德及教訓的訓示，整個運動都建立於此，永不變更。這樣在此運動的每一方面，宗教，正義，仁愛及虔誠，在各種努力中，都許以首要的地位，以解決社會問題。其次，處理人民的物質的窮困，全體天主教徒聯合起來，反對各種不合理的主義，不論自由主義或極端主義的排斥宗教教育的誇張與虛偽主義，同時依照人性的本能及基督教的高尚理想，尋求一和諧的適當的解決。

一切天主教的社會活動，都是在主教及牧師的領導下所組成的，所以在其全體的各方面及機構，是由同一指導之手所指揮。庇護十一世論婚姻問題及教育問題的通牒，尤其其論社會階級（四十年）通牒上，是至教宗權威和統一指導的特出模範。

「四十年」通牒的頒發，正如此文件本身所表示的，特別在公教作家論社會學上保證其統一。這通牒實質的融合了現代德國公教社會學及社會改革學派的原理與結論。這學派的作家，包括斐斯齊 (H. Piech S. J.)，尼勃格 (Nel-Benjamin) 史林 (Otto Schmitt) 及格魯德拉克 (Grundlach) 等，這些作家和其他作家在同一個地帶上有精密的組織，稱為「團結一致」(Solidarismus)，其實，除使公教的傳統理想具體表現，以適應現代環境外，沒有別的什麼了。這「團結一致」的社會哲學的中心理想，是國家的有機的概念，與合法的正義和仁愛的規定相調和一致，而與自由主義的利己思想，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以及法西斯主義的過度官僚政治相衝突。這種有機的概念，是藉地方的聯合，以實現之。例如自治市及職業團體（包括僱主與被僱者），各皆享受其自己方面大量的自治權。

這運動雖有時稱為「基督教的民主主義」(這名稱會獲得教宗良十三世及庇護十世的正式批准)，然嚴格說來，卻非政治的。換句話說，使教會本身一樣。天主教的社會運動是超乎一切政黨之

文 派 月 刊 第二卷 第四期

總之教宗在這次抗議及演說中，雖充分的不失其英明機敏的精神，但仍有的不盡之處，並仍留在其成立和平關係，如彼等將共產黨戰事以及彼等將給予其種重要之補救，例如兒童之宗教教育，教會無限制地使用報紙，宗教之自由，(包括宗教之公開儀式)。這就是一般言，如就匈牙利言，唯有列政府無條件釋放囚徒，並保證宗教之自由，然後始能達到和平協定。中國古語有云：「解鈴還是繫鈴人」。匈牙利政府如果對奧國政府如主國家領野之不斷覬覦，何政府如果認真得教會與國家間之和平關係，何政府如果認真爭取何國三分之二人民，天主教徒之權利，唯而行之，或者可說「知過改過」，快快之無條件釋放囚徒，並忠實執行匈牙利和約之條款，保證宗教及人權之自由。至於目前匈牙利所玩弄之宣傳伎倆，及妄想以閉關自守，均屬自欺欺人，毫無一顧之價值，而且永無生效力。不惟此也，更因何政府如此作風，將充分表現其誠心誠意，因而增加世界乃至國人民的憤慨與抗議，亦因而增加何政府國內及海外之困難。何去？何來？何往？

最後，我願引經宗教的名言，來結束這一節的文字。但說：「基督的教會可以被誹謗及戰鬥，但不應被神所誹謗」。我願何政府當局，三

外的，（其與非政黨聯合，對於政府的任何限制都沒有特別的偏愛，僅僅政府的機能適當的履行而已）。其目的可以鼓勵立法，行政與基督教原理相調和，為此目的勢必影響於政府的權力，但決不與任何政黨聯合或同一。

教宗良十三世說：「天主教民主主義用其真正的名詞及哲學的慣例，指示普通的規則，但在應用上，除政治的意義外，必須和自然律及福音的教訓一同使用。……為此原因，……任何市民政府的體制必須是獨立的，並採納其自己於全體，……完全保存其自己超然於政黨競爭及政治機會之外，適當為教會的道德，羅馬教宗因此與政府交涉者。」教宗良十三世的指令，曾經庇護十世正式批准。庇護十世說：「基督教的民主思想，不應參合政黨的政策，也不應為政黨的目的及政策的目的所利用。因為此非其職分。而其職分則應從事有利於民衆的利益活動，建立在自然律與聖經的教訓之上。」

二、歷史的摘要

現在我們作一簡短的敘述，報告天主教社會運動在歐洲公教國家中的興起與發展，及其影響下，所形成的一些更重要的和特別的機構。

近代天主教社會運動的前鋒，有達巴利利（Aloysius Taparelli）及阿科內爾（Daniel O'Connell）二人。達巴利利司鐸一七九三年生於杜林（Turin），曾任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任院長多年，他的教義與神學方面的著作，在過去八十年來，對於公教社會運動的訓示及公教進行

有深切的影響。他的「從歷史觀點論自然權利」（Theoretical Essay on Natural Right From The Historical Standpoint）一書，出版於一八四〇年，論及社會和市政的機構，至今仍保持着公教原理與理想的最佳解釋之一。

再有阿科內爾在愛爾蘭的工作事業，他是偉大的平民運動的領導者，對於歐洲大陸有極大的影響，震撼的觀念，為公教平民運動準備了道路。

這正式的運動卻開始於德國曼茲（Mainz）主教古特樓（Baron Von Kattelier 1811-1877），他是這運動的真正領導人。古特樓指許多富人，而對着勞苦民衆的窮困與物質上的退化，冷淡無情，這為社會是危險的。

一八四八年首大德國天主教會議召開於曼茲，在二年前，古特樓被殺害為曼茲主教。他發表著名的演說，那就是德國公教社會運動的真正開始。他說：「宗教的事業，天主教徒的社會事業，在最近的將來，必須適應社會的情景去努力。最艱難的一個問題，非立法，亦非政府的體制所能夠解決的，就是社會問題。這問題的困難渺茫而急迫，使我充滿了最大的快樂。」他解釋這快樂的原因是事實，「現在已變為很顯明的了。教會這這問題中具有天主基督的權力，世界將看見天主教會保存了社會問題的明確的解答。為國家原在其所有立法的機構，也沒有這種權力去解決這問題。」（Molitor, P. 26）

這大部分是古特樓勞動及不斷呼籲的結果，繼續不懈，努力了近三十餘年的長久時期（1848-1878）。德國天主教徒愛其鼓舞，在此社會問題上有異常的行動。因為在他的時代，德國公教神職界在社會改革上發生了優越的效果。從他們自己的地位上不斷產生了有經驗的作家及社會的領導者。在這些後繼的領袖中，堪以稱道的有毛芳（Canon Motlan），他繼承古特樓為此運動的領袖。繼毛芳之後的是希爾茲（Canon Hilze）古特樓同事社會運動的領袖，發表了無數演講和演說，寫了許多小冊子和書籍。他的遺著關於社會問題的有下列三種：「自由權力與教會」（Liberty Authority and the Church），「基督與勞工問題」（Christianity and the Labour Question），「基督勞工的教理問答」（A Christian Labour Catechism），雖至今日，他的著作，仍為代表教會委應的模範文學。

一八七〇年在文安斯特（Audiwig Windthorst 1819-1891）領導下，建立了德國中央黨，以反對俾斯麥（Bismarck）的德國文化戰爭（Kulturkampf），天主教徒社會運動的策劃，在其政策上變為主要的條款。一八七七年古特樓主教逝世後，文安斯特在德國天主教第一大集會上都成為事蹟的人物，他一生從事於公教化德國人民聯合會（Volkverein）的成立。這個聯合會的組織章程，是他臨終前在病榻上起草的。

十九世紀的初期七十年中，許多法國天主教政論家及不同政治觀的經濟學家，他們的著作都強烈的催促社會改革的立法，並採用天主教的組織以抵制由工業自由主義所產生的惡果。在這些人當中可以舉出下列諸人為代表：夏爾卜

可(Chatenubrand)著有「基督教的特質」(Le Genie du Christianisme)。

布澤茲(Philippe J. Bueche 1766-1865)，浮若脫(Louis Villot 1813-1883)，拉各達蘭(Lacondre 1802-1861)是多明我會的大演說家，味爾尼夫布蘭蒙(Vicomte J.P.A. Villeneuve-Buzemont 1784-1850)，聖諾德美隆(Vicomte Armand de Meun 1807-1877)及阿查南(Frederic Ozanam 1813-1853)。這些人中尤以阿查南寫了更多關於討論社會問題的作品，他說在促進社會的幸福上，天主教表演了偉大的角色。他的代表作是「法國基督教文明」(La Civilization Chretienne Chez les Francs)一書，其最可紀念的事業即創立聖文森德保祿會(The 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此會是於一八三三年五月由六位學生共同設立於巴黎，而其領導者即阿查南。其宗旨在辦理慈善事業，特別是慰問貧苦家庭，供給他們物質的及靈魂的需要。此會進行甚速，在短期間，即擴展至全球各地，其會員已超過十五萬人。阿查南的全部生活可說都是致力於此種事業，以實際的行動去豐富時反對宗座的著名社會主義作家聖西門(Saint Simon)，因為他對宗教用過激的語氣說：「你的前任充分適用了基督教的理論……現你應注意那教義的普通適用，真正的基督教應使人類幸福，不備在天國，也該在世上。……神職員應常運用優越的勢力於各國的世俗制度上。以積極的態度從事工作，改良貧民階級的景況，因為貧民階級在社會異常為人數最多的階級。」聖文森德保

祿會即為貧苦階級服務。
勒·蒙(Frederick le Play 1806-1882)及魯文公教大學教授斐洪(Henry G. X. Perin 1815-1865)，兩人的著述皆甚豐富，當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他們對於法國公教思想有極大的影響。他們的觀點較之前代天主教思想家及一八七〇年以後興起的社會思想派更為保守。他們是反對政府干涉，佃主和工人間的關係。勒·蒙最有名的著作是「歐洲勞工」(Les Ouvriers Europeens)及「法國社會改革」(La Reforme Sociale en France)，前一書更為有極重要，集有三十六專題，討論歐洲各國工人家庭的社會情景，他曾為此目的親往各國旅行，調查他們的實際狀況。

法國公教社會運動的真正領導人是兩位公教青年，他們都是法國的軍官，於一八七〇年戰爭時同被德國俘虜，因此互相認識了。他們便是阿培德蒙伯爵(Count Albert de Mun)及杜爾都

瑪侯爵(Marquis Rene de la Tour du Pin)。一八七一年之末，新運動的基礎已經打好，當時德蒙、梅琴、杜爾都及其他在巴黎的公教人士，共同發出了著名的函件：「向善意的人們呼籲」，並概述他們的社會計劃，後來把這名稱增訂，叫做「天主教工人俱樂部」(Cercles ou Cercles Catholiques d'Ouvriers)。他們宣言：「我們應以基督的學說來反對取腐的學說及危險的教義，以犧牲觀念來反對唯物主義，以國家觀念反對世界精神。所有「權階級有援助成就他們的同胞工人們的義務。而社會有權利以武器

保衛其自己。但我們應請知道，那槍擊與砲轟並非治癒術，而應用別的方法來改良社會才好。」(我的社會感賞，P. 67-72)
德蒙和他的團體都是過分依賴領袖們，富人與有學問者的贊助，而不信任工人自己組織協會。這種協會的組織，教宗良十三世及後來繼任的幾位教宗都熱烈勸告。無論如何，天主教工人俱樂部，五萬會員。但其重要與意義卻是與此準確的數字不相符。這運動原是天主教的上流社會人士對於社會的責任感而發起的，藉杜爾都自己及其政黨(即民主自由黨，都雅與蒲歐 Bonnet)等聯合於一八九九年創立此政黨)的努力，使其變為影響社會法律的重要原動力。

此組織的另一結果，是法國公教青年協會，(Association Catholique de la Jeunesse Franchaise)，那是一八八六年德蒙為公教工人俱樂部設立了一種初級學校，因而成立了這個協會，不久，法國公教青年會員超過十四萬人，為民衆服務，如補給糧食一樣。後來還有其他社會的民衆組織興起。

在法國一如德國比國，主教們和司鐸們都全心委身於社會運動，尤其在法國產生了許多社會文學，大部分是司鐸們寫的。
德蒙是社會學家，國會議員證明他的偉大努力，也用他的偉大演說，大學裡呼，為補救社會的缺陷而努力了門三三十年。他解決了社會的明確，與社會學的積極的要求，恰形成了兩者對照，但也未能完全成功。所以他能够使他在

一八九四年四月三十日所作的辯論一樣，對社會學家領袖米勒蘭 (Millrand) 陳述說：「二十年前，我曾在這講壇上要求最精確的社會改革，如果其中之一有礙於成功者，這不是我的過失。我的責任是完全清楚的，而你的卻成問題。你教導人民毫無希望，從觀念制度和法律的進步觀點看，沒有希望。你在他們的勞工組織上所尋求的，並非保護他們權利的方法，而是鬥爭的戈矛，準備繼續猛烈的後車內戰。……所以我深層的說，你傳播的背棄了民衆。」

公教社會運動漸漸由德國法國推廣至於西歐各國，包括瑞士，比利時，荷蘭，後來在意大利，西班牙，英國都有這種運動。這運動在瑞士開始時，是與美米洛樞機 (Cardinal memihod) 及加斯巴德古庭之名相結合。美米洛之在瑞士，其地位與吉特樓之在德國相同，德古庭是吉特樓之門徒，曼寧樞機 (Cardinal Mannings) 之好友，他一如德蒙之在法國西，為社會改革作政治的運動。

在德古庭的贊助下，於一八八四年創立了第一個「天主教社會工人的國際聯邦」於福利登，美米洛樞機任主席。一八八八年美米洛樞機向教宗良十三世呈上聯邦會議的結果所起草的社會法典與計劃，這或者也是促成三年後「勞工通條」頒發的原因之一。

福利登的聯合政府在二八九一年後並未繼續，至一九一〇年另一國際聯合會在邁爾謝樞機 (Cardinal Mecher) 主席領導下，在馬利尼 (Mali nes) 建立了更廣大的基礎。馬利尼聯合會

稱爲「社會研究的國際聯合會」，在他的會員中，收錄了不少最有名的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公教學者。西德法西，德意志，比利時，荷蘭，意大利，西班牙，英吉利各國選出的。一九二四年邁爾謝樞機死後，方勞利德主教 (Archbishop Van Roly) 繼任主席之職，策任馬利尼主教。馬利尼協會最重要的事業，於一九二七年出版「天主教教義綱領」。其結論適合於現代歐美戰後的情況。這本小書對於最優良的關於現代社會問題的公教著作作一提要介紹。

時間不允許我們注意歐美各國的公教社會運動的發展。在意大利，公教進行有非常組織，並直接受教宗親自的保護，有規則的舉行地方及全國的集會，各教區的組織有如網狀。而全國大會則統制各團體，有關於各方面的人類活動。西班牙亦有部分的組織，而以意大利爲模範。一九二九年布塞維爾 (Gavillo) 樞機則主教領導下，舉行第一次公教會議，由樞機總主教任主席。

在荷蘭，這種運動特別興盛，具有大規模的組織。在「班司特」指導下愈專心於此種工作。而林僧教區 (Limburg) 的總主教波厄爾 (Mgn. Bode) 爲其領袖。一九一九年稱教荷蘭於共產黨之危險。在美國的天主教徒亦佔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強大的天主教社會運動也在日益興大。

現在是時候了，社會的改造運動提議明確的公教基礎是可能的。這種運動，衆人皆認爲有迫切的需要，可使種種不同的方法去努力去鼓勵。社會研究的規則課程，已被愛爾蘭各主教列入中學的宗教知識課程中了。一九二七年美瑪主教公

會議 (Marneoth Synod) 所定的許多法令是專就公教進行的題目。聖文森德修會，一年一年的變爲更活動，尤其在幾個重要城市中，正在進行經濟社會改造性質的活動。各種公教社會活動的數目，如救濟社會兒童俱樂部等，日益增多。在明確的公教行列上的同業組織已經開始。愛爾蘭的公教護士公會創立於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獲得各地主教的正式批准。瑪利軍團 (Legion of Mary) 是爲社會事業的公教婦女聯合會，一九二五年建立於都柏林，以後逐漸擴展至於全國。公教童子軍團設立於一九二八年，在各主教的支持下發展極速。公教出版事業的基礎也漸漸建立好了。基督王業聯合會 (League of the Knighthip of Christ) 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創立於都柏林，宗旨在鼓勵社會研究及公教社會宣傳，並着手從事社會的改革。爲同樣的目的，再組織公教青年協會，一九二一年建立公教中心圖書館及愛爾蘭公教管理會，故在各方面都表現出愛爾蘭全國天主教社會改造運動業已發生。

在英國，十九世紀下半期，馬寧樞機 (Cardinal Manning) 爲文強則主張公教應重視社會的改革。在他致出版界的許多書信中，在論文及出版物中，他主張工人要求保障的法律。他的努力獲得廷根巴格沙樞機 (Bishop Baskerville) 的才幹的贊助。這位主教所主張的社會改革計劃，比馬寧樞機更爲徹底。實在馬寧和巴格沙樞機，其影響於英國本國的，不及其影響於歐洲大陸的持久。當時在英國可能作較大規模的公教運動而已。

一九〇九年天主教社會聯合會為一羣公教社

會勞工而設立。普拉特司輝 (P. Plater) 是其

領導者。最初原為有限的運動，後來卻繼續不斷

的穩健的進步。聯合會的主要活動是在全國普遍

設立社會研究會，為公教學生出版袖珍讀物，在

牛津設立天主教工人學院 (Catholic Workers

College)，以栽培勞工界中的優秀人才，一方

面促進傳教士在工人階級中的宣傳工作。每當在

牛津主辦「暑期學校」。該聯合會有一種機關報，

叫做「基督民主黨報」，每月出版一次。

德國天主教協進會表示近代公教進行的開

始。在教宗庇護九世後稱為「虔敬社」(Pium

stetio) 那是由於他對於人民有極大的影響，要

成廣泛的公教意識，漸漸引起反對自由主義的運

動，而致力於公教復興的總運動。

統一。

三、社團組織

因為篇幅及時間的關係，我們不能詳述天主

教社會運動的發展，只能簡短的指出一些原始的

組織及其發展的大概情形。

(甲) 德國公教大會源於「虔敬會社」，

在前而已述及，這會社是利弗爾教士 (Fet. Ka

par Riffel) 及其冷泉 (Lauting) 所創立，

以保衛宗教自由為宗旨。一八四八年召集代表大

會於曼茲，這是德國首次公教大會。在這場會上

，吉特斐主教發表了他的歷史性的演說，首先確

定這偉大運動在歐洲及德國如何開始。一八五八

年的大會，不但「虔敬會社」的地方支會代表出

席，其他天主教協會也派代表參加，領導天主教

的新聞家，出版家及專門家共同努力，所以這會

議結果使天主教在國會中佔得地位。這會議對於

鼓勵及調節天主教社會工人和宣傳公教思想的努

力，特別有效果。使工人們有利害共同的感覺，

另外也給予每個工人的熱情鼓勵。在特殊區域的

公教徒需要勇氣，這會議便是加強他們的力量。

公教徒或有因受社會主義者的朋友嘲笑而沮喪，

這協會便設法鼓勵他們，再抬起頭來，並榮於他

們的信仰中。一切公教組織的精神都在這些會議

表現出來，有許多公會便於機會，召開年會及

出版他們的報告，這在彼此間能够互相接觸，

參加不同的社會利益，認識地方的需要，試圖隨

全的發展。

為傳播公教思想，由一羣報告員報告這會議

的進展情形，贈送新聞紙，常出版一種優美的書

籍，並將會中許多決議案刊成冊，使一些公教

原理具體表現，以適應時代，對於當前的社會問

題，製作健全的意見。在愛德蘭「文化戰爭」的

逼迫下，公教會能堅穩的立住，實歸功於此會

議。在德國「文化戰爭」之前，普魯士國內既有

四五種公教報紙，到一八七三年已增至一百二

十種了。

德國的公教機關要算人民聯合會 (Volks

ein) 最為重要。普拉特司輝說此為最成功的

協會，在人民中設法發揚社會的意識，是一八九

〇年文安斯時所建立的，以反對社會民主黨，保衛

公教的地位，這組織發達甚速，一九〇四年已有

四十萬會員，一九二四年受戰爭蹂躪後，再得到

五十八萬八千九百餘人，尚有十三萬婦女。人民

聯合會已展開一清楚的社會計劃，教育人民公教

社會原理。此外，其社會教示及宣傳，也給與了

人民一種豐富而廉價的關於基督的解釋文學。

其中心機關是設在開行格拉巴 (Muncheu-

Garten) 在那裏持續的計有三十五人，其

中九人是科學與文學的合作者，一部分是教會人

員及神學博士，其餘則為世俗人及政治經濟學博

士，還有一印刷機關，幻燈片，社會科學及辯護

學的圖書館，藏有書籍七萬餘冊，社會情報部，

此外尚有七個圖書館分館，十六個分區辦事處，

僱員十九人，其中十八人是大學畢業的。

在開行格拉巴的人民聯合會出版部出版了七

千餘種書籍，小冊子及免費發行的無數活葉傳單

。每月出版「人民聯合評談」(Der Volks wort

ein)，一為男人，一為女人，另一種則為「指

apollische Korrespondenz), 每三星期出版一次, 而且免費派送三百五十種公教新聞紙。

另外許多優美的公教文學每年從因行格拉巴發出, 舉行人民的各種集會, 演說有關時事論題。在不同的區域中, 為適應實際的社會, 舉行特別課程訓練班, 由八日至十五日。在中央本部有八天的假期補習, 特別是為工人, 藝術家, 事業家, 農人, 商人, 校長及傳道者, 修習社會學及辯解知識的課程。這是德國五十八個偉大的公教團體之一的不完全的輪廓。

(2) 法國的則會 (Seminaires Sociales) 是公教社會運動的全國集會。一位法國公教論家記述此「週會」的活動說: 「一切課程及一切文學事業, 並商討經濟學說, 大部分的時間用於研究社會的公教主義, 一切使週會顯著化, 成為此社會學派最特性和最著名的科學表現。」

此週會是研究社會的期會, 每年在法國各城市舉行, 召集各團體的指導者, 聚議最有名的公教社會學家演講。有一位作家記述說: 他出席此會議如一學生, 並無薪俸, 從早晨八點鐘起至晚上十一點鐘止, 難得有時間休息, 早上他作二次演講, 每次一點半鐘, 午飯後, 參觀鄰近工廠, 合作社, 職業公會, 工人花園, 在下午他作另一次演講, 最後在黃昏時, 公開對更多的聽者及真正的學生作普通的演講。

自此週會創立之年(一九〇四)至一九二三年, 共舉行了十次會, 出席教授講師一百人, 作了三百種學術演講。

另外他們自己指導工作, 領導幾種組織運動

指定發展他們的勢力範圍, 在這些比較重要的活動, 有地方社會週, 鄉村週, 公教社會聯合會等。這些組織對於愛爾蘭社會學者, 特別有興趣。鄉村週的目的是社會領袖對於鄉村區的教育, 在進行中, 應修院, 或學校, 在假期中, 由十八歲至三十歲的青年一同受訓練, 舉行一星期宗教課程或農業課程的訓練, 但社會課程尤為重要。(如事業聯合, 合作, 鄉村信用, 互助, 保險等), 一九二三年在法國各地舉行鄉村週不下二十次。

法國的則會和德國的公教大會有些相似, 耶穌會所領導的「民衆行動」(Action Populaire) 和德國的人民聯合會亦相同, 創立於一九〇二年, 至第一次歐洲大戰時, 已設立中央本部於理姆斯(Rims), 在戰爭中, 其所有書信文件等, 皆因理姆斯之被炸而喪失。一九一九年重建其新的中央本部於巴黎。

「民衆行動」是主編及供給社會文學的中心機關, 又似諮詢局, 為組織研究課程之中心及齊通會議的所在, 對外而言, 這是法國公教社會運動的大本營。一九二二年在理姆斯的中央機關, 聘任了十六位編輯, 其中有司鐸十位, 世俗教友六位, 另外二十七位秘書。還有許多職員, 忙於送發每日由局中出版的許多書籍。這些書籍都是最優良的公教社會作家及非公教經濟學家的, 售價甚廉。還協會設立股份公司, 並包括出版部, 專司出版小冊及協會的其他刊物。出版了一卷叢書, 是三十頁的小冊子, 叫做黃色小冊, 討論這環題目如: 養老金, 合作社, 勞工聯合, 工業

合作, 房租問題, 房屋問題, 社會幸福, 工人在礦及兒童勞工等。此外又有一種叫做「社會行動」叢書, 那是很豐富的出版物, 專談小冊, 宗教, 宗教團體及其他對社會的條件, 討論和文件, 包括重要學說及各種方案。又出版關於社會年誌, 這是關於討論全部社會運動的紀念冊。

「民衆行動」也有六種定期刊物, 一種是季刊, 刊佈社會和宗教等文章文字。一種是二星期刊, 叫做「民衆行動之記錄」, 包括專題研究, 文件和行動的事實報告。另外一種是「法國民衆」, 每月出版一次, 討論民衆教育問題。「民衆行動」機關又是民衆的諮詢局, 每年有幾千問題解答, 這些問題都是討論一般社會及宗教問題, 怎樣設立互助社, 青年女子離開家鄉到後將找到什麼合適的職業, 什麼權力可為社會信用的組織等。

(丙) 比利時的農民協會 (Boerenbond) 一八九〇年, 一位鄉村本堂司鐸米勒特(M. L. Abbe, Mollerts) 所創立, 由勃勒布特(H. oligupta) 及司科拉特(Schojlart) 三人協助之。此協會在法萊漢(Flemish) 農民中是第一等的社會勢力, 以最高超的方法適應農民的需要, 主要的為小個戶備辦食物, 通常包括十英畝。

農民協會包括一千二百三十四分會, 每一分會包括一百五十農戶, 本堂司鐸是這個團體的名譽秘書, 他和一飛較精明而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民組織執行委員會, 每一會員必須是一位忠實的孩子。這協會的主席是一位司鐸, 他是馬里內(M. olines) 總主教區的人。總機關設在魯文, 供

職其內的五百人，包括十一位司鐸，皆為受薪人員，惟地方支會的職員卻無薪給。

這協會的宗旨是注意其會員在公共法制及管理上的利益，為他們服務一切，在各種利益中，凡會員皆得享受下列的利益：

(1) 一切農人所需要購置的，如種子，人造肥料，器具及機械等，向農民協會便可以取得，並且可以担保種子及器械的優良，當出售生產品時，規定公道之價錢。

(2) 一種優良而賤價的為家畜草料等保險及人壽保險，其組織安全妥善，經農業保險部，使一切會員皆沾其利。

(3) 每一分會都有一種地方銀行，附屬於農文的中央農民協會銀行，這中央農業銀行，在比國要算最大而最重要的銀行之一，這樣農民協會可以控制其本身的財政事業，能以至低的利率之借貸，適應會員之需求，對於每一農戶，只要其所屬的地方團體推薦及担保，便可進行借款。

(4) 聘任了四十位職員，為會員的顧問，這些人都是在組織技能上很熟練的，另外又是農業科學和事業的專門家，例如獸醫學，機械學及建築學等，以輔導農民的專業發展。

(5) 對於農業及其他事務上的會員教育，出版星期報紙二種，雜誌五種。每年出版一冊厚厚的成績報告書。

農民協會改變了西部法蘭德全部農業生活，因此會的興起，各農戶都能獨立昌盛，像這樣的協會與比國天主教政府優良的社會法制相合，在第一次歐洲大戰前，維持了長久時期(1852-1914)。

之，為比利時政府確立了社會改革先驅的地位。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之報告書，此協會的事業大為發展，並設有青年會及婦女協會。青年分會四百二十四所，會員一萬七千一百三十二人，婦女協會設有分會九百三十三所，會員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六人。女青年分會三百十三所，會員一萬二千八百人。又創辦了初級農業學校七十九所，學費由政府補助，課程由協會規定。冬季學校三百四十一所，女子師範學校一所，圖書館三百四十九所。作化學試驗五千四百五十四次，改良植物試驗六千六百九十八次，改良畜牧演講六百二十四次，改良土壤一百〇三公畝。此外設有買賣合作社一千二百二十二所，買進總數二萬五千四百萬法郎，賣出總數一萬萬〇二百萬法郎，因為農產物多由農民自賣，故合作社呈現入超狀態。

(丁) 出版組織，天主教社會組織的另一方面，便是出版協會，自一九二〇年以來已有顯著的進步。這協會的目的是在人民中編制及宣傳優良的讀物，評論一切有趣的論題，包括宗教，教育政治，經濟，財政，娛樂，等從天主教的觀點及筆調評論之。公教出版界的主旨，是宣傳真理，抵制異教主義的勢力。

據一九二三年調查，有十五個不同的出版協會，分隸於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匈牙利等地。這數目現在當必增加許多了。這些協會中有一部分目的在傳播建立公教新聞事業的基金，或補助那些已經設立的，例如一九一九

年古魯(Guith Cases)在巴黎設立的「法國出版事業協會」(Ouvrier du Franco de la Presse)，其目的在統一和調節國內所有公教新聞家及出版家的活動和努力。其他協會目的在組織熱心的工人團體，專心效力於擴大公教出版業的傳播。

一九〇五年國際演講及勞工組織設立於萊維爾的宗教修道院中，其會員有一萬五千餘人，為天主教宣傳訓練一班修士經營印刷事業，在一切民族中宣傳出版的目的制度，在七十四所西班牙修道院中設有其分部，世界各大城市設有其通訊機關。

巴黎的「好印刷所」(Maison de la Bonne Presse)是法蘭西為出版宣傳最有力的機關，其組織如股份公司，為出版新聞紙，雜誌，書籍及各種作品的唯一機關，是宣傳工作最佳的機構。為一切新聞紙及雜誌都有專門人員處理，在第一次大戰前有三十人供職，其分部及委員會遍設於全法國，其總機關則設於巴黎。

以上所述的一些協會，只是天主教社會運動組織的少數機關而已。現在各國的公教社會運動自必更進步，其設立的機關亦必更多而且更擴大。例如公教進行(Gatholic Action)社，公教真理會(Catholic Truth Society)等，在各國都有設立。為適應時代及人民的需要，公教各種社會組織應特別注重這些事件，例如：教育，職業，保險，銀行，商業和工業的訓練，圖書出版所等。還有各種合作，標榜，生利的事業，凡有益於人民的物質及精神生活的，都應加以促進之。

雷鳴遠老人

抗戰記

(續)

曉星

二、冒牌的王參謀長

雷神父到了洪洞，成主教很高興的告訴他：這裏住着一名公教的參謀長姓王，是屬於廿六路軍的，雷神父很驚訝，廿六路軍裏，還沒有聽說有公教的參謀長，怎的查出來了一位王參謀長呢？於是他很想見識見識這位王參謀長。

說起這位參謀長來，也真像一位參謀長，不時的名片上印的是廿六路軍王參謀長，並且他還有一位秘書，一個副官，幾位護兵，都是二十發的觀察槍掛在腰裏；他個人呢，少將的領章，符號，黃呢軍服，高統的馬靴，帶皮領的大衣，威風得誰也不能不想他是一位廿六路軍的參謀長。

成主教以及當時堂裏的神父們，一看見這樣的一位參謀長，覺得爲自己也是一個光榮；於是立刻給他預備了三間屋子，一間是自住，一間是會客室，另一間是祕書室。他起先要個人另起爐灶，成主教不答應，讓他和主教同桌而食，就待他簡直是如同上賓中的上賓。他本人呢，也真像個教友，每天進堂，望彌撒，領聖體，他的副官與秘書，他也要他們和他一樣，主教看見這位外表很熱心的教友，又是參謀長，驟然在招待上有些物質的損失，然而在精神上，他却引爲是很大的光榮。參謀長又向主教借錢，主教很慷慨的一下就借給了他五百元。

他又向別的人去借，別人很自然的也盡量的借給了他許多許多的錢。雷神父到那天晚上，由成主教請客，客人很多，所謂名貴的客人，就是雷神父，十二師師長，王參謀長與主教。你猜這位王參謀長是誰？說出了你一定能想起來：那就是我前邊說過的曾作過廿六軍便衣隊隊長王殿軒。

雷神父一看見是他，我們很想像雷神父心中作何感想吧，他後來會對立瑞兄弟說過：當時他心裏很覺可笑的自問說：王殿軒什麼時候降的參

謀長，該不是冒牌貨吧！不過冒牌不自降，在席上，他和師長既是初見，也絕不好意思說他的底蘊來。

這次吃飯的時候，這位廿六路的王參謀長，竟大大的吹開了：他追述他這次抗戰的開始，怎樣發揮了公教便衣隊的力量；怎樣他在涇州守城的時候，軍隊都走了，他以二百來名的便衣，苦守了好幾天；怎麼日本進了北門他才率領着便衣隊從容的撤退。他強調如果能成立一個規模較大的便衣隊——尤其是公教便衣隊，既不貪生，又不怕死，一定可以發揮高度的效能，在擊潰，消滅敵軍上，一定可以收得奇效。他又說他個人在軍長面前，怎末說一不二，怎末勢力雄厚；可是在教會一面的力量，雷神父却是有振臂一呼，民皆響應的能爲；如雷神父曾作號召，他個人再出一些力量，幾千名的便衣隊是不難招徠的，到那時，他可以辭掉了廿六路參謀長的位子，參加到十二師一或三軍來，作便衣游擊隊的領袖。

師長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吃幾碗乾飯的，當然被他噁住了，尤其一聽說他竟願意辭掉參謀長的地位，專門來從事游擊隊的組織，對他這種愛國忠教的精神，很是欽佩與讚賞，師長很感佩他，很歡迎他參加到自己的陣營來。

飯後，他跟定雷神父，又大談其未來計劃。雷神父只是聽着，並不加什麼可否，後來他見了立瑞兄弟，整整的談了半夜。他知道立瑞兄弟辦過後防報，成績很好，他便說：新報，我是有辦法的，錢不成問題，很短期間，我便可以募到大部份的款，辦一個頗軍報紙也好，辦一個在後方出版的報紙也好；總要看你的方便，看你的意圖，如果可能，我們在漢口恢復了益生報也無不可。他這樣說說東道西的說着，然而立瑞兄弟也有他的底，他深知他的性格，也知道他的空中樓閣，不過不好揭穿而已。談到後來：他忽然問立瑞兄弟說：

「你是不是吃了飯？」

「沒有。」

「沒有？爲什麼不早說？」

「立刻他轉向他的勤務兵，掏出了五元錢：

「快！快去買點心！」

立刻兄弟不講，他那里背，他說：

「在軍隊階級，你應當服從我的命。」

不一剎那，各色的糧點買來了好多，他們一半吃着，一半談着，真像

一直到夜深。如果不是立珊兄弟提醒他睡覺的話，也許他卜書卜夜一直談

到連日而不知覺呢。

他本不是參謀長，顯明的，他是冒牌的，但是有誰知道呢？有誰知道

？畢竟有人知道。下面我們就要看見他的案子如何發了，在日本進入山西

，中央軍也進入山西，各路隊伍也多退入了山西以後，各部隊的希冀，亂

了個不亦樂乎；對於防地問題，當然也亂的有了幾多。這一隊說這一帶地

方是他們的防地，那一隊說那一帶地方是他們的防地。當時因爲太亂，憲

兵的數目又少，原料也照料不過來，於是部隊裡的小股斷不了發生有意無

意的衝突。

在洪洞一帶，諸城左近，是廿六路的勢力，在積東的地方，就有第七

路。在洪洞附近又有十二師，七師等部隊。事情是這樣：有幾個廿六路

的逃勇或者是散兵，他們由前方向下走的時候，經過了第七路的防地，不

知道他是誰偷了民人的東西，或者是假借了民人們的東西，反正被第七路

稱口爲了保障自己的名譽起見，將這幾個人的軍裝給剝下，將武器給卸了

。這一行兵等，悶氣不出是不成的，又轉回了自己的部隊，說是被第七路

侮辱了；於是本部裡就派下便衣來，到洪洞一帶私訪。一天，正在第七路

的幾個便衣也來到洪洞，要進某一個飯館去，家家相見，分外眼紅，廿

六路的幾個便衣被下了武器的士兵，認得其中有一下他們武裝的七路軍，於是

他們也進了飯館，結果先下手爲強，廿六路的便衣將七路的便衣隊，從

飯館裡押出來。

他們正在從洪洞天主堂門口穿過，這時那位冒牌的王參謀長正在黨門

口立着，忽然看見解過人來，他一陣好奇；就問那解過人的人們說：

「你們是幹什麼的，爲什麼這裏？」

「廿六路的便衣隊有點不耐煩的樣子，粗聲的問說：

「你們這幹什麼？你們不用管，我偏要問一問：：

「幹什麼不幹什麼，你們不用管，我偏要問一問：：

他也有點火，旁邊的福齊插嘴的說：

「參謀長，值得和他們計較嗎？」

「他一點參謀長，押解的人立刻改變了面容：軍隊上是講階級服從的

，立刻他們就來了，我們是廿六路的便衣隊，因爲七路欺侮了我們，下了我

們的武裝，我們是奉命來的，現在遇上了，我們想解他們回去。就帶一

些軍的參謀長，不覺的冒出來了，大家當然了，那幾個解過的人，這是

冒牌的王參謀長。大家當然了，那幾個解過的人，不自覺的跪在了地，向

我們是七路軍，因爲貴軍經過我們的防地，我們一時冒昧，下了他們

的武裝，不過他們的武裝已送回貴軍部了，我們一點也沒有損壞。

他掏出手雷，按着扳機，就要開火，好一擊不要臉的東西，只有箭囊。說着

他掏出手雷，按着扳機，就要開火，好一擊不要臉的東西，只有箭囊。說着

王參謀長的秘密，怕的奪出人命來，立刻他住了他的手，

阻止他動火。在這時光，那幾個人又帶着帶槍的懇求說：

「報告參謀長，冒犯了貴軍，固然是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惹了本軍的命，而且也是應縣長的名而來，我們過錯，但是我們進城，不但是

——就是在世得通知一聲，王參謀長不王參謀長我不知道，你們君不見三軍十二師的字嗎？你們是，二十六路，他當然是廿六路的參謀長，三軍與二十六路，單路之客，爲什麼查他反來查我，名聲傳出來，說二十六路欺侮三軍，或是說第三軍裏出了土匪被廿六路檢拿了，我們誰担得了？他說定了；排長不住叫道說說：

——我們太魯莽了對不住；不憐因爲出了一位二十六路牌子的參謀長，我們怕他碰了東西，所以也沒加思索的進來。

——冒牌不冒牌是你們的事，與我何干？就是要查，也得通知一下？聽我發病，這有多麼不方便？

——忽然那領頭進來的警察說：

——這不是王參謀長的大衣嗎？

——變給兄弟更假作憤怒的說：他的大衣有什麼記號？

——在我屋子的東西都是他的，好嗎？請你們都拿去罷！

——又有一个人說：

——還有脫亮領呢！

——脫亮領我還要倒有一領，你們要，可以拿去；但請給我一個收條，我好去交待軍長。

——停一停又說

——什麼都是王參謀長的好了，你們拿吧，

——那位排長吃不住了，連連的倒着款退出了門去。那位冒牌參謀長的脫亮領與大衣總算保留下了，後來都送了人參謀兄弟又告訴我說：

——如過我知道的早一些，連他的屋裏借用索裏的被子，也不致於弄去了，我拿到我屋裏來說是我的好了。

——我也曾笑着向他說：

——那不是廿六路的東西嗎，爲什麼不讓人拿去？你倒會玩。

——那裏是廿六路他們的呢？除了堂裏的東西外，都是王殿軒自備的，所以我說是我的，並不是什麼會玩，況且我也沒有要，他說他不會玩，但我仍然說他會玩，讀者們以爲怎樣呢？

——我們且說冒牌的王參謀長，被廳長請往縣政府去，因爲有雷神父同他一道去，所以他也沒有想到有什麼變故，趕到一到縣政府，進了第王

道大門，還沒有什麼，及那進第二道門的時候，士兵不讓雷神父進去，王殿軒一看氣不對，信立到雷神父請有幾個隨從，轉回身來說：我與雷神父還有點事，他就推出了他所有的錢給了雷神父，低聲說：壞了，然後又走了進去。雷神父往回走的時候，並沒有什麼阻礙，只不過有人問了他一句，與王君有什麼關係，雷神父說：我們有認識，因爲他是教友，我們就讓他在堂內了。

雷神父王殿軒剛一被縣長請去，軍隊就進來檢查，大家以爲雷神父被抓了。當時洪洞有一教友叫孫逸賢，他同廳長是好朋友，立刻去見縣長，告訴他千萬不要抓雷神父，雷神父是三軍的人，副主席很看重他。縣長答應說：並沒有抓雷神父，果然等他回到堂裡之後，他見雷神父已經在那裡，一擲虛驚的脫手鬆了的心，這時才鬆開了。

王參謀長被詐縣長的事情，隔的不過有一天，爲什麼廿六路軍，就派人來抓王參謀長呢？據說是縣長對這位冒牌的王參謀長，一談話不理的態度，有些懷疑了，他向雷神父住在城內的廿六路司令部打了一個電報：問是不是可以授幾天交給王參謀長。司令部一聽說有位王參謀長的問題，長委實，覺得非常驚奇，知道有故，所以連夜，就派了專人來辦案，結果這位冒牌的王參謀長就墮入了法網了，這事的發生大約在十二月十幾日。一定是十幾呢，那我們現在也記不清了。

在王參謀長事發後幾日，雷神父與南下度河，他正在到車站上，上車的時候，有一列軍北上，在北上的那列車上，就有這位冒牌先生，旁邊有兵守候着，他向雷神父招手，雷神父要見他，兵士們不讓，只問了問他們有什麼關係，雷神父還是說：我們互相認識，他是一位教友，別的也沒有多說。有人說：如果雷神父竭力幫救他，也許能營救出他來，但是這事也只是落了一個如果，並沒有到了也許的事實上。到後來，往道城招收海陸的在德兒堂，聽見教友們給他說：王殿軒君，已經被人家牽走了。說話時，大指與食指作了一個半圓，食指向裡勾了一勾！這就是說冒牌的王參謀長的最後下場。

聯利後，作者曾向細開到的十一號派一個人問過：孫仿魯將軍的參謀長是不是姓王，他說正是，但却不是那冒牌的王參謀長！

屠格涅夫的六部不朽名著，每一部都有它獨有的，偉大的價值。他的筆調始終是感傷的，他的文彩始終是優美的，他的組織力始終是嚴密的，刻劃始終是細膩的，深細的。

「前夜」是他的第三部社會小說，（第一部「罪孽」，第二部「貴族之家」所代表的時代，是一八五四年英法對俄戰爭的時期，即有名的「克里米亞」時代。這時代，俄國的舊思想，舊風俗，漸漸被消滅，被發達了，新思想的潮流，在一步步地進展着；這時候已不是「家專制」的時代，而這時正是「年青的姑娘們，高興跟誰說話，就跟誰說，高興讀什麼就拿什麼；沒有俄人也沒有婢女，在身後跟着，也會能在莫斯科亂跑！」而這，好像全成了一不成文的法律」的時代了。

本書的主要角色，有英沙羅夫，他是一個保加利亞青年，在莫斯科留學，他是個愛國志士，一心以「解放自己的祖國」為鰲志。現年二十六歲。柏爾森涅夫是一個天生忠厚熱忱致力學問的俄國新青年，他是英沙羅夫的好朋友。蘇

實是一個自由藝術家，也是俄國青年學生，女主角愛倫，她有一二十歲，愛着頑強的，不屈艱辛的性格……素雅是十八歲的少女，另有愛倫的

作者在這本書裡，除了表現英沙羅夫如何地為他祖國作着苦革命工作，俄國各階層的動盪，以及一些生動的然而微弱的插畫外，他仍然揮着他那特異的大手筆，織入了這寫的，極高的，美麗的瑪麗亞司。

我們看他一開始如何地介紹着兩位青年，叫我們曉得俄國這青年的性格：他把英沙羅夫介紹進來，方法是他的自然而適當；我們看了他如何地描寫着十幾個人的心理；我們看了他寫的父女之間的思想的衝突；我們看了他寫的英沙羅夫和愛倫的初次談心；我們看了他寫的關於一個少女初戀的日記；我們看了他寫的對惜別時的情景；我們看了他寫的英沙羅夫患病而生的心理變化；我們看了他寫的英沙羅夫病後和愛倫的私語；我們看了他寫的革命志士死時的慘劇；我們看了他寫的屠格涅夫

「前夜」讀後

小島

這正如身臨其境，想到了一切，也看到了一切。

本書的故事是這樣的：愛倫是一個貴族小姐，生得雖然不美，但她的性格好，不但伯爾森涅夫愛她，另外還有一個叫彼得羅夫托夫斯基的貴族，也在向她求婚。但愛倫只愛一個學生英沙羅夫。她父母聽了這事，氣憤非常，可是那時她已和英沙羅夫秘密的訂了婚，而且決定不聽任何人的阻撓，要和她丈夫一同到保加利亞去工作，去拯救保國危難中的人民。她父母終於無可奈何，只好就此自便了。不幸救國工作尚未展開，英沙羅夫就患了動脈瘤和肺病的合併症，死了！這個個弱的女子，也就走上了苦難的道路，她的消息不明；「她也許還活着，隱在什麼地方，也許是小小的生之悲劇，垂下了最終的幕，她的微小的生之悲劇，已經得到最後的結局。」

屠格涅夫讓英沙羅夫病死，和處理「父兄子」中巴札洛夫的死同樣的平淡，沒有什麼感傷的哀詞，也沒有什麼悲劇的筆調，也只是輕輕地

用「任何偉大的思想家，任何偉大的人類導師也不能因為自身所作的功績，就可希望享有生的權利」。幾句話，寫出了死的實諦。他認為「死，是正跟一個漁人同樣，他已把魚打網拿了，可是暫時把他留在水中；魚仍然游着，可是網却早已套到了他的周圍了。漁夫總會把桶拖上來的。」——在他高興的任何時候，「死是人生的結束，任何人也避免不了；他有一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的不同「輕於鴻毛」者，不管他的家私多富，地位多高，死後也就無聲無臭的大道找入墳墓，即或對國肥田，也不過是淡淡地埋個關拉過罷了。「重於泰山」者，則生前未必被人重視，死後仍留英名，却常常存人間，誰也不會把他忘記，一提及他的名字，就生出崇敬之感。作者本人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寫出的作品，自然不是僅僅讓讀者看他所描繪的故事而已。

當人的呼吸停止時，他會靜悄悄的走入墳墓，在別人的腦筋裏，隨着時間將他遺忘。所謂別人，不久也靜悄悄的墮入墳墓，讓另一批人忘記了他們。他們在塵埃裏與木石共朽；宇宙的存存，人類的改變。他們不

知道；他們在冥冥時，似乎知道親人在旁拭淚，逐漸眼前像霧一樣，終於與世隔絕了。

人類生活着，當感覺時間緩慢，尤當精神無所寄託時；可是回憶過去，往事則像電影般層層的閃過，時間的快，是使人不敢相信的，回憶過去，憧憬未來，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墳墓等待着人們，計算着人們的時間，年輪催促變遷，謂「老之將至」，世事滄桑，我以為有限的生命，應於未入墳墓前，善用利用。許多人在剛要與世隔絕時，決無「不想無術，枉此一入」之感，因為那時支持着他的生命，只奄奄一息，並無思想；但是一些有頭腦有精力的人，為何也不想呢？因為想「何以致富？怎樣博取權勢？」已經疲乏了腦力倒在床上，神思恍惚，次日還要繼續想呢！我以爲人類壽命最多也僅八九十歲。

一個研究佛學者，他認為死後才能得到極樂世界，當然不用生時努力。一個哲學家，從事研究哲學工作，著作萬卷，名滿中外，取世敬仰，死後何補？軍事，政治，文學，科學諸「家」，畢身畢身事業，稍暇則思如何完成任務？如何發展事業？不斷地工作，工作！創造！創造！自己成就了許多驚人的事業，他人奉送他們許多美如的頭銜，臨死時，要人舉哀，大典安葬，輓首歌哀者，數千萬人標榜史冊，萬古不朽此死復何憾呢？

再說藝術家們環衣素食，潛心習作，日求其完美的理想。境界，得不着美妙的精緻，免不了窮人的肚皮，他們依舊抹去辛酸的眼淚，苦幹着神聖的工作；他們對人類的貢獻是潛在的，是需要人類自己去體念的，總之，他們生活時，不能叫取閱她美，在生只有窮愁潦倒，受人非難，死後無聲無臭，寂寂安葬，結果鬱鬱而生，鬱鬱而死；他們的專業，當時像燈火蟲一樣給知已們賞識一番，死了則木石同腐，人們竟暫時忘記了他；但是千百年後，他們過去的作品，被發現了，考古家們宜其他的歷史時代背景？

作品的數萬萬價值。——究竟後人還算聰明，因為尊重一個死去的人，並不用花去一個本錢，於是他們的作品被陳列在博物館裏當作國寶，他們的相片，在每個角落裏微笑；假若他們在墳墓裏的枯骨會講話，一定說「死復何憾」呢？

奉勸醫學者們！天生你們是在墳墓裏被人歌頌的，死亡是你們甦醒生命的開端，物質享受是你們權利以外的事，錢財對你們是幽患的起源，不要羨慕似「海市蜃樓」般的摩天巨廈，不要釘住看別人穿的呢絨狐裘，更不要羨慕紅燈綠酒的席上珍味，你們得以這頭是有幸了！人死能「據天良，將變爲人之道，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才能有永垂不朽的生命。

神職青年年進曲

蘇 藝

前進吧！神職青年！

轟擊着光明的火炬，
吸引衆生前進！
看呀！

正義的太陽已出現在東方，
黑暗的动力快要消亡，
怕甚麼？
約但河見了依撒爾民——
且回轉頭；
誰能阻住你們的行程？
前進！

彼得大廳的鐘聲在鳴；
梵蒂岡播着和平的呼聲；
審判欲自全，那來百餘的收成；
聖教教區便須不惜犧牲。

前進吧！神職青年！
世界的和平須由你們去締造，
耶穌的使命，也要你們來完成。
人類本是元父的子女，
却有如許的仇恨，紛爭！
神職青年呀！

你們是自由神職的保障，
你們是正義道德的干城，
人類前途的生存命運，
全靠你們來維護，支撐。

偉大的神職青年們！
願基督君王萬歲！
願其神國拓展無垠！
願造成大地的天主——
由雲霄俯視你們！

前進吧！神職青年！

前進吧！神職青年！

前進吧！神職青年！

前進吧！神職青年！

文 教 消 息

平津南來學生談

今日北方教育

(上海訊)北平朝陽大學學生李樹濤等四人與天津國立國術師範學校學生吳正陶等九人，日前來滬。據朝陽等校學生云，他們一行十餘人，於二月二十六日由平去津，廿七日復與國術師範等同學九人同行，經滄縣，轉濟南，因領有通行證，沿途無阻，及至青島登記，免費乘輪，於三月十二日到滬。現在中共在不辦有大學三座，(一)燕京大學，兩年畢業。(二)軍政大學。(三)人民革命大學，四個月畢業，原來之國立大學學生伙食費，每人發四十五斤小米，教授為一百廿斤小米。私立大學因經費來源缺少補助，收費又相當限制，致學校頗難維持。學生除志願投入中共所辦之大學外，頗難在私大讀書。據國術師範學生談，該校由教授會就教授中推一人臨時代理校務，中共派有指導員二人到校，將開導處取消。課外方面，軍訓，軍訓，公民，倫理，國文等課(國文係修訂教材)不上，體育改為勞動服務。教員除授課外，早間有學習會，閱讀指定之圖書。

。晚間舉行檢討會，檢討學習問題，師生於勞動服務，通力合作云云。聞南來各校學生，將赴杭州教育部辦事處商洽轉學問題。並聞平津其他大學如北大等校及東北大學學生，亦有數十人來滬，向市教育局接洽，局方對食宿問題有所指示，於轉學寄費，囑俟該部派來負責人員再運與接洽。

南來學生談

輔仁大學近況

(上海訊)北平南來學生談輔大近況，據稱輔大自該校十六教授(傳估該校教授人數四分之三)發起「中國人民管理校政」，提出了八項原則之後，有學生一千餘人以具體的行動起來響應，首先就是驅逐該校校長瑞克尼神父，美籍和若干外籍教授。在學生所發表的宣言中，指彼等「負有帝國主義的使命」，並指出彼等在學校，一向保有「特權」，因為中國人都吃玉米，而彼等則吃麵包，而現在實不容許這種特權的存在。

輔大校長談近況，在學生此一行動之後，對全體教職員學生演講，他說：「帝國主義的代數

已經演出輔仁，我個人非常慚愧，過去所扮演的是一個封建殘餘的角色，現在我立志更生，從新學習。」全校師生聽後，心中是否甚酸，一實難說。按陳垣處今年七十歲，廣東新會人，是國際聞名的歷史家，歷任北大燕大等校教授，與陳寅恪齊名，著有「中國回曆考」。

北平學生又要反饑餓

(上海訊)北平南來學生談：自共方接管後，清華學生食糧告罄，直向當局申請白麵大米，豈知大失所望，送來的是二入米(粗米)和棒子麵，學生等大為不悅，即有學生喊道：「我們又怎麼反餓餓了！」語被傳出，共方召集學生訓話：「你們！指學生！真不識好歹，你們知道你們姓甚名誰？真是揭開份子！從前傳司令待你們那般好，整日稱獨亂，不讀書，如今又要獨亂，看誰反餓餓？」於是將數百十數名與以看管，其他便乘間散去。

訂閱書報

贈送保險

(本報香港訊)最近香港開設之怡友文化服務社，已向島島保險公司取得特權，舉辦一種

讀報附送保險辦法：無論讀者擬訂閱何種報章雜誌畫報等，凡托該社代訂者，即附送島恩保險公司一年期的身意外保險一千法郎，不另收費。(A)

鍾氏遺孀苦學費

(本刊訊) 邵陽日報故遺孀鍾氏，於逝世前遺囑：將其全部田產捐作興辦五生學校之基金，經其友好組織救會籌辦。茲已商得松坡圖書館之同意，接收該校被紀念的兒童樂園，創辦五生小學，本期已招收二百餘名全部免費之赤貧失學之孤苦兒童。(納)

聯合國婦女地位會

程教授代中國出席

(本刊收音)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於三月廿一日在巴黎歐巴魯特城開幕，我國出席代表為羅維修女士。程女士為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曾畢業於美國白奈德大學，又於紐約大學獲取法學博士學位，是洛克菲爾獎金的受獎人。十餘年前在滬執行律師業務，聲譽中外。民國卅五年任東東法學院教授。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美國海陸軍戰務委員會專員，頗有貢獻。(麗)

約大

(本刊上海通訊) 本市的約大農學院，創辦於前年，茲因經費缺乏，開支罄盡，擬於今夏結束。該院於二年前已停止招收新生，本屆畢業生六人，為最後一批。該院最後時期，有學生二百餘名，教員二十位。(誠)

重慶大學義賣專師

(本刊收音) 國立重慶大學，師生員工禮儀委員會，特舉行義賣，學生五百餘於二月廿八日由沙坪壩徒步進城義賣，所得款項，將全部贈與師長。該會宣傳組學生會在紀功碑前高唱「樞皮靴歌」云。(証)

袖電

(本刊收音) 亨德於七日廣珍電英：曾致英國打字機有限公司函發打力圖：一種僅十一寸見方較火柴盒器高字加新之小型打字機，其字體與通常所見機數明者一般無二，且能同時打出六位。此外，有包辦加數有限公司，最近亦發明一種電力加數機，僅微一電鈕，立即可獲所要增加之數目。(証)

成都理學院 增建化學學院

(本刊成都通訊) 國立成都理學院，於二月廿八日舉行開學典禮，該院在成都外西金花橋側，林木蒼翠，溪流成韻。新建化學院已落成，最近由美購買大批圖書，儀器，藥品等，校長為魏宗聖

傅士。(續)

(本刊重慶通訊) 本年三月二日，為歐宗氏約十二位七三壽誕，並為當聖教宗後十周紀念，梵蒂岡金城顯赫慶祝，教廷各部，一律停止辦公，歡度此良辰吉日。

印女詩聖逝世

(本刊上海通訊) 印度女詩聖，現任孟買省長奈都夫人於三月二日逝世。奈都夫人，此間學術文化界人士極為懷悼。中國亞洲關係協會秘書長杭立武，當即電駐印大使羅家倫氏，代表該會慰問奈都夫人家屬，並盛讚奈都夫人在文學方面及對印度獨立之貢獻。聞奈都夫人作品，頗獲支爾及文亞爾伯納之欽佩。其詩有英文及印度兩種，前者在英上流社會傳誦頗廣。尼赫魯總理得拜後，即下令宣布國哀，全國一律下半旗誌哀。(誠)

世界最新發現 ▲鏡遠望大最界世▲ ▲界世新展星現發▲

(本刊訊) 加州桑地海附近，巴洛利山上有直徑二百吋之望遠鏡，茲已得到重大收穫，在十億光年之距離處，發現星辰世界，如天河所見者然。每個星成世界，相隔約一萬光年，均勻分佈，已攝取照片云。(心)

震旦牙醫學校

防治兒童牙病

（本刊上海通訊）本市震旦大學牙醫學校，現正推行兒童牙科防治工作，已成立口腔公共衛生組，每日輪流前往各特約公私私立小學，舉行義務檢查治療，並採用氟化鈣塗敷，以期達到預防目的。此項預防方法，近在各先進國公共衛生當局間牙醫學界極力施用，成效卓著；但我國尚屬創舉。聞該校即將施用特製二錢，復製劑，防治成癮，將更為優美。（賦）

平中共查封

世界日晚報及其他報紙

（上海訊）據中共陝北電台廣播：立委成全我主辦之北平世界日報及晚報，已由中共軍管會查封，理由以該報「對人民解放事業，抱仇視態度。」中共又指成氏為「國民黨CC份子」，並謂該報「惡意煽動」，故查封云。按該報為北平頗為最大之新聞紙，目下北平停進步報及人民日報兩家，後者係解放後所創辦，前者係「新民主主義」之前身。解放前原有日報廿餘家，圍城時尙剩十二家，共軍進城後皆遭封閉。

管夫人在英

演唱受歡迎

（本刊倫敦通訊）中國女高音管宜賢女士，近在此間訪問，備受愛好音樂者之歡迎。最近管夫人在某教堂演唱名劇美特：「主！請俯聽我的

申訴」。不久她即赴意大利，再由意轉赴法京巴黎，舉行獨唱會，半年後將重來英國舉行獨唱。

（羅）

我駐英

使吳經

（本刊上海通訊）我駐英使節吳公使吳經熊博士，已於二月廿六日由羅馬搭乘美公司飛機返抵上海。吳公使此次返國，係應政府之電召，回來向政府述職，並帶回數宗比約十二世對我國誠懇深切之關懷。吳氏此次返國述職，為渠就職以來之第一次。（賦）

蒸氣推進

流線型機

（本刊華盛頓通訊）美空軍現正試驗一種蒸氣推進之流線型新飛機，該機名「統一佛羅拜七〇〇二式」其機翼向後傾斜，形如等邊三角形，由「艾里生丁三三式」之蒸氣發動機推進，係單座之鋼殼戰鬥機，重達五千九百公斤，在一萬二千米之高空中，其速度可在音速之上。（晉）

記者子女

免費入學

（本刊上海通訊）本市教育局市政府令：凡新聞記者之子女，均可免費入學，教育局奉令後，即轉令公私立中小學遵照辦理。（賦）

社教學院

籌授義演

（本刊蘇州通訊）本埠國立社教學院教授會，現籌助助教會，組織成功，已於二月十九、二十兩天分別舉行成立大會，通過組織章程，並推選派杜佐周許傑兩教授參加上海教授聯合會之決議案。該院自治會因三月份公費尚無着落，於廿六日起義演，節目有民族舞，舞蹈，平劇，音樂，話劇等，各項節目，均極精彩。（燕）

邵武教區

文化計劃

（本刊福建邵武通訊）本區原定文化計劃三項，現二項已實行，即新圖書館及圖書館一所和新同樂會一所。圖書館每日擁擠不少讀者，同樂會開幕時，由縣長親臨主持典禮。至於文化計劃之第三項，建立啓明中學校舍，現正興工建築。（伊郎）

妙齡女畫家

在美開畫展

（本刊紐約通訊）十七妙齡之常青鴻女公子，莎娜女畫家，於最近在本市亞洲協會舉行畫展，展覽作品為敦煌石窟壁畫古佛像之臨摹本，展覽會期為一月。聞莎娜小姐生於法國。（英）

「天倫樂」獎學金

艾振麟得首獎

（本刊上海通訊）華納影片公司聯合卡爾登、南京及美琪三大戲院，舉辦「天倫樂」獎學金競賽，此項競賽已於二月二十四日揭曉：第一名

得主艾振麟，獲獎學金白米十石。艾氏有子女十二人在學，長女廿一歲，在慶且女子大學求學，最小在學兒子六歲，在仍德小學幼稚園讀書。第二名得主陸旭初，獲獎學金白米五石，渠有四個兒子在學。第三名得主趙純祥，獲獎學金白米三石，渠有四子女在求學。廿八日上午十時，在鹿丘路華納公司給獎，領獎時須繳身份證及學歷證件等件證明。但艾氏領獎後，將獎學金送交吳市長，謂市長轉送於失學兒童。按艾氏合家為虔誠之天主教徒。(誠)

青年畫家在法

榮獲素描冠軍

(本刊巴黎訊)去年春，來本京畫壇再求深造之中國青年畫家趙無極君，最近參加巴黎大學城舉行之素描競賽會，趙君之素描傑作在四百人的比賽中，榮獲冠軍，為中國畫界增光不少。(麗)

諾貝爾和平獎金

候選人名單公佈

(本刊訊)諾貝爾和平獎金委員會，茲公佈一九四九年和平獎金候選人之名單，其中包括專備作家皮爾遜，羅斯福夫人，阿根廷總統貝隆夫婦，奧國總統倫納，從事歐洲團結運動之英人開勒基，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之英輪船幹事奧爾等。(心)

播音勸募

清寒獎學金

(本刊上海通訊)本市碧二電台發起播音勸募清寒學生獎學金，於二月廿四日起開始廣播勸募，原訂目標為五千元，吳市長陳司令，浦議長及教育局鄭主任秘書等，均親往演講倡導，各界人士捐款者頗踴躍云。(誠)

紀念婦女節

展覽婦女生活

(本刊上海通訊)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為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於八日至十三日舉行婦女生活展覽會，介紹今日中國各階層婦女生活狀況，並提出解決婦女問題的具體方案，其內容：(一)各階層婦女生活反映，有漫畫，照片，圖表模型，實物等。(二)婦女沒有徹底解放的原因。(三)婦女對社會的貢獻。(四)婦女怎樣奔走解放？(五)婦女對社會的貢獻。(六)婦女團體工作展覽。(誠)

史

冬

前

陶

石

(本刊樟樹通訊)去年冬，在樟樹附近的大姑山督衛城所發現之石器陶片，現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長李濟君鑑定，確為史前遺物，不久即將派員到此間商討研究辦法。李氏云：數十年內之田野考古工作，偏重華北，事非偶然。江南文化亦必有深遠背景。抗戰前後在浙

閩兩廣一帶，亦有考古發現之報導，長沙出土之青銅及漆器與贛江流域所發現之史前陶石，和閩粵之史前遺存，有密切關係。李氏又謂該陶石發現人將發現經過及所得實物，作詳細紀錄，以便登入「中國考古學」供天下考古學者之參考。(T)

滬震旦大學

四一週紀念

(本刊上海訊)三月十四日本市震旦大學，舉行慶祝該校成立四十一週年紀念，除與節日多而精采。是日師生聯歡，晚間放映「浪海香魂」，並在前一日特請海上名球隊到校精采表演，並有盛大音樂唱片晚會以示慶祝。(誠)

(又訊)震旦大學慶祝該國為籌募福利基金，於總理逝世紀念日舉行歌舞大會，特約吳小燕，李志曙等參加歌唱，收穫頗豐云。(誠)

硫氣法造蔗渣紙

(本刊台灣通訊)台南台灣糖業試驗所，最近發明利用硫氣法，將廢置的蔗渣精製紙漿。此發明可直接增加台省紙業之發展，糖業公司因蔗渣被大量利用，亦可獲得一筆鉅額收益。(增)

台大設人文館獲准

(本刊台灣通訊)去年暑間，台灣大學曾呈請教育部准設人文研究所，最近該校已獲得教部核准，以其向例注重台省人文，且收入資料甚豐，故准其設台灣人文館。(增)

原出 子現 鐘華 府

(本刊收書) 據「美國之聲」電台於十二日廣播：「原子鐘」一具，已首次在華府公開展覽，據說該鐘者，該鐘在三百萬年以後，始有一秒鐘之差誤，可謂準確無比了。(世)

中研院追悼

蘆木棟博士

(本刊上海通訊) 揚名國際之物理學家，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蘆木棟博士，於一月卅一日因胃病在舊金山逝世。文化學術界聞此噩耗，不勝悼惜。中央研究院於二月廿七日在該院禮堂舉行追悼會，由朱家驊及胡適、梅貽詢、吳有訓等主祭。參加祭禮者共二百餘人。朱家驊報告蘆氏生平：蘆氏在我國科學界有偉大貢獻，其死實為一重大損失。中央研究院現已決定將物理研究所之行舍，改名「本棟館」，並設獎學金以資紀念。吳有訓、胡適、梅貽詢等，亦相繼致詞，以表哀思。(誠)

原子學破器

美試驗成功

(本刊美國通訊) 兩年前，密歇根大學教授克倫及台尼生，設計製造一種新式宇宙線原子擊破器，刻已宣佈初次試驗成功。該器重約十五噸，為美國的惟一設計，具有三萬萬電子轟打。能以驚人的速度，向原子發射電子，使原子核分裂。科學家希望此可以研究電子的基本構造，對原子能當可所知益多。此器形如鐵馬槽，有一玻璃塔直立其上，用以發射電子，入一玻璃管真空器以接近光線的透明度，聽聽場中，轟擊金屬及其他物質之原子。(英)

教部訂定

寄讀辦法

(本刊訊) 二月十七日教部訂定收寄寄讀學生辦法，即通令施行：(一) 限東北、平津、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武漢、安慶、南京、上海等地區之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學生，始得申請寄讀。(二) 申請寄讀學生，須具原校正式學籍證明文件，如附有學生証或成績單者，則准先行收寄寄讀，再行填繳正式文件。(三) 有原校享受公費證明文件之學生，得於寄讀學校繼續享受公費；但改讀私校，學雜費當自備。(四) 各報刊的實際情形舉行收寄寄讀考試。(五) 公費生在中請寄讀期間，如生活困難，可向當地青年輔導處請求暫借公費，入學後如數扣回。(六) 學生申請寄讀直接向學校辦理手續。(心)

經合圖書儀器

撥給台灣大學

(本刊台北通訊) 美經合總署頃以價值二百萬美元的圖書儀器共四百噸，運抵此間，撥給台灣大學應用。(育)

中華廠商聯合主辦

香港工業專科學校

(本刊香港通訊) 香港中國廠商聯合會決議將第六屆國貨展覽會收入餘款，撥充工業學校基金，對於設立工業學校事，已有具體步驟，學校定名為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香港工業專科學校」，先行辦理工商管理科，工業化學科，機械工程科，紡織染劑及印刷等五科。(佩)

鈾中提錒

試驗成功

(本刊收書) 英倫敦供應部於六日宣佈：錒(Actinium)已首次在英提出，此為戰事結束以來英國研究原子能實驗所獲的最重要進展之一。該物係由一鎢塊中提出，提出之說，非屬自然狀態，僅能由原子能電堆中所生。(誠)

滬私立大學

成立聯合會

(本刊上海通訊) 本市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於三月七日在鳳江大學舉行座談會時，決議成立上海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聯合會，並商討清要學生獎學金問題，據統一獎學金案議委員會規定：各校須將申請獎學金學生名冊，於二月底前送會，但有許多學校未將名冊送會，故決議於是日午前各校將名冊及本學期學生註冊名額送往尤夏商專，再由該校校長王裕凱轉送案委會，並推派趙修鴻、胡文耀、王裕凱等七代表為統一獎學金案委員會，商討發放獎金的手續問題。(誠)

本刊啓事(一)

逕啟者：本刊近於廣州特設總經銷處，此後凡寄本社之一切信函稿件，務乞 惠寄廣州一德路石室文藻總經銷處為荷。

文藻月刊社啟

本刊啓事(二)

啟者：邇來因物價狂漲不已，本刊無法規定價目，凡欲訂閱本刊者，請向廣州一德路石室本社總經銷處函洽為荷。

文藻月刊社啟

本刊徵稿啓事

敬啟者：本刊為符合 讀者之雅意，特做有關政治、經濟、教育、藝術、社會問題等文字。凡經本刊揭載者，從優奉酬，敬希踴躍 惠稿是幸。

文藻月刊社啟

文藻月刊 第二卷第四期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出版

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

編輯者：文藻月刊社

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

發行者：文藻月刊社

廣州市光復中路五一號

印刷者：光復印刷社

電話：一六二一二

總經銷處： 暫設廣州一德路石室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圖字第三六九號
江蘇郵政管理局第一類新
聞紙登記執照第二五三號

1949 年

第 **5** 期

文藻月刊

第二卷 第五期

北大西洋公約與思想戰

李善修

共產國際的忽死忽活

熙春

透視共產主義

牛若望

想組織聯合政府嗎？你瞧捷克！

華甫

談休謨的知覺滙集——自我

王國樞

與時賢論中國史記年問題

陳步青

毛詩歌名今釋

郭時敏

雷鳴遠老人抗戰記（續）

曉星

伊索寓言詩

鄧及洲譯

陸徵祥病逝細聞

羅光

美國情報

本刊特約
駐美通訊員

文教消息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出版

北大西洋公約與思想戰

李善修

北大西洋公約已於四月四日由英、美、法、義、加、荷、比、盧、丹、挪、葡及冰島十二國外長在華府簽字，並聯合聲明：該公約的宗旨全屬防衛性，以抵抗任何威脅，絕無意對付某一國家或某一集團。又謂該盟約的文字與性質，均符合聯合國的憲章。對於蘇聯關於該項公約的抗議，予以拒絕，認為蘇聯對於該項公約有所誤解。這個歷史性的盟約經過數月的艱難，終於完成了。究竟這個盟約能否保證北大西洋各盟國的安全？却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東西兩大集團的對立漸趨形成，倭俄蘇聯，間得幾乎不可開交。兩大集團的對立，當然是由於雙方在若干利益上不能協調所致，然而主要的成份，還是由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自由民主與極權獨裁間，思想和生活觀念完全不同所致。據軍事觀察家的論斷，東方集團的軍備，雖因工業建設的停後，似沒有西方集團軍備的優越，但是準備得却也非常可觀，尤其在外交和冷戰上無度的強硬，更引起各國的注目，復加各國共富的積極活躍，她的勢力範圍日漸擴張，因此引起西方各國的憂懼和不安。北大西洋盟約的締訂，無異歐美各國在西方築起了一道長城，對擴張勢力者放了一重莫大的障礙，使它輕易不能越過。準於此點而論，北大西洋盟約無異是歐美三倍三千二百萬人民自衛的盾牌，藉此層層北大西洋的和平與安全或可暫予延長。

但是現在的戰爭是多方面的複雜的。在古代戰爭中，只要兵強將勇，即可攻城掠地，擊潰敵人，獲得勝利。以後科學昌明，百事進步，戰爭亦漸由軍事而牽連到政治，經濟，工業與教育，必須各方面適當的配合起來，始有獲得勝利的把握，否則只靠軍事，結果必遭失敗。最近數十年來，由於人類運輸的進步，更由軍事戰，經濟戰與科學戰進而為思想戰與主義戰了。思想戰和主義戰是非常可怕的，它的威力遠超過任何力量之上，就運現在

最厲害的思想彈也不及它威力的萬分之一，它能兵不血刃的而折人之兵。思想與主義是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親屬的；異種異族的人，因為思想相同，主義相同，便能同心協力，求達共同目的。父子手足之親，因思想主義之不同，亦會漸漸離異而互相仇視。在思想戰和主義戰上已經佔有優勢者，即在軍事和經濟上不如敵方，亦有制勝的希望，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理，地理不如人和」，便是這個道理。試觀現在的國共戰爭更明若觀火了：政府方面，無論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都比共產黨加強數倍，但是結果為何到了今天的悲慘境地？就是在思想戰和主義戰上失敗了，冷更好是說，根本就沒有看到思想戰和主義戰的重要性，只曉得武力對武力，組織對組織，却不曉得主義對主義，思想對思想，結果把民心軍心統統失掉，而得衆叛親離，招致了今天的慘敗，一國如此，推而至於國際間，又何嘗不是如此！

在思想戰和主義戰上，東方集團遠較西方集團積極活躍。西方集團聲倡民主主義，並沒有成立國際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到各民族間去宣傳，各國對於民主主義的是否接受，亦完全因各國的歷史遺傳和時代環境自由處理，決不勉強。反之東方集團不然，它一向從事武力的準備，一面倡導共產主義，成立國際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到各民族間去宣傳，喊著打倒資本主義的口號，打着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向各國民族索呼聲；派遣政工人員，設法滲入各地學校，控制學生思想，聯絡貼近文化人，擴大左傾宣傳，左傾社會輿論。各國民衆向以共產階級份多數，受了共產洪流的渲染，自然容易同情擁護，這是現在各國的共同現象，就運參加北大西洋盟約的國家也不例外。法意英美等國的共產黨已於數月前聲明，如果世界第三次大戰爆發，他們將協助蘇聯作戰，最近又對北大西洋盟約加以譴責，說

共產國際的忽死忽活

春 熙

還是六年前的五月十五日，地球先生似乎揮了一把汗，透過了一口氣；世界上的一政治家們像小孩子一般的歡呼着：「史達林先生與我們西方國家表示十足的友誼！」

這就是一九四三年的事，最有人「放心」的一年。共產國際的新行委員會宣佈共產第三國際的解散。天真的歐美人都歡欣的感謝上帝，因為共產主義的潛伏勢力正式消滅了。他們日夜担心的威脅已經自動的瓦解了。

不過，我們應該回想一次，一九四三年紅軍所處的地位是如何不利，即求於西方的經濟是如何急迫。這樣，有一些即盟的人就不至於稀奇這件突來的驚世消息，也不會感覺我可以放心的理由。這既是一個不得已的宣佈，而且既是在口頭上和畫面上的宣佈，表示他們不再「公開」的直接掌管世界上各處各處的共產黨組織。

當時的梵蒂岡方面對於這件事似乎特別靈敏的感覺到，這是共產擴展的一個新方法，克萊姆林宮主人的臨座動馬！但是馬吃飽了還可以跳過這個斷崖而繼續的前進！變觀的政治者需要說明是彼馬大帝精神復活，國家思想的復活，甚至於泛斯拉夫主義已經在莫斯科公眾意見上爭得了一個地位；所以這次的宣佈是十分自然的，所以打垮了公敵後，西方和蘇聯永遠能緊密親善，建設一個安樂的世界。雖然東西兩方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完全不同，但是各管各的，大家可不去干涉別人的制度。西方和蘇聯永遠的和解了！

但是，比較頭腦清爽的人立刻能覺察到這些祇是幻象，只要認清政治上的微妙發展。這個共產第三國際的解散不是給各地共黨一些自由，他們的紅目標乃是使各地共黨能自由展開政治上的活動，增強他們在本國的工作勢力。南斯拉夫的昔日紅色英雄狄托立刻就能組織了國民解放軍和南國國民解放運動反法西斯委員會。那時候的狄托還是跟在第三國際的暗示的。這就應該叫人懂得了這次宣佈的用意。

在國家民族觀念的掩蔽下，南斯拉夫，波蘭，意大利等國，在莫斯科訓練出來的「精秀」份子領導下，各種共產黨或軍事組織在脫下了共黨的帽子下一個一個的成立了。這許多組織的名稱上找不到一些共產氣味和色彩。

在名義上和莫斯科斷絕了關係下，他們在解放前的東歐土地上獲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因為在民主制度和思想上，共產黨是一個合法的政黨，只要他努力於國家解放運動，不幫助莫斯科推翻自己的政府，甚忠於所謂世界革命，也是可以參加的。一九四五—四六年共產所以能深入法國和義大利的聯合政府，就借助於解放會。在五年內解放期裏，備了愛「國」的英名，籌備領導，法西斯「帽子」，他們把一個一個的西方傾向者送入了清算室，把國家一口一口的明搶暗奪的吞了下去。饑餓的前奏曲早在表演了！

想不到一九三五年共產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希望——建立一個全世界人民陣線——倒在接受了共產國際後的一九四五年在歐洲的大都土地上形成了。這時候，當共產變觀的政治家也開始嘗到了糖果裏面的糖味道。但是似乎過了一些。

到一九四七年的年底時，法義兩國傳統天主教國家已經內部完全分裂了。那一年的十月十五日，在柏爾格來特已經成立了一個國際共黨的情報中心。人家就說：「他已經變相的復活了！」共產，就在一九四三年的五月十五日復活了。情報局成立後，東歐各國的共黨集權更加強了，尤其是巴爾幹半島上的。我們可以翻開當時的 *Carrot History* 月刊的世界大事表。

文 藝 月 刊 第二卷 第五期

為是威脅世界和平的舉動；兩在紐約召開的各國文化科學界和平大會更反映出東方集團在思想上的傳統和努力。西方集團如果在主義和思想戰線上仍然不加注意，不採取對付方法，一味只靠軍事上的優越，其靠原子彈，只靠這個「約」的保證，而想久享和平，真是危險萬分，自欺欺人的事。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再過四五年，西方各國大部分人民的思想將會向左轉變，將會歡迎共產主義，希望早被解放，反對任何對付東方集團的戰爭。到那時任憑西方各國在海陸空三軍上有甚麼充分準備，有什麼秘密武器在握，對於東方集團，亦將失去效用。到那時北大西洋「約」亦不過成了法國的馬奇諾防線，精兵毫無用處。到那時東方集團的坦克可不會一兵一卒征服西方各國，藉用共同主義統治整個世界。

東西兩大集團都在備兵秣馬，準備一決雌雄。將來誰勝誰負，將依雙方在思想戰及主義戰上的優劣而決定。將來在思想戰及主義戰上獲得勝利者，就是全面戰爭的勝利者。將來只有有正當全面的強強組織，利用人道方法，才能生存發展。

三

十月八日(一九四七年)——希共宣言全國人民當力助游擊隊。

十月二十一日——三十九個保加利亞官員受判十五年徒刑。

十一月五日——羅馬尼亞外交部部長帶萊阿爾被捕辭職，亞歷山大夫人繼任，他是一個共產黨員。

十一月十一日——羅馬尼亞人民黨首馬尼烏士與十八位閣員受判監禁。

十二月二十四日——希共游擊隊領袖馬各司將軍司令部宣言「自由民主政府」正式成立。

十二月三十日——羅王米契爾退位。

一月一日(一九四八年)——羅共黨國防部長鮑拉希命令一百六十個軍官退休，不准繼續服務於軍中。

一月七日——保加利亞軍隊中清除軍官九百人。

二月二十五日——捷克斯拉夫共黨政變。

二月二十七日——捷共戈特萊組新閣。

三月十日——捷外長馬沙利克自裁。

三月二十日——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併入共黨。

五月一日——葡司法部長被共黨暗殺。

五月五日——的里亞司脫海爾斯夫佔領區中之自由區所有有聲望之非共黨人員一律取消競選資格。

五月十五日——共產第三國際組織正式復活。

我不知道在那一期上刊有：

×月×日——全希臘正式加入。

×月×日——全德國正式加入。

×月×日——全中華民國正式加入。

從前德國戈倍爾的聲音又在廣播中復活了，軀殼換了一個人在呼喊；這是蘇報家與作家愛倫堡(И. Эренбург)在莫斯科廣播宣傳中的呼聲。

「歐洲的人民，起來吧！爭取一個偉大力量的保障！」

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變成了今日蘇俄的主要企圖，要打倒「資本主義的剝削」，要打倒「西方帝國主義」。

出於爾，反於爾，是她的變化嗎？

誰教我們沒有注意了一句「名言」，她是沒有變過，祇是她的哲學觀點不同。蘇聯名法律家巴許加尼斯(Башукин)說過：「凡為共產主義有利益的為每一個黨員有一個道德上的義務。在這種哲學下，絕對的道德標準是沒有的。今天有用的到了明天就可以沒有用了。」

上了當的是沒法了，只有不要再上去當了。一百年前的「共產宣言」上的第一句就是：

「一個窮苦常常受壓迫歐洲——共產主義的幽靈。」

看他人，想自己；共產第三國際復活後的幽靈是非常活躍，非常厲害的，它一方面緊逼着歐洲歐洲，同時逼着亞洲和全世界。凡是愛護無窮給我們的國土的人，起來吧，我們要抵抗這個幽靈的侵犯；因為這個幽靈的身後有着一個野心的主人！

至於共產主義的第三條理論，賡餘價值，更不值識者一笑。聰明點說，一件成品四功績，不能完全給予工人，凡與零件成時有關的人，出資本者，出力者，以及其他有關之人，均與有功，也就均與有功。我認爲這賡餘價值，應當合理分配，勞資兩方，要想獨佔，都不合理。因此我想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天主教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爲最合理；勞資兩方，互以兄弟相親，互以愛情相待，如此則永無罷工，鬧勞資衝突的問題了。

總之，我們這個時代，社會問題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有許多人想辦法來解決，共產主義便應運而生，但這不是一個合理的主義，那似乎是「飲鴆止渴」的辦法，而且是違反人性，所以今日之所謂共產主義，絕對行不通。陳微律師長會說過：「若欲求共產主義，不該到莫斯科去，在那裡沒有共產主義的實踐，只有在本國會中，才是實行共產主義者」有本國會者乎！然不能人人均作本國會者乎！所以共產主義——有神的共產主義，僅可應爲理想的，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三八、四、十四)

透視共產主義

牛若望

李白樂夫是一位蘇聯共產黨員，因為受不了共黨的壓迫，潛逃出國而赴美，他到美國後，寫了一本小冊子，把蘇聯內幕，揭穿了一些，這雖然是研究共產主義的哲學著作，但他在蘇聯，却是蘇聯國內的實情，因為他是生長在蘇聯，而又是共產黨員，在共產制度下渡過了多年的生活，耳聞不如眼見，我們再進一步說，眼見不如身受，李白樂夫不只是耳聞眼見，而且是身受，所以他的話是可靠的，他的話比安得烈紀德的話更可靠，更有價值，因為紀德對於蘇聯的認識，只是眼見而未身受。李白樂夫，在那本小冊子中有幾句話，我先行來作本文的楔子。他說：

美國的共產黨該當閉口，他們的話太多了，對於蘇聯的實情，一點都不明白，他們却胡說八道。讓他們去問那些到過蘇聯作過苦工的人吧！他們不妨到蘇聯去試試再講，那是治療美國共產黨癩癩共產主義的一服良藥。有一位惠爾。杜朗先生 (Will Durant) 建議給他們免到蘇聯去，只要他們肯在蘇聯居留，就讓他們去好了。我相信，不到六個月他們一定要請求美國政府接他們回國。當然，如果他們在蘇聯還是同樣聽話，任意批評，那就說不定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是蘇魯維忒斯基島 (Solovkiy Is.) 去了。

我國有句俗話：「不到黃河不死心」，又說：「百聞不如一見」，在民國二十六年抗戰初起

時，我從武漢到西北去，在平漢鐵路的火車上，遇到了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男女學生，我問他們到那裡去？他們說：到延安去。到那裡作什麼？參加抗日工作。我很新奇，那時政府已遷到武漢，為什麼不在政府所在地參加抗日工作？難道政府不抗日嗎？後來我到了西安，請教了一位諳諳中共作風和青年心理的人，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些青年，爲了不滿意現狀，想藉另謀出路，中了中共宣傳的毒，所以不避艱險，不怕辛苦，就往延安跑，這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到了那處，怎麼樣？看到了，身受了，又怎麼樣？不免後悔，但悔之已晚，想找自由，已經沒有了自由，想盡滿是自己的慾望，那裡能夠。

時間又是過了三四個月，我那時住在陝西省的一個鄉間，主持某一件工作，又兼辦理收容難民事務，忽然一天有一位在北平很熟識的青年，來到我的住所，我當時問他：你不是到歐洲去留學，爲什麼博士學位還沒有考取，就回國？他把回國的理由，和最近的經過，詳細地說了一番，原來他在歐洲受了中共的蠱惑，是回國參加中共對日抗戰的，他到了陝北，觀察了一個時期，他比較了中共的宣傳與實際動作，把西洋鏡看穿了，原來是掛的是羊頭，賣的却是狗肉，所以他毫不遲疑的就返回來了。他還說：假定我老實一點，去停留幾天，我一定要同其他無辜而被犧牲

的純潔青年們，遭受同樣的慘痛。

好，這都是往事，拿眼前的事來說吧。許多青年，純潔的青年，放着好好的書不讀，一定要參加什麼會，什麼運動，我也很明白，是爲了什麼。這些青年的舉動，我並沒顯白，這是很顯然的道理。因此反對政府，任意批評。我想爲醫治這種心理，也只好用杜朗先生的辦法。前兩天報紙上記載，京滬警備總司令部電發佈公告，凡有不滿意政府措施而組織共產黨的學生，可以前往登記，政府準備交通工具，把他們安送到共產區域，去享受民主共產幸福。但不知那些學生肯否去登記。

有些人對人的信任心毫無，總以爲別人在騙他，無論什麼事總得自己親身經驗過才信以爲真；還有一些人就是連自己已經驗過的事，也不敢信以爲真。這些人是失掉理智作用的。不是嗎？平津的許多大中學生，在共產黨未入平津前，希望共黨去，以爲共黨來了，一切就都有了辦法，生活問題也可以解決了；那知共黨到了以後，這不如從前。中央政府現在時，工人每個月可以有兩發麵粉，現在只能拿十五斤小米；學生的公費，也逐漸減少了；而從前一遇什麼災難的事，便盡量叫聲，反抗政府，反對教育當局，現在在共產黨權下，他們反聽着哀聲，不敢講半句話。但

他們却會自己解嘲，以為現在不好，是暫時的，將來總有希望。『情人眼裏出西施』，不知為什麼那些青年都着了共產的迷戀，明知是計，他非要往裏鑽不行。

我們現在很簡單地把共產主義解剖一下，看看共產黨裏面究竟是什麼玩意，希望讀者對它能有什麼認識，以後好不致於再上當吃虧。我們從兩方面來着手解剖：第一從理論方面，第二從事實方面。

共產主義創自馬克斯，是十九世紀中葉的產物。馬克斯的共產哲學所有的依據，不外以下三點：一、唯物史觀；二、階級鬥爭；三、剩餘價值。

唯物論本不是馬克斯所創始的，希臘的哲學家，就有人主張過這種學說，不過其說不會大倡，經過很長的時代，也逐漸消滅，到後來唯心哲學大興後，唯物論更形式微。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斯把它復活，且利用了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去實他的唯物史觀。為什麼在十九世紀唯物史觀會得猖獗一時，因此而生出共產主義？這是有其時代背景。因為共產主義是因資本主義而產生的，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高度，相反的主義就要應運而生，所謂『物極必反』者是也。

根據上述所說的話，我們可以知道共產主義同唯物論，彼此互相矛盾，不能調協，因為唯物論，是要發揚人類物質的享受和幸福；但物質文明越發達，共產主義就更能於實現，所以共產

黨，便用種種方法，造成社會的貧窮，社會愈窮，共產主義也就更容易實現。在共產主義的老家——蘇聯，就是如此，他們反對資本主義，可是他又造成新資產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擁有資本而得以盡情享受者不是一般民衆，不是勞動階級，而是主持政治的少數人，是共產黨中的少數領袖。一般民衆和勞動階級，所有的生活，還不如沙皇時代。他們把社會造成了普遍的窮，推行他們的主義，就可以隨心所欲了。因為人民在貧困饑餓的處境，共產主義的宣傳，就很容易收效。

這點理由很接近，比方說窮人翻身，實行共產主義後，人人就有飯吃，生活問題，就自然解決，這種適合人心的宣傳，不是很容易入人之耳嗎？在蘇聯如此，在我們國內，仍然是那一套把戲。共產黨自其寧漢分家後，就以江西作他的根據地，推行其主義，他在江西一省，橫征的老百姓不知多少，一時造成紅色恐怖，田野無村落為墟，至今江西省的民衆，猶懷談虎色變的恐怖心理。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他們在華北幹的什麼事情，是我們所深探知道的。三十四年勝利以後，我從西安經過徐州、濟南、青島而回平津，用去兩個月的時間，沿途看到被共產黨所破壞的鐵路電線，心驚神傷，但那時多少還有點殘餘，還不曾徹底破壞；及至三十六年十二月我參加津浦車典禮，沿途所見的殘餘的車站建築物，已片瓦無存，更使人傷心流淚。至於各鄉村中的情形，亦不可言而喻。此年被強迫參軍，老弱轉手滿察，如

果再如此消墜下去，華北問題，將無賴類矣。他們固然天天講人民的幸福，大多數人的幸福，但幸福，享樂從那裏來？要有建設，才有幸福，享樂，而共產黨到今天為止，只有破壞，毫無建設，這是人人共知的事實。或者有人說：要有建設，必須先有破壞。可是在共產主義旗幟下，是只有破壞，造成社會普遍的貧窮，然後好推行他的主義，建設是辦不到的，就是有些建設，其目的不是為大家，仍是為少數人；享受，幸福，仍是少數階級的專利，民衆無與焉。不信，你去到共產區域去觀察後，便知吾言之不虛。

共產黨的第二條理論，造成階級鬥爭。顯然的人類同仇，天下一家，本該相互親愛，雖然在人類歷史中，不少有曾燃起的慘劇，也有不少的相斫的悲慘事件，但我們不能因為偶發的事件，就認為這是與生而具來的天性，這完全是由於人類不明白所以生，所以死，才引起來的問題，或者是互相嫉視之所致；我們該想法免除這些悲劇，萬不該再用舊方法來提倡鼓勵這種反人性行為。然而馬克斯所用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背道而馳。階級鬥爭，是個循環報復的途徑，如此將使社會永無寧日。近代國際戰爭的頻繁與慘烈，共產主義應當負大部份的責任。然而共產主義者還天天大吹大擂，說他們是愛好，維護和平者，我不知道他們是自欺或是欺人。他們把破壞世界和平的罪惡，一手推給別人，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破壞人類和平者。

——下接第四版——

想組織聯合政府嗎？你瞧捷克！

華甫

共產黨無祖國，係以維護共產主義及極權獨裁之蘇聯獨霸世界，並消滅自由民主為目的。因此，共產黨在任何國家內決不以組織聯合政府為滿足，而必以統治全國，進一步効忠蘇聯為得意。但是，共產黨在羽翼尚未豐滿或尚不能達到統治全國之時，亦間有所謂聯合政府之說；實則只以聯合政府為手段，為進一步奪取政權之根據而已。聯合政府在捷克之先例，已值得吾人猛省。從此可推知全世界共產黨奪取政權之策異為何如矣！

捷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新興國家，曾經過老馬沙利克及貝奈斯與全國人民在萬分艱苦中的慘淡經營，始得獨立。而積弱不振，但人民却有充分的智識，高度的民主精神與進步的社會政策。經濟資源之豐富，工業農業之發達，雖不能與世界一等強國之林，但為二等強國僅已當之無愧。不幸得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捷克為英法對德妥協之慕尼黑協定所犧牲。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不久又為蘇聯所操縱指使之共產黨奪去政權，致使老馬沙利克的憲法被廢除，小馬沙利克跳樓「自殺」，貝奈斯由告病而辭職而復死，捷克共和國歸於死滅，終於變成共產黨之完全統治，成為蘇聯在東歐附屬極權國家之一，而極大多數愛好和平自由民主之捷克人民，不得不在暴政恐怖之下呻吟悲泣，或繼續那流亡的慘痛生活。這種極極人悲慘境地由何而來？則所謂「聯合政府」者，百舉其禍端！

一、造成聯合政府之背景——蘇捷關係

捷克的聯合政府並非從天而降，其背景全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之俄捷關係。如果直截了當的說，便是蘇聯加強對捷克的壓力之結果。

自從慕尼黑協定犧牲捷克以後，捷克流亡政府在貝奈斯總統領導之下，雖在倫敦度了六年的流亡生活，但在外交上捷克則以親蘇為中心；這當然是由於地理上捷克太接近蘇聯以及事實上蘇聯就近接濟捷克地下工作組織，特別接濟捷克共產黨所致。一九四三年貝奈斯由倫敦赴莫斯科，與蘇聯締結蘇捷軍事同盟互助協定，蘇捷外交達到頂點。當時貝奈斯對於蘇

聯的認識，可以他自己的言論來表明，他說：

「相信蘇聯對捷克並沒有領土野心，它但求在東南歐的安全。」

他又說：「對斯大林感得融洽，相信蘇聯不會干涉捷克的內政。」

繼而說：「蘇聯願吾人為其忠實的盟友，但它也願吾人為獨立堅強穩固繁榮的民族，此亦吾人本身所願望者。」

他又說：「與蘇合作，為捷克的政策。」

他又曾警告蘇聯中之國會議員與選人道：「蘇捷同盟為捷克政治之基礎。希望蘇聯以蘇捷同盟為蘇聯中爭辯之題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程中，事實上蘇聯是捷克尤其捷克布拉克Brahm之解放者。這位貝奈斯對於蘇聯更不計不出感激而珍貴對蘇的友誼。一九四五年五月貝奈斯回捷克後立即致電斯大林，對蘇軍解放捷克之功績，德特讚揚口感謝。於此可見一斑。

話雖如此，當蘇軍將解放捷克之際，美國解放捷克的大軍業已到達捷克Czech的北部及南部，距離捷克僅五十哩，為何美軍按兵不動，而使蘇軍解放捷克呢？這裏，又要歸罪於舉世矚目的雅爾達密約了！在雅爾達會議之時，蘇聯要求美國認解，使蘇軍單獨負責解放捷克的使命。當時羅斯福總統對蘇聯起見，進行答應美軍將不到蘇軍所佔領之地區，同時保證美軍將止於捷克之Czech，不再前進。那知蘇軍於解放捷克之後，反而在捷克宣佈：美軍距離捷克五十哩，便袖手旁觀，不加援助，並責備美軍不助捷克解放，一面離開捷克的友誼，一面誇大蘇聯解放捷克的功績。這度秘密小史，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政變時，美國官方表示將要公佈美蘇關於解放捷克的秘密文件，才表露出來的。從此可見，蘇聯外交是如何的毒辣，而美國在雅爾達會議中之外交是如何的失敗了！

一九四五年冬季，美總統杜魯門請求斯大林同時撤出在捷克的駐軍。事實上美軍全部撤退之後，而蘇軍在捷克仍有發現；況蘇捷相距極近，雙

使蘇軍全撤，對捷克之壓力依然如故。惟美國方面美軍既全部撤退，再對捷克發實便毫無力量了。

二、蘇捷談判與聯合政府之成立

貝奈斯在倫敦組織流亡政府六年後，當一九四五年回捷以前，於三月至四月之間，特地赴莫斯科與蘇聯政府首要及在蘇之捷國地下人員，與自英自捷同時赴蘇之捷克政府代表，舉行會談。當貝氏乘蘇聯專機到達莫斯科機場時，莫洛托夫親到機場作盛大歡迎，並唱蘇捷國歌，高懸蘇捷國旗，更在機場舉行軍事檢閱。當蘇捷談判伊始，貝奈斯即表示下列數點：

- (一) 成立聯合政府；改組當時政府，擴大政府組織，將包括各黨各派，以及地下工作之各領袖，運捷共包括在內。
- (二) 斯洛伐克 (Slovakia) 及魯斯尼亞 (Ruthenia) 即 (Carpatho-Ukraine) 之高度自治將從速實現。貝氏回捷京時，(一九四五年五月) 即宣布該兩地之自治。當時捷內閣總理宣布：關於魯斯尼亞自治政府與參加蘇聯一節，將在友好好空氣中，根據曾經蘇聯紅軍解放之當地人民所表示之真實意願與蘇談判。五月二十日魯斯尼亞自治政府成立，六月二十九日即由捷總理至莫斯科與蘇訂約，割讓與蘇，(該地面積五千五百方哩) 當時傳聞以蘇保衛捷克不割地與波蘭為交換條件。
- (三) 國家化政策之確立。
- (四) 行政管理方法之改變。

三月二十七日貝奈斯與斯大林及莫洛托夫會談後，蘇方發表公報，要

云：

- (一) 所有捷克政黨均將加入改組之政府。
- (二) 捷國共產黨將得到適當充分之地位。

此時戰爭尚未結束，貝奈斯在蘇之任務有二：(一) 爭取蘇聯之軍事援助，以打倒敵人德國。(二) 改組政府。但在打倒德國後，仍有捷克復興問題：(1) 物質及經濟之復興。(2) 重建捷克內政之民主機構。此兩大問題之解決，皆需要各黨(包括共產黨在內)之合作云云。

在貝氏復捷克及改組臨時政府以前，蘇聯廣播：肯定捷克政府即將改

組，並以捷克駐蘇大使 Benisek (譯以羅蘇名) 為改組政府之內閣總理，而馬沙利克仍為捷「外長」云云。

從此可見捷克政府之改組，或聯合政府之產生，殆為蘇聯會談之成果矣！

一九四六年一月捷克工人在莫斯科留十日後返捷時說道：「改組不注當誰操縱捷克政權，或捷克內政如何進行，只要捷克「反極」。」此言是否真？自貝奈斯回捷前之談判與此後捷克政局之演變中，充分說明該項言論之謬誤。

三、聯合政府之初步

貝奈斯於一九三五年當選為捷「總統」時，原望捷克為東方與西方間之橋樑，亦即為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間之橋樑。一九四五年貝氏返捷克後，即致力所有各政黨聯合政府之成立，雖有蘇聯之助力，但貝氏之目的仍在希望藉此可以證明捷克之民主，能與共產主義相共處，而東方及西方可以同時並存。

當臨時聯合政府成立之初，除內閣總理補救方廣播中事先所宣布(意即蘇聯派)者，並加以伊蘇斯同盟關係為其基本之政策外，副總理中之一名，亦屬共產黨。此外共產黨尚擔任內政，宣傳，教育及農業四部。除長雖無黨派，但亦素以親蘇著名。

聯合政府之政策，在外交政策上以親蘇為中心，經濟政策上以工業銀行企業國家化為中心(捷克以工業立國，故工業國家化上為當務之急)，內政以「聯合」及「國家陣線」為中心。此所謂「聯合」及「國家陣線」又皆以其黨領導及操縱為中心。軍事則以組織裝備及訓練與蘇聯紅軍完全相同為中心。為達到上述目的，則以清除反對派及異己份子為手段。

當改組伊始，聯合政府之組成，在捷克方面而有四大政黨，即天主教黨，國家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在斯洛伐克方面有三黨，即民主黨，人民黨，及共產黨。在三百名國會議員中，共產佔九十九名。

當時貝奈斯對於聯合政府之觀察，曾作下述之表示：

「此為有與無之民主，不論力量如何，各黨參加政府，非正式反對派

(政府將包括所有從事抗戰之政黨)。
「希望根據民主議會方式，由臨時聯合政府，而過渡到大選後民主的聯合政府」。

「現在捷克共產黨力量已超過戰前兩倍，亦將在新政府之中增加席位。在捷克並無憲法之問題，戰前之憲法，除俟完全解放後，國會得為適合最後情況之修正外，將仍有效」。

「國會改選，將立即進行」。

上述貝氏之理想，不可謂不高。但由聯合政府而過渡至推銷憲法，打倒共和國，完成極權之共產主義的國家，則迥非貝氏初料之所能及！

聯合政府成立後不久，捷內閣總理儲外長貝氏與莫斯科舉行談判，其結果之可議者分下列二項：(一)蘇給信用借款，用以建設捷克之武力。(二)蘇捷同意商務航空及鐵路之協定。此外無以對德戰利品之一部分分給與捷克。捷總理對於蘇聯之合作則協助極為讚揚。惟必須附帶者，在蘇軍解放捷克之際，對於捷克之若干重要工業，多以戰利品看待，加以沒收。當時蘇聯藉口之理由，為此係在捷克之投資。此次蘇給捷克之一部分戰利品，與過去蘇聯在捷克境內所沒收者相較，殆有極大之距離。

四、蘇聯政府之第二步

第一次聯合政府之內閣總理，雖為蘇聯所指定，但為社會民主黨黨籍，並非共產黨員。惟共產黨之政策，已由貝奈斯在莫斯科承諾於前，復透過共產黨內長及宣傳部長而日趨於後。故一九四六年五月之大選，可以試驗共產黨之力量。由於聯合政府履行國家化之方案，及共產黨利用國家陣營之號召，選舉結果，共產黨得比他黨多二倍之票數，而同情於貝奈斯之一萬四千人竟不得投票。共產黨與同情共產黨之社會民主黨共得三百名議席中之一百五十二席。此為捷共透過聯合政府之初步勝利。

之後，改選總統之結果，貝奈斯雖獲一致之擁護而連任，惟內閣總理一職，終於由共產黨之Gottwald担任。此時共產黨在捷克握得政權，美國並不以為意，仍給捷克以大宗信用借款，供其購買在歐之戰餘物資。同時並準備進行進出口銀行對捷之借款談判。當時捷克之外交，在美蘇雙方

均甚活躍。但此種好景並不久長。共產黨當政之內閣就職以後，一方面要求議會立即起草新憲法，並要求通過兩年經濟復興之方案。內閣總長及外長再訪蘇。旋又改組斯洛伐克自治政府，雖亦名為聯合政府，同樣的以持共產黨政權，於是共產黨握全捷之政治權力矣。此時捷共一面在國內發動反美之宣傳，一面在國外附和蘇聯，從事攻擊美國之金元外交。美國務院遂立即停止對捷之信用貸款，並要求進出口銀行停止對捷放款之談判。其理由為(一)捷見誤解美國之外交政策。(二)捷克並未賠償該國國家化進程中之美國損失。(三)捷克在巴黎和會支持蘇聯對美金元外交之指責，於是美捷之外交關係受一重大打擊。

此時捷共鑒於捷克與西方國家貿易關係之邁進，頗慮其在政治上可能發生之影響，遂計劃擴大國家化之範圍，而及於批發貿易及大宗零售貿易。此不獨為捷克其他政府所反對，亦為貝奈斯總統所不同意。貝氏說：「蘇捷貿易可望發展至捷國對外貿易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仍須與西方國家貿易。捷不能無西方。捷克為社會主義者，而非蘇維埃主義者。但共產黨方面則大張厥辭的說道：「如各黨一致反對擴大國家化之方案，則共產黨將向人民號召」。意即解散國會，重行大選。於是各黨發覺共產黨竟為共產主義而努力，捷共正逐步的將捷克促進於共產國家及經濟之路。此已引起聯合政府內部之裂痕。

- 共產黨為謀操縱政權起見，於是進一步，採取一連串之步驟如下：
- (1) 共產黨大徵求黨員，多方脅迫吸引，並宣佈黨員數目大增。
 - (2) 共產黨要求斯洛伐克民主黨清除所謂「推翻政府之份子」。
 - (3) 共產黨要求將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聯合陣營之協定，併入共產黨；一面擴張共產黨，一面作消滅社會民主黨之初步工作。(國家社會黨宣言不參加此集團)。
 - (4) 共產黨要求清算全體選民。
 - (5) 共產黨內閣總理宣佈準備在議會內反對國家陣營聯合政府之任何政黨份子。
 - (6) 共產黨政府清算、搜查及逮捕所謂「不穩份子」及「智識份子」，以清除異己之目的。

(7) 傳將組織新共黨統治之內閣。

(8) 共黨要求「非政黨」人員入閣，以沖淡共黨之力量，亦即加強共黨之力量。

(9) 傳蘇命令捷共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以前肅清捷克國內之一切反對派。

(10) 十一月九日在布拉格京城 Bohemia 召集新第三國際第一次會議，以「共黨地位」為第一議題。可見第三國際重視各國共黨，包括捷克之地位何如矣！

此時貝奈斯之反對，為「要求人民繼續團結之努力」。而蘇聯方面，則採取增加捷共威望之步驟。於十二日間，由斯大林宣佈對捷克境內之加倍接濟，並增進對捷克之貿易協定。說者謂此為有意加強捷共地位之手段。

五、二月政變與共黨奪取政權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政變，共黨匪行奪取政權。其近因在於捷共政府將警察共產化。捷共利用檢察解放委員會之便，早於初步聯合政府時代，即暗中組織工廠警察，為捷共操縱政治之先聲。及至二月政變之前夕，內長加強警察共產化之步驟，純用共黨黨員為警察，而非共黨黨員之警察則在清除之列。結果引起代表百分之四十八選民之十二名非共黨黨員之集體辭職，黨等代表國家社會黨，斯洛伐克民主黨及人民黨。而其辭職之理由，在於反對警察共產化。同時要求內長報告利用警察從事政治上之目的，要求警察行動之報告，要求停止開除非共黨之警察。最後更抗議內長未能遵照內閣之命令，收回最近警察方面之任命。而共黨則漫不注意此種抗議與要求，反而表示此乃政黨統治之先聲。

此外，更有其主因：第一，捷共在下次大選中，雖顯強力量，但僅得百分之三十八選票。在未來大選中，共黨本身雖將獲得多數，而反對黨則認為共黨將減少力量。為保證共黨在未來大選中之勝利，不得不出政治聯動之方式。第二，當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方案發表以後，邀請歐洲十六國（包括捷克在內）參加會議時，捷共外長欣然接受邀請，但共黨黨員

反對捷克參加，終由蘇聯聯席捷克收回諾言，並拒絕邀請。蘇聯為阻撓貝奈斯及馬沙利克之親美政策，亦不得不命令捷共採取更為積極之步驟，以完全控制捷克之根本，終於發生二月政變。

當十二名黨員提出集體辭職之際，共黨內閣總理立即要求貝奈斯總統授權補選閣員，意即接受此十二位閣員之辭呈。但貝奈斯拒絕接受三黨閣員十二位之辭呈，反對共黨關於政府官吏之要求。承認共黨領導政府，但保留民主的議會程序之下為之。否決上代表提議請現任內閣總理選擇新閣之要求。胡段貝氏宣佈在今後數日內將發表他的意見，並命人民繼續工作，他對人民保證他將依議會民主之原則而行動，他將為達到國家陣線，請所有政黨尋求團結，以促使全部國家陣線之合作。當時捷克輿論，注意貝氏所用「所有政黨」字樣。此與現任內閣總理反對現已辭職之三黨閣員重新入閣之意見，完全相背。內閣總理並謂：「此政潮將在數小時內，或至多數日內，求得解決」。一般空氣則認為捷克共和國將被打倒，而民主是在可怖的危險之中。當時陸軍參謀長則說道：「此為吾人人生存之關鍵。如吾人之共和國依然為獨立國家，此必依然在進步及民主的營陣之內。蘇聯和納的軍隊是我們的保護者及我們的要難」。此又可代表捷克是如何依賴蘇聯了。

貝奈斯只要求共黨與他黨談判，不要使國家為兩黨交爭而分裂。此外，貝氏並不能提出任何具體有效之措詞。至於共黨對貝氏之答覆，則非常強硬，其要點如下：(一)不與已辭職之政黨閣員進行談判。(二)國家社會黨及斯洛伐克民主黨與人民黨，均不復能代表城市及鄉村工人之利益。(三)上述各黨之領袖，均不忠於人民的民主及國家陣線之基本理想，他們已是組成國家之反對者。

如此遲延不決者五日，而其結果則為夜長夢多。此五日內共黨之高潮趨於頂點。捷共操縱之中央及地方行動委員會已監督捷克生活之一切方面，全國由中央到地方，由政治到經濟社會及文化機關，均由行動委員會加以接受加以統治。此所謂「中央行動委員會」類似蘇聯之革命蘇維埃。中央行動委員會內雖包括捷克所有政黨之代表，但共黨份子實居大多數。中央

行動委員會之支持者，則為捷共中央之書記長，同時中央行動委員會內各部門之支持者亦由捷共担任。分會散佈全國。中央行動委員會之命令，及於省市縣鄉鎮各級行動委員會。此外尚有成千行動委員會分別設立於工廠、機關、行政部門、社會團體及任何場所。其任務，在表面上為鞏固團結，而在事實上則為清除反對份子，使其不復担任重要地位。如無中央行動委員會之核准，則無人能參加政府之工作，無政黨能存在活動。依照捷共政府之說明：此等委員會之法律基礎，在於「人民之意願」。而事實上則因共產黨居多數，又與領袖之地位，亦即「共產黨之意願」。故此種行動委員會之主要任務，亦可說：如無共產黨之核准，即無人能執行任何他黨之使命。於此，必須附述者，此中央行動委員會之前身，即國家訓練委員會，凡從前國會內國家訓練之議員，即國會內行動委員會之當然委員。換言之，名義雖屬不同，而共產黨操縱政府之事實則依然如故也。

此外，捷共更趁此緊張時期，為有力之傳道如下：
(一) 高度武裝警察及特務之恐怖，如佔領政黨總部，捕獲政黨領袖及學生，巡邏捷京街道及建築，禁止人民出境，要求社會民主黨與其黨合併，壓迫國家社會黨謀反政府之武裝革命，封閉報館，驅逐外國記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二) 罷工會以工人及公務員總理工為威脅，表示貝奈斯如拒絕共產黨總理之要求，將立即實行罷工。

(三) 蘇聯外次(前駐捷大使) VALERIAN ZORIN 在二月改變之前夕，特別赴捷活動。傳說 ZORIN 赴捷之任務，在當貝奈斯決定共黨奪取政權是否為憲法所許可，或者貝奈斯准許可能而無效的讓血之際，會見貝氏，從事辯論。此種傳說無從證明。惟 ZORIN 於二月政變前夕到捷京，而於政變平安順利完成之後返回蘇聯，則為確切事實。蛛絲馬跡，殆可尋也。

二月二十五日為二月政變之末日。共黨內閣總理 GOTTFELD 及一群同僚曾見貝奈斯總統，要求正式授職於一共產統治之內閣。當時貝奈斯說道：「你對我說話，宛如希特勒對我之態度」。同時貝氏更親見窗外全副武裝之共產警察如林，如果貝氏不予同意，即不免「勤王」之舉，內戰殆

不可免。於是貝奈斯不得不屈服，而馬沙利亦不得不允參加共黨統治之內閣。而有名之二月政變遂告完成，共黨奪取政權之目的遂完全達到。

二月二十七日貝奈斯於雪督區一間警察校場演說時說：
「余決定對共產主義者之要求，加以屈服，藉以避流血。」

同時貝氏欲清除共黨，惟有內戰之一途。貝氏雖欲強硬，但仍為私人之預言：「此新政府只能有過渡結果。」

當時就情勢觀察，捷共大多數人民反共，不成問題；但他們不加反抗，何也？或因當時已過，不知如何反抗；或因他們對於爭取自由之事業毫無勇氣，姑誌於此，以供參攷。

六、共黨採取再接再厲之行動

捷共並不以貝奈斯之屈服為滿足。三月三日捷共中央書記長報告：
(一) 行動委員會永久存在。(二) 擴大國家訓練，或組新國家訓練。(三) 開始反對政府之學生。(四) 加強肅清各政黨。其詳細步驟如下：

(1) 由中央行動委員會繼續清算之使命。

(2) 命令將所有一切過去反對共黨方案之各政黨的中央、省、市、縣、鄉、鎮機構，均予解散。

(3) 所有此種黨的機構，應即代以行動委員會，為徹底的清算。

(4) 此種行動委員會之候補人選，應送交縣內之國家訓練行動委員會，在中央行動委員會最後權力之下，加以任命。

(5) 同時命令禁止反動份子秘密的滲透政府之新機構。

此外，捷共中央組織委員會主席團有權准許或否決政府之一切新機構。凡有疑問者概予否決。此捷共之中央組織委員會實在控制中央行動委員會。因此使共黨成為共黨之工具或傀儡組織矣！

1 共黨在法律方面之計劃

二月政變後，司法部長說：
「五月新國會召集時，將議訂新憲法，以適合「人民之民主」之要求。」同時聲明：「將制定新法律，以保護捷共共和國，在此法律之下，法院將有權解散及消滅每一反動及叛國的機構或組織，無論其長的討論。」在「新憲法」之內，行動委員會仍將為永久之組織。一般認為「行動」二字僅屬

聯共產主義之術語。因此認為新憲法將有原維埃之性質。他又說：「其他法律將使行動委員會迄今所採取之一切必要手段皆為合法。因此建立行動委員會未來之權力。」又說：「法律將不受反動法律的解釋的控制。」他更允許「在兩年內，將依照政府之思想，將民法及刑法完全加以修正。」

2 外長馬沙利克之反響

以下之表示，他說：

「余將與人民繼續前進。吾人以為可無共產黨或反共而能治國，此係紛紛之原因，此在經驗方面，當為內戰之主因，且必須付甚大之代價。此時之改變，係不經流血而產生。吾人是民主的，並將依然為民主的，故我信任它，余以信仰民主主義者參加政府，我將仍在此政府中為一民主主義者。」

關於英法三國聯合宣言謂責捷克奪取政權事，馬沙利克答覆說：

「對於在別國偶發之事件，是易於發表宣言的。」

馬沙利克又曾演說道：

「吾人之地位是次於蘇聯，蘇聯准許我們在他的旁邊，吾人應加感謝。最近捷克政府之改變，較之在別國內同樣情形下所發生者，是不流血的革命。」

「我的信條，似乎是戲劇的，常常是明顯的。我的地位是與我所愛的捷克人民及斯洛伐克人民相同。當我聽見在別國內發生抵抗流血之事件時，我覺得非常痛心。我們不能對我們的血統弟兄而抵抗。你能視我是你們中的一員。」

3 貝奈斯之下場

三月四日宣傳部長公告：「貝奈斯總統之醫生請他完全休養。貝奈斯現在鄉間養病，暫時不回捷克。依照捷克憲法之規定，總統不能執行任務時，由內閣總理代為執行」。因此，捷克總理代行總統之職權，為事實上捷克的統治者。傳聞貝奈斯當時即有意辭職，但未被共黨內閣總理所准許，因為：（一）恐引起國內外之攻擊，從而影響最近未來之大選。（二）希望貝氏延期辭職，至少俟共黨得到大選的決定勝利以後。

於是，捷克人民只有兩途可以選擇：在非人道的極權主義專制政治生活之八道觀念中選擇其一，或在布爾什維克主義與誠實的民主主義之間選擇其一。不幸得很，因為捷克人民對二月政變不加抵抗之故，他們是選擇了非人道的極權主義或布爾什維克極權主義了！他們現在是在極政之下悲慘的呻吟着！他們或者已陷於極政之虐待！他們或者正體驗流亡的生活！尤其是政治清道中的他們所受的恐怖和苦痛更是慘絕人寰！自由呵，人權呵，平等呵，民主呵，簡直和他們絕了緣！捷克已是蘇聯的附庸，捷克人民已是蘇聯共產主義的奴隸！

這裏，必須附述者：二月政變以後，若干捷克外交官為抗議而辭職。駐美的捷克大使說：

「捷克已成爲完全極權的警察國，我決定爲捷克民主而專門。我是民主的捷克的代表，我不能承認現在捷克政府為合法。」

4 政變後之共黨力量

一九四六年五月新選國會議員三百名，而共黨佔二百一十四名，超過三分之二，佔絕對多數。此外因共黨已決定將社會民主黨併入，故此會民主黨之二十三名議員，亦將併入共黨力量之內。

吾人知道上述議員之選舉，係依共黨政府所提出之候選人名單而產生。捷克人民贊成此項提出之名單者，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而未投票或投反對票者當中，頗有繼入前副總統老馬沙利克及貝奈斯之照片，或抄錄詩歌者，亦可見人心之向背矣。

由二月政變而產生新國會，又由新國會而產生新內閣，總理由共黨總工會主席 A. Nečas 所擔任。此外在三名副總理中，共黨及即與共黨合併之社會民主黨各佔一名，尚有共黨製造之斯洛伐克再生黨一名。在十八名部長中，共黨佔十二席，其餘部長在名單上原屬他黨，實則均為共黨之工具。一言以蔽之，可謂共黨已完全掌握捷克之政權矣。

七、天主神父担任閣員之糾

政變後共黨新內閣中之衛生部長，由共黨總神職高天主教神父

Joseph Rohrer 担任。在名義上為所謂「捷克人民黨」之代表。

據教廷方面之消息，在此以前捷克總主教 Alois Jirasek 曾嚴令捷克天主教教士不得參加政治活動或接受議會及政府的任何任務。有敢違者，將予停止聖職之處分。

關於教會與政府間之關係，總主教說：

「(一) 教會是超然機構，不與政治同流，也不是政治上反對的機構。」

「(二) 教會不阻礙任何人祈求天主助佑。」

「(三) 教會不阻礙任何人的自由，政府無權干預。」

「(四) 教會與政府間如有問題發生，教會決盡最大之努力，以求該問題之適當解決，但不違反她的立場為原則，根據這種立場，政治不得干涉教務。」

「(五) 凡違犯上項原則者，教會概不承認的予以譴責。」

「(六) 所有忠實信友，請於教宗及各該所屬總主教，主教與本堂司鐸之指導下，準備改變。」

及至上述神父奉派擔任衛生部長消息發表後，立即因參加政治活動而遭受停止聖職之處分。

此後，捷克人民黨中央委員會遂責備總主教停止衛生部長宗教任務之不當，並要求總主教收回成命。同時捷克農人黨總部亦致函教宗，對捷克總主教停止衛生部長之舉一點加以抗議。

為時一月後，捷克大主教及各位主教共同發表宣言，列舉政府反宗教之種種罪狀：(一) 取締教會之言論自由權。(二) 查封教會報紙。(三) 回天主教學校、慈善機關及其他機關故意為難。(四) 報紙上公開攻擊天主教教士。尤其於語句間時有「教會顯要」字樣，此必指天主教之各教主教無誤。

因此各主教於 1938 年舉行會議時，決定採取應付步驟，以示防範：「吾人初次與總統會晤時曾再三保證所有天主教教士、教士及信徒均係教會之忠實子女，吾人將矢志效忠祖國，並在宗教自由之精神下將盡吾人對天主及對教會之義務。」

「根據上項諾言，所有宗教問題及教會與國家間之關係，可由雙方舉

行談判磋商。談判開始時尚稱順利，嗣後談判停頓，一切過失皆歸卸於教會。

「政府之一切非法政策與措施，吾人無法予以贊同，因此遭受批評。吾人茲再鄭重聲明：吾人將矢志效忠祖國，善盡吾人對國家及政府之義務，但決不違反基督之教訓為原則，依此原則：屬於國家者給予國家；屬於天主者獻給天主。換言之，屬於國家的歸於國家，屬於教會的歸於教會。」

「吾人發現若干匪徒匪徒反教會及反宗教運動已在吾國開始。所用之方法與所採取之步驟，與在其他反教會及反宗教國家所用者毫無二致。」

「政府公布法令，迫害教會，不准教士執行其宗教任務，查其原因，係因教士未曾參加政治進行及公開演說。此種法令頗值吾人注意。」

「根據國家憲法之規定，教會享有言論自由權，該項權利近已受到政府的非法侵害，這是天主教聯盟所引為堪憂者。」

「同樣的，在若干其他事實上斷明極秘密的反宗教之鬥爭正在醞釀。」

關於少數教士因接受政府職務而遭受處分一節，宣言內說：「有人指責我們，在國家之內，另舉國家，這意思是：教士不遵守教會命令，參加政治活動，必受處分；這也說明教會與政府間有若干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也未調解的跡象。」

國家如果承認教會，則須尊重教會之權利，承認教會對不守教規之教徒，有按教律施行懲戒之權。這種措施，乃教會以內之問題，與國家的政治及「人民的民主」無關。

互信須是雙方的，自德河伊始，國家的代表即對教會表示不信任，幾乎將國內一切公教刊物，特別是銷數最大的 *Pravda* 封閉，予以封閉。政府對教會既毫不信任，教會對國家自然亦不信任，這是非常邏輯的事。

「吾人已被政府稱為「人民之敵」，吾人之言論，被認為違反憲法，吾人的一切言行都被認為非法的。」

從上述引文，可見共產黨反宗教的作風與方式是一貫的，而捷克共產黨政權當然不會例外。

八、共黨政權之新政策

非黨內閣總理就職後，立刻發表政綱，要點如下：

(1) 在捷克工業經濟之內，每一資本主義制度之遺跡，必須清除。

(2) 加強安全警察（意指秘密警察），並組成共黨統治之警察。

(3) 清算軍隊。

(4) 改變教育制度之形式。

(5) 完全性審查法律及司法制度，以消滅資本主義之殘餘。

(6) 捷克外交政策視維羅蘇同盟及與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之同盟關係而定。

(7) 捷克，經濟制度應從即至尾的重行建立，以便與蘇聯及蘇之其他附屬國之經濟制度相和諧。

甲 清算與清黨

捷克以清算為清除異己的手段。應被清算者可分為下列數種：(一) 不穩份子。(二) 叛國。(三) 反動。(四) 反抗或推翻政府。(五) 反共。(六) 法西斯或納粹殘餘。(七) 外國間諜。(八) 賣國。為了達到清算的目的，有時不惜製造事件，或製造謠言，以進行特務之恐怖的手段，而根除反對黨派。

清算的對象，大率指他黨而言，而清黨之對象，則指捷共本身而言。在捷共奪取政權前，共黨無時不以擴大徵求共黨黨員為目的；及至奪取政權後，共黨又在二百萬黨員中，以清黨手段而加以淘汰，使其減至一百五十萬人，並說明在被淘汰的半數中，可能在將來再行入黨。至於清黨之目的，則在於淘汰機會主義者。黨員之素質，較黨員之量，尤為重要。捷克如何進行清黨呢？規定每一黨員，必須出席政治指導員所領導之當地委員會，該委員會依據黨內監督之評語及報告，審查該黨員之紀錄，審查之項目如下：

- (1) 參加黨的會議。
- (2) 繳納黨費。
- (3) 訂閱黨的刊物。

(4) 利用黨的流通圖書。

(5) 理解馬克思主義之程度。

(6) 對於黨的工作如何重視。

凡被通過者注明「審訖」，不及格者，可因其「批評語」的分子以下之身分：(一) 送入馬克思主義研究班受訓。(二) 三個月至六個月之考驗。(三) 停止一年至二年黨籍。(四) 除名。(凡除名者必同時宣告失業)。

乙 教育文化方面之設施

捷克因青年學生反共之情緒熱烈，故對於教育方面之清算工作，極為苛刻。今舉其要者如下：開除法科學生及反共反政府之學生。強迫學生降級，作為一種懲罰。限制高等教育，甚至開除教授。為達到教育共產化之目的，捷共政府強迫各校應掛斯大林照片，並掛視斯大林為捷克之國父。命令學校開慶祝蘇聯對捷友誼大會，同時並慶祝斯大林。

捷克之民主文化水準甚高，教授學生因有多年民主之經驗，故反共最力，而共黨對其排擠亦最烈。二月政變之亂，成千教授學生，抗議遊行，並曾見貝奈斯，抗議不得接受共黨之無理要求。結果共黨開槍殺死學生一人。迄今共黨與學生之間感情仍不融洽。捷共正傾其全力去誘導學生加入共黨。

在文化方面，捷共更注意兩事：(一) 新聞 (二) 書籍。茲將捷共設法如下：

在新聞方面，捷共首先查封反對黨之報紙雜誌。此外則禁止英美刊物，驅逐公正報導之英美記者，限制外國記者在捷國內活動，限制國內外之新聞報導，禁止人民聽取外國之廣播，同時更在新聞廣告方面，加以注意：

- (1) 凡與政治及經濟方案相反之廣告，均在禁止之列。
- (2) 禁止報紙雜誌依賴其廣告方面之收入，以發展其財政上之獨立。
- (3) 利用分配新聞紙之方法，抵制反政府之報紙。

在書籍方面，捷共藉清除「缺乏文學價值之書籍」之名義，作為統制文化學術思想之方法。凡共產主義以外之書籍，如有些微反對共產主義或與共產主義相抵觸者，均在被取締或焚燬之列。被取締之圖書雜誌，除公共及學校圖書館外，所有私人圖書館及其他供人參觀之圖書館，均不得收藏。供人閱覽。

捷共方面宣稱：「書為一國文化之產物，圖書館應為讀者之教員。蘇聯便是捷克圖書館長之模範。並應依照蘇聯之方式建立新圖書館制度。即此可見捷共一切迷信蘇聯之一斑矣。」

查此種取締書籍之辦法，在德國佔領捷克時曾經流行。當時德國所用之名詞，叫做「Reinigung」，納粹藉此以取締圖書館中無價值之文學作品。捷共所用之名詞，叫做「前進」，其取締之對象，名義上雖為取締「缺乏文學價值之書籍」，而實際上則係取締所謂「反動」之書籍。

其次，關於戰後美國所倡導之交換學生制度，捷共也加以限制：

(1) 捷克學生之赴美者，必為共產黨員或同情共產黨者，更必須取得內政部之核准，且必須以其父作保，保證此學生必須於學成後回國。

(2) 赴美學生更必須編制報告以下各事：

(甲) 美國學校內馬克思主義之成長情形。

(乙) 同情或表示馬克思傾向之教授姓名。

(丙) 反對馬克思主義之成長的因素。

(丁) 對於有關國際問題之應付及處理。

凡此情報，以提供第三國際之研究與參攷而設。

因此美國不願接受此等共產學生，遂建議在現已逃出捷克之學生，或繼續在德集中營居住而無機會繼續回國之學生中，加以選擇。

九、外長馬沙利克之死

馬沙利克對於二月政變之反響，已如上述。他表示願意參加新共產黨之內閣。三月十日捷克國會集會，馬氏原定當日以新聞外交事務資格初次出席，但他的席次一直空着，直至中午，共產黨內長始報告馬氏在外交部三樓宿舍，於當日早晨從浴室跳樓「自殺」而死。

消息傳出以後，捷國內外一致表示懷疑，特別是捷克駐在國外之外交領事人員，幾乎一致不相信馬氏之死是出於自殺，而肯定這是捷共政權的

暗殺。此等外交領事人員先後辭職抗議，特別是捷克出席聯合國代表團「Jan Pajouk」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賴氏，指斥蘇聯利用武力之威脅，殺戮於捷共黨政府。並直接指出聯合國之一員應即對一員之獨立。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條之規定，特將蘇聯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節，以破壞捷克之政治獨立一案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並請求調查。在特許許書末段曾說道：

「一九四五年三月斯大林向貝奈斯總統保證：「捷克將永享發展內政民主之自由。蘇聯只希望在其所有邊疆，有友誼的鄰邦，並不干預各該鄰邦之內政。」事實告訴我們，該項諾言是毫無誠意的。」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蘇捷簽訂友好互助及戰後合作協定，根據該協定第四條之規定：締約國雙方將尊重對方之獨立及主權，並將不干涉對方之內政。捷克政府及人民始終忠實於該項條文及精神，而蘇聯却予以破壞，動搖和平安全之基礎。而此和平安全之基礎，不僅關係捷克的命運，且影響到歐洲世界。」

「因此，以獨立民主的捷克共和國國代之身分，請求安全理事會對此種奴役捷克人民及危害世界和平之案件加以討論。」

但聯合國秘書長賴氏指出，捷克代表既在國內說明其本人已向該國政府說歸關係，故只能代表個人之意見，不能向安全理事會提出。

但馬沙利克之死訊，確使世界震驚，除使人關切貝奈斯總統的命運外，幾無不對捷克共產政權加以譴責，在美國方面之反對，國務卿馬歇爾指出此為恐怖之統治。而三月十七日杜魯門總統在眾院聯席會議之演說，更為具體而有力。杜氏不但對捷克共和國之悲劇使整個文明世界大吃一驚，且認為侵略者之魔掌將指向芬蘭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杜氏除指出侵略者對希臘及意大利之侵略行動外，更提出「方法各有不同，而目的則一」之警語。杜氏強調西歐國家經濟合作倘不足，必須聯合採取制止內外侵略之方案，以求共同防衛。這一篇要求美國準備援助的莊嚴演說，意義十分重大，遠在對蘇一抵抗論之上，因為「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才是應付侵略者的有效辦法。

此後，智利出席聯合國代表團將此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並得中英英法等國之同情及贊助，但終為蘇聯代表為難而行使重否決權，而使其不能進行具體之調查。這不僅是捷克之不幸，且表示聯合國的前途仍然為否決權之行使而受有障礙。

最後，要附帶申述的，乃聯合國秘書長雖未能將捷克代表的聲訴向安
全理事會提出，但爲了馬沙利克之死，他也曾發電員奈斯總統致頌。員氏
覆電這樣說：
「感謝你對於馬沙利克之死所表示之深切同情。他獻身於其本國以及
爲所有人類之貢獻，將永不被人遺忘」。
至於員氏之命運如何？轉於下文分論之。

十、馬沙利克死後之貝奈斯—— 病、休養、辭職與死

馬沙利克死後，貝奈斯亦告病、辭職、鄉間休養，終於長逝！
自從三月十日馬氏逝世，貝奈斯曾兩次公開加儀式：一是馬氏的葬
禮，一是捷克大學六百週年的紀念典禮。在葬禮會開幕，新憲法制定以後
後，更增加員氏的困難，同時更促使員氏的辭職，遂無所出，二月政變以
後的捷克，一切的一切，尤其是所謂「人民的民主」，變相的大選與極權
的憲法，均不能適合員氏之理想。新國會於五月九日通過新憲法
法，當日送請員氏簽署。依照捷克憲法之規定，員氏應於三十日內簽字
。此即六月八日或九日以前員氏必須簽署；否則將不免發生法律上之問題
。而新憲法如不得總統簽署，只能在以下不同方式中生效：
(1) 如總統退回，並表示不同意之批評，則此新憲法可經國會三分
之二之投票，以否決總統之意見。
(2) 如總統退回，不加任何批評，則此新憲法將在規定日期內自願
生效。

員氏鑒於其黨議員已超過三分之二之多數，無論員氏如何反對，終將
使新憲法生效。因此員氏迄不簽署，亦不表示意見，而於新憲法應簽署
之末日，提出辭職。在員氏致內閣總理辭職之短函內，說道：
「我願所有我親愛的同志，他們能在容忍、友愛、寬恕、自由、及無
愧於心的氣氛內共同生活及共同工作」。共黨政府竭力「阻」員氏辭職之原
因，完全在於健康不佳。同時更假裝「報功獎德」的態度，宣布爲酬謝員
氏對國家之貢獻，將移身享受年薪美金一萬萬元之優待，並得在政府爲總統
特留之鄉村官邸移身居住。但事實上員氏之辭職，使捷克十分歡欣。內閣
總理於批准員氏辭職之同時，由內閣依法簽署一切法令，包括新憲
法在內。於是內閣總理立即簽署新憲法。翌日捷克中央委員會立即決定推
選內閣總理 Golik 爲繼承總統，終於當選。

貝奈斯對於新憲法十分不滿，在私人談話中，曾作反對之表示。

(1) 新憲法只爲察測之文字，須經新議會另訂五十種以上之法律補
充之。但在總統簽署新憲法時，却無法洞悉此五十種法律之內容。且言論
之自由，及其他政治性之人權，均係察測規定，無經定具體的法律
立場，去抵抗政府之行動。
(2) 新憲法使文官之服務完全仰賴執政者的恩惠；公務員在憲法之
下，可能降至最低而毫無保障。
(3) 權利之劃分不當：一切權利集中於議會。但議會係由政府提出
候選人名單而產生；此種爲政權之工具，事實上無異將權利集中於共產領
袖之手。

(4) 依新憲法之規定，司法之獨立與政府之自由矛盾衝突。政府得
於其認爲有利於己時，轉轉法官，或在未及及休年齡而使其退休。
以上或即爲員氏拒絕簽署新憲法之理由。

此外，貝奈斯對於內閣所提出關於選舉法之解釋，亦不能同意。
據內長之解釋，人人享有以公開投票代替秘密投票之自由。貝奈斯因曾經
簽署規定秘密投票之法案，於總商會秘密投票爲民主之最佳方式。同時貝
氏認爲內長之解釋，係其私人之解釋或爲「黨政權」之解釋，並非合法之解
釋。傳聞二月政變後之三星期內，貝奈斯即著辭職。但曾而不辭者，始
希望保衛捷克之獨立自由也。或在下次大選以前，員氏曾提請辭職，但未
爲共產黨所接受，而其所以接受者，殆因貝奈斯之辭職而影響大選之結果
。或謂共產黨要求員氏至選共黨在大選中獲得決定性勝利以後再行辭職
。於此，更發生疑問：員氏何以始終保持辭職？據自捷逃亡希德境內
之 General Haral 談，彼於捷國以前，曾與員氏相商。當時員氏表示：一
沉即可發言，此即由內閣所請「無言之言」之許也。員氏內心之苦悶
固可想見，而捷克共產黨所請之辭職亦因此舉無遺。員氏終於一九四
八年九月三日晚，時年六十六歲而逝世。

員氏功績頗多，永垂青史，爲捷克歷史上之有數人物，惟其對二
月政變之應付，終不能逃法律之罪。此後捷克事變之演變，乃二月政
變後又可或免之結果，員氏之缺點或不足論，在緊急事件中，不無採取斷然
行動；又因爲他意志不堅強，信念不堅定，不能成爲真正政治領袖。在二
月政變時，處理不慎，進行大選，選詞太多，遂種下捷克滅亡之根，和促
成共產政權之建立。

蓋棺棺可定論，但對於一個人的評價，確屬不易。假使一九四五年前
對議會議美黨對於解放捷克並無秘密協議，不准蘇聯單獨解放捷克，則員氏
對蘇的依賴，自然有所不同，而此後捷克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社

會上，心理上乃至道德上對於蘇聯之依附程度，自亦大為減低。蘇俄關係疏遠，美蘇關係的惡化，即不至有今日的程度，而捷克為東西橋樑之希望，自可圓滿實現。惜乎時常蘇聯外交之陰險毒辣，得寸進尺；美國外交之寬大讓步鑄成大錯。或謂貝氏之失敗，由於過信外國之諾言；初則相信英法將助捷爾德侵略，終于為蘇尼羅區定所出賣；繼則相信斯大林之諾言，為蘇聯本身之利益，蘇應尊重捷克之獨立，終于為蘇聯之陰謀及蘇聯協助捷共奪取政權而打倒。貝奈斯在斯大林之諾言上打賭，結果失敗了。尤德統福羅斯則斯亦打賭，結果也失敗了。捷克革命是捷克的悲劇！也是美談的悲劇！

十一、貝奈斯死前後之捷克共產黨

在貝氏死前，共產黨總簽新憲法，公布新憲法典禮時，貝氏並未參加。這表明了貝氏，決不與新憲法發生任何關係。共產黨當時並謂說明：「捷克新憲法係以蘇聯憲法為藍本，如無蘇聯，新憲法將無從產生」。共產黨政府更確定內閣總理，命令共產黨員訪問非共產黨之每一捷克人民，加以宣傳鼓吹誘導加入共產黨。為保證共產黨選舉勝利，共產黨政府新選舉法：凡反對共和，反對國家及反對人民主權者均不得參加本年之選舉。同時又延遲入選的時日，使共產黨有更多活動的時間。至於由各地行動委員會決定候選人之統制名單，事實上無異於共產黨決定一切，操縱一切。捷克對其他政黨所提候選人，均以「不登份子」，「被國份子」，或「反動」……等名目視之，使其他各黨陷於癱瘓狀態。故事實上其他各黨不能活動，何談勝利！

候選人名單，既屬包辦，則人民只有投「是」或「否」的權利，而無選擇餘地。此外更將選舉法中之秘密投票，曲解作為公開投票。更進一步分別「是」票與「否」票；並規定「否」票不放在票櫃內，而放在人人可見之公開的紙票中；更在此紙票旁密佈監視的特務人員，在投票者心理上造成恐怖，使其恐因投「否」票而引起可能的惡劣影響，豈不敢秘密投票，亦不敢公開投「否」票投在字紙中；同時共產黨更宣傳「白票（否）不實為新蘇尼羅」，「白票、黑票魂」，「白票是包圍」，以恫嚇民衆。又如大運動夕，陸軍中尉 Ouzelka 因公開動人民投「否」票，即被軍事法庭審判，下獄二月，並處軍人刑，此自為實行人民投「否」票之種步。其結果大多數的人民，均係公開投票，而共產黨獲得絕大多數，獲得勝利。

貝奈斯死後，共產黨選總統，捷克是百分之百的蘇聯共產化了！蘇聯在東歐的鐵幕已經把捷克緊密的籠罩，捷克共和國滅亡了！極權的捷共蘇聯共產主義之奴隸的捷共出現了！如今捷克一切的一切，蘇聯化，共產化，已不復有任何疑問，亦無用其贅言。

這一幕悲劇的導演，完全由於與共產黨組織聯合政治而來。共產黨所謂「聯合」，其意義等於「奪取政權」，即為奪取政權的初步。此之修說與共產黨組織聯合政府者，圖該一戰捷共亡國之救國，而知所警惕！（完）

附表：捷共與中共之同異

- 一、捷共與蘇聯、中共亦與蘇聯。
- 二、捷共標榜「人民的民主」避免「蘇維埃」的名稱。中共提出「新民主主義」也避免「蘇維埃」的字樣。
- 三、捷共以「聯合政府」為號召，中共亦以「聯合政府」作宣傳。
- 四、捷共製造並培養其「利用之傀儡政黨，名為多黨，其實一黨。中共亦如之。
- 五、蘇捷訂軍事互助同盟條約，表面上助民主主義之貝奈斯，而實則援助中共。
- 六、蘇促成捷立 Ruthenia 之自治（人民投票）然後立即吞併之。
- 七、蘇與美結雅爾達密約，俾由蘇解放捷克，以捷工業為戰利品，並由蘇影響捷共之勝利。
- 八、捷共以清算為手段，中共亦如之。
- 九、捷共以國家化為首途，因中以農業立國。
- 十、捷共以土地革命為首途，因中以農業立國。
- 十一、捷共以高度武裝警察為奪取政權之工具。因蘇可於廿四小時內佔領捷克；中共以正式武力為奪取政權之工具。

談休謨的知覺滙集——「自我」

王 獨 標

看得見摸得着的是真實，其它高談闊論談玄學，白費唇舌去罷！這種注重實驗經驗文學的精神，自文藝復興以來要以休謨(David Hume)發揮的最為徹底。他不僅以消極的態度否認非經驗派的理論，且積極地對它們加以攻擊，同時他集經驗派的大成建立了經驗論(Empiricism)的系統。將「自我」解釋為「變化不息的知覺之滙集」，便是休謨做這種學說所主張的。茲就筆者管見羅述如下：

(一)「自我」問題的意義：「自我」便是素稱的「我」，他人喚作你他，本是極平凡而人人都知道的事，但在哲學家眼裏却變成很費解的東西。原來天下事莫不如此，混統地看去非常簡單，但如要細究其究竟，則又複雜而費解了。吾人生活於世，由嬰兒以至白首老年，其間幾十春秋，變化萬端；就肉體而言，嬰兒時代的體質，因着新陳代謝作用，一無所存；就心理而言，其間喜、怒、哀、樂、覺、冷、覺、熱……變化無窮。但是吾人常有一個負責任的「自我」，數十年前的事業還歸責於「自我」，童年時代的事，老年時憶起，覺得是自己作過的……這種在變化中覺得有一個常存不變的「自我」，究竟是一種幻想呢，還是確實有一個「同一的自我」(Idea of the Self)呢？如果沒有「同一的自我」，這些責任感、記憶……統一而同一的現象怎樣解釋呢？但若有「同一的自我」，這些變化又如何解釋呢

？是否「自我」在變化呢？同一的自我怎麼又會變化呢？這種連環套的問題，便是哲學家所急欲解答的。

(二)休謨對「自我」的解答：休謨要避開理論的空洞，直接從經驗作起；經驗告訴我們，「自我」是什麼，「自我」便是什麼。我覺冷、覺熱、覺光、覺暗、覺苦、覺樂、覺恨、覺愛……所以「自我」有冷、熱、光、暗、苦、樂、恨、愛……等知覺。知覺以外還有什麼呢？一無所有了，因為我知道的只是一個知覺跟隨另一個知覺……並沒有經驗到聯繫它們的線索——吾人從未觀察出來物象間之真正的聯繫——而且除了知覺以外，吾人也不能知道其它的東西；因為無論何時，若無知覺決抓不住所謂「自我」，所以所謂「自我」只是各種知覺之滙集(Accidation of different perceptions)——哲學家所謂的「同一的自我」，或不變的心靈實體(Soul Substance)，只是一些無意義的文字。

這些知覺怎樣聯繫的呢？休謨伴律自負以為是他觀察所得，發現了心理學的牛頓萬有引力定律，休謨名之為「觀念聯想律」(The Principles or Laws of association of Ideas)。因着這個自然定律，知覺以非常的速度前後相隨，不住地變換，不住地運動；「自我」好像一座舞台，一些知覺在其上輪流表演，此去彼來，構成一種變化萬端的景緻；此時並無單純性，無論何時都沒有前

後同一性。休謨熟讀者誤會，特別發明，舞台二字只是一個比喻，其實「自我」既是一些相前變動的知覺，並不是一塊地方，正如人民組成的國家，人民生死交替，國家却不是離人民而自立的東西。所以所謂「自我」只是一個「以高速度變動不息知覺之滙集」，正如一條河，其中的水無一時不在流動變遷。常人認為「自我」有同一性，只是一個錯覺，一種幻想，正如一隻舊船，經過許多洋浦後，原來的材料一無所存，常人仍認為它是原來的船。如果吾人隨這個幻想，隨意找一個真正的「同一的自我」那將如暗室中尋黑鬼，永遠得不到結果，因為除了這些相關變化的知覺以外，我們不能再知道什麼。

(三)對休謨知覺滙集「自我」的疑問：休謨的中心思想是感覺到什麼便是什麼，推理……是空談，但是他自己將「自我」分析成一堆知覺後，似乎無法收拾，便造出一條觀念聯想定律，事實上這定律的發現與休謨的經驗學說完全矛盾，因為沒有一個知覺告訴吾人有一個觀念聯想定律，如果知覺告訴我們有這定律，吾人都應當知道，何必休謨來發現它呢！實際上吾人的知識不獨來自經驗，亦不獨來自理性，而多是來自理性與經驗的合作，這種合作的工作之後又必須有一個「同一的自我」，因此如果否認了理性推理所值，事實上根本不能談學識的真理。為此即便接受了休謨的觀念聯想

律，問題亦不能因此解決。依休謨內學之，吾人對事物只有經驗的知識是真實的，這些「知」單子，固然因著聯想律彼此發生關係，但如果沒有同一的自我，怎能發生單純而同一的關係呢？譬如我讀休謨的大著，眼所見的只是一個個的視覺，一頁頁的讀下去怎會有一個綜合的知識呢？這些以高速度進行的單子怎會作出這個「單純的理解」呢？當我讀第二句時第一句業已過去，讀第三句時第一、二句業已過去，這樣繼續下去，雖然每個知覺因了聯想律都連在一起，也只是一串各自獨立的知覺，怎能有「個綜合的認識」呢？尤其是吾人所得的綜合知識，只是一個單純的認識，一串視覺或聽覺何能為力呢？又如作地心吸力實驗，經過許多手續和計算後，吾人得到的只是領會了真理，如果無同一的自我來理解它，視覺與觸覺對這單純的真理能作什麼呢？休謨雖然用盡了精力去解釋聯想律，如何自由相似，時間與空間的接觸……來維持聯繫，但如果否認了同一的自我來綜合而了解之，便使知覺怎樣堆集緊湊，決不會產生統一而單純的理解。

且如果沒有同一的自我，一個愛情的例子如何會演變成一個人備呢？在這複雜裡而有目的的演變與滋長期內，聯想律又能解釋什麼呢？再如吾人的新陳代謝作用，吃的食物只是些米、麵、蔬菜……，吾人將它消化後，吸收了有用的滋養料，將無用的廢物排出體外，經過數十年後還是保持著同樣的組織，同樣的人備；他如柔性的不變、責任心、記憶……這些統一而同一的性質，知識的組織與聯想律又能解釋什麼呢？如果有同一

的自我統一支配這一切，不獨聯想律，其他理化定律在人體內同樣地都有。明瞭；但所謂了同一的自我，該便聯想律多麼有力神命，恐怕亦難設想它會使一堆知覺發生這些奇蹟。萬有引力支配宇宙天體的運行，並不理解因為這個定律只說明天體機械的運動，除此而外再無其他作用。定律固然可解釋物理，但將這許多複雜作用都推給一唯定律，定律究竟是什麼呢？還是一句迴避難題的空話麼？

(四)休謨對「同一自我」的誤解：同一的自我並不如休謨所斷定的只是一閃不變的死東西。相反主張同一自我者乃說，一切變化作用——為同一的自我所發出，正如一座發電機，吾人藉它的電流，轉動的聲音……認出它是發生這些作用的電機；而發電機雖然有作用，但始終是一座發電機；他不能因為說「是一座發電機」，便結論說是一個死東西，這死東西吾人不能認說，只是一般人向虛構的漏洞文字。

絕對無變化，無作用的物，這種稱「同一的物」，當然吾人不能認識，而且也不能設想它的存在；但發生一個作用便將全變為另一物了，這種變化實際上只是「消滅與創造」，宇宙內的變化却不是如此。休謨「將同一」與「變化」兩稱到這兩兩極端，所以他不能將此二者合併解釋「事實上「自我」的「同一」與「變化」既非絕對的同一亦非變成另一個自我，便是同一的自我發生作用而變化。茲因限於篇幅，對於自我的變化，僅舉下例以為說明。

他人稱謂他或誇誇他等，這些為羅氏是變化麼？羅氏是變化，但這些變化都是外在的，絲毫沒有改變羅氏本身。羅氏飲食、消化……新陳代謝作用；視、聽、觸、嗅、語言、計算國事……都是變化，而且是內在的變化；發育的羅氏與不發育的羅氏，就羅氏的本身而有變化，但因此羅氏就成了另一個「自我」了麼？再進一步說，羅氏逝世了，杜魯門繼任總統，杜氏與羅氏之不同與羅氏發言與不發言之不同二者是一樣的變化麼？如果後者稱爲「自我不同」，前者將是什麼性質的變化呢？

結論：休謨的理論確實非常詭計巧妙，但他的思想似 是畸形的、片面的、缺乏全面的觀察，他否認推理的價值，而他自己在推理。他的想像非常活潑，他能用簡單的例子說明複雜的理論；但吾人如果仔細分析他所舉的例子，則又屢屢可以看到它們不合邏輯。如以國家解釋「自我」的一例，國家本身已包括「自我」的人民，因此國家只是一個「自我」問題。出的後果；在「自我」問題未解決之前，無從的國家的機體工作絲毫不能說明「自我」的統一與同一性。他如「河」、「船」之例，亦皆是片面的，河的統一性是藉河河、地勢高下而成；船之同一性是藉造船工藝船者的目的而成，且河與船除了簡單的統一則同一外無「自我」種類同一性的作用，這片面的相似能解釋什麼呢？且這些統一性，如果沒有單純而同一的自我發現它，國家的組織，以及河則船的一貫性有什麼意義呢？無疑的，拋開自我的理智「組織」則「一貫性」亦將失去它現有的意義。

與時賢論中國史紀年問題

陳步青

時間、地域、人物三者，為構成人類歷史之三大必需要素，三者若缺一，則人類歷史則無從構成，蓋為吾人之所熟知也。茲為之所論者，為中國史之時間範圍以內之事，亦即中國史之紀年問題。

以往中國史之紀年本不成問題，蓋在專制時代，「朕即國家」，帝王乃成為全國上下所共宗之唯一人物或主腦，故凡帝王之制作皆必須為臣民所共遵，而人民亦以帝王之制作為義務，帝王年號之「行其一例也。在民國以前，帝王年號為國家之正朔，必須為人人所遵奉，而不遵奉即表示反抗，比如明末之魏成功為反抗滿清之統治中國，故於抵臺台灣之後，鄭氏之仍奉明正朔者達二十年以上，為顯例，而在普通人民，當可立召滅族之禍。故在專制時代，政府之文書，固用當日帝王之年號以記事，即士庶之普通日用及著書，亦必須奉其正朔。此種制度自通行以來，以迄清末，計其時，至少當在二千六百年以上。而一經二十四史，其間各書之著述年代，遂者相去百數千年而不同，但其紀年均用帝王之年號，而絕無例外，是知以往中國史之紀年，固不會成為問題也。自清末則舉以還，西洋之政治制度以及學術思想漸次輸入中國，國人受其影響，在政治制度方面，則變以往之君主專制為民主共和，在學術思想方面，則變明清以來之義理考據為各種科學之提倡，其在史學方面，亦一變千年來之紀傳編年以及記事本末諸體，而為通史之編纂，此則為學術思想之大解放，其特徵為各家學說之錯雜互陳，茲就表現於國史之紀年方面者言之，即可見其錯雜紛亂之一斑。蓋自最近二三十年以來，時賢關於中國史之著述，每據往古史書之以帝王年號紀年為不便，演變所及乃有用西曆紀年者，有用民國紀年者，有用甲子紀年者，或在一書之中有用兩種以上方法紀年者，現象之紛亂，實為自有國史紀錄以來所未曾有，似此情形，時賢亦有論及之者。陳慈政中國近代史自序云：「年代舊用帝王年號，或用甲子，近時或以

孔子誕辰，或以民國成立之年為紀年，自今觀之，多不適用，清帝於兩代之末年，謂改年號，其先帝多改元，積時已久，推算困難，甲子計算亦常不便於用。新法紀年如孔子誕辰，尚未通行全國，仿效西法徒為增加困難。清代史跡，用民國紀年前計算，頗感不便，對於一人亦無所得。著者為便利讀者起見，多註明公元。」於此可知陳氏既不肯用純用舊日帝王年號為紀年，但用西曆紀年，或用舊日帝王年號而於其「並註西元，則為陳氏所不向，而在事實上此兩種方法，實為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已加以採用，其利弊得失後論之。

歷史事實之發生，必有其時間，亦必有其年代。唯人於讀歷時，對於史實發生之年代或時間，必不加意以記取，而後史實之觀念於其腦，吾人所得者歷史之知識，亦必能確實而有用。蓋歷史之學，其本身原含有時間之意義，學者若不明此義，則所得於歷史之知識，必經零碎而模糊。例如今日之中華民國，吾人固多知其在歷史上，曾經各支派數次之混合同化，但吾人以混合之原委經過，則知者恐不多矣，似此俾知有某項事實，而不能確知史實發生之時代及其經過，於人即所謂之空洞而模糊，以空洞而模糊之學出而用世，其難收實用之效當可斷言。推此而論，歷史之紀年，在史學中實佔重要之地位，以故學者對於史實發生之年代，應虛實兼重，若以史實繁多，絕對年代不勝記憶，則記其近似年代，未嘗不可，如「租庸調制」通行於唐高祖武德七年，此「唐高祖武德七年」，即為「租庸調制」通行之絕對年代，至於近似年代，則或稱為「武德年間」，或稱為「高祖時代」，或稱為「唐初」，甚或稱為「唐代」，均無不可。但記近似年代應以愈近似者為愈佳，誠以年代愈近似，則史實愈確實，亦愈具體也。

學習歷史之人，對於歷史之紀年，既不加意以記取不可，則吾人於編著史書時，對此紀年應擇其比較便於記憶者而共同使用之，否則各書所用之紀年不同，不但無以言史學體裁之完整，最要者尤在於增加讀者之記憶上之困難與負擔。譬如義和團之亂，編著近百年史者，若用舊日帝王年號紀年，則將史實繫於光緒二十六年以下，若用西曆紀年則繫於一九〇〇年之下，若用其他紀年如甲子或民國成立之年，則其較年又自不同。似此明為一事，但因各書所用紀年方法之不同，致使一種史實，分繫以各種不

同紀年之標記，於是學習之者，讀甲子時已記一種紀元之年代，讀乙書丙書時復須記另一種紀元之年代，豈非增加讀者之記憶上之困難與負擔？吾人均知，在教育學上有所謂「反復記憶」之原理，其意為書中多記相同之事實，今日遇見之加以記憶，異日遇見之復加以記憶，如此經過多次之記憶後，往往可以終身不忘。此為「反復記憶」之功效。但觀於目前國史上所用之紀年方法，如此紊亂，其難收反復記憶之效，當可斷言。復次，近年以來，一般學習國史之學生，於國史中年代之記憶，常感不勝其煩，此種現象不但可見之於中學學生，亦可見之於大學歷史系之學生。其所以致此之由，不外：(一)書中所見紀年之太多，以致無從記憶。(二)各家著書所用之紀年方法未能統一，因而造成反復記憶之功效。今後欲改此弊，自應「此兩端着手」，則書中之紀年，應斟酌情形，儘量以「或再量改用近代紀年」，則目前前紀年之紊亂情形，應加以澄清，而後採其一種比較便於讀者之記憶者，而共同應用之。

作者以為，時下諸家在中國史上所用之各種紀年方法，雖或各人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自以為最適用於用，但細加推諷，則覺其仍有商榷之餘地。茲不揣淺陋，將各家之所用者，一一提出，藉資商討，尙望時賢不吝賜教焉。

(一) 甲子紀年

時賢著書之用甲子紀年者，可以馮自由氏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為代表。例如：

「丙申正月初九日，謝禮泰初識康有為之弟廣仁於香港品芳酒樓。」
「丁酉八月，謝約廣仁會於公園，廣仁謂其兄非忠心扶漢。」
「廣仁死於戊戌八月之變。」(馮書上冊三八頁)

甲子紀年，歷來史家著書少有用之者，正史上所見甲子，並非紀年，而僅紀日，當可不論。誠以六十甲子，週而復始，用之為紀年，不但計算不便，且易使人迷惑。中國數千年來之歷史，若純用甲子紀年，則吾人所見相同之紀年標記，當不知凡幾。果爾，則辨別時代之先後，以及年代之計算，均將大成問題，茲即以以上引之馮書而論，所記之「丙申」、「丁酉」、「戊戌」各年，讀其書者固知為清史之紀年，但其事究在清代之何帝？又距今若干年？則恐不易知矣。由此可知，甲子紀年有百弊而無一便，實絕不適於用者也。

(二) 西曆紀年

文藝月刊 第二卷 第五期

中國史之用西曆紀年，乃最近一二十年來之事，查民國以來中國史家模倣西洋史之體例，乃一變以往之體例而致力於通史之編纂，其中不但內容之編纂敘述模倣西史，即紀年亦往往換去舊日之西曆者，而改以西曆。雖然，往日國史之體裁未臻完善，而今河變為通史之撰述，乃中國史學之進步，固為吾人之所欣慕，但模倣西洋史學之體裁，兼其紀年亦一併而模倣之，於義似有未安。設者或謂：西法紀年，於年代之計算，較西史中常用者為方便，能往一望即知距今若干年，故紀年亦以用西法為宜，但推究其實，殊不然，茲試舉例以明之。

「所謂白蓮教，是於一七七五年被發覺的，教育劉松盛成甘肅，然其徒仍秘密傳播。至一七九三年又被發覺，其首領劉之協逃去。至一七九六年劉之徒在湖北起事。」(呂思勉高中本國史下冊三八頁)

觀於上述之紀年，讀者是否能一望而知其距今若干年？又是否能知其事發生於某朝某帝？作者以「協」之實例而論，縱使史實距今之年代較易計算，但於辨別某朝某帝之事跡，則極為困難，蓋若非白蓮教一詞，為吾人之所熟知，則辨別其為某朝之事實尚感不易，况某帝乎？但若換以中國帝王紀年之法，即讀者一望即知其為乾隆年間及嘉慶元年之史事。假此，若知某一史實發生於某一朝代，則其距今之年代自易計算，即令絕對準確之年數，一時無從計算，但近年數則常不待稽確之計算而自明也，推此而論，國史而用純粹西曆紀年，徒增讀者之困難，於吾人固無裨益。設者或又謂：陽曆已經政府明定為國曆，然則，國史之用西曆紀年，實合乎政府之規定。殊不知陽曆與紀年乃截然兩事，政府採川陽曆為曆，但國家之紀年則仍用民國也，故知持此論者仍難自圓其說，抑尤有進者，紀年之事，原為各民族，或各集團人民文化之一部分，甚可視為風俗習慣之一種，因此各自之所用者，往往因其文化源頭之不同而互異，若必欲捨他人之所用者而用之，則難免有削足適履之感，實違反集團人風俗習慣之萬者矣。

(三) 孔子紀年

國史上用孔子紀年，實例，作者雖尚未見到，但陳恭毅中國近代史自序中既已提到時賢著書曾經有用之者，則其用雖未嘗普遍，然而已有用之者則恐無疑。竊意以為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西紀前五五一年)茲

今已達二千五百年之久，較之耶穌降生尤早五百年。若中國歷史家著書均用之為紀年，則早成習慣，今日吾人相沿而用之自感便利，不意此種紀年為今人之創舉，用之於國史之中，計其事實，實距今之年代較為方便外，於吾人實無裨益，誠以孔子紀年，既未見於舊史之內，則在國史讀者之記憶中，實從無此印象。今日一旦用之，則所得之結果，當與用西曆紀年相同，其利弊得失，蓋彰彰而甚矣。

(四) 民國紀年

民國以來，國人之編著國史，每有喜用民國以紀年者，此中以章宗祥之中華通史開其端。章氏之書，在每時代之下，多註明民國紀年前幾年至幾年，其所持之理由，亦為事實距今之年代較易計算。故云：「歷為時間之科學，本書節目最注意及之，學者按目一觀，便知本時代中經過幾多之年數，用例之新，取材之巧，均為有史以來所未見。」（章宗祥中華通史編者自序）觀此，可知章氏頗有以應用民國紀年於國史之中，「獨步千古之盛舉。惟私意以為章氏此舉，用例雖新，然於學界並無益處。蓋章氏以民國時代之人物，編著其書用民國紀年，當代之讀其書者，固可略得年代計算之便利，但查其書傳之千古，則時勢易變，後之讀其書者，恐非此年代計算之便利亦不可得，用知章氏之志誠意足，純係主觀之見，吾人豈不許苟同。再者，國史若用民國紀年，則其流弊所及，亦正復與用西曆或孔子紀年者相同，對於讀史之人，不但無裨益，且徒增彼等之困難而已，其不適於用，實不待煩言而自解，惟編著民國歷史，應用民國紀年以記事，則為數千年來相傳之正體，自應為吾人所守也。

以上所論，近今國史中所用各種紀年之法，既已不適於用，然則國史之中究應採用何種紀年？關於此一問題，作者以為在原則上仍應以舊日帝王年號為主，蓋中國古書自春秋以來，以迄清史稿，其間歷時二千六百七十年，體裁雖經紀傳，編年，記事本末之變遷，但所用紀年之法，則始終應用帝王年號，積時既久，於吾人之影響實深，故至今研究國史之人，對此紀年可謂已成習慣，一旦易以他種紀年之法，自感生疏而不便。其次我國歷史時間之斷限，每以朝代為主，與西洋之以世紀為主者不同。故西洋人之言歷史，其口常不離「某世紀」數字，而國人之言歷史，其口則常不離「某朝代」數字，即此可概，中西學者於歷史紀年習慣之不同。至於我國歷來之朝代，由於日常口耳之相傳，即於國史無甚修養之人，對之亦頗

明悉，若新書之中再加以詳盡之紀年，則讀者得便與利之大，實非庸庸何他種紀年方法之所能有。再夫春秋、國、以及南北朝五代十國之史，亦以用舊日紀年之法為傳，吾固用任何紀年法以使人明悉，由此而論，舊史紀年之法之不應全部廢棄，當可明矣。

舊史紀年之法雖不應全部廢棄，但今日吾人若全盤廢用，則其中亦為繁瑣，而使人感到不便之處亦多。誠以舊日帝王年號既多，其甚者或一一年一改元號，元號既多，記憶實感不便，此為舊史紀年之重大缺點。今日吾人欲糾正此缺點，應將歷代帝王所用難以數計之年號一律棄去，而選稱以「某帝紀年」，例如安祿山反於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再增加前此之開元二十九年，則上距玄宗即位之年實為四十三年，吾人即可說：「玄宗四十二年安祿山反於范陽」，似此，即可使國史之紀年問題趨於簡潔。此種紀年可以名之為「帝王紀年」，再於其下附註西元，實為國史上一種比較適用之紀年方法，以此質之時賢，亦不知以為然否？

國史之紀年應以「帝王紀年」為主，已具論如上，但於其下應加註西元又將何說？設者或謂西曆紀年於史實距今年代之計算較為便利，附註西元之目的亦在於此。惟私意以為此非國史上必和附註西元之主要理由，其要者乃在於近今時代之進步，世界各國學術文化之交流，為經常之現象，我國文化以其源遠流長，光輝奪目，常為世人所欽仰，故今後世界人士之研究我國學術者，必然與時俱增，因此時賢編著史書，於我國歷史上之研究讀者為難，實應圖及世界。但外人之讀我國歷史者，其我國歷史上之朝代及帝王名號，多感生疏，其中聖聖若常用帝王紀年，則時代之先後往往易致混淆，然若附以西元，則此項缺點即可免矣。再則，外人對於本國歷史多具相當興趣，於西曆紀年亦已成習慣，加註西元不但於彼輩之習慣相合，且可資為兩國間歷史比較研究之用。據作者之經驗而言，深感我人之讀西洋歷史，每不易得到與國史相互比較之便利，此中原因，即由於西洋史籍，未嘗附註我人慣用之紀年所由，用知國史之附註西元，實有必要。

本於上述之論，可知我人編著本國歷史，用舊日帝王年號符合一之紀年，乃為自便而便人之舉，但此非全為作者之創見，實際上時賢著書，已多有有用此法紀年者矣，惟多仍全盤棄用舊日帝王年號而已。竊意以為我人承百代之流澤，而運手當今之全部，學說固不妨標新而立異，但紀年之事，則總為呆板之技術問題，總應以便利讀者為主也。

雷鳴遠老人抗戰記（續）

曉星

二十二、由洪洞到漢口

十二師在新編一戰，究竟是損失太重了，雖然師長說不休息，然而這種不休息只不過是過河的意思，並不是不整補。爲了整補師長必須要到後方去一趟。雷神父呢？他當然不肯休息的，然而他的病，又迫得他不得不休息。不！他一口咬定，是絕不休息的，不過他的共謀隊員，他的幹部，以及軍師長都在要求他休息，至少也要治他的病，他的病，在前方是不能治的，那只有到後方去了；同時爲了加強抗戰，他也應當到後方走一趟，所以他只得決意到後方去一遭。

在王殿軒被捕以後，他就和師長回到了蘇道。師長召開了軍事會議，雷神父也召開了隊務會議。師長將一切都交給了寸旗長，雷隊長則是一切交給了保羅兄弟，隊務會議開完了，他又合兄弟們在一齊談了談，說他要過河去，在此期間，當然要大家努力，向着全備的目標奔奔！

這時立理兄弟提醒着雷神父說：

「你獨一個去後方嗎？」

雷神父還不及答話，有好多兄弟都圍着他走一遭，都願以侍奉他爲己任，所以有好多毛遂自荐的說：

「我同你一道走！好不好！」

雷神父一拒絕了，他看着一位不說話的若航兄弟說：

「兄弟你同我一道去吧！」

雷神父和他在數百人歡送之中離開了蘇道，走向洪洞。洪洞主教神父們聽說他要到後方去，大家都到車站歡送，正值這天師長也要南渡，他們就坐在一列車上。車老是不開，天氣這時已在嚴冬。坐在車上，別處不用說，就脚一而說實在是很冷的。在分發軍裝時，雷神父利了一件皮大衣，這時他却不自已穿上取暖，反而把物交給若航兄弟，若航兄弟不肯穿。雷神父說：「我沒關係，你有病，你應當穿上。」這樣若航兄弟才勉強穿上了。

雷神父因爲車一直不開，便睡着了；但是因爲天太冷，他個人又患着很利害的寒風症，不在煖熱之下，他睡覺也是痛苦的，於是他將雙足放在若航兄弟穿着的皮大衣下，這樣的睡了一覺。漸漸地倦倦了，太陽將在平面的光芒，冷淒的射進來，帶着半死不死的氣。車上的旅客，都等得不耐煩了，雷神父醒來了，也問着說車走了沒有！

車依然沒有走，不過開的時候已經到了。幾個鐘頭之後，就開到了風陵渡，夜已經將深了，大家下車之後，分頭去找住宿的地方；因爲該地地小人多，師長個人就帶了一個特務連，一共百多人，那裡有地方住呢？師長與雷神父勉強找到了一小間房子睡了，其餘的人只是在大門道以及歇棚各處挨過了寒冷的一夜。

天明了，師長與雷神父以及他們的一行人等，到了渡口，擺渡他先渡過了師長與雷神父，其餘的士兵也都隨後渡過了。

渾關是秦晉豫交通要道，形勢很雄壯，一面山三面水，水是洪洪大流，山是峭峭高峯，渾關城在山的中麓，北有土山一嶺，敗草蒼蒼，隨風飄蕩。過河之後，師長的侍衛，想進渾關城看看。當時當局有命，如無重要事件，不許任何人進城，這樣師長侍衛就持了一個劍子；回來，徘徊在山坡上，來回的轉着。工夫不大以後車來了，雷神父決定要到渾關城福院去看一看。師長呢，他是要到渾關去整軍的，於是兩人就在惜別之中，攔手的分道而馳了。

雷神父與若航兄弟乘車奔向西南，到了之後，各處去訪問天主堂，然而沒有人知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問了又問的，後才打聽了土地廟，這樣才問到了天主堂。那裡的主教，依然是現任的萬九樓，他讓雷神父住在那裡過夜。第二天雷神父就早早的舉行了彌撒走了！走到齊集，遠遠看見天主教堂，雷神父就依照舊日的習慣，遠遠的跪地朝拜，然後又接續着前路，及趕到了齊集，會見了歐陽啟司鐸和他的兄弟們，就高興得忘掉了疲乏。歐陽神父要他報告前方戰況，他當然答應了，直報告到了深夜十一時，還沒完結。第二天雷神父借得了兩部車子，奔向懸崖去了。車到過河的時候，擺渡的要錢太多，雷神父沒有

多少錢，關渡的不渡，雷神父說：你們渡也得渡，不渡也得渡，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們還勒索？誰渡的人後來知道他們是救護隊，就渡過他們去，結果雷神父與其所有的給了他們兩毛錢。

到了熱屋見過主教，主教與大家都歡迎他，也要他講演前方的戰況，他當然毫不推辭的答應了。後來他又要到南集賢去看他的會友們，大家在久別之後，彼此相見，親熱，高興，家庭中的天倫樂事，他滿了每個人的心坎，他一直在那裏住了三天。

過了三天以後，他又巡禮各處，對愛他講話的人，他都不肯拒絕，對每個兄弟們都極慰問之能事，對教友們也很為他們打氣。巡禮的地方，大都在熱屋教區的轄境之內，像龍縣，像約葛，像河洲子等地方。在去龍縣看周神父的路上，他的車子壞了，中途還補了帶。各處巡禮完了，又重回了南集賢，去過聖體節。

聖體節的次日，兄弟們彼此開了會議，有許多多人願到前方去抗戰。南集賢聖體院早已作好了的紅十字背章，準備出發，到了熱屋也有幾個青年在等待；救護隊力的崗勝兄弟，那時還只是一位普通青年，他在尋道兄弟引領之下去見雷神父。雷神父第一句話就問他：

——你怕死不怕？

——不！

——好，那末你跟我走！

在離開熱屋的時候，救護隊員同張主教和雷神父拍了一張紀念像，然後雷神父又當着大家作了一次鼓勵的講話。在熱屋住了一天，次日走

到南集，在車站上是很多教友修道生來觀送，雷神父又在這很慘的煤車上講演開了，講的很激烈，在旁的聽衆，很多大哭起來，連歐陽神父也止不住的眼淚直掉。最後他講完了，由歐陽神父哭喊：

打倒侵略主義！

中華民國萬歲！

救護隊萬歲！

雷神父抗戰萬歲！

天主教萬歲！

等等的口號，四應的聲響，轟然雷動。在這種激昂熱烈的情緒下，這一批勇氣百倍的青年，懷着必死的決心，走上了人烟亂騰騰的軍車，在多衆的歡呼裏，開往了前方去。

至論雷神父講的是什麼，陝西人是否完全聽得懂，這很成問題。我們會問過國盛兄弟，在當時就有兄弟們問過當地的教友們，懂不懂雷神父說的話？他們都答應說：

——當然懂得。

——那末懂得他說了什麼？

——看他的手勢，和他激昂態度，就知道他連說什麼了。

其實他真真的說了什麼？他們並不知道，然而聽他的感人，却比語言更有力量。寫到此處我們想起了發動十字軍東征的伯納德士，他當時會對德國以及對各處百姓作發動十字軍的講演時，也是說着別人不懂的話，也是因為無度的誠懇，而感動的大家都流下淚來，國堂參加十字軍。車開了，教友與修生們淚眼的送走了這位抗

日的英雄，大家揮着手，雷神父也手不停揮，在口號聲中和揮動的手，簡直成了一個旋律。車到了陝州一停再停，老是停着不再移動了。雷神父等試了，帶着幾個兄弟渡過河，到一個空口去，當地的神父立刻召了教友們來，請他講演，講演完了，他轉身向兄弟們說：你們念過經了吧，我們現在無事，可以按時念日課了，兄弟們有的念過了，有的沒有念過，沒有念過的就公念開經。這日課來。雷神父常說：無論何時，只與許可我們公誦日課，我們就公開朗誦，如在會院內一樣。經念完了，又回渡陝州，剛到了車站，上車還不過兩分鐘，車就開了。有人說：雷神父是一分鐘也不肯不為抗戰奮鬥的，這話我們從這一段小事裏也可以取得一個證據。

也是在社區師的席上，他遇上一位西化大學的學生，看見雷神父有些異樣，就問他是那國人，雷神父答應說：是中國人，他很驚訝，他就告訴他什麼時候入了中國籍，怎樣愛中國人，現在是為救中國抗戰。二人談談談親密，那位學生將自己的身體向前移動了好幾次，後來兩個人的膝蓋直促在一齊了，一直到那位學生下車的時候，他們還沒有間斷他們的談話。最後再不得已而分離的時候，那位學生要了雷神父的通信地址，以後聽說他會很多次與雷神父寫了信，雷神父成了他心目中唯一的欽佩人物。像這樣與雷神父一談而成密友，真不知有多少，這不過十中之一而已。

這次前後共有幾十個青年，參加了救護隊，自然都是雷神父的效果！車到了西安，兄弟們要他下車到堂內住宿，他不肯，就留在車上；但是

因爲不易買到食物，不得已又下了車，到店裡去吃飯。雷神父是一貫如洗的，獲得好心人，替他付了錢，感謝人家是自然的事。後來車到了個師，會了師長，當夜在個師密林內住宿，因爲那裏添了這許多的人，以內的住處發生了問題，當晚雷神父就在地下，舖了一些麥餅。次日，交代了訓練教導隊的工作以後，和若統團芝位兒弟乘車奔往鄭州。一路上非常冷，尤其脚冷，因爲血流通較慢，使得他們只是哆登登的發着地。車到鄭州，雷神父向與他一道的兩位兄弟說：『人太擠了，我們不如花上拾幾元錢改購客車票坐。』

『票車，從鄭州到漢口，人也是一樣多得數不清，他們去擠着車票，然而兩兩擠到，票也賣完了，就是回頭硬來上票車，車上也一點空隙也沒有，況且雷神父一生最講正義，不買票，他是不肯上票車的。』

『票既沒有買到，無賴又不肯坐車，於是只得又轉回乘上車，車車也依然是滿滿的，擠呀擠，人一團一團的在聚着，擠呀擠，擠得大冬天也止不住的出汗，口裡的熱氣，蒸氣機一般的向外噴突的直冒！』

擠上了車，車上連一點地方也沒有了。當時日寇正在磁縣南部發動攻勢，鄭州可說是個後援大本營，所以來往，向北向南運送的軍隊頗多。雷神父擠上了車，因爲人太多了擠上了車門，再向裡擠，更是困難，正在這擠擠擠的剎那，沒小心，踩了一位士兵的脚，那位士兵也許是站的不耐煩了吧，也許是正在沒好氣，得了這個機會正

好發洩，於是就不三不四的罵開了；什麼瞎眼，莽撞，什麼冒失，老東西等等，還有那聽不入耳，口不城言的謔語，一口氣像串珠一樣的罵起來了，罵的甚者在旁的士兵都發了火，然而雷神父，他却是和顏悅色的向人家道歉，他說他實在對不起了，太莽撞了，無論如何是個人不好，請他原諒，他的態度使在旁的士兵們都非常驚奇，認爲是從未曾見會有，及又看見他的尊嚴是中校階級，他們更欽佩得到無地了，大家都投以驚奇的目光，彷彿是在問：

『他是什麼樣的人，爲什麼有這樣大的地位，還這樣忍耐？什麼樣的人物，慚愧他們便知道了。』

雷神父雖然被一位小兵辱罵了，可是他卻隱得了很多人敬重與同情。當時因爲車上的軍隊太多，有地方坐的很少，雷神父到的晚，當然更是擠不到坐了，並且後來上車的愈來愈多，愈擠愈緊，簡直把他架起來了，真的他的手上伸着，脚簡直不能落地。有好多人都說：『太擠了，太擠了，神色也甚多煩燥，可是雷神父呢，他却永久是和顏悅色，怡然悠然的被擠着，什麼也不說，一位在旁的士兵，大約是屬於他的照應的安閒，或者有感於他的年老吧，很客氣的向雷神父說：

『老先生，請你坐我的地方吧！』

雷神父在很安然的道了聲謝謝之後，就坐在那位士兵的坐位上了。車到了一個站，有一位份兵下去了，擠得漸漸鬆了。雷神父教兄弟們下車去買車票，兄弟們下車來，換過了車站，連一點

實別的東西都沒有，只是一位賣大米飯的，不得已就買了一些大米飯，沒地方盛，只得大夥作飯袋的包了上來，雷神父與兄弟們以手代竹筴的開始吃開了。車上坐着的軍人們，看見他們如此，覺得感動，於是就將他們用的小勺子和筷子借給雷神父用，雷神父很客氣的感謝他們，他們更感動了，於是又將他們的小籃子，也送給雷神父吃。兵們看見了他的和藹，就開始和他接近，談天，問他是作什麼事的，他很良言的告訴他們：他是教團長，怎麼義務組織，爲國充當，話鋒漸漸由救護轉到愛國救國，由救國又轉到宗教，使聽他講話的人都出了神的聽他講，大家都感到很快樂很有味，很興奮彷彿都被他吸住了似的。

是在同一的車站，或者是在另一個車站隨行的人已經說不清了。有一位軍人上下車，不知怎的把車門外撞破了，血淋漓淋漓的淌着，他走來，問雷神父說：

『老先生，你有藥嗎？』

雷神父看見他流着血，很感動很抱歉的向他說：

『不幸，我們雖是救護隊，但是因爲是出門，所以沒有藥，實在對不起！』

由鄭州到漢口的一路，受冷即受的最多，尤其是雷神父，他雖然有皮大衣，可以解冷，然而如同我們前面提過的，他肯肯穿，反而教兄弟穿了，及到了漢口，天氣已經除了，看統兄弟要走着和盤去，雷神父說：

『不成，這太累了，我要走，那褲成，扁車子吧！』

雷神父個人普通很少坐車，可是當他同兄弟們一齊出門時，如果真乏了，他定是讓坐車的，這當然是他體諒兄弟們的苦心，他爲個人無論如何，都不說苦，可是他爲別人打算，總是怕別人受苦吃苦，所以他爲將就別人，常是盡免去別人痛苦。

車子到了主教座堂，天色已經太晚了，門早已關了。雷神父站在門前，咕咕的敲着門說：

「我是雷鳴遠，請給我開門吧！」

裡面起初是沒有答應之聲的，他不失望，且不焦急的一連的敲着門說：

「我是雷鳴遠，請給我開門罷！」

門敲了很多次，千呼萬喚，最後門才開了，雷神父進去，在向裡走的時候，看書廊上，陰子裏，都給積三層四的人佈滿了，據說是新從南京過來的學生，不知道是不是，反正難民很多是真的。

因爲天太晚了，慕德主教與希主教都已入睡，不好驚醒他們。引路的人給他們找了一個房間，要他們休息休息，雷神父遂向引路的人說：

「我們還沒有吃飯，請給我一點米。」

工夫不大以後，引路的工人，拿來了一些麵包開水之類的東西，他們吃了之後就睡了。

雷神父來漢口，本來是有很大計劃的，他第一是爲了在漢口施行手術，割治他的病氣；第二他當軍醫恢復在天津時日寇壓迫而停刊的益世報。提起了天津益世報，它真是一個淪陷英雄，在平津陷落後，它秘密的照常出版，不過只能銷售在軍內，而且只是天津本市，銷路不但沒有

比全面銷行時減低，而且還更增加了，不過篇幅由四大張減到了八開一張，價錢則比以前高多了，高也沒有關係，銷路還是愈來愈增。生社長贊賞，抗日心切，爲了廣傳消息，他曾在帶意國登記的汽車內裡藏了許多報紙，親自押着開到法租界，英租界裡去免費，後來連連是×××告密，在某日（日子現在被我們遺忘了）汽車剛一開出意租界時，被日憲兵查住了，生經理與師秘書

「德，一並被抓，被押，益世報在這樣的打擊之下，不得不停。在辦理交涉時，日寇以益世報此後不再抗日爲釋放條件，結果遭到益世報負責同人的否決。據說生經理實業也是以頭可斷，血可流，此志不可改的英魂氣概而爲國爲報犧牲了。

這種種事件，雷神父當時自然也有所聞，最至他到漢口時止，抗戰已半年有餘了。日本三月井吞中華的幻夢，算已經破碎了。雷神父爲了鼓勵民氣，爲了繼續抗戰，他很想再在漢口再重建起益世報來，當然重建益世報不是一日兩日的工夫，所可顧及的，必須得相當時間的準備，所以他計劃在漢口住一個時期。

他次日早晨去見慕德主教與希主教，見完了之後，他出來了，就對若瑟兄弟說：

「好！我們今天就走！」

他神神說的很肯定，態度也很堅決，至使他們沒一個人敢問他：爲什麼本想把住很長久的時候，現在一來到反而馬上就又想走！

這天在漢口，日本的飛機來襲擊了，很多人都向屋裏跑，慕主教與希主教也呆呆地躲在走廊上不敢動一動，惟有雷神父走到當院，仰頭去看

有幾架，神情自若，如無其事的樣子，人們怨他問他，他只是微笑着，彷彿說：怕什麼，飛機有什麼可怕，在前方那天不換炸，然而誰死呢！別人知道了，更加欽佩這位抗戰英雄。飛機過去了他買了一些東西，準備即刻就買票回家，可是太和醫院離說了，那裏放他就走呢，立刻就要請客。雷神父，牛神父若瑟，史神父歐璋，還有一位當時正在梅神父醫院服務的青年兄弟以及雷神父帶來的兄弟。

請客的席面是兼素合流，雷神父自己不吃葷，也不許他的兄弟們吃葷。牛神父同史神父很有趣：一會牛神父換起一片海參來，送到兄弟們的碗前，雷神父卻很自然的說：

「不許」

史神父也是一種，他也換起一片海味來，照樣送上，問說：

「這何許吃呀？」

神父依然照常：

「不許！」

他們一齊都說：

「寬免他們吃吧！」

雷神父還依然照常的說。

「不許，不許！」

雷神父對於規矩，守得很嚴，從不依面子客氣爲推辭，而有所破例，然而如果與在外是神父請客，他則準許小兄弟們食用了。

太和醫院請客了，別的教友們，凡是聽說的，都紛紛的來請，工夫不大以後，大家都傳開了；大家都彼此的喜樂的領着：

——雷神父來了，一兩天後就走。

大家認諒謝客是來不及了，於是便由請客一變而為送門，有的送毛衣，有的送毛毯，送有的送食物，點心，廣橋子，就送了好些何料，來的時候，是一個簡潔，走的時，簡便成了一個大富翁。

他在漢口雖然住了短短的兩三天，然而辦了不少的事，會見了不少的新聞記者。當時在漢口的報紙上，很多都載着他的事情，我們現在抄錄一兩段，以觀其餘，有一篇文章是一位法國留學生曾任過大學教授的閻宗臨先生寫的，題名：「從前歸來的雷鳴雷神父」，內容有一段是這樣：「這位六十歲的雷神父，處處表現出青年的活力。秀髮，碧玉色的眼睛，放出瑰麗的光芒，倘若同他談話時，從那天津口音內，深感到熱狂與愛慕的情緒。他淡紅的臉上，浮着和平的橫笑，與着黑慈靜的情感，泛溢在他的口邊；雙手掩藏在馬軍衣的下面，却準備握任何人的手。從遠處去看，那灰色笨厚的棉袍，單薄似蓮的暖鞋，活像北方質樸的農民，永遠滿足他的生活。」

自從中日事件以來，雷神父便參加救護的工作，高峯口，統帥以至這次的全面抗戰。他是一個言行合一的行動家，他要把他的生命，事業完全為中國犧牲。在私人談話內，他說：

——如果我的信仰允許殺人時，我要先殺兩個日本人，這樣才算得過越來賠不了老本錢！

因為他的時間短促，又因為他方從北戰場回來，忙裡偷閒，我們去謁董副部長顯光，雷神父分外興奮，因為他想像後方的兄弟們，一樣燃

燒着抗戰的聖火。

在一個四面環的小房內，充滿了打字機和電話鈴的聲響，董先生溫和的讓我們坐下，單刀直入，便談到前線的種種。雷神父的第一句話：

——宣傳軍於一切，縱使武器不如人，只要民族精神存在，抗戰到底，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是幾時神父參加這個救護的工作？

——自開戰始。這是第三次我參加抗戰，但是喜峯口和綏遠，簡直是空戰了！

——你跟着那一部分軍隊？

——我跟着中央軍，第××師，我是衛生第二連連長，帶着二百五十名救護兵，四十位是修士，其餘的都是信友。

——誰是你的師長？

——唐××，這是一位最勇敢最有力的師長，在娘子關時，我們給人很重的打擊。我們兵士的精神很好，有許多組織欠靈活一點，致使兵士受了饑寒，但是他們仍然是很快樂的。

——前線軍民合作如何？

——這完全看軍隊的紀律，×路軍最好，那真是模範軍隊。有許多軍隊，還需要政治的訓練。

——敵人死傷如何？

——別說我不知道，在娘子關，日本人死的很多。正在這時候，美聯社記者米爾斯先生來到，董副部長高興地說：

——我給你介紹一位前線回來的朋友，你可得到確實的材料。

含有沉默的讚美，米爾斯先生閉靜地坐下，掏出筆記本便寫，聽起他的眼睛，似乎在說：

——神父，請說吧？

在這談話的小閣內，曾先生虛白也跑過來，大家正像是已熟習的朋友，守着這位白頭的老人。

董副部長向雷神父說：

——你的精神真好！

——還結實！我的頭髮雖然白，却是關人的，也如那些為好看青年，把頭髮染過似的！

雷神父說時很嚴正，當他說完時大家都笑了。

米爾斯先生提出個混合問題：

——你看中國的抗戰如何？

雷神父不避的回答：

——緬甸民族意識永固，抗戰是絕對有把握。現在中國人的精神，必下決死之心，前方軍隊，奮死殺敵，我們一定打勝日本。自古求生難生，求死得清，我們跟本不談和平，我們絕對得正義與人道。我們上上下下，祇有一個信念：死中求生，你死我活，倘如中國人都如我，六十二歲不怕死，那還沒有辦法嗎？有一天，在細雨濛濛之下，唐師長向我說：「誰想休息，誰便罷了！我們祇有一個休息，那就是死。」他已五十四歲，但很勇敢，很精神。

董副部長讚頌地說：

——你的精神太好了！

雷神父繼續地說：

——戰界也要改變，以攻為守，比如山西，我們不是退去，而是日本人也不得出去，我們把他殺死，不然，他把我殺死。日本人太凶殘了！

即歐戰時，最殘忍的事，也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大概是文化程度的關係。

雷副部長接着又問：

「你是一位長者，有何具體的忠告？」

「不敢，前談一切，幾日難以說盡，唯一重要處，要軍民合一，局勢日可轉強，此外，保護老百姓。必然成功。」

我們出來後，已過午飯了，整整地談了一個半鐘頭。雷神父微笑着，似在計劃他的行程。我們向他說：

「你選定一天吧！」

「不行，還有二百多人等我，我這裡住一天，那邊他們多焦急一天。」

「這次談話，給我留下不磨滅的印象，我心中不斷的想：啊！偉大的老人，你是我們中國靈魂的象徵。」

還有一次，他向記者談抗戰經過，現在也寫在這種「雷神父說」參加救國工作，本來是良心的責任，但也是國民應盡的義務，故此大加入軍事行動，並未用任何名義，只站在國民的立場，努力救國，正式加入某師，一切編制，均依現行軍制。所異者，只是真福院兄弟們身着會衣，往來軍中，亦算一段佳話。

該隊担任的是在前線救救傷兵，誰也不說那是沒有危險的，但這樣的緊張工作，已經過五個月之久，到現在所有的人員，與初出動時，完全無異，尤其是娘子關之役，作戰將士，傷亡過半，而該隊却未傷一名，好像敵人的凶器，失其

作用一般，這並沒有什麼靈藥不上身的法術，是全靠天主暗中護佑而已。

有幾個工作的標準，可為相告者，即工作要增加到無可復加之時，休息要減到不能再減的程度，不怕危險，只怕沒有工作。工作本來是不分晝夜的，不過夜間比較忙一點。師長作訓話時，對該隊表示十分的讚許，天主教神父有這樣特別的精神，真令人欽佩驚訝，本師負傷戰士，沒有一個沒有搶救回來的，都是因了該隊的勇毅。

隊員雖很忙，而且遷居無定，但一切神工，照常實行，修士生活完全保存，每日行默想，共同祈禱。軍隊移動時，隊員即構成行列，朗誦玫瑰經，或唱聖母經文，誠為一大壯觀，民衆觀者，擁擠兩旁，教友見了熱淚盈眶。本隊隊員皆公教人士，明徹生死大道，抱定實幹主義，在槍林彈雨之中，毫無憂戚，個個都是笑容可掬，這並不是矯奇立異，實由於內心神樂所致。

有形工作之外，尚有一種特殊使命。對將士心理方面的建許，民衆智識的訓練，逃亡的撫慰，教友信德的增進，更為該隊意向的目標。後來我們知道：雷神父的所以如此匆匆的返回來，是撞了兩個雷釘子。教區主教與希主教不讚成他來漢口，雷神父以飛從漢口，對教會的神長，總是一句謊話不肯說。他不說他在漢口不能不許住，反倒說：還有二百多人等著我，我週四去一天，那裡他們多焦急一天。啊！多巧妙的答語呀！多末偉大的超人精神啊！我自己也常想，如果雷神父多在漢口呆幾天，他所收的效果，

一定要大得多了。然而，不用忙，更偉大的事還在後頭，雷釘子在漢口撞的，還與在那裡飽受優待，招捕回來。

幾天過去了，雷神父與兄弟們過江到武昌十二師留守處，問師長現在住址，他們答應還在催歸。雷神父同幾位兄弟，在很多教友歡迎之中，乘了北上的火車，又同了催歸，一路上的光景大致和上次差不多，不用再費筆墨了。

續第十九面下

關於這種舉例說明的方法，如果吾人亦仔細考慮，很容易認為問題就此解決，事實上離問題真正的解決還有相當的距離。然休謨否認，經科學推測的意見，影響後世非常重大，尤其是他將「自我」解體以後，許多心理學家，科學家視「自我」只是一個知覺的匯集，將精神的同一自我拋到九霄雲外，於是自我的責任心，道德的責任心，都依次失去了確切的基礎，進而影響到人類社會，正如「觀念引導人類」這句放語，影響之大，使人不堪設想。但吾人如果仔細分析休謨的理論，絕難認為是合理的，然而他的結論竟產了上述的嚴重後果，正如休謨自己說的「一些微的哲學便搗毀了衆人的意見」。他的成功可說只是靠着反面的批評與攻擊，正面的理論却往往用一個不談文學的名義蒙蔽起來。其實真理不怕求根溯源，為什麼要逃避高深的理論呢？如果真理只是一種無基礎的空中樓閣，這種真理不過是「花邊」的一個代名詞，有什麼真理的意義呢？

吾人立身處世，須得控用上述兩種方法，去探測透視與我接近的人，務要知道其心地如何，方決定我們內心的去就取舍。如果某人真是外裏內心都是君子，我們才與之親近；如果外表儼然君子人也，而內裡是否有君子之心，不得而知之時，對於這等人當看他們如同「麵粉裏的黃鼠鼠」一般。

(3) 狐與葡萄

有一隻狐狸得腹飢餓，在高葡萄下展動跳躍。

「未成熟，我不吃。」

「未成熟，我不吃。」

「未成熟，我不吃。」

「未成熟，我不吃。」

「未成熟，我不吃。」

「未成熟，我不吃。」

「未成熟，我不吃。」

「未成熟，我不吃。」

「未成熟，我不吃。」

「未成熟，我不吃。」

「未成熟，我不吃。」

字飾其無能，誰相信，只是徒費心機而已。——社會裡，像這般的人，多得不可勝數，明明他們做不到某事，則反說：「他們不辭意作」，明明明幾番追求，多方鑽營，而不能得到某項位置，他們反說：「像那樣的一個位置，實無意委身去讓」這類的作風恰與狐狸相似，而其所以反抱的自給，也恰與狐狸相同，以人而效法狐狸，亦不自愛自重矣！

(4) 馬與野豬

野豬滾滾地滾了，馬當飲水之淺灘，於是引起了爭端。

馬對野豬懷忿想：「前去請人為我殺！」

他在馬上對野豬，野豬中高地上翻，

我非常欣慰幫助了你，

因我不停地死了野豬；

且且知道，

你是如何有益處，

馬悲怨道：「愚蠢的我！小事求報復，反倒當了奴！」

這個寓言動發長者：與其小放求報復，不如寧欺儼然飽怨。

故外野，俗話說：「忍耐一時

之氣，免却百日之憂。」又說：「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兩句俗話，就是這寓言詩的寫照。馬為什麼被人縛住了？為什麼被人牽騎，其故於為人拉磨馱東西？牠先前在山林中東西馳騁，是如何的自由？這個自由那裡去了？怎麼失掉了這個自由？他失了自由的原因，不是為了不忍一時之氣嗎？野豬把憤憤常就飲的水潭攪混了，這混濁的水潭，等不到一天或半天，定會澄清的，而馬却不耐煩等待這短時間，而必欲求其報復；這不是不忍一時之氣嗎？去央求人來報復野豬，野豬雖然中箭身死，豈馬何益？那討厭的野豬，從此，雖然不能再再作劇，但混濁的水潭，而馬已經失去了自由，尚能前往先前習慣飲水的潭邊，引首入潭，喝其清亮之水嗎？才攪混了，本是幾細細不過的小事，失掉自由才是最大的不幸，才是失了至寶，才算是大損失。因不忍一時的水混而求報復，反於失掉寶貴的自由，就是因小失大！——我們讀了「馬與野豬」這寓言詩時，當然知道了詩人的意思何在。為人處世，必應以馬為戒，與馬相同，其亦有過之廣！

(5) 鼠蝕之戰

壁上更有這個故事：

鼠敗北了，

逃避敵的追兵，

驚惶的洞門；

免遭毒入，

都逃過了死刑。

惟獨將帥，

為叫他們的兵，

在戰爭時，

有勝著的放槍，

各在洞門，

縛繫了角一棍。

這些將帥，

因角橫前洞門，

不能入洞，

皆被敵人攔擋。

那利的箭，

就把這些將帥，

怒向攻擊，

吞下地獄腹坑。

不向那個洞土，

百姓遭了變故；

小將容易保全，官長難於脫險。故小將：鼠蝕又敗，鼠敗北了，各自負回原洞，躲避敵人的殺戮。同是鼠也，而作將帥的都逃入了巢穴，得以免死，而作將帥的，獨沒有遭此劫去，被敵方俘虜，慘遭毒害，那身於腹腹。其原因為何？洞口較先縮窄小了嗎？抑是他們本身長大了呢？想來不是洞口忽然窄小了，也不是本身長大了許多，實在是因着他們放了高帽子，當了耳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千野總主教欲計美之便，偕莊比金兩西大使，往聖安德羅院，拜訪與老。與老已抱病臥牀，熱度高，氣力弱，不能多談。了總主教半席分議，即辭出。當天午後，聖德羅神父護送與老人布魯武城晉次修女病院。

當我於去年十月六號辭別與老時，與老身體雖很瘦弱，但精神已漸復原。十一月，比國天氣加寒，潮濕日重，與老久病初愈的體弱，又不能支持。十一月十七日，身體發熱，但不見有特別病態。十一月三十日，熱度驟增，高過三十九度。醫診診視，以為胃腸炎。用藥水按洗，每兩小時一次，夜以繼日，直趨炎不經手續漸得痊愈，熱度降低，然精神勞瘁，一蹶不振。十二月初旬，熱度又增，精神愈弱，醫生却說不出病症。

十二月十五日，送人病院，聖德羅司鐸同車前往，車過醫院小路，轉入布魯武大路時，對面有西沉斜陽，遙掛在天樹梢。與老微笑道：「斜陽多麼美麗！一同車人則想到他正是一西沉斜陽，同光即逝，靜安然於四天。」

既入病院，聖德羅司鐸日夕隨侍，夜間同寢一室。與老昔日曾告愛鐸說：當培德夫人病時，他日夜侍病，彼此少言，心中却愈相了解。愛德在病院乃少說話，讓與老靜心默思。與老親病院如家，知道只差一步，就要走回天鄉了，心緒甚安寧。他的神師勸他領終傳聖事，愛鐸以為過早，與老則堅從師訓，於十二月二十日，請南文院長來病院，授與終傳聖事。這聖事便領受了聖教會的全部七件聖事！病態無變化，病人不覺肢體作痛。長日靜臥，遇有感時，向愛鐸訴述說：「十二月卅日，金西大使轉交羅維鈞大使年

兩點半，病人同愛鐸誦「天主經」，誦到第三句「願我父福格」，他忽改誦「願我父福格」，愛鐸以為他在病中，口語有失，回誦云「願我父福格」，病人仍舊誦「願我父福格」，愛鐸乃跟他合誦「願我父福格」，平日我們能求天父的神國，廣揚於全球，但與老在臨終對主之時所切望的，是天父早期降臨，引他歸天。

陸 徵 祥 病 逝 細 聞

光 華

陸「顯弟維」(與老自己取的名字) (Pastor) 一雙，與老次日回電作答。今年正月一日，囑愛鐸代寫一短簡，留給他一生最親近的四友：胡惠慶，顧維鈞，曹汝霖，劉符詒。昔日年節時，他遇客友人一張「墓誌」舊年片，今年新正，他似「記不起一切的女朋，但在所記起的四友身上，留下他一生交力的遺範。」

正月七日，病態較佳，食量却漸減。與老自士於正月七日向侍者告辭，病已痊癒。與老自己更知將不復起，言談越發少，靜以愈長，他忠儘了周禮保一切。

但沒有忘記中國，沒有忘記中國的教會。正月七號他對侍者說：「四方聖方正傳教事業絕不地說，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仿效耶穌代辦宗徒。我于中國，則想徐保絲光啓。」那天是正月的第一星期五，是耶穌耶穌聖心之日，愛德華司鐸為病院修女舉行聖血神體，回房後，與老邀他同唱聖體阿彌歌。次日，他的神師百克神父來聽告解，事前告愛鐸說：病人知命已嗚危，安心等候主命，他做自己的生命與天主，為求中國歸化，為求罪人回罪。

頭。如果他們沒有披高帽子，當隊伍的巨頭，當然險些其他取位的累鼠，但容易地貫入肉內，保全其生命，不致死亡。所以他們的慘死，他的原因，就是面上黏住的那根肉，真類的頭目，頭上有角，人類的頭目，頭上亦有角；這角就是官上獲爵位，榮與及聲譽等。最顯頭上的角，成了最顯頭目致死的原因而不加辨別，正是彰明昭著的了；然而人類，所有的那些軍重領袖的頭上，垂垂的角，又何嘗不是殺身滅族的內子！惜乎一般的人，只知以顯頭目的因角喪命，而不知人亦類類以高角顯職，失掉了生命其愚不可及！翻閱歷代的典冊一看，三公九卿，達官顯宦，一遇國家變故，或江山易主之際，這些高角位，任事職的大人先生們，血跡以滿，身首異處者，禍與皆是。即是國家昇平，這一般巨頭之生命，往往亦有朝不保夕的危險。由此看來，高位置不可貪，官職亦不可求，否則，實等於自斃而歸。現在目前中其最顯的今日，未在其勢力範圍以內到已，若歸于其勢力範圍以內，則頭上有角的高官們，定然頭上亦有角，將他請空同樣「滅亡」之無倫何時何地，高位顯職都是含有死亡的最大危險。

正月十日，清晨六時，小睡醒來，呼侍者道：「今天托庇聖本篤保佑。」這一天異常舉目向天。侍者問他何故，他答道：「這是聖本篤。」侍者不懂野意，復追問之，他舉手畫十字聖號，合掌默禱片刻。侍者乃瞭解他的野意。按與老院院時，曾取人讀聖本篤之書「僅直時天」一節，作為他處世的標語。此答覆侍者：「聖天是聖本篤。然後默禱聖本篤，賜自己他徑直歸天，莫走迂路。當天午後，他同同歸歸與德生公使和他自己同聖本篤的關係。」

正月十日午前，修女尚送給病人整理林舖，與老同她談論一人，斷續者二十次。修女不知所談者何人，走告愛鐸。愛鐸入房問之，與老對以欲該野聲總主教，然已氣力不支，不能繼續談話。午後六點一刻，布魯班城主教前來問病，與老笑謝。布城主教提起中國，說中國佔病人的半個心，與老伸三指，主教會意說：「中國佔院長四分之三，」與老含笑點頭。

正月十二日，清晨一點鐘呼侍者道：「我願同我先師教一言：先師，（許文肅公）我願謹遵你昔日的遺訓。」過了一點鐘，又呼侍者說：「人的生命到了高貴的壽數，實在很有價值，你是否讚成。」侍者答說：「當然讚成，你所說的高貴壽數，即是說，把自己的生命與耶穌的生命，同獻於天主，以作犧牲，這種犧牲，適足以長壽。」病人點頭，揚手稱善。片刻前，他曾問愛鐸：「請你把好天主給我」愛鐸答以尚不是領聖體的時候，祇好神讀聖體，病人答說「對」，立即手畫十字聖號。

午後三點，南文院長新自葡牙回比國，來病院探視，與病人對談離世歸天，身後永生，與老默然接談。五點時，與老對侍者說：「在天主前，一切人都平等。天主來時，一切人都俯首順命，在天主那裏真有正義和平。」六點一刻，他又說：「全球都談和平，」侍者答道：「我主耶穌乃和平之王。」病人說：「人們都捨棄耶穌呢！我則歡迎耶穌，無論若何，最修一句話，總歸之於耶穌。」

正月十三日清晨五點三十五分，病人說渴，侍者送上一點熱藥水，病人笑答口並不渴。過了一刻，他又喊渴，侍者問他是否要水？他搖頭。侍者乃知病人不是口渴，便對他說：「你是渴望公義，渴望和平，渴望真理，好天主喜愛你這種心渴！」病人為首點頭。

晨六點四十五分，病人請愛鐸給他送聖體。以往每早，病院的司鐸給他送聖體，這天早晨，病人知道自己大約是末一次領聖體了，乃請十六年相識的友人，行這六藝前大事。當愛鐸將聖體放在他舌頭時，舌頭不能嚥入，愛鐸乃分一小片聖體，放在他的舌面，修女復以清水飲之，病人嚥引舌入口，悲聖體盡。這一天，全頭枯槁，說話不靈活，欲言不得。午前十點半時，病人嘆惜說：「願好天主領我去！」這連續說三次，後飲水解渴，接濟又說：「願好天主領我去。」連聲重復好幾遍，過了一刻，他伸臂作十字形，臉色痛楚萬分，侍者附耳說：「我主耶穌懸於十字架」，病人跟着說：「我主耶穌懸於十字架。」二十天來，病人除沒有抱恨身痛，這一天舌面既硬，全身作痛，最慘的舌兒，漸漸開始了，午後五點二十分，他對侍者說：「整個地為中國，整個地！整個地！」七點時，華醫士來看病，以為病人已不能活過次日午夜。愛鐸則對尚建修女說：「病人大約要活到後天，因為後天是他總會發願的二十週年。」

病痛加劇，病人已不能言，但神志尚清，正月十四日，愛鐸給他送聖體，雖一小片，也不能入口，午前八點半，愛鐸接到我的信，報告教宗親筆致與公使，作新經譯本的序文，愛鐸乃立刻寫信轉告病人，病人面色雖作微笑，正午十二點半，病人告侍者說：「只有幾小時了！……得見我主！幸福何大！得見我主！……十二點五十五分，病人示意侍者把枕頭提高，他的頭再放在枕頭時，忽則痛作聲說：「你這一下把我全身都震動了，我全身都劇痛。」劇痛得頭顱枕上，嘴脣半開。護士問他：「你痛幾何？」他答道：「我受不了的痛！」「全身都痛！」「全身都痛！」這大約是病症。他怕護士夜夜移枕時過於粗心，故於病能使然。午後一點鐘，生醒到，令護士打不帶迷藥性止痛針。病人形色漸漸安寧，臉上恢復常態，然而不再院脫，再不作聲。

一夜就是無限的長，然又似乎失去了時間空間，只有病人息息的呼吸。護士輪流看守，窗外的天色，由薄暮變成深晚，變成深黑的午夜，又變成清晨的曙光，變成白的亮光。病人一息一息地呼吸着，似乎要停止了，却又繼續着。二十個鐘頭，欲死仍活。

正月十五日上午十一點零七分，呼吸極微，忽然停止，復又繼續。十點五十分，室靜，而後稱。床前三修女，三司鐸，跪而禱：「天朝諸聖來助兮，主之神速迎，迎接其靈兮，獻之上主。」

美國情報

本刊特約駐美通訊員

「美國情報」是一種拉雜寫來的小品文，並無範圍或對象方面的限制，舉凡政治、經濟、宗教、科學、社會法律、甚或故事、笑話皆可作為材料，稱之為自由談，亦無不可。——編者識——

一、世外桃源

聽說最近從蘇聯逃出來的兩個飛行員現在美國各地遊歷而且不久將出版一本書，描寫他們對美國生活的印象，依據他們在蘇聯的生活習慣來評論美國生活，這本書必是一種有實際價值的「蘇美生活比較觀」。據說他們還沒有決定該書的名目，如果他們懂得中文的話，我們可供他們一個現成名字：「世外桃源」。

自從他們二人到美國以來，（舉羅哥大Pitovov及巴爾索夫Bartov）他二人對美國的驚訝讚嘆，決不亞於管太原中的漁人，如果我們要把他們比作鄉下人初到上海，那末我們便失去了這事件的真意義。蘇聯在物質文明上並不落後，他們也有和中國一般大的轟炸機，和一般快的戰鬥機，他們的橋樑、鐵路、水道、水閘，雖然在數量上不及美國，而在工程的質量上並不落後。蘇聯自稱擁有世界最大之水力發電廠，在計劃中的列車大車將成為世界最奇之建築物，尤其那二位飛行員是在蘇聯受過現代高等物質教育的，所以不可謂之為「鄉下人」。

普通一般美國人的最大缺點，是以為一切外國人都是鄉下人。我國留學生初到美國時，老是被美國學生們這般地問着：「中國有汽車嗎？」「有電車嗎？」「有火車嗎？」「有電燈，自來水嗎？」「所以這天大多數美國報章雜誌把羅巴二人當作鄉下人看待。

我們在搜集了一些關於他們二人的材料之後，便覺得當注意的是以下幾點：

(一) 他們有參觀了紐約百貨公司之後，所驚訝的並不是該等商店之

「地大物博」，而是主權上的一點，而且是普通美國人所不注意的一點，他們幾乎不能相信這種商店是民有的而不是國有的。

(二) 在高等旅館內按美國習俗，每間房內的書桌上，必有一本聖經，以鼓勵旅客誦讀。他們二人卻不能相信那本書是聖經，在他們心目中這一定是地方政府所頒佈的法律，或者是美國黨權政策的黨綱。

(三) 他們聽到什麼地方，都能吃飽，而且價錢很便宜，在他們觀察之下，似乎普通美國人皆能不費什麼大項錢而吃飽，因此他們便反問新聞記者們說：「在貴國能天天吃飽的人民究竟有幾份之幾！」

(四) 一個聰敏的新聞記者問他們是否有訪向美國共產黨員發表：他們的答覆是：「分黨快而簡短：『請他們自由到蘇聯去一個月。』」

(五) 使他們最難以相信的便是在美國報章上三天可以看到批評政府，諷刺大總統的文字與漫畫，他們拿蕭邦理德捕頭，似乎說「不可思議」，終於二人相視一笑，似乎說：「無賴的，我們到了自由世界了！」

桃花源和外界的分別，並不在物質文明之高下，而在乎自由和平的空氣，讀者不信可再把桃花源記讀一遍。目下最大問題，便是美國能否長久保持其和平自由之空氣？按其目下政治的趨向，我們並不覺得太樂觀。比較起來美國是「世外桃源」，然而美國的領導者也正在希望發現一個真正的、真正的「世外桃源」呢！

方才把這段寫好，又傳說一位蘇聯飛行員將往日本，而且聲言，蘇聯有侵佔日本之計劃。麥克阿瑟元帥馬上宣佈：如果蘇聯欲以軍事侵佔日本，則美國軍隊必以海陸空全力保衛日本。背外是：你們若來，我就動手打毫不客氣。這似乎比較美國政府在歐洲所取的態度更為強硬。怪不得麥克阿瑟要當總統候選人時，政界人士多反對，原來政府內都人物是始終主要對蘇聯親善的，親善的表示即是讓步。所謂冷戰不過空言而已。事實上是處處讓步。直至今日還不見有所改變。

二、總統咬狗腿

美國有一句俗語說：「狗咬人不是什麼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呢！」近來華盛頓新聞報載有杜魯門總統咬狗腿的大新聞。

事情的原因，大約國內人士大都早已知道了的，即是杜總統在公宴席間說了一句粗俗的罵人話。我們姑且勿論被罵者是否應當被罵，杜總統無論如何是不應當用粗俗名詞的，尤其是在公宴席間，更失其體統，不但罵他一人而且罵全美國一百四千萬公民面子。怪不得全美各種團體群起而抗議，甚至要求他，當衆道歉云云。：聽說第一個嚴重抗議，是總統夫人提出的，信不信由你。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來，這件事也有可觀之處，在民主國內，人民究竟還敢自由發言；如果史太林說了一句粗話，那末第一，人民也不會知道，第二，即便知道了也不敢抗議，祇得當他不是粗話而已。

至於杜魯門本人，當然心中是「悔不小小」真是「一言既出，驕馬難追」。以後有人提及此事他祇得「顧左右而言他」：

三、邱吉爾賣國

自從法國共產黨領袖陶來茲 (MORIS TORREZ) 公開宣佈：「如果蘇聯軍隊來佔領法國時，法共產黨員必定表示歡迎，並當盡力合作」之後，全世界已有九個國家的共產黨領袖發表了同樣宣言，有幾個赤色領袖更伸言：共產黨員將加入蘇軍向其本國宣戰。怪不得凡稍有愛國心者，皆舉口一同指此舉為「賣國行爲」。杜魯門總統便實實快快地稱美共產黨員為「賣國賊」。：此次杜總統未用粗語。

聰敏的英國共產黨員，便想法把「賣國」的名稱推到他人身上去，反共最烈的邱吉爾先生便成了他們的對象。「邱吉爾老賊」——他們說：「要把英國賣給美國。」

遠在一九四二年，邱吉爾以英國首相資格已提出英美合併一國，結果是運了美國人民的「白銀」，現在邱吉爾又力主把美國投入北大西洋攻守同盟，此事在共產黨的眼光中是無異把英國變成美國之屬地。其實在我們

的眼光中，邱吉爾是已不再把美國變成英國的屬地。邱吉爾是代表大英國主義的典型人物，他的罪名是愛本國過甚，以致不顧他國的福利，在開羅會議中他極力反對把香港還給我國，他的迷夢是擴大英國勢力，若能借問文同語之理由而與美國合併，即大英帝國即能統制全世界了，所以邱吉爾實是和希特勒，墨索利尼一般地信從過度的國家主義，絕對不可稱之為「賣國」，那末究竟誰是「賣國賊」？對這一點上，我們的意見和杜魯門總統完全相同。

最後：我們新近聽說邱吉爾很有希望再上台首相呢！

四、不愧為禮義之邦

在落山磯 (Loughborough) 的一家中國珠寶店的玻璃窗內，新近陳列着一隻古銀手鐲，鑲着許多不很地值錢的寶石，在那隻手鐲的右邊，半放着一張十元的美票和一封端端正正的用正楷字寫的英文信，在手鐲的左邊是一張字跡很草的不具名的便條。

那便條上寫的是「店主先生：此手鐲是我在上星期由你店中取去的，後來我再來你店中，見你在盤問一對年輕夫婦，你當時很疑心他們，因此我決定馬上將你的手鐲原裝寄還，因為我絕對不願意他人爲了我的緣故而被冤枉。」那正楷字的英文信可譯如下：「××君：你所取而又還的手鐲，並非真正屬於我的，因為一切物體皆屬於創造天地的大主，吾人生下入世時一無所有，死後出世，亦不能攜帶一物。

親愛的朋友，你能知道即改，敝人非常欽佩。希望你親來店中相見，使能和你握手道賀。我決意把兩件禮物送給你，一張十元的現鈔和一本英譯的圖書，該書中全是我們中國古聖先賢的訓言。請你不壞客氣，自己來拿去罷。」

(具名) 店主啓。

那件事在美國好幾種報章什誌上發表了。如果讀者諸君允許我借用一句現成話，那末，我們可把：「必爲國內同胞所樂聞」一句來結束。

那位美國小稿，倒也不愧爲真正的「樓上君子」，雖然上了擺，並不喪失其「君子」之風。

文 教 消 息

美 政 府 撥 款

補 助 中 國 留 學 生

〔本刊紐約訊〕本刊發行人，南京總主教區總經理兼中國天主教海外留學生總督導毛振翔神父，數月前赴美視察天主教留學生狀況。曾向美國許多議員建議，請美政府撥出五十萬美元，作為補助中國學生在美繼續求學之津貼，已經美政府同意，並撥出該款云。(一期)

衛 君 青 心 編 纂 陸 徵 祥 年 譜

〔本刊巴黎訊〕陸院長徵祥逝世，為我國家及教會均為一大損失。為使陸公流風餘澤，活潑後世，啟發後人起見，留學歐洲十餘年之衛君青心，即着手編纂陸公年譜初稿，內容計劃分五大部：(一)陸公生平事蹟；(二)八十年來中國內政外交的演變；(三)八十年來教廷與中國教務之關係；(四)八十年來世界大事記；(五)其他。

此外衛君後經國外友人之力資助，擬印陸公紀念畫冊，徵集陸公親筆書翰，準備影印問世。頃已印出陸公單張像片多種，分贈各位友好，以留紀念。

編者案：衛君青心於民國二十年，由黃浦江邊出發，徒步旅行而至歐洲留學，先至羅馬，繼至法比瑞等國，專研中國外交史。陸公未逝世前，衛君常至聖安德烈道院向陸公請教有關我國外交事。陸公鑑其誠懇，學學向學，將其在外交界服務多年之經歷，與夫當時我國內政外交之演變，詳為直述，衛君一一筆記。所得材料，頗多外間所少見者。此種材料，均將納入陸公年譜，是書一出，想必不脛而走也。

〔本報上海訊〕史事權威顧頡剛教授於廿六年四月至廿七年十一月，往西北考察，所作「西北考察紀」，已油印一百冊，一半為分贈親友，一半交廣西路來黨團出售，願教授會深入綏遠，蘭州，臨浙，廣寧等地，則當地人民有直接接觸，故所作日記，可給關心西北之人士參閱。(誠)

〔本報上海訊〕北平建仁商學院前院長而正誼，近在高雄籌設亞洲大學。曹氏曾赴基隆和鄧市長洽商，在台南各縣市成立援助會推動進行。亞洲大學將設六學院，分設台南，台中，高雄，台北等地。(傑)

〔本報上海訊〕本市教育局為紀念革命先烈慶祝第六屆青年節，是日在育才中學舉行市立中等學校學生國語演講比賽，參加者共十七個學校，由教局中教處長葉心符主持，結果市立第一女中林明小姐獲冠軍，致叢中學石羽章第二，崇德中學郭福椿第三，吳忠中學朱其亮第四，育才中學王建國第五。頒獎後，又分發各參加學生小贈品一本留念。(誠)

浙 大 教 授 王 淦 昌

獲 范 旭 東 獎 學 金

〔本刊訊〕本屆「范旭東獎學金」，由浙大校務會議評定贈與該校物理學教授王淦昌。因王氏對「原子核物理」有相當貢獻。該獎金約三千美元云。(佩)

青 年 節 演 講 比 賽

市 立 女 中 獲 冠 軍

〔本報上海訊〕本市教育局為紀念革命先烈慶祝第六屆青年節，是日在育才中學舉行市立中等學校學生國語演講比賽，參加者共十七個學校，由教局中教處長葉心符主持，結果市立第一女中林明小姐獲冠軍，致叢中學石羽章第二，崇德中學郭福椿第三，吳忠中學朱其亮第四，育才中學王建國第五。頒獎後，又分發各參加學生小贈品一本留念。(誠)

蘇 美 專 慶 祝 美 術 節

〔本報蘇州通訊〕本城美專為慶祝美術節，特於是日舉行製作展覽會，並致聘社會名流作學術演講，又出版美術專號之叢報。下午七時舉行聯歡會和化妝比賽，其中黑人土番，貧民大亨，形形色色社會相，應有盡有，並投票選舉，化妝皇帝等均極精美。(燕)

復旦將成立工學院

【本刊上海訊】本市復旦大學，前經教育部核准的水利工程系，將於下學期開始招生，並籌開機械工程系等，如此加上原有的土木工程系，就可成一個三系的工程學院了。（誠）

約大將設暑期學校

【本刊上海通訊】本埠聖約翰大學今夏將設暑期學校，並曾經校務執行委員會同意，學校可能開設兩期，每期為五星期，可修六個學分。此項提議於校務會議討論過後，即可呈請校董會批准。（誠）

日皇還我珍貴古物

（本刊訊）往日漢奸贈日皇裕仁珍貴古物十件，最近日皇已歸還我國。該批古物包括偽滿皇后所贈玉璽一只，鑽石珍珠鑲嵌之金鐲一只，偽南京政府所贈乾隆所書中堂一幅，偽大使蔡培所贈宋硯一方，偽廣州市長彭東原所贈清硯一方，福建漆器管像一座，象牙塔一座，象牙球一個，及木刻仙像一幀。（心）

交大陳大鑾教授發見 Vaper Cris

（本刊上海通訊）交通大學教授陳大鑾氏，為我國熟工權威，上學期終，曾發見 Vaper Cris 一物，較現所應用之各種熟力有更高效率並更經濟。當時陳教授以研究尚未成熟，暫不發表。

。現交大熟工教授，一致認為成功。最近陳氏已在校中公開發講，其初步演算發表於四月號之熟工專刊上。（誠）

蘇兒童週國語競賽

（本刊蘇州訊）吳縣教育局為慶祝本屆兒童節，特規定兒童週舉行公私立小學兒童國語演說競賽，藉以培養兒童之正當活動，及其發表能力。請題規定高組為「我們的請求」，中組為「助人的故事」。評判員由吳教育局聘請對國語教育有所研究之專家担任云。（燕）

閩參議會請辦大學

（本刊訊）閩參議會以閩省中等教育近數年來發展甚速，現有十院校過去已不能容納本省各高中畢業學生，以致失學者衆多，近由省外轉學來閩者甚衆，更無法收容。決電中央請省立三院校併辦大學，請即派員籌備，希望於本學期內完成。（心）

平津學生生活無緒

（上海訊）連日華北學生無自由可言，因此不避艱危南下；可是抵滬後，政府照顧乏人，他們切盼政府對此事能負責多加照顧。

★共軍在平設三大學★

（本刊訊）共軍進入北平之後，設立了三個大學：一、軍政大學，校長葉劍英，訓練軍士幹部。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設西郊，自小學至大學，共同學習政治常識，革命思想等，學生受了革命思想派往鄉間工作。三、華北大學，訓練政治幹部，校長為吳玉章。（A）

武大校長周大慶

（本刊漢口訊）武大校長周大慶，該校全體師生和校友於廿一日特開慶祝會，賀客，賀電，賀函，來得相當多，盛況空前。社會人士均讚譽周校長

河大文學院舉行辯論會

（本刊蘇州訊）河大文學院於三月廿六日假本城三賢祠，舉行「婦女走入社會」辯論會，首由正面女代表開講，激辯五小時之久，反調宜告理屈辭窮，到會聽衆近二百人之多。（燕）

江蘇教育學院講演

（本刊無錫通訊）江蘇教育學院為四百多員工學生籌糧，特於十九、廿日公演「夜店」及民歌舞，得到淨賺白米一百石的成績。（香）

台灣文協特聘名人講演

(本刊台北訊)台灣文化協進會，最近特聘傅斯年，李玄伯等十三位學者自四月五日起，在台北中山堂輪流作學術講演。(增)

仁美

(本刊吳江通訊)本城私立仁美中學，為配合環境清潔，本學期特開農運一課，以供學生課餘學習農藝之用。最近該校教師率領學生分組下鄉

下鄉

服務，協助推廣中農化學肥料，並將灌輸農民對農藝之知識，使學生亦可引起熱心改革農村之傾向。又訊：四月六日為該校校慶，學生自治會將舉行運動會以資慶祝。(龍)

教育部長杭立武表示

(本刊上海通訊)本市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王之卓，胡文燾，趙修福等三十餘人，於三月廿八日在清華同學會舉行聯席會議，新教育部長杭立武亦應邀列席，由復大校長章益主席，宣讀會議紀錄，接應杭部長致詞：強調以民主自由的作風，致力為教育服務，希望教界協助合作，集中力量，共同合作，集中力量，建樹良好教育風氣。今後各校教育行政，可由校長全權處理，

建樹良好學風

教部絕對信任。杭氏對教職員學生生活清苦，極表同情，將特別提高教授待遇，改善學生生活。最後各校長發言，就各校情形交換意見。(誠)

常州發現古墓

(本刊常州通訊)最近江蘇常州南郊發現一古墓，據上海博物館主任蔣大新教授觀察墓後鑑定。因該磚上似有「大錢五百」字樣，此種古錢紋為三國孫權時之貨幣。又磚上有花紋只印一面而不印於四邊，亦為三國晉初所有。故蔣氏斷定為三國或三國稍後時期的遺物。該古墓四週一片平原，獨在佃家村旁邊隆起三處，但向被目為無主之黃土，最近在清城旁掘墓，忽發現巨磚砌成之牆壁，環繞挖掘，又見磚因之空形墓門，而且門內有門，室內有室，這神秘的古墓，重新出見於人前。(明)

全國基督教大學本學期學生統計

(本刊訊)據中華基督教教育協進會最近調查統計，全國基督教各地大學現在學生總數約計：齊魯大學四百名，協和大學五百名，華南女子文理學院二百三十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八百

五十名，之江大學八百八十名，嶺南大學一千三百五十名，華中大學四百六十五名，滬江大學一千一百十八名，約翰大學一千七百名，東吳大學一千二百名，華西大學一千五百名，燕京大學七百名，共計一萬另八百九十三名。(燕)

交大土壤試驗室成立

(本刊上海通訊)交通大學為研究新科學，特增設土壤試驗室。土壤力學為新興科學，對於基礎道路及機場關係甚大。上海海浦局曾首先創辦土壤試驗室，但戰後儀器受了不少損失，現交大之實驗設備除原有各件外，金仗土木系師生自行設計製造。現在可做實驗者：土粒之比重，土壤之含水量，顆粒大小之分析(篩及機械分析法均齊備)，液性極限，塑性極限，收縮極限，離心含水量，野外含水量，滲水率，脫水壓實試驗，壓式剪刀試驗，最佳含水量試驗，加州承量試驗，及霜冰試驗等二十種。(誠)

英國劍橋大學紐能女子學院，現有獎學金空額一名，任何國籍女學者均可應徵。規定一名研究植物生物化學，獎學金每年三百英鎊，為期三年，應徵者應註劍橋，膳宿費每年五十鎊。另一名規定研究哲學，每年獎學金二百五十鎊，為期三年，但此兩項均免。應徵者須為有

獎學金空額在劍橋大學

三八

傑出成就之女學者，並有論文以證明其研究能力，凡具備此資格者，可於本年五月一日前直函該學院長應徵，附記論文一篇，並開列所擬研究課題與可備諮詢之姓名。此項獎金自本年十月一日開始，如有詢問可直函該院院長接洽。(約)

開刀不流血 新發明

(本刊倫敦通訊) 英西部的愛克瑟特市醫院手術室內，有一年廿四歲的技師，於最近發明新式外科用刀，能使開刀時所流出的血，自動回到病人身體內，該刀為凹形，並有一小管自柄通上，當刀將病體割開後，有一小電動唧筒，將血自傷口吸出，經濾清後，立即使之回到靜脈管。(稿)

綠化學校環境 滬教局通令

(本刊上海通訊) 本市教育局為使各校普遍注重綠化環境，並陶冶兒童優美情操，培養兒童愛好自然的美術，增進兒童團體事務的知識起見，特令全市各公私私立小學從十四日起到廿六日止，舉行綠化環境運動週，由各級學生在各校校園種植花草，並由各級教師儘量利用授課時間，灌輸兒童種植花草的常識。(稿)

北農發現豐富油田

(本刊收音) 美國電台評論員文契爾廣播：

美工程師已在華北都察院河流域發現埋藏甚富之油田，該油田之重要性，不下於中東之油田，能使未來之義大利歷史改變觀云。(稿)

平津為學生爭自由

(本刊訊) 中共佔領平津後，大批學生因在解放區不得自由而流亡南來。據此間教育界青年復學指導委員會宣稱：自共黨統治平津後，自該地地城逃亡來滬之學生，包括師大、中大、東大、長大等校者，已千餘人，這些均稱正在「竹幕」中之北平各大中學校教員學生，不惟無研究學習之自由可言，甚致個人安全亦感威脅，目下雖流亡在滬艱苦生活，均不以爲怪，因渠等均爲選擇自由而來也。(稿)

日本也有金字塔

(本刊東京訊) 最近日本境內，忽發現金字塔，該塔較埃及金字塔尤大，甚富考古價值。聞塔內藏有珍寶，價值無計，且均有懸殊與歷史價值者。日皇裕仁之二弟高松宮宣仁親王，已定爲發掘委員會之主席云。(稿)

江陰獵獲灰色怪鳥

(本刊江陰通訊) 蘇東陸家橋漁民楊八郎，近日獵獲灰色怪鳥一隻，有二頭四眼，入水能游，該地某小學校長見之，即購送城內教育局陳列，作爲研究動物的資料。(稿)

美紐約各學校 禁止共黨執教

(本刊紐約通訊) 本市各學校，茲已禁止共黨在各學校內任教職，禁止共黨在紐約州任教職的法令，四月一日已由州長在威靈頓宣布。(英)

世界偉大科學家 愛因斯坦逝世

(本刊訊) 愛因斯坦爲當代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本月十四日，愛氏七十壽誕，紐佛西州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爲之舉行慶祝，由對於高級物理具有興趣的科學家，舉行座談會，該研究會則正發行「現代物理檢討」特刊，其中有論文若干篇，係從事檢討愛氏的著作。聞此次爲慶祝愛氏七十壽辰，已有一萬五千美金的獎金募集，此項基金將作爲對數學有特殊貢獻之學者獎金之用，該項獎金，規定每年發給一次。(心)

新書介紹

一、香港真理學會出版

1. 公教的社會觀

歐堪著
廖玉華譯

2. 耶穌是天主嗎？

芬梨著
葉蔭芸等合譯

3. 庇護十二世的生活

黎正甫撰

4.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楊幹攝著
何芳理譯

二、澳門慈幼印書館印行

1. 青年的人格

多德著
陳哲敏譯

2. 來不及了

鍾協著

3. 野火

栢增合著
胡德風

4. 義人頌

李榮光著

本刊徵稿啓事

敬啟者：本刊爲符合 讀者之雅意，特做有關政治、經濟、教育、藝術、社會問題等文字。凡經本刊揭載者，從優奉酬，敬希踴躍 惠稿是幸。

文藻月刊社啟

文藻月刊

第二卷 第五期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出版

編輯者：文藻月刊社

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

發行者：文藻月刊社

南京(七)石鼓路一百號

總經銷處：暫設廣州一德路石室

Qua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國字第三六九號
江蘇郵政管理局第一類新
聞紙登記執照第二五三號

1949 年

第 **6** 期

林森



文藻月刊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創刊於南京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復刊於首都

理 論 公 正 ● 思 想 正 確

第二卷 第六期

美對華觀望政策經緯

寒泉

敬告美國當局

程驥

中共真的會取消清算鬥爭嗎？

警雲

漫談中共軍隊

陶謨

江南中共的墳墓

雅博

冷戰到亞洲

白廬譯

神秘的原子精神

田霓

存在哲學

陳哲敏

孟子的仁政論

李世繁

雷鳴遠老人抗戰記(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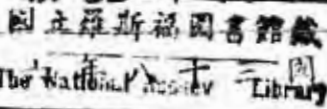
曉星

北平被圍前的三日記

曉星

漫談美國人與美國式

周斌兼



中華民族圖書館藏

美對華觀望政策經濟

寒 泉

自馬歇爾元帥調停國共糾紛失敗以來，美國對於中國開闢完全採取觀望政策，至今尚未顯露改變的跡象。中美邦交向來比較親善，中國政府和人民一向存着依恃美援的心理，美國政府和人民亦以「中國之友」自居，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國民政府慘敗到今天這種地步，根據中美兩國傳統的友誼，美國似乎應伸出道義之手予以援助，以謀友邦之誼，何況在張世凱東西兩大陣營對峙的今天，如果中共控制了中國，亦絕非美國之福，為美國本身利害計，亦有援助中國政府抵抗共黨的必要，這是一般人的共同看法。但是事實上却不然，美國政府曾再三聲明，國共糾紛係中國內政問題，應由中國自己去解決，美國只注視中國問題究將如何演變，在中國時局未明朗前不考慮援華問題，因此有許多人以爲這是一個懸解的謎。

其實這個「謎」並沒有什麼難解之處，或更好是說，亦沒有半點「謎」之可言，完全是「個「利」字在作祟。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根本談不到道義或友誼，完全以自身利害關係爲前提。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雖早已膾炙人口，但美國政府在事實上究竟對中國作過什麼援助，實在令人懷疑，就依最近數年而論，自珍珠港事變後，名義上中美兩國成了並肩作戰的盟邦，但在桂林會戰的前後，羅斯福總統竟有電蔣主席對全國軍民交與駐華美軍總司令史迪威將軍統轄之空軍，根本沒有把中國的獨立自主看到眼裡。在雅爾達會議中，美國政府又與蘇聯訂立密約，中賣中國的領土和主權，把中國的外蒙旗大和東兩滿洲鐵路的主權讓與蘇聯，作爲蘇聯參加對日戰爭的代價，以減輕美國的損失和負擔。之後復強迫中國政府和蘇聯締結友好互助條約，承認該項密約的合法。日本投降後，國共問題發生，杜魯門總統竟委任了一位對中國問題毫無認識的馬歇爾元帥，以特使的身份來到中國，用軍人的簡單頭腦來解決中國國共間的複雜問題。在中國住了十三個月，不但毫無成就，反予中共一擴充地盤發展實力的絕好機會，結果把中國開得一塌糊塗，馬氏竟不負責的返美去了。這一連串的事實都是美國對中國表示的友誼。在中國政府和人民看來，自然是最慘痛的教訓。

是死不瞑目的憾事。中國政府所以委曲忍辱的同意美國政府對中國的這種不啻友誼的行動，無非由於中國各種事業的落後，需要美國幫忙之處正多，希望美國政府此後在軍事經濟工業上對中國多予援助，以完成中國建國復興的大業。但不料馬爾遜回國拜後，老羞成怒，竟利用他國務卿的地位和在輿論界間的威望，作威作福，一手遮天，對援華問題不問不問，不理不睬，以任其自生自滅。中國政府和人民受了這種慘痛的教訓，其可謂吃盡苦頭有苦說不出口。因此對於美國政府和人民漸由崇拜而懷疑，由懷疑而輕視，而憤恨，對於美國的任何建議都起了相當戒心，再不敢輕易領教，以免喪權辱國，自取滅亡，這是中國方面的苦衷。

至於美國方面，除了一部份瞭解中國同情中國的人士外，美國政府中大部份人士，不是左傾親共，就是對中國毫無認識，他們以爲羅斯福總統把落後破爛的中國自天賜民地地位一掃而空，以後數次對華借款，改善中國經濟，裝備政府軍隊，亦不能說美國未盡友誼之道。世界上除了美國以外，並非不到第二個國家對中國如此幫忙，爲何中國政府與人民還對美國表示懷疑和不滿？自抗戰勝利以來，馬歇爾元帥以特使的身份飛往中國調停國共糾紛，東西奔走，往反折衝，絞盡腦汁，費盡心血，以求問題的適當解決。馬帥以六十餘歲的老人，如此不辭勞頓，並非爲美國的利益，亦非爲馬氏本人的好處，乃完全爲中國的和平統一與繁榮。但國共雙方竟各執己見各走極端，不肯接受他善意的調停，情願走上互相廝殺之路，馬帥既無制止國共雙方動武的權利，感傷之餘，只有讓雙方互相廝殺罷了，將來誰在誰亡，各憑自己的能力和命運而定吧！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決不對雙方中任何一方作任何援助，這是美國對華觀望的理由。

當時美國雖有一部份同情中國的人士大聲疾呼，讓政府對華觀望政策的失當，警告政府從速實行經濟軍事援華，穩定中國經濟，安定民生，裝備中國軍隊，抵禦共黨，但美國政府始終不以爲然，他們認爲中國政府

因此食肉無補，又決不會發生效力的。如要實行經濟改革，美國今日所出的現狀，明日會減少數萬份分子存入美國銀行；假如實行軍事復仇，美國今日供應的武器，明日國軍作戰時會被將士以發覺或政府方式輸送其軍方面。以往美國空軍投機者未從中國用發生預期的效果，以後繼續投機者當然也不會例外，因此無情同情中國者怎樣呼籲，美國政府始終堅守對華政策不變。

自去年秋季以來，中共勢力逐漸膨脹，國軍節節敗退，時局日趨惡化。這時美國亦感到中國時局的嚴重，開始大傷腦筋。中共的勝利當然不是美國的期望，但如要援助政府反共，又感到非常棘手；美國認為如果美國本身不參加這個戰爭，只以軍事經濟援華，由於中國政府的貪污無能，將士的腐化消沉，必將使經濟援助成爲新貪污案的對象，使軍事援助造成無謂的犧牲，並非由於共黨的厲害，共軍的優越，完全由於政府內部的腐化。軍心的渙散，民衆的吐棄。這樣的政府無論如何援助也不會發生若何效力。假如美國欲使美援的發生效力，那只有美國自身參加中國的戰爭。這種作法是美國所不願爲的且認爲不合算的，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只有採取觀察政策，俾觀中國問題究將如何演變。

在現階段的局面裡，國民黨方面如能革心洗面，互相團結，組成新生政府，具有反共的決心，能領導反共力量，美援是不會成問題的，無論軍事援助或經濟援助，都會源源而來。假如國民黨方面不願革心洗面，拿不出一套新政策，美國的態度應是不會改變的，即使國民黨不願互解失敗，美國政府也不過彈無虛發而已。

假如中共控制中國後，美國對中共是否還採取觀察政策，將視中共對美國之態度而定。如果中共積極反美，而美國亦認爲世界第三次大戰之時機已告成熟，或可因此而掀起大戰，否則美將暫時放棄在華利益，以待將來大戰時解決。如果中共不積極反美，美國政府將設法與中共妥協，發生事實上之外交關係，希望藉此保持美國在華的利益，更希望藉此與中共漸漸接近，雙方漸漸發生好意，希望藉此與中共漸漸接近，促成中國執行托爾斯提。只要中共能與莫斯科的領袖，在外交上走上美國路綫，美國政府將不

情願中共妥協，予以資助。雖然中共在中國內政上仍舊奉行共產主義，美國政府亦不會倒在心上。在美國政府的心目中，只要美國人民自由民主，美國在華的市場得以保持，中共政府在外交上不牽制美國，美國的目的已經達到。至於中國的老百姓如何，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與美國無關。美國政府保護自己的私利，是不慣憐憫其他民族的。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羅斯福總統的「大西洋憲章」的口號所得如何呢？結果如何呢？曾先把波蘭犧牲了，那時大西洋憲章還不如阿諾的便於侵略。再說中國自己而論，當時羅斯福總統口是「偉大的中華民族」閉口也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當時中國人聽了，都個個覺得肉麻得發癢；但結果怎樣呢？竟讓中國把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秘密讓出賣了。中國人民一向是尊重美國的，但由於美政府近來對中國的不友好行動已引起中國人的懷疑和反感。中國時局無論如何混亂，總有澄清的一天，中國人無論如何遭受苦痛，也總有翻天的那一天。將來到了中國翻身的時候，對美國的種種不友好行動將會陸續演出來，還是可以斷言的。

由平民被欺騙受如此可憐的地步，如欲獲得和平平等，還是得靠自己努力。如果自己不肯爭氣，不肯努力，只希望他人來幫忙，那是心裏想，世上這是有辦法的人，越有辦法，越是有辦法的人越受窮。一個努力創辦事業的人，到受窮人的同情和援助，一個自己不肯努力的人，無論如何向人求苦，也得不到他人的同情，反被人輕視。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本國利益至上」，都是「口口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的男盜女娼，世界上是強種競爭的，有種有勢的富有權，無種無勢的該滾有滾的時候，所謂憐憫就是公理是也。我國先哲也說：「勝者不侯敗者賊」。美國政府對我國的種種種種無非憐憫，但是對於我國先哲的這句格言却研究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們真能懂得他的同情和援助，還是自己靠自己罷！當我們自己懂得有辦法的時候，由如大長官自會把那張板臉的面孔，並換一樞他人看了而臉的笑臉前來照顧，到那時中華民族每個國民的心目中，要學真實的罪前，這個西人的小白臉並不是愛愛中國，乃是爲保其權在華的利益啊！

敬告美國當局

程 瑛

人類今日正風潮地在進行一件工作，這件工作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下相信是永遠也不會成功的，然而有時爲了「點綴」，有時爲了野心家們「惡意的宣傳」，於是這件事情便被渲染得有聲有色，在大多數平日並不喜歡運用思致的人面前，造成一個美國但是空洞的領袖——那就是所謂和平，也即是大多數人所全力以赴，希望在才盾里求統一，在紛爭里求解決的和平。

這真是一個可笑的「努力」。「和平」並不能指「暫時的戰爭的休止」，真正的和平該是「免除一切恐懼之後的休息。」——然而如今能得到嗎？在今天，不單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或者甚至蘇聯的人民，誰也沒有同「恐懼」分過家。這真是人類的悲劇。

然而「和平」便真的如此不可求嗎？並不，我們也實在不願如此說。事實上，一般懷着好心的先生們早就在那兒籌和平而心力交瘁了，不過這只是沒有用而已。和平並不只是一個美麗的想像或者一紙方案，尤其在今天，與一個並不願意與人和平相處的隣人來談和平，是不能不要遇到許多想像之外的困難，而使和平的路充滿了障礙，這障礙將使每一個追求和平者物換無主，而苦惱地互相問着：求得和平到底該怎麼辦？

真的，這是一個並不簡單的問題。牠的答案

，將有千百個，足以供我們自由選擇一輩子，而結果也許還是求不到，理由明顯得很，因一切可能與和平溝通的路多被野心家們所把持或阻斷，這是和平障礙中的最大障礙，這障礙一日存在，世界和平一日不可能實現。

我們願一提起最近年間的一個史實以作證明：即是一度被美國人認爲「沈痛的仇恨」但又馬上遺忘了的「珍珠港事變」。當此事變未發生前，中國即已開始對這起事變的主角予以不客氣的抵抗和打擊。當時，中國的局勢是嚴重的，列強多在觀察中以扶助日本的侵略勢力，雖有于斌總主教及其他人等在歐美各地大聲疾呼，請求主持正義，並予援助，而中國各軍事專家蔣百里先生亦更明白指出中國之作戰實際即爲英美諸國作戰「前哨戰」，但只不受各國重視，非獨依然得不到大量的支援，且分一度遭受國際交通路綫封鎖的厄運，更相反地，美國軍火依然大量輸入日本。這樣的情形一連續四年之久，直到珍珠港被炸彈毀滅以後。

由於珍珠港事件不幸而被貫中；美國才改變了對華的觀點，而江蘇認清了日本的侵略面貌；不獨「胡赤」而「白」如美國人也覺濟濟不濟，於是，美「醒」了，知道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冤枉，不是浪費，然而晚了。雖然以後美國仍

然獲得了勝利，但已爲勝利付出了超過其價值多倍的過重代價。如果美國的執政者在當初便採取一個適當的措置，其代價決不至如此驚人，這是稍舉過一點學術的人都可以計算得來的。

我們之所以引用這般並不愉快的回憶，並不是向那早就爲國而死的美國人尋開心，我們只想從這般事實上，給活着的美國人一點警告，一齊提示：中國的先哲有句話說，前車之覆，後車之鑒，羅斯福死了，然而杜魯門會不會跟着覆轍統的足跡而前進呢？

老實說，今天的世界局勢不比珍珠港事變前更樂觀，更美麗，問題也不比那時更簡單。今天，克里姆宮的主人正做效着當日的日本，存在表示出讓步與和緩，而實際却在增強自己的力量，誰若相信那表面的讓步是出自誠意，他必將付出千裏的代價以補償這時的「愚信」。克里姆宮的主人實際上是不會喜歡他的任何隣居，他且高爾他的孩子與奴僕罷了。現在，他之所以還不惜「委曲」，實在即因他的羽毛並未豐滿，肉體的控制是最值得考慮的要素，其次則爲新武器的試驗尚未成功，這樣，當然無從應付外來的壓力。不過這僵局而是不會延長太久的。只要一且他們相信自己的控制成功，而且武裝完成時，他們的於理便更正式，而都「大發」了。

也許有人認爲「珍珠」一詞，未免太形誇張，然而事實在這里，共產社會與資本社會是兩個對立的集團，而蘇聯更有着「統治」世界的雄心，於是兩者之間便不能不有所衝突。如果仍有人認爲，蘇聯並非侵略國家，而只想保持其現狀，然而爲什麼又有各地共產情報局的設立及各地共產主義者的「暴動」？「革命」？從近來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領袖所發表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他們將採取的立場看來，莫斯科的指揮雖然已發揮了最大的效果，至少已替蘇聯的侵略勢力奠定了基礎，以未來的「大蘇維埃聯邦帝國」打下腳跟。從這里，我們該已知道蘇聯並非甘於隱伏的國家，而只是一個權歷史上頂大的獨裁者而已，連「神」也在打倒之列，統治之列。他目前之所以表示「只求保持現勢者，實在只在等待一個機會而已。在爲蘇聯有利的時候，第三國兩情報局也會撤銷，更何況這聲空詞的口頭的語言與讓步？相信只要機會在握，他是不会被「戰犯」這一名稱所嚇倒，相反，他或者還會大叫他之所以用兵不過是替「人民」捕獲其他的那些「戰犯」罷了。至於說那個「機會」是什麼，則恐怕除了史太林，這問題將無人解答；惟一可以知道的，目前他只是在厭厭的情緒里以掩護自己，充實自己，一旦他認爲時候到了，第二個珍珠港的上空，一定又會看到紅星飛機的傑作的。

也許，美國人會說，我們有了許多「問題」

對付蘇聯是足夠的了；然而事實上不會如此簡單，法國有着世所聞名的馬奇諾防線，但並沒有因此免遭亡國的慘痛命運。今天，美國在世界上所領導的各種同盟，在蘇聯看來，無非爲一紙糊的標，看看漂亮，却一點也經不起風雨，老實說，他們並沒有把這些看做眼，不然他老早已然大叫起來了。在今天，第一應該爭取把握的並非一張「盟約」，而是「時間」，蘇聯今日已充分聰明地利用別人的心理以完成自己預定的計劃，那就是如何使大戰延遲到自己的準備工作完成以後，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已經開始「上當」了——雖然說「挨打」以後或許又會同第二次大戰一樣先敗後勝，但僅只「挨打」而已，實在是個靠不住的樂觀想法，就是「挨打」以後是否還有「反擊」的餘地，也不容易料到。更感到那時最新式的原子武器也將失掉作用。——既然承認一個假設吧，勝利一定屬於日軍，而那一勝利也一定顯露其分，其犧牲也一定經過二次大戰的慘運。

固然，我們並非唱着「以戰止戰」，團結一切真正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使之不入赤色帝國主義的懷抱是「止戰」方式的第一個，努力阻止某一個國家的「赤化」而給予必要的援助却是更重要的一個。蘇聯少一個助手，美國便多一個友人，蘇聯集團的努力便將因此而削弱，而其「統治」世界的野心亦可喻地，而使世界可進入近即真正和平的和平境地。只是不幸的是，美國依然爲着某些宣傳所造成或見所迷惑而忽視了此一事實，

尤其在中國，當一方化一更「赤化」正在準備最大的進門的時候，美國却「同表不德」的冷嘲，而「任其赤化」，此實一大而可觀的錯誤。在對日戰爭里，中國是美英的「前哨」，而在反共戰爭上，中國更是美英的「前哨」。現在，蘇聯在亞洲的實力實已超過當日的日本多矣，至少，今日的中共在當期是「團結一致抗日」的。

我們知道，美國之所以並不注意這塊動地帶，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國民黨內部的腐敗，另一方面，他們也基於種種錯誤的判斷，第一，他們以爲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與社會革命者，以後我們當能到，事實上並不如此。第二，他們認爲中共是民族觀念最濃厚者，將來日深東或還可能成爲其托第二，以對蘇聯。其實這實是毫無常識的兒童想法，他們似乎太低估了史太林的聰明。若了又認爲中共當政，對美國的經濟可能好轉，這也無異於痴人說夢；從中共所有的文告，言論，步上，可以看出，值得「友好」的傳佈蘇聯。——據蘇聯的「反美帝國主義」一著不單而想形得便宜，至少不是互國的事情。

一個赤化的中國對美國可謂毫無利益，用法的只有使美國增加一個更大的敵人，如嚴重的資源與人力一旦爲蘇聯所獲取，而加以美英的支援及運用，美國仍欲保持其本身的安全與平靜實不易事，爲了避免這一危險，當今戰外推一助以有極力援助一項，爲不可不考慮的任務。雖然，對於國民軍本身的腐敗與重慶與渝不少，然今後若能對一切動向而加以計劃，

中共的真會取消

從去年秋大中共在軍事上佔了優勢以後，他爲了爭取政治上的成功，爲了把擺爛大的民衆，更好地說爲了爭取未被「解放」地區的人心，也爲了不遭受未解放地區一般中上層人民的抵抗，他特地唱出了今後不再「清算鬥爭」的口號，最近報紙上又看到了中共北平解放軍總部所頒佈的約法八章：在停止「清算鬥爭」上，尤其是再三致意。沒有在中共區住過的人，或者在中共區住過而不了解真正共產主義的人們，對於停止清算鬥爭的約法，都在表示着信任與歡迎。偶而有少數的懷疑份子，沒有證據，他們也不敢違背他們的懷疑，即使敢於透露，人們說你既沒有住過解放區，又沒有確實的證據，那末你的看法說法都是毫無根據，至多不過「光感見而已」。爲此在未被解放過的地區的民衆，都表示歡迎中共的來臨。他們說：「既然中共停止了清算鬥爭，老百姓就可以安居樂業了。人家的作風又好，又沒有貪污，比國民黨好得多了，我們爲什麼不歡迎呢？」我們此地且不說共產產不是也會好，作風真正好（另有專文），我們只說說：中共真的會停止清算鬥爭嗎？

我住在解放區是在十幾年以前，是在中共剛一進佔華北區，日本還在與中國作戰的時候，後來我住在北平，一直到中共調劑了北平暫留之後，此間我們曾會過：山東、山西、河北、河南、東北的無數由「解放區」逃來的民衆，傾聽了他們的述說，飽聞他們的報告。此間我們也會到過其中和某東地區，親自訪問過老百姓，尤其此次的出逃我們走的是西北：察哈爾，綏遠、甘肅的幾個角落，此其間我們也問過了當地的民衆，我們由這些事件中綜合分析比較的結果，再從中共高幹部與毛澤東等的所著書上所導出的結論：我們可以說：中共是不會停止「清算鬥爭」的，尙求被解放的民衆，不要再睡在眼內，不要再作夢了。

中共是不會取消清算鬥爭的，可分從兩方面來說：一理論方面，二事實方面。理論是事實之母，一個正常的人，無論在作任何一件事的時候，是都受思想的支配的。尤其是如果他形成了一貫的作風的時候，那裏更有系統的思想來支配了。在哲學上告訴我們，人是具有理性的動物，有理性的動物在作任何一件事的時候，都要有理由，他無論理會不理會，他的思想中總是要自問：我爲什麼如此。他的原因，他的理由就是他的觀念，他的思想。一個沒有觀念沒有思想而作事的人，我們說他是瘋子，或者說他是作夢，是下意識作用，而不說他是人。我們在思想界行爲一文中，對於這套理論已經有切切的論說，此地不再贅述了。我們既知道了理論是事實之母，理論行爲是彼此相關的，那末我們就一看中共的理論吧：首先我們不要談其思想，我們知道中共的理論是承襲於莫斯科的，而莫斯科的共產理論，則自受衣鉢於馬克斯的，從馬克斯到斯大林共產主義的理論雖然不知道修正了

仍有其價值。比方說，由中國與美國雙方合組一個「援華技術委員會」，由新的真正的中國人士參與工作，從上層一直到下層儘量監督所有援助的用途及其分配，以根絕貪污，如此一來，收效只是預期的事情。

自然，存在中國內部的問題多而且複雜，並非「援助」之後立即可以全部解決，但至少，如果能夠解決了「民生」，則其他問題亦可迎刃而解。中國人在今天並不需要或歡迎共黨，他們只是被迫而舉起手來而已，尤其是智識份子，當民主自由的口號迷惑得不知所以，認定中共是中國的救星，於是一起隨聲附和；而今，大家都擡頭了，美麗的謊言終被揭發出來。根據最近傳來的北平消息，某一個權威人士稱，所謂局和平及「十三條」完全爲一拆爛，中共軍隊入城後已經完全推翻了那協定，人民的行動被監視起來，政府軍一律被編成「解放軍」，早些時，更有所謂輔仁大學被接收，報紙遭查封，以及教士被鬥爭的消息，這即是所謂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及信教自由吧！尤其爲擁有五千年民族觀念的中國人所不能容忍的，便是一切家庭觀念及家族制度的被廢除，而實行所謂配婚，不顧人性，不重倫理，

清算鬥爭嗎？

雷 馨

多少次，但是在其基本理論大綱上到現在還是多變更的。共產主義 Communism，就其思想，我們就明白他是將不平均的產業物件給你平分了，分配了。所謂共產，在中文是導源於拉丁文 Communis 一字，Com 是來自 Cum，中文翻譯出來是與，是共同。Munus，則是從 Munus 而來，意即有，中文翻譯成「產」字也很恰當。私有財產原來是人類本性所趨，本性所趨，自然要加以保管了。現在馬克斯提個財產共同保管，那不是共產是什麼？

我們說私有財產是人類本性所趨，這不是信口雌黃的，證據很多，這我們只提出人類本性是有佔有慾的一條證據就夠了。（關於人類私有財產的理論，讀者可以參考：教宗與十三的勞工通諭與比約十一世的四十年前）人類都有佔有慾，佔有慾是要把無主。有主的東西據為己有，有這種慾望，那自然他個人所佔有的東西是不願被人佔了。共產主義是要取消私有財產的，那末私有財產的佔有慾自然也在取消之列了。人類既然有私有財產的佔有慾，取消他的私有財產是他所不願的，那末就得用強硬手段了。既而，共產主義是一個平均私有財產的學說；財產自然是不平均的，那末要平均它那就是清算。同時人類既有佔有慾，平均他的財產是相反他的個人意志，那必需用強制手段才可以，這強制手段就是鬥爭，這是共產主義的基本思想，沒有了它，就沒共產主義了。所以馬克斯在他的資本論上就提出了剝奪價值的應當平均分配，同時他又運用了總爾文的保存弱者的理論而提出了階級鬥爭。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後，風行雷厲的也是清算鬥爭，斯大林在他所著的書上也一再的標榜：共產主義是不能沒有清算鬥爭的，中國的毛澤東東西在他的土地法大綱上，更清楚的指出了地主的清算，在他的新民主主義上雖然比較和緩，然而他一再地表明：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政策，最後是要達到共產主義的。從以上這些共產主義領導者們的書和演說，我們可以清楚的結論到，共產黨是不會取消清算鬥爭的，中共的能否取消，自是不在中共。這以上是理論的。

雷 馨

如果我們從事實方面來看：我們更能清楚的看到：在中共宣佈寬大政策以前的清算鬥爭我們按下不論，在中共宣佈寬大政策，停止清算鬥爭以後的濟南、長春、瀋陽等地我們也不談，我們只就平津西北一帶的百千萬事實中，向世人公布一二：六津在共產軍初攻佔之後，立刻就開上了滿得滿得的標語：停止清算鬥爭，可是在佔領不滿二十天以後，就將這一切的標語給塗抹了，真的面孔出現了。津沽大學學長劉福仁氏就是清算鬥爭的一個對象，其他更不用說了。北平算是以和談方式結束了戰爭的，中共會明白的宣言：生活自由；可是在和談還不滿十天以後，在郊外上院村戰鬥一家富戶。西郊的白家驢與北安口都開起了清算鬥爭大會。城內雖然還沒有明目張膽的公開去作，可是大商店裏已經派下了他的工作人員，豪華的室內也放下了鬥爭的引線。他鼓勵下人告密

請問，中國人會接受它嗎？近來從「解放區」逃至非解放區的民衆，一日何止千萬，他們之中，男的被編當兵，女的被迫當娼，老弱則被迫做工，以是才相率逃亡，從河南到河北，從山東到山西，在今天已成一片荒涼，往往數千萬里的地方毫無人烟，在以前，這兒多會繁榮過。這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功績」，這功績至少已使以大部份中國人士的覺悟，若能及時獲得援助，中國仍舊會英京地為自由而搏鬥的。

中國問題為世界問題之一環，中國的赤化與否有關係整個世界的安危。吾人如果真欲獲得長久的和平，則非真正消滅剝奪一切侵略者的野心而不可，而支持中國反赤運動實為求得和平之初步工作。誠然吾人並不需要戰爭，戰爭已予我可受祖國及同胞以極深沉痛的創傷，吾人今日實為被迫而戰，否則吾人將陷於更慘痛的地步。三次大滅絕將不免，倘若美國之舉措如何而已。此後，我人願以友誼立場與吾美國諸君，千萬勿忽珍珠港，一切不可恃，惟有時間才是最大的本錢，在不能行動的人面前我們不能強求合作。今天，我們實應再想想，求得和平究竟該走那一條路。

一九四九、四、廿一、

和談破裂了，共軍集中力掃，一日渡江，江南大小要點，一日而攻下者，幾達數千百處，南京，兵不血刃，就易入中共之手，太原，久戰的名城，也屈服於中共的窮兵之下。如此用兵，如此進展，可以說不脛而走，中共便可統制了整個中國，無怪連廣州和香港的逃亡者們，又積極準備再度逃走了。

中共真的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就此成功嗎？

不，我們以多方面觀察，不特中共不能就此成功，反而現在正是他們自掘墳墓，江南就是今後他們的喪葬地，江南就是今後他們的墳墓，江南就是今後他們失敗的所在。

理由在那裏？

我們從兩頭說：（一）就國民黨一方面。中共渡江後，長江天塹的夢，算是被粉碎無餘，這將促成他們的團結。因為大險既失，國民黨眼看就已步入了滅亡的路子，過去的分歧而治，擁兵自守政策的失敗，已是暴露無餘。他們將深明地理解：除非排成成見，無條件的大團結起來，是不足以消滅共黨，解救時艱的。最近桂粵合作的空氣愈濃，蔣總統的文告：個人不考慮東山再起，盼全黨一致支持李宗仁，就是這種團結的前奏與氣氛，我們更進一步的希望蔣總統，屏除私見，嚴令他那個集團的勢力，無條件的支持李宗仁，無條件地為救國而犧牲，要他們只問國家，不問黨派，要他們只知道有國，不知有私。救國乃所以自救，救人乃所以救己。果能如此，則李氏更進而團結西北區域，大江南北，黃河東西，一齊發動攻勢，以共軍今日在江南的情勢來看，不出旬日，平津即可光復，陝北豫東又可重見天日。「解放區」的民衆對中共痛恨已達到極點，只要有有力的武裝部隊，登高一呼，便立刻能夠山鳴谷應，羣起義，不復置問，恐怕還要超過中共今日下江南的速度，

舉中東北，便可以換了組織，易了政府。我們深信國民黨的首領們都會看到這一步，我們也深信國民黨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一定能摒除私見，進而大團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果而則江南就要成了中共的墳墓。

（二）從共產黨一面看。共產黨的勢力，到了今天，在中國國土裏可以說是「日中天」了，月盈則虧，日中則昃，這是自然之理，而極必反，這原是天理循環的哲學。從歷史上看：每一種力量，到了極盛的時候，就趨衰敗的；到了極強的時候，就要削弱了。中共的力量，在過江的今天已經極盛了，極強的後果是什麼？大家那知道，中共要失敗了，這是第一條理由。

中共今天的勢力，膨脹的太快了，軍事的進展超過了一切。然而在喧嚷軍事之後的，要有政治。政治當然也需要人材，中共在今天，無疑地已經感到政治人材不多了，所以在北平很快的建設起三個大學來：華北、革命、軍政，以最速的速成期，分四個月，五個月，六個月就籌備畢業來加緊訓練他的政治人材，接收人材。可是一般青年們的眼光雪亮的，他們的心情也是正義的，他們尋找的是真理；他們追求的是光明。中共在北平的措施，在華北的作風，早已為青年們所瞭解了，所不滿了；他們深刻的體會過去的宣傳是虛偽，他們也深刻的了解中共而具後進的紙面孔了，他們不願為中共所利用，他們寧願餓着肚子，他們寧願受不讀學校，也不願受他們的訓練，更有許多熱血青年，不顧一切，甚至還干鬥戰的名義，陸續的逃到南方，到目下止，已不止四五千之譜了。如果政府肯為這些青年設法解決生活問題，並為他們積極的謀出路——譬如訓練他們作政工人員，或者為未來辦接收，我相信他們將更發生很大的力量，同時也將動其他的青年南下。中共既不難組織，

江南中共的墳墓

雅博

既不難組織，既不難組織。

人材那末接收平津京滬要遇上若何的困難，是我們不加思索就可知道的。沒有人材，沒有政治的國家是不會長久的；中共的這種人材困難在他渡江以後，要更為顯著，更為骨幹，中共要失敗了這是第二道原因。

中共一向的標榜是「天亮了我們就要享受」，在他初佔平津的時候，許多的幹部們以為現在已是天亮了，我們可以享受了。中共的領導當局，深知如果他的幹部，只顧享受，便再無心作事了，這是很危險的，所以他們又唱出了，現在天還沒有亮，等到我們渡過了長江，那才是天亮的時候，到那時我們再享受吧！現在他們已經渡江了，那末中共領導當局還有什麼推辭呢？有什麼理由不讓他的幹部們享受呢？縱使他不讓他們享受，我們認為這也是不可能的。理由是這樣：共產黨的哲學是唯物論的，唯物哲學是不承認靈魂存在與身後問題以及精神享受的，不承認這些，自然只有現世的享受了。既然只有現世的享受，不讓他們享受，你還是可能的嗎？舉一段事實來說吧：幹部們在他們的工作區的享受是盡人皆知的，尤其在進佔了平津以後，他們的享受是幾乎超出了我人的想像的：女工作人員們，從鄉下調到平津，尚未滿一星期的時間：她們就開始燙髮，塗口紅，赤足高跟鞋，反毛大衣了。中共的高級幹部們為這件事極感頭痛，但是上提不下下提，已身不正，又怎能正人呢？所以他們也只好裝作不知，付之無可如何之何罷了。我們都知道：享受是需要金錢的，中共的幹部本是不大有薪給的，享受需要金錢，而個人又沒有薪給那末不貪污又將如何呢？貪污了就走上了國民黨失敗的新道了。中共渡江要失敗了，這是第三道理由。

再則是中共的內部也不團結，李立三與毛澤東的對立愈來愈尖銳化了，聶榮臻與林彪也是不可以相通的。在目前他們面對着大敵，是無暇及此的，現在他們已經完成了渡江，國民黨不久就要垮了。

垮了之後這些將軍們是不是要分贖呢？分贖是最難公允的，不公允的結果，就是自相殘殺；即使分贖公允，可是我們曉得人人皆是有私心的，有外侮的時候，可以免了鬥鬥，可是不外其侮的時候，是不是要兄弟鬥於城呢？這是第四道。

最後的理由是「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共在佔領的區域內是沒有一個人民說他好的，沒有一個人不痛恨他的；但在未被中共「解放」的區域，老百姓因為受不住現政府的壓迫，都希望他們到來，可是等他們到來之後，反而孔禍穿了，大家才知道他們不如國民黨壞甚了，那時人心將會整個對中共失掉了信心，不要說沒有武力，老百姓是不敢說話的，須知「匹夫不可奪志」，你得民心，民為你用，你失人心，人民自然與你相反的。中共要盡佔了江南，人民的心就將要全失了。所以我們所說中共在進佔江南之後，江南就成了他的墳墓，這是他要失敗的第五道理由。

「物必自腐而後虫生之」，這是一句東西的失敗，毀滅，一個政府的塌台，喪亡，雖然也有他外在的理由與原因，可是內在的理由却是佔了無上的地位。縱令今天國民黨能團結起來，如果中共本身沒有失敗的理由，他也是不會失敗的；同樣，即使今天國民黨仍執迷不悟，不肯團結，還依然彼此鬧意見，四分五裂，如果中共本身有不可避免的失敗理由，它一定是會失敗的。

到今天，國民黨是不是真的能團結，我們還不敢確定。可是我們敢於確定的則是中共本身失敗的理由，將要因為他們的完成渡江而暴露無餘了。物必自腐而後虫生之，中共在渡江後正是這樣，所以我們確定的說出：江南——中共的墳墓。

「冷戰」到亞洲

白 盧 譯

從美國在阿富汗斯坦的活動，我們可以看到「冷戰」已經擴展到亞洲。成群成幫的美國領事人員，教師和公路的建築人員，都由於美國政府財部的協助來到阿富汗，從事活動。他們來到阿富汗的目的，是想爭奪他的資源與他的戰略地位。

雖然阿富汗是一個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小國，它內部的人民大多數是遊牧民族，可是美蘇的冷戰，仍然會在此地展開的。美國的外交家們目前正在大量的選拔人材到這個角落裡，從事於建設阿國的工作，使她能以蘇聯脫離；同時蘇聯也不甘自落後，也要與美國發生爭奪戰。

阿富汗本身原是一個偏僻而又荒涼的國家，因為地形關係，他是沒有鐵路，鐵路和外界發生關係的，在這個國度裡是完全沒有鐵路或寬敞的公路彼此相通的，它僅僅擁有一條由英國人建築成功的山路與內地相通，許多的商運都是靠駱駝運送的。

如果想到它的首都加德爾去，那必須穿巴基斯的首都加瓦其乘飛機到西北邊境比薩羅，然後再由那裡到加德爾的驛車，通過這些荒涼偏僻的山路。

從比薩羅到阿富汗的邊界，那裡有幾比較寬敞舒適的路子。那裡有一條黑白鐵道通過，這是歷史上進攻印度的路綫，在接近英國屬地的地方，有許多古代的堡壘，守着這些堡壘的都是當地武裝部隊與堡壘裡的居民。

在阿國的邊界地方是很崎嶇的，從那裡到加德爾必需經過許多軟弱砂石的荒涼的大山。那些駱駝商們也是從這裡過去，將他們運載的香棧和生藥之類的東西，賣給印度人的市場，從此地到加德爾的行程，必定要花費十個鐘頭以上的艱難才可以，這裡還有許多村莊在落雨時是常被淹沒的。

在阿國的某幾個城市裡是有大量的士兵與警察的，他們原是由各地招募而來，每月只得三塊美金的薪餉，他們的任務並不是為保衛國家，乃是為制止各部落的叛變的。因為在這些棧

道上，還有攻擊客商部落的，為的是搶劫衣服和食物。阿國國都的警察也是招募的，他們散佈在加德爾的每個分卡上，在他們的首都只不過有數百部汽車與巴士而已。

回教是阿富汗的國教，回教的習慣，是要一切的女人，在公眾場合裡戴了頭面紗，為此在阿富汗是很難看見女人的面貌的。許多回教都受了奴化式的教育，對西洋文化最難接收。

美國人在阿富汗的活動，給予了政府很大的鼓勵，許多美國的外交人員早在六年前便到阿富汗了，他們在大德巴爾萬的領導之下，六年前就在加德爾從事外交活動，他們活動的範圍是從經濟文化一直擴展到國家的戰爭和政治方面，且他們正在防止著阿富汗與蘇聯合作。

四四近代化的醫院在戰時曾經幫助印度美軍服務過的，現在已出售給阿富汗政府了。美國政府又加派了許多醫療專家去協助阿富汗人防止瘟疫的蔓延。

在教育方面，美國國務院也派了許多教師到加德爾兩首都，從事教育工作，戰前那裡只有兩個人，現在已經增聘了十五名了，以後還要在繼續增加中。阿國的學生現在留學於美國的也有廿五名之多了。總之，美國是看重阿富汗的，從僑居阿富汗的七百名外僑而美僑就有一半的事實，就可以看出來的。

商業方面：美國在阿富汗的貿易總額上，是佔有領導地位的，美國壟斷了這個國家的出口貨——主要物品是加拉哥羊的羊皮和皮衣，——輸入的物品則是大象阿國所需要的物品。加德爾首都購入的貨比售出的為多，現在他們兩國之間的貿易仍然保留著戰時一億元的標準。

美國在阿富汗的勢力，在經濟的發展上更有長足的進步，一個美國工程公司正在進行著一件百萬美元的公路工程，到現在已有三年之久，最近時有成功，工作仍在進行著。

加德爾政府現在正需要出入口銀行的借款來幫忙她完成新的計劃，不過借款的經濟條件還沒有具體的商妥，所以美官方銀行還不會答應這項在這國家冒險的投資。

神秘的原子精神

田 竟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是原子時代的生日，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沙漠上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了，這是破天荒第一次驚人的實驗。通常驚人的事件不過電光一閃，霹靂一聲，剎那即逝。但這一次大地擴大，開始了一個新時代，喚醒了波次坦正在會議的巨頭們，嚇得警覺戰爭的魔王日本。七月十六日發出波次坦最後通牒，但日本鈴木首相以爲那最後通牒的措辭，無非是虛張聲勢的恫嚇。七月廿八日拒絕接受波次坦的最後通牒，公然認爲不值一錢，於是調島便在八月六日被炸；長崎則在八月九日被炸，演成了轟動全世的勝利。美國以三十五億美金研究原子能成功了原子彈，免去了千萬英鎊的犧牲，縮短彌漫無際的戰爭，人類征服了原子，統治了自然力，走上了科學的極峯。「科學萬能」的口號可以唱開了嗎？宇宙間果只有所謂物質沒有所謂精神嗎？二十世紀可以說文明到了極點，但這種文明是物質的文明，使人走向死亡的文明。如果在原子時代，振起了原子精神，狂瀾怎不可憐！物質的文明，配合了精神文明，人類才得保存，才可安廣！不然人類只有自趨滅亡。

原子時代要振起原子精神；原子精神，就是取法於原子的精神；原子的精神，要取法於原子的「小」！小到無微不入；2.要取法於原子的「熱」；熱到百萬度。3.要取法於原子的「犧牲」；犧牲到粉身碎骨。4.要取法於原子的放射；看透一切事故。

一、要取法於原子的「小」：小到無微不入

原子之小，用小米粒來對照，就可設想其如何之小了。一粒小米，要有數萬萬原子。你小得如原子，我小得如同你，你我萬萬人，緊緊地團結，成爲金剛一粒。我們都知道團結的需要，可是如果都做氣沖天，怎樣團結，我們取法於原子的「小」，處處謙讓，自然事事順心，「有一分謙退便有一分益處受；有一分矜強，便有一分挫折來」。(胡適源)看見他人墮落而譏笑的，看見他人成功而妬忌的，這種人是最沒有用的東西。作人之道當小心謹慎，讓而又讓，方是截斷之道。俗語說「小心百事可做，大膽一事難成」。山之高峻處無木，水之湍急處無魚，社會中驕傲人沒有真朋友。謙退不是苟且，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自知自覺。自知才能知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所以謙虛者反成了常勝將軍。

兩個原子彈，炸斃了大敵龐，一頓自謙心，安定了小宇宙。自謙自能忍，能忍也自安。再者自誇無人誇，自貶無人貶。更進一步說：自誇却受貶，自貶反被誇。我打開我的日記本，見一九四五年六月廿一號有這樣的一段記事：

文 活 月 刊 第二卷 第六期

阿富汗國內豐富的礦產資源，是很值得注意的，在那裡有鉛有錳，這些對軍器製造很有用。此外還有滑石、錒、鉛和銀，這都是吸引美國的，這些資源都是吸引美國在此地發動冷戰的原因。在這些崎嶇的山脈那邊就是蘇聯的邊境啊！

同樣蘇聯也因為阿富汗的資源，並且也恐怕阿富汗和美國太接近了，所以他蘇聯決定必需爭取加爾各答的關係，因此蘇阿的關係也改善了許多。從上年七月起，他們締結新商約，阿富汗以羊毛來交換蘇聯的石油。九月裡他們又舉行了十年一次的邊界鑑定。阿富汗官方的態度是一面與美國親善，一面也沒有忘了：「我們不要得罪鄰人」的格言。

這種政策最有力的表現，就在於他們開採北部的煤油礦上，阿國的態度是不敢請美國來開採，因爲他們怕蘇聯會有不友誼的行動來保護這與他們利益攸關的油田，也是爲了這種理由，阿國是不大樂意西歐外交家往來與北部的。

蘇聯方面呢，他們顯然的不出阿富汗是不能對自己(蘇)的安全

主：「雨過天晴，閒步園中，見樹梢被風吹折，有感，遂作詩四首：

1. 西風颯颯高樹梢，東西地落着；好像婦人看它，看它高於一切雜草，一朵雲花。

2. 它笑哈哈驕驕地舞起，要笑開天空，要舞走了雨師；好像最說：「唯我獨尊，頂天立地。」

3. 笑得更多，舞得更吃力，抖起精神來，笑得跳了三跳。才要說說：「看我如何！」更以落地。

4. 推天走來，沖去作榮耀，任你位子的。怎可小區繫於夜間榮榮，南河一夢，有何來掛？」

「滿招損，謙受益。」這是一條不移的道理。我們取法於原子的小，自認自己的「小」。從心裏說：「宇宙太大，當作的事太多了，生命也太短促了！積極認真，專心奔向我們的「小」，自認自己的「小」。與其博而不精，無窮精而不博。要想到家，只徘徊在岔道口，是不能成功的，必當選定方針，一直地前進，才能到家。韓信「用約無雙」，孔子「困於陳蔡」，他們都不是萬事通，可是孔子不愧為孔子，韓信也不愧為韓信。事情複雜多，我心只一個，這事也一心，那事也一心，一心要成道事，如何能得！萬事之中，任何一個，一輪到我，必要做個頭尾，打起精神，不到盡善盡美，不為一心。現在的青年是將來的主人翁；可是我們的心，有如秋風中的一葉，飄蕩空中，不知去向，思想精力都不集中。要知凡人做事，便當全副精神，注意在這事上，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面無恆，終身無所成。我們要覺察到自己的力量有限，劃定了範圍，要在範圍內死幹！定有成功的一日。周公能移山，我們明公，反不能對一件事業，登峯造極嗎？」

天下大亂時，難不得演說，更需要謙忍。武則天時，某師德向他弟弟說：「處世的審計，當然是謙忍，可是你的謙忍到了什麼程度？比方當衆有人吐你一腔痰，你要做何感想？」答：「我取出手巾來，擦去，便了。」某先生說：「不！吐你一腔，就是要攤給人看，奈何你擦去它！你的謙忍，恐怕還不足應付當今的環境。」會國藩說：「人當打破牙關時，須連牙和血咽下，乃可以言忍耐。」他們的為人我們暫且不論，可是能證明，亂世是特別需要謙忍的。目語這樣的大慘劇，耳聞同胞的嗚呼聲，或他是鐵石心腸，也不免要落幾滴同情淚呢！若不謙忍活活下去，只有自盡了！如今所以不自盡，苦勇地活下去，也須要修得一種謙忍的工夫。謙說自謙不是個夫，膽子大，為什麼不硬着眉頭頂過去，為什麼不強活下去呢？不是怕生活的困苦，妄想以死了之的懦夫嗎？人生在世，都是困難，遇見困難，打得起的才是好漢。與惡劣環境相搏鬥，那才是人生的大幸。不受環境支配，反而支配環境！能謙忍，無事不成功！所以我們要取法於原子的小，要集中力量，既定目標，能謙忍地向前苦幹；必能發揮我們莫大的偉力。

二、要取法於原子的熱，熱到百萬度。

原子彈爆炸時，發生一種無比高度的熱力。一磅鈾全部裂相相當於一千四百噸的煤力。原子彈一爆炸，金屬彈片熔化成熱的金屬氣體，熱度在百萬度以上，這種高熱引起周圍火焰般的空氣，放射到人的光芒，將四周的敵人化作灰燼。我們要熱到百萬度，不怕四周的敵人是如何兇悍，我們也能度化他們，使他們如同灰燼。

一四

有所作爲的，因為他們隨時都可以攻擊阿政府的。如果戰事發生，蘇聯是比較易於佔領阿國的，據一般軍事家的看法，蘇聯只要用三個師團就很快佔了阿富汗，因為他只有六萬五千士兵，如果戰事發生，他們是不能制止暴動的。

因此，美國在阿富汗的活動是受背後的限制的，在戰事方面，軍事家也承認美國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然而他們之所以向蘇聯聯合阿國，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在戰時，與蘇聯聯合佔領阿國，希望阿民不要聯合作而已。

然而也有些觀察家認為美國的如此投資也有他的效果的，因為阿國正渴望着外援的。這現在必要時也可作為對蘇聯施的一種政治壓力。

不備結果是很明顯的，自然美國是希望在這裏對俄佔領的角落，建一個強大有力的左派，作為他與日進攻蘇聯的基地，但是不管美國怎樣在阿富汗活動，據一般觀察家的看法，阿國總要不可避免的成為蘇聯的一塊跳板。

(世界新聞)

隨着春風的吹噓，散佈在和暖的大地上，美麗的
花叢下，更能助長鮮花的鮮，自然的美。我們對
人要有無比的熱愛，持已要無絲毫的私心，所謂
「打倒自私心，封了地獄門」也可見得博愛是如
何重要了！博愛與私情正是成功失敗的分野，小
至一人一事，大至天下國家，舉目都是證據。

這種高度的熱愛，我們一個用來做事，則事
事成功；一則用來待人，則人人向化。他能够，假
使他能够；他不能够，假使他不能；他不能够，假
思想推動行為，假造機會。一顆喜歡的心，就是
生成要做的事，對於事業的熱誠，要達到最高度
，那就不偏是心中的意志，如口中的言詞，還得
要真得行動表露。只說不幹，尤其事也不過是架
留聲機，因為「動作」的意義等於生命；「停止
」等於死亡。高度的熱誠，和事業的成功，只有
一部，就是幹，每個合理的志願，都是絕對可以
實現的，如今的理想，就是將來的實際，條件就
是我們對於我們的理想有熱誠，有高度的熱誠
。芥子般的信心，就能搬山移海，困苦是不免的
，如果真有熱誠，沒有打不通的關頭。「愛中無
苦勞，苦勞也可愛。」心中懷着高度的熱愛，辦
事對着設計較地獄或遇風雨雷電，也不致改變
方向，若沒有高度的熱愛，任何大事，都不能成
。原子能同化力非常強大，能同化四周的空氣
，能變強盛成聖賢，變妓女為模範。博愛是救世
的良方，公教的變化精神，和儒家的「以德報怨
。」都是博愛的精華。「愛仇」就是「愛仇人的
本身」，却不防恨仇人的「不是」。高度的熱愛
，也就是自己吃虧，讓人佔便宜。非有無愛，不

得團結；團結才是力量。

三、我們要取法於原子的犧牲

犧牲到粉身碎骨。

原子能的發揮，有賴於原子自身的分裂，我
們要取法於原子的自身分裂，不怕自我犧牲，才
能發揮我們的威力。記得抗日救國的佳話中，曾
有一位英勇伏火，兩天就踏到連長的階級。據說
國軍某連死守一山寨，日軍密集炮火向山頭猛攻，
其後見山頭死屍橫積，並不再開砲擊的槍聲，雖
各方報告，得知山頭守軍，都已殉職。於是整隊
，昂然上山，若無事然，殊不知守軍中的伏火，被
時刻前來送飯，一見他全連上自連長下到小兵，
都慘死在火下，又親見敵軍，正要隊前來，
他一時急得手足無措，轉念一連全死，我也不活
了，於是他就備好了一堆手榴彈，等日軍來近他
就亂扔起來，結果日軍以為中了埋伏，翻山下逃
，又被援軍所截，一人的犧牲性命，却使這場戰役
，轉敗為勝，他不但沒有犧牲性命，且榮升了連
長。犧牲是最有武力的武器，基督犧牲在十字架
上，換得整個個人的欽佩和敬禮，毛如要換不
得幾根細毛，脫得淨盡，怎能變做采蝶，逍遙空
中？如論如要捨不得那幾根毛，丟它在地下，怎
能化做飛蝶，上飲甘露？我們要不肯做一隻毛蟲
，且欲一度利用當妻的生活，那麼，我們當
不怕犧牲；莫說幾根細毛，就是扒了我們的皮，
我們也甘心，這才是犧牲，這才能超越。何願
不是冬天坐在理想，夏天乘着涼風，伸手即得的
；而是揮着劍出一切的犧牲心，掀起了大無畏的

精神，向着光明，努力地幹去！塵粒不留在地下
，雲生生長，不能有結百個子的希望；陶土不
在大器中磨過，不能成瓷器；鐵錐不在高度的電
理中，說不成金鑽石，我們要如一個錐，敲得聲
，窮得竭；我們要如一個球，踢得響，踢得高，
，踢得遠，不怕寒冷；勁草也立，對抗雄風，不
怕艱難，不避苦楚，只要為了人民的福利，「磨
」地磨開，「粉身碎骨，死而後已」！這
就是取法於原子的自身分裂，這算是完成了小我
的轉機！

四、要取法於原子的放射，看

透一切事故。

「事有本末，物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我們向放射，要放射到千萬事物的幾微處
，我們取法於原子的放射，才可知所先後，原子
機件所以產生數百種放射性的同位素，這種放射
性同位素可作探測原子，它進了進去，以後很容
易分辨出來，利用這種新的精密研究工具，可以
跟蹤觀察元素經過人體動物植物內部的變化情
形，譬如指掌，我們不要取法於原子的放射，要了
解人體，要徹底瞭解，不要如那官被其多疑。在
富貴雲中，只有嘴皮上問一句「什麼道理？」
就寫成了明哲大帥嗎？這種明辨的工夫，且不
可馬虎的過去，「人人有路到長安，且道平一
直看」（王福明）一直看就是到有歪曲事物，要
認清。不要隨波逐流地馬馬虎虎一輩子。這觀的
人要自創潮流，要只當常人的尾巴，怎麼該站在時
代的尖端。不要受風頭，他人出風頭，也不要

存在哲學

陳 哲 敏

當代哲學的觀念論，我們可以說是新觀念論或者更好點說：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都是德國十八世紀前期的觀念論的復興，那末最近幾年最流行的存在哲學，我們也可以說它是新黑格爾主義。但在哲學發展的路上迴轉，不止黑格爾一人，而且也不似新康德，新黑格爾主義一般，只取康德或黑格爾主義的一方面，雖然極重要的方面，雖然加以極深劇激烈的批評，但大都固執於註定的性質，滯留在康德主義和黑格爾主義的圈子內。存在哲學不然，他所以稱為新黑格爾主義，是因為黑格爾的精神，滲透了各個存在哲學家底思想；而黑格爾主義，也是黑格爾黑格爾主義家，用以實地討論和解釋存在的中心和標準。

黑格爾 (Soren Kierkegaard) 底著作，名為丹麥文字，現在出的不多。歐洲得以翻譯這內容豐富，變化奇特的作家，全拜德文的譯本。因為歐洲知識界，很少人認得丹麥文字。意大利在幾年以前，一位青年學者倫巴底 (Lombardi) 對於這位哲哲，特地寫了一本研究的書，書後附有目錄，可以窺見這位哲哲獨有的態度。這部書現在還未失去他底價值。一九三八年以前，在法國出了一部研究黑格爾的基本著作，名為黑格爾研究 (Kierkegaardism)。其中除了黑格爾以外，還有幾篇研究存在哲學最有名的如加斯伯 (Jaspers)，海列格 (Heidegger)，可以說這是研究本問題最好的文獻。「黑格爾研究」的作者，華爾 (Jean Wahl) 教授，也是歐洲最傑出的第一流教授之一。大戰以後討論和研究存在哲學的著作，更是如雨後春筍，蓬勃已極。

黑格爾短短的一生，幾句話便可以道盡。他只活了四十二歲，死於一八五五年。他潛心研究，放棄婚約，與明斯德 (Munster) 主教破裂而反抗正統的教會等等，與其說是他一生的歷史，不如說是他生活的各種階段。他底心靈，常感到苦悶不安。他自己所分的三個階段，即苦悶的階段，道德的階段，宗教的階段，也即是代表他精神的三個階段。他底著作，大部

份是用匿名公佈的。而所用的筆名，也正是表示他那種苦悶不安的人格，而至於矛盾失望。

在黑格爾思想中，早已有了存在哲學的理論。或者更好不說哲學，只說他有了存在的概念，與抽象的概念對立。因為他底思想與我們普通流行的哲學的概念，完全不同。黑格爾無視黑格爾的人格，因為黑格爾底生活於他底思想，而不把思想作成一些抽象的「式子」。「存在」，是生活，是慾望，是行動，而不是認識。存在，是個體的存在，是選擇，是決斷，是熱誠。選擇是自決，把握自己的存在，把必然性，即這家之所謂不得已當作自由而行動。存在完全是主體的，是我，是我個人的，深切的，與任何底存在不能相似。所以是世界上最獨有的。所謂獨有的，並不是個人的存在，比其他的存在，比其他的存在偉大，而是說，在此時此地，其存在在於個體的我，與在我心深處，在我主體內的無限的主體（神）之間，有一個個人唯一的關係存在着。我底存在，根本即是時間性。我常不現有，我只是將有。我只是向將來的一個變化。對於這個將來，是沒有一定把握的，所以要冒險，自己決斷，而在每一個決斷的行為中，都應發出個體心，受着其它可能性的威脅。所以我常生活於苦悶之中，在苦悶之中，我才能够感覺立存在主面前。

單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很容易否認黑格爾不是一位哲學思想家，他本人也因為攻擊黑格爾哲學的關係，而否認任何形式的哲學。不過我們說黑格爾哲學，也是一種哲學，也並沒有什麼矛盾的地方。思考存在，研究人之環境 (Situation)，描寫人之現狀，也未嘗不可以與觀念推論，同樣稱為哲學的。雖然黑格爾抑了科學的思考，把矛盾的部份特別深刻化，另用一種藝術，使它特別生動，但也未嘗不是警覺哲學家思考，特別注意於本有而最近的主體，即其環境中的人。

上面這一段看法，可以施之於普通從不應有哲學觀念的作家們：因為

從他們的看法，從他們生活的方式以及怎樣公開人類經驗等的方式，也可以發生出一種哲學，例如萊斯萊也夫斯基 (Dostoevski)，他是在哲學最奇特而最深刻的；伯弟亞也夫 (Berdiaev) 稱他是「俄國最大的形而上學家」。自然，這所謂形而上學，不是傳統所訂形而上學，伯弟亞也夫萊斯萊也夫斯基，並不是俄國人的原故；因為「存在哲學」是哲學家與德國所獨有的運動，是根據於萊斯萊也夫斯基，想在他底思想中，獲得那吉俄學說的證明。

另外還有個極端反對哲學的哲學家尼采，他有單獨的方式，思考人底存在，他也是存在哲學的先驅，尤其是加斯伯底存在哲學的先驅。在存在哲學家著作和談話中，常提到聖奧斯定 (St. Augustine) 已斯加 (Pascal) 及其他思想家底地位，並以他們這種非哲學的思想而為哲學大思想家，這並不覺得奇怪；因為直接冥想我們底生活，正是這些大哲學家所遺教。並且還可以說，有一種哲學傳統，不由觀念出發，只注意地，苦悶地，直接透我們不得不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我們底存在，感到憂心困苦悶，也正足以表示我們需要超越性，而我們不是或者不能達到他。

單上述的意義，思考的人，直接問自己，感到「我自己成了自己絕大的問題」(這是聖奧斯定底名言)的時候，那末人類無限豐富的經驗，都會匯聚到我們的哲學思考上來，因為人自己他存在以來，便在藝術上，詩歌等等上，不斷地追問自己，常不斷地描寫，謳歌存在而面而前的人，決定而活生生的人。藝術的全部，都是經過內心的一種苦悶，來表示人對於自己全部的承認，自己追問自己，思考自己。影刻家，繪畫家，對於每個像所所有着潮湧一般的情的表示，或者每個像對於自己存在的意義的表示，都是存在哲學的一種前奏或準備和貢獻。

人對於自己的虛無及天主的無限，所有的宗教經驗，可以認為是存在哲學的中心。那吉俄不只是以宗教經驗為出發點，他以為他全部哲學的思考，都是這宗教經驗的說明；即是說，哲學的內容，或者存在的内容與意義，是宗教經驗中所感到的苦悶，需要，缺乏，緊張，失望等等的意思。海列格 (Heidegger) 則設法與任何的宗教經驗脫離，而加斯伯，多數哲學認為他是可以代表那吉俄的正統思想，仍然以哲學是一宗信仰。加斯伯雖然

如那吉俄一般，政學有社會性有組織的基督教會，但他依然主張人類自己思考自己的哲學，是脫離不了宗教性質的。反之，還有勞的一種運動，便是巴爾特 (Barth) 激的運動，完全斷絕那吉俄的途徑，並且將哲學的宗教性，推而至於其極，成了一种神學，不但無理性，而且反理性，成爲智理的，或爲思考自己存在的矛盾。法國方面，本來與德國是不相謀，但以後大家承認與加斯伯的存在哲學，有一致的傾向與全國同樣的與那爾是屬於法國天主教會的，正如伯弟亞也夫 (Berdiaev) 流亡於法國的俄國人，屬於俄國東正教會。

現代的存在哲學家，從時間上說，是以法國的馬塞爾最早。他以形上學日記 (Journal Metaphysique) 雖然在一九二七年才公佈，即海列格公布他有與時間 (Zeit und Zeit) 前的一年，但此日記的前半，實在發刊於第一次大戰前夕 (一九一四年，由一月至五月)。後半，言詞雖有異不同，但仍為前半的補充，概括以簡易的思想和直接流露的觀念，相於一九一五年九月，終於一九二三年五月。

馬塞爾為數學家所批評家。他底哲學與他底戲劇形成了一體：戲劇所表演的，便是他哲學所研究的；這便是心靈的戲劇。馬塞爾最注重他的研究，來發揮他底思想，用想像的人物，表露他們心中的狀態，用他們的話，來說明他們對於存在的憂悶。馬塞爾說：「初見他的人，不會知道他精神生活的緊張，但如果有問題使他發生興趣時，他便如若斷河，獨到之處，爲少數人所瞭解。在他的著作中也一樣。」

形上日記下半，作激烈攻擊客觀性。普通以觀念為真理，超出當時常日活生的人格以外，而有普通與客觀的價值，馬塞爾則以擊破這種抽象的真理，極力主張實際上具體所感到的所覺到的存在。馬塞爾表示他形上日記第二年的立場，說他主要的目標是「取掉某種真理之其自體與真理的那種超越價值，而把觀念論自體能去掉的存存在所有形上實質(特質)，恢復轉來。」所以使他不遺餘力，攻擊觀念論，是觀念論為抽象的。客觀性與存在，中間的區別很大；重要性不在於客觀性，而在於有存，準確的說來，存在是不能概念的，或者不能被認識的；只能像一種境況一般，

探知與認知而已。並且「存在」這個名辭，表示得也很不完全。它與黑和
應詩表示的，是一種氛圍 (Gehira) 或者更切當一點說，表示證悟的一種新
術 (Zidan) 所謂證悟，並不是附著於實在，而對於精神，認為確實不
能超越或者不容超越的東西。一顯然，這句話是極難理解的。但意義確極
顯明一定：「在的本身給我們顯示一有」，因為存在，本質即為對「有
」的關係。

馬塞爾寫他形上日記時，並不認識那古俄，也不認識那古俄派的德國
神學家，但華爾 (Jean Wahl) 認為他之所以不約而同，是因為他們都
受了胡林哲學影響的原因。但是華爾也加了一種限制，認為與其說是因為
這種影響的關係，不如說是某些極深的思潮，形成了他們這共同的觀點。
我們從馬塞爾的形上日記與海列格的有與時間共同的後幕，不注意他們的
某些特點，只看他們兩個學說所有的意義，也可以看出，由近代意識幾
個深淵的思潮，在不同的地方，發動了這新的存在哲學。

海列格 (Heidegger) 我們可以說是現在大哲學界最年青的一位，現
在不過才五十幾歲，短小精幹，致力於思想和寫作的事業。甘願處於小地
方。柏林大學聘他為教授，辭不就任；後由世界知名的德國大哲學家哈特
曼 (Hartmann) 代任。海列格，公佈的著作并不見多，并且談過他書的人
都知道，艱澀難懂。他於一九二七公布有與時間 (Sein und Zeit)；一九
二九年七月廿四日繼承他先師胡塞爾 (Husserl) 講席，發表代他助理發
演講「什麼是形上學」，一九三一年胡塞爾紀念文集的 Von Wesen des
Grundens；一九三四年公布康德與形上學一書等。……其思想家都在講談
着他，「有與時間」的第二部，但是到現在還沒有聽見消息。海列格絕對
否認他變更了他的思想。不過他承認他現在較之三十年以前，看得清楚得
多。所以把第一部修改過，使它與第二部都接一貫。同時他對柏拉圖
和亞里士多德原文許多的解釋，是有力而特殊的，引起了不少的爭論，自
成了一個派。

在哲學史上，有不少的專門哲學家，海列格可算是專門的了，海列格
的學院，根本就與一般不同，更加之他的弟子從不作譯述工作，使一般的
讀者能了解海列格哲學問題發生的原因，和他的意義，他們只說，「這

海列格哲學圈子以外，才談了解他哲學的理由和意義。

海列格哲學具有重大的意義。有些問題，來自那古俄。那古俄曾特別
提出個人存在的本質，與群衆生活的無名性或非本質性相對立，因為在群
衆中，人人相同；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的想法。非思考。馬塞爾特
別從長地討論過兩個互相對立的態度。一個是漠不關心的。他。另一個
是關心而「接對話的一休」，海列格很長很細地分析了人為什麼在那
一般人所想的後面，喜歡一個所喜歡的，逃避每人自己應認下的決斷歸避
一個人的責任，只滿足於大眾，每大的可能性，放棄自己本人所獨有的可
能性；因為自己的可能性，需要拿出勇敢來，集中精神，下一個人自己的
的決斷。在這種「名氏的狀態中，每個人都像是路人一般，個個都沒有區
別。因為都是大眾一羣，思想情感都是無名氏的。如果我們要打破這種的
境界，只有因着我們存在不可分離的痛苦，傍徨，苦悶，把我們看做是
最微；忘乎其形的無名氏的生活的變遷主義中解放出來，因着憐心，他
醒，苦悶，給我們顯示我們個人的生活，顯示我們個人的人格，本質的人
格，真實獨有的可能性，這種個人人格，獨有的可能性，則需要決斷和選
擇。

海列格自己說苦悶的問題，也是淵源於那古俄，但海列格則與他在
在獨有的發揮。人類雖然常感到苦悶的壓迫，但它呈現於意識的時間，并
不多，正如雷式一般的過去。所謂苦悶，并不是通常的不安與彷徨，反
之，不安與彷徨的人，比任何人都少感到苦悶。這可以說，匆忙，倉皇，
不安定，也是逃避苦悶的另一種方法。人注意一件事物，才能感到苦悶，
尤其對負有義務，下決心，向前，向後的人，更能感到苦悶。苦悶本身是
極穩定不變的，它給我們顯示人類存在虛無的底蘊。我們所虛無，但是
我們底有限性，與我們的虛無不能分離的，便是虛無的虛無。在世界上，我
們感覺好似被推在裡面，我們感覺得孤獨，一任我們自己決定自己選擇，
從此由虛無中，開始我們的存在。

有了苦悶與虛無的問題，那末死的問題自然就有連帶關係，而且是內
在於虛無苦悶的問題。人一想到死，便馬上感到了他的個性。因為死是每
一個人的死。死是存在的絕對不可能的一種可能性，我的一生，當說不

了死，死亡便是我有限性（無）的決定。苦悶，罪惡的意識，死亡的思想，使我存在，使我從經驗的長，找出來，指向着「有」。海列格羅生於天主教，雖然研究了中世紀的大哲學家，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等，但他所說的超越，並非神學——天主。對於人的分析，「無」不帶宗教色彩。他所謂的超越，是指人都歸自己經驗的「有」。所以那古俄那種單獨的立在天主前面，談談業業的宗教意義，到了海列格，便完全毫無宗教意義地分析人的苦悶。人的生命是時期的有限性，便感覺在虛無的空中。

加新伯與海列格完全不同。身材更長，生長於哥反政的家庭。為有名的精神病學者，在一九一三年，他剛三十歲的時候，便公布了他的病態心理學理論。第一次大戰結束（他不曾參加戰事，因為心臟太弱），公布了他的「宇宙觀的心理學」，顯示了他哲學的天才。這本書公布於一九一九年，其中已經放射出加新伯哲學的幾個基本觀念，因為他的精神，觀察得很快，有著在一九三二年出版了他的哲學一書，以至千餘頁，為我們近代哲學的巨著。哲學一書分作三部。第一部為宇宙的論，第二部為存在的發揮，第三部為形上學。準加新伯的意義，這三個名辭，足以表示「有」；第一為整體，第二為特殊，第三為「一」。這「有」的整體，即為宇宙；我們的特性，便是存在；一便是「超越」。所以哲學也就分為三部。哲學一書，是加新伯的基本著作，他一九三五年在哥蘭哥丁根大學五次講解，搜集成冊的，名為「理性與存在」。我們對於加新伯的哲學，只能作簡短的介绍。加新伯的問題，一部份也是來自那古俄。加新伯的結論即只有追求一絕對的有，達到超越，才能獲得滿足，也較海列格的結論更近於那古俄。

第一，在我們能認識的東西與我地能認識深遠生活的東西，中間有一個極明白的區別。宇宙，我們的知識可以肯定它，它存在（存在），我們能夠在它的絕對或「絕對」格式中，了解它。但存在不能變為客觀的。知識的思想不能認識它而肯定它有；而應該說它「無有」。然而存在是我內心過程中有絕對把握的實在，因為這內心的過程，我自己現明我自己，我自己形成我自己。這個內心的過程，即是哲學，或者說：思考即是現明自己的過程；換言之：我了解我自己為存在的可能性。

「重複」為加新伯狀態學說出發點，也明明出自那古俄。我們

再來看它的意義。那古俄說過，條件不是新造的，而是找得的，每個人接受這種條件，便成了自己本人。既接受這種條件，那末便得選擇，卻把以前是必然的東西，化為自由的。既接受這種條件，那末便得選擇，卻把自由化為必然的。由命，當作自己的選擇，接受已經成真的命運。加新伯特別明長地分析。我們不能逃避的基本狀態。這些狀態限制我們，要我們不失去我們自己，要我們成為我們自己，我們應該接受他們，負責起來，選擇它們。所以難以接受痛苦，無難我們便接受痛苦，接受它們，因為這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而非受之外來的痛苦。死亡的苦悶，加新伯認為是一種罪惡，怕我們還未曾達到真正的存在以前，便先墮了我們，如果實現了我們的存在，那我們便可以安心地死去；生命完成了，便毫無遺憾地接受死亡。

在加新伯看來，誤想我，接受狀態，喜歡我的命運，（奧天知命）對於我的行為根本負責，責任是存在。在我的選擇行為中，我是一個有精神的，我是我自己。但是，我眼到我是罪惡，意思即是說：我存在，便不能不犯法而重犯限制我的罪惡。罪惡是存在在本質，存在即是罪惡。換句話說，人格，個性，非變作自己以後，不能有人格的存在；這決定人格，接受條件，自願作如此的人格，便是罪惡，錯誤，這是德國存在哲學者共有的觀念，也是存在哲學得於德國浪漫哲學的最主要的遺產。這種觀念，我們或許不大容易接受的，不過中國哲學中，如道家及宋代理學之流，則不少有如此的觀念，有善必有惡，有真必有偽，有生必有死，有幸福必有痛苦，成功必領冒險，因為人類的基本，自身即帶有一種虛弱和病態的成份。再簡單言之，有正必有負，有善必有惡。我們現在的哲學，一大部份不滿意思想，都是起來攻擊這種罪惡的觀念。但是，如果我們在哲學思想打破理性思想辯證法之矛盾，反而重新又問存在此處，必然罪惡和必然失敗，這辯證法，要在我們的「要」方面，只在這虛弱之中，才找著大的一有嗎？找着絕對，找着超越，則這辯證法的矛盾，不是重新轉來使他人轉嗎？

加新伯說，我們選擇創造引為自由，必然應當失敗。我既自由，如果不意識，必不能實現；如果我接受這樣的失敗了，我的必然性，那末便前滅了我的幻境，而與超越，一，相合，一，完全是我的存在以外的，只有失去我的存在，去獲得它，但與存在的關係是本質的，存在是因超越而有基礎而能認識。

看來，加新伯對於生具體的人格，特別注重，他它直接承認自己

論政仁的子孟

繁世季

孟子的性善論，道德論，君子論都是依歸於政治的。性善論是他仁政論的心理基礎。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國君有推行仁政的才能，人民有接受仁政的願望。「人皆可以為堯舜」，這種可能性，君子還可以自覺，求其實現，而一般人則無法，君子是自覺知有此可能而實現之，眾人則不自覺，更談不到實現了。故欲民衆普遍道德化，非有在上者的提倡，以教化之不可。可知欲使民衆道德化，是需政治力量推行勸導。換句話說，欲使民衆皆能孝悌忠信，必須以推行仁政為前提。仁政的最後實施目標，即在引導人民走向孝悌之路。君子是推行仁政的領導者和中心人物。孟子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即自居是推行仁政的專家。君子是熱切希望實行仁政的，因此此方能實現「兼善」的志願，而成「兼王」之業。茲述孟子對於仁政的見解如次：

第一節 仁政的意義

「仁政」一詞是孟子政治的專用語。這一詞如何解釋？我們可從兩方面來研究：一是從施政者方面——國君——來講；一是從受治者方面——人民方面——來講。從國君方面講，仁政是愛民的政治；從人民方面講，仁政是民欲的政治。孟子是性善論者，以為人皆有「惻隱之心」。仁是由「惻隱之心」發展出來的。「仁是「愛人」，國君亦是人，同具「惻隱之心」，同能「愛人」的。國君能以「愛人」之心，行愛民之政，即是「仁政」。他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章上）

仁是由「有所不忍，推之於其所忍。」如不忍民之飢寒，則減輕稅斂，實業井田，使民衣食足，而安於「即忍於」民之

，不循一般落葉飄式的範疇而思考，好似重新又把德國十八世紀的浪漫哲學家精論，搬了出來；人格的幻滅，只看見失去自己的人格，才能找著天主。加斯伯所引聖經中的一些句子，如：「用以前的人必需否認自己的人格，以獲得天主，安全是出於曲解，這是應當注意的。但聖經上所說的是指要獲得天主，創造新的精神的人格，是以否定自我的意思，而決非非神人格的幻滅；否定商人而創造出來的新人，是永生不死的；為獲得天主，而非特無所幻滅，而且永生不滅不能幻滅的，所以極力主張人格的存在哲學，而同時又主張必然失敗，必然幻滅，讓我們務操而不知所從。我們自問：存在哲學豈不能採取另一種基礎嗎？我們再下一段。

馬塞爾在他的形學中，把哲學的問題，意識完全不同。馬塞爾企圖把加斯伯的哲學，作了很長的批判，發覺他們互相關聯的點，可是在基本問題上，他們的傾向就不同了。馬塞爾在一九三八年所寫的演講說：「不是有人相信嗎？思想集中於有的統一，集中於超越，則愈覺愈集中於差別，則愈覺愈不關重要而愈疏嗎？然後反的方面，不是思想愈集中於差別，則物如愈成爲一種假想，或一種抽象的原則而具實在不相合嗎？我即不然，我相信我能正確地說，我常返到這種矛盾的辯證。我們底出發點是：相信我能先天地打破這樣的矛盾。我似乎能證明我的這種見解以前，早已先天地承認了，我意識到即前本身，我們愈能領知物如的大道」。馬塞爾最反對超絕具體物差別的態度，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形學日記上，便發到了一個極特色最值得注意的一種學說，以我的身體，為我與宇宙間的聯繫，我不能思想我，生而為人，也即是我或人類在世界以內，分受於有的狀態。

馬塞爾關於死的問題，態度完全不同。他以為死的問題是為著要而實在地產生，與受的問題或秘密，是不能離開的。假如我目空一切，正因為我目空一切，雖然我可以超脫死亡。非個死亡，好似無夢的以脫而反之，如果有對象，有你浮現出來，事情就大不同了。只有不怕涅槃（因為死亡即是涅槃），才能真確地肯定自說。

這是存在哲學主要的幾個代表和他們哲學大體的內容。隨著大體而生底意識和現年願或需要得發展，更加深了存在哲學的意義，而面大了它底運動。現在的思想界，無不討論存在哲學；藝術、詩歌、文學，莫不滲透了存在哲學。存在是離不了人之本體，它便是永久而不可分離的問題。全部哲學，也就是存在的哲學。

德威，即是仁政。『有所不忍是行仁的第一步；故「不忍人之政」是行仁政的第一步。因當時諸侯，皆行害民之政。若有諸侯能不「嗜殺」，不害民，使民能奉種秋收，生活安寧，即是實施仁政的初步。孟子會齊稷裏王說：

「今天天下之人殺，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梁惠王章上）

可知孟子所說的仁政即是止殺的政治。諸侯先以「不忍人之心」止殺，然後可循序實施愛人的政策，而行仁政了。

孟子以為當時諸侯，雖皆「嗜殺」，但皆有「憫隱之心」的，不過他們不知將此心用之於民而已。他們是將此心用於禽獸的，故皆「處有肥馬」最明顯的事，如齊宣王不忍牛斃解，以羊代替它死。孟子以為這是「仁術」實此正是行仁的法術。因人是由「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的。宣王不忍牛死，以羊代之（忍於羊之死），正是實行「仁術」。孟子把握此點，力勸宣王將愛物之心，轉移於愛民，「用恩」於下民。他和宣王辨別「不能」與「不為」，以為立王不愛民是「不為」而非「不能」。他說：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用，為不用力焉，與習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梁惠王章上）

因此，力勸宣王將愛己父母妻子之心，「推恩」於民。他說：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同上）

能將愛物之心，轉移於愛民；將愛己父母妻子之心，「推恩」於民，即是「保民而王」，「發政施仁」（梁惠王章上）朱注：「保，愛護也。」言愛護人民而行王政。「發政施仁」是倒裝句，其義是施用仁心以發動政治。能「保民而王」，「發政施仁」，即是行仁政。故曰：仁政是愛民的政

治。至於仁政與王政的關係，說是下文的第二節。

諸侯能推行仁政，其先決條件當高度自覺心，而知「用」於民，是其職責。孟子和梁惠王說：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人且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乎獸而食人，惡在為民父母也？」（梁惠王章上）

諸侯有愛民自覺心，以為已當愛民，然後方能推行仁政。故「人」之心推行仁政的原動力。諸侯自此，我們又可說仁政是國君自覺的愛民政治。

對民而言，諸侯能推行仁政，則人民所「欲」，「悅」，所歡迎，所喜悅的。因仁政的興廢，是以民之「欲」，「惡」為原則：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圜。」（離婁章上）

仁政是民所「欲」。孟子和齊宣王說：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殖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去之。」（梁惠王章上）

仁政為民所「欲」，即是為民所「悅」：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歸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擾；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歸藏於其市矣。關，梁而不征，法而不擾；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歸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以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歸耕於其野矣。廩，無天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歸為之氓矣。」（公孫丑章下）

「欲」，「悅」同義，是顯欲喜悅之意。

仁政是民所「欲」，「悅」；故孟子以為當時若有諸侯能推行仁政，必得事半功倍之效：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也然。」（公孫丑章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東并載曹而不取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

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管子》）

反觀當時諸侯，則各自爲政，互相侵伐，都犯了葵丘盟約的五禁。孟子嘆惜感憤道：

「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同上）

而當時諸侯所以爲惡多端，「嗜殺」，斂財，都由時大夫所使然。他們都未能盡輔佐之責，引「君以當道，志於仁」，他們是助紂爲虐，遂長君之惡。孟子說：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管子》）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朱注）他們逢長君惡的事，主要有兩端：「求富」和「強」戰。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圖）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嚮）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管子》）

因此，對於當時一班政客下一種評道：

「吾載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圖）草萊任土地者次之。」（《管子》）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圖）闡聖也。任土也，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魏地，商鞅開阡陌之類也。」（朱注）孟子這是反對當時軍家，縱橫家，經濟家，和法家的，他們所以反對他們，是以爲他們所做之事，是爲君着想，是「富桀」，「輔桀」，而非爲民。故結果造成殺人世界，釀成政治。當時的諸侯是：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管子》）

當時諸侯所實行的政策如此，而幾舜三王周公的政績，如彼。故孟子對於後者的政績，甚爲留戀嚮往。他所以周遊各國，即爲將王政流入當時諸侯腦筋中，使他們知道王政對於當時的需要，而能以修德身，行愛民的政治，改革土地，振興教育，使本國的人民都能安居樂業，行孝弟之道。

然後征伐虐民的諸侯，統一天下。使天下的人民皆能享王政的幸福，能「同樂」，「同善」。這便是孟子談仁政的志願了。他對齊國憤恨很大，希望很深。齊國是個具行政的條件；土地大，人民衆，齊宣王又有爲善之心。故孟子去齊後，和高子說：

「夫士士雖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以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予三宿而出，於予心猶以爲遠。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夫出言，而王不予道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登舍玉車。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公孫丑》）

「天下之民舉安」，是孟子周遊的懷抱，亦是孟子談仁政的最後目的。仁便是他論政治以踐五霸，而兼與管仲，晏子相比的緣故了。

讀第十五面下

自從，因爲風潮像湧一般不久即退。一般人不知出路，只好驚奇，很是危險。我們要大膽着眼，立定脚步，向着真理的平坦大道直進。原子彈轟炸了我們，科學的文明，是人類的滅亡；精神的文明，才是本根。科學的宗教才是精神的寄托，打倒宗教的口號下，提不到精神的建設，你其共同解放區一掃而空，馬上看到這道真理的藍圖，我們取法於原子的放射，要詳觀，且要處處考慮着「超性觀」向這道真理飛躍！

青年們！我們是原子時代的青年，打起了我們原子的精神！我們的肩目清醒，目標堅定，不冒險，不怕險，百折不回地向前苦幹。「吃」，「穿」，「長」，「智」，自古英雄，皆從磨難中出來。「會國語」，「苦心志」，「勞筋骨」，「體膚」，「容」，「行」，「勤」，「心」，「忍」，「性」，「益」，「深」，「必」，「積」，「道」。「不」，「是」，「時」，「間」，「怕」，「時」，「暗」，「淡」，「只」，「怕」，「我」，「們」，「是」，「年」，「富」，「力」，「此」，「的」，「青」，「年」，「共」，「來」！「幹」，「下」，「的」，「排」，「住」，「現」，「時」，「認」，「清」，「實」，「地」！「我」，「敢」，「保」，「証」，「咱」，「們」，「的」，「成」，「功」！

雷鳴遠老人

抗戰記 (續)

曉星

廿三、生活在流動裡

雷神父與師長既然都走了，救護隊自然是應當屬於三十四旅的，因為三十五旅，前邊我們說過，他們在鴨李之戰時，跑到了陝西，據說在渡河的時候，十八集團軍正防守黃河彼岸，他們不讓自己的部隊走過，就是讓，也必需是全部渡河後，才可以通過的。三十五旅的旅長，當時是朱淮，也是一位副師長的名將，不讓過也真成，說說更是不可以。他爲了解決渡河的困難，斷釘截鐵的就把機槍大砲架起來，救護也得過，不救護也得過，河就這樣強渡了，渡了之後，師長給他們在電話裏取得了聯絡，要他們來催師長補，等補好了之後，再回軍回防。三十五旅當時正在整補，救護隊跟他們過河的不過只是一場，那末這下餘的隊員，自然是屬三十四旅無疑了。

卅四旅旅長寸性奇是很喜歡這批救護隊員的，尤其是喜歡兄弟們，就是在他最後困逃中條山中，突圍不得，連一個旁人也沒有跟着他的時候，也有兩位兄弟保護他，他對兄弟們很喜歡的說：以後有甚麼事情，儘管來找我，一切沒問題，現在你們就直接朝我的忙吧，師長來了，你們再歸師長。

十二月十五那天，雷神父與師長走了不過兩天的工夫，命令下來，要十二師出發，旅長接

得了命令立刻通知救護隊，要他們帶著五日糧，因爲這幾日內，需要長距離行軍，行軍時是不發糧的。

軍出發了，夜裏由安澤經過，再往下全堆一帶，最後到了郭道。想生命本是要向平遙開，對太谷祁縣一帶的日寇避讓，然而行軍到了郭道，又臨時改變方針，在郭道一帶駐守。

在郭道一共住了十五天，正趕上過聖誕節，救護隊爲了廣大慶祝，就組織了劇團唱戲，當時在郭道附近有些地附屬管軍的決死隊，後來歸併到八路軍裏去，他們與三軍很友善，尤其與救護隊更親熱。這次的唱戲是由救護隊發起，戲班則是由政治場團決死隊共同組成的。這次的唱戲很博得當地人們的同情與喝采，爲了點綴慶祝的熱鬧，並爲了加強人民抗戰報國的心理，救護隊將自己所得的一點錢買了一些紅綠色紙，寫了很多的標語，張貼在四外裏，政治場看見了，很贊成救護隊的愛國心火，便派過人來，和救護隊聯絡，要他以後可以到政治處去領宣傳紙，或標語之類的東西。

在郭道住了十五天以後，三軍又開往平遙，卅四旅的防地是王和鎮，距離祁縣不遠。當時敵人在攻佔太原之後，兵力需要整補，所以只是任在太谷與祁縣一帶屯守，國軍爲了防止敵的南侵

，就在前面住下了隊伍堵擊，並且也不時以游擊方式，擾亂敵寇。

王和鎮是個平遙的一個鎮店，一天一個鎮，很是熱鬧，救護隊和旅部一齊，一切都由旅部供給。救護隊住的是一個大廟，地方非常好，當時都是磚的，牆壁得超過救護隊到現在所到過的一切的地方。廟的面積很大，幾百個人住在裏面，都不顯擁擠。這裏的東西很賤，尤其是煤，價是一角錢一百斤，比前今天來，就有玩談我們那以置了。當時十八團與六十九團，都分別在各處打游擊，成績很好，因爲是游擊，是巧的，所以傷人的時候很少，只有一次傷了幾個人，救護隊出動過一次。在陰曆年後，救護隊又出了助年與，又爲了加強民衆抗日心理，所以又發動了演劇，雷德兄弟會扮裝過日本鬼子，他裝的很逼真，將日本玩了個八開，結果民衆們對日本都懷了一份輕視的心理。

在臘月三十早上，大寒正在準備過新年的時候，家家戶戶都在貼春聯：「一元夜始，大地回春」，等等吉利的句子，飛舞在每個人的眼裏，忽然救護隊駐成的廟前，拍然一聲槍響，大家承平已久，很久的工夫沒有聽見槍聲了，現在忽然槍聲響起，真有過人驚想，這是胡爲而來

大家都來看：啊！一個小孩子爬在地上，腦子後邊沾着鮮紅的血，和着染紅了的血漿，已經不能言語了，只是兩條小腿登着，是誰呢？仔細一看原是常來此地玩耍的小孩子，過去他常常來這裡，與救護隊與兄弟們差不多都很熟識，他怎麼被打傷了呢？他的傷是怎樣的？打在那裡了呢？

據作飯的希隆兄弟說：這天，天一清早，他就從廟後門，來到了廚房裡，在廚房裡弄東西的開了一大會，希隆兄弟爲了清靜些，同時也爲了工作更迅速，更便當，就給了他一個臉面又給了他一些點心；陣伴喘帶喘氣的說：走吧，不要再來麻煩我了，那個孩子取過了東西，一邊吃一邊向外就走了前門，走出了從此不會再走的前門，到了前門，崗位正由陳宗信與陳福交換，那小孩子與他們二人最熟，常愛逗着玩，這次小孩子正向外走着，他向他們說：我是連長，請給我敬禮。崗兵的一位說：敬禮，嘩，瞧非用鎗打死你不可，說了就抄起槍來，板機一動，小孩子也不管三七廿一的撒腿就跑……

拍的聲音，就由鎗筒中，在二人大驚失色下，鑽了出來，他們想這裡是沒有子彈的，誰知道響的聲音打出了鎗聲，小孩子嚇整就倒下了，看他的傷正是由後腦打入從腦門打出，腦子被打流了，雖然還在痛苦的掙扎，不過死是一定了，只等時間而已！

大家出來了，兩個崗兵木呆呆的立着。大家問他們是怎麼回事？他們預料的說：我們正在交

換崗位時放在一邊，他來了，拿着槍玩，我們嚇唬他，他不想，還鬧，鎗倒了走了火！這在懂得這項的人，誰也知道是不可能的。

這個孩子，據說還是孩子，三股守着一個，小名叫七，他實在是他們的寶貝砵碼，他們很喜歡他，可是，他現在死了。

他死了，他的母親（撫養他的那女人）聽說了，很快的就跑了來，大聲的哭起來了，七兒七兒的叫個不停，然而人已僵了，冷了，靈魂已出了殼，叫破了喉嚨也聽不見了。淒涼的哭哭哭，哭了個不停，哭了個八開！他們相信是孩子自己玩火所致，他們只有歎息自己鎗毒，自己命中注定想子而已！

救護隊遇着這種兇惡，立刻就是報到旅部，旅部因爲對救護隊印像太好了，他們知道，自己玩火而後被鎗打入是不可能的事，按軍法此事的崗兵是應該槍斃的，可是人既死了，而且又是外人，誰會意於聽自己的呢？那自然是隱匿了事了，旅長說，要給死孩子家裡金錢，人家說：我們不缺錢，我們就缺兒，要錢沒兒又有什麼用呢？同樣我們也不要別人死，因爲人已死了，再死不是更多一口肉？旅長認爲台階容易下了，於是就氣壯的說：不發他們，也好，反正得打他們殘廢！

執刑當然是由救護隊了，這時的代理隊長是保羅兄弟，他自然是當然法官，他召集了全隊隊員，連同死孩子的家屬也都來了，令二陳隊在當院，大家圍了一個大圈，然後保羅兄弟使力而況

新的說：不許玩火，這是軍紀，不許讓他人玩火，也是自然的道理，現在陳宗信陳福，擅自令該兒童持鎗玩火，而過此不幸，推原其始，自是你們的罪咎，按照軍法，本應立處死刑，可是一再經死者兒童家屬請求免死，本隊長也念你們是無心初犯，暫免一死，不過軍紀如此，本隊長也不能完全寬容，現應槍責五百軍棍，打成殘廢，以嚴死者，以肅軍法。

打軍棍的人姓張，是一位老兵油子，打軍棍最拿手，專門會講軍棍影影的直響，而不響受責者痛疼，當然這是軍前早已出神好了，要他重舉輕落，而又暗令二陳伴作大哭求饒，以免死者家屬的猜忌並激起他們的同情心來，這樣可以很容易的就了解了這件案子。

打的工夫已經不小了，二位姓人喊叫救護隊的聲響也愈來愈大起來，這時死孩子的家屬也直向保羅兄弟求情，排長都附合着，爲他們說好話，最後到副官立起來說：這是我的過錯，是我教導無方，請隊長原諒他們一次……隊長保羅兄弟：機宜事一樣的二陳說：好，大家既都爲你們求情，姑且隨你們一次吧！案子就在這種情況之下結束了，可是沒有了兒子的家屬，回到家裏，還依然是沒有兒子，據說：有人在門前，更容易引起三家人的傷心來，他們哭了一連好幾天，大半年也沒有過好。

孩子的棺材是由救護隊購買的，化了很多錢，埋的時候，一家哭是很自然的現象，可是兒童的母位發母，却不止這一次哭，他常到廟門前而手哭，大年初一就哭了整整一天……哭的救護隊

有好多人害怕了，請看後面害怕的故事：

這一座大廟裏，在前面有一個小樓，夜裏崗兵都是站在上面守夜。從這個兒童死了以後，他們都有些害怕，到了晚上，崗兵在樓上站崗的時候，忽然聽見樓上面亂响起來。啊，什麼事，把崗兵嚇壞了。他會說：看外面，夜正深，看裏面，四壁森然，不知不覺的頭髮就直豎了起來，眼裏就彷彿看見了鬼怪！啊，好害怕。

這樓一來，誰也不敢在上面站崗了，不但不敢在樓上站崗，即便在平地也不敢站了，有胆大的，都不認可有什麼事發生，只是說是因為胆小所致。

又一夜正是我們前面說過的，在鳴李夜退時，說完了衣服披著軍靴跑的那位來站崗，不知怎的，在近處發生了一陣很響亮的叫聲，接着也有鴉叫的聲音，他心思是鬼來了，嚇得他魂不附體，豈止魂不附體而已矣，他的褲子裡竟洒了屎和尿，從此以後，說什麼他也不敢站崗了，這種屎尿直洩在褲子裡的事，到此算是第二次了，另一次大概是在新廟之戰吧，我們說過辭職上後方去的那位楊文生，在飛機轟炸的時候，他表演這種滑稽戲，此後該國隊員們有時和他們開玩笑，說到這事時，他們不是王領左右而言他便是說：那有的事，淨給人家造謠！

此後夜裡，常有很難聽的怪聲，怪聲怪氣的叫個不停，好多人都是鬼，有的人則說是那個死兒童的靈魂不散——常來這裡騷擾，就連該國隊，雖然不信這套——可是後來因為鬧的太兇了，大家也有些將信將疑的，惟有兄弟們却不相信

種種的說法，尤其是立福兄弟：他說：鬼——那兒來這來的鬼？我想那不過是狐狸叫或是其牠的野獸叫罷了，好多人不相信，就諷兄弟們世有不相信是狐狸叫的，最後他們打了賭，看看究竟是不是狐狸。

為証實這種假設，一天夜裡，立福兄弟與現已故去的和兄弟，不肯去睡，他們等候著，等候漸漸聽見叫聲了，愈來愈近了；好幾是——其聲震天野狗夜狂，漸漸地叫聲剛來，又叫過去，村裡的狗也嗥嗥著，和兄弟是一位打獵好手，他肯定的說：這的確是狐狸，叫牠也的確確是發強發出來的，此後才消滅了一切懷疑，而不再疑神疑鬼了！

軍隊在王和鐵住了一個長的時期，六八，六九兩國的影響和收過相當的效力，不過日寇的整補很快復地，他們的實力又充部起來，充沛起來之後，自然又要蠢動，不時是奉天鎮金剛兩政，就是平漢線上，日寇則是由奉天而向西南，破東陽關而西，意在回轉我軍在晉東南的實力，於是駐在那太的十二師便得到命令，趕往濟安去駐守，相機增援。

換防的隊伍是高桂滋的部隊，高桂滋是認識雷神父的，他很敬佩雷神父的為人，很想將他的救護隊帶到他那裡一部份，寸族長那裡捨得他這棵掌上珠呢，他當然不肯放，就是救護隊也因為雷神父的許可，不敢答應，高先生的計劃，就只得落了空！

行軍由王和又率那道再到汾縣，忽然又奉到命令，暫住平縣，並護隊去問增長原因，增長也

不曉得為什麼這樣！

軍隊住在汾縣，離天主堂更近了，救護隊員本來都是公教的教徒，不少是都頭若爾彌撒，辦告解，可是救護隊自從雷神父走後，就直沒有神父了，在郭道通處是沒有神父的，在王河鎮的時候，距離教堂有六十餘里，為了星期日作禮拜，還須來回一百二十里路，路上還經過幾一道山，救護隊員是不耐這種辛苦的，他們多是半夜裏開始就走，冒著風，冒著雨，冒著冷，冒著飢的前去，聽完了彌撒，就又開始返回來，這算是很辛苦了吧？不！救護隊員無也感不到辛苦，並且還都個個高興與競爭先後的參加，人人都以得過禮拜為大幸。

前面我們說：汾縣離家更近了，真的，這到絕不是一天可達的距離，怎麼辦？立福兄弟則以藉兄弟等商量的結果，決定要乘搭福軍的汽車，到錦安去請一位司鐸，請了萬安，見了苗主教（已死），向他要求准許一位司鐸到汾縣去，為教友們開工，做彌撒，解放救護隊員們的靈魂。主教說：

這路，太不好走。
有汽車可坐，立福兄弟答應：
那末誰願意去呢？
主教可以再派一位。
——後來再派吧！
——現在就派吧！
——那末你們說誰呢？
——就派雷神父去吧！
——「……」？

宗神父是天主教的左右手，他並沒有想到他們會要宗神父。主教看他的說着：宗神父不准進廟，其實宗神父正求之不得，他們提前早請好了，後來一再經過兄弟們的申說，主教終於答應，不過只是囑咐兄弟們早日換回宗神父就罷了。在乘汽車的時候，軍用汽車不願讓他坐，立珊兄弟說，他是大醫官，他們還是不要坐，立珊兄弟急了，他使力的說：讓坐也得坐，不讓坐也得坐！軍用汽車看見立珊兄弟他既是教護隊的軍官，害怕鬧出事來，不敢再說什麼，就讓宗神父坐上。

到了之後，教友們以為是雷神父回來了，大大歡迎，後來雖然知道是錯了，然而究竟是來了神父，教護隊員們都爭先恐後請雷神父。一天正是年關日，宗神父正在聽完告解之後，準備行祭，忽然接到命令，要馬上出發，立珊兄弟在這時，很覺爲難。宗神父說：

「不要緊，我有法，你們走你們的吧！」

教護隊隨軍向北走了一天多，經武鄉，到榆社，這一條道路非常險峻，不用說車不得駛，馬不得走，簡直是連一輛車也不開。在險途數十幾里路的地方，日本飛機又頻頻的來轟炸，百姓們死的很多，於是軍隊感到不能再走了，又轉折向南，再回武鄉，軍隊這樣的行軍，教護隊也是這樣的流動流動，流動到什麼時候呢？宗神父呢，他從教護隊開走了之後，本想回晉安（長治），但是現在自東陽關一帶西進的日寇，已經佔了晉安，他是不能回去了。不得已他便回到襄垣一帶傳教，等到日寇增

援後，將軍隊從晉安撤走以後，他才回了晉安，可是他已經是三四個月以後的事了，爲這件事立珊兄弟曾作着說：如果當主教見了他，一定無地自容的。可是他後來從未見到當主教，就是當主教想見他，他無任埋怨，除非是到了天際之上，可是到了天際，那裏還有埋怨的事呢？

廿四、閒話病裏事

雷神父回晉安來，就住在德師醫館休息，當雷神父不過一里多地，每天清早他總要到堂去聽彌撒，教護隊員們呢，則是每天早晨跑到堂去聽彌撒，又是一個，又不是一個，雷神父雖在病中，也是不肯少談的。

在這疫病時期，假師縣政府，以及許多機關，常常請他去演講，演講的題目：大多是抗戰建國與發動全面抗戰，再有則是報告抗戰前方的經過，鼓吹抗戰必勝的信心，以及人民該怎樣協助政府，完成抗戰；這樣一來，加強了當地人民的愛國熱忱不少。

他爲了要病，有時到黃河岸上去散步，他看岸上的土坵，還紅的土，愈來愈高的堆起來了，散落的乾草，還紅的土，伏在土坵上，西北風吹來，無力的動着，再下去發着草坵是一種的黃草，隔岸的金堤，也是天然的土坵，河灘雖然很直，可是黃河水身並不很寬大，尤其從堤頂上看，不過是一次帶水，水結凍了，一片茫茫的黃草，忽然使人迴想着北風風光。雷神父在這種環境下，憂風景的情緒，油然而生，思鄉的情

懷，也自然而然的發而莫之或止了，他徘徊着，他游視着，很多次不覺從心底發出了真情的吟咏：我愛風景，我更愛我的故鄉！故鄉是那裡呢？不用說便是喪失了的北國，更確切的說便是他的安國故鄉，這一段事：在淪陷期間的北平的登世報上曾刊載過。他說一位××師衛生連的老連長，在黃河兩岸徘徊，發出了我愛風景，我更愛故鄉的心緒，這位××師的老連長，不是雷鳴德司譯又是誰呢？

也是在這期間吧！他看廣闊高高的土坵，錯錯的山徑，水在兩岸高堤之間穿過了，在這裡他於是爲了行人的方便，在黃河兩岸的山坵上，在開溝了，弄清了各段的路子與各種的情況之後，就豎起了一些指路牌，字是由他親自寫的，由某某某若干里，某某某由何處等等。幾年之後，在由假師渡河的人，總會看見被風雨刷洗漸漸星芒點點的木牌，惟獨字還清楚的印在我們的眼裡，不知道現在兵荒馬亂，血戰黃河渡河的時候，它們是否還在。

在疫病期間，他一度又去慰問，大概是立珊兄弟們的避靜事宜，另外也有不少兄弟們，發了當時的野蠻與永久的聲。他這次赴熱河的時候，這是帶着若航向陽之弟兄弟，開芝兄弟現在已死去了四年多了。若航兄弟到了關就轉回前方，所以去陝西的事，是不大清楚的。在這次去陝的路上，坐的說是軍用車，原來在軍用車上是有許多難民坐的，同時車常有不三不四的軍人，冒充查察員來向難民們勒索。中國的民人們一向是怕軍人們的，所以當一杆他

們勤懇。這次，也有幾個軍人來敲詐，可是他聽了雷神父好幾次，不知道為什麼，莫非是怕他是外國人嗎？總不敢問他勒索，後來到了若航兄弟要他分手的時分，他就特別吩咐開芝兄弟給若航兄弟一些路費，這話大約是被一個兵聽見了，因為在雷神父他們乘車西進以後，若航兄弟改車北上，這時就出現了一個兵，原是與他在一車上的，問他說：

「你有票麼？」

「沒有！沒有！」

「沒有票怎樣乘車？」

「我們從洛陽來，就沒有買票，」

「那不成，必得有票！」

「我們是救護隊，一向是不用票的。」

「那位士兵，突地又變了口氣說：

「你有錢嗎？」

「若航兄弟很誠實，誠實得讓你想不到，他很坦白的說：

「有！」

「有多少？」

「我還不知道。」

「你給我看看。」

本來是用不著給他看的，可是若航兄弟並不作如是想，他立時掏出來遞過去，究竟是多少，他也不知道，那位士兵看了，就現給了他區區的一張鈔票，其餘的入了私囊，然後又向若航兄弟說：

「我也是教友。」

「教友怎麼還要我的錢？」

「……」他漲紅了臉。

「你是那裏人？」

「河南人，」

「若航兄弟沒有再理他，他也沒有問他，那

位河南人，隨後就偷偷的走了。教友？這樣的教

友不多吧！我跟他和王參議長是一流貨，對的

傢伙！……」

「不能不給他回？」

「他必不肯，我那想到他呢？並且他還要

不給他又有什麼辦法呢？況且作修士的必得有

什麼用呢？誰要就誰要吧！」

「……」

「雷神父要娶，他不會如此呢？」

「雷神父從熱望回來的時候，路上還發生了兩

段可記的事。一次車停在一個車站上，忽然外面

響起很厲害的警笛，打動了他的心弦，於是奔

到車門上來看看，究竟是什麼回事。他走出來，

看見車站上擁擠許多人都在圍着。什麼事？他自

問着自己。

「他發覺了，兩個人正在打架，覺得既利害，

打的又兇，衆人那是在圍着，忘掉了打架，

或者是因為怕吃眼前虧，不敢離開。雷神父畢竟

有興趣，他出其不意的高喊了一聲：「打倒帝國主

義！」

「打倒帝國主義，這聲不要緊，驚的大家都轉

移了目光，都呆住他們的注意力，那兩位正在打

架罵罵的人，聽見了這句打倒帝國主義的喊聲，

也驚的陡然止住了揮拳鬥嘴，睜大了眼，眼淚，

張張而合的呆呆的立着，忘掉了打架，於是架

不和就拉開了。

「再一件事就是在到了每個車站上，車停了的

時候，雷神父也有他的要國表示。

「車停在那個站上，那裡的叫賣聲都鬧翻了站

台，更加上什麼彼此的答問聲，什麼親友的惜別

聲，什麼彼此商量東西車馬的價格啦……不一而

足的是鬧個不了，雷神父這時怎樣呢？他靜靜的立

着嗎？他靜靜的聽着嗎？他呆呆的不顧一切嗎？

不！不！他也向買東西的叫喊嗎？不！不！個作

什麼呢？

「你猜！他的身子是矮小的，然而却是很雄壯

的，他到了車站，在大家急喘喘的正亂成了一

片的時候，他則或者向車裏探出他的半截身子

來，伸出他那有力的拳頭來，空中一舉，大喊一

聲：「打倒日本！」

「打倒日本這句喊得是這樣清脆而有力，我

們不必說他是衝破了雲霄，也不必說他是氣貫千

牛，可是他却是驚醒了車站的，每一位聽見的人

，則是一定的。不特暫時的你聽不見叫賣聲，

和聲聲，以及答問聲了，相反你聽到的却是：打

倒日本！打倒日本！打倒日本！打倒日本！打倒

日本！打倒日本！打倒日本！打倒日本！打倒日本！

總之他的口號，他的作風是有煽惑性的，大

家都不知不覺的跟着他呼喊，被他的熱情傳染，

被他的吸力吸引，被他的熱火煽動。打倒帝國主

義，抗戰救國，打倒日本的高熱，很快而普遍地

傳佈在每個人民的心裏；而燃燒開去。

這幾件小事，大致都是完成在他養病期內的

，至於確定時間，我們現在還沒有問出結果，不

過大致是出不了這三個月的。

然而這裏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雷神父的痛氣

是否消滅了？如果消滅，那末是在那裏消滅的？

有人說是在西安，有人說是在洛陽，也有人說

本就没有消滅，究竟那一個對呢？我們不知道，我

們也不好說，只有誰能清楚這事實呢？我們請他

們無論如何，要把這件事寫出來吧！這不但是我

們從容說，我想就是讀者們也都是拭目以

北平被圍前的三日記

曉星

十三日(元月)

幾天來林彪入關的消息，傳來的猶如又鑽了。然而我總不相信他們會因起北平來，雖然我是最不相信報紙的報道的：出乎資料的對於這次大戰，我固執地相信報紙的消息，認為即使林彪能圍北平，也絕不是最近幾天的事。曹三軍被解決的消息傳來了，我更不相信，因為他們的作戰能力是我所深知道的，根本就沒有聽說他們參戰，怎的就這樣快的被打了呢？

午飯剛用過，院前振起了一股噴霧：我走前去看看，原來是往清河鐵的運糧車，空車的回來了。我問他們緣故，他們說是：共軍的砲火，已打入清河大樓，八路道就進駐清河了。說話的時候，驚恐的面龐，神色匆匆。我非常懷疑，局勢是不會演變到這樣糟的吧！大家都是驚弓之鳥，聞風靡靡，便以為草木皆兵了；另一方面：清河鎮是十幾年來的精華所在，就這樣不惜的拋棄了嗎？不！那不成！我馬上決定了，要到清河鎮看一看究竟。

找好其他的兩位兄弟：漢卿和文博，並備好三部腳踏車，正準備要去的剎那，忽然傳了來：德勝門已經閉了。我想：還出去不呢？大家商議的結果是出西直門。

天已經四點多鐘了，我們跑到了西門。啊，瞧吧！行列排了有齊兩里地長，城門的圍警與憲兵，引滿着槍刺，戒備非常森嚴。由城外官道進來的裝滿裝着糧食的汽車，滿載着兵士的軍車，滿載着難民的大車，還有步行的兵士，徒跣的難民，軍隊；難民都帶着疲勞與恐怖。過吧，過吧！整齊地有一個個，暫時才輪到出城的人走了，大家擁擠得不堪，有的車子竟被擠壞了，有的脚也被踏破了，然而大家還是一動地向前出出！

城門出來了，我們決定選擇了通高碑山的大道，人跡是比較稀少的，只有有進城的人，出城進行如我們的人，幾乎是一個也見不到了，偶而有幾個軍車，裝載着部份的子彈，開駛到前方去。再則是會制新軍二零五師

，一隊隊地徒手開回來：是打了敗仗？是丟了武器？是？沒有！天知道，多，我們只管向前走。這時，砲聲响在西天，距離得很近很近，機槍聲也响成了一片。走走！天漸漸的黑了，濃濃的火光，隱約的飛行在天空裡，信號槍打得滿天響，奇怪，一架飛機都離不見在天空裡，那裡去了？我心裡極度懷疑，不停的自問着：莫非完全撤退了？

夜色逐漸的深了，新月朦朧地穿過雲霧，慘淡的照耀在天空裡，槍聲砲聲逐漸地聽着也漸漸了。公路上的行人幾乎是沒有了。我的心裡更覺得有些說小話了。

——我們是不是能過得了？是不是能達到目的地？那位叫文博的提出了質問。

——管不了這些，我們試一試好了。我答應說。

大家仍繼續的向前走，漸漸地海甸到了，海甸是北平西郊的一個小鎮子，距離北平有十幾里路，街上發見了不少的士兵在正忙著作工，他們看看我們，我們也看看他們，好像是說：夜深了，你們到那裡去？我們的答詞也像似：去看看前面的事情，到了村的盡頭，一位放哨的兵問我們：

——到那裡？

——回家去！

——家在那裡？

——在清河鎮！

——過得去嗎？

——試試看。

他放我們過去了，我們又踏上了鐵鏈，行行車行行，到了清華園車站，一隊守防的士兵又走上來盤詰我們，結果又放我們過去了。

沿著土公路，奔向清河鎮，天際的雲漸漸有些合攏，天色暗了，前望西北天涯，除去了紅綠色的信號槍織成了各式各樣開架以外，是什麼燈光

也沒有，回頭望北平，也看不見多少的紅光。除去了逐漸漸漸逐漸遠去的槍炮聲外，只是寂靜。

自行車行行，目的地看看就到了，忽地遠處響起來了嗚嗚聲：
站住！

我們很自然地意識到是哨兵在發問，於是也很自然地答應說：
老百姓。

回去，不要前進一步！

我們是要回家去的，家就在前面。

不成，如此前進，我就要開槍了。

無論你怎樣交涉，他都不讓過，我說：「要他來看我們的公事，或是我們走他那裡，他也不讓。」這時一輛從前開回來的汽車，亮着兩盞火眼飛馳過去。有人提議我們還是回城去罷！我不願意如此作，因為既然出來了，沒有看了究竟，為什麼就回去呢？

怎末辦？向前是不可能，回去我又不願，於是大家約定就在附近的小村中，找一間小房子安歇吧！本來計劃到北平的一個小村——六道口去過夜，可因為臨村的狗吠，我們害怕與守軍發生什麼誤會，只得在首先過到的小村內休息。門還未曾敲，就見來了一個老漢。說了說我們的困難，他很慷慨地給我們讓出了一間小屋，並供給了我們不少的白薯與開水，話敘了多多少少不堪戰爭的心事，然而有那方面背離這獸獸的呼聲呢？

夜更深了，亦淡到聽不住月光的地步，只不過還有些響動，遠處的鎗聲響，愈來愈遠，也愈來愈稀散了。我不禁的自問：是誰讓國家亂到了如此的地步？

十四日

天剛一破曉，我們就從那間小土房子的小土坑上爬了起來，大家彼此地相視而笑着並且也互說着上火下寒的情況：土坑是熱的，可是大家腿又伸不開，圍在坑上吧，太拘束了，伸開吧，冷氣很自然地就侵入了足部。

沒有鋪的又沒有蓋的，然而比在野外住一宿好的多了。

打了原來的路，架着腳踏車，又奔向原來的目的地，奇怪，仍然是不願穿鞋，你怎樣給他說，他都不讓通過，沒有辦法，我們只得另謀別道。

繞過了封鎖線，到了我所要到的六道口，一家人已經排得只留了不多幾口了。打聽好了路，我們就走上路了，路上也不會有什麼行人，偶而看見堆積着有四五名軍中士，和從村內出來探問新聞的農人，大家的面孔上都帶着恐怖。自然北平和平以來，就沒有發生過戰爭，這次如果打打起來，軍隊便要打到什麼時候呢？軍人在村內是軍事。

漸漸平安地穿過了後八家村，再往前走，看看紅廟村已在望了，刷地一聲，我倆全身望了一望原來是一粒子彈，打到距離我一丈遠的脚前，當時我並未會感到恐怖，只是向高處揚揚手，表示我們不是敵人，並沒有可打的必要。「噫」再是一聲，從頭上飛過了，我意識是不要我們騎車，隨即轉下車來，慢步的走着，果然，不出所料，槍不再响了。到了目的地，所開設的當間的門，啊！已經有兩個人先我們而到了，大家笑着說：「昨天的事，看門的老頭也告訴了我們有甘肅民團想住紅廟院，一聽說尚有兄弟們便就走了。這許多故事，這與我們不願再寫他們了。」

大家笑着笑着，就開始預備早飯，忽然前聲，發槍聲，砲聲接二連三的响起了。有人臉紅是在作賊嗎！誰很有把握的問答說：不可能，因為沒有敵人，怎樣能作戰呢？出去看看，但見民團，軍隊後退，大家想以為是在換防，我非常興奮，昨夜的回聲是近漸漸，漸漸漸漸人是退了，為什麼在打勝之後又要退却呢？

白天就這樣度過了。在傍晚的時候，保衛隊外邊回來告訴我：「國軍已經退完了，共軍各部已在來房講話了，我將有將領，靜靜地等待着夜來的來臨，看一看夜步是不是有戰爭發生。」

是心情的關係嗎！紅日開得白慘慘地沒入山了，月光逐漸由白而紅亮而白亮了，劍光籠罩了大地，大地白得驚心動魄，真的令人，發是地上霜呢？

寂靜，靜野般的寂靜！登臨到較高的崗位上，環視四周，一切的一切都彷彿是睡在夢裏，萬雲山圍圍地立在西南，秀麗一些也見不到了，清河邊的從西北而來的流過，在日下顯得一條亮光如帶。從陝西北，靜山在環繞，是否山呢？或者八大處呢？一山的火光，靜靜地好似凍結了似的繞在山上。這是風景，這是風景，其實火光一定時鐘鐘地在動，在驚食着湯山的野草吧！

現在衆人的視線，已由舊大陸漸漸轉移到新大陸去了，對它的將來，似乎懷着無畏的希望。看呀，美國在地不離上出現了，有如紅日之初升，方興未艾。一九四五年的勝利，及三而收一戰驚人的原子彈；給史冊開了新紀元，這似歡迎新紀元的禮炮，使美國獲得了可惡怖的聲譽。可惡怖的，可惡怖的恐怖，這久已被人濫用的名詞，同在這裏，真是最恰當不過的。

爲此在目前報章雜誌上，對於美國的問題，也似乎感到格外的興趣：舉凡關於她的歷史，國情，政治，倫理，宗教等種種觀念，無不加以檢討批評。以前我們會引證莫爾斯先生的一篇「論美國」的大著，最近這位作者，又撰了一篇「美國史」。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連續於「人類與世界」雜誌上發表，可惜作者以大學的篇幅來敘述一八二三年的門羅主義，還未免是捨本逐末的背時貨了。

「精神」雜誌於第十一期，以美國人爲題，登載了一篇宏文，其作者以美國人居首，這篇如果如雷淋淋而來的文字，不外警告歐洲，謂這偉大的世界，已非它所能獨霸，強大的文明國家，已呈現於它的左右，種種難題，懇憤感昇與希望等交迫得喘不過氣來！歐洲被圍了，左傾乎？右傾乎？都不由它自主。這強大的「二大強國」正在那裏觀望着！明日的歐洲或爲聯合國的媒介？或爲一不可越破的戰壕？或爲一遲遲的戰場？不幸這最後的命運，大有落在它頭上的危險。美羅現在正虎視眈眈的，想來決個雌雄。

當然我們不應將「精神」雜誌上所發表的全搬到這裏來，只將其大畧錄來，以觀其真偽。全文分三段，美國人，美國式，與法國之反應，我們只將前二段取來討論。

(一) 美國人

首先我們當認清北美合衆國，是一塊廣闊無邊的大陸，居民繁多，種族複雜，信仰不一致的國家，因此要談着國人，自然免不了地方色彩，因此精神雜誌的作者，也就先後將新英格蘭種人，紐約人，美國西部人，西南人，東南人，南人黑人等介紹給讀者。

美國人的心理，一般說來活潑，坦白，下面我們引一段將美國人的特性發揮極致的文字。

「如其他一切美國民族一樣，一位新英格蘭種美國人，她無

漫談美國人

讀着，感其苦，不解其義，他每星期看電影一次。如果你問他影片的內容如何？除了些什麼？他往往呆若木雞，不知所云。有時盲目地跟着馬力，駛上幾百里的汽車，然後再費上十幾分工夫，打聽公路的方向。他們喜歡站着吃飯，喜歡嚼點心，店裏擺台上帶肉包子。婦女們從地下吸着拿這根拿那根，拿了之後，就一邊嚼着一邊吃，毫無所謂「斯文」！他們的孩子一踏出校門，就拚命的嚼冰淋淋。大起來，無論喝雞尾酒，飲茶赴舞筵，總是保留着他們祖輩站着吃飯的作風，他們根本不歡迎「火柴」，却愛吃着冷熱無味的東西，燙薄的湯，僵硬的餅乾，苦澀的生蛋，冷涼的冰淇淋！大多數美國人每天嚼冰淋淋一次，星期日兩次，他們以爲這是該何等有味了，但不幸這些冰淋淋差不多都是些毒藥。哈哈，還有比這更滑稽的事嗎？他們竟愛上了嚼鹽糖！

這段充滿興趣的文字，實在叫我們有些莫明其妙，在這裏沒有人明晰地指出來，對一切都需讀者自己去體會推測。在這些描寫中，最富興趣，最能引起我們同情心的，那就要算末關於美國黑人的一段：有一退伍黑人，想回美國南部去，在路上所見所聞的紀錄如下：爲白種人，爲有色人，一路上他發現這瓶口

的傳言，無論候車室，公共汽車，劇院或其他公共建築內，到處懸着這種不平等的特遇，甚至有許多公共場所，如公園、圖書館、游泳池等，黑人根本沒有插足的權利。

至於旅館，白人晚上俱樂部，他們更是不可參加，到處拒絕他們投票，若他們表示強硬反對，立刻會受到侮辱。對於白種女郎，他們連夢也夢想不到，若一旦發生戀愛，被人發覺了，那就連性命也保不住，因爲混合的婚姻，在白人心目中是不合法的。雖然在美國也有黑人學校，但與白人學校相較，總是相差不少。

可分解出來。

寫這幾行的作者，對他的著作還感不滿，因為他覺得這生命哲學寫得太概要了；他不敢說出，一切都為金錢所吸引，也不敢說金錢是美國人的真有天主，他也無意將物的形上觀念表達出來。惟有天主是自有，其他萬有，乃是分享天主的萬有，所以人若以信德熱情，將天主引入自己的心靈，便成了聖賢，惟有他們才能享有富有的常存的天主。

但是美國人，不慣這樣推想，他們的理想，只能涉及那些可見可摸的邪物，輕視世財世物的觀念，同他們是絕緣的，生活程度的提高，才能說召他們的轉神靈與勇力，這是這生活程度提高的要求使他們不斷的勞力，汽車的速度，日增加與國人的機械化，生活日益增進。一切的方便自在原有，能設備浴室浴室，能出電影費，買款讚樂本與有趣的書報。戲場電影院跳舞廳等處，總是川流不息的進出，此外還有許多的個人的奇癖，如收集火柴匣，郵票，愛鳥捉鳥等多不勝舉，這都是求提高生活程度的表示，這裏根本談不上克己修行的這回事。

金錢哲學：你若說透美國的實情，終是離不了金錢二字，橫吉世不能不承認這一點，因為生活程度的提高，乃買賣市場中演變的結果，並且物資的生產與分配，還是要賴金錢來指揮監視。

因此我們再申明一聲：我們確看不出理想思想與共產主義的區別何在？只不過方法不同吧了！蘇聯的共產主義證實蘇聯人民，須用強迫手段，俄國工人，若聽其自由，決難充分生產，為他們須有獨裁，須不斷的實行五年計劃，每五年一過，又須以政治國際種種不景氣，喚醒他們的昏迷，但我們願將蘇聯觀念，完全逐出，絕對中肯，那就只有說他們願以專門技術，建築人間天堂，同樣提高生活程度的信徒美國人，也是願以機械的樂觀者，他們以為天堂就在他們的家門口，只須他們再前進一步，便可一步登天，他們說：「信仰共產主義的工人啊！你已摸到天堂之門了，你即將開始度幸福的生活，你將獲永生之術，也許你能將死亡剷除！這種夢想，這種瘋狂，真會叫你啼笑皆非，當然目下美國人還未受這種幻想的愚弄，

只有神秘而又無神觀念的蘇聯人才會歡迎它，但美國人却自以為擁抱樂觀主義的人。

橫吉又說：「我們當知，提高生活程度的要求，自然帶來學問哲學，人人該對國家工業有信仰心，因為它能使生活必需品，平素奢侈品，奢侈品，這些物品與廣告的方法使人民享有其學問的生活，由於金錢中持有同樣的信仰，因為金錢的加入增加，購買能力亦隨之而增加，各個人民的幸福，則藉此間的繁榮與無形中改革，「提高生活程度」實是散發廣告的朋友們所用的最明而最有功的辭句。

但光靠蘇聯的鼓吹，固則，是美國人求生活程度的提高，一點不須國家來強迫，私人的努力，就足強達這目標。在蘇聯共產主義是有得勝的，在美國自由主義却最難管理：在美國每個人民享有自由權利，對工作的努力是不會弛懈的，國家的強弱實是多餘之舉，強迫反而會招來反感與憤懣。

在精神總論上，我們又可發現另一問題：「國是不是與青年時期，我們不是可稱之為青年的民族，這問題二字有何意義？對這問題，奴斯審審得非常詳細適當，他說：「美國人不為年齡大小，都一散交談活動，容易動憐憫之心，憤恨之念，時而對你表同情，時而對你起疑心；對一切問題，他們喜急急的願獲得一個整個單面而又不容商討的結論。他們有時容易變更主張，有時却又固執已見，他們富有與否的能力，但多次將它安加耗費了，之為使我們更明白美國人的實情，並能將他們私人或全國人的動作，描寫盡致，青年二字，實在是不少不得的字句。

斯的一位美國朋友，却有別的叫法：他以為美國是成人，因為其有過去的文化，這不願將它丟去，「美國是工業國，俄國是共產黨，法國是各色人的集團，美國却無論倫理，社會，國家等觀念，使代相傳，雖不會更改過。」美國人，是不願意討論觀念問題的，生疏的名詞，他們極力避免。在美國只有民主共和兩黨，在英國却有三黨，俄國只有一黨，法國有十多黨。倘若我們細心觀察，可知美國這兩黨，實有共同的目的，某黨當政，只不過更換領導人員，對國家行政方針，絲毫無異。在美國不但政黨如此，私人亦如此，他們一人世，從家庭祖傳與宗教得來的種種影響力

保守，連想更改的人也難得。這地方雖是新大陸，但人民却不是革新人，相反的他們都是極端守舊派。

美國的憲法是大國憲法中最古老、最少更改的。它自一七八八年，參照法俄德承日等國法律創立以來，總也沒有重新修訂過。在美國的那兩黨也不過如職員之更替出現於政治舞台吧了，並且已有相當長久的時期。這兩黨似乎不存在，因為一則他們的理論相同，二則每黨又都排除不同之點，共和黨和民主黨以及其他國家各黨人士，都有一致的倫理風俗思想，各處所能見的也是同一的景緻，同的廣告，人人都以主為美國人為榮華，如果你問他們為何要參戰，他們必異口同聲的答覆說：「為了要保護我們美國的生活方式，這是多麼完備的保守主義的學說啊！外表看來，美國近來當然也有不少變更，但她的教育、宗教、倫理等却常固定，我也承認美國是青年，因為她的憲法開創至今，不過幾代，但自制定之後，就再也沒有修改過，我們遵守我們的憲法，而與其他民族的風俗法律相隔離，便不至疾速傳入，因此英法瑞挪人所不恐懼的，美國人這恐怖。法於路易斐理時，英於維多利亞時所禁止的，在美國現在還禁止，這一切怎麼能是青年的表示呢？」

這位美國朋友，這末高談闊論，他的用意，只不過在證明青年二字，當含有更改之意，即：厭惡既往，歡迎新奇，因此青年二字，貼合於歐洲國家身上，更為恰當，因為她們正是剛見新奇事物，而放棄以前的一切。但是我以為這決非青年的真標記，人所厭惡的，無非是一些他自覺可惡，或實在破壞了的東西，當然美國人的憲法還不見得古舊不切實際，但這保守性不可同老成混為一談。

我們再看一個更有趣的論調，根本推測美國為老成人之說，發這言論者以為美國還是一個將步入青年的孩童，他說：「美國既非成年，亦非青年，而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孩童，這固然為她是樂趣，亦是她的缺點，此非我個人的私見，而是由科學家說明了的，當然你的觀察不錯，你不將歐洲青年的特性，加於美國身上。美國人的熱氣沸騰，智識早開而腦袋，求智的

熱忱，研究自身與宇宙一切的慾望，給他們創出了多許理論，他們却總不知分析。同樣孩童也是這樣，他們都喜歡熱鬧活動，他們的形態都具有驚人的生氣，不高長久留意，不能有抽象工作，他們都是由具體物想具體物，都是實際的經驗派的信徒，都是不知悔過的浪費者。啊！他們是何等親密的同儕啊！至於保守的精神，也是孩童一種特性，不是嗎？他們往往喜取聽已聽過的故事，遊玩下棋時，喜用同一的方法戰勝取勝對方，他們怕見外人，將他們領去他們不會到過的地方，他們必要啼哭；這國人也是如此，他們長大成人，這一些做夢與取樂，我們試看滑稽劇本到他們有多大力，竟便他們放棄休息，而不愧與孩童為伍，念這滑稽劇本，這種劇本，在美國竟有七千二百多萬的信徒呢！此外他們在五六千觀眾前將他們的棍球，豪華的武士都穿著孩童的服裝；在俱樂會的會員們都在銀河上掛滑木棍，上書職業與會員的姓名和常用的外號，因此會員雖是初次相見，也能知對方是銀行家、公務員、工黨家……並簡呼名喚姓的有如故交。他們玩的這些兒戲，真是使我們驚奇。其實作者尚未將其實際情形完全暴露，他們竟愛上了這粗野的音樂，其實並稱不上音樂，只是吹吹打打罷了，這一切實是孩童氣的表现，當然他們也有時聽那合拍的無絃電，但他們的孩童氣是決難免不復發。

結論：這上述的一切，只是真理的片面，這最後發言的作者，以為美國這種稚氣，是因了中學教育之不足。教育青年，在他們心目中，又是培養怠惰的勾當，惟有機械，他們才視為富強國家的活力。在美國為人教育實在太缺乏了，我們容我們的作者，繼續發表他的觀察吧！他說：「這等的女孩子，因了交談，書報，考察的結果，還算得到中學為人教育的一知半解，而大多數的男孩子呢？却永無接觸他們的孩童生涯。這種往世冊上，聽其其荒廢，什麼也不生長，實在可惜！我們希望美國當局決定為中等教育，不惜徵費些金錢，尤其是保證所始的精神物質雙方安全，那

來我們不久的將來，即可見這青年的一國大成人。我本人領會的，既來於中學生中，有了積極性的轉變；一九四二年的學年，頗有勁，缺少注意力與求奮，對於現在的世界，感到茫然無知，終日只知耽於遊戲；相反的，一九四五年的學生加熱烈的準備，組織討論，他對將來與國家前途的任務，他們的孩童生活，已屬最感興趣，對一個生活方式組織中，到處流露這種現象。她現在正轉趨，因為一個青年一知沈澁深思，肯勉盡責任，便是將轉變為成人的預徵，可惜這作者還不會將美國實際分解到最後一點。美國所以至今主張愛好和平，勞動，只以金錢的獲得與生活程度的提高，是不是出於偶然？是不是她現今也覺得這是大堆的一部？她決不能對其他民族的生死存亡，漠不關懷？她自己所有的計畫，可能於轉瞬間被那強橫民族盜取，因此戰事決難停息，同時戰爭將使美國早就離她的童年生活，而能長大成人。

但是我們還要當加注意，上面這些作者的論調，都是非常中肯的論調，很少談出他們觀察過的事實之外。

此外美國所推崇的是功利主義的哲學。我們查這主義對心理，論理形上宗教等，究有多大的威力，這確實是極其有趣的工作。譬如美國人都是宗教家，他們大多數對宗教行爲的看法，同一般學生沒有分別，對一切舉動，舉行了五六次之後，便覺得心灰意懶，以為這是間家去，更是適意。他們的宗教觀，也是特特的建築於功利哲學之上的，即其凡有益的宗教，就是真的宗教，因信仰有移山之力，所以人才以研究原予種的能力的精神去研究它。

上面這段對功利主義的介紹，我們顯其太短，為使我們更加明瞭組織

，故將宗教的歷史大略中的關鍵（美國不是近年，已引入這論，以作之類，古訓整理：「修德行善本來與國民說其一種幸福的作用，生物學家，科學的進步，對人的體有裨益。就物格致知士，必發生新的品種，初者雖知加大的進步，亦使生一種具有野心的種，這些都是由於生理的作用；因為這些什麼生物，先受到四重環境的標榜，不能充分發展其天性，一旦到了逐漸拘束的自由機士，在他的四圍既無障礙又無仇敵，所見的是廣大無邊的曠野，他先前見的狹窄之類，也不存在了，這些限空間，使他陶醉於自由空氣之中，一切都立體了，呼吸着自由空氣，他的體日甚加大，體力日益增強，這種新的品種便出現了。同樣美國人民，因見這巴拉山之後，有著廣大的牧場，牧場之後更有無垠的大西方，這領土的廣闊，真不與海洋相較，因此在美國就再有遊牧民族出現。他們雖是古老歐洲人的後裔，但因上述緣由，重新變為新民族，再度他們祖國程度歐人發現歐亞大陸時的生活」。古訓這種高見，不但指點美國是青年，且將其所以為青年的原因道破，我們不相信這只不過一帶紀的青年，會以這快的發展。但我們以為若有重大事故也能促使她回返老翁，但事故也許就是那提高生活程度的感著，她將因安舒舒適的生活失去其勇氣。美國具有新見的觀念家，早已看到這一層，他們說：「欲圖提高生活程度而追求美滿生活的科學，則宗教問題有無限的障礙，物質的獲得，減輕宗教的價值，神貧觀念更被人拋置於九霄雲外。當然宗教在美國深受人民重視，但是按觀察家極其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之下，宗教所受到的威脅，遠比提高生活程度更危險得多。宗教是否能比其他一切更受大多數美國人的歡迎，實是美國將來最嚴重的問題。」（完）

文教消息

益世報負責人對該報

南京版之聲明

【中央社訊】益世報係天主教人士主持之報紙，該報教義與共產主義猶如冰炭之不能相容。該報一向之言論係反共產主義，惟自政府由南京撤退後，聞有一二人仍利用該報名義繼續出版。頃該報負責人發表聲明稱：「本報董事長于斌總主教，於去年十一月底召開報務會議，當時決定該報出版至政府撤離南京時，即自行停刊。現政府已於四月廿三日自南京撤退，故本報已無出版之必要，因四月二十二日即電京報社暫時負責人即日停刊，惟日來報社稱：該報仍繼續出版，顯係共黨強佔該報，利用該報名義，以淆視聽，特此聲明。」

公教女作家

蘇雪林抵港

（本刊香港通訊）公教文壇健將，武漢大學教授蘇雪林女士，最近應香港直道學會公教報及時代學生發行人師人傑神父之聘，已於五月二日在滬搭海亦輪南下，五日下午安抵此間，有直道學會任禮平先生及諸正瑛小前姐往迎，茲蘇

女士已展開其著書立說之工作(A)

高劍父捐產

辦藝術學院

（本刊訊）廣州南中藝術院院長高劍父，茲將其自建之園林大廈一座，上蓋連地約二百井，贈於文化大學作為藝術學院，該校接收後，即亟急籌建，以便下期開課，聞已聘高氏為該院院長，分中西畫、雕塑、音樂等四科。又聞該大廈於三年前曾贈廣州大學，但王志遠校長以該地點頗難發展，未會接收。今由文化大學校長吳唐博士為文大接收該產捐產云。（曹）

東北大中學生

繼續流亡廣州

（本刊訊）東北二十餘所大學中學之流亡學生，自上月（四月）共軍攻佔蘇州後，上海警備司令部因軍事關係，決緊急遣散數百餘流亡學生，五月三日已離滬抵港，教育部派員前往迎接，四日，學生代表向教育部請示辦校問題，由教育司唐司長接見答覆：（一）四日下午五時各校學生將專車赴嶺南大學校附近廟堂房居住。（二）關於膳食問題，照前到港供應發米辦法辦理。

（三）對各生今後就學問題，依照最近公佈辦法，輔導流亡學生就學。該代表以教部答覆滿意，告辭。辭而去。

中國國郵競賽

（本刊訊）新亞社中國郵學會為提倡蒐集國郵，前曾舉辦過一次國郵競賽，凡參加競賽者，不限會員，並不收費，故各方參加極為踴躍，且頗感興趣，七日下午為國郵第二次決賽期，其範圍為「國幣加蓋票」，舊票大全套，屆時並將各界出品，公開展覽，特請集郵界聞人品評，名列前茅者，給以獎品，以示鼓勵。

英發明塗料

不怕原子彈

（本刊倫敦訊）最近英國新發明塗料一種，據本市「每日電報」稱：該塗料塗上牆壁及房屋，可以使原子彈爆炸時，不能穿透。又據駐比利斯本通訊員稱：該係自製成此種塗料之公司主任，據此情報，該公司主任甫抵澳洲，將建立製塗廠，該料將在「阿勒勃拉」西澳上試用。

★瘋人福音★

(本刊倫敦通訊)本地醫官近會用藥誘導瘋病，治療瘋病，獲得意外成功，尼科西亞附近之瘋人院病人，用藥治療後，體力及工作能力漸恢復，各病人皆重現生機更希望。

政軍送職工會

文教運動晚會

(本刊香港通訊)五月八日，本港政、軍、警、職工會，在東區戲場舉行文教運動晚會，各會員均到場參加，將東區游樂場搞得水泄不通。該會即事長用先致開會詞，說明文教運動之重要，希望全體會員能真正動員起來。接着報告現已組成有文教學習組、歌詠班、認字班、國語班、及讀報班等，工友報名參加者，非常踴躍。後有工會會正副理事長及工會代表演講，情況至為熱烈。會後有游藝、口琴、國技、幻術、話劇等表演。

首批流亡學生就讀

(本刊訊)據廣州青年復學就業委員會轉專員負責人稱：首批南來學生申請輔導入臨時中學者業經核定舒成安等四十名，於五月十日下午十時，在該處集合前往中山縣臨時中學就讀。

展覽歐籍閩秀漢畫

(本刊香港訊)前本港百年來歐籍新員之歐籍閩秀漢畫展覽，於五月九日在政府新聞處啓幕。

，因不設門券，故前往欣賞者意外踴躍，並在各處好評云。

華大牙醫院卅週年

(本刊成都訊)本都華西大學牙醫學院，最近舉行盛大慶祝卅週年紀念，創辦人林則院長致詞，謂該院卅年來發展之經過，與今後牙醫教育之展望。聞該院畢業生，一百五十餘人，院內分七系，及一班研究組，有圖書，口腔病院，及手術科六十餘具，為中國設備最完善之唯一牙醫教育機關。

三水與人生

地球的表面，為三份之二的水所覆蓋着。據估計水份佔四分之三，肉類中三分之二，植物中的水份佔百分之九十。二。橘子中百分之八九。四。檸檬中八九。二。蕃茄中四九。三。洋芋中七八。三。擔心菜九一。五。如果將這些東西的水份抽去，那麼他們所佔的地位僅及原來的六分之一而已。

「水是不能壓縮的」，這種古老的理論，如今已經過時了，水在每一方六〇〇〇〇〇〇磅的壓力之下，可以使其本身的體積縮小一半，而形成一種固體，名叫冰水，這在研究原子力量中是更重要的。

人身上有百分之七十是水份所以說某人的

重量是一百五十磅，那麼其中一百零九磅是水分。不過一個人是會飲、少水，他的血液中的水分永遠是一樣的。

大家都知道人如果沒有水喝，就不能生存，可是怕很少人能知道：假使空氣不能供給常的水份，人類也是無法活下去的。

潛水吉普車

潛水吉普車能夠潛入水中六呎，整個車身幾乎全部潛入水中。要不是司機的駕駛必須露在水面的話，倒真是一具潛水艇了，這種車是美國海軍部設計的，專為水陸兩棲作戰之用。外形與吉普車上吉普車無異，但機件則完全不同。十五吋特別機件，包括帶不洩水的引擎機件，掛架會引伸裝置和露出水面的「呼吸管」，司機必須穿潛水衣。該車刻有鐵裝被路，躍入水中以後，也能運轉自如，速率比在陸上並無遜色。據海軍發言人稱：該車如在大戰時候早已應用，則在沙漠侵入戰及強渡戰中不少生命將得拯救。

巴斯德和拿波芬就選

某年全法國人舉行普選「十九世紀法國最偉大的人物」結果化學家兼微生物學家巴斯德獲選，拿波芬落選。的確，巴斯德對化學和醫學的貢獻極其偉大，而拿波芬對政治的貢獻則極其有限。巴斯德救活的病人比拿波芬救活的病人多得多。巴斯德是法國的榮譽。



文 藝 月 刊

1

本 片 卷

自 1937 年 1 卷 1 期

至 1949 年 2 卷 6 期

本刊
摄制完